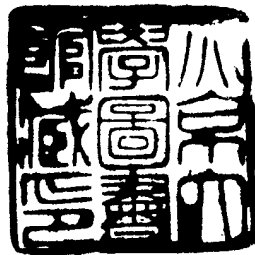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五二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五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7.7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一五二册目次

史部・史鈔類

史緯三百三十卷（二）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三十三年自刻本

溫太真用其法

漢書十一

列傳

袁盎 袁盎將殺鼂錯極可恨然錯本欲殺盎亦小人報復帝猜尚有一二可錄故存之

袁盎楚人也孝文即位盎兄噲任盎爲郎中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劉氏不絶如帶絳侯爲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

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絳侯望盎曰吾與汝兄善今兒廷毀我盎不謝及絳侯就國人告以爲反徵繫請室諸公莫敢爲言唯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種謂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于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上幸上林皇后愼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長布席盎引卻愼夫人坐愼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旣

以立后愼夫人乃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愼夫人適所以禍之也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入語愼夫人愼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爲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爲死徙爲吳相辭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濕君能日飲毋何說王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因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盎去盎所居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即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盎受吳王財物抵辠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錯曰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人有

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具言吳所以反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錯已誅盎以泰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初盎爲吳相時有從史盜私盎侍兒盎知之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女與侍者通乃亾去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盎使吳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買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

弟去臣亦且亾辟吾親乃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司馬與分背盎解節旄懷之屐步行七十里明見梁騎馳去遂歸報盎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鬭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在亾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爲嗣盎進說梁王以此怨盎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諸公稱之不容口乃見盎曰臣受梁

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盎心不樂家多怪乃之棓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鼂錯

鼂錯潁川人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以文學爲太常掌故錯爲人陗直刻深孝文時天下亾治尚書者獨齊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遷博士因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皐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

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
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于前上拜錯
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
彊數寇邊上發兵禦之錯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
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數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
畜產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
以來隴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氣破傷亾有勝意今茲隴西之
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
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
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

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
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
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五丈之溝漸車之水山林
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
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
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
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
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
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
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

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卒不習勒之過也百不當
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
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亾矢同中不能入與亾鏃同此將不
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
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
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國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
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
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
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
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

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
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
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
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
地鬭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
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
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漢作十擊一）擊十之術也
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卬之間耳
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亾及也帝王之道出于
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

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
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
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
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
明主擇焉臣錯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
璽書寵荅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
云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
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于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
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
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

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
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
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
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
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邊
輸者僨于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
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
母嘗有市籍者後又閻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
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
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

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
亾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
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
以威刼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于地其埶易以
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
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
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
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于塞下或當燕代或
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
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

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
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
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
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壍具藺石
布渠荅復為一城其內城閒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
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辠
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
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
衣稟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亾
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

有保護之意也

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
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
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
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
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
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
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
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
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
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

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
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
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
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
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
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
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
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
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
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

是實俱本管子

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
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
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
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
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于
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
財察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上策問之時賈誼已死對策
者百餘人唯錯爲高第由是遷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
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時
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爲內

壖內垣之外游地也

史錯數請閒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
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壖中門東出不便
錯乃穿門南出鑿廟壖垣丞相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
之即請閒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
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壖中垣丞相謝罷朝因怒謂長史
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
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
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隙錯所更令
三十章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
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何爲也錯曰固也

[illegible]及身[illegible]刑之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方與錯調兵食會竇嬰言袁盎召入見上問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盎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

屏錯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吾不愛一人謝天下乃拜盎爲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廷尉歐劾奏錯曰吳王反逆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何至此）

不問其罪如此蓋漢承秦法也

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還上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箝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讎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多奇計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於篇

何不斬盎

張釋之

余亦一張季也

張釋之字季南陽人與兄仲同居以貲爲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言秦漢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釋之爲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無賴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

上林尉不能對嗇夫代對悉也釋之止其事而自以爲對拜公車令恐無窮嗇夫

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于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

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北臨廁時愼夫人從上指示愼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拜釋之爲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行過既出見車騎卽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我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取長陵史避也

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中尉條侯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由此天下稱張廷尉文帝崩景帝立釋之

恐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入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曰吾韈解顧釋之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猶尙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

馮唐趙人也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告文帝曰吾居

謂得痛切

言其母所以寵愛遷

代時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
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對曰尚不如廉頗李
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善李
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
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
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
良久召唐讓曰公眾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
諱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為意乃
卒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古
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

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
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
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
彀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
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後趙王遷立其母倡
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
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
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
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
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

唐爲魏尚與田叔爭孟舒略同不啻乃有二良守

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
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今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
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
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
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十年景帝
立以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
為官乃以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魏尚槐里人

汲黯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
位黯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

粵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燒千餘
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
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
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
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稱疾歸田里上聞乃召為中大
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
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
閨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名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黯為人
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者不能
忍見然好游俠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

蔡傳伯袁盎之爲人也上方招文學儒者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黯多病嚴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厠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

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苛細黯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常言與胡和親毋起兵上方鄉儒術尊公孫弘而黯常毀儒者面觸弘等弘爲丞相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將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

無學二字存中汲黯之病

長安令爲長史故點之

平日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湯御史大夫故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匈奴渾邪王帥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王

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臣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與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帥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且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於邊關乎上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黯坐小法免官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楚地尤甚上以淮陽楚地之郊召黯拜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召見黯黯泣曰臣自以爲塡溝壑不復

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

余得為洗汲門欣慕八

鄭當時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孝文時當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于阨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其慕長者如恐不稱自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即位遷為大司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無貴賤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業卬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常引以為賢于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是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當時任人賓客僦人多逋負以此陷罪贖為庶人復為

當時好客中廢而賓客落故史遷有感言之

汝南太守數歲卒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修潔兩人中廢賓客益落當時死家無餘財先是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賈山

賈山潁川人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其辭曰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秦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四馬騖馳旌旗不橈為宮室之美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

種不能生焉江皋河濒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故地之美者善
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
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
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
縱欲恣行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
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
弗聞則社稷危矣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
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
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
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

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
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
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
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
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亾罪而死刑者
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
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弗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
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亾輔弼之臣亾進諫之士是以
道諛婾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
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

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亾士
也然而文王獨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
則士用臣下莫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故功德立于後世而
令聞不亾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
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
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
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
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
亦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刑罰輕于它時
而犯法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

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
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乃從豪俊
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
下之望臣竊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
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
盡心以稱大禮誠不如此而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
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
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
大者也文帝除鑄錢令山以爲錢者亾用器也而可以易富
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

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其後復禁鑄錢云
鄒陽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
游士陽與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吳王以太子
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
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吳王不內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
有智略慷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
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
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

語耳昔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
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
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
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
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
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
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
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
藉荊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
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
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
而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
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
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
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
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
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
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
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

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
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
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
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
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
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
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
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
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
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

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亾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爲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

以闇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隨珠和璧秖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

殺周用烏集而亾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廧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翟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初勝詭使王求為漢嗣王又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袁盎等建以為不可天子不許

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乃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群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為廷大度始皇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強從之耳茅焦亦廑脫死卵竟靡故事所以難也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

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適爲謀還過王先生王先生曰吾
先日欲献愚計以爲衆不可盎竊自薄陋不敢道也子行往
見王長君必能爲子謀矣鄒陽發寤于心曰敬諾辭去徑至
長安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鄒陽留數日乘請間曰
臣非爲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愚戇竊不自料願有謁
於長君耳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
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恐
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
恐長君危於累卵竊爲足下憂之長君瞿然曰爲之柰何陽
曰長君誠能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

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
也又有存亾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
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
庳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
稱之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
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不治

枚乘

枚乘字叔淮陰人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
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亾舜無立錐之地
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
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
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
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
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
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
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
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
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
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
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人

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
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
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
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
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
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
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
穿石單極之綆斷幹木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
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
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

拔擢其末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錯爲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爲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夫漢據全秦之地兼六

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齧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

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十之六五也）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illegible]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拜乘爲

弘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乃得其孽子皋皋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皋母爲小妻乘之東歸也皋母不肯隨乘乘怒分皋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得召爲郎三年爲王使與冗從爭見讒惡得罪家室沒入皋亡至長安會赦上書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皋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爲郎使匈奴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媟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

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皐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初衛皇后立皐奏賦以戒終皐為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蹵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皐皐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乃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東方朔又自詆娸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可讀者不二十篇

路溫舒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人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為獄小吏因學律令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宣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亾深察禍變之故乃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亾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亾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亾也方今天

下賴陛下恩厚亾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專獄

誅剗殘賊以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作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此所謂其一尚存者也上善其言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史緯卷之二十三終

史緯卷之二十四

漢書十二

列傳

竇嬰 此傳雖無甚關係但寫得生動如在目前太史公生色書也存之

竇嬰字王孫孝文后從兄子也好賓客孝景即位爲詹事梁孝王來朝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請朝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嬰賢乃召嬰嬰入見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

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無入家者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嬰爲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四年立栗太子以嬰爲傅太子廢嬰數爭不能得謝病屏居田南山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祗加懟自明揚主之過有如兩宮奭將軍則妻子無類矣嬰乃起朝請如故桃侯

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
者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　田蚡者
王皇后同母弟也竇嬰已為大將軍方盛蚡為諸曹郎往來
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
蚡辯有口學盤盂諸書武帝即位封為武安侯蚡新用事卑
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諸將相丞相綰免上議
置丞相及太尉籍福說蚡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
將軍初興印上以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軍必為
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蚡乃微言太后風上於
是以嬰為丞相蚡為太尉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

疾惡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
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竇嬰田蚡俱好儒
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欲設明堂令列侯
就國除關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行者時諸外家為
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好黃老言
而竇嬰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太后滋不
說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
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
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吏士趨勢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
日益橫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坐喪事不辦免上以蚡為丞

侯亦不卑

相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蚡蚡貌侵生貴甚以為諸侯王
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相非痛折節以禮詘
之天下不肅丞相每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
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
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嘗召客飲坐其兄
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治宅甲
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
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而嬰
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公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夫獨
否故嬰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夫也　灌夫字仲孺潁

陰人父張孟為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故蒙灌氏吳楚反時
潁陰侯灌何為將軍請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孟戰常
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
不肯從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於是灌夫
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
前獨兩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麾下所殺傷十數人
不得前復還走漢壁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
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創少瘳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
中曲折請復往將軍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固止之吳
軍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為中郎將武

帝即位夫爲太僕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
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
家居長安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
右必欲陵之士在己之左愈貧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
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好任俠諾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
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宗族賓客爲權利橫于潁
川潁川人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夫家居雖
富然失勢賓客益衰及竇嬰失勢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
慕之後棄之者夫亦倚嬰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
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大嘗有服過

丞相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
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帳具將
軍旦日蚤臨蚡許諾灌夫具語嬰嬰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
灑掃帳具至旦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嬰謂灌夫曰
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
相蚡特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蚡尚臥也夫入見曰
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鄂
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夫愈怒及飲酒酣夫
起舞屬蚡蚡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嬰乃扶灌夫去謝丞相
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籍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

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灌夫聞怒罵籍福福恐
兩人有郄乃謾好謝田蚡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
蚡聞嬰灌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
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
蚡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
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蚡陰事爲姦利受淮
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夏蚡取燕王女爲夫人
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以
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與夫有郄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
酣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

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
曰將軍貴人也畢之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
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
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蚡謂
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
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坐乃起更衣稍稍
去嬰去麾灌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
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
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
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案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

匿其家不令家人知也

夜竊出人又爲是明是矣

得棄市罪。嬰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蚡史爲耳目，諸灌氏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身救灌夫，夫人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耶。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辯之。嬰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蚡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奈何，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倡優巧匠之屬，不如竇嬰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議論，腹誹而心謗，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

間，幸天下有變，欲有大功。臣乃不如嬰等所爲。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嬰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嬰言是。蚡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數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不折必披。蚡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竇嬰。內史鄭當時是嬰，後不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竇嬰田蚡長短，今日廷論，局趣若轅下駒，吾幷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

嬰言[illegible]者寬[illegible]

嬰欲與夫日死復食[illegible]何也

[illegible]

人殺鬼殺亦復何殊

能爲石人耶。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亦獄吏所決耳。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蚡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愧，杜門齰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嬰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言。於上，嬰乃使昆弟子上書言

之，幸得召見。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嬰家，家丞封。乃劾嬰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嬰良久乃聞，劾恚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必蚡爲之），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蚡病，若有繫者，呼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蚡爲太尉時，淮南王安入朝，蚡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尚誰立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魏其事不直蚡，特爲太后故。及淮南王謀反覺，上聞蚡受金事，曰：使田蚡在者，族矣。

韓安國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王以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心弗善也太后知帝意廼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却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騎皆帝所賜也即以姹鄙縣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臣忠爲子孝而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帝言之言之帝心廼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廼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金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

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漢不聽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袁盎等景帝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不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廼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上皇臨江親父子間然高祖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於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訹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梁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得釋安國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薨共王即位安國失官家居武帝即位田蚡爲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召以爲北地都尉遷大司農六年田蚡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

大行王恢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
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
懷鳥獸之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
不足爲彊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
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
非初不勁其末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議者多附安國於
是上許和親安國爲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
厚貪嗜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
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以此稱慕之天子以爲國器爲御史大
夫五年丞相蚡卒上欲用安國爲丞相安國墮車蹇甚乃更

以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數月瘉匈奴大入邊安國爲材官
將軍屯漁陽戰失利上怒徙屯右北平安國始爲御史大夫
及護軍後稍下遷而新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
疏將屯又失亡多甚自媿幸得罷歸迺益東徙意忽忽不樂
數月歐血死贊曰竇嬰不知時變灌夫亡術而不遜田蚡負
貴而驕溢凶德參會待時而發藉福區區其間烏能救斯敗
哉以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摯而顛墜陵夷以憂死遇合有命
悲夫（雖曰有命要自可悲）

景帝諸王

河間獻王德孝景帝子也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
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
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王被服儒術造次
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
三雍宮（堂辟雍靈臺）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
文約指明又曰獻王入朝問五策輒對無窮武帝艴然難之
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乃
縱酒聽樂立二十六年薨

中山靖王勝孝景帝子也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
事多冤鼂錯之策以諸侯連城數十太彊數奏暴其過惡而
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

磬石宗也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
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建元三年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
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
絫欷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爲之
低而不食雍門子一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
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潸然出
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蚊虻宵見然雲蒸列
布杳冥晝昏塵埃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讒言
之徒蠭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

灌屋風不禀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鄙也得蒙肺腑位雖卑
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
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
離比干所以横分也具以吏所侵聞于是上乃厚諸侯之禮
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吏用主父偃謀令
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漢有厚恩
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爲人樂酒好内有子百二十
餘人中山地不足分

李廣

李廣成紀人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廣

家世世受射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廣以良家子從軍
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武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
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戸侯豈足道哉
孝景即位爲騎郎將吳楚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
擊吳楚軍取旗顯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
徙爲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
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上乃徙廣
爲上郡太守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
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
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遂從

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
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
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
山陳廣騎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以百騎
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以我爲大軍之誘必不敢
擊我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
鞍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
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
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
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以爲漢有

伏軍於旁欲夜取之夜半皆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武帝
立以廣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
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
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
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
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
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佚樂咸樂爲之
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
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
識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

廣軍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
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之臥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
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
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騎數百追之廣
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
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屛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
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
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
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上乃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
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

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
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
矣廣所居郡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
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爲二千
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長身猨臂訥口少
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竟死其
善射亦天性也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
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
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
此其將兵數困辱射猛虎亦爲所傷云元朔六年廣爲後將

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爲侯者而廣軍無功
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
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軍
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
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陳外
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矢且盡廣乃令士持
滿毋發而廣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
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服其勇明日復
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廣軍幾沒罷歸無賞
廣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

武帝時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封樂安侯代
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
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
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
不在其中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
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
也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
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
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
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元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

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廣既出塞大將軍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幷於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埶不屯行廣自請曰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廣出東道且廣結髮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大將軍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惑失道

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乃遇兩將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一軍士大夫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右將軍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皆爲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天子以爲勇

死地而陵易言之

當戶早死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壖地自殺國除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方貴幸諱云鹿觸殺之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凌遲衰微矣當戶有遺腹子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

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擒也上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

令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
遮虜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
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陵於是將其
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
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卒得士
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
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
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
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
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

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
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明日復戰斬首三千
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
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
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
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
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言
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
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還
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

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
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
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單于大喜使
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壽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
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
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
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
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
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振
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

天子客遇之況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
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人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
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
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半大片也）冰期至遮虜鄣相待夜半時擊鼓
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
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
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
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
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
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

此足公論

李陵心事尙遂爲之言眞可謂知之矣

奇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蘗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輮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令陵爲助兵將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

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閼氏單于母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迺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王律本長水胡人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

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衛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嘿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柰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游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

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病死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信于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廣之殺降亦其事也

蘇武

蘇武字子卿杜陵人父建平陵侯武以父建爲郎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遣

[illegible]搯通用

武自刺笠 伏劍擬

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
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
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
等未行長水虞常在漢時素與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
子深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
謀未發事覺勝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
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使衛律
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
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熅火覆武其上
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

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
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
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
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
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
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
以身膏草澤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
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
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
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鬭兩主觀禍敗南越殺

夫藏也

[illegible]

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
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
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
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
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
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
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
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檠弓弩於
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
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

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
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
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
安所見乎前長君（武兄嘉）爲奉車從至雍扶輦折轅伏劍自刎孺卿（武弟）
從（皆）祠河東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
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
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
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
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
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

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矣因泣下沾襟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

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常惠為中郎後至右將軍封侯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遺言宣帝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為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武年八十餘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張安世次曰韓增次曰趙充國次曰魏相次曰丙吉次曰杜延年次曰劉德次曰梁丘賀次曰蕭望之次曰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衛青

衛青平陽人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衛媼通生青青
同母兄衛長君姉君孺大少兒次子夫青少時歸其父父使
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常從人至甘泉居
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
無笞駡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
二年青姊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上青冒姓衛氏爲建章
監侍中子夫爲夫人青爲大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爲車騎將
軍擊何奴出上谷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級賜爵關內侯元
朔元年衛夫人有男立爲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雁門
斬首虜數千人明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于隴西捕
首虜數千畜百萬餘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
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元朔五年令青將三萬騎出
高闕衛尉蘇建等出朔方大行李息等出右北平擊何奴何
奴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
王獨與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追數百里不
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
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
軍諸將皆以兵屬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三子爲列侯
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

蘇建爲青裨將從武 [illegible]

戰之功也陛下幸巳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
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事立戰之意也
上曰我非忘諸校力也今且圖之乃封都尉公孫敖等皆爲
列侯其秋何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擊何
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并軍三千餘騎
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爲翕侯見
急何奴誘之遂將其餘騎降單于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亡
去青問其罪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
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青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不患
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遂囚建詣行在所蘇建至

殺傷之而 [illegible] 取其 [illegible] 也

上弗誅贖爲庶人 衛霍原共一傳今分爲二青後事見去病傳

霍去病

霍去病大將軍青姉少兒子也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從大
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
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
爲冠軍侯元狩三年以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
功上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遬濮涉狐奴歷五王國
輜重人衆攝讋者弗取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
有餘里合短兵鏖皋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
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

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擊、匈奴。去病出北地、至祁連山、降下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趙破奴等、皆爲列侯、諸宿將所將士馬、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欲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謀降漢。上恐其詐降而襲邊、令去病將兵以迎之。去病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多不欲降、頗遁去。去病乃馳入、與渾邪王相

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數萬人渡河。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上嘉去病之功、益封千七百戶、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分處降者於邊外、因其故俗爲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畧千餘人。上與諸將議曰、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執必得所欲。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迺悉遠北其輜重、以精兵待幕北。遇

前青軍自定襄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贏、壯騎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隨其後。匈奴兵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爲單于。單于

後得其衆、右王迺去單于之號。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獲屯頭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斬捕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功多於青。詔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校尉吏卒封侯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兩軍之出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迺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

爲治第令視之對曰何奴不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爲遣大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青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于天下未有稱也去病卒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謚曰景桓自青圍單于後十四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

主風皇后皇后言之上廼詔青尚平陽主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票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

史緯卷二十五

漢書十三

列傳

董仲舒

仲舒治春秋廣川春秋明之

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數百而仲舒以賢良對策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性情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

和平可觀

敗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譴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

粲然復興上天佑之爲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
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亂廢
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
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
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
至皆積善絫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
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
則生邪氣邪氣積于下怨惡畜于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
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
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
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
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
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
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
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
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
其所爲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
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
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
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于上而主歲功

使陰入伏于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
終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之
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
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
殺謂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
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
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故爲人君者正心以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
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
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
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
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
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
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
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
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
也夫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
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
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
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

此止善治
之具

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

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羡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王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册之制曰蓋聞虞舜之時

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秏矣哀哉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

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契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堯在位七十載廼遜於位以禪虞舜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愛施兆民天下歸

之富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

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

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

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宜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

[illegible]切

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是以天子復册之仲舒對曰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秋冬者天之所以殺也刑罰者君之所以威也繇此

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

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然後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

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

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

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

[illegible]
儒者氣象

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于力不動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

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我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于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

越無不服異之理哉計亦求可非但不得為仁耳

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之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仲舒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繇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

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辠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以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竇嬰田蚡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以壽終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說春秋者蕃露十餘萬言行於後世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少時好讀書學劍其親名之曰犬子文翁遣受七經學于長安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訾為郎事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景帝又不好辭賦時梁孝王來朝從文學之士鄒陽枚乘嚴忌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與諸侯文士居數歲乃著子虛

彈琴以挑其文君借酒以取其財

新但不進神是能游且以爲城其游學博多能强

之賦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相謂曰令有重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至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從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

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而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市中卓王孫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

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爲此賦上驚迺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迺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以爲郎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

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

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
流矢誼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
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
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居列
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
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
塗中原膏液潤埜草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
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
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
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

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
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
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
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相
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
賞賜多多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上乃拜相如為中郎將
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
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
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
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乃厚分與

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畧定西南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
請為臣妾還報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
之不為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蜀
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
子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
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
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畧斯榆舉苞蒲
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
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
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

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
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
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
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
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
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
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畧
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
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
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人民登

[illegible]分也沈[illegible]小溝安也

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决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于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

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主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柯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

也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于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壄獸

相如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虞也）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淸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于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淸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于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無形禍固多藏于隱微

而發于人之所怨者也故鄒諺曰家絫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拜爲孝文園令相如見上好僊因曰臣以爲列僊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遂禮中岳封泰山至梁甫禪肅然云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民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爲美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無義也)(因引遷雄二說不添一語)

公孫弘

公孫弘菑川人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即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以爲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同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弘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問弘稱周公之治卿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能比材于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朞年而變臣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于是上察其行愼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嘗與主爵都尉汲黯奏事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常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老奸)

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
弘爲人談笑多聞常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弘爲
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
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朱買臣等難
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
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許之汲黯曰弘位
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
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
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于
君桓公以霸亦上僭于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

齊國以治亦下比于民今臣弘位御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
以下至于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得聞此言上
以爲有讓愈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
爲丞相唯弘無爵於是封丞相弘爲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
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弘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
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自
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
然其性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
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王
謀反治黨與方急弘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

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叛逆之計此大臣
奉職不稱乃上書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不許凡爲
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石慶丞相府客
館丘虛而已至公孫賀劉屈氂壞以爲馬廄車庫奴婢室矣

卜式

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
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
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時漢方事匈奴式
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爲官乎式曰自少牧
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與

人無所爭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何故見冤使者曰苟子何
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
此匈奴可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
可以法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會渾邪等降費衆倉府空貧民
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
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故前欲
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盡復與官是時富
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助費上以式終長者乃拜爲中郎賜
田十頃尊顯以風百姓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
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草蹻而牧羊上過其羊所善之

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羣上奇其言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便之遷成皐令將漕最上以式朴忠拜爲齊相會呂嘉反式上書願與子男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死之以盡臣節上賢之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布告天下元鼎中代石慶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算可罷上由是不說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爲太子太傅以兒寬代之式以壽終

兒寬

兒寬千乘人治尚書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誦讀其精如

此補廷尉文章卒史寬爲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會廷尉有疑奏已再見郤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湯湯大驚召寬與語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爲奏讞掾以古義決疑獄甚重之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寬勸農業緩刑罰卑體下士務在得人心擇

用仁厚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信愛之寬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未能有所定上以問寬寬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爲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惟聖主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

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迺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徵大時御史大夫缺大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爲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爲御史大夫無所匡諫官屬易之以官卒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

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學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于世參考名臣亦其次也

張湯

張湯杜陵人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父怒笞之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調茂陵尉武安侯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為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禹至少府湯為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獄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摧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弗用愚抵于此罪常釋間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所為其引薦吏下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辠予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其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爭不可由是益尊任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卬給縣官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

從音蹤

漁於是痛繩以辠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
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匈奴求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
曰和親便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
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
藩臣不自安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
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間山自度辯窮且下
吏曰能遣山乘鄣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羣臣震慴湯客
文毀時
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與錢通及為大吏甲所以
責湯行義有烈士風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隙湯所愛史魯
謁居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論殺文上問變事從

迹安起湯心知謁居為之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
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病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
數訟鐵官事湯常排之趙王求湯陰事告湯大臣也史謁居
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
弟繫導官湯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陽不省謁
居弟不知而怨湯使人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
宣宣與湯有隙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
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
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
相見知丞相患之始朱買臣王朝邊通皆居湯右已而為長

此可明辨貯物分富之界矣

史湯數行丞相事知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
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
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為請奏信輒
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
吾所為賈人輒知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
復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使
八輩簿責湯湯不服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
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
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
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者三

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
贏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
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
子乃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進其
子安世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
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
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
材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
安世篤行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謀
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封

由與安世謀以退霍氏也

富平侯、昭帝崩、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爲車騎將軍、與共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立宣帝、益封安世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聖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鎭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王事、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安世子延

壽重厚、可以爲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尙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竟拜大司馬、領尙書事、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爲右將軍、上亦以禹爲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其女孫敬爲霍氏外屬婦、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愼周

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擧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耶、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告署責奴、其隱人

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爲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爲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微怪、賀聞知、爲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卽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爲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有一子蚤死、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

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安世深辭賀封
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
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為掖庭令張賀置
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冢西鬬雞翁舍南上少時所
嘗游處也明年下詔封賀弟子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賀
謚曰陽都哀侯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
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
都內別臧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
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
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

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
歸侯乞骸骨天子報留安世復彊起視事至秋卒謚曰敬侯
送以輕車介士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
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
邑又因弟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為有讓乃徙封平原并一
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薨謚曰愛侯子勃嗣為散騎諫大
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大官獻丞陳湯湯有罪勃
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為知人
子臨嗣尚敬武公主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為我
戒且死分施宗族故舊薄葬不起墳子放嗣鴻嘉中上與趙

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
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
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
放為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臥起
寵愛殊絕常從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鬬雞走
馬長安中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以過放於是丞
相御史大夫方進請免放歸國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
用大臣故涕泣而遣之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
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
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鬭方略山川形埶千秋口

對兵事畫地成圖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
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
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
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
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
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大司空更封武始侯贊
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漢
興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
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
德亦有助云

杜周

杜周南陽人義縱爲南陽太守以周爲爪牙薦之張湯爲廷
尉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與減宣更爲
中丞者十餘歲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宣爲左內史周爲
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司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
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下決
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
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
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
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
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
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
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大氐盡詆以不道以上
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周
中廢後爲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爲
盡力無私遷御史大夫始周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久任
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爲郡守家訾累巨萬矣治皆酷暴唯
少子延年行寬厚云延年字幼公昭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
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益州蠻夷反延年將南
陽士擊之遷爲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

杜周酷吏延年寬厚固不由傳授也

爲逆亂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以語延
年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
吏首發大姦有忠節由是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
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
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
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爲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
吳臧之非匿反者乃匿爲隨者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
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
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
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丞相車千秋女婿也千秋召
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
爲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
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記光
以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
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于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
甚無狀愚以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
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
及丞相恐不合衆心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于天
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終
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和合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

谷後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約儉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處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昭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即位延年以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延年爲人安和備於諸事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貲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謀反誅延年以霍氏舊人坐免官削戶二千後數月復拜爲北地太守五鳳中徵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其位坐臥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後數月卒謚曰敬侯子緩嗣拜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其獄日常去酒省食元帝即位穀貴民流緩輒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欽字子夏少好經書而目偏盲故不好爲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爲小冠高廣財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

成帝少以好色聞由是欽及九女之法不復行制矣

子夏而鄴爲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深知欽能奏請欽爲大將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自上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求良家女欽說大將軍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聖賢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三四年言佚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闚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爲寒心唯將軍常以爲憂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欽爲人深博有謀國家大政鳳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填撫四夷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太重告戒之京兆尹王章因日蝕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

欽觀鳳謀至乃洪案罪人但恐失身於鳳然大選士亦當惜耳

子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爲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復起鳳就位鳳心慚稱病篤欲遂退欽說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衆庶冤之欽欲救其過說鳳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初武帝通罽賓其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欲害忠忠與容屈王子陰末赴攻殺罽賓王立陰末赴爲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械刑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欽說大將軍鳳曰罽賓去長安萬二千餘里其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通厚蠻夷愿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也今縣度之阨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餓山谷之間乞丐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弃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

好方正直言永附王氏災異之變不敢斥言然疾中所云未嘗非成帝之失辭亦切至敢淬之

涉危險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欽優游不仕以壽終同時有長安谷永字子雲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時上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見鳳方柄用陰欲自託及對策不直言王氏歸咎于後宮擢光祿大夫永復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廷獄大爲亂阱榜

罪辟於炮烙絶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絶然後天絶之陛下棄萬乘之至尊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群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戸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

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役百乾谿費疑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旰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流散冗死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成帝久無繼嗣數爲微行多近

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顧忌前後所上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爲大司農卒時齊人樓護與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稱日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言其見信用也

史籍卷二十五終

史緯卷之二十六

漢書十四

列傳

張騫

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迺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甘父堂邑氏奴）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爲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爲遠於漢殊無報胡之心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

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

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迺令因蜀犍爲發間使數道並出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迺復事西南夷而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與李廣出右北平擊匈奴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

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為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昆莫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西走大夏昆莫略其衆因留居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擊之不勝益以為神令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疋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

騫至烏孫致賜諭旨郎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使使者獻馬數十疋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大行歲餘騫卒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信之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烏孫恐使使獻馬欲得尚漢公主天子以問羣臣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遣女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軒條支身毒國

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吏士皆爭上書言外國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募吏民無問所從來予節為備其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外國亦厭之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攻劫漢使尤甚於是天子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烏孫以馬千匹聘漢女漢遣宗室女往妻焉而安息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獻見天子天

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近匈奴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

馬而去宛貴人怒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强弩射之卽破宛矣天子以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乃以李廣利爲將軍伐宛

李廣利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太初元年以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北至郁成士財有數千皆饑罷攻郁

成城郁成距之死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上書言道遠乏食士卒不患戰而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天子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絶不來爲外國笑廼案言伐宛尤不便者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

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廼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以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城中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

卽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晩也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軍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與軍吏計以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乃許之宛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故時遇漢善者眛蔡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而歸初貳師起敦煌西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分

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等千餘人、別至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輕之、攻郁成急、郁成窺知申生軍少、攻殺申生等、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大將軍、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適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拔劍斬擊郁成王、桀遂追及大軍、貳師再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爲質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廼封廣利爲海西侯、食邑八千戶、趙弟爲新畤侯、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免罪不錄功勞）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兵敗降匈奴、

司馬遷

司馬遷字子長、龍門人、父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仕於建元元封之間、爲太史公、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采柞木也）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以此爲萬民率、使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法家不別

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

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用耳何事不成去健羨絀聰明混混冥冥其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困厄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illegible]中奉使西征巴蜀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閒太

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誦周公者言其能論歌文武[illegible]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

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余聞董生曰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

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曰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又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

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以為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

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曰唯唯否否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

是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維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鼂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世主天官以至於余欽念厥職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考之行事上記軒轅下至太初著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百有餘篇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

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
後聖君子遷之自敘云爾而十篇缺有錄無書遷既被刑之
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
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
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
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
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諺曰
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
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己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
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

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指意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
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
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修身者智
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
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
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
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
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
趙談名同遷父
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

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
餘薦天下豪傑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
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
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
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
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
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
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
闒茸之中迺欲仰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
士耶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

也僕少負不羈之材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
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
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
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
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歡然僕觀
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
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積畜也僕以
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
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
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

足歷王廷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沬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

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身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螘何

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

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

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
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耎欲苟活
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
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
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
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迺賦離騷左丘
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
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
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

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
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
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
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
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
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
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
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
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
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

[illegible]涙惜之

沾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
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迺教以推賢進士無
迺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
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略
陳固陋遷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
其書遂宣布焉贊曰自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
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
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
秋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而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
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

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
春秋司馬遷據左傳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
後事訖于大漢涉獵廣博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
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抵梧又其
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
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
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敘事理
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
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
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

古書求史
繁而不精
宋祁唐書
簡而不暢
班氏未易
及也
然傳由戰
國策亦由
原本本作
惡傳豈能
若然

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晉泰州刺史南陽張輔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三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固皆書之不如二也遷既造創固乃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名檢簡核此遷所以稱良史也

（亦以爲遷因循亦未然）

武帝子孫

據武帝長子母衛皇后也元狩元年立爲太子年七歲矣初

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禖使東方朔枚皐作禖祝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太子既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已皇后太子不自安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後太子每諫征伐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平幡雖得百姓心而大臣深酷用法者多毀之以故太子譽少毀多上與諸子疏皐

后希得見太子嘗謁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上嘗少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默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笑詰上知其情乃誅融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作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爲咒詛上心既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悟因是體不平後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騎士搜上林索長安十一日乃解時江充用事充與太子有隙恐上晏駕後爲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爲奸上春秋高

蘇文伺太
子過者使
助江充必
無考矣

意多所惡以爲左右皆爲蠱道咒詛窮治其事充典治巫蠱知上意白宮中有蠱氣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避暑甘泉宮獨皇后太子在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德懼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誅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使客爲使者收捕充等

[illegible]深所以[illegible]反也

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斬充以狗炙胡巫上林中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門毋令反者得出詔發三輔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發長樂宮衛兵至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太子兵敗亡不得詔收后璽綬后自殺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調和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子迺孝順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

已被謗伯奇放流何者積毀之所生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蹙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惟陛下寬心慰意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書奏天子感悟太子之亡也東至湖臧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能脫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蹋開

知中牛之為恭則知

㧞之為戾

賀狗狀可殺矣

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鬬死皇孫二人皆遇害上既傷太子乃封李壽為邘侯張富昌為題侯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族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太子有遺孫一人皇孫進之子是為宣帝宣帝即位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曰謚者行之迹也愚以為親謚宜曰悼皇母王夫人曰悼后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奉邑二百家後有司言悼園宜稱尊

號曰皇考立廟以時薦享尊戾夫人曰戾后（夫人曰后則太子亦可稱皇矣）

昌邑王賀哀王髆之子武帝之孫也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賀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賀到濟陽求長鳴雞道買積竹杖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使者以讓相安樂安樂告郎中令龔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以湔洒大王即捽善屬衛士長行法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至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

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闕外馳道北未至
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王曰諾到哭如儀
王受皇帝璽綬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與羣臣議
白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
與賀因除爲山陽郡初賀在國時數有怪以問郎中令遂遂
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
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
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爲諸侯王行汚於
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
位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可五六石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

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
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爲左右
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爲福皆放逐
之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立宣帝
帝即位心內忌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
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敞奏曰臣敞地節三
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
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爲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它不得出
入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迺宮清中
備盜賊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

故王年二十六七爲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
長大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袴冠惠文冠佩玉環簪筆持
牘趨謁臣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
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
東至濟陽乃復聞梟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故王跪曰持轡
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紨前
爲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妻十六人子二
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
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
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大傅豹等擅留以爲哀王園中人

所不當得爲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
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
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後丞相御史以臣敞書聞奏可皆以遣
上由此知賀不足忌迺下詔封賀爲海昏侯食邑四千戶賀
就國豫章數年揚州刺史柯奏賀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
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
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不久爲列侯
賀曰且然非所宜言有司請逮捕詔削戶三千後薨

嚴助

嚴助吳人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擢爲中大夫

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皐膠倉終軍嚴蔥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外征四夷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閤延賢人與謀議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皐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皐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上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

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助迺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

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以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

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

臣聞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
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
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
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
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
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
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
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
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
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

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
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
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
田餘干界中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人守候誠謹越人有
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
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
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
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
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
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

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
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
而威德竝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
也必雉兎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
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
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
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
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
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
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外內騷動百姓靡

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
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
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
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
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
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
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
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
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
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

不足爲一日閒暇之虞

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時漢兵已出踰嶺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迺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南越王頓首曰天子迺幸興

兵誅閩越死無以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使諭淮南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助侍燕從客上問助居鄉里時助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閒者濶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爲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廷尉張湯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妻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閒故妻與夫家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會邑子嚴

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爲中大夫侍中後坐事免復召待詔時東越數反覆買臣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捲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及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值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

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廄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常有恩者、皆報復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擊破東越、有功、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為丞相長史、始買臣與嚴助俱侍

中、貴用事時、張湯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及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之、買臣為長史、湯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為禮、買臣深怨、常欲死之、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官右扶風、

吾丘壽王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上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時、知畧輻湊、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徵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言、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此其所以滋也、禁民不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主、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

梃、相撻擊、盜賊不勝、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貫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

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體大不便書奏上以難
丞相弘弘詘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
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
曰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然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
無說則死壽王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
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
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
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
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
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也
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賜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

主父偃臨菑人學長短縱橫術晚迺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
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
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爲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迺西
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留久資用乏諸侯賓
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時無終徐樂臨淄嚴安亦上書言世
務書朝奏暮召入見謂三人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皆拜爲郎中偃數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
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

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
京師若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
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仁孝之道不宣
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
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
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
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偃發燕王定國
陰事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大橫矣偃曰臣
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
棄我我阨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暮
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
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遂置朔
方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上拜偃爲齊相至齊徧
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
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
毋復入偃之門迺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
脫恐效燕王論死迺自殺偃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
發燕事趙王恐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居中不敢發及其爲齊
相卽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得封者及齊
王以自殺聞上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迺徵下吏治偃

服受諸侯之金寶不劾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收者獨洨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

徐樂

徐樂無終人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墨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

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此其故何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旋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

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

終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

功明盛德之所隆也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神明之敬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使著事者有紀焉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眾支合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斯拱而竢之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果率衆來降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

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不能詘其議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埶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者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不鼓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並給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且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以

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與偃已前三奏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誅也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詘服罪當死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後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還奏事上甚說當發使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石矢啓前行駑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

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為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越相呂嘉不欲內屬攻殺其王及漢使者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褒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群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者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

富數有嘉應上頗作詩歌欲興協律之事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褒有俊材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氾鄉侯何武為童子選在歌中及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奏褒有軼材上徵褒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唅糗者不足論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陋而抒情素夫賢

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咢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

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

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明明在上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鐘逢門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湊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卬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張子僑等待詔數從放獵所幸宮館輒

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世俗猶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擢褒爲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廼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賈捐之

賈捐之字君房誼曾孫也元帝卽位上疏言得失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立儋耳珠厓郡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千里其民暴惡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乃罷儋耳郡并屬珠厓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以爲不當擊上使樂昌侯王商詰問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聖之朝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

曁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安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郤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盜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

東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

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士卒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迺從之遂下詔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珠厓由是罷捐之後坐事誅捐之議罷珠厓據當時言之耳明氏兼而交余猶以為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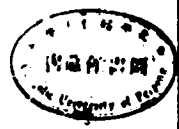
史詮卷二十七

漢書十五

列傳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武帝徵天下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朔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

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眾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

馬門猶得親近建元三年微行始出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
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以
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南山下馳射鹿豕狐
兔手格熊羆馳騖禾稻秔秫之地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糧
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後迺私置更衣從宜春以南十二所
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上以為道遠
勞苦又為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算
者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
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
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壽王奏事上大說時朔在傍進諫曰臣

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
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
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
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
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
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
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
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
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
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鄗之間號為土膏其

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
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
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
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
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
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
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
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楚起章華之臺而人民散秦興阿房
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
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上迺拜朔

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卒起上林苑云隆慮公
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
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
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請論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
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垂
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
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
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
肉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
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起入

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詔賜帛百匹帝姑館陶公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令散財交士安陵爰叔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萩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不然上且請之偃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為長門宮主使偃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竊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群臣從官多大為主費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

上已知其意

千萬從主飲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傅韝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人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偃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罪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不可長也上曰善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

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

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氂、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爲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爲郎、與枚皐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又設非有先生之論、有曰、甲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

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贊曰、朔談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郭舍人、武帝倡也、帝有乳母、子孫橫暴長安中、有司請徙乳母家室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辭、見舍人泣下、舍人曰、即入見辭去、數還顧、乳母如其言、郭舍人疾之曰、咄、老女

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須汝乳而活耶、於是上憐之、詔無徙乳母、

車千秋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千秋爲高寢郎、會衛太子爲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寤、召見千秋、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說、謂之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數月、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

武帝深褒其予言也　單于言是　猶稱職也

學文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爲辱命欲下之吏良久迺貰之然千秋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尉安衆庶迺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爲天下自虞樂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痛士大

夫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爲蠱朕媿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書有復言後歲餘武帝疾立鉤弋夫人男爲太子拜大將軍霍光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導少主武帝崩昭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一決大將軍光千秋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光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千

秋曰惟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千秋括囊不言汝南桓寬著論譏之千秋爲相十二年卒諡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因號曰車丞相濟南王訢爲被陽令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仰言曰使君專殺生之柄威震郡國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貰不誅因與相結使還薦訢爲右輔都尉後代千秋爲丞相封侯

楊敞

楊敞華陰人爲大將軍司馬霍光愛厚之遷大司農稻田使者燕倉知上官桀等謀反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迺移病臥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倉延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後代王訢爲丞相封安平侯昌邑王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曰此國家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

獨與慎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敎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月餘卒謚曰敬侯子忠嗣以敞定策安宗廟益封三千五百戶忠弟惲字子幼以兄任爲郞惲母司馬遷女也惲有材能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爲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封平通侯遷中郞將郞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郞官化之莫不自厲宮殿之內翕然同聲擢爲諸吏光祿勳惲居殿中廉潔無私家訾千餘萬皆以分施家族輕財好義然惲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

與太僕戴長樂相告言上不忍加誅詔皆免爲庶人惲旣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晻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敎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

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

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褎低卬頓足起舞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

二人之死實爲可惜

臯知去就之分項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又惲兄子安平侯譚謂惲曰西平侯前以罪過出今徵爲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惲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卽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譚免爲庶人諸在位與惲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京兆尹張敞及會宗等皆免官觀會宗因惲免官可知其書之爲忠言矣

楊王孫

楊王孫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亡所不致及病且終令其子曰吾欲臝葬以反吾眞必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旣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竊聞王孫遺令臝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臝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臝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眞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也反眞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眞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匵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殠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臝葬

胡建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孝武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

奇人奇事

又奇

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謂奸人奸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及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繇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昭帝幼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與外人多從奴客往犇射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游徼傷主家奴建報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

朱雲字游魯人也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事前將軍蕭望之受

高門慈夫
故宗王氏
貴得極是

此又可取

論語皆傳其業好倜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同異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敢與抗皆稱疾不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爲博士成帝時丞相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不復仕常居鄠田時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客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迺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年七十餘終於家

梅福

駁妙

梅福字子真壽春人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哭與數見福上書曰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繆公行伯由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所以厲世摩鈍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䳄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

成帝將亡民之禍人知之而莫敢言谷永杜欽之輩又從而爲之辭劉向之外罕見權臣翼奉二疏何況安道梅福等疏然小臣言之爲尤難也

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曰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武王克殷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夫孔子殷人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後哉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陛下之名與天亡極後聖必

孔子子今方與同尊在當日未有封者也

福此言爲功賞大莫與人也

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先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絶之罪者絶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絶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祀非當繼宋之絶侯也宜得殷後而已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寢至是梅福復言之綏和元年立二王後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福居家以讀書養性爲事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至今傳以爲仙云

梅仙諸言養性可對素餐草字怡情

贊曰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故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亡是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斬伐姦隙軍旅不墜梅福之辭合於大雅殷鑒不遠夏后所聞遂從所好全性市門淸則濯纓何進之有二語斷章取之

濯纓二語原說六敵故傳所删言說補删亦無不合敵不陸人爲冰大夫莽篡位以病免

霍光

霍光字子孟去病弟也以任爲郎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愼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

都肄總閱也

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武帝崩昭帝即位時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遺詔以前捕反者莽何羅功封博陸侯光爲人沈靜詳審長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

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尙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女爲桀子安妻有女立爲皇后拜安爲車騎將軍長公主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公主桀安以是怨光桑弘羊爲子弟求官不得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太官先置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

屬延也

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立燕王爲天子事

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威震海內昭帝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者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樂成等迎昌邑王賀賀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

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田延年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惟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

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群臣王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中臣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

詔光與群臣連名奏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
等數諫不變更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不可以承天序
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
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
安得天子迺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
馬門群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
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
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
左右光涕泣而去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光會
丞相以下議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
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
遂與丞相敞等上奏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尚冠
里曾孫家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
央宮見皇太后封陽武侯光奉上皇帝璽綬謁高廟是爲孝
宣皇帝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歸政上謙讓不受諸
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
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涕泣
光卒上及皇太后親臨其喪諡曰宣成光子右將軍禹嗣侯
兄孫山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封樂平侯雲中郎將封冠陽
侯宣帝自在民間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善光卒上始親政

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太夫人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
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一間女能復自救耶後兩家
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迺去
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相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太子
外祖父平恩侯許廣漢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
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群臣進見獨
往來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爲皇后顯愛小女
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
君爲后許氏暴崩吏劾衍侍疾亡狀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
敗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猶與不忍會奏上因署衍
勿論光卒後語稍泄上聞之而未察迺徙光女壻未央宮衛
尉范明友爲光祿勳羽林監任勝爲安定太守長樂衛尉鄧
廣漢爲少府更以禹爲大司馬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
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
子弟代之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
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
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
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生殺在乎中廷尉李种王平左
馮翊賈勝胡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史樂成小家
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

極像當日口語

帝亦門[illegible]

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

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張章告之事下廷尉捕張赦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弒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

帝外祖母也

頗似戰國策史漢與戰國近故時有相類

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以爲讓山禹等甚恐顯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舉家憂愁山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事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霍后廢處昭臺宮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遂上疏言霍氏太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

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上迺賜福帛十疋以爲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

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
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
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
陸侯

金日磾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票騎將
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
其夏票騎復攻祁連山大克獲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
爲漢所破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
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爲列侯日磾以父不

降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
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
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
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
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
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
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
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
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乃去日磾長子爲帝弄
兒帝愛之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

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
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太壯）
上聞之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而
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
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乃夷滅充宗族黨與
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
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時
上幸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
出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
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褏白刃從東箱上見日磾色變走趨

胡頸也

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
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
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由是著忠孝節日磾自在
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
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
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
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
爲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
日磾臥授印綬一日薨謚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
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

金賞惟上書去妻從光不預獄后何也

紱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紱邪霍光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宣帝即位賞爲太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爲光祿勳卒亡子國除弟倫爲黄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賞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

漢書十六

列傳

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上邽人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迺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將十餘

萬人附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
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
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
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
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
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
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
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
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幵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
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

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安國至召先零諸
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
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無所歸鄉遂劫略小
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備羌
至浩亹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令居以聞
是歲神爵元年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
吉問誰可將者充國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將軍度羌
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
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
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至明畢遂以次盡渡

乃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
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
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
校司馬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
陿中兵豈能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
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至西部都尉府日
饗軍士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數相責曰語
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一
鬭而死可得邪初罕幵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
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

爲質充國以爲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
別毋取并滅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充國計欲以威
信招降罕幵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迺擊之時上已發三
輔太常徒弛刑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上郡騎
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
太守辛武賢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執不可久或曰
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
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
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
罕幵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分出離不能

盡誅實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
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
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酒
泉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
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
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阸以絕糧道
必有傷危之憂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
言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
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得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
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刼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幵闇

昧之過隱而勿彰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
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
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
不先破罕幵則先零未可圖也上迺拜許延壽爲彊弩將軍
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勑讓充國充國既
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迺上書謝罪因
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
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
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幵豪雕庫宣天子
至德罕幵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

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
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羌釋有罪誅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
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
人不致於人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
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
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
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幵解仇結約然其私
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幵背之也臣以爲虜計常欲先赴
罕幵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
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堅其約合

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
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
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
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
塡溝壑死骨不朽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
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
罕幵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
見其利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
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阸狹充國徐行敺之
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

之則還致死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病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

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耶往者舉可以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迺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羌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

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且羌虜易以計破難以兵碎也故臣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

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

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
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
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上復賜報曰皇帝問
後將軍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
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
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幵小幵前言
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無效五年時不分
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無變生與先零爲一
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
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幵

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
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
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
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
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
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鬭具烽火通埶并力以逸待勞兵之
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
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
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
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

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必且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
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
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
零亶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
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
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
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
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承
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
得無效五年宜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

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
媮得避嫌之便而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
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
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
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
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
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
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
擊又以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
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

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眾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埶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

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為帥眾王離留且種為侯兒庫為君陽雕為言兵侯良兒為君靡忘為獻生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眾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眾後臨眾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武賢罷歸故官深恨告卬泄省中語卬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問籌策焉年八十六甘露二年卒謚曰壯侯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埶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李替曰充國武賢雖同歸役故官然充國爵位極矣安得全不為武賢謀乎浩星賜之言千載不可易也

鄭吉

帝吉傳介子齊名介子刺樓蘭王一刺客耳且慎鄭已服發之不暴故附之

鄭吉會稽人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為郎吉為人彊執習外國事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撣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封吉為安遠侯食邑千戶吉于中西域立莫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

矣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

陳湯

陳湯字子公瑕丘人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匄貸無節不爲州里所稱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行勃選舉不實坐削戶二百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怨漢擁護呼韓邪而

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以爲郅支單于向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漢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今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心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

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敺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以副校尉與甘延壽出西域湯爲人沈勇有大畧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如發屯田吏士敺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

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不聽會其久病湯遂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湯湯怒按劍叱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敺畜產甚多從後與漢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

牛羊以給軍食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呼其貴人屠墨
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引行未至單于城六十里止營捕得
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
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
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
漢身入朝見天子哀憫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
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荅
報延壽湯因讓之曰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
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
罷極食日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

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
采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
餘人夾門魚鱗陳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鬬來百餘騎馳赴營
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
皆入延壽湯四面圍城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卬
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
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人迎射殺
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
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
久攻單于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

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夜過半木
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
四面環城與相應夜數奔營不利輒卻平明漢兵縱火吏士
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
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爭入單于被創死
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
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
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
王延壽湯上疏請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
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以為郅支及名王首更歷

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
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
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乃埋之詔將軍議是初
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丞相亦惡其矯制
以湯貪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
按驗之湯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
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讐
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
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
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

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
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
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
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
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
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
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
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勳莫大焉詩曰
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
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

之有嘉詩之顯允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
不疵細瑕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
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未獲受祉
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
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
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
費經四年之勞唐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
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
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
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

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
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
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
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
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勿治詔公
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為
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
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乃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
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
壽為長水校尉湯射聲校尉延壽遷護軍都尉卒成帝即位

顯不足責匡衡何為如此

最後猶以為言匡衡大不成人

丞相匡衡復奏湯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
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
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大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
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
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
聲則思將帥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
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
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
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

未背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豈因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
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
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
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而以言事
爲罪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
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
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
有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
湯奪爵爲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驛騎
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大將軍王鳳言湯多籌策習

外國事可召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
詘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
賢材通明小臣罷癃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
讓對曰臣以爲此必無憂也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
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兵法曰客
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
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
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
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
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過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

此湯多盜
收鹵獲財
物不至受
然爲人作
奏矣

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一決
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爲勢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
坐免官徙敦煌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
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訟湯曰延壽湯爲聖漢揚
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繫萬里
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其褒獎然猶垂意不忘數
使尚書責問丞相趣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只封延壽湯
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
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
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

然被冤拘囚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
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
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
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
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
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
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
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
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
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

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李猷曰詳劉向谷永所言三書則知俗儒如匡衡輩殉私忘國媢賢嫉能蓋千古一律矣有志之士是以長守貧賤抱關擊柝而不悔也

段會宗

段會宗字子松上邽人也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爲西域都護西域敬其威信三歲更盡還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復爲都護會宗爲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閔其老復遠出予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與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

之仄乎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傅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萬里之外以身爲本願詳思愚言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城郭甚親附會宗更盡還小昆彌爲國民所殺諸翎侯大亂以會宗爲左曹中郎將使安輯烏孫立小昆彌兄末振將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復遣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殺漢公主子孫未

飲食何用然亦可哀矣

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劍擊殺之末振將兄子烏犁靡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爲言來誅之意今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槀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爲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小昆彌季父卑爰疐擁衆欲害昆彌漢復遣會宗安輯之明年會宗病死烏孫中年七十五城郭諸國爲發喪立祠焉

雋不疑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爲郡文學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

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疑莫不驚駭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青州刺史昭帝即位擢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

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由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即詐自稱詣闕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

疏廣

疏廣字仲翁東海人少好學明春秋徵為博士地節三年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說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廣由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

使二疏無引退之倫不能脫門陌矣

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

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東漢有折像者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

坐自窮乎像曰昔鬬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

于定國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立生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少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

爲廷尉始學猶未見其人

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具獄哭于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于父爲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昭帝崩昌邑王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軍光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爲光祿大夫平尚書事甚見任用遷水衡都尉超爲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

往過定國皆與均禮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爲廷尉十八年遷御史大夫甘露中爲丞相封西平侯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定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年七十餘卒謚曰安侯子永嗣宣帝長女館陶公主有賢行永以選尚焉爲御史大夫上方欲相之會卒子恬嗣始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諸傳中言帝言上必先書某帝或年號以便閱覽亦有不書如廣德等傳終篇只言上而不係于之因革以明君之亦可知矣他倣此

休之體裁

歎盛歷是賤人

薛廣德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龔舍師事焉、蕭望之爲御史大夫、除廣德爲屬、數與論議、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爲博士、論石渠、遷諫大夫、代貢禹爲御史大夫、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及爲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諫、上卽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與丞相定國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廣德爲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歸縣、其安車傳子孫、

平當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徙平陵、當以明經爲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傅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元帝時、韋玄成爲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言、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邦、孝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旣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聖德、上納其言、詔復太上皇寢廟園、頃之、使行流民幽州、舉奏刺史二千石勞倈有意者、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爲最、遷光祿勳、大后姊子衞尉淳于長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爲作治連年、可遂就、上旣罷昌陵、以長首建忠策、下公卿議封長、當以爲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上不聽、遂封長、當以明經禹貢、使行河、爲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卽位、徵爲御史大夫、遷丞相、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王吉

王吉字子陽、琅邪人、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而王好遊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

衆治道深馬臣恐以爲民不可數變也大王不好書術而好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偃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

千秋賜中尉牛酒其後復放從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愼毋有所發大將軍仁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大將軍抱持幼君布德施教海内晏然雖周公伊尹無以加也今帝崩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聽之王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之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唯

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復徵爲諫大夫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萬世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

審擇所使所以正身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又以爲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

衡薦駿駿奏衡並也

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以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始吉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

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元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遣使者弔祠子駿以孝廉為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遷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為王國吏故駿道病免官歸復為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兆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駿

華元參子字

遷御史大夫病卒初駿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駿子崇以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入為御史大夫遷大司空封扶平侯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貢禹

貢禹字少翁瑯邪人以明經潔行著聞舉賢良為河南令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

元帝即位徵為諫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其日久矣臣以為蓋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

六十九歲生子

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廐馬食粟將萬匹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逮為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耶武帝時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宣帝時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至眾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大

臣循故事之舉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子納其忠詔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禹上言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自痛去家三千里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顛仆氣竭不復自還骸骨弃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無所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在者嘗令金敞語

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論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怯故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後以禹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于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鉅萬宜免為庶人禀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又言孝文皇帝時貴

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辠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無贖辠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措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辠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

往官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黜劓先針者猶復攝職爲
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
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
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
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
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
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
天下治矣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
罷上林官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省諸侯王廟
衛卒之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爲御史大夫數月卒天
子賜錢五萬以其子爲郎官至東郡都尉

龔勝龔舍

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皆楚人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
謂之楚兩龔皆好學明經哀帝自爲定陶王已聞勝名及即
位徵爲諫大夫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
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
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甯壽
稱疾不至勝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
乃復還勝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由是逆
上指頃邪邴漢亦以清行徵用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

歸老於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
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龔舍爲諫大夫病去哀帝遣使者
即楚拜舍爲太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
至廷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
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東湖界固稱
病篤天子使使者拜舍爲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
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
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
中卒莽既篡國遣使者即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
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
迎勝即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
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勝稱病篤
爲牀室中使者入戶致詔勝曰勝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
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
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
須秋涼乃發詔許之使者五日一與太守問起居爲勝兩子
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宜動移
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
不見聽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
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

身柏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虖。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後世祖以勝子賜爲上谷太守

鮑宣

鮑宣字子都。渤海人。好學明經。哀帝時。爲諫大夫。上書曰。竊見成帝時外戚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濁亂天下。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廷亡有大儒骨鯁耆艾魁壘之士。而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欲與此恭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常侍爲義。猥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人民流亡。盜賊並起。凡民有七亡。[illegible] 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實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耶。天下乃

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急徵用故大司馬傅喜。故大司空何武。故丞相孔光等。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耶。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耶。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等。宣復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內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庶衆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虷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臧。并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大官爲供。海內貢獻

毣音沐毣毣猶紫紫詳懇貌

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
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讐海內
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
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
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
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
矣願賜數刻之閒極竭毣毣之思退入三泉死無所恨上納
宣言徵何武彭宣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丞相孔光四時行
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
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

宣舉光前旋坊之道也閉門距使者則殺矣

從事閉門不肯內宣坐距閉使者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
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
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
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既被刑乃徙之上黨以為其地宜
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遂家於長子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
心乃風州郡以罪法案誅諸豪桀及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宣
及何武等皆死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瑯邪有紀逡王
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稚賓沛郡則唐林
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經飭行顯名于世紀逡兩唐皆仕王
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之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

衣被服空以死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被虛偽名郇越相同
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
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相王莽時徵為太子四友病死莽太
子遣使祝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
有所受今于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薛方嘗徵不至及
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
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
不強致始隃麋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杜陵蔣詡元卿為
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
里臥不出戶卒于家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

格鬭也

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
為丞相封侯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劍格
死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鮑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
官鄭樸子真谷口人嚴遵君平蜀人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
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不詘
楊雄稱之曰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穴之下而名振京師君平
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眾人有邪惡非
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
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
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

無不通依老子莊周之指著書十萬餘言揚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眞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蜀富人羅沖問之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爲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也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何云有餘君平曰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吾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

餘而子不足邪君平因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年九十餘終遊楳雄賢待雄爾名益彰

史緯卷二十九

漢書十七

列傳

韋賢

韋賢字長孺鄒人也其先韋孟爲楚元王傅及孫王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遂去位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遷大鴻臚昭帝崩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立宣帝賢以共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徙爲長信少府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

戶時賢七十餘爲相五歲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卒諡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爲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次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爲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爲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由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玄成兄弘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爲嗣故敕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宗家問賢當爲

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
議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爲後賢卒
玄成間聞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爲病狂
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
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
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迺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
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
癡光曜晻而不宜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
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人
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

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之有
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爲河南
太守兄弘東海太守數歲玄成遷太常坐與平通侯楊惲厚
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
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爲
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
自劾責宣帝寵姬張倢伃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
其材有意欲以爲嗣然用太子起於微細又早失母故不忍
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拜玄成爲淮陽中
尉元帝即位以玄成爲御史大夫遷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

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
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卒諡曰共侯初高帝時令諸
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祖廟爲太祖廟景帝尊
孝文廟爲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宣帝尊
孝武廟爲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
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
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
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
便殿四時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
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

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
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
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
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
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迺下詔先議罷郡國廟丞相玄成
御史大夫鄭弘等七十人皆曰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
饗親立廟京師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尊親之
大義五帝三王不易之道也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
君不祭於臣僕之家宗廟在郡國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
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

卒守焉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
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
戰栗恐懼不敢自顓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
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
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於太祖五
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
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
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
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
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

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
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
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
遠親也臣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
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
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
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
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宜爲
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
穆非正禮宜毀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

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則親廟六

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
功莫大高皇帝德莫盛孝文皇帝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
帝爲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
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
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爲
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
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
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爲穆主遷於太祖廟寢
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
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

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
復修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
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孝文太后孝昭
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玄成卒匡衡爲丞
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
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
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
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
以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
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

亦執正

泰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告於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乃夢祖宗見戒以廟皇帝悼懼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愼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開賜皇帝眉壽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屆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

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祠皆可以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唯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子孫本支陳錫無疆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業即以令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順天人之序定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等咸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

昭靈后高帝母武哀史不詳應高祖叔兄之類闕疑思其體也

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乃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羣生百神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爲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乃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帝崩衡奏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悉請罷奏可成帝時以無繼嗣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

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羣臣雜議於是光祿勳彭宣等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中壘校尉劉歆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

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

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疎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從之平帝元始中大司馬莽與大司徒晏等議惇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宣帝以兄孫繼統為昭帝後以數故孝元以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高祖廟奉明園毀勿修奏可班彪曰漢承亾秦絕學之

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有一家未易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魏相

魏相字弱翁定陶人舉賢良為茂陵令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市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彊畏服丞相車千秋死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

此令去官必以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殺賊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繫踰冬會赦出復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為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

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爲辨威嚴微爲諫大夫後爲河南太守宣帝即位徵相爲御史大夫大將軍霍光卒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任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補吏拜相爲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萬幾厲精爲治練群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

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選實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有識者詳議上從相言而止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上納用焉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爲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神爵三年卒諡曰憲侯

丙吉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治律令爲魯獄吏積功勞遷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

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
孫置閒燥處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
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
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
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
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
天下郡邸獄繫者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救保養乳母
加致醫藥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
帝崩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
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方

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
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閒也而遺詔所養
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
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蓍龜先使入侍令天下
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遣宗正劉德
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
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
也地節三年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時
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
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

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獨渭
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
終不言上大賢之詔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
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勝
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
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瘉詔吉求組徵卿皆已死有
子孫皆受厚賞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後五歲代魏相為丞
相吉起獄吏後學詩書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
掾吏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或謂吉曰君
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

地弟也

吏之名吾竊陋焉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吏務掩過
揚善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
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
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
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
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
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
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
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
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

丞相將出清道將反衛闕

殺死橫道傷無傷害于牛喘乃未殺人未陰謂知大體也

以尊自從也

士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
勉之有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鬭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
史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
行幾里矣掾史謂丞相前後失問吉曰民鬭相殺傷長安令
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
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
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
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五
鳳三年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卽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
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

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于定國太僕陳萬年此三人能
皆在臣右唯上察之後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吉卒謚
曰定侯子顯嗣始顯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
取齋衣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愼亾吾爵
者必顯也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元帝時長安士伍尊
上書言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
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
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
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旣遭大赦
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

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
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
吉曰食皇孫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卽時
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溼候伺組徵卿不
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數奏甘毳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
聖躬功德已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其
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
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
歸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臣尊不得比組徵卿
臣年老居貧死在旦莫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

微文奪爵爲關內侯臣以爲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時
顯爲太僕與官屬大爲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
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
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爲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

夏侯勝

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太傅夏侯始昌明於陰
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果災勝以族子從始昌受尚書及
洪範五行傳徵爲博士光祿大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
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
之王怒謂勝祆言縛以屬吏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安世

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光卒與安世白太后廢昌邑王立宣帝光以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宣帝即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議武帝廟樂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曰此詔書也勝曰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

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因大赦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見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遂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

學者惟以防敵爲心宜其破碎大道也

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不明不如歸耕勝從子建字長卿師事勝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畧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至太子少傅

京房

京房字君明頓丘人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爲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

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亾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爲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久青亾光陰霧不精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

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亾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非笑危亾之君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卽位以來凡春秋所紀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尙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瘉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

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曰已諭房上弟子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石顯五鹿充宗疾房欲遠之官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以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爲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爲太守憂懼房未發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

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其七月涌水出弟子姚平謂臣曰師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師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尙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曰師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爲姚平所笑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令房爲淮陽王作奏章求入朝言丞相韋侯中書令石顯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鉤盾

令徐立代之并錄房諸所說災異事皆持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房博皆棄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姓氏受之先世推律自定謬甚）

翼奉

翼奉字少君下邳人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元帝卽位徵待詔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與言二年二月地震七月復震詔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

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地大震連月久陰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乃為平均今左右無同姓異姓之臣又疏獨以舅后之家為親與滿朝袞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

不敢有言宜及諸侯王國與其後宮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唯陛下財察明年夏四月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為中上疏願賜閒卒其終始上乃問以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其後貢禹亦言宜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為博士諫大夫以壽終贊曰曲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漢興

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彷彿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彊臣罪辜不旋踵不密以失身悲夫

趙廣漢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絜通敏下士為名舉茂才為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守京兆尹會昭帝崩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

賓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盡為之請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以與議定策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為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

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復守京兆尹滿歲爲眞廣漢
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
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
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
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
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爲人彊力
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
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
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
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

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
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
回爲郎二人劫之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
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
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即開戶
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
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
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
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
亭長寄辭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曰

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
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
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
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
及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
長安吏自將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室廋索私屠酤
推破盧罌斧斬門關而去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
心善之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
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彊壯蠭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
果敢之計莫爲持難終以此敗人有上書告廣漢賊殺不辜

廣漢魏相皆有才力從相相忮至言爲嘶漢所傷

事下丞相案驗廣漢使所親信爲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
門內不法事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疑丞相夫人妒殺
之欲以脅丞相毋令窮正己事丞相案驗愈急廣漢上書告
丞相罪下京兆尹治廣漢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
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
書自陳事下廷尉治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
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
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
辜鞠獄故不以實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
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

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歌思之至今

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兄平陽人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鬬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歸家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莫有怨者舉廉為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郯許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埶變詐自解終不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富彊豪強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莝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翁歸為政雖任刑然清絜自守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賜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歸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至後將軍而閎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史緯 卷之二十九

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父義為燕郎中刺王謀逆義諫而死大將軍霍光擢延壽為諫大夫遷潁川太守潁川多豪彊難治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搆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

此與鄭吏也

長老皆以爲便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
法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徙東郡
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
好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
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
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
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
長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
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
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

者自傷悔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
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
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
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其
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
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
曰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
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
爲方春月可一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

丙吉長者

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
教化至令民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
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
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
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
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
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
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敕厲
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推其
至誠吏民不忍欺紿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

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丞
相丙吉以爲吏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
并問之延壽卽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
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爲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
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
所拘持上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
東郡得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
衣黃紈方領駕四馬傳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
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
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噭咷楚歌延壽坐射室

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從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鞮鞪居馬上抱弩負籣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奉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已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爲吏至將軍威亦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

張敞字子高平陽人徙杜陵爲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昌邑王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徙山陽太守大將軍霍光卒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

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其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蝕地震天文失度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

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
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
狀書奏天子徵敞爲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請
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
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
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十餘人由是盜
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歙然國中遂平王太后數出遊獵敞
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樂楚
莊王好田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甘旨耳非惜
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耆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

君母出門則乘輜輧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
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縱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
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遊獵爲名於以上聞亦
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於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
臣有所稱誦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
第一入守京兆尹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
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
數人皆不稱職市師寢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
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
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召見責問因貰其罪

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
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
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閭里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
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
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爲人敏疾賞罰明分見惡
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
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
其政閒多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京
兆與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
入守及爲眞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

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爲久任職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
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
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
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
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
大位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惲坐大逆誅公卿
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賊捕
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爲敞竟事私歸其
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
復案事敞聞之即部吏收舜繫獄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

晝夜驗治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乃下敞前坐傷悍不宜處位奏免敞爲庶人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皆涕泣惶懼敞獨笑曰吾身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隨使者詣公車天子引見敞拜爲冀州刺史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

囊橐吏逐捕窮窮蹤跡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得之殿屋重轑中敞（傳[illegible]也）傳吏皆捕格斷頭縣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盜賊禁止元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初敞爲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爲梁相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爲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辯治梁矣

王尊

王尊字子贛高陽人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兼行美陽令事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訴笞我尊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於是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擢安定太守到官出教

（假子即養子）

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彊扶弱宜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闌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

姦猾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旁郡界豪強多誅傷伏辜者坐
殘賊免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爲護羌主轉運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
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
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里
上以尊爲郿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
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及尊
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曰是尊叱其
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
夷歸附傅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東平相時東
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

廷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王
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
宮尊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
通尊到官召敕廏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
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延請登堂尊謂
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
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
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
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
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奏尊爲相倨慢不臣竟坐免爲

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校尉初中
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
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元帝崩成帝即位顯徙爲中太僕不
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
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
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
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
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於是衡慚懼免冠謝罪上丞
相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
妄詆奏大臣詔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

傰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
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
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行京
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靜後爲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御
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倨嫚上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
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
門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橫日煩費不能禽制爲
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尊盡節勞心夙
夜思職卬斧北乏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

效首賊亂黨除民反農桑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箭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雖拜爲眞未有殊絕褒賞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靡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欲傷害尊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此議以復私怨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己砥節首公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家隸木之聽獨掩怨讐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

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如御史章尊管伏觀闕之誅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卽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邪賊之口絕欺詐之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明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恐懼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塡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廻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爲京兆尹坐耎弱不勝任免

王章

王章字仲卿泰山人少以文學爲官遷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爲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爲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爲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爲鳳所舉

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徙合浦鳳卒後弟成都侯商輔政白

上遷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
爲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爲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
衆庶冤紀之、與尊駿號爲三王、

史緯卷二十九終

史緯卷三十

漢書十八

列傳

蓋寬饒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坐舉奏
大臣非是左遷衛司馬、先是衛司馬見衛尉拜謁、常爲衛官
繇使市買、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衛尉私使
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尚書責問衛尉、由是衛
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寬饒初拜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
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

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
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
宣帝嘉之、以寬饒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意擢爲司
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
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爲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
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
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
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
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寬饒
不說、卬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

不必

古今爲凡庸所越何止寬乎

說得是

所閱多矣唯謹慎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上迺解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而爲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乃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唯裁省覽寬饒不納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尙書宦官寬饒奏封事言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引韓氏易傳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

豈有求禪位之理謬甚矣

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得居其位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指意欲求禪位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劉輔

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爲襄賁令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爲諫大夫帝欲立趙倢伃爲皇后先封倢伃父臨爲列侯輔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士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

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
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
姓拔擢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上使
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
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上書曰臣聞
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
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竊見諫大夫劉輔以
縣令求見擢爲諫官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
拔至於此旬月之間收下祕獄臣等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
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

過小罪宜隱忍之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今天心
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
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臣等竊深
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迺徙繫輔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
爲鬼薪終於家

鄭崇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祖父以訾徙平陵崇爲郡文學史
至丞相大車屬大司馬傅喜薦崇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
見諫爭上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上
欲封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

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孔鄉侯晏皇后父高武侯喜以三公
封尚有因緣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
福也崇因持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
一臣所顓制邪上遂封商爲汝昌侯崇又言董賢貴寵過度
由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
令趙昌佞諂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
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曰臣門如市
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孫寶

孫寶字子嚴鄢陵人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爲

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偫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
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怪之使所親問
寶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
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既爲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
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
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
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忠聞之
甚慙爲寶謝明寶直宜備近臣爲議郎遷丞相司直帝舅紅
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項頗有民所
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上書願以入縣官詔郡平田予直錢

有貴一萬萬以上、寶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奏立、尚宗姦罔上、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以次當代爲大司馬、上廢立不用、益州蠻夷犯法、巴蜀不安、上以寶爲廣漢太守、賜黃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徵爲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稱疾不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爲布衣友、文求受署爲掾、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勑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卬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稚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然、稚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厚善、寶與紅陽侯有郤、自恐見危、時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

附之、而長以稚季託寶、故寶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稚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卽度稚季而譴它事、衆口讙譁、終身自墮、寶曰、受教、稚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墻爲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我與稚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眥、顧受將命、分當相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卽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稚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稚季病死、寶爲京兆尹三歲、京師稱之、會淳于長敗、寶坐免官、文去吏、死於家、哀帝卽位、徵寶爲諫大夫、遷司隸、傅太后與中山馮太后有郤、傅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衆庶寃之、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摘觖以揚我惡、我當坐之、上乃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爲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下獄、寶上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埶、以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寃、疑昌與崇內有纖介、浸潤相陷、樞機近臣、蒙受寃譖、虧損國家、爲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書奏、天子不說、以寶名臣不忍誅、免爲庶人、哀帝崩、王莽白徵寶爲大司農、越巂郡黃龍游江中、太師

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卽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以奏寶、寶坐免、終於家、建武中、錄舊德臣、以寶孫伉爲諸長、

毋將隆

毋將隆、字君房、東海人、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奏請隆爲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隆言古者選諸侯入爲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方、其後上竟立定陶王

爲太子哀帝即位遷執金吾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
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乳母王阿舍隆奏武庫兵器國
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
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
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迺賜斧鉞
漢家邊吏職在距寇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
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阿便僻弄臣私恩
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威器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
妾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
庫上不說左遷爲沛郡都尉遷南郡太守王莽慕與隆交隆

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免隆官徙合浦

何並

何並字子廉平陵人爲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
治劇爲長陵令道不拾遺邛成王太后外家貴侍中王林卿
通輕俠傾京師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
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
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埒埋冢舍並具知之以非已時又
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留界中而已即遣吏奉謁傳送林
卿素驕慙於賓客並度其爲變備兵馬以待之林卿既去北
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並自從吏兵追林

正人之言可聽

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迺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
從蒼頭騎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
非侍中奴耳並亦自知已失林卿迺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
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
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眾
庶讙譁以爲實死成帝太后以邛成太后愛林卿故爲之涕
泣言於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隴西太守徙潁川代陵陽
嚴詡爲太守詡本以孝行爲官有過輒閉閤自責終不大言
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爲設祖道詡據地哭掾
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

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詡至拜
爲美俗使者時潁川鍾元爲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
爲郡掾臧千金並爲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爲弟請一
等之罪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
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
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
下車求猛勇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
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迺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
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迺收之
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

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疾病、令丞掾作先令書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葬、為小椁、亶容下棺、恢如父言、建武中、以並孫為郎、

蕭望之

蕭望之、字長倩、蘭陵人、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詔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光既誅上官桀等、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

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光使吏勿持、望之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治平、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志、大將軍卒、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東海蕭生邪、下

為謁者、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其後霍氏謀反誅、望之寖益任用、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夫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復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使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

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辠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以為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赴財利以求救、一人得生、十人以喪、今有西邊之役、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百姓莫以為非、乃議開利路以傷德教、

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
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
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小谷間漢但令罪
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
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
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
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
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皁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
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饑乏病
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必將大困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

常經以難未可與權也望之彊復言問天漢四年嘗使死罪
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民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
橫暴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軍興
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
不便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
相給遂不施敞議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
元康二年烏孫昆彌翁歸靡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
得復尚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獻馬騾各千匹詔下公
卿議望之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重絕故業遣
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烏孫遣使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

上迺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
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
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羅侯常惠持節送少主未出塞
聞烏孫昆彌死烏孫貴人立泥靡代為昆彌請留少主敦煌
惠馳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
之以為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
不親密邊竟未得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
而還無負於夷狄此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天子
從之徵還少主後烏孫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為大昆彌漢遂
不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大司農耿壽昌奏設

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奏
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
上以望之意輕丞相繇是不說左遷望之為太子太傅望之
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
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
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
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
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
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
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

宣帝發此段受遺詔史高與恭顯比亦不知人矣

以時作於上

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爲畔臣信讓行乎蠻貊福祚流於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元帝卽位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白宗室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

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用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上初卽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

元帝昏愚至此

問已一次矣

鄉欲加見

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敕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後數月地震星變上感悟復制詔御史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方欲以爲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自望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

則聖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付謁者敕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卬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時太官方上晝食上御食爲之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

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
世次子育字次君以父任爲太子庶子遷茂陵令課第六而
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我自殿
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
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
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拜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
史拜謁車下後爲執金吾卒官育少與朱博爲友著聞當世
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
薦達也朱博爲杜陵亭長爲育所舉援入王氏後遂並歷刺
史守相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

世以交爲難

馮奉世　奉世有功不封野王行能不遷 參與擬無異而見千載假事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人徙杜陵以良家子選爲郎先是漢數
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汚爲外國所苦時烏孫有擊匈
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遇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
軍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都尉
宋將言莎車殺漢使者奚充國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
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
車日彊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合萬五千
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

奉世功與陳湯相類 [illegible]

平威振西域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
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
龍而還上甚說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
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顓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
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
不可以爲後法卽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爭要功萬里之外
爲國家生事於夷狄奉世不宜受封上從望之議以奉世爲
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元帝卽位拜右將軍永光二年秋隴西
羌乡姐旁種反召丞相御史議時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爲憂
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

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
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
誅亟決往不料敵至於師旅折傷再三發軵曠日煩費威武
虧損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
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
皆以爲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
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脩夷狄皆有輕
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以今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
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
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止於四萬也故少

發師而曠日與一隼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因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遣奉世以將屯爲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爲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任立爲右軍屯白石韓昌爲前軍屯臨洮奉世爲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前軍到降同阪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爲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天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拜弋陽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

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亡逃出塞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明年奉世還京師更爲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後歲餘病卒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爲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前議以爲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衆而侯之於是杜欽追訟奉世前功曰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則節趨不立惑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爲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褒疑厲節之意也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

九人女四人長女媛爲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元帝崩媛爲中山太后隨王就國奉世長子譚補天水司馬奉世擊西羌譚爲校尉從軍有功未拜死譚弟野王逡立參至大官野王字君卿元帝時爲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爲左馮翊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趙都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都格殺並家上書陳冤事下廷尉都詣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大鴻臚御史大夫李延壽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乃以張譚爲御史大夫野王歎曰人皆

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雖不爲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出爲上郡太守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爲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拜爲琅邪太守成帝長舅平陽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專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歸家竟

免野王終於家逡字子產為清河都尉言河堤方畧還隴西太守治行廉平立字聖卿為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居職公廉治行畧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周公康叔猶二君遷東海太守下濕病痺天子聞之徙為太原太守更歷五郡所居有迹參字叔平少為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參昭儀少弟行又敕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幄永始中遷代郡太守徙安定綏和中立定陶王為皇太子上以中山王見廢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以慰王意參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以關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詔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焉丞相翟方進亦甚重之數詔參物禁太甚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詘節卑體視有所宗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自益者也參終不改其恒操初參姊媛為元帝婕妤帝幸虎圈鬭獸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慙元帝崩為中山太后隨

男孝王之國孝王薨有一男嗣為王時未滿歲有眚病數禱祠解哀帝即位遣謁者張由將醫治小王由素有狂易病發怒去尚書簿責擅去狀由恐因誣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太后即傅昭儀也素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盡收御者官吏及馮氏百餘人分繫雒陽魏郡案驗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與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傅太后指幾得封侯掠治死者數十人巫劉吾等服祝詛立等劾奏大逆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迺中語前世事吏何用知之是欲陷我效也迺飲藥自殺參以同產當相坐謁者承制名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歎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山誣告骨肉立陷人大辟為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為庶人徙合浦云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詞興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贊止於參而不及其父兄蓋奉世野王不侯不遠而已參死非其罪故班氏深哀之云

自反無愧 為復何傷

史緯卷三十一

漢書十九

列傳

匡衡

匡衡字稚圭東海人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衡射策甲科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言衡經明令爲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問衡詩義其對深美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善之元帝即位樂陵侯史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

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爲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

必爲國器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矣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時有日蝕地震之變衡言政治得失遷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

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于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傳曰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文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

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嫡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隃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衡爲少府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傅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拜御史大夫建昭三年遷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誠

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孔子論詩以關雎爲首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上納其言衡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即位衡乃與御史大夫張譚共奏顯追條其

佞因與異謀人因自媚而爲不自言也

舊惡并及黨與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勢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以新即位褒優大臣報罷之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爲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謀篡昌事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褚先生曰漢惟士之游宦至封侯者微甚多至御史大夫即

去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與幸丞相物故也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爲之日少而得之異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弘守之數年不得匡君衡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玄成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材困厄不得者甚衆也

張禹

張禹字子文河內人爲郡文學試爲博士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禹善論語詔禹授太子論語遷光祿大夫成帝即位寬中禹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諸吏光祿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時帝舅陽平侯王鳳

為大將軍輔政專權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而之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拜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迺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它財物稱是禹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弦成就弟子尤著者彭宣大司空戴崇少府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

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聞知各自得也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地又求之上以賜禹詔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爭之根雖為舅上敬重之不如禹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

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迺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

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哀帝建平二年禹卒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學論語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

孔光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也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白白生子家求求生子眞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為魏相順生鮒鮒為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為孝惠博士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延年為武帝博士延年生霸霸字次孺治尚書

孔光議是

宣帝時爲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元帝即位以師賜爵
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
一區徙名數于長安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埶上欲致霸相位
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廼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
厚及霸卒上素服臨弔者再策贈以列侯禮謚曰烈君霸四
子光其少子也經學尤明成帝即位舉爲博士以高第爲尚
書觀故事品式明習漢氏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爲僕射尚書
令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
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彊諫爭是以久而安
時有所言輒削草稾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

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
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
以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
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埶然也遷御史
大夫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弟中山孝王及弟子
定陶王在上召大司馬王根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光右將
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議宜爲嗣者方進根等以爲定
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定
陶王宜爲嗣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
弟也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中山王宜爲嗣上以禮兄

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爲太子光左
遷廷尉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
大逆誅長小妻廼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
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以爲令犯法者各以法
時律令論之長犯大逆時廼始等見爲長妻後廼棄去請論
光以爲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廼始等或更嫁義
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丞
相方進卒召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
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政由已出
朝廷翕然望治時成帝母太皇太后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

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太后宜何居光
素聞傅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
令與帝旦夕相近議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
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
複道朝夕至帝所求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
行頃之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以
子貴唯大司空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
傅太后猗違者連歲丹以罪免朱博代爲大司空光自先帝
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與朱
博爲表裏共毀譖之遂策免光光退閭里杜門自守朱博代

爲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爲丞相數月卒王嘉復爲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閱三相議者皆以爲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傅太后崩上拜光爲光祿大夫給事中位次丞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光謝曰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敞姓成公東海人丞相嘉下獄死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爲御史大夫兩月爲丞相復故國博山侯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爲大司徒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爲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莽以光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

事光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睚眦莫不誅傷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明年徙爲太師而莽爲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詔朝朔望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光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政前後十七年自爲尚書止不教授後爲卿時會門下諸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爲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光年七十卒子放嗣始光父霸爲關內侯食邑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福卒子房嗣房卒子莽嗣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子晏馬宮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

王商

王商字子威蠡吾人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侯商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卒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羣臣義足以厚風俗

宜備近臣繇是擢爲侍中中郎將元帝時爲右將軍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商爲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爲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專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商獨曰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鳳大慚自恨失言明年拜商爲丞相益封千戶天子

甚尊任之、爲人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眞漢相矣、大將軍鳳遂昏楊肜爲琅邪太守、其郡有災害、商部屬按問、鳳謂商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爲、商不聽、竟奏免肜、奏寢不下、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商以病對、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爲鳳所中、惶怖、更欲內女爲援、適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張

匡爲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歸罪於商、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嘔血卒、商子弟親屬爲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專權蔽主、鳳竟以法誅章、

史丹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爲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宣帝即位、恭已死、子高侍中、丹以父高任爲中庶子、元帝即位、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迺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上嘿然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于感損、向者太子當

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意乃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立膠東王故事、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太感、喟然太息曰、吾日

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卽却、頓首曰。愚臣妾聞。罪當死。上因謂丹曰、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定、成帝卽位、封丹爲武陽侯、丹爲人足知、愷弟愛人、貌若儻蕩不備、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永始中卒、

傅喜

傅喜、字稚游、哀帝祖母傅太后從弟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爲太子、成帝選喜爲太子庶子、哀帝卽位、遷右將軍、時王莽爲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旣聽莽退、衆庶歸望於

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而女爲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傅太后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迺用左將軍師丹爲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休、言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衞、魯以季友治亂、魏以無忌折衝、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迺徙師丹爲大司空、而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嫉喜恭儉、傅太后又求稱尊號、欲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遂策免喜、喜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卽位、王莽用事、白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其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見褒賞、而孤立憂懼、乃復就國、以壽終、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稱名、其埶尤盛、曠貴最久、然至於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傅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

加焉、及其歷房闥入卧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傅喜守節不傾、亦象後凋之實、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薛宣

薛宣、字贛君、東海人、爲廷尉書佐、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舉茂材、爲宛句令、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爲長安令、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時成帝初卽位、宣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疏言、在部刺史或不循守

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出爲臨淮太守、徙陳留太守、入爲左馮翊、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之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

條言君如牒、或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即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輕宣、宣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

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宣聞立受囚家錢、以讓縣、縣案驗、迺其妻

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立實不知、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扶慙愧、官屬善之、宣爲人密靜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研、皆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郡中清靜、遷爲少府、月餘爲御史大夫、數月、拜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宣除趙貢兩子爲史、貢趙

廄漢兄子也卬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上聞之
以過丞相御史遂冊免宣初宣爲丞相而翟方進爲司直宣
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爲丞相思宣
舊恩薦宜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
宣復爵加特進位次師安昌侯宣有兩弟明南陽太守修京
兆尹後母常從修居官宣爲丞相時修爲臨菑令宣迎後母
修不遣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
兄弟相駁修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
海人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不宜在朝省宣子況爲
左曹侍郎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會

闕無心而求近意也

司隸缺況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
事下有司御史中丞奏況朝臣父故宰相不相敬丞化而骨
肉相疑疑咸受修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宜行迹恐咸爲司
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
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不與凡民爭鬬者同春秋之
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況首爲惡明手
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弃市廷尉直以
爲律曰鬬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
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瘉者與痏人之
罪鈞惡不直也咸厚善修而數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

不直受賕也

況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非以恐
咸爲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
民爭鬬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
也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他大惡輯
小過成大辟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
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爲城旦上以問公卿議臣
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
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爲庶人卒於家
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爲彭城令宣從臨淮遷陳留過其
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

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
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
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
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以宣言爲然

朱博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爲亭長稍遷爲功曹伉俠交好隨從士
大夫不避風雨前將軍蕭望之子育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
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後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省
中語下獄博去吏閒步至廷尉中候伺咸掾治因爲博詐爲
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被驗治數百卒免咸死罪

得歸出博以此顯名成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
爲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以
高第入爲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
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
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
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
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
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
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
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乃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

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
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
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
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邪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
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
大驚門下掾贛遂者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
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乃止又敕功曹
官屬多褒衣大袑袴也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
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
儒吏時有奏記稱說博謝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

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
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
吏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爲大吏文武從宜縣有
劇賊及他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
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豪强慹服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
仇庭中不得長吏白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請至姑幕事留
不出功曹諸掾皆曰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閤博乃見丞掾曰
以爲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博口占
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
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王卿得敕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鶩

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齎伐
閱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下皆此類也
以高第爲左馮翊其治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
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下吏以此
爲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
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
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伏狀博笑
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卿恥抆拭用汝能自效不禁
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
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他伏姦有功效

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語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遷爲大司農坐小法左遷犍爲太守南蠻若兒數爲寇盜博厚結其昆弟使爲反間襲殺之郡中清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爲官屬所誣名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起本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

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爲諸君覆意之正監以爲博苟强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名掾史並坐而問爲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以明示下爲不可欺者遷後將軍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哀帝即位以博名臣名見遷京兆尹數月超爲大司空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爲九卿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聖賢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

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受政以考功效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官焉哀帝又改丞相爲大司徒議者以爲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及朱博爲大司空奏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歷載二百年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

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所以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以爲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爲百僚率哀帝從之更拜博爲御史大夫博又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牧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

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桮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劒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大司馬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持正議孔鄉侯晏亦太后從弟謟諛順指博爲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以廣孝道繇是師丹免博代爲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爲庶人以博代光爲丞相封陽鄉侯傅太后怨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不宜博曰匹夫相要尚相爲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並奏喜武前在位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請皆免爲庶人上知傅太后素怨喜疑博玄承指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博詣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初博爲丞相玄爲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故曰朱博翰音洪範所謂鼓妖也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史緯卷三十二

漢書二十

列傳

翟方進

翟方進字子威上蔡人年十二三失父孤給事太守府爲小史遲頓不及事數爲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廼從汝南蔡父相問己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爲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爲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授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以射策甲科爲郎遷議郎時淸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此者久之常知方進宗讓已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中平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遷丞相司直旬歲間奏免兩司隸朝廷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誡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榷爲姦利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臧數千萬上以爲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强京師畏之時胡常爲青州

亦急於功名耳

刺史與方進書曰甄豐政令甚明爲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少勉威嚴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擢爲丞相封高陵侯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飾供養甚篤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爲相公絜請托不行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彈咸等皆罷退之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號爲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內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

方進若免害不覺矣

誅諸所厚善皆坐免上以方進大臣爲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留之方進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等免二十餘人爲相九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李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三光垂象變動見端萬歲之期近慎朝暮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爲其臣以全身難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勠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郎賁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召見方進還未及引決上遂賜冊使尚書令賜方進上尊酒十石養牛一方進即日自殺上祕之親臨弔禮賜異於它相少子義爲南陽都

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爲婚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飲未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言自若須臾義至立趨走下義大怒以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恢以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載環宛市迺送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立家輕騎馳詣曲陽侯曲陽侯白成帝帝以問丞相方進遣吏敕義出宛令宛令已出方進曰小兒未知爲吏也其意以爲入獄當輒死矣後爲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謂姊子陳豐曰新都侯攝天子位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

埋名身埋而名立也

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彊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以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今欲發之乃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結謀東郡王孫劉慶素有勇略以明兵法徵在京師義迺詐移書以罪逮慶於郡試日斬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立嚴鄉侯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平帝攝尊號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大懼拜成武侯孫

建成都侯王邑等七將軍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諸將東至陳留與義會戰破之義與劉信棄軍庸亡至固始界中得義尸卒不得信初三輔聞翟義起兵自茂陵以西盜賊竝起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衆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晝夜抱孺子禱宗廟及明等殄滅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至十二月遂即眞矣莽發義父方進及先祖冢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爲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爲害方進爲相遣掾行視以爲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後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羮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

兩黃鵠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

何武

何武字君公郫縣人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白太守召商爲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

不知時

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淸平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迺見二千石以爲常入爲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綏和元年爲御史大夫成帝改御史大夫爲

大司空武更爲大司空封氾鄉侯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爲公卿薦之朝廷遂顯於世世以此多爲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史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哀帝時武爲前將軍帝崩太后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大司徒孔元以下皆舉莽武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以爲往時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用莽爲大司馬莽風有

嘉所上書之章下令布之也

不爲縱不以爲故縱計之

司勑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呂寬事起武見誣自殺衆人寃之

王嘉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建平三年爲丞相封新甫侯嘉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辠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死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

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辠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成帝悔之下詔曰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

此亦甚委曲矣

忍臣子勿責以備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也前蘇令發時欲遣大夫使逐問狀見大夫無可使者名盩厔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與后舅伍宏謀弒上雲等伏誅躬寵擢爲二千石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傅嘉勸上因東平事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

而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嘉與御史大夫賈延言竊見董賢等三人欲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今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于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材駑不稱死有餘責不敢順指容身者思報厚恩也上感其言而止數月遂封賢等因切責公卿會日食舉直言嘉奏封事曰元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

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內充實也成帝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

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厨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言唯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卒陷罪

辜亂國亡軀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傅太后薨上因託太后遺詔令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臧已竭流聞四方皆同怨之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臣嘉竊恐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蓋為此也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

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唯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獄有冤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天子以相等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讐之意制詔免相等為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計功除過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及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稱譽相等迷國罔上嘉免冠謝罪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

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擊地謂官屬曰嘉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至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勢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爲雲之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

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卬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死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嘉死後上覽其對思嘉言復以孔光爲丞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爲新甫侯追諡嘉爲忠侯

師丹

師丹字仲公東武人舉孝廉爲博士遷東平王太傅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廉正守道徵爲光祿大夫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以丹爲太子太傅哀帝卽位爲左將軍領尚書事進大司馬封高樂侯徙爲大司空上在國時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內邑邑卽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上書曰古者諒闇不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封身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不能明陳大義復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臣伏惟人

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立陛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先帝不量臣愚以爲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位爲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于海濱恐嫌於僞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高昌侯董宏言宜立定陶

共王后爲皇太后事下有司丹與王莽劾奏宏註誤聖朝非所宜言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于是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帝尊傅太后爲共皇太后丁后爲共皇后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猶言丹獨曰聖王制禮必取法于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竝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

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由是不合上意遂策免丹平帝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言定陶共王母丁姬不守臣妾之分僭皇太太后帝太后璽綬以葬請發冢取其璽綬消滅太后以爲既往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詔發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奪其璽綬更以民葬之定陶墮廢共皇廟諸造議冷褒段猶等皆徙合浦免高昌侯宏爲庶人封丹爲義陽侯月餘卒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考其禍福乃效於後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於親戚武嘉區區以一蕢障江河用沒其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

揚雄

揚雄字子雲成都人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顧嗜好辭賦先是蜀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

之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illegible]作[illegible]不出[illegible]同)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故遂推而隆之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可也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閒

豹尾中故雄聊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其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爲昔在帝王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穀土桑柘之地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非帝王三驅之意也聊因校獵賦以風其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

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毆漢中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虎豹狐菟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獲上親臨觀焉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風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謿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

上說人主下談公卿傾作太玄五千文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罔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騶衍以頡亢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製以質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

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咎繇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靑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雖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

宛舌也

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

炕絕也

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扁鵲、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顉頤折頞、涕涶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炕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

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阺隤、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票騎發迹於祁連、長卿竊訾於卓氏、曼倩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

雄亦自傷之宜余之不好也

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於是輟不復為、而大潭思渾天、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有難玄太深者、雄又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眾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

胥相也靡無也

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廼玉廼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虯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撥膠葛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緜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眾人之耳形之美

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耆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眾鼓獶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俟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不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使眾溺于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彙論語號曰法言雄之自序云爾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名

雄固不作符命乃劇秦美新何也五臣爲雄諱故不載

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竝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如是蓋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也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於時皆忽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即位之

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收雄雄恐不能自免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問其故廼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

巠王邑納言嚴尤問雄死譚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絶之罪也雄非作經蓋欲學經耳然相去奚啻天壤

儒林

古之儒者博學虖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

今漢本有滑釐字

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廼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叙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絶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

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學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坑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爲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敺適戍以立號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絶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

作漢禮儀因爲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然後喟然興于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然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武帝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術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言易則淄川田生言書則濟南伏生言詩于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魯則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弘爲

學官、悼道之鬱滯、廼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自此以來、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昭帝時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增倍之、元帝設員千人、成帝增弟子員三千人、平帝時、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

自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及秦禁學、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雒陽周王孫、梁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同授淄川楊何、爲大中大夫、要之言易者、本之田何、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丁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沛施讎、東海孟喜、瑯邪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施讎謙讓不教授、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廼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廼授臨等、於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讎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授張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宣爲大司空、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孟喜舉孝廉、爲曲臺署長、授同郡白光、沛翟牧、皆爲博士、繇是有翟白之學、梁丘賀、宣帝時爲郎、會八月

飲酎、行祠孝昭廟、先敺旄頭劍挺墮、首垂泥中、刃鄉乘輿、馬驚、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夜玄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終官、傳平陵士孫張、沛鄧彭祖、齊衡咸、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又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繇是易有京氏之學、及東萊費直、沛人高相、皆治易、未嘗立于學官、

伏生、濟南人、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伏生教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張生爲博士、傳夏侯都尉、都尉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爲長信少府、勝傳兄子建、爲太子太傅、歐陽生授兒寬、寬有俊材、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廼從寬問尚書、寬爲御史大夫、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爲博士、高孫地餘、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

卿儒者子孫以廉絜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有歐陽氏大小夏侯之學歐陽高授濟南林尊爲博士論石渠至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至丞相及梁陳翁生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夏侯勝授齊周堪魯孔霸堪爲光祿勳授長安許商霸以帝師賜爵褒成君傳子光至丞相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爲德行平陵吳章爲言語重泉王吉爲政事齊炔欽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夏侯

建授平陵張山拊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山拊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山陽張無故信都秦恭陳留假倉無故善修章句爲廣陵太傅恭增師法至百萬言爲城陽內史倉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爲騎都尉寬中有儁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于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諸篇多古文說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南宮元王薨子郢嗣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武帝即位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趙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迺言師申公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及至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下

（至言可聽）

綰臧吏皆自殺申公免歸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至丞相傳子玄成亦至丞相由是魯詩有韋氏學東平王式事徐公及許生式爲昌邑王師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誅論死也）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山陽張長安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事式長賓少孫

（大江公即瑕丘江公孫爲博士故稱大）

轅固諸人

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曰事式、皆聞其賢、共薦式、詔爲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辭病免歸、長賓楚太傅、少孫爲博士、長安論石渠、至淮陽中尉、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齊人轅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迺弒也、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卽天子之位、非邪、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轅固之語）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迺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無辜、乃假固利兵、

下、固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辠、上以固廉直、拜爲淸河太傅、疾免、武帝卽位、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固、時固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東海后倉字近君、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倉通詩禮、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爲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衡授瑯邪師丹、爲大司空、及伏理、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燕人韓嬰、景帝時爲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閒言詩者由韓嬰、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閒好

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嬰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韓生授河內趙子、趙子授同郡蔡誼、至丞相、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爲昌邑中尉、子公爲博士、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趙人毛公治詩、爲河閒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漢興、魯高唐生傳士禮十七篇（卽今儀禮）、而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至廣陵內史、延爲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東海孟卿事蕭奮、以授后倉、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梁戴德戴聖沛慶普、普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大戴授瑯邪徐良、爲郡守、小戴授梁人橋仁楊榮、仁爲大鴻臚、榮瑯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之學、

齊人胡毋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

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受焉、弟子東平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爲符節令、坐說災異誅、下邳嚴彭祖、薛人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彭祖宣帝時爲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竟以太傅終、安樂、眭孟姊子也、家貧、爲學精力、官至齊郡丞、後爲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冷豐、淄川任公、公爲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冷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至御史大夫、疏廣事孟卿、至太子太傅、廣授琅邪筦路、爲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爲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訥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皓星公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

申章姓昌名

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梁周慶、丁姓、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迺以千秋爲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本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卒、徵江公之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待詔、受穀梁、令助之、江博士復卒、迺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等、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爲博士、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爲長沙太傅、徒衆尤盛、尹更始爲諫大夫、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漢興、北平侯張蒼、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淸河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

之爲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病卒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哀帝時待詔爲郎護授蒼梧陳欽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雖有虛妄之說是者在其中矣

史緯卷三十三

漢書二十一

列傳

循吏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淸靜爲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以經術潤飾吏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

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氏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廪廪然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文翁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郡掌出物供太守者)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

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此風今頗盛)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黃霸字次公淮陽人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察廉爲河南丞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旣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由是俗吏尚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宣帝即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坐不舉劾繫獄旣出復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霸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

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務耕桑畜養節用殖財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識事聰敏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

費耗甚多所以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
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
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乏軍興貶秩詔歸潁川太守治如
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
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
為御史大夫五鳳三年拜丞相封建成侯霸材長於治民及
為丞相總紀綱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
時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
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修文也
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

達幽隱使獄亡冤刑邑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
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
霸免冠謝罪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為丞相五歲卒
朱邑字仲卿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
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
焉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
農為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時
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
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何肯約結固亡奇
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甘

糟糠饜歲餘粱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
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何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
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敬言
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
九族鄉黨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賜其子黃金百
斤以奉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
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
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為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龔遂字少卿山陽人以明經為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
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王外責傅相引經

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
郎中令善媿人王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
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
臣痛社稷危也昔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擬於桀紂得
以為堯舜王說其諂諛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亡今大王
親近群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
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行則習禮容宜有益王
許之遂迺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安等會
昭帝崩王賀嗣位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
安樂流涕曰王立為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古制寬大

臣有隱退、今去不得、恐身爲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群臣坐陷王於惡、皆誅死、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即位、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迺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悉平、遂迺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妙語）春夏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人、以明經甲科爲郎、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爲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遊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之、號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爲少府、奏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

翁父確對

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什器減
過大半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燃蘊火待
溫氣乃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
養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以官卒元始四年詔祀百辟卿士
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名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
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家而南陽亦爲立祠

酷吏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
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
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

制治清濁之原也昔天下之罔嘗密矣然姦軌愈起其極也
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
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於職矣故曰聽訟吾
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
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樸號爲罔漏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
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
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其後有
郅都甯成之倫

郅都河東人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言面折大臣於朝嘗從
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

言是所行 非差

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
邪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
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
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景帝拜都爲濟南守至則誅瞯氏首惡
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
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
稱曰已背親而出仕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遷
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
重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
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

謝上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間予臨江王臨江王爲書
謝上因自殺竇太后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景帝即拜都
爲雁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爲
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雁門至爲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
其見憚如此竇太后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
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遂斬郅都

甯成南陽人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小吏必陵其長吏爲
人上操下如束溼薪賊任威遷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
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陵
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驩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

多犯法，上召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
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
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爲不復收，乃解
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致千萬，安可
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
致產數千萬，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
郡守，
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因氏焉，由以宗家任
爲郎，事文帝景帝爲郡守，武帝初立，吏治尚修謹，由居二千
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

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汲
黯爲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
後由爲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公當抵罪，義
不受刑，自殺，而由弃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
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斄人也，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周亞夫，
及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
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武帝時，禹以刀筆吏
積勞，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
知，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

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
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嘗中廢，
已爲廷尉，禹初爲少府，酷急至晚節，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
緩，名爲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
免歸，以壽卒
義縱，河東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攻剽爲群盜，縱有姊，以醫
幸王太后，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
太后乃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補上黨令，治敢往，少蘊
藉，縣無逋事，舉第一，遷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捕按太
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以爲能，遷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

穰氏之屬，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從軍，勇悍有功，封爲
岸頭侯，甯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
時，甯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上乃拜成
爲關都尉，郡國出入關者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其暴
如此，縱遷南陽太守，甯成家居南陽，縱至關，成側行送迎，縱
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成坐罪，及孔暴之屬
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朱彊杜周爲縱爪牙吏，任用，是
時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
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又二
百餘人，一切捕鞠，曰爲死罪解脫，一日報殺四百餘人，郡中

四百餘人剛決何在

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始時趙禹張湯爲九卿矣然其治尚
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會更五銖錢白金起民爲
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所
爲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敗壞其功所誅殺甚多然取爲
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以斬殺縛束爲務閻奉以惡用矣
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
上怒曰縱以我爲不行此道乎銜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
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以爲廢格沮事棄縱
市
王溫舒陽陵人少時椎埋爲姦已而試縣亭長數廢數爲吏

至廷尉史事張湯遷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遷廣平都尉擇
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
賊快其意所欲得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回夷之滅宗以故
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聲爲道不拾遺遷河南太守居廣
平時知河內豪姦之家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
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畧捕郡中豪猾相連坐
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
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皆怪以爲神速盡十
二月郡中無聲無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
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

傳義縱也

矣其好殺如此上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放河內徙名猾禍
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爲內史
憚之未敢恣治張湯死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坐法抵罪
溫舒復爲中尉縱已死溫舒爲人少文居它惛惛不辯至於
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爲用苛察盜
賊淫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置伯落長以收司姦溫舒多諂
善事有執者即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
執雖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動大家姦猾窮治
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部中中猾
以下皆伏有執者爲遊聲譽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

越還坐法免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
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右內史治如其故坐法失官復行中
尉如故操歲餘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有告溫
舒受員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
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
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絫千金
尹齊茌平人以刀筆吏遷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爲廉武帝
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爲能
拜爲中尉吏民益彫敝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
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復爲淮陽都尉所誅滅甚多及死

佗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
楊僕宜陽人以千夫爲吏河南守舉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敢摯行遷主爵都尉上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爲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僕惶恐願盡死贖罪與王溫舒破東越後與左將軍荀彘擊朝鮮爲彘所縛免爲庶人病死
咸宣楊人也以佐史給事河東守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廐丞官事辨遷御史及丞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幾二十歲王溫舒爲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

治米鹽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爲小治辨然獨宣以小至大能自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怨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將吏卒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宣下吏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爲治者大抵效王溫舒等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群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計上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郡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群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咸宣作減宣）
田延年齊人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長史出爲河東太守拔尹翁歸等以爲爪牙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

入爲大司農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劍廷叱群臣即日議決宣帝即位延年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貯炭葦諸下里物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延年奏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爲請沒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求延年罪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爲僦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直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爲道地延年抵曰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無有

是非光曰仰無事當窮竟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閤獨居齋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

嚴延年東海人爲郡吏以選補御史掾舉侍御史大將軍霍

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後坐闌內罪人法至死延年亡命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以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復爲掾宣帝識之拜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復爲丞相掾擢好畤令還涿郡太守郡比得不能太守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郡吏皆畏避之莫敢與牾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延年至遣吏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乃出重劾延年知其如此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

股戰者弁
弁撫手也

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遷河南太守豪彊脅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內之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延年爲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爲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于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號曰屠伯時張敞爲

京兆尹治雖嚴然頗有縱舍敞素與延年善聞延年用刑刻急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弊莠盛苗穢何可不鉏自矜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爲治婁豐年鳳皇下詔書稱揚其行加賞金爵延年素輕霸爲人及比郡爲守褒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蝗豈鳳皇食邪義道中丞耿壽昌爲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爲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爲其名酷復止延年自知見廢會琅邪太守以病免延年聞

二事亦無大罪免也昇諸東市恭延年自有故此之道天爲之也

背此便足以延

丞曰、此人尙能去官、我反不能邪、延年察獄史廉、而吏有贓
不入身、坐選舉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丞義年
老頗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嘗與義俱爲丞相史、實親
厚之、無傷義意、饒遺甚厚、義愈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
告至長安、上書言延年罪名、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
事下御史丞按驗、延年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
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
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
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
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殺、欲以立威、豈

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自爲母御、歸府舍、母畢
正臘、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
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歸、見昆弟爲言之、
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
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
尹賞鉅鹿人、舉茂材、爲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
爲頻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爲鄭令、永始元延閒、上怠
於政、貴戚驕恣、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
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
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賞以

秦屏廁甄也

死屍也

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行事、賞至、修治長安獄、
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
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同伍之人)、雜舉長安中輕薄
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
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
皆劾以爲通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內虎穴
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藉死、輿出瘞寺門
桓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
號哭、道路皆歔欷、長安中歌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
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

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貰其罪、詭令立功以自
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耆姦惡、甚于
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不敢闚長安、江湖中
多盜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
賊免、南山群盜起、以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
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子曰、丈夫爲吏、坐
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
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慎毋然、賞四子、皆至
郡守、長子立爲京兆尹、皆尙威嚴有治辦名、

游俠

公晳哀字季次

游俠所以見稱於世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仲尼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以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于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卿相之富厚

馬班之論相左如此

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班氏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強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之厄公子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掔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

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
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猶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
法五伯三王之辠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辠人也夫四豪者又
六國之辠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
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有
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
幸也
朱家魯人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
數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
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專趨（軥牛小牛也）

人之急甚于己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見亦何傷）
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為弗
及也
劇孟洛陽人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
侯為大尉東將至河南得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
吾知其無能為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劇孟
行頗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
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
郭解字翁伯軹人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
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槩不快意身所

殺甚衆以軀借友報仇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
施而薄望然自喜為俠益甚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
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
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灌之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解
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
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
直遂去其賊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
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
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請尉史
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怪之

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慕解
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不聽客乃
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間
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從它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
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間乃聽
解為人恭儉出未嘗有騎不敢乘車入其縣庭之旁郡國為
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
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
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命歸解者）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訾
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

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驩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下吏捕解解亡置其家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解求出關少翁出之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之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絕久之得解窮治所犯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殺此生斷其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此罪

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

萬章長安人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諸侯貴人爭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逡循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接轂及顯免官徙歸故郡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以與章章不受或問其故章歎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財物此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為福邪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祖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帝即位用遂至太原太守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為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時俱著名字為後進冠並入公府公府掾史率贏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

大儒優士又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柰何以小文責之乃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與扶風相失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賊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門遵耆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閤出去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去以為榮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

叀上淵反縣也瓽丁浪反瓦甖也

姓守者輒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
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舉者起為河南
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
師故人遵馮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
河南大驚數月免遵既歸賓客愈盛復為河內都尉而張竦
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
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
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先是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
帝設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
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藏水滿懷不得左右

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為瓽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
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
國器託於屬車由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常謂張竦吾
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
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竦
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
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竦為賊
兵所殺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漢軍與歸德侯劉颯使匈
奴單于欲脅詘遵遵為陳利害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
遵留朔方賊至遵醉見殺

終

史緯卷三十四

漢書二十二

列傳

佞幸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時有閎孺此兩人非有
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
侍中皆冠鵔鸃貝帶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

鄧通蜀郡人以濯船為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
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
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

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
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
文帝時間如通家游戲然通無他伎能獨自謹身以媚上而
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
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文帝
嘗病癰通常為上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
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齰癰太子齰癰
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齰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及文
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
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長公主賜鄧

通吏輒隨沒入之一錢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石顯濟南人與沛人弘恭皆少坐法腐刑爲中黃門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爲令顯爲僕射元帝即位恭死顯代爲中書令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建白宜罷中書宦官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

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更生堪廢錮不用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言顯短顯求索其辠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爲城旦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執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爲昭儀心欲附之薦昭儀兄謁者逡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爲侍中逡請閒言顯顓權天子大怒罷逡歸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逡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

利口可惡

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私後宮以爲三公上曰善遂廢不用顯自知擅權專柄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己迺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白恐漏盡宮門閉請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妒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顯聞衆人匈匈言

己殺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己是時明經著節士貢禹爲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妒譖望之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皆此類也成帝即位遷顯爲長信中太僕顯失倚離權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死其黨牢梁陳順及諸所交結以顯爲官皆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雁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雁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

董賢雲陽人哀帝立賢爲郎傳漏殿下爲人美麗自喜哀帝

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
爲黃門郎繇是始幸寵愛日甚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
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絫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晝
寢偏藉上褏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迺斷褏而起其恩愛
至此賢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
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若
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
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
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恭爲少府賜爵關內
侯食邑弟寬信爲執金吾以賢妻父爲將作大匠部將作大

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
衣以綈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
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及至東園祕
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爲賢起冢塋義
陵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湊外爲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甚
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告東平王雲后
謁祠祀祝詛下有司治皆伏辜上於是令躬寵爲因賢告東
平事者迺以其功封賢爲高安侯食邑千戶頃之復益封賢
二千戶丞相王嘉內以東平事冤恐躬等數諫爭以賢亂國
制度嘉竟下獄死上祖母傅太后崩弟喜爲大司馬免官上

母丁太后弟明代爲大司馬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
憐之上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以賢代爲大
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序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
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弟
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
丁傅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
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知上
欲尊寵賢聞賢當來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卻入
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
均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

繇是權與人主侔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
子去疾哀帝爲太子時爲庶子得幸及即位爲侍中騎都尉
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閎爲中
常侍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閎中郎將蕭咸之
婿爲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大
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迺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
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知略聞咸言
心亦悟迺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
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
屬宴飲王閎兄弟皆在側上有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

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
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
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後不得復侍宴矣賢第新成功
堅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
召大司馬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太后曰
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
君賢頓首謝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謁者
冊免賢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
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舉惡
暴者自殺伏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請收沒入財

物縣官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
十三萬萬賢既見發羸診其尸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
自劾去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它辠擊殺詡
子浮建武中至大司馬封侯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
以予人時國無嗣立內外恇懼王閎白太后請奪之即帶劍
至宣德殿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
俯伏號泣何事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閎必死乃跪授璽
綬閎馳上太后朝廷壯之王莽時閎為牧守所居見紀世祖
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閭閎修善謹敕兵起吏民獨不爭
其首今以閎子補吏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

色焉觀籍閎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公
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
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帝哀帝
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一
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
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匈奴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允葷
粥居於北邊隨畜牧逐水草無城郭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
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

狐兔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為生
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
遁走不知禮義衣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
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
不諱而無姓字故隴以西有緜諸畎戎狄獂之戎在岐梁涇
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
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
有餘戎莫能相一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
而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置雲中鴈門代郡燕亦築
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

秦築長城早矣燕趙亦為之

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秦滅六國，始皇使蒙恬將數十萬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時，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迺使冒頓質于月氏。冒頓既質，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

頓迺作鳴鏑，習勒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冒頓知其可用，從其父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射殺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迺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

甌脫土室也

同秦虛坂代虛谷

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驕。與匈奴中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蒙恬所奪匈奴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

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北夷，而南與諸夏爲敵國，其世姓乃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

各有分地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蘢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巵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趣利善爲誘兵以包敵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轝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犂之國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爲賢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悉兵逐之

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高帝廼使使閒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天子亦有神察冒頓與韓王信將王黄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廼開圍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滕公固徐行至平城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兵亦罷居無幾何陳豨反與韓王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不出塞冒頓以漢將數率衆往降故常往來侵盜代地高祖患之廼使劉敬奉宗室女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約爲兄弟以和

禮義可以服人如此

親冒頓廼少止後燕王盧綰復反率其黨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高祖世高后時冒頓爲書使使遺高后妄言高后大怒欲斬其使者發兵擊之季布曰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謁者報書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和親孝文即位復修和好三年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詣高奴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驩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

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彊以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

和親便漢乃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
中係雩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事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兵
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
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
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
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幷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
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疏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毘一
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遺單于
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文帝復遣宗人女爲
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
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
之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
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卬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
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
中衣袴皆裂敝以視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
以視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於是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
人衆畜牧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
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齎送飲食行
者乎匈奴明以攻戰爲事老弱不能鬬故以其肥美飲食壯
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

襲由余之說

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
其妻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
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
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
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
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
乃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
力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
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佔佔
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
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何以言
爲乎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
單于候利害處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
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
騎至雍甘泉文帝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大發車騎往
擊胡遂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略人
民甚衆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漢甚患之迺使使遺匈奴
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約和親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
立漢復與匈奴和親歲餘匈奴復大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
衆漢兵至邊匈奴去漢兵亦罷景帝立復與匈奴和親給遺

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孝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卽位、明和親約束、通關市、饒給之、單于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以伏單于、單于既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雁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以漢謀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迺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自是絕和親、攻當路塞、然匈奴貪尚樂關市、耆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後五年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蘢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人、李廣出雁門、爲胡所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其冬、匈奴入漁陽、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遼西、殺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收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會救兵至、匈奴迺去、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至隴西、擊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元朔二年也、單臣單于死、其弟在谷蠡王伊稺斜自立爲單于、攻破軍臣太

子於單、於單降漢、漢封爲陟安侯、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殺太守共友、略千餘人、秋、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入代郡、定襄、上郡、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數寇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更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翕侯趙信、降匈奴、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將軍、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匈奴亦入代郡雁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廣得脫、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誅之、昆邪休居王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

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漢已得昆邪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
徙關東貧民處所奪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
戍卒半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千餘人漢謀以單于
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
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出定襄驃騎將軍去病出
代咸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
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
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遂與壯騎數百潰圍西北遁走漢兵
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北至窴顏山趙信城
而還驃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

凡七萬餘人左賢王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
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
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
以北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
亦數萬漢馬死者十萬餘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
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丞相
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于邊漢使敞于單
于單于聞敞計留之不遣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
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伊稚邪單于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
歲元鼎三年也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漢

已滅兩越遣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
浮苴井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河水皆
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
騎以見武節使郭吉風告單于吉見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
於漢北闕下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
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
地為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為寇
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是時漢
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
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

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匈奴留
見漢使其儒生以為欲說折其辯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
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
當乃止是歲趙信死漢以匈奴已弱可臣從也使王烏等如
匈奴匈奴紿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而相結為兄弟王烏
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與
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往使因送其喪厚幣直數
千金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數使奇兵
侵犯漢邊烏維單于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
元封六年也單于益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漢

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單于怒悉留
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
當兒單于少年好殺國人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
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漢以兵來近我我即發漢乃
令因杅將軍築受降城猶以爲遠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
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既
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侯
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
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遂沒
於匈奴單于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邊而去明年單
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子少匈奴乃立右賢王句黎湖
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
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而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
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行破
光祿所築亭障漢使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
不敢其冬病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爲單于且鞮侯初
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路充國等單于自謂我兒子安敢望
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
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浞野侯破奴亡歸漢其
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

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圍貳師幾不得脫漢兵物故什六七
漢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
于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
漢者四百人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
方强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
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
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
戰貳師與單于連鬭十餘日解而歸游擊亡所得因杅與左
賢王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且鞮侯兩子長爲左
賢王次爲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以
有病更立左大將爲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
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
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遂立爲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
也狐鹿姑以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左賢王病死單于自以
其子爲左賢王而以其弟之子先賢撣爲日逐王單于入五
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
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
出酒泉千餘里單于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郅居水左
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
兵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

李陵衛律將兵擊漢其罪通于天矣

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衆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彊引去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迺遣闓陵侯將兵別圍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

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水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殺傷甚衆貳師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敗貳師降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閼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孰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而 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殰

方通好便入寇竟忽不常如此

罷極苦之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子左谷蠡王立為壺衍鞮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單于少年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宏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宏生得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時衛律已死律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單于使犁汙王窺

邊言酒泉張掖兵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無幾右賢王犁汙王四千騎分三隊入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汙王賜黃金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汙王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略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行攻塞外亭障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

避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出兵、乃擊烏孫、欲得漢公主、公主上書求救、宣帝即位、遣祁連將軍田廣明四萬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騎出雲中、蒲類將軍趙充國三萬騎出酒泉、虎牙將軍田順三萬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烏孫發兵、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餘騎、從西方入、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毆畜產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鹵獲馬牛羊萬餘、前將軍至烏員、斬首捕虜百餘級、鹵馬牛羊二千餘、蒲類將軍至候山、斬首捕虜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鹵馬牛羊七千餘、祁連將軍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馬牛羊百餘、虎牙將軍至丹余吾水上、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萬餘、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鹵馬牛羊驢騾橐駝七十餘萬、匈奴民衆死傷、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

此亦天運也

匈奴反覆以可見矣約其文

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餓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茲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鞮單于死、弟左賢王立、爲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時匈奴不能爲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姓、而匈奴饑、人民畜產死十六七、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西辱君長以下數千人南降漢、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衆而去、漢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匈奴遣左右奧鞬各六千騎、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後單于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右賢王屠耆堂立、爲握衍朐鞮單于、復修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單于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而任用顓渠閼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而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狦既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幕、烏禪幕、烏孫康居閒小國也、日逐王先賢撣、其父嘗讓狐鹿姑爲單于、狐鹿姑許立之、國人頗言日逐王當爲單于、單于忌之、日逐王率其衆數萬騎歸漢、漢封爲歸德侯、左奧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爲奧鞬王、與鞬貴人共立故奧鞬王子爲王、與

單于亦有丞相此官儗於何時

為奧鞬王名也

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單于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左地貴人皆怨、姑夕王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㹪為呼韓邪單于、發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于、單于兵敗、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呼韓邪單于、使人告右賢貴人、令殺右賢王、右賢王故單于弟也、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敗走、屠耆留居單于庭、使右奧鞬王為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呼揭王與唯犁當戶謀、共讒右賢王欲自立為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

賢王、後知其冤、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遂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敗走、與呼揭單于合兵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使左大將將四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走、屠耆單于留闟敦地、其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西襲屯兵、殺畧萬餘人、屠耆單于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未至嗕姑地、逢呼韓邪單于兵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樓

五單于止存一呼韓邪又立二單于

頭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左大將烏厲屈、與父烏厲溫敦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王、烏厲溫敦為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閏振單于、在西邊、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閏振單于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勸令稱臣入朝從漢求助、諸大臣曰、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

鬭為國、故有威名于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彊猶不能兼并、奈何臣事于漢、卑辱先單于、為諸國所笑、是雖養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彊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所過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單于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

千秋閣見
中國生色

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璽綬刀劍弓矢棨戟車馬金錢衣被錦繡綺縠帛絮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就邸長安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

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爲送始郅支單于以爲呼韓邪降漢不能復自還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屠耆單于小弟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爲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自度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爲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乃殺郅支使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擊烏孫破之因擊烏揭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

徑路寶刀
金刻金者

酒中留犁
飯匕撓和
也

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即位呼韓邪單于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自以道遠又怨漢擁呼韓邪遂殺谷吉漢不知吉音問匈奴降者言殺之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後難約束昌猛即與爲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猛昌與單于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

犁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共飲血盟猛昌還奏事議者以爲昌猛奉使無狀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上薄其過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與諸翕侯計以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阸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大恱遂引兵而西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

數語由後昔今殺於此凡兩史相同者皆其事總在當存者附入

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
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衣服錦繡帛絮倍於黃龍時
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
君賜單于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
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之單于懽喜上書願保
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塞吏卒以休天子人
民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曰周秦以
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
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
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

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
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
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
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
利不可一也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
已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安不忘危不
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
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
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
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

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
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
者從軍多沒匈奴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
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
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今當更甚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
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
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
築治功費久遠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一切省繇戍十年之
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
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

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
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天
子從之使車騎將軍嘉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
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
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防
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眾心也敬諭單于
之意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
伊秩訾為呼韓邪畫計歸漢其後或讒伊秩訾呼韓邪疑之
伊秩訾懼誅將其眾千餘人降漢漢以為關內侯食邑今佩
其王印綬及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

既以顓渠為貴矣其少女稱大閼氏想胡中并大小之大也

蒲反河東縣

厚今何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
不復顧留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
損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佑也我安得
力既已降漢又復歸何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侍使於漢不
敢聽命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
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始呼韓邪嬖呼衍王女二人長女
顓渠閼氏子曰且莫車少女為大閼氏子曰雕陶莫皋長于
且莫車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
顓渠閼氏曰何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
今平安未久人民創艾戰鬬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

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閼氏曰且莫
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顓
渠閼氏計建始二年呼韓邪單于死雕陶莫皋立為復株絫
若鞮單于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復株絫單于
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
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奉獻朝正月既罷遣
使者送至蒲反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還
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興
何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
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

受成也

其詐降

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
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
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
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
是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
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
懷附親之心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
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令見漢使明年單
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匹絮
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絫單于死母弟且麋胥立為搜諧

若鞮單于遣子朐留斯侯入侍元延元年搜諧單于為朝發
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遣子烏夷當
入侍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遣子
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使何奴時帝舅大司馬
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何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
材木箭竿就羽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
功垂於無窮根為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為有不得
傷命損威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藩至何奴語
次說單于曰竊見何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
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閼

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蕃曰詔指也然蕃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邪單于從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駼王所居地也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蕃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溫偶駼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可失也蕃還遷為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蕃求地狀聞詔報曰蕃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蕃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明年侍子死歸葬復遣子稽留昆入侍哀帝建

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疐人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遣左大當戶烏夷泠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歐牛畜去卑援疐恐遣子趨逯為質匈奴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責讓單于令遣歸卑援疐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曰臣聞六經之治貴于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

所期虛

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漢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于平城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權書遺之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

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蹔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

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比狄不
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
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
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
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肄以惡其強難詘其
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
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
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
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
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

無餘菑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
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
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
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
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
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
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
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
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
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往者圖西域制車

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
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
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
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
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疋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
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
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
天子盛德上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加賜衣三百七十襲
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平帝立太皇太后
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盛異于前迺風單

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賞賜甚厚會西域
車師後王句姑去胡來王唐兜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
民亡降匈奴單于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漢遣中郎將韓隆
副校尉甄阜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今遣之單于曰
孝宣孝元帝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
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
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
至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
攻國幾絕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
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遣使送到國因

此王莽所爲

與單于書同一函封之

小事

請其罪詔不聽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廼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副校尉甄阜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爲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

當予匈奴稅匈奴使怒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烏桓殺匈奴使及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發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殺人民毆婦女弱小去王莽篡位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陳饒等多齎金帛重遺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將率既至授單于印紱詔令上故印紱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紱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爲壽五威將曰故印紱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

故印紱奉上將率受著新紱不解視印飲食至夜廼罷右率陳饒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饒燕士果悍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廼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自爲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遣弟右賢王輿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犁汙王咸

所居地見烏桓民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將率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以聞詔從塞外還之單于怨恨廼遣右大且渠蒲呼盧訾將兵衆萬騎以護送烏桓爲名勒兵朔方塞下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斬之其兄狐蘭支舉國降匈奴單于受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傷都護司馬還入匈奴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等見西域背畔聞匈奴欲大侵乃殺戊己校尉刁護遣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脅戊己校尉吏士男女入匈奴西域都護

自宣帝至此可以方[illegible]求撥[illegible]伐之也

但欽上書言狀莽于是分匈奴為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左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為孝單于賜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拜助為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單于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及左賢王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歷告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欲立威廼拜十二部將率議滿三十

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於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蝱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輕用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

亦自取亡

九之阨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敝埶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自當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埶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埶不能及幸

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屯兵轉穀天下騷動咸既受孝單于之號馳出塞具以見脅狀白單于單于以為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為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欽屯雲中時匈奴數為邊寇捕得虜生口言孝單于咸子角為寇莽會諸蠻夷斬登於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烟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邊民死亡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敝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烏珠留單于死匈奴大

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居次云之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爲莽所拜遂立咸爲烏累若鞮單于勸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塞下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歙王昭君兄子也莽遣歙歙弟展德侯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紿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收良帶及手殺刀護賊芝音等二十七人械檻付使者遣廚唯姑夕王富等送歙颯莽燒殺陳良等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死怨恨寇邊不絕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爲寇入塞譬如中

國有盜賊耳天鳳二年莽復遣歙與五威將王咸等多遣單于金寶因諭說改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單于咸死弟左賢王輿立爲呼都而尸道皐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見漢謚帝爲孝慕之故皆爲若鞮單于輿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奢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歙與奢等至塞下與云當會因以兵迫脅將至長安莽拜當爲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會當病死莽以庶女妻奢所以尊寵之甚厚爲欲出兵立之者會漢兵誅莽云奢亦死更始二年漢遣中郎將颯護單陳遵使匈奴授

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以下印綬因送云當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輿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爲兄弟匈奴中亂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爲王莽所篡匈奴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牚距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贊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

之終始也漢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彊弱相反其詳可得而言也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略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時之事猶復欲守舊文

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悅以厚利結之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辨士之約無以異于城郭之固，而使邊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適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

為質乎。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于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王莽篡位，挑亂閒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遐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

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見遠識微者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偷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

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漠，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史緯卷三十五

漢書二十三

列傳

南粵

南粵王趙佗、眞定人、秦幷天下、畧定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與粵雜處、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南海辟遠、恐盜兵侵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爲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

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爲守假、秦已滅、佗擊幷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遣陸賈立佗爲南粵王、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毋爲南邊患害、南粵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幷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粵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隆慮侯竈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高后崩、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

書甚好

廼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文帝初立、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廼爲佗親冢在眞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爲太中大夫、往使、因賜書讓之、陸賈至南粵、王甚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甚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蠻

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

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犀角紫貝桂蠹生翠孔雀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悅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武帝建元四年佗卒孫胡立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粵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踰嶺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卒嬰齊嗣立藏其先武帝璽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及嗣位立樛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卒興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妻時與霸陵人安國少

欲以姦淫敗國事固難成

季通及嬰齊卒後漢使安國少季諭王及太后入朝令辯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皆留填撫之王及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爲入朝具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及蒼梧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嘉有畔心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勢

終軍長纓何在

未能誅王王太后恐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誅嘉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粵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不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趨出太后怒欲鏦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陰謀作亂王素亡意誅嘉太后獨欲誅之力又不能以故數月不發天子聞之以使者無勇而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亡足以爲也辭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粵又有王太后應獨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

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嘉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奴取自脫一時之利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與其弟將兵攻殺太后王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王及諸郡縣立嬰齊長男粵妻子建德爲王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擊千秋等盡殺之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以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

故歸義粵侯二人爲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柢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陿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纔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城守樓船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名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入伏波營中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之司馬蘇弘得建德封海常侯粵郎都稽得嘉封臨蔡侯蒼梧王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封隨桃侯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九郡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

西域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

波循也

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俗異故皆服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築長城界中國然西不過臨洮漢興至於孝武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

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
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
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敦煌西至
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
領護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時遣衛司馬鄭吉護鄯善以西
數國及破姑師分以爲車師前後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
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來降使鄭吉迎之
因使吉幷護北道故號曰都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
徙屯田於北胥鞬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
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

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
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爲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
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衆千
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庭之西以處之自宣元
後單于稱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
實矣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
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
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値文景玄默養民
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
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

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稍
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
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
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
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
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
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
不足迺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
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
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

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
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
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卽序禹卽就
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
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
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
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
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爲所拘而其大
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
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

可參懷人

之識曰雖太宗之御走馬亦何以尚茲魚豢曰俗以為營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知四時之氣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與其生之短也余今汎覽外夷諸國猶曠然若發蒙況夫鄒衍之所推出太玄之所測度乎獨處牛蹄之涔又無彭祖之年無緣託景風以迅遊載騕褭以遐觀但勞眺乎三辰而飛思乎八荒耳

外戚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而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而幽王之禽

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女寵之興由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烏能識乎性命哉漢興因秦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使伃婕娥傛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云

求信陵君之為使其毀政房陵之惡未可知也

高祖呂太后生孝惠帝及魯元公主後高祖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惠帝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己常欲廢之而立如意曰如意類我賴大臣爭之及用留侯策太子得毋廢高祖崩惠帝立呂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誰當使告汝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汝子耶乃召趙王王來惠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早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

日迺召惠帝觀人彘帝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齊悼惠王來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令酌兩卮酖使齊王起為壽孝惠亦取卮欲俱飲太后恐自起泛惠帝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佯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齊內史士說王曰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乃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齊王乃上城陽郡尊公主為王太后呂后喜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王惠帝崩發喪太后哭而泣不下

共勢不得不附

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
而哭不悲君知其解乎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
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如此則太后
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迺哀
立孝惠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
相王陵陵曰不可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可太后乃拜王陵爲
太傅奪之相權以左丞相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
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
事公卿皆因而決事迺追尊酈侯呂台父爲悼武王欲以王
諸呂爲漸因風大臣請王諸呂遂立台爲呂王產爲梁王祿

以親甥女爲后

爲趙王通爲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爲列侯殺趙幽王友
共王恢燕靈王建初張敖尚魯元公主有女太后欲爲重親
以公主女配孝惠爲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乃使詳爲
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孝惠崩
太子立爲帝立四年聞其母死迺曰太后安得殺吾母而名
我我壯即爲變太后聞而患之乃幽之永巷托言病甚遂下
詔廢之以幽死更立恆山王弘爲帝以絳侯勃爲太尉太后
女弟呂須有女爲大將軍劉澤妻迺以澤爲琅邪王使使告
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遂高后病甚令趙王祿爲上
將軍軍北軍呂王產爲相國居南軍誡之曰高帝與大臣約

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不平恐其爲變必
據兵衛宮愼毋送喪爲人所制高后崩諸呂欲爲亂未發齊
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娶呂祿女知其謀迺令人告其兄齊王
齊王遂發兵詐奪琅邪王兵并將而西呂產等遣頴陰侯灌
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使諭齊王與連和太尉勃與丞相
平謀以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商令寄紿說祿曰
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
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
急之國守藩迺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
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

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
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
豫未決呂祿信酈寄與俱出游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
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
他人守也八月平陽侯曹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
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趣產急入宮窋頗聞
其語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
尚符節迺令通持節矯內勃北軍而令酈寄與典客劉揭說
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不
然禍且起祿以爲酈兄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

相與何有深宮爲此七人思想所及

妙如見

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馳語太尉勃勃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披門見產廷中遂擊產產走時日餔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鬬者逐產殺之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軍章欲取節謁者不肯章乃載謁者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北軍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斬呂祿笞殺呂嬃悉捕呂氏男

女無少長皆斬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歸諸大臣相與謀以爲少帝及濟川淮陽恆山王皆非惠帝子復誅之遂迎立文帝

薄太后文帝母也吳人母曰魏媼內其女於魏王豹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而中立與楚連和漢虜魏王豹而薄姬輸織室漢王入織室見薄姬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成皋臺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心慘然憐薄姬召欲幸之薄姬曰昨暮妾夢蒼龍

傳舍之事大近理理讀後太了了之笑淚

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爲汝成之一幸生男是爲代王其後希見高帝崩諸御幸姬呂后皆幽之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爲代王太后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呂氏彊宗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爲皇帝尊太后爲皇太后孝景二年崩不合葬長陵特起陵近文帝曰南陵

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觀津人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家在觀津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詔可當行竇姬涕泣不欲往相彊乃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男而代王后及所生四男更病死代王立

爲帝公卿請立太子竇姬男最長立爲太子立竇姬爲皇后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入山作炭暮臥岸下岸崩盡壓死臥者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從主家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召見問之果是復問其所識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丐沐沐我已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涕淚交橫下侍御左右皆悲乃厚賜田宅金錢家于長安絳灌曰吾屬不死命且縣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

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長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景帝立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以軍功爲魏其侯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槐里人嫁金王孫生一女矣其母臧兒卜之曰兩女皆當貴欲倚兩女乃奪金氏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其妹兒姁亦生男景帝立栗姬男榮爲太子帝姊長公主有女欲予太子爲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幸栗姬怨怒

謝長主不許長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怒栗姬日讒其短於景帝景帝嘗屬諸姬子於栗姬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不應景帝心嗛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定王夫人因帝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宜立爲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耶遂誅大行而廢太子栗姬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其男爲太子太后三女長平陽公主[illegible]次南宮公主次林慮公主太后微時嫁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武帝立韓嫣白之帝曰何不早言乃自往迎之乘輿馳至長陵其家在小市中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牀下扶持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直入長樂宮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汝某耶曰是也太后爲泣下女亦伏地悲泣帝奉酒前爲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於是召平陽南宮林慮三主俱來見姊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女嫁諸侯男號修成子仲以太后故橫於京師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夫人兄延年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

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憫焉初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媠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欷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

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
者乃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
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攣攣顧念我
者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
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上思
念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
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
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
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
為作賦以傷悼夫人而圖畫其形於甘泉宮武帝時尹婕妤

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未嘗相見尹婕妤自請武帝願望見邢
夫人帝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婕妤
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也帝曰何以知之曰視其身貌形狀
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前來尹婕
妤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趙太后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
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
得幸號曰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鉤弋宮大有寵生昭帝任身
十四月廼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廼命其門曰堯母門
後衛太子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多過失齊懷王昌邑哀王

死者無罪

矯枉過正

皆早死婕妤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
與衆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久之婕妤
從幸甘泉帝譴責婕妤婕妤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
庭獄婕妤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遂賜死時暴風揚塵百
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頃之帝閒居問左右
曰人言云何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
兒曹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
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氏邪故不得不先去之昭
帝即位追尊為皇太后
悼皇考王后名翁須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

年生宣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宣帝即
位追尊母王夫人謚曰悼后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媼媼
男無故無故弟武皆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
黃牛嫗初上數遣使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既得王
媼令大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
言名妄人家本蠡吾平鄉嫁為廣望王廼始婦產子男無故
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望節侯子劉仲卿宅仲卿
謂廼始曰予我翁須養長之媼為翁須作縑單衣送仲卿家
仲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夏衣居五歲翁須來言邯鄲
賈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之媼與翁須逃走之平鄉

見得母氏天子所由生也

仲卿載廼始共求媼、媼惶急、將翁須歸、曰兒居君家、非受一錢也、奈何欲予他人、仲卿詐曰、不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當之柳宿、媼與廼始之柳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我欲為汝自言、翁須曰、毋庸之、何家不可以居、自言無益也、媼與廼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山盧奴、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同處、媼與翁須共宿、明日、廼始留視翁須、媼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媼歸糶買未具、廼始來歸曰、翁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因絕至今、不聞其問、賈長兒妻貞及從者師遂辭、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須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宣奏王媼悼后母明白、上皆召見、何月間賞賜以鉅萬計、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封舅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廼始死後三歲、家廼富貴、追諡曰思成侯、詔涿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無故子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武子商至丞相、

孝宣許皇后、父廣漢、昌邑人、坐事下蠶室、輸掖庭、後為暴室嗇夫、時宣帝養於掖庭、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以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怒曰、曾孫乃衛

後同也

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支食縣官足矣、勿復言予女事、賀乃止、時許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為歐侯氏子婦、臨嫁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言當大貴、母獨喜、賀聞許嗇夫有女、廼置酒請之、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乃關內侯、可妻也、廣漢許諾、嫗聞之怒、廣漢重令為介、遂與曾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后、既立、封廣漢為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女、道無從、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為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也、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成君即得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丸、以飲皇后、有頃、皇后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衍出過見顯、相勞問、亦未敢

根蔕至此

重謝衍後人有上書告諸醫待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
道顯恐事急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
驚愕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許后立三年而崩謚曰恭哀
皇后顯既使淳于衍陰殺許后因爲成君衣補治入宮具勸
光內之立爲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
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
及霍后立亦修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
體敬而禮之皇后輿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
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顓房燕立三歲而光卒後一歲上立
許后男爲太子顯怒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

即后有子反爲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
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頗泄顯遂與
諸子壻謀反發覺皆誅滅而霍皇后廢霍后廢後上憐太
子早失母幾爲霍氏所害乃選後宮素謹愼而無子者遂立
王婕妤爲皇后令母養太子自爲后後希見無寵云

呂后本紀以其稱制也王后另傳以其亡漢也在史漢各爲書可耳今史纂自當以序相從

孝元王皇后莽之姑也名政君母夢月入懷嘗許嫁未行所
許者死父禁獨怪之使卜者相政君當大貴不可言五鳳中
獻政君會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
非天命迺諸娣妾更祝詛殺我及良娣死太子悲恚發病因
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見宣帝聞之迺令皇后擇後宮家人
子可以虞侍太子者及太子朝皇后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
長御問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彊應曰此
中一人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長御即以爲
是皇后使送政君太子宮見丙殿一幸而有身生成帝于甲
館畫堂元帝即位立爲皇后禁位特進卒子鳳嗣爲衞尉侍
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元帝崩成帝立尊皇后爲皇太
后成帝皇后父許嘉自元帝時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已
八九年矣上復以鳳爲大司馬大將軍杜欽以爲故事后父
重於帝舅乃說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之敬之無失
其意蓋輕細微耿之漸必生乖忤之患不可不愼衞將軍之

日盛于蓋侯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上
欲專委任鳳迺策免嘉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
崇爲安成侯食邑萬戶後悉封庶弟譚等五人爲侯其夏黃
霧四塞終日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等皆以爲陰盛侵陽之
氣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故天
爲見異鳳懼上書辭謝上報留之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
無所顓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子歆通達有奇材上召見
歆誦讀詩賦甚說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
皆曰未聽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
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遂止其見憚如此上即位數年

可笑

此事甚可恨

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
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為纖介留不遣歸國上
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爾可長
留侍我後上疾瘳共王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鳳心不
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定陶王宜遣之國上不得已
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
迺奏封事言日蝕之咎天子召問章章曰天道聰明佑善而
災惡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
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祥瑞
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

此事所宜言

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
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
一舉手鳳不內自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
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
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
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眾庶愍之又鳳知其
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
後宮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
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
見足以知其餘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

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
章言天子感寤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
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薦琅邪太守馮野
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王以王舅出以賢
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
甚方倚欲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鳳從弟子侍中
音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
曰臣材駑愚戇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為列侯宗族蒙恩賞
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無一功善
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

臣非其人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
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
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
死輦轂下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以來所
苦加侵日日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下
神靈未埋髮齒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寘溝壑臣以非
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
恩見哀重巍巍也進退於國為厚萬無纖介之議唯陛下哀
憐其辭指甚哀太后為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
迺報留鳳遂下章吏死獄中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

不責商根兄弟而責司隸京兆可笑

止其稍斗矣

惜之不怕

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以音為御史大夫列于三公而五侯群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鳳病天子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鳳卒于襄嗣侯音代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封安陽侯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灃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輯濯越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

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類白虎殿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上大怒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灃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紅陽侯立藏匿姦猾亡命賓客為群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危家宗族彊上一身寖弱日久今將一施之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藉槀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誅平阿侯譚卒子仁嗣太后憐弟曼蚤死獨不封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常以為語上復下詔追封曼為新

罔然王氏小得驕僭矣可不慮

都侯上悔平阿侯譚不輔政而卒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節卒子舜嗣成都侯商代音為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卒子況嗣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上廼用曲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綏和元年上即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為王王祖母傅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為王求漢嗣根為言上亦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為太子根乞骸骨薦莽以自代上遂擢莽為大司馬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以莽為特進朝朔望帝少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

故優之月餘司隸校尉奏曲陽侯根成都侯況不道根遣就國況免為庶人後有司奏新都侯莽貶抑尊號之議平阿侯仁藏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諫大夫楊宣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勅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行道之人為之隕涕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復封商中子邑為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莽為大司馬立中山王是為平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委政于

莽莽顧戚福紅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免皆遣就國使者守令自殺莽日誑燿太后言輔政致太平諷群臣奏請尊莽爲安漢公奏立莽女爲皇后又奏尊莽爲宰衡莽外一群臣令稱己功德內媚事旁側長御將遣以千萬數知太后厭居深宮中欲虞樂以市其權迺令太后春幸繭館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夏遊䉶宿鄠杜之間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校獵上蘭登長平館臨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爲常太后從容言曰我始入太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莽因曰太后宮幸近何

一往遊觀不足以爲勞於是太后幸太子宮甚說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平帝崩莽徵宣帝玄孫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風公卿奏請立嬰爲孺子令安漢公莽踐祚居攝如周公傅成王故事太后不以爲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爲攝皇帝改元稱制宗室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舉兵欲誅莽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爲真皇帝先奉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祖入咸陽秦王子嬰降奉上始皇璽高祖即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

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旁側長御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迺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迺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

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欲諂莽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迺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曰此誖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迺率公卿奏上皇太后璽紱太后聽許莽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爲貢符子初莽爲安漢公時謟太后奉尊元帝廟爲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及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更爲文母太后起廟以孝元廟

篹音撰具也

故殿爲文母篹食堂、旣成、名曰長壽宮、莽以太后好出遊觀、迺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旣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爲、然愈不說、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崩、後十年、漢兵誅莽、班彪曰、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群弟世權、更持國

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言大位不可移於人、不在璽、惜一璽、非謂靳以璽授莽也、又曰天下大器、當與天下共之、元后私其外家、宜爲所竊移也

孝成班倢伃、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倢伃、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自鴻嘉初、上稍隆於內寵、倢伃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倢伃、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迺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倢伃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微賤興、班倢伃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憐憫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妒、倢伃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

亦一斛珠之意

倢伃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曰、承祖考之遺德兮、荷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旣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絫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艷之爲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

增成舍名

離袿衣之帶也

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柘館兮、仍襁褓而離災、豈妾父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晻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奉共養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共洒埽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願歸骨於山足兮、蔭松柏之餘枝、重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綷縩兮紈素聲、神眇眇兮密靚處、君不御兮誰爲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兮

生子二館皆失之

感動也

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綠衣兮
白華自古兮有之至成帝崩倢伃充奉園陵卒因葬園中
趙皇后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陽阿
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見飛燕而
說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亦召入俱爲倢伃貴傾後宮時有
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側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許后廢上
立飛燕爲皇后趙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趙后
居別館多通侍郎官奴多子者昭儀嘗謂帝曰妾姊性剛有
如爲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因涕下悽惻帝信之後有白后
姦狀者帝輒殺之以示不信由是公爲淫恣無敢復言者昭

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髤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
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
宮未嘗有焉姊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定陶王祖母傅太
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定陶王立爲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
素彊無疾病是夜平善鄉晨傅絝韈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
漏上十刻而崩皇太后歸罪趙昭儀昭儀自殺哀帝既立尊
趙皇后爲皇太后封太后弟駙馬都尉欽爲新城侯後數月
司隸解光奏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
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
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

可惜何用

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史通
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
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之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
乳掖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
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
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臧我兒
胞丞知是何等兒也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
對牘背武即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柰
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因客奏曰
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

昭儀毒至此

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
書意何如曰憆也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爲擇乳母
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棄爲乳母後三日客復持
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
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曰告
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偉能即宮宮讀書已
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
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宮死後宮婢六人
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寧自殺耶若外家也我曹言
願自殺即自繆死棄所養兒十一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

數召入若舍或暫入或立舍也

何從生中美人在內中何從生也

詰責

去不知所置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
一歲再三召御幸元延二年褱子其十一月乳詔使嚴持乳
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帝曰
常紿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
竟當復立邪懟以手自擣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
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殊
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謂何陛下常
自言約不負汝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
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
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

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
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
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呼客子偏兼使
緘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
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
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
家婢王業任孊公孫習前免為庶人詔召入屬昭儀為私婢
成帝崩未幸梓宮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而業等
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以大婢羊子等賜業等以慰其意屬
無道我家過失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掖庭丞吏以下皆

可恨

語切飛燕

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
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
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貪耆錢不足計
事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
武不能獨為也慎語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
天誅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群下寒心請事
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
陽侯訢皆為庶人議郎耿育言臣聞將順君父之美匡救既
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
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探追不及之

事訐揚幽昧之過咨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甚非先帝
託後之意此臣所深痛也哀帝為太子頗得趙太后力遂不
竟其事傅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歸心故成帝母及王氏
皆怨之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詔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徙居
北宮後月餘復下詔廢皇后為庶人自殺先是有童謠曰燕
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
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
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鍰也
孝平王皇后莽之女也立歲餘平帝崩為人婉瘱有節操自
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

室主令成新公孫建世子襐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史緯卷三十六

漢書二十四

列傳

王莽

王莽字巨君孝元后之弟子也父曼蚤死不侯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者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封莽爲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遷騎都尉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厲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慙莽兄永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諸生縱觀長老嘆息莽子納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某藥比客罷數起焉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爲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太后姊

中黃門若家使然
贈鮮何爲

子淳于長先進在莽右莽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
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根乞骸骨薦莽自代莽遂擢爲大司
馬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聘諸賢
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
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
問知其夫人皆驚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
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白太后曰
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
復令莽視事高昌侯董宏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
尊號莽劾宏不道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

太后坐旁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
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大怒不肯會莽復乞骸骨哀帝賜
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
加恩寵置使家中黃門十日一賜餐下詔益封莽位特進朝
朔望見禮如三公車駕乘綠車從後二歲傅太后丁姬皆稱
尊號丞相朱博奏莽不廣尊尊之義請免爲庶人上曰勿免
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
三歲吏民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
頌莽上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
宛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

高人
可恨

答後莽疾休候之莽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爲好休不肯受莽
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美玉可以滅瘢欲獻其瑑耳即解其瑑
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耶遂椎碎之自裹以進休休乃受
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遣使
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
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董賢不合衆心收印綬賢即日自
殺太后拜莽爲大司馬莽白安陽侯王舜迎中山王奉成帝
後是爲平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白廢孝
成趙皇后孝哀傅皇后皆令自殺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
三主太后所敬信乃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爲侍中奉車

都尉諸人臣素所不說者皆傅致其罪爲奏令邯持與光上
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免
太后弟紅陽侯立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復令光奏
立舊惡請遣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后
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
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且遣就國安後復
徵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
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
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爲爪牙豐子尋歆子棻
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

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讓上以戒太后下以示信於衆庶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莽白太后以白雉薦宗廟群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者之邪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群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太后乃詔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以莽為太傅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公第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

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群公白百姓家給人足何其[illegible]莽復讓不受莽既說衆意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風公卿言太后不宜親省小事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初除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致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莽欲以虛名說太后言新承丁傅奢侈之後百姓未贍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損膳以視天下莽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因帥群臣奏幸頼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休徵並至願陛下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供養莽遣使者

言腊紫紺尺也

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欲以女配帝為皇后言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婚禮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莽恐其與已女爭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咸言安漢公盛勳堂堂今當立后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立為皇后信鄉侯

佟上書言春秋天子取於紀則褒紀子稱侯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里莽謝不受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初莽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今帝以幼年奉大宗為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立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以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宇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

太后亦覺而惡之矣

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懷子繫獄須產子已殺之莽奏
宇為呂寬等所詿誤流言惑衆與管蔡同罪臣不敢隱其誅
因是誅滅衛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桀素非議己者
內及敬武公主（元帝女弟）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仁皆自殺死者以
百數海內震焉莽磔章尸東門市章當世名儒弟子千餘人
莽以為惡黨皆當禁錮門人盡更名他師平陵云敞時為大
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京師稱之太
保舜等上書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宜采伊尹周公稱
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封公子男
二人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

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固讓太后下詔曰公每
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眂事邪將當遂行
其賞遣歸就第也太師光等曰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
制詔公亟入眂事勿復受公讓奏許可莽乃起眂事羣臣復
奏言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冬大風
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元始五年五月太皇太后臨于前
殿加九命之錫莽稽首再拜受綠韍袞冕衣裳瑒琫瑒珌句
履鸞路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
左建朱鉞右建金戚甲冑一具秬鬯二卣圭瓚二九命青玉
珪二朱戶納陛虎賁三百人為門衛以楚王邸為安漢公第

陳崇又奏安漢公出城門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衛
出有騎士所以重國也奏可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
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莽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
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豪
良願等使獻地內屬莽奏曰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絕域
殊俗靡不慕義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謹案已有
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
郡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泉
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
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冬

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戴璧秉圭願以身代藏策金縢
置於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十二月平帝崩時元帝世絕而宣
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
得相為後乃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為卜
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
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
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
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
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聽許令安漢公
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請安漢公居

帝反爲皇太子奇

以百餘人舉事宜其敗也

攝踐祚服天子韍冕背斧依於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共祀宗廟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二月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四月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莫敢先衆此宗室恥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五月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二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立嚴鄉侯劉信爲天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共行天罰誅莽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圉三年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即眞之事矣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義和劉歆與博士諸儒皆曰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俾侯新都爲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爲體承宗廟之祭共養太皇太后不

奇論

得服其私親也攝皇帝當爲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莽遂行焉司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女自眡孰與長孫中孫遂母子自殺況亦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爲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爲廣饒侯劉京上書言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天公使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即不信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皇太后諱天下奏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用應天命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哀章素無行游學長安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爲眞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爲輔佐章聞齊井事下即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嬗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即眞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以十二月朔爲建國元年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韍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妻宜春侯王氏女立爲皇后生四男宇獲

條亡於子
嬰漢亦仁
於子嬰

安臨宇褒前誅死安頗荒忽乃以臨爲皇太子莽策命孺子
爲定安公以孝平皇后爲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
流涕歔欷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廹皇天威
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稱臣百僚莫
不感動以大鴻臚府爲安定公第置門衞使者監領勅阿乳
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孫
女妻之又按金匱輔臣皆封拜以王舜爲太師封安新公平
晏爲太傅就新公劉歆爲國師嘉新公哀章爲國將美新公
是爲四輔位上公甄邯爲大司馬承新公王尋爲大司徒章
新公王邑爲大司空隆新公是爲三公甄豐爲更始將軍廣

新公王興爲衞將軍奉新公孫建爲立國將軍成新公王盛
爲前將軍崇新公是爲四將凡十一公王興故城門令史王
盛賣餅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
從布衣登用以視神焉諸劉爲郡守皆徙爲諫大夫更作小
錢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爲二品並行防民盜
鑄禁不得挾銅炭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
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
黨敢有非井田聖制者投諸四裔如皇始祖虞帝故事時百
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私
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莫肯挾莽患之詐挾五銖錢

亦有命乎

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
廢民人涕泣於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不可
勝數命五威將齎印綬王侯以下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
皆即授新室印綬收故漢印綬貶句町西域其王爲侯改匈
奴單于璽曰章單于欲求故印陳饒椎破之單于大怒而句
町西域以此皆畔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
歸我國不者必殺汝莽殺之與定劉都等謀舉兵發覺誅二
年漢諸侯王爲公者悉上璽綬爲民初設六筦之令命縣官
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又令市
官收賤賣貴賖貸予民收息百月三民挾弩鎧者徙西海匈

莽妻已性
土共

奴單于求故璽莽不與遂寇邊郡殺畧吏民十一月立國將
軍建奏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刁護劫殺吏士
自稱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不知何一男子遮臣車前自稱
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劉氏當復趣空宮收繫男子乃
常安武仲皆大逆無道請論仲及良等親屬奏可建復請漢
氏諸廟在京師者皆廢諸劉爲諸侯者就國爲吏者皆罷塞
狂狡之萌莽曰可嘉新公歆以符命爲予四輔明德侯龔等
三十二人皆知天命勿罷賜姓曰王唯歆以女配莽子故不
賜姓改定安太后號曰黃皇室主絕之於漢也遣立國將軍
孫建等凡十二將十道並出伐匈奴赦天下囚徒丁男甲卒

三十萬人轉衆郡委輸六裝兵器糧食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以軍興法從事天下騷動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莽以錢幣訖不行乃重其法一家盜鑄五家坐之沒入爲奴婢是時爭爲符命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絶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驗治皆下獄初甄豐劉歆王舜爲莽腹心襃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煇光謝囂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復封豐舜

歆子孫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眞舜歆內懼而已豐素剛強莽覺其不說故託符命徙豐爲更始將軍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默默時子尋爲京兆大尹作符命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爲右伯太傅平晏爲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從之拜豐爲右伯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尋之妻莽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歲餘捕得辭連國師歆子侍中棻棻弟長水校尉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奇及歆門人侍中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

數百人莽爲人侈口蹷顄露眼赤精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氂裝衣反膺高視瞰臨左右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待詔後常翳雲母屏面非親近莫得見也時諸將在邊須大衆集吏士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流亡爲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莽令中郎將繡衣執法分塡緣邊大郡督捕盜賊皆爲姦於外撓亂州郡貨賂爲市侵漁百姓三年中郎將藺苞戴級招誘單于弟咸咸子登入塞脅拜咸爲孝單于賜黃金千斤遣去將登至長安拜爲順單于留邸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

病悸死莽遣謁者持安車印綬即拜楚國龔勝爲太子師友勝不食而死河決魏郡泛淸河以東數郡莽恐河決爲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遂不堤塞四年二月厭難將軍歆言捕虜生口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角所爲莽怒斬其子登於長安以視諸蠻夷莽每當出輒先搜索城中名曰橫搜是月橫搜五日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遴嗇托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而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中郎區博諫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

尤而殺之
莽與大為

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
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
施行莽知民怨乃下書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犯私買賣
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初五威將帥改句町王為侯王邯怨怒
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歆莽發高句驪兵
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為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
之為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言貉人犯法不從
正有如云正從
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
畔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餘穢貉復起此大憂也
莽不聽穢貉遂反詔尤擊之尤誘騶至而斬之傳首長安莽

大說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莽志方盛以為
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葬
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立廟於長安元帝配食坐於牀下
莽為太后服喪三年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大昆彌中國
外孫也其胡婦子為小昆彌而烏孫歸附之莽見諸邊並侵
欲得烏孫心乃遣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祭酒滿
昌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
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莽免昌官西域諸國以莽
積失恩信焉耆叛殺都護但欽明年改元天鳳元年赦天下
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陽營相宅兆圖起宗廟社稷

與堪一笑

郊兆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歲復變更一郡至五
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曰制
詔陳留大尹其以圉縣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陽以雍丘以
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以封丘以東付治亭治亭故東郡以
陳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滎陽陳留已無復有郡矣大尹諸
行在所其號令變易皆此類也匈奴單于知死弟咸立求和
親莽遣使者厚賂之詐許還侍子登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
于執良等付使者檻車詣長安莽燔良等於城北緣邊大饑
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還言軍士久屯塞苦邊郡無以
相贍今單于新和宜因是罷兵莽乃徵還諸將在邊者會匈

奴使還單于知侍子登誅死發兵寇邊莽復發軍屯於是邊
民流入內郡為人奴婢益州蠻夷殺大尹程隆三邊盡反遣
平蠻將軍馮茂將兵擊之二年莽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
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
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
貪殘日甚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埶傳相舉奏
又十一公士分布班時令案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
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遞相賕賂白黑紛然守闕告訴者
多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眾事有司受成苟免
諸寶物帑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吏民上封事宦官左右開

言流爲患人患之也以矢爲射日愚也

發尚書不得知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奏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憒眊不渫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爲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三歲矣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爲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三年五月長平館西岸崩邕涇水不流毀而北行羣臣上壽以爲河圖所謂以土塡水匈奴滅亡之祥也乃遣并州牧宋弘等將兵擊匈奴至邊止屯平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士卒疫死者過半賦斂民財益州虛耗徙還下獄死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擊句町頗斬首有勝莽徵丹熊丹熊願益調度必克乃還復大賦斂就都大

詭責也

尹馮英言自越嶲邪豆之屬反畔以來積且十年費以億計僰道以南山險高深茂毆衆遠居吏士離毒氣死者什七今丹熊自詭期會調發諸郡兵穀空破梁州功終不遂宜罷兵屯田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悟曰英亦未可厚非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大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遣五威將王駿等將戊己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貢獻焉耆前殺都護但欽駿襲之命左帥何封戊己校尉郭欽別將焉耆詐降伏兵擊駿等殺之封欽後到襲擊老弱還入塞西域自此絕四年復明六筦之令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衆調上公以下諸有

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盜賊起瑯邪女子呂母子爲縣吏爲宰所寃殺母散家財以酤酒買兵弩少年來酤者皆賒予之視其乏者輒假衣食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許之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其宰以祭子墓引兵入海莽遣使者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多云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賦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苦民民窮悉起爲盜賊莽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之五年以司允費興

爲荆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曰荆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爲業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爲盜賊臣到郡欲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牛種闊其租賦幾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天下吏以不得奉祿並爲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遣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饕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幾以禁姦姦愈甚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饑饉相聚起於瑯邪轉鈔掠衆皆萬數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六年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布天下欲以誑燿百姓銷解盜賊衆皆笑之是時關東饑旱數年力子都等黨衆寖多更始將廉丹擊益州不

能克復還以護軍郭興庸部牧李𩋀擊蠻夷而匈奴寇邊甚
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以爲
銳卒一切稅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縑帛皆輸長安令公卿
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多少各以秩爲差又博募有
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
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
服食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
之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
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爲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初
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其妻王昭君女也內附莽遣昭君兄

子和親侯王歙誘致至長安大司馬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
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面之大助也今誘當
至長安槀街一胡人耳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當至強立
爲須卜善于莽遣尤擊匈奴尤言匈奴可且以爲後先憂山
東盜賊莽大怒策免尤夙夜連率韓博言有奇士長丈大十
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昭
如海瀕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卧則枕鼓以鐵箸食此皇
天所以輔新室也卽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願陛
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
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視百蠻鎮安天下莽賤之

爲臣若須殺是

雲杜江夏縣

中室謂中宮猶言其母也江作宜中井見

留霸在所新豐更其姓曰巨毋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
也徵博下獄以非所宜言棄市明年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
千歲歷號也元年正月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讙犯法
者輒論斬毋須時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
九月起九廟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七十丈餘廟
半之爲銅薄櫨飾以金銀琱文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功
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
兵以誅莽大司空士王丹以聞莽遣治黨與連及郡國豪傑
誅死數千人罷大小錢更行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今有此錢俗作泉）
錢二十五貨錢徑一寸重五銖枚直一兩品並行敢盜鑄錢

及偏行布貨伍人知不發舉皆沒入爲官奴婢時南郡張霸
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衆皆萬餘人二
年正月莽妻死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莽令太子
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臨亦通焉恐事泄謀
殺莽會貶爲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恐莽妻病困臨予書曰
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今臣臨復適三
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莽候妻疾見其書
疑臨有惡意大怒不令會喪既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謀
殺狀莽祕之殺案事使者從事埋獄中賜臨藥臨不肯飲自
刺死初莽爲侯時幸侍者增秩懷能懷能生男興增秩生男

朋合爲羨共所殺

壇當長樂也

匡皆留新都國以其不明故也及子安疾甚莽自病無子爲安作奏使上言興等母雖微賤屬猶皇子不可以棄章視群公於是以王車遣使者迎興等安死後孫詩病死旬月四喪焉三輔盜賊麻起乃置捕盜都尉官遣羲仲景尚將兵擊青徐和仲曹放擊句町轉天下穀幣詣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百萬數欲以擊匈奴關東大饑民犯鑄錢五人相坐沒入爲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瑣琅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僮等擊賊不能克軍師放縱百姓重困郎陽成修獻符命言繼立民母又曰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莽於是遣中散大夫謁者

分行天下博采淑女南郡秦豐聚衆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亦數千人莽召問群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曆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唐尊飾虛僞以偷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劉歆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羲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初四方以饑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稍群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亶

稱巨人從事三老祭酒不敢攻略城邑轉掠求食日闋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鬭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大司馬士按章豫州爲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具言狀莽大怒下獄以爲誣罔因厲敕卿大夫卒正連率有不同心并力捕殄盜賊而妄曰饑寒所爲輒捕繫請其罪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亦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與刻石爲約赤糜聞之不敢入界況自劾奏莽讓況未賜虎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以況自詭必禽滅賊故且勿治後況自請出界擊賊所鄉皆破莽令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況言

盜賊始發其原甚微咎在長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畧不輒督責遂至曼延乃遣將率多發使者傳相監趣郡縣歷事上官應塞詰對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暇復憂盜賊治官事將率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爲賊所破前諍衆散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轉入山谷故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又百姓勞費饑饉易動旬日之間十餘萬人此盜所以多之故也今雒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衆道上空竭少則亡以威視遠方宜急選牧尹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

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執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
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
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
況陰爲代者遣使者賜況璽書使者至見況因令代將其兵
況隨使者西到拜爲師尉大夫況去齊地遂敗三年二月赤
眉殺景尚關東人相食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
祖都門外大雨霑衣長老歎曰是爲泣軍太師更始將銳士
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
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是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鮪
平林陳牧等聚衆攻擊鄉聚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
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尤謂茂曰遣將
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紲韓盧而責之獲也夏流民
入關者數十萬人乃置養贍官稟食之使者監領與小吏共
盜其稟餓死者十七八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賤取
於民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爲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饑饉以
問業業市梁飯肉羹持入視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無
鹽索盧恢等擧兵反城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赤眉
別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爲新
拔城罷勞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兵
敗匡走丹使吏持印韍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戰
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聞之曰廉公已死吾何爲生
馳奔賊皆戰死國將哀章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
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
尋發長安宿霸昌廄亡其黃鉞尋士房揚素狂直哭曰此經
所謂喪其齊斧者也自劾去莽殺揚盜賊往往攻城邑殺二
千石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議遣
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
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未發會世祖與兄伯升宛人李通
等帥舂陵子弟數千人招新市平林朱鮪陳牧等合攻拔棘
陽時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等走南陽四年正月漢
得王常等以爲功兵擊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之殺
其衆數萬人初京師聞青徐賊衆數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
表識咸怪異之好事者竊言此豈如古三皇無文書號諡邪
莽亦心怪以問羣臣羣臣莫對嚴尤曰自黃帝湯武行師必
待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有者直饑寒羣盜犬羊相聚不知
爲之耳莽大說羣臣盡服及漢劉伯升等起皆稱將軍攻城
略地既殺甄阜移書稱說莽聞之憂懼漢兵乘勝遂圍宛城
世祖族兄聖公在平林兵中三月平林新市下江將王常朱
鮪等立聖公爲帝稱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
視自安乃染其鬚髮進所徵天下淑女以杜陵史氏女爲皇

氣卸必敗 [illegible]宗可也

后莽親迎於前殿西階閒成同牢之禮於上西堂備和嬪美御和人嬪人美人御人凡百二十人皆佩印韍執弓韣拜皇后父諶為寧始將軍封和平侯莽日與方士昭君等考驗方術縱淫樂焉大赦天下惟故漢氏舂陵侯子劉伯升與其族人婚姻黨與及手害將軍廉丹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洎北虜與南僰若豆孟遷不用此書遣幹士隗囂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諭囂等既出因逃亡四月世祖攻下昆陽郾定陵莽聞之愈恐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洛陽與司徒王尋發衆郡兵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得顓封爵除用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衛者各持圖書受器械備軍吏傾府庫以遣邑多齎珍

可笑

寶猛獸欲視饒富用怖山東邑至雒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餘在道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嘗有也邑與司徒尋發雒陽過昆陽昆陽已降漢嚴尤陳茂與邑尋會邑尋縱兵圍昆陽嚴尤曰稱尊號者在宛下宜亟進彼破諸城自定矣邑曰百萬之師所過當滅今屠此城喋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城數十重城中請降不許嚴尤曰歸師勿遏圍城為之闕可如兵法使得逸出以怖宛下又不聽世祖發郾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漢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並出戰

漢兵至

姓名是人非

邑走軍亂天風蜚瓦雨如注水大虎豹股栗士卒崩奔邑獨與所敢數千人還雒陽關中震恐莽聞漢兵言其鴆殺平帝乃會公卿以下於王路堂開所為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以視群臣令東方檻車傳送數人言是劉伯升等皆行大戮民知其詐也道士西門君惠為衛將軍王涉言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信之以語大司馬董忠俱至國師殿中廬道語星宿國師不應後涉特往對歆涕泣言誠欲與公共安宗族奈何不信歆因為言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涉曰新都哀侯少被病功顯君素耆酒疑帝本非我家子也董公主中軍精兵涉領宮衛伊休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謀共

何必多人

劫持帝東降南陽天子可以全宗族不者俱夷滅矣伊休侯歆子疊也為五官中郎將侍中莽素愛之歆怨莽殺其子棻等又畏大禍至遂與涉忠謀欲發歆曰當待太白星出乃可忠以司中孫伋亦主兵復與伋謀伋歸家不能食妻怪問之語以故妻告其弟陳邯邯勸伋告莽莽遣使者召忠等時忠方講兵都肄護軍王咸謂忠謀久不發恐漏泄不如遂斬使者勒兵入忠不聽遂與歆涉至省下莽令𩅰惲責問皆服中黃門殺忠歆涉自殺莽下書赦大司馬官屬吏士為忠所詿誤者莽以歆涉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隱其誅疊以素謹歆訖不告免侍中更為中散大夫莽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

莽愚至此

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國欲諱邑與計議崔發曰邑素小心今失大衆而徵恐其執節引決宜有以大慰其意於是莽遣發馳傳諭邑我年老毋適子欲傳邑以天下敕亡得謝見勿復道邑到以爲大司馬莽憂懣不能食亶飲酒啗鰒魚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性好時日小數及事迫急亶爲厭勝成紀隗崔以兄子囂爲大將軍攻殺雍州牧陳慶移書郡縣數莽罪惡萬於桀紂析人鄧曄于匡起兵下武關莽拜將軍九人號曰九虎將北軍精兵數萬人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爲質時省中黃金萬斤爲一匱尚有六十匱及都內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衆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怨懟

無鬭意九虎至華陰回谿距隘北從河南至山于匡持數千弩乘堆挑戰鄧曄將二萬餘人從閿鄉南出棗街作姑北出九虎後擊之六虎敗走三虎收散卒保京師倉鄧曄開武關迎漢司直李松攻京師倉遣校尉王憲入左馮翊松曄攻會未下引軍至華陰治攻具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聞隗氏兵方到爭欲先入城貪立功鹵掠之利莽遣使者分赦諸獄囚徒皆授兵殺豨飲血誓更始將軍史諶將度渭橋兵皆散走諶弃還漢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椁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十月戊申漢兵從宣平門入王邑王林王巡𨱇惲等分兵距北闕下漢兵貪封力戰者七百餘人官府邸

栻所以占時日者

第盡犇亡二日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趨讙並和燒作室門斧敬法闥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宮人婦女謼譁莽紺袀服帶璽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栻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莽時不食少氣困矣三日晨旦羣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門和新公王揖奉車待門外莽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尚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間關至漸臺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謼曰反虜王莽安在有

美人出房曰在漸臺衆兵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稍稍落去矢盡無以復射短兵接王邑父子𨱇惲王巡戰死莽入室下餔時衆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東海公賓就見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間就識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臠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日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輒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更始縣宛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二年二月更始到長安大赦平陵方望頗知天文以爲更始必敗起

兵立孺子嬰爲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殺嬰歲餘攻敎不行明年夏赤眉樊崇等衆數十萬人入關立劉盆子害更始遂燒長安宮室市里爲虛六月世祖卽位然後宗廟社稷復立天下艾安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邦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簒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顚覆之埶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

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虛丘壠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亢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莽自始至終無一非假僞儡登場沐猴衣冠演之發一噱○戰國有策三國有志五代有史兩漢已絕東漢未起十有八年之事惟在十卷特故詳錄之○贊上所美王莽有何美可稱漢書有贊無論人抵贊即論也

史緯目錄

王常　鄧晨

來歙 歷　鄧禹 訓 騭

寇恂　馮異

岑彭　賈復

吳漢

卷四十一後漢書五列傳

臧宮　耿弇 國 秉 秉

銚期　王霸

祭遵 彤　任光

李忠　邳彤

耿純　馬武

竇融 固

卷四十二後漢書六列傳

馬援　卓茂

魯恭 丕　魏霸

劉寬　伏湛 翕 隆

宋弘　馮勤

趙憙　宣秉

張湛　王丹

王良　杜林

承宮　鄭均

桓譚　馮衍 豹

卷四十三後漢書七列傳

申屠剛　鮑永 昱 德

郅惲　襄楷 楊厚 郎顗

郭伋 杜詩　孔奮

張堪　廉范

蘇章 不韋　羊續

樊宏 儵　陰識 興

朱浮　虞延

梁統 竦 冀 商　張純

曹褒

卷四十四後漢書八列傳

鄭玄　鄭興 衆

陳元　賈逵 司馬均 汝郁

張霸 楷 玄 陵　桓榮 郁 焉 典 彬 鸞 麟

丁鴻　馮緄

楊璇　劉平

趙孝　淳于恭

江革　劉般 愷

周磐 蔡順　趙咨

卷四十五後漢書九列傳

班彪 子固　第五倫 孫種

鍾離意　宋均

寒朗　[illegible] 東海王彊

楚王英　東平王蒼

阜陵王延　朱暉 孫穆

徐防　張敏

胡廣

卷四十六後漢書十列傳

袁安 [illegible]　郭躬 [illegible]

陳寵 子忠　班超 子勇

應奉 子劭　爰延

王充　王符

仲長統

卷四十七後漢書十一列傳

梁節王暢　陳禪

龐參　崔駰 子瑗 孫寔

閔仲叔 荀恁 魏桓　周燮

黃憲 姜肱　申屠蟠

楊震 子秉 孫賜 彪 修　[illegible] 千乘王伉

清河王慶　河間王開

卷四十八後漢書十二列傳

張晧 子綱　王龔

种暠 子岱 拂　陳球

杜根　劉陶

李雲　劉瑜

謝弼　虞詡

傅燮　蓋勳

臧洪 陳容

卷四十九後漢書十三列傳

張衡　馬融

蔡邕　左雄

周舉 子勰　荀淑 子爽 孫悅

陳寔 子紀 諶　李郃 子固

杜喬

卷五十後漢書十四列傳

吳祐　史弼

趙岐　皇甫規

張奐　段熲

陳蕃 王允
劉淑李膺 夏馥
范滂 張儉
賈彪 何顒
卷五十一後漢書十五列傳
郭泰 許劭
竇武 何進
孔融 皇甫眞
朱儁 劉虞
卷五十二後漢書十六列傳

董卓 呂布
袁紹術 劉表
卷五十三後漢書十七列傳
循吏任延 王景
孟嘗 劉寵
仇覽 童恢
酷吏董宣 樊曄
李章 黃昌
宦者孫程 曹騰
單超 曹節

呂強 張讓
卷五十四後漢書十八列傳
儒林劉昆 楊政
戴憑 孫期
尹敏 孔僖
包咸 趙曄
鍾興 張玄
文苑杜篤 黃香子瓊
崔琦 趙壹
高彪 禰衡

獨行譙玄 李業
彭修 范式
李善 王忳
陸續 戴封
范冉 戴就
趙苞 王烈
卷五十五後漢書十九列傳
方術郭憲 許楊
樊英 董扶
郭玉 逸民野王二老

史緯卷三十七

後漢書一

宋順陽范　曄　撰
淸晉江陳允錫　訂

帝紀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舂陵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光武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大口隆準日角勤於稼穡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比之高祖兄仲王莽天鳳中之長安受尚書地皇

三年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為輔光武念天下方亂遂與定謀十月與李通李軼等起兵於宛時年二十八光武遂將賓客還舂陵初伯升會衆起舂陵舂陵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曰謹厚者亦復爲之廼稍自安伯升招新市平林帥王鳳等西擊長聚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廼得馬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怒欲反攻諸劉光武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廼悅進拔棘陽更始元年漢軍大破莽兵於沘水西伯升又破莽將軍嚴尤陳茂於淯陽進圍宛城二月立劉聖公爲天子伯升爲大司徒光武爲太常三月光

自是聖人有命不然只千餘人當百萬衆必無幸矣

武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大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與嚴尤陳茂合、旌旗輜重、千里不絕、驅虎豹犀象、以助武威、諸將見尋邑兵盛、馳入昆陽、皆惶怖、欲散走、光武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或可立功。如欲分散。勢無復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一破。諸部亦滅。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候騎還、言莽兵且至、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為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僅有八千餘人、光武乃使王鳳等圍守、夜與

李軼等十三騎出城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兵、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遂圍之數十重、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六月、光武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莽軍四五里而陳、尋邑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時伯升拔

人衆一亂自爲敵矣

宛已三日、而光武未知、遁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令尋邑得之、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遂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光武因徇下潁陽、會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來迎弔、光武惟深引過。不敢自言昆陽之功、又不敢為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

與高祖入關一致

更始以是慙、拜光武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月、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于是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者、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及更始至洛陽、遣光武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光武所到、考察黜陟、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詐以卜者王郎為成帝子子輿、立為天子、據邯鄲、遣使者降下郡國、光武以王郎新盛、遂北

妙趣

門長知人

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
以應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
皆出迎於是光武趣駕南轅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饒陽
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
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僞迺椎鼓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
失色光武升車欲馳既而徐還坐曰請將軍入久迺駕去傳
中人遙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
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滹沱河無船適遇冰
合得渡進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
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馳赴之信

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世祖因發旁縣得四千人擊堂陽貰
縣皆降之王莽和戎卒正邳彤舉郡降昌城人劉植宋子人
耿純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
衆稍合樂附者數萬人復北擊中山移檄邊部共擊邯鄲郡
縣還復響應因入趙界拔廣阿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
寵遣其將吳漢寇恂將突騎來助擊王郎時更始已入長安
亦遣尚書僕射謝躬討郎光武大發士卒東圍鉅鹿王郎遣
將倪宏率數萬人救鉅鹿光武逆戰於南䜌斬首數千級進
圍邯鄲連戰破之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
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遣

使持節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詣行在所光武辭以河北未
平不就徵自是始貳於更始是時更始政亂四方背叛梁王
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爲淮南王秦豐
自號楚黎王張步起琅邪董憲起東海又銅馬大肜高湖重
連鐵脛大搶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諸賊合數百萬
人所在寇掠光武擊銅馬於鄡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
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
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歸營
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
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

萬故關西號光武爲銅馬帝五校引退入漁陽所過虜掠彊
弩將軍陳俊請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絕其食
可不戰而殄也光武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保壁堅完
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取之賊至無所得及軍還光武
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青犢赤眉賊入函谷關攻更始
光武遣鄧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亂建武
元年光武北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連破之乘勝輕進反
爲所敗賊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
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爲虜嗤弇頻射賊
郤之賊雖勝而素懾光武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與戰破

亦說得是○但未有主也

之賊入漁陽光武遣吳漢等追戰於潞陽破滅之於是諸將議上尊號曰大王宜卽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騖擊之乎光武大驚至中山諸將復請光武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光武曰寇賊未平四方受敵何遽欲正號位乎耿純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閒者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大衆一散難可復合言甚誠切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至羣臣因復奏請光武乃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六月己未卽皇帝位建元爲建武大赦天下是月赤眉立劉盆子爲天子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詔吏人敢有賊害更始者皐同大逆冬十月車駕入洛陽遂定都焉十二月赤眉殺更始而隗囂據隴右盧芳起安定二年春正月起高廟建社稷於洛陽立郊兆於城南八月帝自將征五校於蕭陽大破降之遣偏將軍馮異代鄧禹伐赤眉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是野穀旅生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焉三年閏月馮異與赤眉戰於崤底大破之餘衆南向宜陽帝自將征之親勒六軍大陳戎馬大司馬吳漢精卒當前中軍次之驍騎武衛分陳左右赤眉望見震怖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降七月虎牙將軍蓋延拔睢陽獲劉永四年

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憲自將圍休時蓋延在楚請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擣剡則蘭陵自解延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合圍延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郯帝怒曰閒欲先赴郯者以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至郯果不能克五年六月建義將軍朱祐拔黎丘獲秦豐八月建威將軍耿弇與張步戰於臨淄大破之步斬蘇茂以降齊地平六年正月揚武將軍馬成拔舒獲李憲二月大司馬吳漢拔朐獲董憲山東悉平八年帝自征隗囂隴右潰囂奔西城車駕還九年隗囂病死宗復立囂子純爲王十年中郎將來歙大破隗純於落門純降隴右平十一年六月帝自將征公孫述次長安岑彭藏宮與公孫述戰大破之上至自長安十二月遣大司馬吳漢率舟師伐公孫述十二年吳漢藏宮與公孫述戰於成都大破之述被創死蜀平十三年盧芳自五原亡入匈奴於是大饗將士班勞策勳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廣漢徼外白馬羌豪率種人內屬日南徼外蠻夷獻白雉白兔十四年封孔子後志爲褒城侯莎車國鄯善國遣使奉獻十六年交阯女子徵側反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詔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

糾捕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廻避故縱者皆勿問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盧芳遣使乞降十七年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上幸舂陵置酒作樂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言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擊交阯十九年馬援破交阯斬徵側六月詔以皇太子彊爲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九月南巡狩幸南頓縣舍置酒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

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願賜復十年乃復增一歲二十一年鄯善車師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二十二年匈奴薁鞬日逐王比遣使詣漁陽請和親烏桓擊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二十三年高句驪率種人詣樂浪內屬二十四年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於是分爲南北匈奴二十五年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奉蕃稱臣遣其左賢王擊破北匈奴卻地千餘里詔伏波將軍馬援討武陵蠻破之於臨沅叛蠻悉降烏桓大人率衆內屬詣闕朝貢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

雲中漢地不肯令單于入居。

瓦器木車茅馬使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璽綬令入居雲中始制匈奴中郎將將兵衞護之南單于遣子入侍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郡八郡之民歸於本土皆賜裝錢轉輸給食遣謁者分將弛刑補理城郭二十七年益州郡徼外蠻夷率種人內屬北匈奴遣使詣武威乞和親三十年鮮卑大人內屬朝賀中元元年春東巡狩岱宗登封太山禪于梁父夏京師醴泉涌出飲之者痼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朱草生於水崖郡

呂氏固有罪但子孫乃父祖廢禍立焉亦[illegible]

國頻上甘露羣臣請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聽常自謙不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冬十月使司空告祠高廟曰高皇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王呂太后賊害三趙專王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產伏誅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祭十一月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二年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二月戊戌帝崩在位三十三年年六十二葬原陵帝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講論經理帝至夜分皇太子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

皇考欽爲濟陽南頓二縣令

福顧顧愛精神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初皇考爲濟陽令
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
因名曰秀王莽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
貨泉字文爲白泉眞人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遥
望見舂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舂陵遠
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王者受命信有符乎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光武第四子也十歲通春秋初封東海
王時天下墾田多不實又戸口年紀互有增減詔下州郡檢
覈而刺史太守復多不均諸郡遣使奏事光武見陳留吏牘
上有書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光武以詰吏吏

不以實對光武怒時帝年十二曰吏受郡敕不均以墾田相
方耳光武曰河南南陽何以不可問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
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光武令虎賁將詰問吏
乃服妖巫單臣傅鎭等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稱將軍遣臧宮
將北軍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光武召問公卿
諸侯王皆曰宜重其購賞帝曰妖巫相劫執無久立其中必
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逃亡
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光武然之敕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遂
斬臣鎭等建武十九年立爲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通尚書
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卽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詔曰夫萬

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
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爲太傅蒼爲驃騎將軍永平
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十月幸辟雍行養老禮
三老李躬五更桓榮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三年立貴人馬
氏爲皇后皇子炟爲皇太子五年北匈奴寇五原雲中南單
于擊却之七年春正月皇太后陰氏崩十月壬寅晦日有食
之旣詔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皆上封事言得失帝深自
引咎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
用民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
惟恐薄德久而致怠耳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

師十二年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內屬乃置永昌郡遣將
作謁者王吳修汴渠自滎陽至千乘海口時天下平安人無
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十三年四月
汴渠成幸滎陽巡行河渠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
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
兗豫之人多被水患又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
隄彊則右隄傷右隄彊則左隄傷左右俱彊則下方傷宜任
水埶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
患南北異論久而不決今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
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故薦嘉玉絜牲以禮河神東過

隔絶一路志其極盛也

洛泗歎禹之績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庶
繼世宗狐子之作車駕還宮十五年春二月東巡狩幸孔子
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十
六年遣太僕祭肜出高闕奉車都尉竇固出酒泉駙馬都尉
耿秉出居延駙馬都尉來苗出平城伐北匈奴竇固破呼衍
王於天山留兵屯伊吾盧城耿秉來苗祭肜無功而還十七
年甘露頻降樹枝內附芝草生神雀集西域諸國遣子入侍
益州刺史朱輔慷慨有大略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
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西南夷哀牢僬僥白
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可謂多矣）

奉貢稱爲僕臣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出
敦煌昆侖塞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入車師初置西域
都護戊己校尉十八年秋八月壬子帝崩年四十八遺詔無
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葬顯節陵帝遵奉建武
制度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
賜錢千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
殃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
戶口滋殖帝嘗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
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
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信其術中國因此

遵上二制以天子而執十吏衣守此儉而久嘈也

或謂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不得以翦其自然帝甚於不人是

頗有奉其道者後遂轉盛云

夢非有意爲之亦運數然耳

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也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
重之八月壬子卽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建初三年立貴
人竇氏爲皇后四年立皇子慶爲太子六月皇太后馬氏崩
十一月命太常與博士議郎及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
異帝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七年廢皇太子慶
爲清河王立皇子肇爲皇太子秋八月飫酎高廟禘祭光武
孝明皇帝詔曰仰惟先帝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
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傷感懷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空虛不知所裁庶或饗

之豈亡克愼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賜公卿
百官執事錢各有差八年北匈奴大人率衆款塞降元和二
年詔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爲
令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
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
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
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
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
焉九月詔鳳皇黃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賦三年詔曰朕
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結宽也方春所過無

此自善政但恐不能遍給耳

明帝生元氏傳舍故

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騶馬可轂解、轂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進幸中山、出長城、還幸元氏、祠光武顯宗於縣舍正堂、又祠顯宗於始生堂、詔高邑令祠光武、即位壇、西域長史班超、擊斬疏勒王、章和元年、鮮卑擊破北單于、斬之、二年、春正月、壬辰、帝崩、在位十三年、年三十三、葬敬陵、論曰、魏文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孝和皇帝、諱肇、肅宗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爲竇皇后所譖、以

憂卒、竇后養爲己子、章帝崩、其日即位、年十三歲、竇太后臨朝、冬十月、以竇憲爲車騎將軍、伐北匈奴、永元元年、憲出雞鹿塞、度遼將軍鄧鴻出稒陽塞、南單于出滿夷谷、與北匈奴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追至私渠北鞮海、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以竇憲爲大將軍、三年、春正月、皇帝加元服、二月、竇憲遣左校尉耿夔、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閼氏、四年、春正月、北匈奴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款塞乞降、遣左校尉耿夔授璽綬、六月、竇憲潛圖弒逆、詔收捕憲黨射聲校尉郭璜、璜子侍中舉、衛尉鄧疊、疊弟步兵校尉磊、皆下獄死、使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遣憲及弟篤、景、就國、皆自殺、九月、北匈奴單于於除鞬叛、遣中郎將任尚討滅之、六年、秋七月、京師旱、上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獄、收洛陽令下獄抵罪、司隸校尉、河南尹、皆左降、未及還宮而澍雨、西域都護班超、大破焉耆尉犁、斬其王、西域降服、納質者五十餘國、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爲皇后、秋、京師蝗、吏民言事者、多歸責有司、詔曰、蝗蟲之異、殆不虛生、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專咎自下、非助我者也、九年、永昌徼外蠻夷、及撣國、重譯奉貢、皇太后竇氏崩、追尊皇妣梁貴人爲皇太后、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貗薄夷、率種人內屬、三月、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令

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貨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其貸被災諸郡民種糧、及賜下貧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國、遣使內附、賜其王金印紫綬、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冬、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束修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爲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十四年、六月、廢皇后陰氏、立貴人鄧氏爲皇后、十六年、北匈奴遣使稱臣貢獻、自竇憲誅後、帝躬親萬機、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皆抑而不宣、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奔

功而拜
將軍

勝阻險、死者繼路、臨武長唐羌言狀、帝遂下詔罷獻、與元元
年、冬十二月辛未、帝崩、在位十七年、年二十七、葬愼陵、論曰、
自中興以後、逮於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
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譯四
萬、豈其道邁三代、迹長前世、將服叛去來、自有數也、
孝殤皇帝、諱隆、和帝少子也、生百餘日卽位、鄧太后臨朝、延
元元年、八月、帝崩、年二歲、葬康陵、
孝安皇帝、諱祜、肅宗之孫、清河孝王之子也、年十歲、好學史
書、和帝稱之、延平元年、清河王慶就國、鄧太后留帝清河邸、
八月、殤帝崩、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鄧騭定策、以祜爲和帝嗣、

癸丑、卽皇帝位、年十三、太后臨朝、永初元年、先零種羌叛、斷
隴道、遣車騎將軍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騭敗於冀西、任尚
與先零羌戰於平襄、敗績、拜鄧騭爲大將軍、徵還京師、留任
尚屯隴右、先零羌滇零、稱天子於北地、遂寇三輔、東犯趙魏、
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破沒臨洮、三年、京師大飢、民相
食、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烏桓寇
代郡上谷涿郡、海賊張伯路等、寇略緣海九郡、遣侍御史龐
雄、督州郡兵討破之、南單于叛、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遣行
車騎將軍何熙討之、南單于降、并涼大飢、人相食、詔贓百官
來、四年、先零羌寇褒中、漢中太守鄭勤戰沒、徙金城郡居襄

武、五年、先零羌寇河東、遂至河內、詔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
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滇零死、子零昌襲僞號、元初元年、
立貴人閻氏爲皇后、二年、詔曰、旱蝗以來、七年於茲、而州郡
隱匿、裁言頃畝、令蝝飛蔽天、爲害廣遠、所言所見、寧相副邪、
三司之職、內外是監、旣不奏聞、又不舉正、天災至重、欺罔罪
大、其務消救災眚、安輯黎元、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京
兆虎牙都尉耿溥、與先零羌戰於丁奚城、大敗、光等並沒、三
年、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反叛、遣侍御史任逴、督州郡兵討之、
四年、護羌校尉任尚使客刺殺零昌、尚及騎都尉馬賢與先
零羌戰於富平上河、大破之、隴右平、永寧元年、立皇子保爲

皇太子、建光元年、三月、皇太后鄧氏崩、穢貊與鮮卑寇遼東、
太守蔡諷戰沒、五月、特進鄧騭度遼將軍鄧遵、並以譖自殺、
鮮卑寇居庸關、雲中太守成嚴戰沒、延光二年、旄牛夷叛、寇
靈關、殺縣令、益州刺史討之、三年、南匈奴左日逐王叛、使匈
奴中郞將馬翼討破之、九月、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四年、三
月、南巡狩、幸宛、帝不豫、丁卯、還至葉、帝崩、在位十九年、年三
十一、閻顯兄弟及江京樊豐等謀曰、今晏駕道次、濟陰王在
內、邂逅公卿立之、還爲大害、乃僞云帝疾甚、徙御臥車、行四
日、驅馳還宮、詐遣司徒劉熹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其夕乃
發喪、閻太后臨朝、以顯爲車騎將軍、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

幼年與顯等定策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立之葬帝於恭陵顯忌大將軍耿寶位尊權重乃風有司奏寶與中常侍樊豐虎賁中郎將謝惲侍中周廣阿母野王君王聖等更相阿黨豐惲廣皆下獄死寶自殺王聖徙鴈門以弟景爲衛尉耀城門校尉晏執金吾兄弟權要威福自由少帝立二百餘日疾篤顯兄弟及江京等在左右京常謂顯曰少帝病不解國嗣宜時有定前不用濟陰王今若立之後必怨何不早徵諸王子簡所置乎顯以爲然十月辛亥少帝薨論曰孝安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鄧氏令自房帷威不逮遠計金授官移民逃危既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矣

孝順皇帝諱保安帝之子也母李氏爲閻后所害永寧元年立爲皇太子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譖太子乳母王男殺之太子數爲歎息聖等懼有後禍共搆陷太子廢爲濟陰王安帝崩北鄉侯立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臨梓宮悲號不食內外哀之及北鄉侯薨閻顯江京等白太后祕不發喪更徵濟北河閒王子未至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京師地震是夜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斬江京等迎王於德陽殿即皇帝位年十一近臣尚書以下從輦到南宮登雲臺召百官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閻顯兄弟聞帝立率兵入北宮尚書郭鎮與交鋒刃斬顯弟衛尉景遣使者持節收閻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晏並下獄誅永建元年正月皇太后閻氏崩鮮卑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歿護烏桓校尉耿曄率南單于擊破之追尊謚皇妣李氏爲恭愍皇后四年詔曰海內頗有災異大官減膳而桂陽太守文礱不惟竭忠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陽嘉元年立皇后梁氏海賊曾旌等寇會稽殺句章鄞鄮三縣長攻會稽東部都尉節緣海縣各屯兵戍揚州六郡妖賊章河等寇四十九縣殺傷長吏望都蒲陰狼殺女子九十七人二年洛陽地陷三年徐州盜賊劫質令長殺列侯四月車師後部司馬率後部王加特奴等掩擊匈奴大破之四年初聽中官得以養子爲

後世襲封得以執金吾梁商爲大將軍永和元年十月承福殿火帝避御雲臺三年四月九江賊蔡伯流寇廣陵殺江都長閏月伯流率衆詣徐州刺史應志降四年南匈奴句龍大人吾斯車紐叛圍美稷度遼將軍馬續討降之使中郎將陳龜迫殺南單于且凍羌寇武都燒隴關徙西河郡居離石上郡居夏陽朔方居五原六年征西將軍馬賢與且凍羌戰於射姑山賢軍敗沒大將軍梁商卒子河南尹梁冀爲大將軍諸種羌寇武威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漢安元年南匈奴左部大人句龍吾斯叛二年護羌校尉趙沖擊燒當羌於參䜌破之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爲南單于減百官奉禁

沽酒、貸王侯國租一歲、是歲、涼州地百八十震、建康元年、使匈奴中郎將馬寔、遣人刺殺勾龍吾斯、擊南匈奴左部破之、胡羌烏桓、悉詣寔降、八月、庚午、帝崩、在位十九年、年三十、葬憲陵、論曰、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祚者有矣、莫不矯鑒前違、審識情僞、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觀夫順帝之政、殆不然乎、何其效僻之多與、

孝沖皇帝、諱炳、順帝之子也、順帝崩、其日即位、年二歲、梁太后臨朝、九月、揚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賊范容於歷陽、顯耀敗沒、十一月、九江盜賊徐鳳、稱無上將軍、攻燒城邑、十二月、羣盜發憲陵、護羌校尉趙沖、擊叛羌於鸇陰河、敗歿、永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年三歲、葬懷陵、

孝質皇帝、諱纘、肅宗玄孫、勃海孝王子也、沖帝不豫、大將軍梁冀、徵帝到洛陽都亭、及沖帝崩、皇太后與冀定策、迎帝入南宮、丁巳、即皇帝位、年八歲、廣陵賊張嬰等、攻殺堂邑江都長、九江賊徐鳳等、攻殺曲陽東城長、叛羌詣左馮翊梁並降、三月、九江賊馬勉、稱黃帝、都尉滕撫討斬之、下邳人謝安應募擊徐鳳斬之、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以序親秩、爲萬世法、中郎

將滕撫、擊廣陵賊張嬰、破之、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攻殺九江太守楊岑、滕撫率諸將擊孟等、破斬之、本初元年、閏月、甲申、大將軍梁冀、潛行鴆弒、帝崩、年九歲、葬靜陵、

孝桓皇帝、諱志、肅宗曾孫、蠡吾侯翼子也、本初元年、梁太后徵帝到夏門亭、將妻以女弟、會質帝崩、太后遂與兄大將軍冀定策、迎帝入南宮、閏月、庚寅、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建和元年、秋七月、立皇后梁氏、十一月、清河劉文反、殺國相謝暠、欲立清河王蒜爲天子、伏誅、蒜徙桂陽、自殺、前太尉李固杜喬、下獄死、陳留盜賊李堅、自稱皇帝、伏誅、和平元年、二月、扶風妖賊裴優、自稱皇帝、伏誅、皇太后梁氏崩、元嘉元年、任城梁國饑、民相食、永興元年、郡國蝗、河水溢、百姓流冗道路、至數十萬戶、詔所在賑給安慰之、蜀郡李伯、詐稱宗室、自立爲太初皇帝、伏誅、永壽三年、九眞蠻夷叛、太守兒式戰歿、延熹二年、六月、皇后梁氏崩、八月、大將軍梁冀謀爲亂、帝御前殿、詔司隷校尉張彪、將兵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與妻皆自殺、衛尉梁淑、河南尹梁胤等、及中外宗親皆伏誅、封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爲縣侯、尚書令尹勳等七人、爲亭侯、十一月、以中常侍單超、爲車騎將軍、三年、白馬令李雲、坐直諫下獄死、漢中山崩、大山賊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遣中郎將宗資討破之、四年、占賣關內侯五大夫錢、各有差、五年

長沙零陵賊起攻桂陽蒼梧南海交阯遣御史中丞盛修督州郡討之不尅八年冬十月立貴人竇氏爲皇后勃海妖賊蓋登等稱太上皇帝相署置皆伏誅九年沛國戴異得黃金印無文字與廣陵人龍尚等共祭井作符書稱太上皇伏誅司隸豫州饑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遣三府掾賑稟之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並以評棄市司隸校尉李膺等三百餘人受誣爲黨人並下獄書名王府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帝崩在位二十一年年三十六戊寅尊皇后曰皇太后臨朝靈帝未立雖尊之

孝靈皇帝諱宏肅宗玄孫解瀆亭侯萇之子也桓帝崩無子皇太后與父城門校尉竇武定策使守光祿大夫劉儵持節至河間奉迎建寧元年春正月以城門校尉竇武爲大將軍帝到夏門亭使竇武持節迎入殿中庚子即皇帝位年十二以前太尉陳蕃爲太傅與竇武錄尚書事三月葬桓帝於宣陵九月中常侍曹節矯詔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尚書令尹勲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皇太后遷於南宮中常侍侯覽諷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㝢等爲鉤黨下獄死者百餘人妻子徙邊諸附從者錮及五屬制詔州郡大舉鉤黨於是天下豪桀及儒學行義者一切以爲黨人三年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

婦熹平元年六月皇太后竇氏崩宦官諷司隸校尉段熲捕繫太學諸生千餘人十月勃海王悝被誣謀反悝及妻子皆自殺五年永昌太守曹鸞坐訟黨人棄市詔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錮光和元年五月有白衣人入德陽殿門亡去不獲六月有黑氣墮所御溫德殿庭中七月青虹見御坐玉堂殿庭中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三年冬十月司徒劉郃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步兵校尉劉納謀誅宦官事泄下獄死三年巴郡板楯蠻夷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以征討方略漢中上計程包對曰板楯七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復爲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號爲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受丹陽之兵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顒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頸割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爲通理闕廷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王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

守宦謙宣詔赦之、皆降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爲皇后、四年、帝
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鬬、帝著商估服、
飲宴爲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駕四驢、帝躬自操
轡驅馳周旋、京師轉相放效、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
自稱黃天、部師三十六萬、皆著黃巾、同日反、安平甘陵人各
執其王以應之、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
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黃巾、南陽黃巾張曼成、攻殺郡守褚
貢、侍中向栩張鈞坐言宦者、下獄死、廣陽黃巾殺幽州刺史
郭勲及太守劉衛、五月、皇甫嵩朱儁與波才等戰於長社、大
破之、南陽太守秦頡擊張曼成、斬之、交阯屯兵執刺史及合

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遣交阯刺史賈琮討平之、皇甫嵩
破黃巾、圍張角於廣宗、宦官誣植抵罪、遣中郎將董卓攻張
角、不克、詔皇甫嵩北討張角、嵩與黃巾賊戰於廣宗、獲張角
弟梁、角先死、乃戮其屍、皇甫嵩又破斬張角弟寶於下曲陽、
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與先零羌叛、以金城人邊章韓遂爲
軍帥、攻殺護羌校尉伶徵、金城太守陳懿、二年、南宮大災、火
半月乃滅、伯玉等寇三輔、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克、
前司徒陳耽、諫議大夫劉陶、坐直言、下獄死、十一月、張溫破
北宮伯玉於美陽、三年、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荊
州刺史王敏討慈、斬之、前太尉張延爲宦人所譖、下獄死、四

無上昔是
笑稱

年、滎陽賊殺中牟令、河南尹何苗討斬之、凉州刺史耿鄙討
金城賊韓遂、鄙大敗、遂寇漢陽、漢陽太守傅燮戰沒、扶風人馬騰
漢陽人王國叛、寇三輔、漁陽人張純與同郡張舉起兵攻殺
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護烏桓校尉公綦稠、舉自
稱天子、寇幽冀二州、零陵人觀鵠自稱平天將軍、寇桂陽、長
沙太守孫堅擊斬之、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
萬、五年、休屠各胡寇西河、殺郡守邢紀、黃巾餘賊郭大等起
於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東、三月、休屠各胡攻殺并州刺史
張懿、與南匈奴左部胡合、殺其單于、益州黃巾馬相攻殺刺
史郗儉、自稱天子、寇巴郡、殺郡守趙部、益州從事賈龍擊相

斬之、南單于叛、與白波賊寇河東、九月、遣中郎將孟益率騎
都尉公孫瓚討漁陽賊張純等、青徐黃巾復起、寇郡縣、帝自
稱無上將軍、耀兵於平樂觀、公孫瓚與張純戰於石門、大破
之、六年、幽州牧劉虞購斬漁陽賊張純、四月丙辰、帝崩在位
二十二年、年三十四、戊午、皇子辯即位、何太后臨朝、大將軍
何進參錄尚書事、六月、葬靈帝於文陵、八月戊辰、中常侍張
讓段珪等殺大將軍何進、於是虎賁中郎將袁術燒東西宮、
攻諸宦者、張讓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協幸北宮德陽殿、
何進部曲將吳匡殺車騎將軍何苗、辛未、司隸校尉袁紹勒
兵收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讓珪等劫少帝陳留王走小平

準尚書盧植追讓珪等斬數人其餘投河而死帝與陳留王
夜步逐熒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辛未還宮大赦天
下并州牧董卓殺執金吾丁原自為司空九月甲戌董卓廢
帝為弘農王明年董卓鴆殺之時年十八論曰秦紀說趙高
詭二世指鹿為馬而趙忠張讓亦紿靈帝不得登高臨觀故
知亡敵者同其致矣然則靈帝之為靈也優哉
獻帝諱協靈帝中子也母王美人為何皇后所害董卓廢少
帝為弘農王而立帝九月甲戌即皇帝位董卓遷何太后於
永安宮殺之卓自為太尉相國加鈇鉞虎賁初平元年山東
州郡起兵討董卓董卓殺弘農王及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

尉周珌遷都長安驅徙京師百姓悉西入關三月車駕入長
安董卓焚洛陽宮廟及人家殺太傅袁隗夷其族孫堅殺荆
州刺史王叡及南陽太守張咨二年二月董卓自為太師發
掘洛陽諸帝陵四月董卓入長安殺衛尉張溫三年四月誅
董卓夷三族青州黃巾擊殺兗州刺史劉岱東郡太守曹操
大破黃巾於壽張降之五月董卓部將李傕郭汜樊稠張濟
反攻陷長安太常种拂太僕魯旭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
烈越騎校尉王頎並戰死吏民死者萬餘人李傕殺司隸校
尉黃琬司徒王允滅其族傕自為車騎將軍郭汜後將軍樊
稠右將軍張濟鎮東將軍濟出屯弘農四年袁術殺揚州刺

蹶營中立后亦并將矣

二京咫尺問關一年

史陳溫據淮南公孫瓚殺大司馬劉虞興平元年自四月至
於七月大旱穀一斛五十萬人相食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
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無數帝疑有司盜之乃
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饑民皆活曰今始得耳杖汶五十自是
之後多得全濟九月桑復生椹人得以食揚州刺史劉繇與
孫策戰於曲阿敗績策遂據江東二年正月李傕殺樊稠而
與郭汜相攻三月傕脅帝幸其營焚宮室四月立貴人伏氏
為皇后郭汜攻李傕矢及御前李傕移帝北塢張濟自陝來
和傕汜七月車駕東歸至新豐郭汜夜燒所幸學舍脅遷乘
輿後將軍楊定興義將軍楊奉與郭汜戰破之上至華陰露

次道南張濟與李傕郭汜合追乘輿戰於東澗王師敗績殺
光祿勳鄧泉衛尉士孫瑞廷尉宣播大長秋苗祀步兵校尉
魏桀侍中朱展射聲校尉沮儁上至曹陽露次田中楊奉與
安集將軍董承引白波賊帥胡才李樂韓暹及匈奴左賢王
去卑率師奉迎與李傕等戰破之車駕乃進李傕等復來追
戰王師大敗殺略宮人少府田芬大司農張義等皆戰歿進
至陝夜渡河至安邑建安元年七月車駕至洛陽是時宮室
燒盡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間州縣各擁彊兵委輸不至羣僚
饑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稆或飢死牆壁間或為兵士所殺
鎮東將軍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殺侍中臺崇尚書

此時已不可爲援若不來帝亦必爲紹術所挾皆操之類也

馮碩等、遷都許、操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百官總已以聽、袁術自稱爲天子、袁紹自爲大將軍、三年、張濟攻穰、穰人殺之、郭汜爲其將伍習所殺、中郎將段煨討李傕、夷三族、呂布叛、十一月、盗殺大司馬張楊、曹操擊呂布於徐州、斬之、四年、袁紹攻公孫瓚于易京、殺之、六月、袁術死、五年、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种輯、受密詔誅曹操、事泄、操殺董承等、夷三族、孫策死、弟權領其衆、七年、袁紹卒、九年、曹操破袁尚、平冀州、自領冀州牧、十三年、曹操自爲丞相、殺大中大夫孔融、夷其族、荊州牧劉表卒、子琮以荊州降操、十八年、曹操自立爲魏公、劉備破劉璋、據益州、曹操殺皇后伏氏、及二皇子、滅伏氏族、二十一年、曹操自進魏王、殺琅邪王熙、二十三年、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二十四年、劉備取漢中、自稱漢中王、孫權取荊州、二十五年、魏王曹操薨、子丕襲位、改元延康、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丕稱天子、奉帝爲山陽公、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車服郊祀天地宗廟、皆如漢制、明年、劉備稱帝於蜀、孫權自王於吳、於是天下遂三分矣、魏青龍二年、帝殂、年五十四、在位三十一年、自遜位至殂十有四年、謚孝獻皇帝、以漢天子禮儀葬於禪陵、太子早卒、孫康立、五十一年、薨、子瑾立、四年、薨、子秋立、二十年、晉永嘉中、爲胡賊所殺、國除、東

漢一百九十四年、降爲公、又八十九年

史緯卷三十七終

史緯卷三十八

後漢書二

梁剡令劉 昭輯補
清平湖令陳允錫删修

志

律曆

古之人論數也、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然則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則算數之事生矣、記稱大橈作甲子、隸首作數、二者既立、以比日表、以管萬事、夫一十百千萬。所同用也、律度量衡曆、其別用也、故體有長短、檢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輕重、平以權衡、聲有清濁、協以律呂、三光運行、紀以曆數、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漢興、北平侯張蒼首治律曆、孝武正樂、置協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徵通知鐘律者、考其意義、羲和劉歆典領條奏、前史班固取以爲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玄成試問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

南呂三分寸之一得三分合四十五爲八姑洗九分寸之一得一分合六十三爲四

爲律法、建日至之聲、以黃鐘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之謂也、鄭玄曰宮數八十一黃鐘長九寸九九八十一也三分宮去一生徵徵數五十四林鐘長六寸六九五十四也三分徵益一生商商數七十二大蔟長八寸八九七十二也三分商去一生羽羽數四十八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五九四十五又三分寸之一爲四十八也三分羽益一生角角數六十四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七九六十三又九分寸之一爲六十四也三分角去一生變宮三分變宮益一生變徵自此已後則隨月而變所謂還相爲宮以六十律分朞之日、黃鐘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聲音、考其高下、無有不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閒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淸濁之節、房言律詳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今總其本要、以續前志、律術曰、陽以圓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節、其性靜、動者性三、靜者性二、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兩部之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鐘之淸濁、下生不得及黃鐘之數實、皆參天兩地、圓蓋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黃鐘律呂之首、而生十二律者也、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爲黃鐘之實、又以二乘而

三約之是爲下生林鍾之實又以四乘而三約之是爲上生
太族之實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實以九三之數萬九千
六百八十三爲法律爲寸於準爲尺不盈者十之所得爲分
又不盈十之所得爲小分以其餘正其强弱律呂之外曰色
育曰執始曰丙盛曰分動曰質末曰分否曰夌陰曰少出曰
未知曰時息曰屈齊曰隨期曰形晉曰開時曰族嘉曰爭南
曰南授曰變虞曰路時曰形始曰依行曰南中曰內負曰物
應曰南事曰盛變曰離宮曰制時曰謙待曰去滅曰安度曰
歸嘉曰否與曰解形曰去南曰分積曰白呂曰結躬曰歸期
曰未卯曰夷汗曰閉掩曰鄰齊曰期保曰分烏曰遲內曰未

育曰遲時凡六十律截管爲律吹以考聲列以效氣道之本
也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
之聲明暢易達分寸且粗然弦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
均其中弦令與黃鍾相得案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
矣音聲精微綜之者解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形上言官
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
宣通習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曰宣誠曉律別其族協
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以聾爲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
是莫曉以律錯吹能命十二律不失一方爲能傳崇學耳太
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

續漢志六 广[illegible]度 其相生 之大與呂 見淮南子 同 宋書灰作 火

宋書抑作 仰

朔先曆朔 四字難解 想天之朔 京先於曆 之朔也

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熹平六年東觀名典律者太子舍人
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
不能定其弦之緩急音既不可書以是知之者欲教而無從
心達者雖知而無師故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
大權常數及候氣而已夫五音生於陰陽分爲十二律轉生
六十皆所以紀斗氣效物類也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卽律也
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
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放
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
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進退

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
占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
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
內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
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
竹律六十候日如其曆取宜陽金門山竹爲管河內葭莩爲
灰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曆稍後天朔先曆
朔或在晦月見考其行日有退無進月有進無退建武八年
太僕朱浮等言曆紀不正宜當改治時所差尚微未遑考正

至永平五年官曆署七月十六月食待詔楊岑見時月食多先曆即縮用筭上為日言月當十五食官曆不中詔令岑普與官課起七月盡十一月弦望凡五官曆皆失岑皆中詔令岑署弦望月食官復令待詔張盛景防鮑鄴以四分法與岑課歲餘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十二年詔令盛防代岑署弦望月食加時四分之術始頗施行是時盛防等未能分明曆元綜校分度故但用其弦望而已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日月宿度浸多候者皆知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未至牽牛五度而以為牽牛中星從天四分日之三晦朔弦望差天一日宿差五度章帝知其謬錯以問史官雖知不合而不能易乃名治曆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詔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聞者以來璇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曆以為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之立春日也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迕用望平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堯順孔奉天之文冀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儻獲咸熙於是四分施行而訢梵猶以為元首十一月當先大欲以合耦弦望命有常日而十九歲不得七閏晦朔失實行之未期章帝復使左中郎將賈逵問治曆者衛承李崇等以為月當先小據春秋經書朔不書晦者朔必有明晦不朔必在其月也即先大則一月再朔後月無

又得是

朔是明不可必梵等以為當先大無文正驗取欲謫稱十六日月朓昏晦當滅而已又晦與合同時不得異日上知訢梵穴見敕毋拘曆已班天元始起之月當小定後曆數遂正永元中復令史官以九道法候弦望驗無有差跌逵論狀後之議者用得折衷故詳錄焉逵論曰以太初曆考漢元盡太初元年日朔二十三事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曆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三日以太初曆考太初元年盡更始二年二十四事十得晦以新曆十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以太初曆考建武元年盡永元元年二十三事五得朔十八得晦以新曆十七得朔三得晦三得二日又以新曆上考春秋中有日朔考二十四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天道參差不齊必有餘餘又有長短不可以等齊治曆者方以七十六歲斷之則餘分稍長稍得一日故易革之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又曰湯武革命順以天應乎人言聖人以曆象日月星辰明數不可貫數千萬歲其間必改更先距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故有興世之術太初曆不能下通於今新曆不能上得漢元一家曆法必在三百年之間漢興當用太初而不改下至太初元年百二歲乃改故其前有先晦一日合朔下至成哀以二日為朔故合朔多在晦此其明效也臣前上傅安等用黃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

郭字疑

擬道通

日月同於今曆弦望至差一日以上輒奏以爲變至以爲日
却縮退行於黃道日得行度不爲變臣案冬至日去極一百
一十五度夏至日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日去極九十一度
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夏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北
至東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也今史官
一以赤道爲度不與日月行同其斗牽牛輿鬼赤道得十五
而黃道得十三度半行東壁奎婁軫角亢赤道十度黃道八
度或月行多而日月相去反少謂之日却案黃道值牽牛出
赤道南二十五度其直東井輿鬼出赤道北五度赤道者爲
中天去極俱九十度非日月道而以擬準度日月失其實行

故也以今太史官候注考元和二年九月已來月行牽牛東
井四十九事無行十一度者行婁角三十七事無行十五六
度者如安言問典星待詔姚崇等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實
從黃道官無其器不知施行求元十五年詔造黃道銅儀以
角爲十三度亢十氐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斗二十四
四分度之一牽牛七須女十一虛十危十六營室十八東壁
十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昴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東井三
十輿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凡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史官以
郭日月行參弦望雖密近而不爲注日儀黃道與度轉運難

以候是以少循其事遠又曰今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時
率多不中在於不知月行遲疾意案待詔張隆所署多失或
異日不中天乃益遠至十餘度梵統以史官候注考校月行
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又非所謂朓側匿乃
由月所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處三度九
歲九道一復凡九章百七十一歲復十一月合朔旦冬至合
春秋三統九道終數可以知合朔弦望月食加時據官注天
度爲分率以其術法上案史官舊有九道術廢而不修熹平
中故治曆郎宗整上其術詔下太史以參舊術相應部太子
舍人馮恂課校恂亦作九道術增損其分與整術並校差爲

近太史令颺上以恂術參弦望然而加時猶復先後天遠則
十餘度　永元十四年待詔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
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詔下太常
令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遠近太史令舒承梵等對案官
所施漏法以日長短爲數率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減一刻
一氣俱十五日日去極各有多少今官漏率九日移一刻不
隨日進退夏曆漏隨日南北爲長短密近於官漏分明可施
行詔曰告司徒司空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昏明長短起於
日去極遠近日道周圜不可以計率分當據儀度下參晷景
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待詔霍融

文多故魁未詳

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至三刻以
晷景為刻少所違失密近有驗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
成斧官府當用者計吏到班予四十八箭文多故魁取二十
四氣日所在并黃道去極晷景漏刻昏明中星刻於下昔太
初曆之興也發謀於元封啓定於天鳳積百三十年是非乃
審及用四分亦於建武施於元和訖於永元七十餘年然後
儀式備立司候有準天事幽微若此其難也中興以來考靈
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後百一十四
歲朔差却二日學士修之於草澤信向以為得正及太初曆
以後大為疾而修之者云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表百七

十一歲當棄朔餘六十三中餘千一百九十七乃可常行自
太初元年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一當去分而不去故令益
有疏闊　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亶誦言當用甲寅元河南
梁豐言當復用太初尚書郎張衡周興皆能曆數難誦豐參
案儀注考往校今以為九道法最密詔公卿詳議尚書令忠
言諸從太初者皆無他效驗徒以世宗攘夷廓境享國久長
為辭或云孝章改四分災異卒甚未有善應伏惟聖王興起
各異正朔以通三統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為年首閏常
在歲後不稽先代違於帝典太宗遵修三階以平黃龍以至
刑犴以錯五是以備哀平之際同承太初而妖孽累仍痾禍

五是而妖
痾疾風劇

教也

非一議者不以成數相參考其求實而汎采妄說歸福太初
致咎四分元和鳳鳥不當應曆而翔集遠嘉前造則表其休
近譏後改則隱其福漏見曲論未可為定臣以為五紀論推
步行度當時比諸術為近然猶未稽於古及劉歆欲以合春
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兩曆相課六千
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迂
闊不可復用昭然如此前以為九道密近今議者以為有闕
及甲寅元復多違失皆未可取正天之曆數不可任疑從虛
以非易是上納其言遂寢改曆事　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
郎邊韶言宜用太初曆節下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曆宗

訢等議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
周天以定分至三者有程則曆可成也四分曆仲紀之元起
於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
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百七
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執不
誤此四分曆元明文所著也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
當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歲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
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案歲所超於天元十
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俱起日行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一而周天一匝名曰歲歲從一辰日不得空周天則

平鄉平建安初曆者

歲無出超辰案百七十歲二部一章小餘六十三自然之數也夫數出於抄智以成毫氂毫氂積累以成分寸兩儀既定日月始離初行生分積分成度日行一度一歲而周故爲術者各生度法或以九百四十或以八十一法有細粗以生兩科其歸一也日法者日之所行分也日垂令明行有常節日法所該通遠無已損益毫氂差以千里自此言之數無緣得有虧棄之意也今欲飾平之失斷法垂分恐傷大道以步日月行度終數不同四章更不得朔餘一雖言九道去課進退恐不足以補其闕且課曆之法晦朔變弦以月食天驗昭著莫大焉今以去六十三分之法爲曆驗章和元年以來日變

東漢尚說因得可詔

二十事月食二十八事與四分曆更失定課相除四分尚得多而又使近洪範五紀論曰民間亦有黃帝諸曆不如史官記之明也自古及今聖帝明王莫不取言於羲和常占之官定精微於晷儀正衆疑祕藏中書改行四分之原也及光武皇帝數下詔書草創其端明帝課校其實章帝宜行其法君更三聖年歷數十信而徵之衆而行之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甲寅詔書故事奏可　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上計掾陳晃言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盜賊相續爲曆用甲寅爲元而用庚申圖緯無以庚爲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治曆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詔下三府

伯喈此論最爲明晰

何必說圖讖

與儒林明道者詳議議郎蔡邕言曆數精微去聖久遠得失更迭術術無常漢興承秦曆用顓頊元用乙卯百有二歲武帝始改正朔曆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章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以庚申爲非甲寅爲是案曆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據則殷曆元也他元雖不明於圖讖各家術皆當有效於當時武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元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曆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卒以疏闊連見劾奏太初效驗無所漏失是則舊元有效於前者也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效於今者也延光元年中謁者亶

最是

誦亦非四分庚申言當用命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正處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算追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古今之術今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之不能下通於今也元命苞乾鑿度皆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及命曆序積獲麟至漢起庚子蔀之二十三歲竟己酉戊子及丁卯蔀六十九歲合爲二百七十五歲漢元年歲在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極開闢則不在庚申讖雖無文其數見存當今曆正月癸亥朔光晃以爲乙丑朔乙丑之與癸亥無題勒款識可與衆共別者須以弦望晦朔光魄虧滿可得而見者考其符驗。

而光晃曆以考靈曜二十八宿度數及冬至日所在與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可考校以今渾天圖儀檢天文亦不合於考靈曜光晃誠能自依其術更造望儀以追天度遠有驗於圖書近有效於三光可以易奪甘石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難問光晃但言圖讖所言而已元和二年制書始用四分曆深引河洛圖讖以為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構而光晃以為香固意造妄說違反經文謬之甚者昔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曆明時可謂正矣且猶遇水遭旱戒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光晃以為陰陽不和姦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

九十二歲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區區信用所學虛造欺妄往者壽王之術不效亶誦之議不用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太尉耽司徒隗司空訓劾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詔勿治罪

　太初曆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以河平癸巳為元施行五年永元元年天以七月後閏食術以八月其十二年正月蒙公乘宗紺上書言今月十六日月當食而曆以二月至期如紺言太史令巡言紺有益官用除待詔詔以紺法署施行五十六歲至本初元年天以十二月食曆以後年正月於是始差至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先曆食者十六事常山長史劉洪上作七曜術詔屬太史部郎中劉固舍人馮恂課效復作八元術固等作月食術並以相參固術與七曜術同月食所失皆以歲在己未當食四月恂術以三月官曆以五月太史上課到時施行中者詔書報可其四年紺孫誠上書言受紺法術今年十二月當食而官曆以後年正月到期如言拜誠為舍人詔書聽行誠法光和二年歲在己未三月五月皆陰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等推計行度以為三月近四月遠誠以四月奏廢誠術施用恂術誠兄整上書言去年三月不食當以四月史官廢誠正術用恂不正術整所上五屬太史太史主者終不自言三月近四月遠食當以見為正無

遠近詔下太常詳案注記平議效驗虛實太常就耽選侍中韓說等覆校注記難問恂術以五千六百四十日有九百六十一食為法而除成分空加縣法推建武以來俱得三百二十七食其十五食錯案其官素注天見食九十八以兩術相應其錯辟二千一百誠術以百三十五月二十三食為法乘除成月從建康以上減四十一建康以來減三十五以其俱不食恂術改易舊法誠術中復減損論其長短無以指驗各引書緯自證文無義要取追天而已夫日月之術日循黃道月從九道以赤道儀日冬至去極俱一百一十五度其入宿也赤道在斗二十一而黃道在斗十九兩儀相參日月之行

論甚超明有於後學

曲直有差以生進退故月行井牛十四度以上其在角婁十
二度以上皆不應率不行以是言之則術不差不改不驗不
用天道精微度數難定術法多端曆紀非一未驗無以知其
是未差無以知其失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此謂允執其
中今誠術未有差錯之謬悔術未有獨中之異以無驗改未
失無以檢將來為是者也誠術百三十五月月二十三食其
文在書籍學者所修施行日久今宜施用誠術棄放悔術史
官課之後有效驗乃行其法就以開節可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景之
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天

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
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列宿終於四七受以
甲乙終於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
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
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
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
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
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
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於
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

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
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
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
原之羅有變化萬殊贏朒無方莫不結系於此而稟正焉極
建其中道營於外璇衡追日以察發斂光道生焉孔壺為漏
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
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
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金
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違
違而後速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

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
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探賾索
隱鉤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不以其精者然故陰陽有分寒
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若夫祐術開業淳燿天光重黎
其上也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羲和其隆也革命創制治曆明
時湯武其盛也及王德之衰也無道之君亂之於上頑愚之
史失之於下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乃征之紂作淫虐喪其
用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者其興也勃焉回而敗之者
其亡也忽焉是以聖人寶之君子勤之夫曆有聖人之德六
焉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

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將有興也咨焉而以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夫若用天因地揆時施教頒諸明堂以爲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往羣忌苟禁君子未之或知也斗之二十一度去極至遠也日在焉而冬至羣物於是乎生故律首黃鍾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當漢高帝受命四十有五歲陽在上章陰在執徐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閏積之數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之漢曆又上兩元而月食五星之元並發端焉曆數之生也乃立儀表以校日景景長則日遠天度之端也

日發其端周而爲歲四周千四百六十一日而景復初是則日行之終以周除日得三百六十五（五下[illegible]有度字[illegible]文）四分度之一爲歲之日數日日行一度亦爲天度察日月俱發度端（[illegible]）日行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復會於端是則月行之終也以周除月周得一歲周天之數以日一周減之餘十二（二下脫有分字）十九分之七則月行過周及日行之數也爲一歲之月以除一歲日爲一月之數月之餘分積滿其法得一月月成則其歲月大四時推移故置十二中以定月位有朔而無中者爲閏月中之始日節與中爲二十四氣以除一歲日爲一氣之日數也其分積而成日爲沒并歲氣之分如法爲一歲沒沒分于終中中終于冬至冬至之分積如其法得一日四歲而終月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章首分盡四之俱終名之曰蔀以一歲日乘之爲蔀日之數也以甲子命之二十而復其初是以二十蔀爲紀紀歲青龍未終三終歲後復青龍爲元論曰伏羲之有天下也未有書計歷載彌久暨於黃帝班示文章重黎記註象應著明始終相驗準度追元乃立曆數天難諶斯曆以五三迄于來今各有改作不通用故黃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乃會術士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王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太

（魯用庚子[illegible]之未造也）

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爲上元太初曆到章帝元和旋復疏闊徵能術者課校諸曆定朔稽元追漢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爲四分曆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有近於緯而歲不攝提以辨曆者得開其說而其元斷與緯同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曆之興廢以疏密課而不主於元光和元年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曆志邕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爲筭述敘三光今考論其業義指博通是以集錄放續前志以備一家

（東漢用讖緯[illegible]不合[illegible]小人因[illegible]會夫一[illegible]遠[illegible]）

祭祀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爲壇營於鄗之陽祭告天地采元

佚人

是

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神皆從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洛陽城南七里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靑帝在甲寅之地赤帝在丙巳之地黃帝在丁未之地白帝在庚申之地黑帝在壬亥之地其外爲壝重營皆紫以像紫宮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東西北斗在北道中營神五嶽之屬外營神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四瀆之屬七年詔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侍御史杜林以爲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祠制以高帝配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從之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樂奏靑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　建武三十年羣臣言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汙七十二代之編錄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兇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三月上幸魯過泰山告太守以上過故承詔祭山及梁父虎賁中郞將梁松等議訖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即事之漸不祭配林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愼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僞不萌感此文乃詔松等案索河雒讖文言九

原文殊不
如始皇諸
石刻敘刻
之可見文

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初武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黃帝由封禪而後僊於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武帝以方士言作封禪器以示羣儒多言不合於古於是罷諸儒不用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顚東巡海上求僊人無所見而還遂封泰山恐所施用非是乃祕其事上既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議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用玉牒書藏方石牒有玉檢檢有蓋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爲泥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再累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如小碑環壇立之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立壇丙地以刻書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將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松爭之以爲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爲萬民也承天命之敬禮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時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書祕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末云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已前文書好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後有聖人正

失誤刻石記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南郊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如親耕貙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日中後到山上更衣早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羣臣以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尚書令藏玉牒石覆訖以五寸印封石檢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歲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甲午禪祭地於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

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復博奉高嬴勿出元年租芻稾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廟太尉奉匱以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馬第伯封禪儀記曰車駕二月九日到魯十二日宿奉高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治道還十五日始齋上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成侯東方諸侯雒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圜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

上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四枚長丈二廣二尺厚尺半所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道峻峭往往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峰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窱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爲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

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觀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俯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窔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捏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燋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晡後到天門使者郭堅伯得銅物形狀如鐘方柄有孔莫能識疑封禪具也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武帝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

上有壇郊壇再拜歸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詔書所謂
酢梨酸棗狼藉散錢帛處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
百官先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
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泰觀者望見長安吳觀
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
有玉龜山南有神泉飲之極清美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
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蹈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
夜人定矣　是年營北郊明堂辟雍靈臺未用事遷呂太后
于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地郊高廟北郊在雒陽城
北四里為方壇四陛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
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群神從食皆在
壇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嶽在未四嶽各在其方中營內海在
東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
奏樂如南郊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
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
在青帝之南少退西南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卒事遂升靈
臺以望雲物　迎時氣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禮讖及月令
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
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
芒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因賜文官太傅

司徒以下縑各有差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車
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
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車旗服飾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
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旗服飾皆
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于
壇有事天子入囿射牲以祭宗廟名曰貙劉立冬之日迎冬
于北郊祭黑帝玄冥車旗服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
舞　章帝元和二年正月詔議增修山川百神宜享祀者二
月東巡狩遣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成陽靈臺上至泰
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地群神如故事壬申宗祀
五帝於汶上明堂光武帝配癸酉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
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覲東后饗賜王侯群臣
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四月告至
祠高廟世祖各一特牛作靈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
之　安帝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
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風山
澤非是更立六宗祀於洛陽西北禮比太社延光三年東巡
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故事　桓帝好神僊
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
濯龍文罽為壇飾淳金釦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　光武

既云興意問以所其觀北純淳之夫也孝宣不世其父既望臣祀祠已非是矣光武又與孝宣異甚矣其不知禮也

立親廟四十其陽上……觀祭不其於失禮二臣之罪也

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於雒陽四時祫祀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如舊餘帝以四孟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時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議禮爲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禮之設施不授之與自得之異意當除今親廟四宣帝以孫後祖爲父立廟於奉明曰皇考廟獨羣臣侍祠願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事下公卿博士議郎大司徒涉等議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廟代今親廟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爲南頓君立皇考廟不通極矣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上可其議詔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

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祀祭長安高廟南陽舂陵歲時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侍祠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皆就園廟在所郡縣侍祠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行已久矣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乎太祖五年再殷祭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始行禘禮父爲昭南鄉子爲穆北鄉

以四海之大而闕於立廟是以天下儉其親也

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諦諟昭穆尊卑之義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今宜以時定上難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爲常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但就陳祭毀廟主詔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爲昭景宣帝爲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光武皇帝崩明帝以光武撥亂中興更爲起廟尊號曰世祖廟以元帝於光武爲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爲常明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室孝章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祠於

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章帝遺詔廟如先帝故事和帝上尊號曰肅宗後帝皆藏主於世祖廟但爲陵寢之號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和帝崩上尊號曰穆宗殤帝生未朞歲而崩鄧太后攝政以尚嬰孩故不列於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卽位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領於太常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安帝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因其陵號稱恭宗順帝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順帝崩上尊號曰敬宗沖質帝崩皆幼梁太后攝政以殤

并宗孝章穆皇之類

帝故事就陵寢祭祠廟訖三公分祭之桓帝以河間孝王孫
蠡吾侯即位追尊祖考王國奉祀桓帝崩上尊號曰威宗靈
帝以河間孝王曾孫解犢侯即位亦追尊祖考時京都所祭
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其高廟成哀
平三主親毀之後但殿祭之歲奉祠獻帝初平中相國董卓
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不應爲宗及餘非
宗者與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
帝四凡七帝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爲也說者
以爲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
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

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
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
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
諸陵乃太牢祠雒陽諸陵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
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
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　建武二年立大社稷於雒陽
在宗廟之右方壇無屋有牆門而已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
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
者五穀之長也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
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自

平常其罪也

思春秋二仲月之日

夏以上祀以爲稷至殷以柱久遠而堯時棄爲后稷亦植百
穀故廢柱祀棄爲稷大司農鄭玄說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
其神故句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
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者師行平
有載社主不載稷也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
於社稷云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於未地以丙戌日祠風
伯於戌地以己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立春之日皆青
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東郭外
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迎者拜之而還邪祭三時不迎諭
月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爲不知漢書郊祀志載秦以來迄

於王莽爰居之類衆爲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
而事邈殊矣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
封土爲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于
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
巡狩則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僊
信方士之言造爲石檢印封之事夫天道質誠約而不貴者
也故牲有犢器用陶匏無事於檢封之閒而貴金玉之飾也
且封爲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
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爲必改乃
當夫既封之後未必獲福而松卒被誅死則帝王所以能大

施於後者貴在德加於民不問其在封矣其言六宗爲天地
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大社又爲失所矣

郡國

漢書地理志凡郡國百三縣邑道侯國千五百八十七世祖
中興併官多役煩乃命并合省郡國十縣邑道侯國四百餘
所至明帝置郡一章帝置郡國二和帝置三安帝命屬國別
領比郡者六所省縣漸復分置至於順帝凡郡國百五縣邑
道侯國千一百八十民戶九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口
四千九百一十五萬二百二十

史緯卷三十八終

史緯卷三十九

後漢書三

列傳

皇后 原列本紀今入列傳

光武中興斲彫爲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
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女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
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
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
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
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
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向使因設
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
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
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
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芈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
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
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
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
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
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爲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

方治人無治法法亦止救得一半耳

說得是

當時郭立陰氏有後來一段說話

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於篇以纘西京外戚云爾

光烈陰皇后諱麗華新野人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二年遂納后於宛及光武爲司隸校尉之洛陽令后歸新野光武即位以后爲貴人帝以后雅性寬仁欲崇以尊位后以郭氏有子固辭遂立郭氏爲皇后建武四年從征彭寵生顯宗於元氏十七年廢皇后郭氏而立貴人制詔三公曰皇后懷執怨懟數違教令不能撫循它子訓長異室宮闈之內若見鷹鸇既無關雎之德而有呂霍之風豈

可託以幼孤恭承明祀今遣宗正吉持節其上皇后璽綬陰貴人鄉里良家歸自微賤（此何必言見明之所餘也）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宜奉宗廟爲天下母主者詳案舊典時上尊號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后在位恭儉少嗜玩不喜笑謔性仁孝多矜慈七歲失父雖已數十年言及未嘗不流涕帝見常歎息顯宗即位母爲太后永平三年帝從太后幸章陵置酒舊宅會陰鄧諸家並受賞賜七年崩明帝性孝愛追慕無已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甘露降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爲薦會畢帝從前席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郭氏雖廢郭況與帝舅陰就並爲特進恩寵俱渥禮待陰郭每事必均焉

明德馬皇后援小女也少喪父兄客卿敏惠早夭母藺夫人悲傷發疾慌惚后年十歲幹理家事敕制僮御內外諮稟同於成人太夫人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爲此女稱臣然貴而少子若養他子得力（如於指事）乃踰於所生援爲梁松竇固所譖家大失執太夫人於是求進女掖庭選入太子宮后時年十三奉承陰后接待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宜之顯宗即位以后爲貴人時后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養之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

心撫育過於所生后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永平三年有司請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爲皇后既正位愈自謙肅后長身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帝常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露爲戒帝幸濯龍宮並名諸才人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不好樂雖來無歡也時楚獄連年不解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乘間言之帝感悟夜起彷徨多所降宥諸奏事難平者帝以問后后分

解趣、埋各得其情、多所賦補、而未嘗以私干、故寵敬日隆、始
終不衰、肅宗即位、尊為皇太后、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
析別之懷、各賜赤綬、車馬金帛、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
參醫藥事、帝以為請、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謂先帝親后家
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
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吾以
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先
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
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
氏乎、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

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知臣莫若君、況
親屬乎、吾豈可以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
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
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柰何令臣獨不加恩於舅
乎、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
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
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
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
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
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欲得一

小人

縣乎、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晝夜不
安、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但當含飴弄孫、
不能復關事矣、其外親有謙素行義者、后輒假借溫言、賞以
財物、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內外
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置織室於濯龍中、數
往觀視、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與帝述敘平生、雍和終日、四
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封三舅廖防光為列侯、太后遂遣
退位居第、為帝既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生母賈
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乃加貴人
王赤綬、

章德竇皇后、融曾孫女也、父勳、尚沘陽公主、建初二年、后以
選入見長樂宮、進止有序、風容甚盛、肅宗聞后有才色、數以
訊諸姬傅、及見、雅以為美、馬太后亦異焉、后性敏給、傾心承
接、稱譽日聞、明年、遂立為皇后、寵幸殊特、專固後宮、宋貴人
生太子慶、后無子、疾忌之、因誣宋貴人挾邪媚道、令自殺、廢
慶為清河王、梁貴人者、梁竦之女也、生和帝、后養為己子、欲
專名外家、而忌梁氏、乃作飛書以陷竦、竦坐誅、貴人姊妹以
憂卒、和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臨朝、兄憲弟篤景擅威權、後
遂謀不軌、永元四年伏誅、九年、太后崩、未葬、梁貴人姊嫕陳
貴人枉歿之狀、太尉張酺等奏、依光武黜呂后故事、貶太后

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朕少時事太后深惟大義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其勿復議於是合葬敬陵帝以貴人斂葬禮闕乃改殯於承光宮上尊謚曰恭懷皇后追服喪制葬西陵

和熹鄧皇后禹孫女也父訓護羌校尉后年五歲祖母愛之自爲翦髮誤傷后額忍痛不言左右怪而問之后曰夫人哀憐爲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輙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務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耶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父訓異之永元四年

當以選入會訓卒后晝夜號泣終三年不食鹽菜憔悴毀容親人不識之七年以選入宮后長身姿顏姝麗絕異於衆左右皆驚入爲貴人時年十六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夙夜戰兢接待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借帝深嘉焉后常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視醫藥后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在內省令陛下有私後宮之譏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以入宮爲榮貴人反以爲憂耶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采袿裳鮮明而后獨素裝無飾若並時進見其衣與陰后同色者解易之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

危殆

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心曲體常嘆數之後陰后漸見疎后每御見輙辭以疾帝數失皇子后憂之選進才人以廣帝意陰后見后德稱日盛遂造祝詛帝嘗疾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后聞流涕曰我獲罪於天竭誠盡心以事皇后竟不爲所祐婦人雖無從死之義然周公身請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死之分上以報皇帝之恩下以解宗族之禍卽欲飲藥宮人趙玉固禁之因詐言屬有使來上疾已愈后以爲然乃止明日帝果瘳十四年陰后以巫蠱廢后請救不能得帝屬意於后后稱疾篤深自閉絕有司奏建長秋宮帝曰皇后之尊與朕同體承宗廟母天下豈易哉鄧

有謂平原無疾乃邪后畏之又皇子之夭出於天數後生者隱於何也或當養民間以避夭折密令宮殤寄於之類乃迎自外之嬰孩皆不問何也

貴人德冠後庭可以當之遂立爲皇后手書表謝深陳德薄不足以充小君之選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卽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輙哀請謙讓故兄騭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帝崩長子平原王有疾諸皇子夭殁前後十數後生者輙隱秘養於民間殤帝生始百日后迎立之尊后爲皇太后臨朝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園太后賜周馮貴人策曰朕與貴人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後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諭焉其賜貴人王青蓋車駿馬一駟黃金三十斤雜帛二千匹白

經之貪立孩幼久尊割收除不可解矣

越四千端又賜以王赤綬以未有步搖環珮加賜各一具時遭大憂宮中亡大珠一篋太后念欲考問必有不辜乃親閱（和熹聰明以處宮闈圖育除）宮人觀察顏色即時首服和帝嬖人吉成御者誣以巫蠱下掖庭考訊辭證明白太后以成先帝左右待之有恩令反若（此事）此（其明）不合人情親名見躬實果御者所爲莫不歎服以爲聖明詔以淫祀無福命有司罷諸祠官不合典禮者又詔除建武以來諸犯妖惡及馬竇家屬被禁錮者皆復爲平人自非供陵廟稻粱米不得導擇朝夕飯一肉而已尚方織室冰紈綺縠金銀珠玉彤鏤玩弄之物皆絕不作詔司隸校尉河南尹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爲人患苦咎在執法懈息

亦能勉强

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騎將軍騭等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奸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敕勿相容護太后親屬犯罪無所假貸愍陰氏罪廢赦其徒者歸鄉敕還貲財五百餘萬京師旱親幸洛陽寺錄冤獄有囚實不殺人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覺之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學兼天文算數晝省政事夜誦書史患其謬誤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詣東觀讎校傳記事畢奏御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七年正月初入太廟齋七日謁宗廟率命婦

羣妾相禮儀與皇帝交獻親薦成禮而還因下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孰或穿掘萌牙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自太后臨朝水旱連年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人飢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救災阨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穰元初六年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親近子孫三十餘人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存教導恩愛甚渥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曰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經學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誠欲

褒崇聖道以匡末俗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猶術學不識臧否斯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足矣其勉之哉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心懷畏懼託病不朝永寧二年太后病漸篤乃乘輦於前殿見侍中尚書還大赦天下賜諸園貴人王主羣僚錢布各有差詔曰朕以無德託母天下勤勤苦心不敢以萬乘爲樂上欲不欺天愧先帝下不違人負宿心誠在濟度百姓以

未爲太后所信也

昏亂之君、爲其妻子亦不自保、讀之爲寒、哀歲錄之、以示戒也

安劉氏、自謂感徹天地、當蒙福祚、而喪禍內外、傷痛不絕、頃以廢病沈滯、遂至不解、存亡大分、無可柰何、公卿百官、其勉盡忠恪、以輔朝廷、三月崩、在位二十年、年四十一、合葬愼陵、

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事異稱政之時、身闕明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斂衽於虛器、直臣懷憤、懸書於象魏、久假不知、殆其惑哉、然而建光之後、王柄有歸、遂乃名賢戮辱、便辟黨進、故知持權引謗、所幸者非己、焦心卹患、自强者唯國、是以班母一說、闔門辭事、愛姪微愆、髡剔謝罪、將杜根逢誅、未値其誠乎、但蹊田之牛、奪之已甚、

靈帝宋皇后、扶風人、后居正位、而無寵、初中常侍王甫枉誅

勃海王悝及妃宋氏、妃后之姑也、恐后怨之、乃與大中大夫程阿共構、后挾左道祝詛、帝遂策收璽綬、后徙暴室、以憂死、父酆及兄弟並被誅、諸常侍小黃門、皆憐宋氏無辜、共合錢物、收葬后及酆父子、歸宋氏舊塋、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過、而聽用邪孽、使絕其命、勃海王悝亦受誅夷、今宋氏及悝訴在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既覺、而恐、以問羽林左監許永、曰、此何祥、其可禳乎、永對曰、宋皇后親與陛下共承宗廟、母臨萬國、過惡無聞、而虛聽讒妒之說、以致無辜之罪、身嬰極誅、禍及家族、天下臣妾、咸爲怨痛、勃海王悝、桓帝母弟也、處國奉藩、未嘗有過、陛下曾不證審、

此亦何難、而不能用、何也

遂伏其辜、昔晉侯失刑、亦夢大厲被髮屬地、天道明察、鬼神難誣、宜并改葬、以安冤魂、反宋氏之徙家、復勃海之先封、以消厥咎、帝弗能用、尋崩、　少帝唐姬、潁川人、董卓廢帝爲弘農王、明年山東兵起、卓乃置王於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酖、曰、服此可以辟惡、王不肯飲、儒迫之、不得已、乃與妃唐姬及宮人飲讌別、酒行、王悲歌、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泣下嗚咽、坐者皆歔欷、王謂姬曰、卿王者妃、執不復爲吏民妻、自愛、從此長辭、遂飲藥而死、王薨、唐姬歸鄉里、父會稽太守瑁欲嫁之、姬誓不許、及李傕破長安、遣兵鈔關東、略得姬、傕欲妻之、固不聽、而終不自名、尚書賈詡知之、以狀白獻帝、帝聞感

董承該死

愴、乃下詔迎姬、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爲弘農王妃、

獻帝伏皇后、湛八世孫也、父完、沈深有大度、襲爵不其侯、尚桓帝女陽安公主、爲侍中、初平元年、從駕西遷長安、爲執金吾、帝東歸、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帝乃潛夜渡河走、六宮皆步行出營、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傍侍者、血濺后衣、既至安邑、御服穿敝、唯以棗栗爲糧、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儀比三司、完以政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綬、拜中散大夫、完卒、子典嗣、自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衞兵侍、莫非曹氏黨與、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

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俯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汗流浹背自後不敢復朝初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欲幷殺貴人帝以貴人有娠固請不能得后懷懼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十九年事露泄操大怒遂逼帝廢后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假策詔上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爲副勒兵入宮收后后藏壁中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耶遂將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宗族死者百餘人

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及伏后被弒明年立節爲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曰天不祚爾左右莫能仰視魏氏旣立以后爲山陽夫人

劉玄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王莽末南方饑饉新市人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聖公往從牧等號更始將軍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舂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之衆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共立更始爲天子更始卽位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不能言建元曰更始元年以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大司馬伯升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五月伯升拔宛更始入都宛城忌伯升威名遂誅之以光祿勳劉賜爲大司徒前鍾武侯劉望起兵汝南莽納言嚴尤秩宗陳茂敗於昆陽往歸之望遂自立爲天子以尤爲大司馬茂爲丞相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閒徧於天下長安中起兵攻

未央宮十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臺傳首詣宛更始在便坐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市是月拔洛陽獲莽太師王匡國將哀章皆斬之使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幷誅嚴尤陳茂遂北都洛陽以劉賜爲丞相申屠建李松自長安遣中黃門奉迎遷都二年更始自洛陽而西王莽之敗唯未央宮被焚而已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鐘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至都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

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各相親、李松與棘陽人趙萌說更始悉王諸功臣、朱鮪辭曰、高祖約非劉氏不王、臣非劉宗不敢干典、更始納趙萌女為夫人、有寵、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不得已、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趙萌專權威福自己、郎吏有言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無復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斬之、更始救請、不從、時李軼朱鮪擅命關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膳夫庖人、長安為之語曰

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軍帥將軍李淑諫更始、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更始遣李松破斬之、赤眉西入關、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於務鄉、松等大敗、棄軍走、死者三萬餘人、王匡張卬守河東、為鄧禹所破、還奔長安、卬與諸將議曰、赤眉旦暮且至、見滅不久、不如掠長安城中以自富、轉攻所在、東歸南陽、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為盜耳、諸將以為然、共入說更始、更始怒不應、及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王匡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掫以拒之、張卬廖湛胡殷申屠建等與御史大夫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貙膢時共劫更始、侍中劉能卿知其謀、以告更始、更始召張卬等、將誅之、唯隗囂不至、更始狐疑、使卬等且待於外廬、卬與湛殷疑有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卬等遂勒兵掠東西市、昏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將妻子東奔趙萌於新豐、更始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召入、牧丹先至、斬之、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張卬合、趙萌李松攻匡卬於城內、匡等敗走、更始入居長信宮、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連兵而進、更始城守、使李松出戰、赤眉生得松、松弟汎為城門校尉、赤眉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廚城門出、初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

劉恭可取

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為赤眉所誅、將兵在外、號為屯衛、而實囚之、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更始隨祿肉袒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將殺之、劉恭謝祿為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復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時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卬等以為慮、謂祿曰、今諸營長多欲篡聖公者、一旦失之、自滅之道也、於是祿使從兵與更始牧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劉恭夜往收

其屍光武聞而傷之詔鄧禹葬之於霸陵有三子求歆鯉與
母東詣洛陽帝皆封爲列侯

劉盆子

劉盆子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
人自號三老時青徐大饑盜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
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逄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
起兵合數萬人從崇共擊王莽深湯侯田況大破之遂入青
州王莽遣廉丹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
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廉
丹戰死王匡走遂掠楚沛汝南潁川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

濮陽更始入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留其兵自將
渠帥隨使者至洛陽見更始皆封爲列侯然崇等雖封貰未
有國邑乃亡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逄安
爲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爲一部更始二年崇等自武關宣等
從陸渾關兩道俱入至弘農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
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誘
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
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羣盜不可以久不如立
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服崇等以爲然時景王後
在軍中者七十餘人盆子與兄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爲近

屬崇等乃書札爲符與兩空札置笥中設壇場祠城陽景王
諸三老從事皆會列盆子等三人居中以年次探札盆子最
幼後探得符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屬右校牧羊被
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
齧折棄之軍及高陵與更始叛將張卬等連和遂攻東都門
入長安城更始因盆子兄式侯劉恭來降盆子居長樂宮諸
將爭功讙呼拔劍擊柱不能相一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
兵士輒剽奪之數虜暴吏民百姓保壁固守劉恭見赤眉衆
亂知其必敗密教盆子歸璽綬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
劉恭曰諸君共立恭弟爲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肴亂日甚

可笑此與更始一對

誠不足以相成恐死無所益願得退爲庶人更求賢知崇等
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事耶恭惶恐
起去盆子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吏
人貢獻輒見剽劫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
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誠冀諸
君哀憐之耳因涕泣噓唏崇等會者數百人莫不憐之皆避
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以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
持盆子帶以璽綬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
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赤眉貪財物復大
掠城中食盡遂收載珍寶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

數語自可所謂宗室[illegible][illegible]者

車田兵馬最爲猛盛衆號百萬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漢中賊延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寶降岑收散卒走寶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内反之表裏合勢可大破也岑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己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時三輔大饑城郭皆空遺人往往聚爲營保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解散十二月光武遣破姦將軍侯進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屯宜陽分爲二道要其還路勅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赤眉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崤底帝自將赴宜陽盛兵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傳國璽綬七尺寶劍及玉璧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帝令縣廚賜食衆積困餧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旦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否對曰罪當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又謂崇等曰得毋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勝負不欲强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今日得降猶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又曰諸卿大爲無道所過夷滅溺社稷汙井竈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令故夫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諸卿獨完以附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後樊崇逢安謀反誅楊音徐宣歸鄉里卒劉恭爲更始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爲趙王郎中後失明賜榮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

此徐宣等三十餘人耳劉恭於更始可謂忠矣

王郎

王郎一名昌邯鄲人爲卜相趙繆王子林好奇數任俠於趙魏間郎與之親善王莽篡位或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郎緣是稱眞子輿云毋故成帝謳者隻身就館趙后欲害之僞易它人子以故得全林等信之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謀共立郎更始元年林等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止於王宮立郎爲天子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之王莽篡弑賴知命者將護朕躬解形河濱削迹趙魏普天率土知朕隱在民間南嶽諸劉爲其先驅朕以今月壬辰卽位趙宮蓋聞爲國子之襲父古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諸與義兵咸以

漢得快光光武後來復李元帝蓋屏臣說

之耳

助朕皆得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丞與功臣詣行在所恐刺史二千石皆聖公所置或不識去就强者負力弱者惶惑今元元創痍已過半矣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於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光武自劒得郎檄南走信都發兵徇旁縣東北圍鉅鹿郎太守王饒據城連攻不尅耿純曰久圍王饒士衆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王郎已誅饒不戰自服矣光武乃留將軍鄧滿守鉅鹿而進軍邯鄲郎數出戰不利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子輿者乎威請求萬戸侯光武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曰邯鄲雖鄙并力固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辭去因急攻之郎少傅李立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追斬之

彭寵

彭寵宛人也更始立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及光武鎮慰河北以書招寵寵將上謁會王郎詐立傳檄燕趙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衆疑惑欲從之安樂令吳漢說寵從光武上谷太守耿况亦使功曹寇恂結寵共歸光武寵乃以吳漢行長史及狐奴令王梁將步騎三千人與上谷軍合南及光武於廣阿光武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遂圍邯鄲寵轉糧食前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北至薊寵上謁自負

朱浮可恨

寵能如况則不死矣

卜筮識人多此類矣人自疑耳

其功意望甚高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以問幽州牧朱浮浮曰前大王遣寵以所服劒倚以爲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閤握手交歡並坐王今不然所以失望因曰王莽爲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及莽篡位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光武大笑曰何至於此及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爲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官寵轉以貿穀積珍寶益富强朱浮與寵不相能數譖搆之建武二年詔徵寵寵意浮賣己上疏願與浮俱徵帝不許寵益自疑而其妻素剛因勸無受召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喩意寵因留之遂發兵反自攻朱浮於薊分兵徇上谷右北平以與耿况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遣使要况况斬之帝使游擊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怒謂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能相及比若還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別發精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浮不能救寵遂拔右北平以美女繒綵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將軍七八千騎往來爲游兵以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豪桀攻拔薊城自立爲燕王其家多見怪變卜筮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子后蘭卿質漢歸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

鮑賦奴所為令人以諸並不義也但寵以即免其何為受其撥新若是

齋禁皆使吏休偃稱寵教收縛奴婢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寵急呼曰趣為諸將軍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至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詣闕封為不義侯其尚書韓立等立寵子午為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征虜將軍祭遵降夷其宗族不義又可侯乎如高祖斬丁公可也

隗囂

隗囂字季孟成紀人更始立囂季父崔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推囂為上將軍囂聘平陵人方望為軍師望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為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眾乎宜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者也囂遂立廟祀高祖太宗世宗囂等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祝畢割牲而盟移檄郡國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進攻安定大尹王向虜之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徵囂

夫科高但何以立囂子見殺

囂始欲歸光武其後反覆介使之也

等囂將行方望以為更始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囂至長安更始以為右將軍其冬崔義謀叛歸囂懼并禍以告更始崔義誅更始以囂為御史大夫明年赤眉入關光武即位河北囂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叔父良更始不聽囂與諸將謀劫更始東歸事覺更始召囂囂稱疾不入因勒兵自守更始使執金吾鄧曄將兵圍囂囂閉門拒守至昏時潰圍與數十騎斬平城門關亡歸天水復招聚其眾據故地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名震西州聞於山東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裨將馮愔叛禹引兵西向天水囂逆擊之於高平於是禹承制命囂為西州大將軍得

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於涇陽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眾勸囂通使京師光武素聞其名報以殊禮陳倉人呂鮪擁眾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恩禮愈篤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囂囂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以故蜀兵不復北出帝因使囂討蜀囂盛言三輔單弱盧芳在邊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囂與來歙馬援相善故帝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不欲東深辭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五年

遣使乃待囂乎

復道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囂將王元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北取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跡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敝猶足以霸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埶與蚯蚓同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阸欲專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以囂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囂復遣周游詣闕先到馮異營游為仇家所殺帝遣衛尉銚期持珍寶繒帛賜囂期至鄭被盜亡失財物帝聞而歎曰使來見殺得賜道亡吾與隗囂事其不諧矣會公孫述遣兵寇南郡詔囂從天水伐蜀欲以潰其心腹囂復言白水險阻棧閣絕敗又多設支閡帝知其終不為用遂欲討之乃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歙奉璽書喻旨囂懼即勒兵使王元據隴坻謀欲殺歙歙亡歸諸將與囂戰敗引退囂因使王元使三輔征

西大將軍馮異擊破之囂乃上書謝曰吏人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歙賜囂書曰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述以囂為朔寧王遣兵往來為之援埶帝令來歙以書招囂將王遵遵降封為向義侯八年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城囂懼悉衆圍歙公孫述遣將助囂攻略陽連月不下帝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王遵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義意遺之以書曰遵與隗王欲盟為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於時周洛以西無所統一故為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冀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生民以來臣人之埶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群居穴處之徒人人抵掌欲為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

捉亦奸漢

扼腕垂涕登車幸宗封拜得延論議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囂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囂卿以奔離之卒拒要阨當軍衝視其形執何如哉夫智者覩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爽吾束縛而相奔豫布杖劍以歸漢去惡就義功名並著今囂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怖慄宜斷之心耶得書乃歸命拜為大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王元入蜀求救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詔告囂曰若東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高皇帝云横來大者王小者侯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大司馬吳漢與征南大將軍岑彭圍西城月餘楊廣死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漢軍急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數月王元等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陣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會吳漢等食盡退去於是天水隴西復反為囂九年囂病且餓恚憤而死王元周宗立囂子純為王明年來歙耿弇攻破落門周宗等將純降分徙京師以東王元留為蜀將及輔威將軍臧宮破蜀元率衆詣宮降十八年純與賓客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論曰隗囂援旗糺族假制明神迹夫

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埶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至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歿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有足懷者所以來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也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禍生能回成敗或未聞焉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擁西州豈多嗤乎正恨命不副耳

公孫述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人哀帝時為清水長父仁為河南都尉以述年少遣門下掾隨之官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鬼神王莽天鳳中為導江卒正有能名更始立豪傑各起兵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略漢中商人王岑自稱定漢將軍殺庸部牧以應成衆合數萬述聞之遣使迎成成等至虜掠暴横述不能堪召諸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故聞漢將軍到皆馳奉迎今百姓無辜婦子係獲室屋燒燔此寇賊耳非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皆叩頭曰願效死述乃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益州牧印綬即選兵西擊成等大破之殺成而降其衆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寶將兵徇蜀漢述恃地險衆附欲自立乃使其弟恢於緜竹擊寶破走之威震益部自立為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士庶多往歸

王元說囂李熊說述亦似可聽而二子俱敗者不知天也

之卭筰君長皆來貢獻功曹李熊說述曰今山東饑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數十萬見利則出兵而畧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隴南順江流以震荊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也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宜卽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為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建武元年述遂稱帝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北守南鄭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東據扞關盡有益州之地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關中豪桀呂鮪等擁衆以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述皆拜為將軍遂大作營壘陳車騎肄習戰射會聚兵甲數十萬人積糧漢中築宮南鄭又造赤樓帛蘭船五年延岑出戎為漢兵所敗皆亡入蜀帝與述書曰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述不荅明年隗囂稱臣於述述騎都尉荊邯見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昔秦失其守豪桀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錐之地起於行陣之中

以帛飾欄也

躬自奮擊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踰於却就而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為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桀咸居心於山東發間使召攜貳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今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桀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昔武王伐殷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為西伯也延岑出戎亦數請兵立功述終疑不聽述性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出入法駕鸞旗旄騎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闥又立其兩子

諸葛武侯云坐而待二洗與伐[illegible]閒棧道關[illegible]之為要[illegible]天下有事則以偏安與王既出失其險矣

此馬援所謂井蛙

盆子聖公皆降天子也

為王食健為廣漢群臣言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述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述遣李育將萬餘人救囂囂敗并沒其軍蜀地恐動述使爵降將王元與將軍環安拒河池又遣田戎及司徒任滿將兵下江關十一年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斬之田戎走保江州城邑皆降彭長驅至武陽帝與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歎息以視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隆少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中郎將來歙急攻王元環安安使刺客殺歙述復令刺客殺岑彭十二年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臧宮破殺

光武帝也述虜也

述弟恢及將史與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述復下詔諭之曰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述終無降意九月吳漢破斬其大司徒謝豐遂圍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配岑於市橋偽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之漢墮水緣馬尾得出十一月臧宮軍至咸門述視占書云虜死城下大喜謂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漢因令壯士突之

懼大之怨耶

述兵大亂被刺洞胸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日岑降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而族延岑放兵大掠焚燒宮室帝聞之怒遣人責漢又讓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何以為心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忍行此耶常少張隆勸述降不從並以憂死帝贈少為太常隆為光祿勳以禮改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並蒙顯擢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公孫述亦竊帝蜀漢無他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不能因隙立功起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此吳起所以斷魏侯也及其謝臣屬審於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語也

史緯卷四十

後漢書四

列傳

齊武王縯

齊武王縯字伯升光武長兄也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常憤憤思復社稷不事家人生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天亡之秋復高祖之業今其時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武與李通起於宛伯升自發舂陵合七八千人與新市平林帥合兵而進屠長聚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棘陽因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漢兵大敗姊元弟仲皆遇害宗從死者數十人伯升收合散兵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潢淳水臨沘水阻兩川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意新市平林見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伯升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伯升與合兵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潛師夜起襲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旦漢軍自西攻甄阜下江兵自東攻梁丘賜至食時賜陳潰阜軍望見散走漢兵追之迫潢淳水斬首溺死者二萬餘人遂殺阜賜王莽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聞阜賜軍敗欲據宛

王莽作事可笑

原是正議

伯升陳兵誓衆焚積聚破釜甑鼓行而前與尤茂遇育陽下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尤茂棄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使長安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貪聖公懦弱先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即其事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爲功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從之聖公即位拜伯升爲大司徒豪傑失望多不服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曰願得司徒劉公一信及伯升軍至即開城門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兄弟威名益盛更始君臣不自安共謀誅伯升大會諸將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更始竟不敢發

以親王而試郡縣淡之吏治所以盛也

及罷會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不答李軼諂事更始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信又不受將軍劉稷數陷陳潰圍時將兵擊魯陽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君臣聞而惡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與諸將陳兵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即日害之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為齊王與為魯王諡伯升為齊武王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使章試平陰令遷梁郡太守薨諡曰哀王子石嗣與繼光武兄仲初南頓君娶同郡樊重女字嫻都性婉順自為童女不正容服不出於房宗族敬焉生三男長伯升次仲次光武仲沒於小長安追爵為魯哀王與試守緱氏令有明略善聽訟甚得名稱遷弘農太守復有善政顯宗器重與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薨諡曰靖王子睦嗣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顯宗在東宮尤見親待入侍諷誦出參乘輿中與初禁網尚闊睦謙謹好士千里交結名儒宿德莫不造門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中大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以實告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

行也大夫其曰孤自襲封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性孝友悉推財產與諸弟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薨諡曰敬王與子臨邑侯復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傳教等皆宗事之論曰大丈夫之鼓勁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豈遊俠豪客之為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蠆為戒蓋畏此也

李通 范蔚宗以通未知道而舍家從讖固然然實東京之元功也

李通字次元南陽人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尺容貌絕異為人嚴毅居家如官廷好星歷讖記為王莽宗卿師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說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私常懷之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光武避事在宛通遣軼往迎光武光武以通士君子相慕故往答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握手極歡通因言讖文事光武殊不意未敢當之時守在長安光武乃微觀通曰即如此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

守死於劉氏顯死於李氏誠耶

自行度矣因僞言其計光武既深知通意逐相約結定謀議期以材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及屬正以號令大衆光武與軼歸舂陵舉兵以相應事覺通亡走守審知其事欲亡歸守與邑人中郎將黃顯相善顯謂守曰今闕門禁嚴君狀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詣闕自歸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卽上書歸死莽繫守於獄黃顯爲請曰守聞子無狀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宮闕臣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莽然之會前隊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欲殺守顯爭之幷被誅守家屬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通門宗六十四人時漢兵已大合通與光武李軼遇於棘陽

遂共破前隊殺甄阜梁丘賜更始立以通爲大將軍封西平王持節鎭荊州通娶光武女弟伯姬後封寧平公主光武卽位徵通爲衛尉封固始侯帝每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鎭撫百姓修宮室起學宮六年夏爲前將軍領破姦將軍侯進等十營擊漢中賊破之時天下略定通思避榮寵以病乞身大司徒侯霸等曰王莽篡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呂蕭曹之謀建造大策扶助神靈破家爲國忘身奉主功德最高海內所聞通以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職療疾於是詔通勉致醫藥以時視事拜大司空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性謙恭常欲避權執

素有消疾自爲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通固辭積二歲乃聽有司奏請封諸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卽日封通少子雄爲召陵侯每幸南陽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十八年卒謚曰恭侯

王常

王常字顏卿潁陽人王莽末與王鳳成丹張卬等起兵雲杜綠林中別入南郡號下江兵與荊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遂北至宜秋時漢兵與新市平林衆敗於小長安各欲解去伯升聞下江軍在宜秋卽與光武及李通造常壁成丹張卬推常出見伯升伯升說以合從之利常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

豈綠林中人耶

王常知天非常人也

方藩

故豪傑並起今劉氏復興卽眞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伯升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具爲丹卬言之丹卬負其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爲王耳常曉說之曰往者成哀衰微無嗣故王莽得乘間簒位既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而起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夫舉大事必下順民心上合天意若負强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埶尙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起兵觀其來議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幷合必成大功此所以祐吾屬也諸將謝曰敬受教卽

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俱進、破殺甄阜梁丘賜、及諸將議立宗室、常與南陽士大夫欲立伯升、而朱鮪張卬等不聽、常與光武共破王尋王邑、更始以常為廷尉行南陽太守事、封知命侯、常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曰、王廷尉良苦、每念往時共更艱厄、何日忘之、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常頓首謝曰、臣蒙大命、得受鞭策、託身陛下、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賴靈武、輒成斷金、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赤眉之難、喪心失望、以為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即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帝笑曰、吾與公戲耳、乃名公卿將

軍以下大會、具為羣臣言、常與義兵、知天命、與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拜為漢忠將軍、封山桑侯、遣南擊鄧奉、進祈諸將、皆屬焉、又詔常北擊河間漁陽、平諸屯聚、五年、與帝會任城、因從破蘇茂龐萌、進攻下邳、常部當城門戰、一日數合、賊反走入城、常追迫之、城上射矢雨下、帝從百餘騎、自城南高處、望常戰力甚、馳遣中黃門詔使引還、賊遂降、六年、西屯長安、拒隗囂、使使者齎璽書拜常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囂遣將過烏氏、常要擊破之、十二年、北屯故安、拒盧芳、卒於屯所、

鄧晨（晨雖無大勳勞、兼書傳中烏家人情事、如在目前、史漢之外、此等文字不易得也）

（此北道主也）

（帝言何用知非僕、故晨云）

鄧晨、字偉卿、新野人、世吏二千石、晨娶光武姊元、王莽末、光武嘗與伯升及晨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及光武與家屬避吏新野舍晨廬、晨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往時會宛語、當應耶、光武笑不答、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漢兵敗小長安、光武單騎遁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撝曰、行矣、無為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退保棘陽、新野宰汙晨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

恨色、與光武擊破王尋王邑、更始以晨為常山太守、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賊於冀州、晨發積射士千人、委輸給軍不絕、光武即位、封晨房子侯、帝感悼姊沒於亂兵、追封諡為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於縣西、封晨子汎為吳房侯、以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讌見、說故舊平生為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辦之、帝大笑、使持節監執金吾賈復等擊平邵陵新息賊、晨好樂郡職、復拜為中山太守、吏民稱之、常為冀州高第、入奉朝請、復為汝南太守、十八年、行幸章陵、徵晨行

廷尉事從至新野置酒酣讌賞賜數百千萬復遣歸郡晨與
鴻郤(郤[illegible]之[illegible]信也)陂溉田數千頃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他郡二十五
年卒詔遣中謁者備公主官屬禮儀招迎新野主魂與晨合
葬於北芒乘輿與中宮親臨喪送葬

來歙

來歙字君叔新野人父仲娶光武祖姑生歙歙女弟為漢中
王劉嘉妻更始敗歙勸嘉歸光武帝見歙大悅解衣以衣之
拜為太中大夫時方以隴蜀為憂歙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
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
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也帝然之

歙使隗囂囂遂遣子恂隨歙入質拜歙為中郎將帝誅西收
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囂將王元進與說囂尤豫久不
決歙素剛毅遂發憤質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
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是臣主之交信也今
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
之決在於今日欲前刺囂囂起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
而去王元勸囂殺歙囂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固諫
歙有行義西州士大夫皆信重歙多為之言故得免八年遣
歙襲略陽欲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至略陽斬囂守將金
梁入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

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死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為兵囂盡銳
攻之自春至秋士卒疲敝帝自將上隴囂衆潰走圍解置酒
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詔悉監護諸將明年攻拔落門囂支
黨皆降王莽時羌虜背叛囂招其酋豪以為用及囂亡後五
谿先零諸種數為寇掠州郡不能討歙大修攻具進擊羌於
金城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獲牛羊萬餘頭穀數十萬斛又
擊破襄武賊傅栗卿等隴西雖平而人饑流者相望歙傾倉
廩轉運諸縣以賑贍之於是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十一
年歙與蓋延攻河池陷之乘勝徑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
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

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
效兒女子涕泣乎延收淚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
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為
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
下裁察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覽涕贈歙中郎將征
羌侯謚曰節侯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論曰世稱來
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
稱者其心誠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歙曾孫歷
字伯珍延光初為太僕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歷要結光祿
勳祋諷宗正劉瑋將作大匠薛皓等十餘人詣鴻都門證太

子無過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詔羣臣曰父子一體天
性自然以義割恩爲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共爲讙譁外
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違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
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頓
首曰宜如明詔歷怫然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
大臣處國事固當悵轉若此乎衆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
不肯去帝大怒免歷官削國租歷遂杜門不與親戚通順帝
即位朝廷咸稱社稷臣拜衛尉遷車騎將軍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人年十三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
禹見光武知其非常人遂相親附更始立豪傑多薦禹禹不
往及聞光武安集河北禹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
歡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願明公威德加於
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因留宿閒語禹曰更
始雖都關西然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
號者往往羣聚更始既不自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
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
安民者也分崩離析形勢可見當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
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可圖也光武大悅當
宿止於中與定計議任使諸將多訪於禹及赤眉西入關更

禹十三能游學亦非常人

可與淮陰孔明鼎立三漢之典由此三言

始使王匡劉均等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光武籌赤眉必破
長安欲乘釁幷關中而方有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
大度乃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禹西入
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禹以韓歆爲軍師馮愔樊崇
宗歆等爲將軍引兵而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入河東
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破之進圍安邑逆擊更始大將樊
參於解南斬之王匡劉均等合軍十餘萬擊禹禹軍不利樊
崇戰死韓歆及諸將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
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
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進大破之匡

等皆棄軍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斬之
遂定河東是月光武即位於鄗使使者持節拜禹爲大司徒
封酇侯禹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公乘
歙引衆十萬拒禹於衙禹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
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師
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
所止輒停車住節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戴白滿其車下於
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勸禹徑攻長安禹曰
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
新拔長安財富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

殺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帝以關中未定勅禹進兵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遣馮愔宗歆守栒邑禹至大要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以聞帝問愔所親愛爲誰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入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置吏士奉守焉禹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就穀雲陽自馮愔反後禹威名稍損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食棗菜帝乃徵禹還勅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數以飢卒徼戰輒不利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四年春延岑寇順陽遣禹護將軍鄧曄于匡擊破岑於鄧追至武當復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爲高密侯食四縣禹內文明篤行淳備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甚尊寵之卒謚曰元侯子訓字平叔建初六年爲護烏桓校尉鮮卑聞其威信不敢南近塞下章和

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先是小月氐胡分居塞內勝兵二三千騎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至是燒當迷唐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欲脅月氐胡訓擁衛稍故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懸絲髮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爲我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無所得又不敢逼因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鬬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成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束縛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迷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雁谷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迷唐欲歸故地就田業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尙將之縫革爲船置於箄上以渡河掩擊迷唐廬落多所斬獲復追逐奔北一種殆盡迷唐遂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叛之燒當豪帥

毋病死與以闘渠恥悲泣猶以吼號

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
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屯田耕種修理城
郭塢壁而已四年冬病卒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
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
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
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家家爲訓立祠每有疾
病輒請禱求福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之父追封謚曰平
壽敬侯訓五子騭京悝弘閶騭字昭伯女弟爲皇后拜車騎
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騭也京早卒悝虎賁中郎將弘閶皆侍
中殤帝崩太后與騭定策立安帝自和帝崩後騭兄弟常居

禁中騭不欲久在內求還第永初元年封騭兄弟爲列侯騭
等辭讓不獲上疏曰臣兄弟遇以外戚遭值明時並統列位
光昭當世陛下躬天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
憂援立皇統奉承大宗神策定於聖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
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伏聞詔書驚惶慙怖
追觀前世傾覆之誡退自惟念不寒而慄臣等雖無逮及遠
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勅厲冀以上
全天恩下完性命終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營昧
死陳乞太后不聽騭上疏至於五六乃許之以騭爲大將軍
時遭元饑盜賊羣起四夷侵叛騭崇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

即此可見鄧后

賢士何熙祋諷李郃等列於朝廷辟楊震朱寵陳禪置之幕
府天下復安元初二年弘卒弘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諸
儒多歸附之疾病遺言斂以常服不得用錦衣玉匣有司奏
贈弘驃騎將軍封西平侯將葬有司復奏發輕車騎士如霍
光故事太后不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閶最少孝行猶著
與兄悝相繼卒太后以悝等不受封爵乃封悝子廣宗爲葉
侯閶子忠爲西華侯京子珍爲陽安侯自祖父禹教訓子孫
皆遵法度閉門靜居中郎將任尚嘗遺騭子侍中鳳馬後尚
坐斷盜軍糧徵詣廷尉鳳自首於騭騭畏太后遂髡妻及鳳
以謝天下稱之太后崩帝復申前命封騭爲上蔡侯帝少號

聰敏及長多不德而乳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
與中黃門李閏侯伺左右及太后崩宮人有受罰者懷怨恚
因誣告悝弘閶謀立平原王得帝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
無道遂廢廣宗忠等爲庶人騭以不與謀遣就國宗族皆免
官歸故郡沒入騭等貲財田宅郡縣逼廹廣宗忠皆自殺騭
與子鳳並不食而死騭從弟何南尹豹舞陽侯遵將作大匠
暢皆自殺唯珍兄弟以母閻后戚屬得留京師大司農朱寵
痛騭無罪乃肉袒輿櫬上疏追訟騭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
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
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橫爲宮人單辭所

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鞫遂令隲等罹此
酷濫一門七人並不以命屍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
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寵知其
言切自致廷尉詔免官歸田里衆庶多爲隲稱枉帝意頗悟
乃譴讓州郡還葬洛陽舊塋公卿會喪莫不悲哀之詔遣使
者祠以中牢諸從昆弟皆歸京師及順帝即位追感太后恩
訓愍隲無辜乃詔宗正復故大將軍鄧隲宗親內外朝見皆
如故事除隲兄弟子及門從十二人悉爲郎中擢朱寵爲太
尉錄尚書事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横
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釁後主以至顚敗者其理有可言焉

何則恩非己結而秉權先之情己見疏而枉性重之來寵方
投地既害之釁隙一開讒亦勝之悲哉隲悝兄弟委遠世柄
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此衆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寇恂

寇恂字子翼昌平人爲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更始立使
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其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況上印
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乃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
不與恂曰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
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
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爲使君

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
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及王郎起
遣將徇上谷急況發兵恂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
馬劉公尊賢下士可以歸附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力邯鄲
不足圖也況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
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況子弇等南及光武於廣阿
拜恂爲偏將軍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共交歡光武南定
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光武問鄧禹曰誰
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可使
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鎭

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公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
遏他兵勿令北渡可也光武於是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
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
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蘇茂賈彊將兵三
萬渡鞏河攻溫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移告屬縣發兵會於
溫下軍吏請待軍集乃出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
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
城鼓譟大呼曰劉公兵至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
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
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

平定國爲廷尉學春秋寇恂爲大將學左

歆破河內有頭恂檄至大喜曰吾固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因上尊號時軍食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敵此讒人側目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無乃當以前人爲鏡戒乎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恂固請帝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爲軍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軍建武二年拜潁川太守封雍奴侯執金吾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戮之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

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見恂必手劍之恂知之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勅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而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還汝南太守恂素好學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拜執金吾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還欲親征之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

傳古人好學如此

定念獨卿能平之從九卿復出憂國可知也恂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以相詿誤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鎭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帝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開後峻亡歸復助囂拒隴坻囂死峻畏誅堅守第一建威大將軍耿弇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全之策也帝不從進軍及

汧峻猶不下帝遣恂奉璽書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將誅文諸將諫曰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恂經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卒謚曰威侯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城守光武略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異閒出行屬縣為漢兵所執異從兄孝從光武因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為輕重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效德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屈起多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舉止非常人也可以歸身乃與苗萌開門出迎光武署異為主簿苗萌為從事更始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以為不可唯曹詡為尚書父子用事異勸光武厚結之及渡河北詡有力焉伯升之敗光武不敢服喪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因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更始諸將從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為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進異與銚期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飢疲異上豆粥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渡滹沱河破王郎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

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異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更始遣武陰王李軼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城邑完全倉廩實拜寇恂為河內太守異為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埶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勸其亟從大計軼稱為福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危亂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申結盟好自是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又南下河南成皋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降與者異引軍渡河與勃戰於士鄉下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出降鮪遣蘇茂將數萬人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異遣校尉護軍將兵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渡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帀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封異陽夏侯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劍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

岑南陽人起漢中據

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勑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三年春遣使者拜異為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擊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相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黽池以要其東我等擊其西可以一舉取之矣禹弘不從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

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禹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堅壁不出收散卒招集諸營堡合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執弱遂悉衆攻異異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異追擊大破賊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帝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延岑既破赤眉自稱武安王欲據關中異要擊大

藍田

異書云見所示章戰慄惶懼

大臣之言

破之乃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關中悉平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庭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言異專制關中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惶懼乎六年春異朝京師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荊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諸將上隴為隗囂所

敗乃詔異軍栒邑未至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行巡取栒邑異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新乘勝不可與爭異曰虜兵臨境狃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宜先據城以逸待勞乃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悉叛囂降漢九年隗囂死子純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救之帝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斬之諸將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常為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卒於軍謚曰節侯

岑彭

岑彭字君然，棘陽人，王莽時守本縣長，與前隊貳嚴說共守宛，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遷潁川太守，會舂陵劉茂起兵，略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韓歆，光武徇河內，歆議欲城守，彭止之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召見彭，彭因言韓歆南陽大人，可以為用，乃貰歆，以為鄧禹軍師，光武即位，拜彭廷尉，行大將軍事，與大司馬吳漢圍洛陽，

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勑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若不還，諸君徑將大兵上轘轅，歸郾王尹尊，鮪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

舞陰一作舞陽　郭長秋官　荆望闗人　天人起居　降與也

悉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時更始諸將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吳漢伐之，漢所過多侵暴，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擊破漢軍，屯據淯陽，彭等攻之不剋，帝自將率諸將親戰，大破之，奉迫急，乃降，帝憐奉舊臣，且釁起吳漢，欲全宥之，彭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陛下既至，不知悔善，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奉晨之兄子也，遷征南大將軍，封舞陰侯，令彭率傅俊臧宮等南擊秦豐，拔黃郵，圍豐於黎丘，斬首九萬餘級，帝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南擊田戎，大破之，遂拔夷陵，戎與數十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八年，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吳

漢圍隗囂於西城，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勑彭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箄下江關，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鬬樓，立欑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吳漢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

上賁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奇船逆流而
上直衝浮橋而欃柱鉤不得去奇等乘埶殊死戰因飛炬焚
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燬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
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彭長
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
諸耆老為言大漢哀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
罪為民除害讓其牛酒百姓大悅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
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拔留馮駿
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公
孫述使延岑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

二萬餘人拒黃石彭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
等自分兵浮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
二千餘里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
數十里埶若風雨所至皆奔散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
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
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邛穀王任
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卒帝盡以所獻賜彭
妻子謚曰壯侯蜀人為立廟武陽歲時祠焉曾孫熙為魏郡
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與人誦之

賈復

賈復字君文南陽人王莽末下江新市兵起復亦聚衆數百
人於羽山自號將軍更始立乃將其衆歸漢中王劉嘉以為
校尉復見更始政亂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
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圖桓文之
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
者亡六國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為藩輔天下未定
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
司馬劉公在河北必能相施第持我書往復遂辭嘉受書北
度河及光武於柏人鄧禹稱復有將帥節光武召見奇之署
復督盜賊見其馬羸解左驂以賜之官屬以復後來好陵折

等推調補鄗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
得擅除以復為偏將軍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
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曰
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
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創甚光武大驚
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
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
子也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見之甚歡光武即位拜為執
金吾更始鄖王尹尊及諸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
議兵事未有言沈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鄖最彊宛為次誰

嘗擊之役率然對曰臣請擊邯帝笑曰執金吾擊邯吾復何憂大司馬嘗擊死遂遣復擊邯連破之尹尊降盡定其地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嘗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封膠東侯食六縣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兵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卒諡剛侯次子宗字武孺封卽墨侯少有操行多智略爲鄭方太守曹內郡徒人在邊者率多貧弱爲居人所僕役不得爲吏宗擢用其任職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以擿發其姦或以功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人更始立爲安樂令會王郞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不再之功也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郞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者未得望見道中有一儒生使人召之問以所聞

生言劉公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漢隨入說寵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幷軍而南擊斬王郞將帥追及光武於廣阿拜偏將軍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也卽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勅諸郡毋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倉卒出迎漢卽撝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動城邑皆望風弭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於淸陽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郞不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好虜掠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實分城而處然每安慰之後躬徙屯鄴及光武南擊靑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勢必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擒也躬曰善及靑犢破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擊之窮寇死戰躬遂大敗光武因躬在外使漢襲其城漢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爲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公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

功此計之至者也庶然之於是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待之于擊殺躬悉降其衆初躬妻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為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光武即位拜漢為大司馬封廣平侯食四縣建武二年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彊弩將軍陳俊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率十餘萬人來救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陳俊杜茂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死二城皆降將鬲縣五姓逐守長據城反諸將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所及也冬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等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臥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因追討餘黨皆平之八年圍隗囂於西城帝勅漢曰諸部甲卒俱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及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岑彭為刺客所殺漢并將其兵十二年春與公

觀帝勅將帥為方略真天授也

前相去二十里以為嫌者深入且阻江也北五十里以為宜者平地且無險也

孫永戰於漁涪津大破之遂圍武陽述遣子婿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漢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擊尚尚破公即敗矣宜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十許萬人分為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多樹幡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豐等不覺明日漢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自旦至晡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於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將數萬鋭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

追迹殺之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常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妻子嘗買田業漢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買田宅乎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卒謚曰忠侯

史緯卷四十一

後漢書五

列傳

臧宮

臧宮字君翁潁川人爲縣亭長游徼後入下江兵中爲校尉因從光武征戰以爲偏將軍建武十二年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宮與岑彭破荆門別至垂鵲山通道出秭歸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左步右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流延岑奔成都衆勝追北降者十萬餘軍至平陽鄉蜀將王元舉衆降進拔緜竹破涪城斬述弟恢復攻拔繁郫前後得節五印綬千八百時大司馬吳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宮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勝入小雒郭門歷成都城下至吳漢營飲酒高會漢見之甚歡謂宮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它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

之進軍咸門與漢共滅公孫述拜廣漢太守十五年徵還京師封朗陵侯遷城門校尉後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宮請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思之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

耿弇

耿弇字伯昭扶風人父况以明經爲王莽上谷連率弇少好學習父業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更始立弇年二十一齎貢獻詣更始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輿起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謀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做賊卒爲降虜

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往反數十日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亡降王郎弇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弇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弇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欲南歸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子上谷太守况卽弇之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會薊中亂光武遂南弇走歸說况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步兵千人弇與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定

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等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旣而詣營上謁光武見弇等大悅曰王郎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曰然何意二郡良爲我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皆以爲偏將軍使領其兵從擊王郎於南䜌郞兵迎戰漢軍稍却弇與景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擊十餘里死傷縱橫世祖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耶遂拔邯鄲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還長安時光武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弇入拜牀下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元元叩心更思莽朝銅馬赤眉之屬數十

百萬聖公不能辦也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他人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大計光武大悅拜弇爲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二郡兵弇到上谷悉發兵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弇常將精騎爲軍鋒輒破走之光武卽位封好畤侯三年弇從幸舂陵因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而許之四年詔弇進攻漁陽寵遣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將軍都弇兄舒襲破

鄧寇與韓信等倫若能如弇之爲臣豈有菹醢之禍

其衆斬匈奴兩王寵乃退走遂取軍都五年寵死天子嘉況
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況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遣弇與
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弇
進討張步弇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
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張步聞之使其將費邑軍歷下分兵屯
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渡河先擊祝阿自
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鍾城鍾城人
聞祝阿已潰遂空壁亡去費邑遣弟敢守巨里弇乃嚴令軍
中趣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
令得亡歸歸者以告邑至期邑自將精兵三萬來救弇喜曰
所以修攻具者正欲誘致邑耳即分三千人以待巨里而自
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取其首級以示
巨里城城中兇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四十餘營皆下遂定
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守合
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
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無備乃勅諸校
後五日攻西安至期夜半蓐食天明遂至臨淄城護軍荀梁
等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西安聞吾欲擊之日夜為備臨淄
不意吾至必驚擾攻之必拔臨淄拔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
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

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
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與三弟弘藍壽及
故大槍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
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故示弱引歸小城步氣
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
交乃自引精兵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弇
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
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將兵來救陳俊曰劇虜兵盛可且閉
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
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暮復大破之
殺傷無數城外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
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
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
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
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
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
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弇復追步步弃平壽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
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詣旗下衆
尚十餘萬皆能遣歸鄉里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

地悉平九年與中郎將來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保皆下之并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況病疾乘輿數自臨幸并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視醫藥常代以爲榮況卒諡烈侯永平元年并卒諡愍侯弟國字叔慮建武七年拜駙馬都尉況卒國於大當嗣上疏以先侯愛少子覇固自陳讓詔許之遷五官中郎將時烏桓鮮卑屢寇邊境國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奧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欵塞稱藩願扞禦北虜議者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僞難知不可許國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閉之警

萬世有安寧之策帝遂立比爲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二十七年爲大司馬言宜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亡顯宗如其議卒於官子秉字伯初以父任爲郎數言兵事以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盛王之道顯宗然其言十七年詔秉與竇固合兵萬四千騎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并力於根本則前王自服固未央秉奮身而起曰請前行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遂進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壻爵爲通侯當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將迎秉秉大怒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恐敗事且止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章和二年拜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封秉美陽侯秉弟夔亦以軍功封粟邑侯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爲死卒諡曰桓侯匈奴聞秉卒舉國號

哭或至務面流血曾孫紀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異之遷少府紀以操將篡漢與大醫令吉丕丞相司直韋晃兄畢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衣冠盛門坐紀罹禍者甚衆國弟子恭字伯宗少孤慷慨多大畧有將帥才永平十七年騎都尉劉張擊車師請恭爲司馬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以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巳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遣子入侍獻名馬及奉宣帝所賜公主博具明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

（第五公何說）

旃者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而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募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乃於城下擁絶澗水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恭整衣服向井拜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殁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煮鎧弩食其筋革士卒稍稍死亡餘數十人恭推誠同死生終無二心單于知恭已

困欲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肅宗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忠義之心誠令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二部兵人裁各數百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盡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詔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遣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

（千古傷心讀之欲淚）

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隨王蒙軍出塞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相持涕泣明日遂引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殁三月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等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敵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

（恭若不救寧有今日之功）

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羞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洛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拜恭爲騎都尉石修爲雒陽市丞張封爲雍營司馬范羌爲共丞餘九人皆補羽林明年金城隴西羌反遣恭將五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留擊諸未服者獲首虜千餘人牛羊四萬餘頭勒姐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恭言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心今大鴻臚固即其子孫宜鎮撫涼部由是大忤於防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徵

下獄、免官、卒於家、孫纂、字季遇、順帝初爲烏桓校尉、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纂率烏桓及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自後頻出輒克獲、威振北方、遷度遼將軍、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執、則知高祖之廟勝矣、弇決策河北、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弇自剋拔全齊、而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懷、將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乎、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能獨隆也、又曰、余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爲大漢羞、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

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爲二漢當疏高爵、宥十世。而蘇武恩不及嗣。恭亦終塡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爲歎息。

銚期

銚期、字次況、潁川人、長八尺二寸、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從徇薊、薊中起兵應王郎、光武趣駕出、百姓譁呼、遮道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趣、衆皆披靡、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期進說曰、更始失政、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衆、以順百姓思漢之心、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趣邪、光武即位、封安成侯、爲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督盜賊、李熊、鄴中之豪、熊弟陸謀欲反城迎檀鄉、或以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爲吏儻不若爲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嗟歎、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徵拜衛尉、期重於信義、自爲將、未嘗虜掠、及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夫變常生於不意、臣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爲之回輿而還、卒、帝親臨襚殮、謚曰忠侯、

王霸

王霸、字元伯、潁陽人、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願充行伍、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及光武爲大司馬、以霸爲功曹史、從渡河北、賓客從者數百人、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郎移檄購光武、光武南馳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北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

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爲軍正旣至信都發兵攻破邯鄲霸追斬王郎從平河北霸善撫士卒死者脫衣殮之傷者躬親養之建武四年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兵救建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爲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尅也茂建果悉出攻城合戰

良久霸軍中壯士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奔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旣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十三年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亭障起烽燧十里一候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霸識邊事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轉之勞事皆施行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二十餘歲三十年定封淮陵侯永平二年卒

祭遵

祭遵字弟孫潁陽人光武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光武愛其容儀署爲門下吏從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建武二年拜征虜將軍封潁陽侯南擊弘農柏華蠻中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自倍遂大破之涿郡太守張豐反與

彭寵連兵遵與建威大將軍耿弇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厷執豐降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旣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遵屯良鄉遣護軍傅玄襲擊彭寵於潞大破之寵死遵進定其地六年春詔遵與建威大將軍耿弇武威將軍劉尚從天水伐公孫述師次長安時車駕亦至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辭說解故帝召諸將議遵曰囂挾姦久矣今若按甲引時則其詐謀益深而蜀警備增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爲前行囂使其將王元拒隴坻遵進擊破之追至新關囂破帝東歸

過洊幸遵營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疾詔
賜重茵覆以御蓋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
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郤九年春卒於軍遵爲人廉約小心
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絝布被夫人裳
不加綠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車駕素
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河南尹
護喪事大司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征虜將軍潁
陽侯遵不幸早卒陛下仁恩爲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
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
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

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興復斯禮
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定漁
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取略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
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所得賞賜盡與吏士身
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産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
逆而不受臨死遺誡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
言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
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
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
惡臣愚以爲宜因遵卒論叙衆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帝以

章示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謚曰成侯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
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其見思如此從弟彤字次孫早
孤以至孝稱遇天下亂野無烟火獨在家側每賊過見其幼
而有志而皆奇而哀之光武以彤爲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四
時奉祠之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爲第一時匈奴鮮卑及赤
山烏桓連和數入塞殺略吏人朝廷以爲憂建武十七年拜
彤遼東太守至則勵兵馬廣斥候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
虜每犯塞常爲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一年秋鮮卑萬餘騎
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
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餘級獲

馬數千匹自是鮮卑震怖不敢闚塞彤以三虜連和卒爲邊
害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願得
歸化彤慰納賞賜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款塞上
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偏何諸豪並歸義願自効彤
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仰天指
心曰必自効即擊匈奴左伊秩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
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
警赤山烏桓數犯上谷彤乃率勵偏何遣往討之偏何擊破
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塞外震讋彤以恩信撫夷狄皆畏
而愛之故得其死力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

樂浪胡夷皆來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承平十二年徵爲太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既嘉其功又美彤淸約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以爲可屬以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謂左右曰太僕亦吾之禦侮也十六年使彤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有嫌於彤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爲涿邪山彤不見虜而還坐逗遛下獄免彤爲人沈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

物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歎良久烏桓鮮卑追思彤每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爲立祠四時奉祭焉彤既葬子參遂詣奉車都尉竇固從軍擊車師有功遷遼東太守論曰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不能過也且臨守偏海政移犷俗徼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至乃臥鼓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而一眚之故以致感憤惜哉峻法之敝也

任光

任光字伯卿南陽人初爲鄉嗇夫與世祖破王尋王邑更始以爲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獨與都尉李忠令萬修同心固守廷掾持王郎檄詣府白光光斬之於市以徇百姓發兵城守世祖自薊還狼狽不知所向傳聞信都獨爲漢拒邯鄲卽馳赴之光等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光率官屬迎謁世祖入傳舍乃多作檄文日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刀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世祖遂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使騎各持炬火彌滿澤中光炎燭天地舉城震怖卽開門降旬日之間兵衆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城頭子路東平人姓爰名曾起兵盧城頭刀子都東海人

後俱爲部曲所殺建武元年封光阿陵侯卒子隗嗣章和初拜司空

李忠

李忠字仲都東萊人更始立拜忠新博都尉忠與任光同奉世祖從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卽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責以背恩反城卽時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是二心也世

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軍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與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命誠不敢內顧宗親世祖廼使任光將兵救信都會更始將兵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建武二年封中水侯遷丹陽太守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嚮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十九年卒

邳彤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初爲王莽和成卒正世祖徇河北彤舉

城降世祖北至薊會王郎起兵使其將徇地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從薊還欲至信都使五官掾張萬督精騎二千餘匹緣路迎世祖軍彤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嚮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自上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如此者也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郡之兵揚嚮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

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明公欲西邯鄲之民誰肯捐父母背城池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拜彤爲後大將軍使將兵北至堂陽彤曉譬吏民世祖夜至即開門出迎信都復反爲王郎捕繫彤父弟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顧家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及拔邯鄲封靈壽侯行大司空事六年卒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昭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乃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謀大事同邳彤之廷對其爲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斯近之矣

耿純

耿純字伯山鉅鹿人更始立李軼兄弟用事專制方面賓客游說者甚衆純求謁久之廼得見因說軼曰大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會奮迅拔起期月之間兄弟稱王而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寵祿暴興此智者之所忌也兢兢自危猶懼不終而況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軼奇之承制拜爲騎都尉授以節令安集趙魏會世祖渡河至邯鄲純謁見世祖深接之純求自結納會王郎反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

隧、奉迎於育、拜純爲前將軍、訢宿植皆偏將軍、使與純居前、降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時郡國多降邯鄲、純恐宗家懷異心。迺使訢宿歸燒廬舍、世祖問故、純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以聚人者也。徒以恩德懷之。是故士衆樂附。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老弱在行、猶恐宗人賓客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絶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及世祖至鄗、止傳舍、鄗大姓蘇公密迎王郎將李惲、純覺之、將兵逆與惲戰、破斬惲、從平邯鄲、時赤眉青犢上江大搶鐵脛五幡十餘萬衆、並在射犬、世祖引兵將擊之、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士多死傷、純勒部曲、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持彊弩、各傅三矢、銜枚閒行、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馳騎白世祖、明旦、世祖與諸將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德、幸而獲全、世祖曰、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軍營進退無常、卿宗族不可悉居軍中、迺以純族人耿伋爲蒲吾長、令將親屬居焉、世祖即位、封純東光侯、時真定王劉揚與綿曼賊交通、帝遣騎都尉陳副、徵揚、揚閉城門不內、乃復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所過勞慰王侯、密勑純曰、劉揚若見、因而收之、純從吏士百餘騎、至真定、止傳舍、揚稱疾不謁、以純真定宗室之出、遣人與純書、請相見、純報曰、奉使行

赦令於王侯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至傳舍、時揚弟林邑侯讓及從兄細、各擁兵萬餘人、揚自恃衆強、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詣之、兄弟並將輕兵在門外、揚入見純、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乃閉閤悉誅之、因勒兵而出、郡中震怖、無敢動者、純還京師、因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聖帝受命、備爲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效、帝乃拜純爲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清寧、四年以列侯奉朝請、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曰、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冑爲軍吏耳、治郡迺能見思若是乎、六年、純辭就國、弔死問病、民愛敬之、八年、東郡濟陰盜賊羣起、遣大司空李通擊之、帝以純威信著於衛地、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爲東郡太守、吏民悅服、卒於官、植宿訢俱封列侯、

馬武

馬武字子張、湖陽人、王莽末、武入綠林兵中、遂與漢軍合、更始立、以武爲振威將軍、與尚書令謝躬共攻王郎、及世祖拔邯鄲、與武登叢臺、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駑怯無方畧、世祖曰、將軍久將習兵、豈與我掾史同哉、武由是歸心、及謝躬誅、武馳至射犬降、世祖見

冋曲也

之甚悅引置左右每勞饗諸將武輒起斟酌於前世祖以爲
歡復使將其部曲至鄴武叩頭辭以不願世祖美其意因從
擊羣賊世祖擊尤來五幡敗於慎水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
敢迫進至安定沃小廣陽武常爲軍鋒力戰無前諸將隨之
遂破賊追至平谷而還世祖即位以武爲侍中騎都尉封山
都侯建武六年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
下隴囂追急武選精騎還爲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
人囂兵乃退坐殺軍吏詔將妻子就國武徑詣洛陽上將軍
印綬削戶五百改封揚虛侯因留奉朝請帝後與功臣讌語
從容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禹曰臣

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志行修整何
不爲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
帝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爲人嗜酒闊達敢
言常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
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
必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
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二十五年武以中郎將將兵擊武陵
蠻夷還上印綬顯宗初西羌寇隴右覆軍殺將復拜武捕虜
將軍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士涼州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
四萬人擊之到金城浩亹與羌戰斬首六百級羌引衆出塞

范氏之文遒逸班馬然其意識惜可取者亦錄之否必至於無可存矣

武追擊到東西邯大破之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
人餘皆降散武振旅還京師增邑七百戶永平四年卒論曰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
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
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不用原夫深圖遠
筭固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
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
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
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
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

乎自茲以降迄於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
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
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
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數縣所加特進朝請而已
觀其治民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
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曲法則違廢
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用則羣心難塞
挾任則兼才不遂枝其勝否即事相權故高厚與禮允荅元
功綜核名實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高密數公則
與參國議其餘並優以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於後夫崇

恩信授易起私家之失、至公均被、必招廣賢之路、意者其欲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附太傅高密侯鄧禹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棘陽人大司馬廣平侯吳漢、河南尹阜成侯王梁、漁陽人左將軍膠東侯賈復、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南陽人建威大將軍好畤侯耿弇、驃騎大將軍參蘧侯杜茂、南陽人執金吾雍奴侯寇恂、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襄城人征南大將軍舞陰侯傳作舞陽岑彭、左曹合肥侯堅鐔、襄城人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上谷太守淮陽侯傳作淮陵王霸、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宛人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櫟陽人右將軍槐里侯萬修、扶風人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漁陽人太常靈壽侯邳彤、衛尉安成侯銚期、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鉅鹿人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大司空固始侯李通、捕虜將軍楊虛侯馬武、大司空安豐侯竇融、驃騎將軍慎侯劉隆、安衆宗室太傅宣德侯傳作褒德卓茂、

竇融

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廣國七世孫、王莽末、融爲波水將軍、莽敗、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薦融爲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

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爲張掖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融於是日往守萌、辭讓鉅鹿、圖出河西、萌爲言更始、得爲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即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河西翕然歸之、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郡英俊、融皆與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均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咸以融世任河西、爲吏人所敬向、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居屬國、領都尉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而融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輒破之、其後匈奴懲乂、稀復侵寇、保塞羌胡、皆震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饑者、歸之不絕、融等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說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

無及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各當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爲天子皆近事暴著智者所共見也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强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諸郡太守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年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遣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即

與俱還帝見鈞甚歡禮饗畢遣還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幷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效任囂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

言因投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融復遣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業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爲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

封間行通書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甚備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曰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爲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埶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强國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

注留子謂見在之子對伯春故曰留近强解止是質子言恂必見誅不可留也

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危矣、棄子徼功、於義逆矣、且服事本朝、稱首北面、忠臣節也、遣發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事君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坵墟、生民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傷痍之痛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將軍復貪禍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爲哀痛悲傷、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况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惟將軍省焉、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之、乃賜融外屬圖及太史公

德薄指囂也

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慤誠、孰能如此、豈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眞心、轉相解搆、以成其姦、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不可不思、關東盜賊巳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融被詔、卽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初先零羌封何、殺金城太守、据其郡、隗囂使使賂遺封

何、與結盟、欲發其衆、融進攻封何、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得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因並河揚威武、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效著明、益嘉之、詔右扶風修理融父墳塋、祠以太牢、梁統使人刺殺張玄、遂與囂絕、皆解所假將軍印、七年、隗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征之、戒融師期、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巳退、融至姑臧、被詔罷歸、融恐大兵遂久不出、乃上書曰、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衆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逆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囂又引蜀將、令守突門、臣融孤弱、介在其間、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

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囂執排迮、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讎、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唯陛下哀憐、帝深美之、八年、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帝善之、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以殊禮、遂共進軍、囂衆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詔封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遂以次封竺曾爲助義侯、梁統爲成義侯、史苞爲褒義侯、厙鈞爲輔義侯、辛肜爲扶義侯、封爵旣畢、乘輿東歸、悉遣融等西還所鎭、融以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

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兵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愈親厚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請

閒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他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融不敢復陳請二十年免加特進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皆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師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二十三年友卒永平五年融卒謚曰戴侯長子穆尚內黃公主明帝以穆不能修尚而擁富貲居大第常令謁者一人監護其家居數年謁者奏穆父子數出怨望語帝令將家屬歸本郡唯穆子勳以沘陽公主婿留京師穆坐賂遺小吏郡捕繫與子宣俱死勳亦死洛陽獄十四年封勳弟嘉爲

安豐侯奉融後友子固字孟孫尚涅陽公主爲黃門侍郎顯宗卽位十餘年時天下乂安帝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以固明習邊事十六年拜爲奉車都尉與騎都尉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謁者僕射耿秉駙馬都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太僕祭彤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留吏士屯伊吾盧城耿秉秦彭

絕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來苗文穆至匈河水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彤吳棠坐不至涿邪山免爲庶人時諸將唯固有功加位特進明年固復出玉門擊西域遂破白山降車師固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肅宗卽位以公主修勅慈愛累世崇重加號長公主固久歷大位甚見尊貴賞賜租祿貲累巨萬而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卒謚曰文侯勳子憲建初二年女弟立爲皇后拜憲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黃門侍郎憲恃宮掖聲埶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不敢計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

王莽尊事孔光故智

郅壽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為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以前太尉鄧彪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以為太傅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又屯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自守故上書薦之令授經禁中所以內外協附莫生疑異睚眦之怨莫不報復初謁者韓紆考劾其父勳獄憲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得幸太后憲懼分己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

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後事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罪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虜眾奔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鞮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出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諷使北單于宣明國威時虜中乖亂汜諷所到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單于即將其眾與諷俱還到私渠海

內許咸死憲亦無生理矣

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侍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明年詔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篤郾侯景汝陽侯瓌夏陽侯憲獨不受封遂將兵出鎮涼州以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為副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令韓稜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慙而止北單于遣車諧儲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遣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為南單于所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憲以北虜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北單

于遁走不知所在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郅壽樂恢並以忤意自殺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篤位特進景執金吾瓌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景尤侈縱奴客緹騎依倚形勢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尚書何敞上封事曰夫忠臣犯主威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耶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

姓，脅迫偪殊，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洶洶，咸謂叔段
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
長保祿位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
取平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區誠
欲計策兩安，絕其緜緜，塞其涓涓。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也。
憲等疾怨之，出敞爲濟南王太傅。四年，封鄧疊爲穰侯。疊與
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憲女婿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
璜，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不軌。帝陰知其謀，乃
與中長侍鄭衆定議誅之。會憲及鄧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
鴻臚持節郊迎，賜軍吏，憲等至，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衞

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璜、舉，皆下獄誅。憲及篤、景、瓌皆遣
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
國，皆迫令自殺。瓌以素自修，徙封羅侯。初竇后譖殺梁氏，永
元十年，梁棠兄弟徙九真，還路由長沙，逼瓌令自殺。雅嘉子
萬，今嗣安豐侯。

都作荅白疊也

史緯卷四十二

後漢書六

列傳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其先趙奢號曰馬服君，子孫因以爲氏。
援三兄況、余、員，並有才能。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
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
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後爲郡督郵，送囚
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
畜，役屬數百家。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旣處田牧，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乃歎曰：凡殖貨財產，
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
羊裘皮絝。王莽末，四方兵起，援避地涼州，隗囂甚敬重之。公
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爲旣
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衞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
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
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
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
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
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

安自尊大不如專意東向建武四年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
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閒今見卿使
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
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
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
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
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以為待詔
使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援說囂曰前到朝廷每接
讌語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囂曰卿謂
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

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
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會囂用王元
計意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已得書增怒遂
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
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
居前則不能令人輕居後則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為人
患臣所恥也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
為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
心實欲導之於善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
於臣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申愚策死無所恨帝

乃召援計事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
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黨援為書與囂將楊廣使
曉勸囂曰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
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
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
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
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耶援閒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
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
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
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

事務而死不係而浮也

愛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
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
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
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王爵
今更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
給是哉往時子陽欲高位以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
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
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與牛孺卿諸
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曰披輿地
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郡以當諸夏百

有四乎來卿於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
耶固當諫爭語朋友耶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
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
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
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順急賜報囂竟不荅八年帝自
西征囂至漆援因陳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
狀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曲折
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軍至第一囂衆大潰九
年囂死拜援爲大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平涼州自王莽末
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歙言隴西侵

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拜援隴西太守援發步騎三千人
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
羌詣援降諸種尚數萬屯允吾谷援潛行間道掩其營羌大
驚潰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
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襲其後乘夜放火虜大潰斬首千餘
級收其穀糧畜産而還帝以璽書勞之時朝議以金城破羌
之西塗遠多寇欲棄之援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
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
也帝然之詔武威太守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援奏
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遣羌

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及武都氐人來降者援上復
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
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兵擊之至氐道縣羌在山上援軍據
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
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
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
曰此丞掾之任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拒乃太守事耳傍
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
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
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視事六年入爲虎賁中

郎將奏宜復五銖錢從之援美鬚髮眉目如畫閑於進對善
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
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言兵帝常云伏波
論兵與我意合交阯女子徵側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
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拜援爲
伏波將軍討之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與賊戰破之
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賊遂散走追斬徵側徵貳傳首洛
陽詔封新息侯援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
弟少游常哀吾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
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

名馬亦廿有定式

名言

若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
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
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二十
年秋振旅還京師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阯得駱越銅鼓乃
鑄爲馬式表上之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
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
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臣嘗受相馬骨
法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
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
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於魯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臣謹依

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
下以爲名馬式焉初援軍還故人多迎勞之援謂平陵孟冀
曰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
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長久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
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
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會匈奴烏桓
寇扶風因請行烏桓見漢軍至遂引去援嘗謂黃門郎梁松
竇固曰凡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堅自持勉思
鄙言援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荅松由是恨之二
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復請行時

援年六十二矣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
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盻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
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明年春
軍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軍次下雋
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耿
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帝從
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
卒多疫死援亦病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
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志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
弇書曰前舒上書欲先擊充粮雖難運而兵馬得用今壺頭

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
若夜擊之卽可殄滅伏波輒止以是失利弇得書奏之帝使
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會援病卒松懷宿恨遂因事
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
通輕俠客援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
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
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
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
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
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

豈可以爵位論人

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也効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効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効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帝責松固以訟書及援戒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爲山都長由此擢零陵太守初援在交阯嘗餌薏苡實謂能輕身勝瘴氣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譖之者以爲前所載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藁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獨同郡朱勃上書訟援嚴敦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辭甚哀切然後得歸葬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乃酌酒謂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禀學勿畏也勃年二十守渭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既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白爲肅宗即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援兄子婿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

富貲居故國尚氣節愛士好施後遊京師與衛尉陰興齊王章相友善援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遊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磐果坐死磐子肅復出入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愼之後帝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眞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名臣列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肅宗追策諡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客卿匿之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故以客卿字馬援卒客卿亦夭沒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人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欣欣愛慕焉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者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之曰子亡馬幾何時矣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非是解與之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馬乃詣府歸馬叩頭謝之其不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吏人親愛不忍

欺之人皆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無故從汝求乎抑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汝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吾自往遺之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敢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遺之而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歲時尚致饋遺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强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

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皆笑之鄰邑聞者亦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數年之後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王莽秉政遷茂爲京部丞密人無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攝政茂以病免歸光武即位先訪求茂詔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以茂長子戎爲太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卒賜棺椁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俱不仕王莽名重當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王莽秉政休棄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爲國師遂託病杜門自絕勳字君嚴平帝時爲郿令王莽初授厭戎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昔曾子易簀不受季孫之賜吾策名漢室其可事二姓哉遂携家屬逃入深山光武即位求勳休子孫賜穀以旌之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龔勝鮑宣事在前書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斯固倥傯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辟重禮其與周燕之

君表閭立館何異哉於是蘊憤歸道之賓越關阻捐宗族以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人建武初恭父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郡中賻贈一無所受歸服喪禮過於成人鄉里異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兄弟俱爲諸儒所稱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遺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禮請終謝不應建初初丕舉方正恭始爲郡吏太傅趙熹聞而辟

肥掾不愧仁恕之名

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以經明得召與議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民不任刑罰邑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還牛主訟之恭召亭長勅命歸牛亭長不從恭歎曰是吾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涕泣共留之亭長慙悔乃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於是吏人信服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與恭巡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飛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童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無益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遷樂安相州多盜賊羣輩攻劫諸郡患之恭重購賞開恩信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奏以漢補博昌尉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永元九年遷光祿勳十二年爲司徒恭性謙退奏議依經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稱卒年八十一丕字叔陵沈深好學杜絕交游不荅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兼通五經爲當世名儒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對

少論快人

策高第除新野令視事期年州課第一擢青州刺史丕務表賢明慎刑罰遷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避疾移住學官丕不聽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丕丕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處也學宮修先王禮樂教化之所不可聽詔從丕言後上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厚加賞賜在職六年嘉瑞屢降永和二年遷東郡太守丕在二郡修通溉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還中散大夫和帝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特賜冠幘履韈衣一襲丕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思慮不勞而道術愈章說異者各令自進師法博觀其義覽乎人文化成天下無令芻蕘以言得罪無使幽遠獨有遺失永初二年遷侍中左中郎將再爲三老年七十五卒於官

魏霸

魏霸字喬卿濟陰人和帝時爲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爲政掾吏有過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他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譖訟遂息拜將作大匠和帝

崩與作順陂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反勞之曰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遷光祿大夫卒於官

劉寬（劉寬不愧其名）

劉寬字文饒華陰人寬嘗行有人失牛者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車步歸頃之認者得牛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幸勞見歸何謝為州里服其不校桓帝時大將軍辟遷南陽太守性仁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其化興於德行嘉平五年拜太尉靈帝每引見寬令講經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京師以為笑嘗延客坐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寬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以先策黃巾逆謀封逯鄉侯

伏湛

伏湛字惠公東武人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父理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為高密太傅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共食粗糲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門下督有氣力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眾收斬之徇首城門於是郡內以安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建武三年為大司徒封陽都侯彭寵反帝欲自征之湛諫曰臣聞文王受命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謀於羣臣加占蓍龜然後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三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兗豫青冀寇賊從橫邊塞之地豈足先圖不宜捨近務遠棄易求難願以中土為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萬餘人據富平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六年徙封不其侯遣就國十三年卒長子翕嗣曾孫無忌博學多識為侍中

桓帝詔與黃景崔寔共撰漢記孫完女爲獻帝皇后曹操殺
后誅伏氏自伏生後世傳經學淸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
鬬云湛玄子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張步據齊地光武拜
隆爲太中大夫持節使靑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告諭獲
索六校卽時皆降張步遣使隨隆上書貢獻拜光祿大夫復
使於步詔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緝多來降附帝嘉其
功比之酈生拜步爲東萊太守而劉永遣使立步爲齊王步
貪受王爵猶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
步欲留隆與共守靑徐隆不聽求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
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
不顧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
陛下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流涕召父湛示之曰隆
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步遂殺之時人莫
不憐哀焉五年張步平詔大中大夫護送喪事本郡作冢以
子援爲郎中湛兄子恭爲太僕永平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
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

宋弘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
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卽位拜大
中大夫建武二年爲大司空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
弘薦沛國桓譚召拜議郎給事中每讌令譚鼓琴好其繁聲
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而讓之譚頓
首辭謝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
問之弘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中正導主
而令朝廷耽悅繁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遂不復令
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桓梁等三十餘人多爲公卿弘嘗讌
見御坐新屛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曰未見好德
如好色者帝卽爲徹之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
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
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
引見帝令主坐屛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
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
曰事不諧矣

馮勤

馮勤字偉伯魏郡人曾祖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
爲二千石號爲萬石君兄弟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
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
八尺三寸初爲太守銚期功曹薦於光武給事尚書在事精
勤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使與諸侯封事勤差
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執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

寧小拔[illegible]一所

奇

是封爵之制非勁不定尚書衆事皆令總錄之拜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欲勸以善自終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死生吉凶未可知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鏡誡能盡忠於國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見詔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元年卒

趙熹

趙熹字伯陽南陽人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熹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往而仇家皆疾病無相拒者熹以因疾報殺

非仁者心且釋之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臥自搏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不與相見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趙熹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熹熹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除爲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李氏遂降熹因進潁川擊諸不下者還更始大悅光武破尋邑熹有戰勞封勇功侯更始敗熹爲赤眉所圍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携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强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以義責之不聽因以泥塗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以此得免既入丹水

御上更始親屬不能自者

遇更始親屬皆裸跣饑困不能前熹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熹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奉而讒者因言熹與奉合謀帝疑之及奉敗帝得熹書乃歎曰趙熹真長者也即徵熹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拜懷令大姓李子春豪猾并兼熹下車聞其二孫殺人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爲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病篤車駕親臨問王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既薨帝追感之乃貰出子春遷熹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熹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上言惡惡止

其身帝從之悉移徙內郡熹擢舉義行誅鋤姦惡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帝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熹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爲熹所濟活帝甚嘉之徵熹爲太僕引見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朝帝令熹典邊事思爲久長規先是徙雲中五原人於常山居庸關熹請復還本土幽并州郡由是而定帝崩熹典喪禮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止同席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熹請謁者將護

分止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永平元年封節鄉侯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修舉肅宗即位進太傅錄尚書事卒年八十四謚曰正侯

宣秉

宣秉字巨公雲陽人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之際見王氏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托疾不應及莽篡位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疾病更始即位徵爲侍中建武二年拜御史中丞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巨公賜布帛帷帳什物四年拜大司徒司直卒官

張湛

張湛字子孝平陵人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人或謂湛僞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建武初爲左馮翊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邦所宜盡禮何謂輕哉五年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諫其失常乘白馬湛每進見帝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七年爲太子太傅及郭后廢湛稱疾不朝拜帝彊起爲大司徒湛自陳疾篤遂罷之後數年卒

王丹

王丹字仲回下邽人王莽時連徵不至每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惰孏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同郡陳遵關西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丹懷縑一疋陳之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有慚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士乏糧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

左馮翊稱疾免歸徵爲太子少傅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慚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徵爲太子太傅乃謂之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相待如舊致仕卒

王良

仲子清節其友尤高許由之巢父也

王良字仲子蘭陵人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王莽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六年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蘭陵過候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曰我司徒史也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下拜歎息而還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遇疾不進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不應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詔復其子孫徭役卒於家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合義者不執義以求合季

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爲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毀譽相反何也將合之與利之異乎宜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高其淸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張湛不屑矜僞之誚斯不僞矣王丹難於全交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父鄴成哀間爲凉州刺史林沈深好學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同郡孟冀等將細弱客河西

楊賢與賢

好

道逢賊數千人掠取財裝欲刃向林等將殺之冀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赤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以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賊遂釋之俱免於難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爲持書平後因疾告去囂令到起遂稱疾篤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嘆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乃亡去光武聞之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賜車馬衣被羣僚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皆長

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曰林得興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衛子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帝亦然之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詔從林議十一年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滿堂十

杜林此議真大儒之言果敢綱人不足論也

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蠲除苛政更立疏綱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林與馬援同里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之林受

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餘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帝重選官屬以林爲王傅二十二年爲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爲任職相明年卒帝親臨喪送葬詔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賢者之後宜宰城邑其以林子喬爲丹水長論曰夫恃力以濟人力盡則身危飾詐以圖己詐窮則乎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

承宮

承宮字少子琅邪人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以春秋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爲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大亂與妻子之蒙陰山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三府更辟皆不應永平中爲左中郎將數納忠言議論切愨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勑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惜歎之賜錢三十萬

鄭均

鄭均字仲虞任城人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常稱疾家居不應州郡辟召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拜議郎稱病告歸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守善貞固前安邑令毛義履躬遜讓其賜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勑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永元中卒於家

桓譚

桓譚、字君山、沛國人、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詁以大義、不爲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異、簡易、不修威儀、而喜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詆、傅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時董賢寵幸、女弟爲昭儀、皇后日疏、晏嘿嘿不得意、譚謂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曰、然、爲之柰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鮮有不敗。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房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愨、此修己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白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眞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于哀帝之時、及董賢爲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黙然無言、世祖卽位、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譚疏陳時政曰、夫張官置吏、以理兆民、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

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仕宦爲吏、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効、不耕而食、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禮義明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酬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復聞陛下窮折方士

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
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
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
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今四方盜賊未盡
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伏覩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
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
黨聚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
知與之為取陛下誠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
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哉帝省奏愈不悅後詔
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

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
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
意忽忽不樂道病卒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
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之
元和中肅宗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冢鄉里以為榮

馮衍

馮衍字敬通野王孫也衍幼有奇才年二十博通羣書王莽
遣更始將軍廉丹討山東丹辟衍為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
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
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

邑書其好 衍永所當 從衍知識 康丹以歸

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
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守小節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
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智者不為勇者不行
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
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
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納雄桀
之才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
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
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
計之丹不能從至睢陽衍復進說丹不聽與赤眉戰死更始

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說永鎮太
原撫上黨收百姓之心樹名賢之佐天下無變足以顯聲譽
一朝有事可以建大功永素重衍且得自置偏裨乃以衍為
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繕甲養士扞
衛幷土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
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後邑聞更始敗乃遣
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為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
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衍遺書責之邑報書曰僕雖駑怯
亦欲為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間者老母諸弟見執於
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

剗而不自知歸命與主亦梟公之好龍耳又曰敬通以能文捐而原書不知田邑文固不在名也又曰理得而文從之邑書所以作也

石斐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尙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間者上黨黠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卽劉延）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爲兵所害新帝司徒（鄧禹也）已定三輔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繼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父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爲誰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誘以策馬必其不顧何其愚乎君長敵通揭節垂組自相署立盜仲由使門人爲臣孔子譏其欺天

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而河東畔國兵不入黨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宗正臨境莫之能援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隸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胝存楚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衆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爲臣焉知爲主豈厭爲臣子思爲君父乎欲搖泰山而蕩北海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衍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永衍信之也兵介休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子婿張舒誘降涅城舒家在上黨邑悉繫之復以書勸永降永不答自是與邑有隙邑字伯玉馮翊人後爲漁陽太守永衍審知更始已沒乃罷兵幅巾降於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立

功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卽丁公）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爲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衍與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與之交結（衍旣守道交結貴戚何也）遷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尙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此忠臣之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

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臣衍復遭清明之時飭躬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書奏以前過不用顯宗卽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衍娶北地任氏女爲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遂坎壈於時然有大志不戚戚於賤貧年老卒于家所著賦誄銘說書記自序五十篇肅宗甚重其文子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爲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鄉里爲之語曰道德彬彬

馮仲文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閤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數加賞賜遷武威太守復徵入爲尚書卒（衍有文才見詆明時食報乃在其子）

史緯卷四十三

後漢書七

列傳

申屠剛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嘉七世孫也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鰌汲黯之爲人平帝時王莽專政遂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官（通仕宦也）剛舉賢良方正對策曰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襁褓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英賢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illegible]人後者自有正義尊尊親親其理不嫌今之保傅非古之[illegible]（[illegible]）公周公至聖猶尚有過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于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illegible]人也）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而尊崇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貫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以此思危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陛下宜急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莽令元

后下詔龍歸田里莽篡位剛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躬聖德舉義兵龔行天罰所當必推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宜推誠恭順上應天心下酬人望為國立功可以永年嫌疑之事聖人所絕孤立一隅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嫌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囂不納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囂書曰將軍以布衣為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不豫定動軍發衆又不深料西州發兵人人懷憂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執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未之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可不慎哉囂又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常欲出游剛諫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不聽剛以頭軔乘輿輪帝為止時內外群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群臣莫敢正言剛每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帝不納以數切諫失旨出為平陰令徵拜太中大夫免歸卒

負心

鮑永

鮑永字君長屯留人父宣為王莽所殺永事後母至孝妻嘗于母前叱狗永即去之莽以宣不附己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常置府中永數陳興復之策諫戒之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聞而嘆曰我受漢茅土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勅縣出升更始二年拜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永至河東擊青犢大破之永雖為將率而車服敝素為道路所識及赤眉害更始光武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幅巾與諸客百餘人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意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拜永諫議大夫至懷說更始河內太守開城降帝大喜賜永洛陽商里宅固辭不受時董憲屯兵于魯乃拜永為魯郡太守永到擊永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別帥彭豐等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今闕里自開斯

白馬生讀書

豈夫子欲助太守誅無道邪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畧封爲關內侯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隷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親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愼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重如此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此獲罪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

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拜爲兗州牧卒子昱字文泉中元元年拜司隷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隷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隷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决壞昱乃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十七年爲司徒建初元年大旱肅宗名昱問曰旱旣太甚將何以消災眚對曰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

魂不祀宜一切還其家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之遷太尉卒子德爲南陽太守時郡國歲荒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爲神父郡學久廢德修起黌舍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拜大司農卒官子昂字叔雅有孝行德被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處喪毀瘠抱負乃行服闋遂潛于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於家

郅惲

郅惲字君章西平人明天文曆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惲上書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智者順以成德

奇人

莽亦可取

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爲福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莽大怒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讖難卽害之使黃門近臣令惲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惲不從遂繫須冬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建武三年至廬江會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素聞惲名禮請爲長史俊軍士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惲諫俊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祭殘骸以明非將軍本意俊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俊還京師上論之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爲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父爲鄉人所害及子張

惲爲友殺人而令跣出之俱奇事

病篤惲往候之子張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子張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絶惲因詣縣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爲友報讐臣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刃自向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乃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歐陽歙請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忠正公方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徳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

正舉繇延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歙大慙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奉觥惲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見其忤歙乃相招去曰延令雖去其執必還道不同者不相爲謀吾不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曰障君於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惲又去不可敬乃獨隱于弋陽山中居數月歙果復召延惲於是乃去從敬止漁釣自娛既乃喟然嘆曰天生俊士以爲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呂乎

樹類有亂闕也

將爲巢由乎敬曰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謂來歸爲松子今幸得全軀樹類還奉墳墓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惲於是別去敬字次都樂志閒居光武連徵不到惲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閒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奉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惲諫曰昔文王不敢槃於游田以萬人爲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後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

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也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惲乃說太子曰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春秋之義子以母貴太子宜引愆退身奉養母氏無久處疑位以違危殆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惲遷長沙太守後坐事免歸避地教授著書八篇以病卒

襄楷

襄楷字公矩平原人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朝災異尤數楷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此人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

說得可憐

語亦切直

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遽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瓆等、不見察採、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來州郡、玩習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已、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七年六月、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

數十丈、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以爲符瑞、龍能變化、是不當死、昔秦之將衰、山神投璧曰、今年祖龍死、始皇死於沙丘、王莽時、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虛言猶然、況於實邪、案春秋以來、未有河清者也、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不省、復上書曰、臣伏見此年日食於正朔、三光不明、

佛老一理

此語本蘊藉之

有談妙語

桓帝不殺襄楷亦可

取

五緯錯戾、屢失皇子、胤不興、夫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繼嗣未兆。豈不爲此。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福哉。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今婬女艷婦。極天下之麗、甘肥美飲。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佛老乎。詔尚書問狀、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然乎。尚書奏曰、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楷誣罔、請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推本天象、故不誅、猶司寇論刑、靈

帝即位、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以博士徵、不至、卒於家、先時有楊厚、郎顗、俱上書言災異、厚、廣漢人、大將軍梁冀遣弟侍中不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厚、厚不答、稱病求退、太尉李固屢薦之、梁太后詔備古禮以聘厚、辭疾不就、顗、安丘人、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詔拜郎中、辭疾歸、

郭伋

郭伋、字細侯、解玄孫也、建武四年、以伋爲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伋整勒士馬、設攻

光武待下如此、人臣豈有不盡其心

守之畧、匈奴遠迹、民得安業、潁川盜賊羣起、拜潁川太守、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伋到郡、招懷山賊趙宏、召吳等、皆詣伋降、悉遣歸農、宏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盧芳據北土、詔伋爲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卽引見、并召皇太子諸王宴語、終日、賜車馬衣服、伋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與參政事、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童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

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伋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芳將隋昱謀脅芳降伋、芳乃亡入匈奴、伋以老病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爲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伋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卒、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時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孔奮

孔奮字君魚、霸曾孫也、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遭王莽亂、奮與母避兵河西、大將軍竇融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建武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躬率妻子、同甘萊茹、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若辛耳、奮立節旣高、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旣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唯奮單車就道、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廉仁、擧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

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除武都郡丞、隴西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殺郡守、奮追急、賊執其妻子、以爲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奮不顧、窮力討之、賊窘迫、乃推奮妻子置軍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爲武都太守、弟奇游學洛陽、奮以奇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卒于家、奮晩有子嘉、官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

爲下不顧妻子可也、爲官不顧父母不可也

張堪

張堪字君游、南陽人、爲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卽位、召拜郎中、大司馬吳漢伐公孫

述勑堪送委輸詣漢在道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言述必敗不宜退師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成都既拔堪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拜漁陽太守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名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

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歎息良久拜顯為魚復長方徵堪會病卒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廉范

廉范字叔度杜陵人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范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范祖父丹之故吏重資送范范無所受步負喪歸至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得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資物追范范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皆廉頗後也帝曰

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由是顯名數月遷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故事虜入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建初中遷蜀郡太守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相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在蜀數

小事寫得人情史家之妙正在此等處

年免歸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以賑宗族朋友肅宗旃范奔赴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赴弔相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以爲終初范與洛陽慶鴻爲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歷琅邪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蘇章

蘇章字孺文平陵人祖父純字桓公性強切士友咸憚之至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順帝時章爲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平陵蘇章共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望風畏肅徵爲河南尹不就兄孫謙爲郡督郵美陽令李暠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爲民患前後監司莫敢糾問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還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能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謙後私至洛陽時暠爲司隸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又刑其屍以報昔怨謙子不韋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

二天無益

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乃藏母於武都山中變名姓盡以家財募劍客邀暠於諸陵間不剋暠遷大司農不韋潛入芻廥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暠寢室值暠在廁因殺其妾并小兒留書而去暠大懼乃布棘於室以板藉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暠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冢斷頭以祭父墳標之於市曰李暠父頭暠匿不敢言而自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椁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嘔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太原郭泰方之伍員云

羊續

羊續字興祖太山人爲廬江太守黃巾賊攻舒續力戰大破之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羸服閒行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令長貪絜吏民良猾悉知其狀郡內驚竦發兵擊慈斬之屬縣餘賊並詣續降乃班宣政令當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與子祕往郡舍續不內其妻而自將祕行其資

叫太羸郡向慶莫人斬此

藏唯有布衾敝裯鹽豉數斛而已顧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
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以寵爲太尉時拜三公
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所之輒厚加
贈賂寵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縕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
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爲太常病卒

樊宏

樊宏字靡卿湖陽人世善農稼好貨殖父重性溫厚有法度
三世共財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隷各得其宜故能
上下戮力財利歲倍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
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賑贍宗族

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
縣中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
焚削文契責家聞之皆慙爭往償之諸子竟不受宏少有志行王莽
末義兵起宏與親屬作營塹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
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殺欲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
遺赤眉赤眉長老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
兵而去世祖卽位宏以母舅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封壽張侯
追謚重爲壽張敬侯宏謙柔畏愼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
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
每當朝會必迎期先到俯伏待事帝聞之勑騶騎臨朝乃告

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
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駕臨視
問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
厚恩令臣魂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
不許及卒遺勑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
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示百官曰吾萬歲之
後欲以爲式諡爲恭侯子儵字長魚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
孝建武中禁網尙闊諸王各招引賓客而儵淸靜自保無所
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獨得免永平初
拜長水校尉北海周澤琅邪承宮海內大儒儵以爲師友而

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
多見廢棄宜簡用良俊廣陵王荊有罪帝以至親悼傷與羽
林監任隗雜理其獄事奏請誅荊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
誅之卽我子卿等敢爾耶對曰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
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鴆兄臣等以荊屬毋弟陛下留聖心
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良久
儵以此知名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止之曰
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但進一言女可以配王
男可以尙主但以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推一
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其後楚事發覺帝追

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宏族曾孫
準字幼陵鄧太后臨朝準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
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
講藝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
正坐自講多徵名儒布在廊廟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
問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匈奴遣子就學八方肅清今儒
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文吏則學詆欺銳錐
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臣以為宜下明詔
博求幽隱寵進儒雅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
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太后深納其言永平之初連

年水旱郡國饑困準上疏曰古者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
羣臣禱而不祠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寔在儉節朝廷雖勞心
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可令大官尚方考功
上林池籞諸官寔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
者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荊揚孰郡今雖有西屯之
役宜先東州之急太后從之擢準與議郎呂倉並守光祿大
夫準使冀州倉使兗州準到部開倉廩食慰安生業流人咸
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朞年間穀粟
豐賤數十倍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元初三年為光
祿勳卒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

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若乃樊
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實廩以
崇禮節亦可以施於政也

陰識

陰識字次伯光烈皇后之兄也建武元年為騎都尉封陰鄉
侯二年以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
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美之使每巡郡國
識常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
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戒屬貴戚識所用掾吏皆簡賢
者如虞延傅寬等多至公卿弟興字君陵為期門僕射將武

騎從征伐與張宗鮮于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而達之與
張汜杜禽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
世稱其忠平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召興欲封之置印
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
爵土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
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夫外
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富貴有極
人當知足愚心實不安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十九年欲
以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
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及興

浮與寵相[illegible]書却是忠言

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郡臣能不與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與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祿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勅見稱陰氏出自管仲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家遂暴富至識而繁昌故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朱浮

朱浮蕭人也初從光武爲大司馬主簿拜幽州牧守薊城浮多置官屬漁陽太守彭寵以爲損費軍定不從其令浮性矜急因以峻文詆之寵亦狠強兼負其功嫌怨遂積浮密奏寵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聞之大怒遂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曰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伯通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碎名名宿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滅族之計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謙讓降挹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安定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

[illegible]

獨中風狂走自損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寵得書愈怒攻浮轉急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浮以爲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鄧隆助浮浮上疏請救詔報曰反虜勢無久全必自內相斬者浮城中糧盡上谷太守耿况遣騎來救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浮恐不得脫乃刺殺其妻僅以身免城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搆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以浮爲執金吾寵豐並自敗時二千石長吏纖微有過輒見罷斥交易紛擾百姓不寧浮上疏曰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間者守宰數見換易新故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以媚上意二千石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權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事者先下三公案驗然後黜退帝不復委任三府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曰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卽位以來不用舊典覆案不關三府罪譴

撰附彭寵之報

不棠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群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惜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浮又言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二十年爲大司空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顯宗大怒賜浮死長水校尉樊儵言唐堯大聖尚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然後殛罰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虞延

玉音宿

虞延字子大陳留人建武初除細陽令每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因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于門外百姓感悅建武二十年帝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爲郡督郵詔引見問園陵事延進止從容應對可觀帝善之勅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引咎以爲罪在督郵詔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貰御史罪延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劍帶還郡於是聲名遂振司徒玉況辟爲元正朝賀帝望而識延遣小黃門馳問之即日拜公車令遷洛陽令陰氏有客馬成常爲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信陽侯陰就訴延多所冤枉帝乃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欲趨東延前執之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可使趨去遂伏誅於是外戚斂手遷南陽太守永平初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容姿趨步有出於衆顯宗目之特賜輿馬衣服延以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乃詔衍自稱南陽功曹詣闕拜郎中衍在職不服父喪帝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由是以延爲明八年拜司徒爲陰氏中傷自殺以顯宗之明外戚中傷三公至於自殺誠利之如何歎也夫

梁統

梁統安定人更始二年拜酒泉太守更始敗諸郡起兵保境謀立帥衆咸推統統固辭曰昔陳嬰不爲王者以有老母也今統內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之遂共推竇融爲河西大將軍更以統爲武威太守爲政嚴猛威行鄰郡建武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封陵鄉侯卒子松嗣松弟竦顯宗立詔還本郡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辟命交至並不就肅宗納其二女皆爲貴人小貴人生和帝

亦明白

貴后養以為子恐梁氏後為已害遂譖殺二貴人陷誣以惡逆死獄中家屬徙九真宦官省事密和帝莫知為梁氏生者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兄襢奏記三府以為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太尉張酺白之帝感慟悲泣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嫕亦上書自訟得引見具陳其狀乃留嫕止宮中逾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間累貲千萬於是追尊恭懷皇后追封謚竦為褒親愍侯竦三子棠雍翟皆為列侯雍卒子商襲封乘氏侯順帝立商女為皇后妹為貴人以商為大將軍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讓虛已進賢辟巨覽陳龜為掾屬李固周舉為從事京師翕然稱為良輔帝委重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逵等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圖議廢立帝曰大將軍我所親騰賁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妒之耳逵等懼遂矯詔收縛騰帝震怒收逵等誅之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言之帝罪止坐者六年卒子冀鳶肩豺目洞精矘眄口吟舌語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鬬雞父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即遣人刺殺放父商卒順帝拜冀為大將軍帝崩沖帝方在襁褓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沖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

冀不許私通期壽乃得私秦宮

之遂進鴆帝崩復立桓帝遂殺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封冀弟不疑為潁陽侯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并前合三萬戶遂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壽性鉗忌能制御冀冀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通期有微過帝以歸商商不敢留出嫁之冀遣客盜還通期會商卒冀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蒼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乃止冀愛奴秦宮得出入壽所壽與私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宮四方調發歲時貢獻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人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復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遠致汗血名馬因行縣道發取妓女御者使人乘執橫暴妻掠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冀大起第舍壽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遊觀其內多從倡伎鳴鐘吹管酣謳竟路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

入竟問禁問此

意欲何爲

樹原不要命

不是好俠

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死、有西域賈胡、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復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取良人爲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以殊典、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城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賜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咨決、官衛近侍、並所親樹、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

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冀深怒之、樹後爲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爲設酒、因鴆殺之、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他事、腰斬之、郎中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乃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勢、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密掩捕著、著變易姓名、託病僞死、市棺殯送、冀求得笞殺之、太原郝絜胡武、與著友善、先是絜等奏記三府、薦

不疑家所以得保者領

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怒之、至是指爲者黨、勑中都官移檄捕之、死者六十餘人、絜知不免、因輿櫬奏書冀門、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冀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疾之、白帝轉爲光祿勳、不疑自耻兄弟有隙、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以他事陷之、皆髡笞徙朔方、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爲潁陰侯、胤子桃爲城父侯、冀一門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莫敢違命、天子不得有所親預、帝旣不平之、

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授陳災異日食之變、咎在於冀、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初掖庭人鄧香生女猛、香卒、妻宣更適梁紀、紀、冀妻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爲貴人、冀因欲認猛爲其女以自固、猛姊婿邴尊爲議郎、冀恐尊沮敗宣意、遣客刺殺尊、又欲殺宣、宣家與中常侍袁赦相比、刺客經赦屋、赦鳴鼓會衆、宣馳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成謀誅冀、冀亦疑超等、使中黃門張惲入宿以防變、具瑗勑吏收惲、欲圖不軌、帝御前殿、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斂諸符節送省中、使黃門令具瑗將左右廐騶、虎賁、羽林、都侯

天道明白如此

劾故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圍冀第冀及妻壽皆自殺悉收諸梁及孫氏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不疑裳先卒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是時事卒從中發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鳴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錄誅冀功者封尹勳以下數十人

此乎常嗣位者耳豈所論光武哉既遭王莽矣何言不遭使不遭王莽大位那得到光武光武出萬死一生安得與奉

張純

張純字伯仁杜陵人高祖安世封富平侯純少襲封哀平間爲侍中王莽簒位多亡爵土純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

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拜五官中郎將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十九年純與太僕朱浮奏陛下貴創革而名爲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奇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出太上宜帝以孫後（高帝不由太公光武宜由元帝歟）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群臣侍祠臣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

進入繼大統者別日論議

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上至舂陵節侯群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祭於洛陽高廟成帝以下祠於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二十三年爲大司空慕曹參之迹務在無爲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奏穿陽渠引洛水爲漕百姓得其利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純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旣富而教者也會博士桓榮亦言宜立辟雍明堂帝許之三十年純奏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必有封禪以告成功

二月封禪三月純卒與奉車子侯不異

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宜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于岱宗禪于梁父明中興勒功勳報天神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狩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三月卒自昭帝封安世至純曾孫吉傳國八世經歷篡亂二百年間未嘗譴黜吉無子國除

曹褒

曹褒字叔通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爲博士從巡狩

肅宗定封禪禮顯宗即位充上言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
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命且改太樂官曰太予樂詩曲操以
俟君子拜侍中充作章何辨難於是有慶氏學褒少傳充業
常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
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舉孝
廉遷圉令他郡盜五人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大守馬嚴風
縣殺之褒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皐陶不爲盜制死刑今
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共罰重矣如得全人命而身坐之吾
所願也遂不殺嚴奏褒耎弱免官徵拜博士肅宗欲制定禮
樂褒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

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盛德
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
帝知羣僚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時刊立下詔曰朕以
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屢降嘉穀
滋生朕夙夜祗畏上無以彰于先功下無以克稱靈物漢遭
秦餘禮壞樂崩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
褒省詔嘆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夫人臣依義
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
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從駕南巡旣還以事下三
公未及奏詔召玄武司馬班固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

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
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
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正月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
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
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旣受命乃
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
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爲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
十二月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
帝崩和帝即位褒乃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褒遷射聲
校尉後太尉張酺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

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七年出爲河內太守時春夏大旱
糧穀踊貴褒省吏并職退去姦殘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
給足流冗皆還復爲侍中褒博物識古爲儒者宗十四年卒
褒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
敎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
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
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
憤歎息所不能已也資文宜之遠圖懿美而終莫或用故知
自燕而覲有不盡矣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專命禮臣撰
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而肅宗升遐張酺與議漢禮竟

不行矣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以咸莖與調中都殊絶況物逝遷同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斯固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夔襄而新聲代起律謝阜蘇而法令亟易修補舊文獨何猜焉

史緯卷四十三終

史緯卷四十四

後漢書八

列傳

鄭玄

鄭玄字康成高密人崇八世孫也玄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其父數責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者五十餘生高業弟子以次傳受融素驕貴玄在門

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名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嘆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與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時任城何休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辟之州郡迫脅玄不得已詣進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國相孔融深敬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者之意鄭君好學實懷

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僕射鄧公、漢之名臣、皆稱曰公、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亦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以旌異之、會黃巾寇青部、玄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羅拜、相約不入玄境、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玄最後至、紹延升上坐、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嘆服、汝南應劭時在坐、因自言

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表玄爲左中郎將、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令所過長吏送迎、玄、以病乞還、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令其子譚遣玄隨軍、玄不得已、載病而行、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六月卒、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依論語、作鄭志八篇、玄所著凡百餘萬言、詳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而經傳洽熟、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曄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及傳授生徒、專以鄭氏家法云、

鄭興

鄭興、字少贛、開封人、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長安、松以興爲長史、令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咸勸留洛陽、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荊楚、權政未施、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

轉在函谷。雖臥洛陽。庸得安枕乎。更始曰、朕西決矣、拜興爲諫議大夫、赤眉入關、興西歸隗囂、囂與諸將議自立爲王、興聞而止之、囂竟不稱王、乃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制、非人臣所當置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寔、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及囂遣子恂入侍、興請從、因歸葬親、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曰、興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邪、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

重爲居則爲專命之使入必爲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漢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爲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遂令興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薦之上以爲太中大夫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九年使監征南將軍岑彭營於津鄉會彭爲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

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子衆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蕃王不宜私通賓客辭不受松謂衆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王竒之遂不強也及梁氏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與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曰臣伏聞北單

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揚漢和親誇示鄰敵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計如是南庭動搖烏桓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一離析旋爲邊害今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衆衆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如令匈奴殺臣將損大漢之威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爭之詔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與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叛車師圍戊己校尉衆

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建初六年爲大司農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子安世傳家業爲未央廄令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安世與太常桓焉等上書諫及順帝立安世已卒除子亮爲郎

陳元

陳元字長孫蒼梧人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建武初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上疏曰陛下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群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困守舊文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

腐儒可厭
校矣

之所掩殺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絶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左氏之失及太史公所引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皆斷截小文遺脫纖微指爲大謬扶擿瑕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前此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往者武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宣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擢之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相因也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道理丘明之說君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李封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譁自公卿以下數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元以高才著名辟司空李通府大司農江馮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王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望爲太師桓公以夷吾爲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況已自喻不信群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徼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

同術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薑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憂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帝從之以病去子堅卿有文章

賈逵

賈逵字景伯誼九世孫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逵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俶儻有大節傳父業明左傳國語爲之解詁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逵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集闕此胡降之徵也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加意儒術[illegible]好古文尚書左氏傳詔逵入講白虎觀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左氏傳大義長於公穀者逵條奏之帝嘉焉令逵自選公羊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并作周官解故遷逵爲衛士令

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
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郎朝夕受
業黄門署學者欣欣羨慕焉和帝即位以逵為侍中領騎都
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陳
國汝郁帝徵之並蒙優禮均字少賓家貧好學隱居教授不
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不直者
終無敢言位至侍中郁字叔異性仁孝為郡相以德教化百
姓稱之逵所著[illegible]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
凡九篇後世稱為通儒然不修小節故不至大官論曰鄭賈
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亦有以焉爾桓譚以不善

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以五經家無[illegible]圖讖明劉氏
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其文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
論學悲矣哉

張霸

張霸字伯饒成都人年數歲知孝讓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
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
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遂博覽五經永元中為會稽
太守霸始到越賊未解乃移書開購賊遂歸附表用處士顧
奉公孫松等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視事三年謝掾
史曰霸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去

後徵為侍中時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
為交霸不答當為五更會疾卒遺勑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
死嬴博遂以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務遵速
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當愛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為受之
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家焉中子楷字公超通嚴氏春
秋古文尚書門徒嘗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偕造門焉
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
來之利楷疾之輒徙避焉家貧無以為業常乘驢至縣賣藥
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
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

順帝詔河南尹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五
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為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
避不肯見桓帝初優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
坐繫廷尉獄以事無驗放還建和三年詔安車備禮聘之辭
篤疾不行終於家子陵字處沖官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
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之勑羽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
不應即劾奏冀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為河
南尹舉陵孝廉因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
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恩也不疑有愧色陵弟玄
字處虛沉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名不

儒者乃有此歎識其如温不能用何

亦賢論

能致中平二年温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見温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内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中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温大驚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玄歎曰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今與公長辭矣即出藥欲飲之温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為然且出口入耳之言今誰知之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及董

卓秉政舉温侍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强起至偷氏道病終娸得

桓榮

桓榮字春卿沛郡人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朱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乃歸會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莽敗天下亂榮抱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饑困而講論不輟顯宗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為誰對曰事桓榮帝即名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皐弘帝拜榮為博士以閎弘為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温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後榮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曰此真儒生也愈見敬厚令止宿太子宮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出旦一入而已榮嘗寢疾太子朝夕遣中傅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

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而以榮為少傅賜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歸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敢承誨命如丁寬學成東歸門人辭歸養親皆弟子謝師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下則去家慕鄉今蒙下列不敢有辭三十年拜為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至是元卿歎曰我農家子

習以爲利自是然

榮常不越但師明帝尊師重道之意甚可思尚

豈意學之爲利乃若是哉顯宗立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二子爲郎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請問上輒曰大師在是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爲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封榮爲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

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於首山之陽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衣冠扶玉杖五更不杖齊於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榮子郁字仲恩當襲爵讓於兄子汎帝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與

之以侍中監虎賁中郎將入授皇太子經肅宗立遷屯騎校尉和帝即位復入侍講遷太常明年卒郁經授二帝恩寵甚篤賞賜數百千萬顯于當世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由是尚書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子普嗣中子焉字叔元以父任爲郎明經篤行有名稱入授安帝遷侍中順帝爲皇太子以焉爲太傅遷太常後廢爲濟陰王焉諫不能得順帝立拜太傅錄尚書事復入授經禁中因讌見言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帝從之以焉前廷議守正封陽平侯固辭弟子黃瓊楊賜最爲顯貴焉孫典字公雅傳其家業舉孝廉爲郎沛相王吉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典

吉所舉也後拜侍御史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迴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黃巾賊起滎陽典奉使督軍賊破還以牾宦官賞不行獻帝即位三公奏典前與何進謀誅閹官功雖不遂忠義炳著詔拜家一人爲郎從西入關賜爵關內侯焉兄子麟字元鳳早有才惠桓帝初爲議郎入侍講禁中以直道牾左右病免會母終麟不勝喪卒子彬字彥林少與蔡邕齊名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婿馮方亦爲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言彬等爲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猛阿黨

止傳舍暨
傳因縣取
詞具夫人
公相從來
如此

請收下詔獄在朝爲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
錮彬遂廢卒於家諸儒莫不傷之邕等論序其志共樹碑而
頌焉焉弟子譬字始春少立操行袒袍糟食不求盈餘淮汝
之間高其義子瓅字文林尤修志介姑爲司空楊賜夫人瓅
卒姑歸寧赴哀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瓅心非之及姑
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瓅拒
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忮若此一餐不受於
人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並辟皆不應初平中天下亂
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阯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爲訟云論曰
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爲名儒以取爵位中興桓氏尤盛自榮

桓氏多乎
人未可厚
非

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
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憑譽
以顯物爲己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爲己乎

丁鴻

丁鴻字孝公潁川人父綝王莽末守潁陽尉世祖畧地潁陽
綝說其宰降世祖以綝爲偏將軍從征伐及封功臣帝令各
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皆
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勅其子受封必求境埆
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封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戶
鴻年十三從桓榮授尚書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

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共寒苦及綝卒鴻
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縗絰於冢廬而逃去
留書與盛曰鴻貧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含皇天先祖所
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
報迫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與
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
陽狂不識駿駿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季札亂世權行故得申
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
父之基業可謂智乎鴻感悟涕泣乃還就國駿因上言鴻經
學至行顯宗甚賢之徵鴻召見說文侯之命篇賜御衣及綬

禀食公車與博士同禮拜侍中肅宗詔鴻及諸儒論定五經
同異於白虎觀帝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
帝數嗟美焉和帝永元四年拜司徒是時太后臨政竇憲兄
弟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言憲威權過盛宜防其禍以塞
天意書奏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屯南北宮於是收竇憲大
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
人小郡口二十萬亦舉二人帝以爲不均下公卿議鴻言自
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
人帝從之六年卒

馮緄

田單火牛楊琁火馬錄之以備兵家一則

馮緄宕渠人父煥安帝時爲幽州刺史疾忌奸惡數致其罪時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卽斬光收煥煥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有凶人妄詐規肆奸毒願以事自上受罪未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爲徵奮抵罪緄後爲廷尉卒

楊琁

楊琁烏傷人兄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琁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琁力弱吏人憂恐琁乃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彀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驚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郡境以清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琁冒功檻車徵琁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勢及凱見誣狀潛令親屬上之詔原之拜議郎

劉平 蔚宗後漢甚學前書其序事亦簡明但輸班耳要非晉以下諸史所及

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爲孝故言其通則周公之祀能致四海之祭言其窮則仲由之菽什於東隣之牲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辭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終於家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肯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服喪過乎哀既而其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所安也弟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徵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有詔賜歸加禮如毛義年八十餘終若二子者行信於心而感於人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孝養也若夫江革劉般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行事著于篇

少節義字

孟嘗包字

劉平字公子彭城人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後賊復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

乘其子母欲還取之乎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絕類遂去不
顧與母匿野澤中乎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之乎叩頭曰今
旦爲老母求菜願得歸食母畢還就死賊哀而遣之乎還既
食母訖因白母還詣賊賊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見之
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建武初爲郡吏乎狄將軍龐
萌反執郡守孫萌將殺之乎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號泣
請願以身代府君賊歛兵曰此義士也遂舍之萌被傷氣絕
有頃復蘇渴甚求飲乎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乎
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舉孝廉拜全椒長政有恩惠百姓
懷感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行部獄無繫囚唯班詔

書而去顯宗初尚書僕射鍾離意薦乎及琅琊王望東萊王
扶修身行義應在朝次有詔徵乎等皆拜議郎乎遷宗正以
老病乞歸卒

彙子抱姪辭母詣賊雖有至性卻不近情昔人能爲之
余則不能試問諸史君子有能之者乎然乎實非假也

趙孝

趙孝字長平沛人也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任孝爲郎每
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聞孝當過以
長者客灑掃待之孝既至不自名亭長因問曰聞田禾將軍
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不宿遂去及天下亂
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自縛詣賊曰禮羸瘦不如孝

此蠱傳事
也與賢如
此官師義
之多也

肥賊大驚許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
願就烹賊並放之舉孝廉不應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
其行拜諫議大夫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爲御史中丞帝嘉
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太官送供具
令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以
衛尉賜告歸卒于家時有汝南王琳齊國兒萌梁郡車成俱
兄弟見執于赤眉將食之叩頭乞以身代賊並哀而釋焉長
沙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棺上以身扞火火爲
之滅太守酈惲以爲舉首

淳于恭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人清靜不慕榮名人有偷其禾者恭念
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
崇將爲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
問有不如法輒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時遭賊寇
百姓莫事農桑恭獨力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
何空自苦爲恭曰縱我不得他人何傷墾耨不輟郡舉孝廉
司空辟皆不應肅宗下詔美恭素行賜帛二十匹遣詣公車
除爲議郎引見極日訪以政事遷侍中所薦名賢無不徵用
帝與之言未嘗不稱善五年病卒賜穀千斛刻石表閭

江革

有見

江革字次翁臨淄人少失父遭天下亂盜賊起革負母逃難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涕泣求哀至誠動人賊不忍犯或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轉客下邳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建武末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嘗備禮召革以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殆滅寢伏冢廬服竟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以爲吏永平初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遣官屬追之遂不還復使中傅贈送辭不受建初初舉賢良方正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持及進拜

恒目禮焉時有疾輒大官送膳恩寵有殊貴戚馬廖竇憲慕其行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帝聞益善之上書乞骸骨拜諫議大夫賜歸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及卒復賜穀千斛

劉般

劉般字伯興宣帝玄孫也宣帝封子囂於楚是爲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自囂至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篤早失母弟原鄉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與共臥起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卒紆哭泣嘔血數月亦歿初紆襲封值王莽篡位國除因家於彭城光武封般爲菑丘侯奉孝王祀十九年行幸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般束修至行爲諸侯師帝嘉之乃賜般綬錢百萬繒二百匹徙封居巢侯數年揚州刺史觀恂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旌顯顯宗嘉之徵般行執金吾事兼屯騎校尉時下令禁民二業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般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

事夫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勅區種增進頃畝以爲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爲租可申勅刺史二千石務令寔覈其有顯外增加與奪田同罪帝從之肅宗即位遷宗正卒子愷字伯豫以當襲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曰竊見居巢侯嗣子愷素行孝友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尋常之法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近有陵陽侯丁鴻鄳侯鄧彪並辭爵土未聞貶削今愷景仰前

韓詩王室政教如烈火父母孔邇飢寒之甚爲此仕

方回堯時隱人支父莊子作支伯

修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詔聽憲嗣爵後不得以爲比乃徵愷拜爲郎十三年遷宗正永初六年爲司空遷司徒致仕安帝親政拜太尉致仕卒少子茂亦好禮讓歷位司空

周磐

周磐字堅伯安成人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頻歷三邑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哀毀減服終廬于冢側教授門徒公府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嗇神養和[illegible]不以榮利滑其生術吾親以沒矣從物何爲遂不應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會集諸生因令其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于陰堂之奧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者以爲知命焉磐同郡蔡順字君仲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終未及葬里中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呼天火越燒他室遂得免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圜冢泣曰順在此太守鮑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卒年八十

可見東漢風尚

趙咨

趙咨字文楚東郡人舉高第遷敦煌太守以病免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劫之咨恐母驚懼乃至門迎盜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餘物一無所請盜皆慚歎跪而謝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物以與之不及徵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以禮發遣不得已應名拜東海相道經滎陽令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謁候咨不爲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公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爲時人所貴若此咨在官清簡計日受奉徵拜議郎被疾將終告其故吏朱祇等使薄斂素棺藉以黃壤欲令速朽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勑子胤曰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以存亡爲晦明死生爲朝夕故其生也不爲娛死也不爲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既已消仆還合土壤土壤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古人時同即會時乖則別王孫裸葬墨夷露骸梁伯鸞父歿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吾欲上同古人下不爲咎

但制一坎、令容棺槨、棺歸即葬、平地無墳、勿卜時日、無設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識之、吾豈復有言矣、子乩奉行、時稱明達、

史緯卷四十四終

史緯卷四十五

後漢書九

列傳

班彪

班彪字叔皮、扶風人、其先班壹、避墜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終、故北方多以壹爲字者、壹生孺、孺生長、官上谷太守、長生回、以茂材爲長子令、回生況、爲左曹越騎校尉、況三子、伯、斿、穉、女爲倢伃、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爲中常侍、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

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紈絝之間、非其好也、家本北邊、志節忼慨、數求使匈奴、會定襄大姓石李、羣輩報怨、殺追捕吏、拜伯爲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爲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化、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迺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它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親疏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爲榮、既至、

有書足財
二樂也

爲侍中光祿大夫養病久之上親臨候伯伯惶恐起眂事時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因指畫問伯曰紂爲無道至於是乎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言詩之人放淋漫謂之連）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太后聞之謂帝曰班侍中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斿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史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爲議郎遷諫議大夫與劉向

校祕書以選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不許斿早卒穉少爲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太子數遣中盾請問近臣穉獨不敢答哀帝即位出爲廣平相王莽少與穉兄弟同列友善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而穉無所上大司空甄豐劾穉絕嘉應嫉害聖政不道太后曰後宮賢家我所哀也穉惶上書陳謝願歸印入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罹咎穉生彪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

修儒學然貴老莊之術彪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遭王莽敗隗囂據隴右彪避難其地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于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旣微枝葉强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勢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位號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眞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

德已可知矣囂曰先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時民復知漢乎彪廼著王命論其辭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至于湯武征伐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之業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劒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

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
不覩之於人事矣夫流民餓隸飢寒道路思有裋褐之襲儋
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
也況虖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
遭罹阸會竊其權柄強如項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亨
醢分裂又況么麽尚不及二子而欲闇奸天位者虖是故駑
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楶梲之材
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
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
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

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
母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
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
下宜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後漢
果定天下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
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
事虖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帝
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
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
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

若順也

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
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
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
略聞矣初劉媼任高祖而夢與神遇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
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
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
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苟有昧於權利越次妄
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英雄
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
信布之覬覦毋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

天祿其永終矣欲以威之而竇融不解遂避地河西河西大
將軍竇融以為從事深敬待之彪乃為融畫策事漢總河西
以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
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茂才拜徐
令以病免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武帝時司馬遷
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
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其得失曰遷序帝王
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
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
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

殺其皆然近於收天下多少字門一言名史何恐無任字乎

落不盡尙有盈辭多不齊一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愼聚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敘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建武三十年彪卒年五十二子固字孟堅年九歲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父彪卒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硏思欲就其業有人告固私改國史者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郞典校祕書固又撰功臣及公孫述事作

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爲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爲郞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朔之徒造搆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

則揚雄同道

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郞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群僚議者以爲今若報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猾詐之計不可固議曰漢興以來其於匈奴綏御之塗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而就之或臣服而致之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不與交接者也建武之世復修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先帝聖德遠覽事同前世今匈奴離析

典引又亦永任

名王來降殊方歸服不以兵威臣以爲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懷遠之德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可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强能爲風塵方復求爲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爲策近長固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及竇憲敗坐免官固不能教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

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仁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長陵人其先齊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有行義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後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

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帝問以政事倫因酬對帝大悅明日復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爲吏篣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貧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拜會稽太守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少攀車叩馬嗁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後爲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

取貨齊

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肅宗初立擢爲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倫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則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也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貴倫復上疏曰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皆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臣願陛

下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永保福祿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並封上時人方之貢禹然少蘊藉不修威儀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卒年八十餘曾孫種爲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勢貪放種使從事衛羽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糾察其臧五六千萬即奏匡并劾超超愼忿恨遂以事陷種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爲朔方太守畜怒

以待之種門下掾孫斌具聞超謀謂其友人閻子直甄子然曰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爲彼郡守可爲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閭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之會赦出卒於家

鍾離意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人少爲郡督郵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政化之本。由近

及遠今宜先清府內闊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上書言狀光武得奏以示霸曰君所使掾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於道解徒桎梏恣所欲過與剋期俱至無或違者後除瑕丘令縣吏檀建盜竊邑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意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還堂邑令縣人防廣爲父報讐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傷之聽廣歸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得減死論顯宗即位徵爲尚書交阯太守張恢坐臧千金伏法詔以貲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爲從禽廢政當車陳諫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時大起北宮意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宮室榮耶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勅大匠止作諸宮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帝性察察好以耳目

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主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獨意敢諫諍數封還詔書以過失被譴者輒救解之出爲魯相意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機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意見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

或見擯之後耶

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
伯藏其一意召問伯果服焉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
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視事五年以愛利
爲化人多殷富卒官遺表言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
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藥崧河內人天性朴忠
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杫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
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大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
皂袍及侍史二人崧官至南陽太守

宋均

宋均字叔庠南陽人建武初以父任爲郎遷謁者武陵蠻反

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
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均監軍與諸將俱進
賊拒阸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濕疾病死者大半
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
承制降之何如諸將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
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
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斬其大帥而降
於是入賊營散其衆使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均自劾矯制
之罪光武嘉其功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每有四方異議數
訪問焉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設檻穽猶多傷害均到下

漢用兵信尚嚴賊永降多不許後世濫降忍知婦子可思也

西門豹沉巫之遺意

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
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
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其後虎相
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
東西散去名稱遠近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
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下書曰自今以
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於是遂絕永平七年拜尚書令遷司
隸校尉出爲河內太守政化大行以疾乞免帝以均才任宰
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騶扶之均拜謝曰所苦浸篤不復奉望
帷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子扶杖侍均出賜錢三十萬

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爲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
害至於苛察之人雖稱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
亡所由而作建初元年卒族子意建初中爲尚書肅宗性寬
仁叔父濟南中山二王須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
師不遣就國意以爲君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上疏諫帝納
之章和二年鮮卑破北匈奴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
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曰夫戎狄簡賤禮
義無有上下彊者爲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
所尅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
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

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
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
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功重賞今若聽南虜還趨北庭則不得
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
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若
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而南單于竟
不北徙遷司隸校尉卒

寒朗

寒朗字伯奇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棄之荊棘數日兵解
母往視猶尚氣息遂收養之永平中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

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等建等辭未嘗與
忠平相見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
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問忠平二人錯愕
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
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曰忠平自知
所犯不道故多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朗曰
臣雖考之無事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曰
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
誰與共爲此對曰臣獨爲之帝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
自分當死不敢汚染人帝曰何故當死對曰臣考事一年不
能窮盡姦狀反爲罪人訟冤故知當死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
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
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
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
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冤無
敢牾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
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肅宗以朗納忠先帝
拜爲易長遷清河太守卒年八十四

世祖諸子

東海王彊光武長子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爲后彊爲皇太子

十七年郭后廢彊常慼慼不自安數陳懇誠願備蕃國光武
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就
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
十九縣賜虎賁旄頭設鍾虡之縣擬於乘輿彊數上書讓還
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初魯恭王好宮室
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從
封岱山明年春帝崩廣陵王荊與彊書曰當爲秋霜無爲檻
羊雖欲爲檻羊又可得乎願君王爲高祖陛下所志無爲扶
蘇將閭叫呼天也彊得書惶怖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以荊
母弟秘其事遣荊出止河南宮永和元年彊病顯宗遣中常

因貪未嘗
井編舊目
之後乃以
舍前敗亡

侍將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南王延詣魯雅
上疏謝曰臣蒙恩得備蕃輔特受二國宮室禮樂事事殊異
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而自修不謹連年被疾爲朝廷憂念皇
太后陛下哀憐臣彊感動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丞絡繹不
絕臣內自省視氣力羸劣日夜浸困終不復望見闕庭奉承
帷幄孤負重恩銜恨黃泉身既夭命孤弱復爲皇太后陛下
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後非所以全利之也
誠願還東海郡令天下新罹大憂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
進御餐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
見也天子覽書悲慟從太后出津門亭發哀使大司空持節

護喪事贈以殊禮升龍旄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詔楚王英
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公主比陽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
人小侯皆會葬帝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
是詔東海傅相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
省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年三十四謚曰恭荊後以親訊自
殺

楚王英光武子母許氏無寵故英國最貧小建武三十年以
臨淮之取慮須昌二縣益楚國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
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
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

不祥

累積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王何嫌何疑當
有悔吝其還贖英後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爲
符瑞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
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姦猾造作圖讖擅置諸侯王
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乃廢英徙
丹陽賜湯沐邑五百戶遣大鴻臚持節護送使伎人奴婢工
技鼓吹悉從男女爲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璽綬留
住楚宮英至丹陽自殺國除詔以諸侯禮葬於涇遣中黃門
占護其妻子制詔許太后曰國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既知
審實懷用悼灼庶欲宥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顧太

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奈何太后其保養幼弱勉強飲
食已詔有司出諸許令安田宅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
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
數十五年帝幸彭城見許太后及英妻子於內殿悲泣感動
左右肅宗立封英子种楚侯五弟皆爲列侯

東平王蒼光武子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爲人美須髯要帶十
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爲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是時
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太平宜修禮樂乃與公
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永平四年春車駕近出觀
覽城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內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宮蒼在

貫行廾行也

制數裁多所裨益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
歸職曰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也
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唯陛下審覽遵承
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帝優詔不聽
其後數陳乞辭甚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六
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
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傳曰辭別之
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
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
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

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
萬疋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
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為之訓詁肅宗即位
尊重恩禮踰於前世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諫曰竊
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
制為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
行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
且不欲其著明況築城郭建都邑哉上違先帝之心下造無
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帝遂
止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三年帝悶陰太

后舊制器服愴然動容乃賜蒼及瑯邪王京書曰中大夫奉
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騖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
如何間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
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衣一
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
后衣服之制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
靈遠也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
遺宛馬一匹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霑赤
汗今親見其然也頃反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閒
寧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六年冬蒼上疏

求朝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
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親自
循行邸第豫設帷牀供具詔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勿
名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
上疏辭曰陛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威
而親屈至尊降禮下臣每賜讌見輒興席改容中宮親拜事
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不自安每會見跛踖無所措置此非
所以安臣子也帝省奏歎息愈褒重焉舊典諸王女皆封鄉
主獨封蒼五女為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
留蒼賜以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

心驕先
敗

道蒼乃許之車駕祖送流涕而訣蒼還國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明年五月薨謚曰憲詔告中傅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歌詩並集覽焉元和三年東巡狩幸東平宮帝追感念蒼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為陳虎賁鸞輅龍旂以章顯之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劍於陵前子孝王敞嗣敞喪母至孝國相陳珍上其行狀鄧太后增邑五千戶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東海恭王遜而知廢為吳太伯不亦可乎

阜陵王延光武子初封淮陽王性驕奢遇下嚴烈永平中有

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駙馬都尉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光弇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請誅延顯宗以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為阜陵王食二縣延既徙封數懷怨望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魴造逆謀有司奏請檻車徵詣廷尉詔獄肅宗下詔曰王前犯大逆罪惡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漢之淮南經有正義律有明刑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為王受愆羣下莫不惑焉今王曾莫悔悟悖心不移逆謀內潰自子魴發誠非本朝之所樂聞朕惻然傷心不忍致王於理今貶爵為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者侯自取焉敕魴等罪勿驗使謁者一人監護延國不得與

吏人通章和元年行幸九江賜延書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憋然傷之乃下詔曰朕前巡望淮海意在阜陵遂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形體非故瞻省懷感以喜以悲今復侯為阜陵王增封四縣以阜陵下溼徙都壽春明年入朝立五十一年薨謚曰質（明帝肅宗孝友可謂至矣千載而下讀之使人感泣然則有天下者寧過於厚也）

朱暉

朱暉字文季宛人也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死城道遇賊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暉拔劍而前曰財物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

之而去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求璧不可得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紿之曰我素聞璧而未嘗見願一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璧主簿大驚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與求更以他璧朝見可也蒼既罷謂暉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帝聞而壯之及幸長安欲嚴宿衛以暉為衛士令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為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為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

威民懷其惠初舉同縣張堪者於太學見舉甚重之一日把臂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堪卒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舉少子頡怪而問之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舉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舉常哀之及桓虞爲南陽太守召舉子駢爲吏舉辭駢而爲友虞歎息遂召之肅宗巡狩召南陽太守問舉起居拜爲尚書僕射卒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字公叔性敏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舉孝廉順帝末江淮盜賊羣起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若

以爲誅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埶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中引易卦龍戰于野又薦种暠欒巴等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黃龍見沛國冀無學術遂以穆龍戰之言爲驗於是請穆爲從事中郎薦巴爲議郎舉穆高第爲侍御史同郡趙康隱武當山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爲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作崇厚論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爲一在彼猶在已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於意非憚禮也夫中世之所厚已爲上世之所薄況又薄於此乎時俗日與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恐富不賑貧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嗟乎世士誠能去彼取此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播不滅之聲然後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釁積招禍復奏記諫曰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爲羣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頃者官民俱匱加以水蟲爲害京師諸官費用增

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搒掠割剝彊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歎嗟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免之徒乘敝而起荊揚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

所奏請、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矣、冀不納、而縱恣日甚、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流移、冀州盜賊尤多、擢穆爲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者、以威略權宜、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璵璠玉匣偶人、穆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

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淸姦惡、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在朝諸公、多相推薦者、復徵拜尚書、穆旣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書請悉能省、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

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教書詩記嘲、凡二十篇、蔡邕、甞至其家、自寫之、穆爲御史時、桓帝幸辟雍、禮畢、公卿趨出、虎賁洗馬者、置弓階上、公卿下階、咸避弓、穆過、呵曰、執天子弓、何說投地、即劾奏虎賁、抵罪、其剛直似其祖、暉、以故見忌於人、所在、多被劾、以去、亦與祖同、穆見比周傷義、志抑朋黨之私、遂著絕交論、蔡邕以爲貞而孤、於是作正交、以廣其志焉、

徐防

徐防、字謁卿、沛國人、永平中、舉孝廉、補尚書郎、職典樞機、周

密畏愼、奉事二帝、未嘗有過、永元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多聞闕疑、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輕誣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

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差可矯革、其失、上從之、
安帝即位、防以定策、封龍郷侯、

張敏

張敏、字伯達、鄚人也、舉孝廉、爲尚書、建初中、有人侮辱其父、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遂爲輕侮法、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猶天之四時、若開相容恕、著爲定法、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後世、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敏復上疏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以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爲災、秋一物華即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延平元年、拜司空、

六年卒、

胡廣

胡廣、字伯始、華容人、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徒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郷里、廣少爲郡吏、太守法雄之子眞、從家來省其父、會歲終應舉、雄令眞助求其人、因大會諸吏、眞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舉孝廉、安帝試章奏、以廣爲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神靈、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夫岐嶷形於自然、俔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以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立爲皇后、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虔上書駁之曰、臣聞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强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若事下之後、議者剗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以爲宜下百官、參其異同、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帝不從、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

代李固爲太尉錄尙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安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致仕尋以特進拜太尉延熹九年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尙書事蕃被誅代爲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

年八十二卒使謁者護喪賜冢塋於原陵諡文恭拜家一人爲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縗絰殯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爲之頌云

史緯卷四十六

後漢書十

列傳

袁安

袁安字邵公汝陽人爲人嚴重有威初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受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

罪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臧罪鞫人常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言北虜旣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皆言不可聽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帝從安議章和元年拜司徒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兄車騎

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等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唯安與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爲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旣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馳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景第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輒承景檄當伏顯誅不報憲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賦歛吏人更相賂遺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及他所

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計未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爲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自矜已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安與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虜以權時之算可得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旣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更立阿佟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伏惟光武皇帝所以立南單于者欲以安南而定北也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至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以

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伏念南單于屯其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今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與憲更相難折憲負執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爲單于後遂反叛卒如

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卒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除安子賞爲郎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子敞元初三年爲司空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泄省中語策免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遂自殺張俊蜀郡人有才能爲尚書郎朱際丁盛同時爲郎立行不修俊欲舉奏之二人恐因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與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

袁閎可入逸民傳

上書自訟書奏而俊獄已報廷尉將出殺門臨行刑鄧太后
詔馳騎以減死論俊假名上書謝曰臣孥愚負義自陷重刑
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鞫遣歐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
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留心曲慮特加偏覆
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槨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
不能使臣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
碎骸骨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
踊躍觸冒拜章當時哀其文朝廷出此薄賦罪而隱其死以
三公禮葬之復其官子昕光祿勳安玄孫閎字夏甫少勵操
行父質為彭城相卒郡閎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縗絰扶柩冒

犯霜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徵聘舉召
皆不應耕學為業從父逵隗並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閎見時
方險亂而家門富貴對其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
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延熹
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乃築土室
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
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沒不為制服設位時莫
能名或以為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
散閎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
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勅其子勿設殯棺但著幎布單衣幅

仲孫有張廷尉之風

巾親尸於板牀之上以五百墼為藏二弟忠弘節操並於閎
弘字仰甫恥門族貴執乃變姓名徒步從師不應徵辟終於
家忠子祕為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
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陳謙得免詔祕等
門閭號曰七賢封觀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恥先
受之遂稱風疾喑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
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損而仕郡焉

郭躬

郭躬字仲孫陽翟人父弘習小杜律（延年也以為大杜）太守寇恂以為決曹掾
斷獄三十年用法平諸為弘所決者皆無怨情郡內比之于

公年九十五卒躬少傳父業後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
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輒以法斬
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引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
叅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
一統於督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曰一統於督者謂
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
帥且漢制棨戟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又有兄弟
共殺人者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
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
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

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
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
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元和三
年拜為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
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詔書於令章
和元年赦天下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
命未發覺者躬言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
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
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以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
得獨不沾澤臣以為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

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中子寵亦明法律至南陽太守政有
名跡弟子鎮廷光中為尚書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
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三公奏鎮冒犯白
刃手劒賊臣功比劉章宜顯爵土以勵忠貞封鎮為定穎侯
拜河南尹轉廷尉長子賀當嗣爵讓與小弟時而逃去積數
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復至廷
尉賀弟禎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僖少明習家業兼好
儒術有名譽延熹中亦為廷尉遷太尉僖子鴻司隸校尉封
城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
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

史正監平者甚衆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以明法律斷獄平
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葬其
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
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
郎諱忌每入官舍輒繕修館宇移穿改築而家人爵祿益用
豐熾子峻孫安世三葉皆為司隸桓帝時汝南陳伯敬行必
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
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過
舉孝廉後坐女婿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
多談為證焉

陳寵

陳寵字昭公沛國人曾祖咸哀平間為尚書王莽因呂寬事
誅不附己何武鮑宣等咸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咸猶用漢家祖臘
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寵少為州郡吏辟司
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游以不視事為高寵常非
之獨勤心物務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壓服
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為輕重不良吏
得生因緣寵為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
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為法肅宗初為尚書時承永平故

事政尙嚴切寵以帝新卽位宜改前世苛俗言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帝納寵言遂詔有司絕鉆鑽𧦬諸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法五十餘事著於令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言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帝下公卿議寵曰夫十一月陽氣始萌芸生務出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爲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至成康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害自有他應不以改律帝納之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愼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惟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拜廷尉性仁矜及爲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爲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衆深文刻敝於此少衰又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

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十六年爲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溫粹號爲任職在位三年卒南陽尹勤代爲司空勤篤性好學所居人外荆棘生門時人重其節以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寵子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遷廷尉正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擢拜尙書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及寵免後遂寢法律繁苛人不堪之忠畧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蠶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鄧太后崩安帝親朝事忠以爲臨政之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燮之徒於是公車禮聘良燮等郎中周興有名譽忠疏薦興曰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經史故仲尼嘉唐虞之典從周室之文臣竊見光祿郎周興蘊匵古今博物多聞屬文著辭有可觀採尙書

出納帝命爲王喉舌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又多俗吏鮮有雅
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由辭
多鄙固與抱奇懷能隨輩棲遲誠可歎惜詔拜周與爲尚書
郎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
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
曰臣聞昔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今
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群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
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
如其管穴妄有譏刺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
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奏

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爲侍中忠以久次轉爲僕射時
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忠以爲
非國舊體上疏曰漢興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
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
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異
復欲切讓三公昔成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
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
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宜
責求其意割而勿聽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
之典爲世之法也遷尚書令卒論曰陳寵居理官議獄緩死
忠承父風明慎用刑然其聽狂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
死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
措也

班超

班超字仲升彪之少子也居家常執勤苦有口辯涉獵書傳
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
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
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
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
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
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具以對除超爲蘭臺令史十六年

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
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使西域
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
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
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已數
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
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
使到纔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
骨長爲豺狼食矣當奈何官屬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

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
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
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
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
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
約曰見火燃皆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伏超順風縱
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
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
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超於是
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

為質還奏實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帝壯超節以超為軍司
馬令遂前功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得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
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雄張南
道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疏其
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
廣德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
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
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
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玆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
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玆人兜題為疏勒王明年春

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
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
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
遂前劫縛兜題左右皆驚懼奔走慮馳騎報超超赴之悉召
疏勒將吏說以龜玆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
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釋而遣之疏勒由是
與龜玆結怨超因駐疏勒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
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玆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
守槃橐城與忠為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即位以陳
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

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玆所滅誠不忍見
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
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乃更還疏勒疏
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玆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
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
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
叵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
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
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
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玆獨未服從臣自孤守疏勒於

今五載胡夷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超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宣帝

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寘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言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今何不緣詔留之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特遣之耳超因發疏

長史超自謂

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未下康居遣兵救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知其姦僞許之忠即從輕騎詣超超爲供張設樂酒行乃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

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因貢珍寶求漢公主超拒其使故怨超遂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之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非有運輸何能爲憂乎但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前攻超不下抄掠又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

珠主聆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犂界先遣曉說焉耆尉犂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耳即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以下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秉國之權都尉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勸超殺之超曰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犂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揚聲當重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

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故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睢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抄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詔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奄忽僵仆孤魂棄捐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昭亦上書請超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爲都護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雄

手字古今無有

手始尙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
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遂拔刃殺主（投得伏人）帝腰斬
始超少子勇字宜僚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爲軍
司馬與兄雄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
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
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後數月北
單于與車師後部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
求救于曹宗宗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西域鄧太
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勇議曰昔武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
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

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
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
城門晝閉明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
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
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值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
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
還爲其害故也曹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
故事度當時之宜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也
臣愚以爲宜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
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

恨者承父超言也

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
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尙書等難勇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
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
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曰今中國置
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
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
虜勢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故置校尉
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
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今不廓朝廷之德。
而拘屯戍之費豈安邊久長之策哉。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

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勢歸北屬。夷虜并力。以
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
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
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
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
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
勇因發其兵步卒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
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
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

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
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
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於是
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衆
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
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
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
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
元孟未降二年勇請攻元孟詔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
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為兩道擊之勇

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負罪欲徼功自贖遂
先期至爵離關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遣使乞降
朗入焉耆受降而還勇罷卒於家（降足矣何必自為功）

應奉

應奉字世叔汭頓人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
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數百
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
脫時人奇之著漢書後序舉茂才武陵蠻詹山反叛執縣令
屯結連年公卿舉奉才堪將帥拜武陵太守慰納山等皆悉
降散遷司隸校尉糾舉姦逆不避豪戚鄧皇后敗田貴人見

幸桓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上書曰臣聞周納狄女
襄王出居于鄭漢立飛燕成帝胤嗣泯絕母后之重興廢所
由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及黨事起奉慨然以疾自退追愍
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子劭字仲遠少篤學博覽多
聞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
為寇東侵三輔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
人北軍中候鄒靖言烏桓衆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劭議
曰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發鮮卑五千餘騎越溢不
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
商旅啖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不肯去復欲買鐵邊將不聽

便取縑帛欲燒之邊將恐其反叛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
叛羌復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
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
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皆從劭議六年拜太
山太守黃巾三十萬衆入郡界劭糾率文武連與賊戰前後
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郤郡
內以安興平元年曹操父前太尉嵩從琅邪入太山劭遣兵
迎之未到徐州牧陶謙怨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殺之於
郡界劭畏操棄郡奔冀州牧袁紹劭刪定律令奏之曰夫國
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

厭中俾後之人永爲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臣竊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竊去復重爲之節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文章煥炳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雖未足綱紀國體庶幾增闡聖聽獻帝善之詔拜劭爲袁紹軍謀校尉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玉母軍求代其命因自縊而死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追駁之曰殺人者死

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也今次玉公犯死刑而初軍妄自投斃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如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爲災秋一木華亦爲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爲枯華不亦大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爲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劭凡爲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所撰風俗通集解漢書皆傳于時後卒于鄴弟子瑒璩並以文才稱中興初有

應嫗者見神光照社探之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爰延

爰延字季平外黃人爲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桓帝時舉賢良方正遷侍中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拜大鴻臚帝以延儒生常特宴見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帝以問延延曰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

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頃者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翫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爲貴以卑爲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熙則災異可除矣書奏因以病乞骸骨靈帝特徵不行卒于家

王充

王充字仲任上虞人受業太學師事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

何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即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戸牖墻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卒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祕玩以爲談助時人疑邕得異書搜求其帳中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

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

王符

王符字節信安定人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張衡崔瑗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謫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云符之論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

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以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

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癇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爲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夫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

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有漢之廣大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耳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時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强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所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矣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賕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

爲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其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贍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勑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夸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失主視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爲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

任惡之民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何也凡敢爲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爲顛哉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後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道義之爲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仲長統

仲長統字公理高平人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訪以當時之事統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幹卒以敗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嘗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

統參曹操軍事傳中曾無一言一事和閒可謂高矣

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游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尚書令荀彧舉爲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年四十一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今載其略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

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勝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勢不可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胸詈腹詛幸我之不成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

能使恩同天地威作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暘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北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戲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燕寵出則馳於弋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瀆漫彌流無所底極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漢興以來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山谷不能受妖童塡乎綺室妓樂列於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喜怒則人隨其心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寔也苟能運智詐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其誰肯爲之者邪夫

此亦天爲之也又何怨焉

篇言損益故不專一事

亂世長而治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辨色耳能辨聲口能辨味體能辨養者將皆以修絜爲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末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損益篇曰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値於死者也殺之

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

夫用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盖君長以與政理急農桑
以豊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
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
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姦邪察苛
刻以絶煩暴審此以為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
惰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
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
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
什長以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
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
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者老克此制以用
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
之世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時也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
君子非能自農桑以求衣食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
乃可絶也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
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
偽之名以小智而居大位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
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
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
也夫薄吏祿以豊軍用緣於秦征諸侯漢承其業遂不改更

危國亂家此之由也法誡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
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
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
因而不改漢之隆盛於是焉在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
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
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
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
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
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
愚貿易選舉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
虧缺災異數至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
於死免是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
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
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為三公者勳
立於國家績加於民生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
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何患於左右小臣乎近
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
得而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
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
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

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
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
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不若置丞相專總之
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使爲政者不與之婚姻婚姻者不
使之爲政如此在位病人擧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
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
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隲梁冀之徒藉
外戚之權籠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
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媟近輸權重於婦黨筭十世
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史緯卷四十七

後漢書十一

列傳

梁節王暢

梁節王暢明帝子也永平十五年封爲汝南王母陰貴人有
寵暢尤被愛幸國土租入倍於諸國肅宗立緣先帝之意賞
賜恩寵甚篤建初四年徙爲梁王以郾寧陵薄單父巳氏成
武凡六縣[illegible]國帝崩就國暢師國後數有惡夢從官卞忌
自言善占夢能使六丁暢數使卜筮乳母王禮自言能見鬼
神事遂共占氣祠祭求福忌等諂媚云神言王當爲天子暢
心喜與相應答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奏暢不道考訊辭
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
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曰臣
天性狂愚生長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
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熒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
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以至考案肌慄心悸自悔無所復
及當即時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
曲平不聽有司横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有負先
帝而令陛下爲臣收汙天下氣息不相屬筋骨不相連臣暢
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有失繩墨不敢

暢之悔過出於至誠甚爲可取

復有所横費租入有餘乞裁食雎陽穀熟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勅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倉頭奴婢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汙清流旣得生活誠無面目以非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具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遷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illegible]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卿奏牘陛下詔書當置於[illegible]夜誦讀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卽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

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illegible]報曰朕惟王骨月之親淳淑之質傅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端自克責[illegible]然傷之匪由王咎在彼小人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强食自愛暢固讓章數上卒不許立二十七年薨傅至玄孫䎃親受禪以爲崇德侯一悔過而傳世之久如此君子所以貴改過也

上下兩得帝之厚也

陳禪

陳禪字紀山巴郡人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時刺史爲人所上受納臧賂禪當傳考無他所齎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笞掠無筭五毒畢加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釋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以禪爲太守夷賊素聞其名聲卽時降服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並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曰放鄭聲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詔左轉爲玄菟候尉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威彊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爲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珍貨而去順帝卽位遷司隸校尉卒

龐參

龐參字仲達緱氏人舉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永初元年凉州先零種羌反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水潦不休流民擾動重之以大軍疲之以徵發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里轉運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敝車騎將軍鄧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凉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民時止煩賦以益財用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書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參曰昔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爲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臣之身折方面之

丘空也

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龐參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為患大軍西屯臣以為如參之人宜在行伍以為軍鋒必有成效宜助國威鄧太后仰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鄧騭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奏記於騭曰比年羌寇困隴右供徭賦役為害日滋今復發百姓調取穀帛千里轉運遂紛亂都西郡途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為害遲進則殺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為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為西

州士大夫所笑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邊彊多田不耕何救饑敝故善為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騭及公卿以國用不足欲從參議眾多不同乃止拜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

龐參無[illegible]異長能使樊準薦之馬融訟之段恭訟之亦奇人也

擊強宗也抱兒者欲吾恤孤也歎息而還參在郡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羌尤懷其恩信燒當羌種號多等皆降始得還都令居通河西路時先零羌豪僭號北地詔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與征西將軍司馬鈞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為羌所敗引兵還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曰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叡之姿抑亦干城有虓虎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於漢策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而今幽囚陷

於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孟明視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官故晉景并土赤狄秦穆遂霸西戎宜遠覽二君使參[illegible]在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參永建元年遷度遼將軍入為大鴻臚尚書僕射虞詡薦參有宰相器順帝以為太尉錄尚書事三公之中名為忠直左右陷毀之以所舉忤帝旨司隸承風案劾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夫國以賢化君以忠安今天下

成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
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因災異策免陽嘉四年復以參爲
太尉永和元年卒

崔駰

崔駰字亭伯涿郡人祖篆王莽時以明經徵詣公車大保甄
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
士此與奚爲至哉遂投劾歸時篆兄發幸於莽位至大司空
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
軒丹轂顯於新世以篆爲建新大尹篆不得已嘆曰吾生無
妄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

所生哉乃單車到官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强起
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
於穽皆何罪而至此遂理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篆曰朝
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
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之篆自以宗門受
良心
莽僞寵慚愧漢朝遂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易林六十
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臨終作慰志賦以自悼焉篆生毅隱
身不仕毅生駰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善屬文
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齊名常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
時人或譏其太玄靜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荅之元和中

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
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嘆之謂侍中竇憲曰卿知崔
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卿愛文辭而忽
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憲由此見駰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
交公遂爲上客居無幾帝幸憲第時駰適在憲所帝欲見之
憲以爲不宜帝悟曰吾能令駰朝夕在傍何必於此會帝崩
竇太后臨朝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
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
恣駰數諫諍憲不能容出駰爲長岑長駰不之官而歸永元
四年卒中子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傳其父業年十八

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學遂明
天官歷數京房易傳諸儒宗之與馬融張衡特相友好瑗兄
章爲州人所殺瑗手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辟車騎將軍
閻顯府時閻太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爲濟
陰王而以北鄉侯爲嗣瑗以侯立不以正謂長史陳禪曰中
常侍江京陳達等以嬖寵惑蠱先帝使廢黜正統扶立疏孽
少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今欲與君共說將
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
禪猶豫未從會北鄉侯薨孫程等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閻顯
兄弟伏誅瑗坐斥門生蘇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止之

璘堅王也

時陳禪爲司隸校尉謂瑗曰第聽祇上書禪請爲之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子寔字子真桓帝初徵詣公車除爲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确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理者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耽耆欲不恤萬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僞百姓囂然復思中興夫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強人以不能背切務而慕所聞也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其達者或矜名妬能恥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故宜量力度德參以霸政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

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嚴刑峻法破奸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鑒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傾險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

靳皇帝

平非以寬致平也大司農羊傅少府何豹上書薦寔才美能
高宜在朝廷召拜議郎遷大將軍梁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
著作東觀出爲五原太守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畧吏
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建寧中病
卒無以殯斂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爲備棺槨葬
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寔從兄烈有重名歷位郡守九卿
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後
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
名譽皆先輸貨財然後登公位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
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

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
得是反不知姝邪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問其子鈞曰吾居
三公外議何如鈞曰大人歷位卿守皆有聲稱今登三公天
下失望烈曰何爲也鈞曰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有文
才爲河西太守

閔仲叔 謝承書閔貢字仲叔

閔仲叔太原人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爲弗及也黨
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曰我欲省煩耳建武中
應司徒侯霸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曰始蒙
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

下以口腹累安邑亦是意

嘗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投劾而去客居安邑老病家
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勑
吏常給焉仲叔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
以壽終同郡荀恁字君大亦修清節資財千萬悉散與九族
隱居山澤王莽末匈奴寇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
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辟而應焉
及後朝會顯宗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
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
敢不至月餘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數被
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人之仕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

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乃
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周燮

周燮字彥祖汝南人生而欽頤折頞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
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也十歲
就學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
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
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
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宗族勸之曰夫修德
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岡之

覩此則天
叔閒外史

方十四耳何以能使人如此豈顏子也

攸乎燮曰吾既不能隱居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艮字君郎爲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遁至犍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後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燮艮年皆七十餘終

黃憲

黃憲字叔度汝南人世貧賤父爲牛醫憲年十四潁川荀淑遇憲於逆旅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

師表也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邪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爲過之及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問其故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年四十八終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

開憲作非[illegible]然亦有佐處或託者爲之

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爲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難識其方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

徐稺

徐稺字孺子南昌人陳蕃爲太守不接賓客唯稺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拜太原太守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上疏薦稺等曰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稺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桓帝以安車玄纁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稺袁閎韋著誰爲

余拜黃石齋編有詩日又與予喪異何須見主人謝承書稺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冢所以水漬綿使有酒氣以雞置前醊酒畢哭拜而去不謁喪主若予於[illegible]則人知之矣

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者若徐稺生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尤爲難也（月旦論人未當）稺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稺負糧徒步往弔之設雞酒哭畢而去郭林宗疑爲稺乃選能言生茅容追及與語稺臨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稺往弔之不使知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何德以堪之卒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漢末寇賊縱橫敬胤禮行轉相約勅不犯其閭肱字伯淮彭

城人肱與二弟友愛天至常共臥起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甚於踰垣閉門矣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外黃人九歲喪父不進酒肉者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廬於冢側致甘露白雉之異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讐殺夫氏之黨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旌表況在清聽不加矜憐乎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

州辟乃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道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者也郡召為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言也何意乃爾因振手而去再舉有道不就京師游士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惟蟠超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以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謂先生高節有餘

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閒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荅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陳紀並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爽等復徵唯蟠不到居無幾爽等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楊震

楊震字伯起華陰人八世祖喜高帝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時爲丞相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寶遁逃不知去處光武高其節公車特徵不到卒於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諸儒稱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客居於湖不荅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鸛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大將軍鄧隲辟之舉茂才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荊州所舉茂才王密爲昌邑令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

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轉涿州太守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令其開産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永寧元年拜司徒鄧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諫帝以疏示阿母等內懷忿恨伯榮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因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上疏曰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産弟威今見在瓌以妻阿母女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書奏不省延光二年遷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

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寶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薦所親厚於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詔遣使者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諫豐廣等見震切諫不從益無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極諫前後所上轉切至帝不能平而樊豐等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會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收考詔獄詰以罔

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詐下詔書須行還上之豐等惶怖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及車駕行還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豐等復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酖而卒時年七十餘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

生虞放陳巽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祠以中牢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時人立石鳥象於墓所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嘗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眞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為汝南太守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劫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傕部曲將宋曄楊昂令反傕傕出此孤弱帝乃得東震中子秉字叔節少傳父業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出為豫荊徐兗

四州刺史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桓帝以秉明尚書徵入勸講拜侍中尚書帝微行私幸河南尹梁胤府舍秉上疏諫帝不納冀誅後乃拜太僕延熹三年免官歸田里會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有詔公車徵秉及處士韋著各稱疾不至有司劾秉著大不敬請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退讓為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違進退食足抑苟進之風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聖朝弘養宜用優遊之禮可告所屬喻以朝廷恩意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五年為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天下秉與司空周景

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秉言不良守相欲因此浣濯磨礪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上疏諫於是詔除乃止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貪贓暴虐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

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免覽官而削瑗國秉性不飲酒早喪妻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卒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荅州郡禮命靈帝嘗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侍講於華光殿遷光祿勳熹平二年為司空五年為司徒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

賜仰天而嘆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嘆息不能竭忠極言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雲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師傅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今妾媵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加雖兒共工更相薦說而令搢紳之徒委棄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危殆之微莫過于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正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書奏甚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爲三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以誑燿百姓天下繈負歸之賜告掾劉陶曰角等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勑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使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

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嘆復封寬濟拜賜尚書令出爲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焉蓋吝之也遂固辭以特進就第二年復爲司空卒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襚服賜錢三百萬緡五百疋策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公卿以下會葬謚文烈侯子彪字文先少傳家學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搉官財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姦言之司隷司隷校尉楊球因奏誅甫徵爲侍中中平六年爲司空遷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避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都洛陽於今亦十世矣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往者王莽逆亂赤眉焚燒長安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悉詣滄海矣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便可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徑也顧未知天下何如耳司空荀爽恐卓害彪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遷都以

國之耳卓意小解蘇飛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奏免彪拜大鴻臚從入關與平元年爲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車駕還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圖之未得讌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天下纓緌搢紳之士

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輔相漢朝舉直措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腳攣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彪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及魏文受禪欲以彪爲太尉先遣近臣示旨彪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卒子家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及操平漢中欲

後世有定人詩文者陳壽者史也

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修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廻師修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爭與交好臨菑侯植與修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魏國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

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爲狗者也反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云卿何以疑難乎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

此夫不在
兵論

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呰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辨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蓀蕙之芳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之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以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頌爲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採史官之實

錄辨世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作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修答曰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耶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風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君侯少長貴盛體旦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

是

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其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豈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楊氏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思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

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蒙瞽誦而已敢忘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其往來如此甚數季緒名修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修與丁儀兄弟欲以植爲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操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簏受絹車載以惑之修必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人操由是惡之修爲主簿而爲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勑門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操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敕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爲太子至門不

修於王傳王因所贈之劍貸作例之人耶序以嬌之

得出而還修戒楯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楯從之
楯後以驕縱見疎而故違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絶據以修
交關諸侯且以良術之甥遂因事殺之修臨死謂故人曰我
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爲坐楯也修死後百餘日而操亦
初修以所得王髦劍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從容出
宮追思修之薄也撫其劍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所贈王
髦劍也髦今安在乃召見之賜髦穀帛修子囂囂子準皆知
名於晉世準子嶠髦皆爲後出之俊準與裴頠樂廣善遣往
見之頠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曰嶠當及卿然髦小減
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尤精出

準歎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評者以爲嶠雖高
韻而神檢不逮廣言爲得嶠弟俊最清出嶠髦皆爲二千石
俊太傅掾

肅宗諸子

千乘貞王伉章帝子母氏不載和帝即位以伉長兄甚見尊
禮薨子寵嗣改國名樂安薨子孝王鴻嗣鴻生質帝質帝立
梁太后以國土卑濕改封勃海

清河孝王慶章帝子母宋貴人與妹俱有才色並爲貴人大
貴人生慶立爲皇太子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宮身執饋
饌太后憐之太后崩竇皇后寵盛以貴人姊妹並幸慶爲太

慶罪可傳安帝八之伉與以質帝盛饌之

章帝此等處甚不濟

子心惡之謀陷宋氏使御者偵伺得失後於掖庭門邀遮得
貴人書云病思生菟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以菟
爲厭勝之術貴人母子遂見疏七年帝廢太子慶而立肇遂
出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倫承風旨傅致
其事二貴人同時飲藥自殺帝猶傷之勅掖庭令葬於樊濯
聚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不敢言及宋氏帝更憐之勅皇
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
太子即位是爲和帝待慶尤渥常共議私事永元四年帝講
於白虎觀慶入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
敢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侍鄭

衆求索故事及竇憲誅慶出居邸賜中傅以下錢帛慶多病
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慶小心恭孝
自以廢黜尤畏事愼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
約勅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常以貴人葬禮有闕每竊
感恨四時伏臘祭於私室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
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欲求作祠堂恐自同恭懷梁后之嫌
遂不敢言十五年有司以日食奏遣諸王就國詔曰甲子之
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常有蓼莪凱風
之哀知非國典且復須留至冬從祠章陵後中傅衛訢臧千
餘萬詔案理之并責慶不舉之狀慶曰訢以師傅之尊選自

蒜不以罪
子復爲帝
亦可無憾

聖朝臣愚雖知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帝崩慶號泣嘔血數升因發病明年就國下令曰寡人生於淡宮長於朝廷仰恃明主垂拱受成旣以薄祐早離顧復屬遭大憂悲懷感傷衆恩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心焭焭夙夜屏營未知所立蓋聞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任失得是均庶幾上遵策戒下免悔吝其糾督非枉明察典禁無令孤獲怠慢之罪焉鄧太后以殤帝繈抱遠慮不虞留慶長子祜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至秋殤帝崩立祜爲嗣是爲安帝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姊字大娥犍爲人伯父聖坐妖言伏誅家屬沒官二娥數歲入掖庭及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喜辭賦和帝賜諸王宮人因入清河第慶極幸愛姬妾莫比慶疾篤謂舅宋衍欲乞骸骨於貴人冢傍下棺朝廷大恩猶當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下濕願乞骸骨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歿且不朽矣及今口目尚能言視冒昧干請命在呼吸願裹哀憐遂薨年二十九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王葬於廣丘子愍王虎威嗣太后封宋衍爲盛鄉侯虎威薨無子鄧太后立樂安王寵子延平爲清河王是爲恭王太后崩有司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載育明聖承天奉祚爲郊廟主高皇帝尊父爲太上皇宣帝號父爲皇考宜上尊號曰孝德皇皇妣左

廣丘葬樊
濯諸王葬
其國禮也

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貴人諡曰敬隱后陵曰甘陵廟曰昭廟尊耿姬爲甘陵大貴人又追贈敬隱后女弟小貴人印綬耿貴人牟平侯舒之孫也貴人兄寶襲封牟平侯寵遇甚渥位至大將軍延平薨子蒜嗣沖帝崩徵蒜詣京師將議爲嗣梁冀與太后立質帝罷歸國蒜爲人嚴重動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歸心中常侍曹騰謁蒜蒜不爲禮宦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義立蒜而曹騰說梁冀立桓帝蒜由此得罪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欲立蒜遂劫清河相謝暠曰當立王爲天子暠爲公暠不聽文刺殺暠於是捕文鮪殺之有司劾奏蒜徙桂陽自殺梁冀惡清河名改爲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理爲甘陵王奉孝德皇祀

河間孝王開章帝子奉遵法度吏人敬之開薨子惠王政嗣政傲很不奉法憲順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彊能稱擢爲河間相景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爲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常人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往宮門外責王傅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傅景因捕諸奸人上案其罪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冤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

過自修政、薨、弟翼、𧶽吾侯、淑、解瀆亭侯、鄧太后徵濟北河閒
王諸子詣京師、奇翼美儀容、以爲平原懷王後、太后崩、安帝
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京等、譖鄧騭及翼、圖覦神器、懷大逆
心、貶爲都鄉侯、遣歸河閒、翼謝賓客、閉門自處、翼卒、子志嗣、
爲大將軍梁冀所立、是爲桓帝、追尊河閒孝王爲孝穆皇、夫
人趙氏、曰穆后、𧶽吾侯翼曰孝崇皇、尊翼夫人馬氏、爲孝
崇貴人、封兄都鄉侯碩爲平原王、奉翼後、解瀆亭侯淑、卒、子
長嗣、長卒、子宏嗣、爲大將軍竇武所立、是爲靈帝、追尊皇祖
淑爲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皇考長爲孝仁皇、夫人董
氏爲貴人、拜河閒安王利子康爲濟南王、奉孝仁皇祀、論曰、

傳稱、吳子夾脉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章帝長者、事
從敦厚、繼祀漢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但恨無一作者耳又日蘭旅 相承不勝於屢絕繼嗣乎

史緯卷四十七終

史緯卷四十八

後漢書十二

列傳

張晧

張晧、字叔明、犍爲人、良六世孫也、永寧元年、拜廷尉、晧雖非
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辨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安帝
廢皇太子爲濟陰王、晧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令
戾園興兵、終及禍難、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
悔之、何逮、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宜簡賢輔、就
成聖質、書奏不省、順帝即位、拜晧司空、清河趙騰上言災變、

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
謗當伏重法、晧上疏諫、帝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四年、
以陰陽不和策免、卒年八十三、子綱、字文紀、少明經學、司徒
辟高第、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
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
因上書極諫、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餘人受命
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
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專爲封
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
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

皆臣子所切齒也京師震竦帝雖知綱言直終不能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閒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欲因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單車之職既到徑造嬰壘申示國恩嬰大驚見綱誠信卽出拜謁綱問所疾苦以大義開譬之嬰涕泣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閒耳今見明府乃嬰等更生之晨也但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嬰壘置酒大會散遣部衆人情和服南州晏然論功當封梁

冀遏絶而止天子嘉美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許之綱在郡一年卒百姓老幼相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爲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詔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

王龔

王龔山陽人爲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辟郡人黃憲陳蕃等憲不至蕃到郡龔不卽見之蕃性氣高明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閬曰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厚遇之由是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閬字奉高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永和元年拜龔爲太尉龔深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請加放斥諸黃門譖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大將軍從事中郞李固前爲龔掾奏記於商宜加表救商言之於帝事乃得釋以老病乞骸骨卒子暢字叔茂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下車奮厲威猛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諸受臧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諫曰昔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明府以上智之才數仁惠之

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爲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中興以來將相相繼愚以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不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入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之更崇寬政愼刑簡罰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門生劉表以諫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鮮矣建寧元年遷司空以水災策免子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粲以文才知名

种暠

种暠、字景伯、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爲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暠悉以賑郵宗族邑里、爲縣門下史、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於大陽郭、遙見暠、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邪、諶曰、山澤、未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卽召暠、歷問職事、暠辭對有序、歆甚重之、遂舉孝廉、順帝末、爲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多所糾察、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爲請救、皆被寑遏、暠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八使所舉奏罪惡、又請勑四府、條舉近臣父兄爲刺史二千石殘穢不勝任者、帝從之、擢暠監太子宮、中常侍高梵單騎出迎太子、太傅杜喬等、惶惑不知所爲、暠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不能對、馳奏之、詔報、太子乃入、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爲益州刺史、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暠爲度遼將軍、暠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有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順服、暠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

然、入爲大司農、遷司徒、及卒、并涼邊人、咸爲發哀、匈奴聞暠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子岱、字公祖、與李燮同徵議郎、病卒、燮痛惜之、上書曰、伏見故處士种岱、淳和達理、耽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事物不能擾其心、爽命不永、奄然殂殞、若不槃桓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岱雖未建忠效用、而爲聖恩所拔、遐邇共聽、宜有異賞、朝廷不能從、弟拂、字穎伯、初平元年、爲司空、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子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爲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使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卓既擅權、惡劭彊力、出爲益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我父以身徇國、吾爲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遂與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李傕郭汜、以報其仇、與汜戰於長平觀、軍敗、劭等皆死、

陳球

陳球、字伯眞、下邳人、陽嘉中、舉孝廉、遷繁陽令、府魏郡太守、

訊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撾督郵欲令逐球督郵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桂陽賊李研等寇鈔荆部太尉楊秉表球爲零陵太守會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濕編木爲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傷殺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埶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徵拜廷尉熹平元年竇太后

崩太后本遷南宮雲臺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不從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無功於國豈宜上配至尊忠省議作色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既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曹節王甫復爭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

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氏雖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於是議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在朝清忠權倖憚之光和元年遷球太尉以日食免明年爲永樂少府潛與司徒劉郃謀誅宦官初郃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郃與球相結事未發球復勸郃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步兵校尉劉納亦深勸郃陽球小妻程璜之女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璜且脅之璜懼以球謀告節因共白帝言郃等謀不軌帝大怒策免郃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子瑀吳郡太守瑀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並知名

杜根

杜根字伯堅定陵人父安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位至巴郡太守根性方實舉孝廉為郎中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上書極諫太后大怒收執根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待之及鄧氏誅左右言根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

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根為侍御史翊世為尚書郎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人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為也遷濟陰太守去官年七十八卒

劉陶

劉陶字子奇潁川宗室也桓帝時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上疏曰伏惟陛下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變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集秦之敝遂亡周之鹿合散扶傷

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烈考之軌而忽高帝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虐流遠近故上天降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

不救故武丁得傳說以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厄竊見故冀州刺史朱穆前烏桓校尉李膺清正履道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臣敢吐不時之議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悲天下之可悲天下亦悲臣之愚戇也書奏不省時有言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及太學能言之士陶議曰聖王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竊以為當今之憂不在

三家歐陽二夏侯也

於貨在乎民饑夫生民之道先食後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者朝夕之餐餐而已豈在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唐虞猶不能以保蕭墻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

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林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後冶鑄之議帝遂不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奸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奸藏於是剽輕劍客遇要等十餘人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奸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

車騎皇甫嵩也

名曰中文尚書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鉅鹿張角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上疏曰聖王以天下耳目爲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切勑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鳴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遷尚書令以數切諫爲權臣所憚徙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宮錢千萬陶清貧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

帝宿重陶才原其罪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恐致崩亂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阸高望今果攻河東恐遂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前臣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已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冰解風散唯

恐在後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不自止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與其禍也謹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淡垂納省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皆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皆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静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黄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輩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時司徒陳耽亦以非罪與陶俱死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爲民蠹害者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内官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反虚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馘濟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操何以不死關時固未有罪也）

李雲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舉孝廉遷白馬令桓帝時中常侍單超等以誅冀功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時地數震裂衆災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梁冀雖持權專擅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萬戶高祖得無見非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劒戟送黄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之諫成帝赦朱雲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太常楊秉亦上書請雲帝恚甚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出於愚戇不足加罪帝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雲衆皆死獄中論曰禮有五諫諷諫爲上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貴在意達言從理歸乎正曷其絞訐摩上以衒沽成名哉李雲草野之生不識失身之義遂乃露布天子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夫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已故說者

常侍何故娶妻豈陰氣道暢耶

不與言

識其難焉、

劉瑜

劉瑜字季節、廣陵靖王玄孫也、延熹八年、舉賢良方正、上書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幸得引錄、備荅聖問、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天曷爲動變、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疏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

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況乃群輩咨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重法、無罪而覆入之、有田而覆奪之、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今三公在位、皆博建道藝、而各正

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中和、德感祥風矣、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以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它事、瑜悉心以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爲議郎、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引瑜爲侍中、以尹勳爲尚書令、共謀書、及武敗、瑜勳並被誅、勳字伯元、河南人、以誅梁冀功、封宜陽鄉侯、瑜誅後、宦官悉焚其書、以爲訛言、子琬傳瑜學、舉方正、不行、

謝弼

謝弼字輔宜、東郡人、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

敦、玄菟公孫度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政、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詩曰、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孝和皇帝不絕竇后之恩、前世以爲美談、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哉、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

四公疑及太尉劉矩司徒許訓太傅胡廣也

而見陷辜邪一旦誅滅門生故吏並罹禁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係今之四公惟司徒劉寵斷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守疾之遂以它罪考掠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訟蕃忠節收紹斬之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人祖父經為郡獄吏案法平允嘗稱曰東

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詡聞之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將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修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雄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騭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時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

歌長故舊皆弔詡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籌之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皋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

作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爲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遷愾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羌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卽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

弩勿發而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幷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埶築營壁二百八十所綏聚荒餘招還流亡郡遂以安詡始到郡戶裁盈萬二三年間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於前永建元年爲司隸校尉中常侍張防倚權執姦請託受取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

孫程可取然朝無一人侍宦官攻宦官可見帝之昏斯甚矣

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乞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卽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飭出詡還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出東廂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

從阿母求請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之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顗與門生百餘人俟中常侍高梵訴言枉狀梵入言之防坐徙邊詡遷尚書僕射寧陽主簿詣闕訴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劾以大逆詡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人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笞之而已詡訊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詡好刺舉無所回容數忤權戚遂

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元年遷尚書令武林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爲可詡獨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獸心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致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帝不從其冬澧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叛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已可知也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傅燮

傅燮字南容北地人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復白圭乃易字焉身長八尺有威容師事太尉劉寬後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明悪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墻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恐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益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氷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眞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奸凶自息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靈帝猶識燮言得不加罪後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爲宜棄凉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燮厲聲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燮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爲上將軍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凉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世宗拓境列

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爲宰相不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萬里之土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爲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名知人舉

燮孝廉至是與燮交代合符而去郡邪衆之燮善郎人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通姦利士人怨之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鄙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必謂我怯羣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鄙不聽行至狄道衆果叛先殺程球次害鄙遂進圍漢陽賊中兵少糧盡燮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夙懷燮恩共於城外

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恐燮不能屈志以免進曰國家昏暗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亂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先被恩澤欲令棄郡而歸願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以濟天下言未終燮慨然而嘆呼幹小字曰別成汝知吾必死邪夫聖達德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其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幹哽咽不能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燮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師乎燮案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謚曰壯節侯幹知名位至扶風太守

蓋勳

蓋勳字元固敦煌人舉孝廉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埶恣行貪橫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乃諫止鵠正和喜詣勳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坐斷盜徵以宋梟代之梟謂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戶習之庶幾使人知義勳曰昔

[illegible]迂謬哉論人也家行孝經未害非學術但此時則不得耳向謂事可參看

太公封齊崔杼弒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為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勳不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官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為羌所破勳收餘衆百餘人為魚麗之陳羌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勳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曰必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素為勳所厚乃以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遂為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忍加害送還漢陽刺史楊雍表勳領漢陽太守時

擁蔽於左右便是不聰明

人、饑相食、勳調穀粟之、存活者千餘人、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以此恨勳、帝又謂勳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勳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賊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秪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也、勳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曰、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力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勳為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而蹇碩等

心憚之、勸從溫奏、長安令楊黨、父為中常侍、恃勢貪放、勳案得其贓千餘萬、貴戚咸為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小黃門高望為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為孝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進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勳雖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問之、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帝崩、董卓廢少帝、弒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為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勳密相要結、

將以討卓、會嵩被徵、勳以眾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為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為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典禁兵、復出為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河南尹朱儁為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言、勳曰、卿欲杜人口乎、卓曰、戲之耳、勳曰、未聞惡言可以為戲、卓乃謝儁、勳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死、張角反、時侍中河內向栩言國家不用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中常侍張讓讒栩不令國

可笑

家出師、欲為內應、收北寺獄殺之、

臧洪

臧洪、字子源、廣陵人、舉孝廉、補即丘長、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弒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謂超曰、聞弟為郡委政臧洪、洪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引洪與語、大異之、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

孔伷、東郡太守橋瑁等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歃血而盟、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間、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洪收撫離散、百姓復安、任事二年、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衆人以爲袁曹方穆、洪爲紹所表用、恐不能收好招禍、遠來赴難、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或恐見制、不能相及耳、洪聞超圍、

史緯　卷四十八　卅六

果徒跣號泣、并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終不聽許、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喻之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闊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述敘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自以本州被侵、郡將遘厄、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

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忠恕之情、則僕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歃血、奉辭奔走、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卒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以權求歸、可謂有志忠孝、亦復僵尸麾下、不蒙矜除、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足下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蓄、以爲一年之費、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

史緯　卷四十八　卅七

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耶、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啟內廚米三斗、請稍爲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耶、使

爲藩傑偏班士衆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己用乃殺之洪邑人陳容爲東郡丞時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爲郡將奈何殺

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容復爾爲容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見殺在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亦田横之義士也

史緯卷四十八終

傳會妙

史緯卷四十九

後漢書十三

列傳

張衡

張衡字平子南陽人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尙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衡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曆筭常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太玄

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遷太史令遂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筭罔論言甚詳明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乃設客問作應閒以見其志云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知之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

讖緯不經而東漢尚之未有明正其非者

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震所從方起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上疏曰伏惟陛下繼體承天中遭傾覆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僞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爲效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福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反豈唯不肖中材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

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明臣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己威不可分。德不可共。天鑒孔明雖疏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願陛下稽古率舊以復往悔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曆重之卜筮以定吉凶經天驗道本盡於此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當此之時莫或稱讖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無

平子獨昌言之可謂者僞

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王莽篡位何爲不戒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世因俗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曆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己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閹豎恐終爲其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永和初出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

多豪右共爲不法衡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徵拜尚書永和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衡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爲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上不省衡年六十二卒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圍範天地鬼神無所緼其靈在璣衡義和不能擅其智

故知思引淵微至人之上術理通幽渺世之玄慮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豈斯思也豈夫藝而已哉

馬融

馬融字季長嚴之子也美辭貌有俊才博通經籍大將軍鄧隲聞融名召爲舍人不應客於涼州會羌虜起邊方擾亂米穀踊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饑困乃悔而歎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也乃往應隲召拜校書郎中時鄧太后臨朝隲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

從橫乘其不備融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怒謂融羞薄詔除遂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拜郎中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忤大將軍梁冀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年八十八卒族孫日磾獻帝時位至太傅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故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垂堂不坐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蔡邕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性篤孝母病邕未嘗解襟帶母卒廬於冢側有兔馴擾其室傍木生連理與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揚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群言韙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帝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

能爲文賦者本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邕言其弊上不能革乃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由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士君子恥與爲列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上特詔問邕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以邕經學深奧故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皁囊封上邕對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

發不於宅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兩子受封兄弟典郡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共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不可不畏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昔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讐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宣語左右事遂漏露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邕上書曰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思讜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爲戒誰敢爲陛下盡忠孝乎不省下邕洛陽獄劾以大不敬棄市中常侍呂强愍邕無罪

請之帝亦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球璜女夫也使客追刺邕客感其義莫肯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邕得免在東觀時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成書因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答智中常侍王甫弟也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起智銜之密告邕怨謗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

意者志避桓帝諱故云

史遷腐刑尚不可刑

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嘗告吳人曰吾近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邕在陳留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已酣客有彈琴於屏間者邕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以告主人主人追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邕笑曰此足以當之矣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聞邕名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力能族人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厚相遇待

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用邕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兖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不意言之而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赴廷尉邕陳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

王允不能容人故致傕汜之禍

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能正之兖州陳留間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及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百餘篇傳於世

左雄

左雄字伯豪南郡人舉孝廉拜議郎順帝新立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

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遷尚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大漢受命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

斯璲也

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漢[illegible]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覩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愚以爲守相長吏惠

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乃得辟舉如此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詳所施行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永建中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海內擾亂雄與僕射郭虔上疏以爲寇賊連年死亡太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書奏不省雄又言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才異行

顏回不世出豈可以此責人然則聞一知二迭可耶

雄以補選也

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有廣陵徐淑年未及舉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選舉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帝廢爲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以娥有功封爲山陽君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曰高皇帝約非有功不

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今盜賊未息民用乏絕陛下宜循古法以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歡快今阿母躬蹈約儉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失本操臣愚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

至言

亦從得乎

由

達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凄愁王聖傾覆之禍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慈愛之恩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尼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有地震山崩之異雄復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娥亦畏懼辭讓帝卒封之後阿母遂以交遘失爵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孝明皇帝始

有撲罰非古典帝從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掌納言多所匡正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爲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爲尚書議者稱其稱職及在司隸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臧罪舉以劾雄雄悅曰吾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

周舉

周舉字宣光汝陽人父防陳留太守撰尚書雜記三十篇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辟司徒李郃府時宦豎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閻議郎陳禪以爲閻太后與帝無

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議者咸以爲宜舉謂郃曰昔鄭莊公黍始皇感潁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今諸閻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厲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荅人望郃卽上疏陳之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安後孫程等坐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勑洛陽令促期發遣舉說司徒朱倀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雖韓彭吳賈之功何以加諸及今未去宜表留之倀以上怒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倀乃表諫帝果從之

舉後舉茂才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被焚至其亾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到州乃作弔書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於是衆惑稍解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河南三輔大旱天子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以舉才學優深特詔策問舉曰臣聞聖人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風雨不時水旱成災陛下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亾

泰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傷和逆理斷絕人倫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曰夫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鱉爲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卻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黃瓊問以得失舉等以爲宜斥貪汙遠佞邪循文

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遷司隸校尉永和九年災異數見省內詔召公卿尚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者多云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曰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夭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它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謚災眚之來弗由此也司徒黃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之後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甚敬重焉商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諫議大夫

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問以變眚舉對曰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爲侍中與杜喬周翊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爲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天下號曰八俊舉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大鴻臚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諫議大夫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

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詔從之建和三年卒朝廷以舉清公亮直方欲以爲宰相深痛惜之子勰字巨勝少尚玄虛以父任爲郎自免歸父故吏河南召夔爲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勰勰恥交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辭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隱處竄身杜絕人事門巷生荊棘者十餘年至延熹二

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爽卒蔡邕以爲知命自爽曾祖父揚至爽孫甸六世一身皆知名

荀淑

荀淑字季和潁陰人荀卿十一世孫也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爲俗儒所非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宗師之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爲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稱爲神君頃之棄官歸閑居養志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尃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爽字慈明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處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曰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孝道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羣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故加刑罰若上所爲民亦爲之又何誅焉昔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天下通喪可如舊禮夫婦人倫之

始王化之端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唱隨之義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衆禮之中婚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宜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廩糧空竭府藏徵調增倍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以爲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奏聞即棄官去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復南遁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爲事稱爲碩儒黨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弔問喪疾者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爽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

⋯言之耳

稷與司徒王允共圖之會病卒年六十三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集漢事成敗可爲監戒者謂之漢語幷它所論敘題爲新書凡百餘篇或問許子將靖與爽孰賢子將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年十二能說春秋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輒能誦記性沉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閹官用權悅託疾隱居後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好文學悅與從弟彧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又言古者天子諸侯劉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

爲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今宜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善之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建安十四年卒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爲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獨至焉旬日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商其情以爲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足以匡時慈明志在匡

時故汲汲自濡其跡乎不然何爲違貞吉而履虎尾耶觀其逝言遷都之議以救楊黃之禍及潛圖董卓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

豈有仲弓殺人何以疑寔特私忿誣之耳

陳寔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少爲縣吏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乃出之及爲督郵寔密託許令禮召楊吏遠近咸歎服焉復爲郡西門亭長同郡鍾皓爲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必欲得人西門亭長陳寔可遂轉功曹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令爲文學掾寔知其不可懷檄入見曰此人不宜用而侯

與以行書仲弓有焉

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倫後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傳舍倫謂衆人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强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聞者皆歎息除太丘長約己脩靜百姓安焉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將何申亦竟無訟者及逮捕黨人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爲掾屬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獨往弔焉及後復誅黨人

不早爭長將辭三公

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子孫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此當由貧困故因遺以絹二匹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勸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謝使者曰寔久絶人事待終而已每三公缺朝議歸之累見徵命將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卒年八十四

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謚爲文範先生有六子紀諶最賢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廱和後進之士皆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皆不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絶氣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洛陽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爲平原相往辭卓時欲徙都長安謂紀曰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宜修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計之末者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爲司徒紀見禍亂方作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

時號三君世稱二難二難之言史不載

僕又徵爲尚書令建安初袁紹爲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子羣爲魏司空天下以爲公慙卿卿慙長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諶早終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爲高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不犯物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發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李郃 原列方術今入子目傳首

李郃字孟節南鄭人父頡以儒學稱官博士郃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圖風星外貫樸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

豈可以此遂謂之方術

和帝即位分遣使者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之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郃猶爲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郃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自殺支黨悉伏誅凡交通憲者皆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郃

舉孝廉五遷尚書令元初四年拜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
在位四年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爲司徒及北鄉侯病郃陰
與少府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
郃功不顯將作大匠翟酺上郃潛圖大計以安社稷錄功封
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子固字子堅貌狀有奇
表少好學步行尋師究覽墳籍有志之士多慕其風咸歎曰
是復爲李公矣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之異公卿舉固對策
詔問當世之弊爲政所宜固對曰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
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改亂嫡嗣至令聖
躬狼狽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當沛然思惟善道而
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
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
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爲也今
宋阿母雖有勤謹之功但加賞賜足以酬勞至於裂土開國
實乖舊典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
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
閻氏位號太疾故受其禍曾不旋踵今梁氏戚爲椒房尊以
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
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
家又詔書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

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
弟祿仕曾無限極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當設禁同之近臣
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
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
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平
運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
罷退宦官不令權重如此升平可致也順帝覽其對多所納
用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而阿母
宦者疾之因詐爲飛章以陷固僕射黃瓊明其事久乃得拜
議郎遷大將軍從事中郎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
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
阯九眞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反攻其府侍御史賈昌
使在日南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爲所圍歲餘兵穀不繼
帝以爲憂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方略皆議遣大將發
荊揚兗豫四萬人赴之固曰若荊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
盜賊槃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
復動擾必更生患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
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
十必四五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軍行三
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

李固之功勝於馬援所謂折衝樽俎戰勝廟堂也

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設軍到所在死亾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九眞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畧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歸本土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

州刺史祝良性勇決又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安帝即拜龔舍為太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從固議即拜祝良為九眞太守張喬為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賊皆降散良到九眞設方畧單車入賊中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荊州盜賊起以固為荊州刺史固遣官勞問境內赦前罪與之更始賊黨悉降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懼罪共賂大將軍梁冀冀為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為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留任戰者百餘人而以恩信招誘之未

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沖帝即位以固為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年長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為質帝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每從其言黃門宦者皆被斥遣天下咸望太平而梁冀猜忌愈甚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於是羣小怨恨希望冀旨共作飛章以誣固罪書奏冀白太后使下其事賴太后不聽而止冀忌帝聰明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

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冀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帝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時蠡吾侯志當取冀妹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横頗多過失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禁處所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前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知冀不

從衍以書勸之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爲天子冀因此誣固喬與文鮪共爲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太后乃赦焉固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益驚乃更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州郡收固二子基茲皆死獄中小子燮得脫亾命冀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

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也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去太后憐之乃聽襚歛歸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少子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兄弟歸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藏匿燮託言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告其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

州界內變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姊弟相見悲感傷人姊因戒燮曰先公爲漢忠臣遭遇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將絕今幸而得濟天也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以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拜議郎在位廉方自守靈帝時拜安平相安平王續爲張角賊所畧國家贖王得還議復其國燮奏曰續在國無政爲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遷河南

尹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亾奔邵邵納之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亾邵埋屍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還至洛陽燮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交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燮卒於官

杜喬

杜喬字叔榮林慮人建和元年拜太尉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瞻望之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帝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冀遂諷有司劾

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請案罪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冀使人脅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門不聞哭者遂執繫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與李固俱暴屍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衛其屍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鈇鑕詣闕上書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葬隱匿不仕

史緯卷五十

後漢書十四

列傳

吳祐

吳祐字季英長垣人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父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曰大人踰越五領傳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常牧豕於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郡中爲祖道祐越壇與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結友而別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時公沙穆來游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遷膠東侯相祐政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閤自責或身到閭里爲相和解自是爭隙省息人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令歸伏罪性詣閤持衣自首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

之而亡吏追得之祐謂長曰子毋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念必慮難動不累親今忘親遅怒白日殺人赦則非義刑則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妻若生子名曰吳生言我臨死嚙指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爲冀章草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起入室祐徑去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入卒

史弼

史弼字公謙考城人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不法弼疏言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謀貶弼遷尚書出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以逞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濟活者千餘人弼爲政抑挫豪強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守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積日不得通生乃詭以宅事謁弼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僞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千餘人皆諫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怒遂詐作飛章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崤澠之間大言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爲家僮護弼弼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之崗丘鮮曰昔文王羑里閎散懷金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刑竟歸田里稱病閉門不出裴瑜位至尚書

趙岐

趙岐字邠卿長陵人初名嘉生于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自改名字示不忘本也岐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

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為遺令勅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其上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為皮氏長會左悺兄勝為太守岐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以為功曹中常侍唐衡兄玹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數為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為京兆尹岐懼禍與從子戩逃避去玹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孫嵩年二十餘見岐知非常人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

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及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執能相濟岐素聞嵩名以廷告之遂與俱歸嵩先入白母曰今日出行乃得死友當入拜延岐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厄屯歌二十三章後唐氏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乃應司徒胡廣之命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為禦寇論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大將軍何進舉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為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為帥岐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獻帝西都復拜議郎遷太僕

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為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時袁紹曹操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又移書公孫瓚為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帝將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阯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

承即表遣岐使荊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孫嵩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東方饑荒南客於表表不為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為青州刺史旋卒岐為行服岐以老病遂留荊州曹操為司空舉岐自代不至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為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勅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皇甫規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人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

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賢果爲羌所没郡將知規有兵畧乃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賊遂退舉規上計掾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上疏求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

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也時不能用沖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言諸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以塞痛怨答天誡令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梁冀忿其刺己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於死遂以詩易教授

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時太山賊侵亂郡縣徵規拜太山太守規廣設方畧寇虜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沒營塢規志自効上疏曰臣坐觀郡將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三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沈氏大豪滇昌饑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爲將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既無他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

奇談 此羌禍所以蔓延也

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璽書誚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爰自西州侵及涇陽舊都震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訪其誅納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恥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奏郡守孫儁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搆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

讓賢耶抑避禍耶

報諸羌謝共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畧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封爵今臣遷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汙穢廉潔無聞今見覆没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畧上徵拜議郎論功當封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歛請謝規誓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

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訟之會赦歸家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常强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冗官以為奐副朝廷以奐代為度遼將軍規為使匈奴中郎將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為度遼將軍規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豫乃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不問遷弘農太守封壽城亭侯邑二百戶讓封不受熹平三年卒所著賦銘碑讚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

張奐

張奐字然明酒泉人舉賢良對策第一擢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

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薁鞬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名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己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阬烟火相望衆大恐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通和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

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誅奐以故吏免官
禁錮奐與皇甫規友善奐旣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
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
敗常爲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載閒
幽并淸靜九年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遂招結南匈奴烏
桓數道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氐安定先零
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復拜奐爲護匈奴
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兼察刺
史二千石能否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
奐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東羌先

零寇關中脅同種鈔三輔奐遣司馬尹端董卓並擊大破之
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論功當封奐不事宦官故賞不行唯
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舊制
邊人不得內移奐因功特聽故始爲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振
旅而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
事泄中常侍曹節等作亂以奐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奐與
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見害奐拜大司農以功
封侯奐深病爲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年
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奐言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宜改葬
還其家屬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與尚書劉猛刁遲薦王暢

晉文請隧僭也

李膺可參三公之選曹節等疾其言下詔切責奐等自囚廷
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贖罪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奐前
爲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爲司隸校尉欲逐
奐歸敦煌將害之奐發懼奏記謝熲曰小人不明得過州將
千里委命以情相歸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
書州期切促屏營延企若蒙矜憐一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
及冥寞非奐生死所能報塞也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丘山
之用此淳于髡所以仰天而笑者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
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死馬無所復用而
燕昭貴之儻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冤則呼天窮

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爲匪
人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爲魚肉企心東望無所
復言熲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害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
或死或徙奐閉門不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董卓慕之
使其兄遺縑百匹奐惡卓爲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
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
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
纊綿牢以釘密爲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殞夕下措屍靈牀幅
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
武威人爲立祠二子芝字伯英昶字文舒並知名善草書

段熲

段熲字紀明姑臧人會宗從曾孫也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
尉鮮卑犯塞熲率所領馳赴之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
書詔熲熲爲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果追熲熲因縱
兵悉斬獲之太山琅邪賊東郭竇公孫舉等聚衆三萬人破
壞郡縣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拜熲爲中郎將擊竇舉等大破
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熲爲列侯賜錢五十萬除一
子爲郎中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
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熲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
湟谷擊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明年春
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幷兵
晨奔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引退熲追之且
鬬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
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
斬首溺死者千六百人雜種羌屯聚白石熲復進擊首虜三
千餘人四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幷涼
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其功稽固熲軍使不
得進義從役久戀鄉皆反叛郭閎歸罪于熲熲坐徵下獄輸
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吏人守闕
訟熲者以千數朝廷知熲爲郭閎所誣詔問其狀熲但謝罪

不言京師稱爲長者復拜議郎遷幷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種
羌寇武威張掖酒泉涼州幾亡六年復以熲爲護羌校尉明
年羌封僇良多滇那等酋豪率三千落詣熲降當煎勒姐種
猶自屯結熲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
年熲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進軍擊當
煎種於湟中熲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
鳴鼓還擊大破之首虜數千人熲遂窮追轉戰山谷間自春
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熲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
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都鄉侯
邑五百戶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欲攻武威熲追擊於鸞
鳥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
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數寇擾三輔
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旣降又叛桓帝詔問熲
熲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
二萬許落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
兵往必驚欲更招降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
兵去復動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而久
亂幷涼累侵三輔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
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
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

用費爲錢五十四億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勞難期永寧帝許之悉如所上建寧元年熲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熲衆恐熲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强弩列輕騎爲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熲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拜熲破羌將軍熲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聞虜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

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復相屯結熲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晏等與戰羌潰走熲急進與晏等共追之于令鮮水上虜復散走熲遂與相連綴且鬪且引及於靈武谷熲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追之三日三夜旣到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熲性輕果宜以恩降之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言虜强難破宜用招降又言羌亦一氣所生不可盡誅血流滿野傷和致灾臣伏念先零雜種累攻沒縣邑剽

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灾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案奐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昔先零作寇充國徙居內郡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鯁令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滋蔓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

熲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衆攻之晏等殊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熲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熲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于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

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
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
熲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為裹創在邊十餘年
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三年徵還熲將
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還京師詔
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還司隸校尉熲曲意宦官故得保
其功名因黨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颯董騰等增封四
千戶并前萬四千戶為太尉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
王甫并及熲遂飲鴆死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強上疏追訟
熲功靈帝詔熲妻子還本郡初熲與皇甫威明[illegible]然明並知
名顯達京師稱為涼州三明云

陳蕃

陳蕃字仲舉汝南人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不掃
父友薛勤來謂之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
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遷
樂安太守郡人周璆有高行前後郡守招之皆不至唯蕃能
致之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有趙宣者親既葬而不閉埏隧
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皆以禮教請蕃蕃
而見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
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
穀宿冢藏孕育其中乎誑時惑衆莫此為甚遂致之罪大將
軍梁冀遺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
之左轉修武令遷尚書以忤左右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
接賓客士民畏之徵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
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欲誅雲蕃上書救之坐免歸田
里復拜議郎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曰鄙
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官女衆多豈不貧國乎
且聚而不御必生悲怨之感以致水旱之災帝頗納其言為
出宮女五百餘人延熹八年為太尉中常侍蘇康管霸等排
陷忠良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抵罪

女卯婦今人謀謂生女多者然五女發送亦能致貧矣

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反覆懇切帝不聽
因流涕而起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蕃上疏極諫帝諱其
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竇后臨
朝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
懼權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諸尚書皆起視事靈帝即位
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戶蕃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
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為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竇氏良族爭
之甚力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蕃與后父大將軍竇
武同心輔政徵用名賢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
乳母趙嬈與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交構諂事太后太后

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中官
欲除之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謂其志可申乃上疏曰
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
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元惡
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
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蕃因
與竇武謀誅節甫等事泄節等矯詔殺武等蕃時年七十餘
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拔刀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
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曰先帝
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多取掖

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為道邪
公為棟梁枉橈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劍叱甫甫兵
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
官騶蹋踧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卽
日害之徙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
陳留朱震時為銍令棄官往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
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終不言故逸得免後
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并
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
獄謝罪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王允

王允字子師太原人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
佐才也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拜豫州刺史允辟荀爽孔融為
從事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
儁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
交通允具發其姦靈帝責怒讓讓竟不能罪之讓懷挾忿怨以
事中允遂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它罪被捕司
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故
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為深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
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

下豈有乳藥求死之理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大將
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得減死論是時宦
者橫暴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
帝崩乃奔喪獻帝卽位遷尚書令拜司徒董卓遷都關中允
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時董卓留洛陽朝政
大小悉委之允允矯情屈意外相承附卓不生乖疑故得扶
持王室于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逆已
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誅之乃上護羌校
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並將兵出
武關道以討袁術為名寔欲分路征卓而後拔天子還洛陽

既赦之又何疑不赦乃不疑耶

卓既而留之允乃引瑞爲僕射瓚爲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既名爲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負其功勞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故折節圖之

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杖正持重不循權宜是以群下不相親附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爲將軍就領其衆因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尙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當爲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遂合謀爲亂攻長安城陷呂布走揖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殺允懼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敢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矣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

陵令趙戩弃官營其喪士孫瑞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卓之勞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

黨錮

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于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爲尙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各樹朋徒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

買起無三君八俊等名號故不及錄

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强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尙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汎以賂遺中官得顯位用勢縱橫岑晊勸成瑨收捕汎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并殺其宗族賓客二百餘人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冤帝大怒收瑨下獄死瑨素剛直有經術天下惜之岑晊逃竄獲免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宦官使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天子震

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遂收執膺等逮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明年尙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共爲請帝意稍解乃赦歸田里禁錮終身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摽㨗爲之稱號以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尙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侯覽怨張儉尤甚儉鄉人朱並承侯覽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靈帝詔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及杜密李膺朱寓巴肅荀昱魏朗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鉤黨對曰鉤黨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群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何如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放等百餘人皆死獄中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永昌太守曹鸞上書言甚切帝大怒詔檻車收鸞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

强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不赦宥爲變滋大帝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其名迹存者載乎篇

李膺字元禮潁川人祖父脩安帝時爲太尉膺性簡亢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舉孝廉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破走之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餘人荀爽嘗就謁膺因爲之御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復徵爲度遼將軍羌虜聞風懾服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聲振遠域拜司隸校

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殺孕婦聞膺至懼罪逃還京師匿兄讓第合柱中膺知其狀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于帝帝臨軒詰問膺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滿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反獲速疾之罪帝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災肆赦于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于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貽書曰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頤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升降帝崩陳蕃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以膺為長樂少府及陳竇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兄弟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免乎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膺子瓚位至東平相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同郡太僕杜密與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

夏馥字子治陳留人少為書生言行質直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宦然以聲名為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翦須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匿姓名為冶家傭親突烟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載縑帛追之于涅陽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以守道疾惡為權宦所陷念營苟全以庇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旦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范滂字孟博汝南人父顯龍舒侯相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冀州饑荒盜賊群起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

同其汙同惡其汙也

殺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
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
閒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蕃乃謝焉太守
宗資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滂外甥
李頌爲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屬資用爲吏滂以非其人
寢而不召資怒棰書佐朱零零曰今日寧受笞死范功曹不
可違資乃止後牢修誣滂鉤黨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
凡坐繫者皆祭皐陶滂曰皐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
于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王甫詰曰君爲人臣不忠共造部
黨評論朝廷虛構無端意欲何爲滂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

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
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乃慷慨仰天曰古之修善自求多
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于首陽山側上不
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解桎梏後事釋
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囚鄉人
殷陶黃穆亦免歸並衛侍于滂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
相隨是重吾禍也初滂等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
師見諝不謝或有讓滂者滂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
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
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聞

之曰必爲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
亡曰天下大矣何爲至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
而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
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
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
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
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
不流涕遂被殺時年三十三

張儉字元節山陽人東都太守翟超請爲督郵中常侍侯覽
家在防東殘暴百姓所爲不軌儉舉劾覽罪惡請誅之覽遏

絕章奏不得通由是結仇鄉人朱並素佞邪爲儉所棄並懷
怨恚遂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爲黨於是刊章討捕儉亡命
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流轉東萊止李篤
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謂欽曰張儉名士亡非其罪縱
在此公其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
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歎
息而去篤道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遂歷漁陽出塞其所經歷
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殄滅郡縣爲
之殘破中平元年黨事解儉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
舉敦朴公車特徵拜少府皆不就建安初徵爲衛尉不得已

而起俗兄或歸曹氏乃闔門懸車不豫時事歲餘卒年八十四

賈彪字偉節潁川人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舉孝廉補新息長民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亦常事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

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晊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illegible]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于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于家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何顒字伯求南陽人與陳蕃李膺善遂為宦官所陷乃變姓名亡匿汝南間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為奔走之友嘗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諸名士罹黨事者求救援設權計所全免甚衆顒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見荀彧曰王佐之器也世稱其知人

史纂卷五十終

史緯卷五十一
後漢書十五
列傳
郭泰 林宗傳列篇綱後亦道之矣
郭泰字林宗介休人就成皐屈伯彥學三年博通墳籍乃游
洛陽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
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
焉或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
也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嘗於陳梁閒
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

如此泰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不能傷也
汝南范滂稱林宗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建寧元年太傅陳蕃
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慟哭之於野既而歎曰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明年卒時年四
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來會葬同志共刻石立碑碑文蔡邕
所製也邕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
道無愧耳左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泰遇諸路爲設酒肴以
慰之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爲齊
之忠臣魏之名賢愼勿恚恨責躬而已茅容陳留人時與等
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泰行見之遂與共言

袁家二子皆爲所貶

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泰謂爲已設既而以共其母而以草
蔬與客同飯泰起而拜曰卿賢哉宜勸於學孟敏客居太原
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泰見而問之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
泰與之勸令游學庾乘少給事縣庭泰見之勸游學官貧爲
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
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陳留史叔賓少有盛名泰曰墻高基
薄雖得必失後果敗濟陰黄允以儁才知名泰謂之曰卿有
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
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遣其妻
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

是大集賓客婦中坐攘袂數允隱慝十五事登車而去允以
此廢於世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名公
子許偉康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
長文等六十人並以成名

許劭

許劭字子將汝南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
拔士者咸稱許郭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
盛將入劭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
單車歸家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游唯不候陳寔後陳蕃喪
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

然自是確論

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爲已目劭鄙其人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淸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兄相靖事宦官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而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或勸劭仕劭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眞正待吾雖厚其勢必薄不如去之遂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卒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平輿汝南縣

竇諫榮爵

竇武

竇武平陵人融玄孫也武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立爲皇后武封槐里侯拜城門校尉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武上疏諫曰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而常侍黃門欺罔禍虐朝政日衰姦臣日彊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非朝則夕近者姦臣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貶黜奸佞信任忠良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都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其冬帝崩無嗣武白太后徵立解瀆亭侯宏是爲靈帝拜武爲大將軍常居禁中布

景風至封功臣

衣盧植獻書規武曰足下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爲已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宜徵王侯宗室賢才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武不能用以定策功更封武聞喜侯子機渭陽侯兄子紹鄠侯靖西鄉侯武旣輔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志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

此何時乃出宿歸府耶

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尹勳為尚書令劉瑜為侍中馮述為屯騎校尉又徵前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等列於朝廷請前越巂太守荀昱為從事中郎辟潁州陳寔為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望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智力會五月日食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黃門常侍任權專為貪暴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耶時中常侍管霸專制省內武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武

亦是

復白誅曹節等太后冘豫未忍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與武蕃書以星辰錯謬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武蕃得書將發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從令冰與尹勳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盡見族滅耶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喢血共盟誅武等曹節聞衛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遂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勳出鄭颯共劫太后奪璽書使鄭颯持節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射殺使者召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詔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廐騶都侯劍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明旦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

盡武走諸軍追之自殺梟首洛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徙武家屬日南遷太后於雲臺當是時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氣武府掾桂陽胡騰獨殯殮行喪坐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節等捕之急胡騰逃輔於零陵界以為已子為聘娶焉初武母產武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蛣屈有頃乃去騰字子升桓帝巡狩南陽以騰為護駕從事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為京師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妄干騰以此顯名竇錮解官至尚書

何進

何進南陽人光和二年女弟立為皇后拜侍中河南尹黃巾賊張角等起以進為大將軍封慎侯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以鎮京師弟苗為車騎將軍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元帥督司隸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何皇后生太子辯王貴人生皇子協群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不可為人主然皇后有寵進又居重權故久不決六年帝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既受遺詔且素忌進兄弟及帝崩碩時在內欲誅進而立協及進從外入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儳(疾也)道歸營因稱疾不入碩謀不行皇子辯乃即位何太后臨朝進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尚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己及秉朝政陰規誅之中軍校尉袁紹亦勸之進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顒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謀閉上閤捕誅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屯兵袁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以言語漏泄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今大行在前殿將軍宜受詔領禁兵不宜輕出入宮省進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以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

此最失策

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柰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欲且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以為然中官在省闥者或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任素敬憚之雖外當重任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名四方猛將董卓等使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不聽侍御史鄭太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將恣凶慾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進不從太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遂名前將軍董卓屯上林苑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皋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為言太后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貴富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可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勢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是以紹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

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黃門皆詣進謝罪唯
所措置袁紹勸進便於此决之至於再三進不許謀頗泄中
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
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
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
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
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署郎入守
宦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歘入
省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耶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其語
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

以太后詔召進入讓等詰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曹罪也
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
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
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爲誰尚方監渠
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
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
閤閉虎賁中郎將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閤會
日暮術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
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闥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
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

下仰數段珪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苗紹引兵屯
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怨苗不與進同心乃令
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士吏能爲報讎乎進素有仁
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奉車都尉董旻攻殺
苗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
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然後得免死者二千餘人紹因進兵
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張讓段珪等迫遂將帝與陳留
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
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劍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
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董卓遂廢帝又迎殺太后

及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孔融

孔融字文舉孔子二十世孫也父伷太山都尉融幼有自然
之性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取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
我小兒法當取小者宗人共奇之年十歲從父詣京師河南
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賓客勅自非當世名人及通家
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造門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
之膺延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
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
家衆坐莫不歎息大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

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張儉
爲中常侍侯覽所誣下州郡逮捕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褒
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
外吾獨不能爲君主耶因留舍之後事泄相國收褒融送獄
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
我非弟之過甘受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
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融由是
顯名辟司徒府遷虎賁中郎將以忤董卓轉議郎黃巾賊反
北海爲寇衛卓諷三府舉融爲北海相融到郡爲賊所圍乃
遣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

行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融自以智能優贍溢
才命世欲舉軍耀甲與羣賢要功然所任用皆輕剽之才至
於稽古之士謬爲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事也教令盈溢
辭氣温雅而論事考實難可施行但張磔網羅其自理甚疏
租賦少稽一朝殺五部督郵姦民汚吏亦不能治幽州兵亂
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遂與別校夜覆幽州悉有
其衆無幾時還復叛亡黃巾將至融大飲醇酒上馬禦之
淶水之上寇令前部與融相拒兩翼徑涉水直抵城城潰融
轉至南縣左右稍叛遂棄郡而去後徙徐州負其高氣志在
靖難而才疏意廣迄無成功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于時曹

袁公孫共相首尾融戰士不滿數百穀不至爵所王子法劉
孔慈凶辨小才信爲腹心左承祖劉義遜清儁之士備在坐
席而已承祖勸融自託彊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遂爲
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衆流矢雨集融隱几讀書談笑
自若城壞衆亡身奔山東室家爲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徵融
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
皆隸名而已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袁術奪取
其節求去又不聽欲逼爲軍師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死及
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
命直指而爲姦臣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不

宜加禮朝廷從之時論欲復肉刑融建議曰古者敦龐善否
不別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
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
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
常有千八百紂也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類多趨惡莫復歸
正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
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
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開改
惡之路不苟革其政也朝廷善之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
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與操書稱武王伐

執法之平
慮以法奏

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
然耳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愼
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時年飢兵興操表
制酒禁融與操書云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
神定人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
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
噲解厄鴻門非豕肩無以奮其怒斯養東迎其王非卮酒無
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
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非酣飲一
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餔糟

歠醨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昨承訓陳二國之
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
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
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
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爲戒也融見操雄詐
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又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
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建論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
重天下外相容忍而內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郗慮承望風
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讐怨操故書激厲融曰往聞二
君有執法之平以爲小介當收傳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

免融也

文舉好人
故多受虧

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
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
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
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
二君群小所搆孤爲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
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
曰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信於
爲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懽欣受之
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受其戮喜而求賀況無彼人之功而
可任當官之平哉竊位爲過免罪爲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

慙懼也朱彭寇賈爲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爲國憂至於輕弱
薄劣猶昆蟲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性既遲
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貶毀之於己猶蚊
虻之過也郗爲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郤縠不輕公叔之
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況恃舊
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
誦之復拜大中大夫性寬容好士喜誘後進及居閑職賓客
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
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
雖無老成人猶有典刑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

初以幼弱免卒以[illegible]
遂死

演而成之而告共短而避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奬進知而未言以爲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融爲九列秃巾微行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缾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急重誅書奏下獄與妻俱被誅時年五十六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

弱得全寄它舍初融被收二子方奕棊聞變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或言於曹操令收之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及被害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聞之大怒收習將殺之後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揚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以習有欒布之節加中散大夫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弒逆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若文舉之高志直情足以動義槩而作雄心故使移

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機啓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園（刓仰刓）委屈可以每（貪也）其生哉懍懍焉皜皜焉與崑玉秋霜比質可也

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眞規之兄子也嵩少有文武志好詩書習弓馬舉孝廉茂才靈帝徵爲議郞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跪拜首過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周游四方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云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

甲子天下大吉以白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未發角弟子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下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露晨夜馳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摽幟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地梁稱人公將軍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逃亡旬日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召群臣會議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廏馬以

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
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儁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
四萬餘人嵩儁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儁與賊波才戰敗
嵩進保長社波才引衆圍之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曰
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
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可破也其夕大風嵩遂約勒軍士皆
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鼓
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
朱儁合兵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
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

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巳於倉亭生禽之斬首七千餘級詔
嵩進兵討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尅乃閉營休
士賊意稍懈嵩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
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
悉虜其婦子繫獲甚衆角先以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
復與鉅鹿太守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
萬人築京觀於城南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
侯以黃巾既平故改年爲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
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
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

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
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嵩既破黃巾威震天
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閻忠說嵩曰難得而易
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
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
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
今將軍受鉞於莫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威德
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
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
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

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劒已揣其喉方發悔恨之歎者機失而
謀乖也今將軍指撝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赫然奮
發因危抵頹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大軍響振
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宦之罪除群凶之積雖僮兒可使
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羆之卒因迅風
之勢哉夫朽木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
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豎宦群居同惡
如市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
人側目如不早圖悔無及矣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
之勢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

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赴陳倉嵩不聽曰兵法云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彊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埶也夫埶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

迫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鋭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耳今大人與卓怨隙已結埶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有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

此說不從嵩亦無用矣

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增怨於嵩及卓秉政徵嵩爲城門校尉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嵩曰漢室微弱閹豎亂政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卓今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命討逆發令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逼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走洛陽投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因復拜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

丞以下皆拜以屈嵩既而抵手言曰義眞犕未乎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及卓被誅以嵩爲車騎將軍拜太尉卒嵩爲人愛慎盡勤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於外折節下士門無留客時人稱而附之堅壽拜侍中辭不就病卒李贄曰以余觀之堅壽之交董卓有至意焉關忠說嵩蒯通說信千古一轍也

朱儁

朱儁字公偉上虞人少孤母販繒爲業儁以孝養致名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錢百萬以爲冠幘費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儁乃竊母

帽帛爲規解、對毋失產業深恚之、儁曰、小損當大益、初貪後富、必然理也、本縣長度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守尹端以儁爲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失利、爲州所奏、罪應棄市、儁乃羸服閒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交阯賊梁龍等、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和元年、拜儁交阯刺史、既到州、率七郡兵攻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封都亭侯、賜黃金五十斤、徵爲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薦儁有才畧、拜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進封西鄉侯、南陽黃巾張

曼成衆數萬、殺郡守、屯宛下、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爲帥、衆十餘萬、據宛城、儁與秦頡及荊州刺史徐璆、合兵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甚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儁因急擊弘、斬之、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執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者。今海內一統。

唯黃巾造寇。納降不足以勸善。討之則足以懲惡。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徹圍。幷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遂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秦頡積忿忠、遂斬之、餘衆懼、復以孫夏爲帥、還屯宛中、儁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明年、遣使者拜儁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師、以爲光祿大夫、加位特進、常山人張燕、輕勇趫捷、軍中號曰飛

燕、得衆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衆至百萬、號曰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遣使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燕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儁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時董卓擅政、以儁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相忌、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儁輒止之、卓雖惡儁與已、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爲已副、使者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成山東之釁、不可、使者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遷都計。

非事所急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爲副卓
入關留儁守洛陽儁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及董
卓被誅傕汜作亂陶謙以儁名臣數有戰功與諸豪傑共推
儁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李傕用尚書
賈詡策徵儁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儁曰以君名
臣義不俟駕況天子詔乎且傕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略
又勢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間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
傕徵復爲太僕初平四年爲太尉錄尙書事會李傕殺樊稠
而郭汜與傕相攻長安中亂獻帝詔儁與太尉楊彪等十餘
人譬郭汜令與李傕和汜不肯遂留質儁等儁素剛發病卒

論曰皇甫嵩朱儁並以上將之略受脤倉卒之時及其功成
師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
幾翟義鞠旅之日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大業
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
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稱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
儁張角之捷推本盧植收名斂策而已不有夫功名者世之
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重則怨禍不深矣如嵩之赴
履危亂而能終以歸全其致不亦貴乎李贊曰皇甫嵩退讓
范氏推之固宜然嵩之不受閻忠之說也宜也若于酈之說
梁衍之說咸棄不用則身家之念起矣是退怯也非退讓也

嗚呼嵩之不死于董卓之手者幸也若朱儁者不赴陶謙等
倡義之招而赴傕汜卒死于郭汜之手噫何以異哉
論有九失而一得者亦取其得而已世之訊贊以其偏也
至論之當者雖百世不易也余亦去其偏而取其當已耳

劉虞

劉虞字伯安東海恭王之後也舉孝廉遷幽州刺史民夷感
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之衆皆隨時朝貢無擾邊者
百姓歌悅之遷宗正前中山相張純前太山太守張舉與烏
桓峭王等共連盟攻薊下燔燒城郭虜掠百姓殺護烏桓校
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衆至十餘萬舉
稱天子純安定王移書州郡云當代漢告天子避位勅公卿

奉迎朝廷以虞威信素著復拜幽州牧虞到薊罷省屯兵務
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寬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舉
純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靈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
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
給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
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
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百餘萬口皆收視溫郵爲安立生業
流民忘其遷徙虞雖爲上公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
豪俊僭奢莫不改操而歸心焉初詔令奮武將軍公孫瓚討
烏桓受虞節度瓚縱任部曲頗擾百姓而虞爲政寬仁愛利

袁術該死

民物由是與瓚漸不相平初平二年冀州刺史韓馥渤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立爲主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誤耶復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虞收斬使人選掾田疇從事鮮于銀蒙險間行奉使長安獻帝既思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爲侍中因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之遂執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竟不遣之初

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兵虞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虞與瓚仇怨益深遣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禀粮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築京於薊城以備虞虞謀討之以告東曹掾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因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虞遂自率諸屯兵衆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程緒免胄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過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戒軍士曰無殺餘人殺瓚

不用善人又殺之宜其敗也

一人而已州從事公孫紀瓚以同姓厚遇之紀知虞謀夜告瓚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勅不聽焚燒攻圍不下瓚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大敗與官屬奔居庸縣瓚追攻之城陷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段訓增封虞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并青冀瓚乃誣虞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脅訓斬虞於薊市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瓚上訓爲幽州刺史虞以仁厚得衆恩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和後從袁紹報殺瓚云

史緯卷五十一終

卓逆志已萌乃名以誅宦官乎牢稟也增

後漢書十六

列傳

董卓

董卓臨洮人為州兵馬掾徼守塞下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羌胡所畏中平初北地先零羌及金城人邊章韓遂將數萬騎入寇三輔託誅宦官為名詔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拜卓破虜將軍與盪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卓攻章遂於美陽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走榆中溫遣周慎將三萬人追討之參軍孫堅說慎曰賊

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走入羌中并力討之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章遂分屯葵園狹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車重而退溫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卓於望垣北為羌胡所圍糧食乏絕乃於所度水中偽立隝捕魚而潛從隝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深不得度時眾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馬騰擁兵反與韓遂合圍陳倉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六年徵卓為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

異見增異志也

復上朝廷不能制頗以為慮及靈帝寢疾拜卓為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曰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相狎日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鐘鼓至洛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引兵急進

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迎帝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群公謂卓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卓與帝言不能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雒而何進及弟苗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眾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因集議廢立卓奮首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

留王如何公卿莫敢對尙書盧植曰昔太甲顚覆典刑昌邑
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
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爲弘農王而
立陳留王是爲獻帝又以何太后蹙迫永樂太后至令憂死
逆婦姑之禮遷於永樂宮遂以弑崩卓進爲相國入朝不趨
劒履上殿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
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人情奔潰卓姦亂公主妻略
宮人恣意誅殺嘗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就斬之駕
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卓初入京師雖行
無道猶忍性矯情擢用群士任吏部尙書周珌侍中伍瓊以

尙書韓馥爲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孔伷爲豫州
刺史張咨爲南陽太守馥等到官與袁紹各興義兵同盟討
卓而伍瓊周珌陰爲內主黃巾餘黨復起寇太原破河東衆
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河內太守王匡屯河
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將渡平陰潛遣銳卒從小平北渡
繞擊其後破之山東豪傑並起卓兵屢敗卓懼乃鴆殺弘農
王欲徙都長安伍瓊周珌固諫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
吾用善士而諸君到官卽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
負遂斬瓊珌於是遷天子西都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
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留屯畢圭苑

中悉燒宮廟官府民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使呂布發諸帝
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長沙太守孫堅率諸郡兵討
卓卓遣呂布攻之布敗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
屯澠池堅進洛陽乃埽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
新安澠池間卓使中郎將董越屯澠池段煨屯華陰牛輔屯
安邑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卓爲太師乃入長安百
官奉迎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以弟旻爲左將軍兄子璜爲中
軍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居顯位子孫在髫亂男皆封
侯女爲邑君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
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爲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

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公卿以下祖道於橫門外卓施帳
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
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煑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間會者戰
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
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
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笞殺之初溫屯美陽令
卓與邊章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旣到而辭對不遜時孫
堅爲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
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乎堅聞古之名將仗鉞
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揚

于今若從之後悔何及溫不能從故及於難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卓凶毒欲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閤孚因出刀刺之卓自奮得免呼左右執孚卓曰汝欲反耶孚罵曰汝非吾君我非汝臣何反之有汝惡罪貫盈吾爲天下誅亂賊耳遂殺孚司徒王允僕射士孫瑞與呂布謀誅卓有人（此人有識）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布乎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既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帀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與勇

士十餘人僞著衛士服立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卓怪之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耶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馳齎赦書以令宮陛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旻於郿塢盡滅其族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時斬首乃尸卓於市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珍寶有金三萬斤銀九萬斤錦綺繢縠紈素奇玩積如丘山卓使婿

牛輔以兵屯陜卓死其左右斬輔送首長安卓校尉李傕郭汜張濟將步騎數萬衆無所依欲各散去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爲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傕等憂懼不知所爲賈詡說令率軍西行王允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榮戰死軫以衆降傕至長安兵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八日呂布軍內反引傕衆入城放兵鈔掠死者萬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呂布戰敗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於是大赦李傕郭汜樊稠等皆爲將軍傕等不退遂闔門樓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乃下見殺傕等葬董卓於郿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

棺木傕自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汜後將軍稠右將軍濟鎮東將軍並封列侯傕汜稠共秉國政濟出屯弘農以賈詡爲尚書典選明年春傕因會刺殺樊稠於坐傕汜復理兵相攻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傕知其計使兄子暹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來迎天子一乘皇后一乘賈詡一乘其餘皆步從太尉楊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柰何如是暹不聽帝遂幸傕營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傕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放火燒宮殿官府人居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和傕汜汜不從遂質留公卿彪曰將軍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耶汜怒欲手刃彪彪曰

張濟原是賊黨

吾豈求生耶左右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傕矢及帝前傕復移帝幸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傕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上以宮人及侍臣困乏使就傕索粳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傕不與米與腐牛骨臭不可食帝怒侍中楊琦曰傕邊鄙之人習於夷風未可顯其罪也帝納之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傕汜傕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劫質公卿而君苟欲左右之耶酈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傕怒呵遣酈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僞稱不及酈得免張濟自陝來解和二人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請傕求東歸車駕即日發進汜復邀就李傕車駕至華陰寧輯將軍段煨

具御服及公卿資儲請帝幸其營後將軍楊定與煨有隙誣煨欲反攻其營十餘日不下煨猶奉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傕郭汜悔令天子東欲劫帝還楊定爲汜所遮亡奔荊州而張濟與興義將軍楊奉董承不相平反合傕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婦女輜重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天子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召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進傕汜復來戰奉等大敗乃結營自守時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承奉

曹操不來漢亂不已曹操既來漢事遂去

等夜乃潛議過河使李樂先渡具舟船舉火爲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不得下董承等謀以馬羈相續繫帝腰時中宮僕伏德扶中宮持十疋絹乃取絹纏帝行軍校尉尚弘多力前負帝乃得下船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船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楊彪董承及后父伏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爲傕兵所掠奪凍溺死者甚衆既到太陽止於人家百官飢餓河內太守張楊使人負米貢餉帝都安邑御牛車河內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群

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帝復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傕汜連和傕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傕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七月帝至洛陽張楊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師詔以楊爲大司馬出屯河內楊奉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軍與董承並留宿衛暹矜功恣睢干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闕貢獻因奏韓暹張楊之罪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楊奉韓暹欲要遮車駕出

最抵可爲矣

以幷妻故

眭固之奉還出奔左將軍劉備斬奉暹走幷州道爲人所殺胡才爲怨家所害李樂病死張濟攻穰穰人殺之從子繡領其衆曹操南征繡舉衆降曹操納濟妻繡恨之乞徙軍就高道道由曹操屯中繡請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兵被甲操信繡皆聽之繡乃嚴兵入屯掩曹操操不備故敗二子沒操拒袁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衆降封列侯五官將曹丕數因請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忍持面視人耶繡心不自安乃自殺郭汜爲其將伍習所殺詔段煨討李傕夷三族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

呂布

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以弓馬驍武給幷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甚見親待靈帝崩何進召原將兵詣洛陽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幷其兵卓以布爲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爲父子行止常以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顧謝卓卓亦解布由是怨卓卓使布守中閤布與侍婢私通心不自安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使布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許之手刺殺卓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封溫侯及卓將李傕等攻長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

即以生莽布之意

耳餘因操操還何往

繫馬鞍走出武關布自以殺卓有德於袁氏欲詣袁術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乘良馬曰赤兎與其健將數十騎陷鋒突陣遂破燕軍更請兵於紹而恣鈔掠紹忌之布覺其意求還洛陽紹假布領司隷校尉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送布陰使殺之布使人於帳中鼓箏而潛出帳去夜半兵起而布已亡從張楊於河內楊諸將受傕汜購募欲圖布布懼謂楊曰布卿州里也殺布於卿弱不如賣布可大得爵寵楊於是外許汜傕內實保護布汜傕患之以布爲潁川太守時壽張張邈爲陳留太守董卓之亂曹操與邈首舉義兵袁紹爲盟主

自矜邈正議責之紹使操殺邈操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圖操之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可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呂布之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恐操終爲紹擊已心不自安及操復征陶謙邈與操將陳宮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操引軍還擊布布移屯山陽操復收諸城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徐州刺史劉備請備於帳中坐床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邈從布留弟超將家屬屯雍丘操圍超屠之邈詣袁術請救爲其下所殺術東擊術術與布書送米二十萬斛布大悅遂

非登厚於玄德故不

襲取下邳備請降於布布亦恚術運糧不繼乃迎備以爲豫州刺史屯小沛布自稱徐州牧術復求婚於布布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術若破備則吾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斂兵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今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舉弓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各當解兵不中可留決鬬布一發正中小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各罷去術遣韓胤以僭號議告布并迎婦沛相陳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揚合從爲難未已往說

爲布用

亦明白斷有識固說士之風

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謀今與術結婚必受不義之名矣時女已在塗乃追還絕送韓胤梟首許市詔拜布左將軍布大喜使珪子登奉章謝恩登見操言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僞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徐答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

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怒布殺韓胤與韓暹楊奉連勢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非素定不相維持子登比之連鷄勢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扶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討奈何與賊還來伐布今者同力破術爲國除害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大喜共擊術於下邳大破之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高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每有失得動輒言誤誤豈可數乎布不能從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欲使袁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布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

不降自宮急擊布猶豫故敗

渙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服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乃止建安三年布復從袁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操乃自將征布遺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罪深沮其計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及操軍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自首於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投之若卵投石豈得全也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術曰布不與我女何爲復來

好笑

相聞邪泥皆曰明上令不救布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借號故呼爲明上術乃嚴兵爲布聲援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兵乃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操兵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斷操糧道布妻曰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必不同心共守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妾昔在長安已爲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將軍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軍攻其背若攻城將軍爲救於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

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公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操塹圍之壅沂泗以灌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客擧馬欲歸劉備成騎逐得馬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豬先將豬酒入詣布跪言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來相賀自釀少酒獵得豬未敢飲食故先以奉布怒曰布禁酒卿釀酒諸將共飲食欲謀殺布耶成忿懼棄所釀酒還諸將禮與宋憲魏續縛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與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布待諸將厚今臨急皆叛操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爲厚布黙然布問操明公何瘦操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操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得故也布曰今日以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天下不足定也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客我爲執虜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使寬縛劉備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勍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寬也操曰本欲相緩王簿不聽如何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計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從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曰今日事當云何宮曰爲

臣不忠爲子不孝死自分也操曰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操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聞以仁治天下者不絶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泣涕布及宮順皆縊死宮死後操厚待其家

袁紹

袁紹字本初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爲乎叔父太傅隗聞而責之曰汝且破我家紹乃辟大將軍何進掾遷司隸校尉靈帝崩紹勸

何進微董卓等脅太后誅諸宦官及卓將兵至騎都尉鮑信
說紹曰董卓擁制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其新
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皇
帝沖闇非萬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
癡亦知復何如為當且爾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
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
議未安卓按劒叱紹紹勃然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
奔冀州董卓購募紹侍中周珌城門校尉伍瓊說卓曰夫廢
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
急購之勢必為變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

矣卓以為然乃授紹勃海太守封邟鄉侯紹猶稱兼司隸初
平元年紹遂於勃海起兵以討卓為名諸將推紹為盟主紹
自號車騎將軍董卓聞紹兵起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
師者時豪傑既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為報冀州牧韓馥
見人情歸紹忌其得衆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說
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方聽紹舉兵每
貶節軍糧欲使離散逢紀謂紹曰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
自立今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
必駭懼并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可據其位紹然之
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至外託討卓而陰謀襲馥紹乃使荀

諶等說韓馥曰公孫瓚乘勝南向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
向其意不可知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為之奈何諶曰公孫
瓚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
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
待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
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
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馥素恇怯因然其計騎都尉沮授長史
耿純諫曰冀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
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乳哺立可餓死奈何欲以州
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

君何病焉從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
馳還請拒紹馥不聽乃讓紹紹遂領冀州牧以馥為奮威將
軍引沮授為別駕謂授曰賊臣作亂朝廷遷移今欲與卿戮
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曰將軍威陵河朔名
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可掃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
師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脅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
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
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紹喜曰此
吾心也表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田豐
並不得志於韓馥紹以豐為別駕配為治中甚見器任馥自

宜挾而用之終因而奔之非大奸雄不能

紹才本不如操故不欲迎天子

悅情懼辭紹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見圖謀遂自殺紹擊公孫瓚於界河大破之明年破黑山賊張燕於常山興平二年拜紹右將軍其冬李傕等追車駕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者也方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稿士馬以討不庭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郭圖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旣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

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公圖之紹不能從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有寵而偏愛尚欲以爲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兎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若其不然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下詔責紹以地廣兵多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臣以負薪之資拔於陪隸之中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

軍何進義心赫怒授臣以督司諮臣以方畧臣不敢畏憚彊禦避禍求福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沖親遭厄困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劒翼室虎吃群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此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卓卽臣渤海申以軍號臣之與卓未有纖介之嫌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進可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呼號臣所

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誠以忠臣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曹操權領兗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卽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宜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今名宿德登鋒履刃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臣聞守文之世德高

徙都見拒
圖許亦難
何不早從
沮授之策

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之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肝腦塗地肌膚横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遠圖將遂惑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爲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闚覬重禮以希彤弓玈矢之命哉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爲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白起歔欷於杜郵也太傅日磾耗亂王命而答納其策以爲謀主今臣骨肉兄弟還爲讐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

若以臣今行權爲㜸則桓文當有誅絶之刑若以衆不討賊爲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使得申明本心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絶邪諂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於是以紹爲太尉封鄴侯時曹操自爲大將軍紹恥爲之下僞表辭不受操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操以許下埤濕宜徙都鄄城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令響號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擊

曹操奸雄
遣使獻捷
有何不得
通

公孫瓚遂定幽土紹既并四州之地衆數十萬驕心轉盛主簿耿包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爲黃胤宜順天意以從民心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議者以包妖妄宜誅紹知衆情未同不得已乃殺包以弭其迹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諶許攸爲謀主顏良文醜爲將帥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今宜務農逸人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以明

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强衆以伐曹操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强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强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持牢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因譖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

此策不從可惜

軍未及行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冑據沛以背曹操操自將征備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大事去矣夫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機會惜哉曹操乃急擊備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旣失前幾不宜便行諫曰曹操旣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

疲於奔命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尅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强諫紹以爲沮衆械繫之乃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一身不保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尅公孫衆實疲敝主驕將忲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爲嬴弱姬今之謂也曹操救劉延擊顏良斬之紹乃渡河壁延津南沮授臨船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恨之乃省其所部

并屬郭圖紹使文醜挑戰操又擊破之斬文醜紹軍中大震操屯官渡紹保陽武沮授曰北兵數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貨備不如北南幸在急戰北利在緩師宜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渡遂合戰操軍不利還壁堅守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紹爲地道欲襲操操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畔應紹操軍乏食張郃說紹曰公旣連勝勿再與操戰密遣輕騎鈔絶其南則兵自敗矣紹不從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絶曹操之鈔紹不從

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必成禽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運車瓊時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擊之張郃曰操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操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操果破瓊等圖更譖郃曰郃喜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與高覽歸操操旣破糧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幅巾

乘馬與八百騎渡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餘衆僞降曹操盡阬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爲操軍所執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得相見授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厚遇之授謀歸袁氏乃誅之紹外寬雅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愎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及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若勝而喜必能

赦我戰敗而還內忌將發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今甚慚之逢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遂殺之初操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冀州城邑多畔紹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薨未及定嗣逢紀審配宿以驕侈爲譚所病遂矯紹遺命奉尚爲嗣譚出軍黎陽尚少與其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不與譚怒殺逢紀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乃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大戰城下譚尚敗乃夜遁還鄴操引軍還許譚謂尚曰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大破也尚不許譚怒郭圖辛評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後者皆審配之所搆也譚遂引兵攻尚戰於外門譚敗乃還南皮別駕王修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尚復自將攻譚譚大敗奔平原遣辛毗詣曹操請救劉表遺譚書曰天篤降害禍難殷流公殂殞四海悼心賢亂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旅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青蠅飛於干旌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爲異體背膂絕爲兩身昔三王五伯兄弟相殘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未有棄親即異扤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復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音獻字）之恨齊未若太公之忿曹宣子之承業未若仁

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適讎國豈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冀州不弟之慠既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爲務雖母子之嫌未若鄭莊之於姜氏兄弟之怨未若重華之於象也然莊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鼻之封願棄捐前忿遠思大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又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剪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强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爲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

公遺恨之負當唯敵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能得其和以爲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己復禮當振旆長驅共奬王室若迷而不反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能復戮力爲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踊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尚皆不從曹操救譚十月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呂翔畔歸曹氏譚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

操知譚詐乃爲子整聘譚女以安之而引兵還九年三月尚使審配守鄴復攻譚于平原審配獻書於譚請殺郭圖以息兵譚不納曹操因進攻鄴馮禮爲内應開突門内操兵三百餘人配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軍萬餘人還救操逆擊破之尚走濫口操復進攻之尚衆大潰奔中山操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配

兄子榮爲東門校尉夜開門納操兵配拒戰被獲操謂配曰卿知誰開城門配曰不知也曰卿侄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遂斬之見者莫不歎息操之進鄴城許攸呼曰阿瞞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内嫌之遂收殺攸而全尚母妻子高幹以并州降復以爲刺史曹操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敗走從熙譚悉收其衆十二月曹操討譚譚臨清河而屯操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斬譚及郭圖等熙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

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各以次歃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坐皆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曹操高其節屢辟不至高幹叛執上黨太守守壺口關十一年曹操自征幹幹留其將守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斬高幹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爲琰富貴將更娶妾也十二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尚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遼東尚有勇力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公孫康必相見我與兄擊之

袁氏兄弟不能相容久矣

術實作如此

掠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熙以爲功乃先置精勇於廡中然後請尚熙熙尚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尚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送之

紹異母弟術字公路爲虎賁中郎將董卓欲廢立以術爲後將軍術畏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劉表上術爲南陽太守術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荊豫之卒擊破董卓於陽人紹因堅討卓未及還遣其將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紹議立劉虞爲帝術好放縱憚立長君託以公義不肯同衆隙遂成乃外交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

瓚而紹連劉表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於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劉備與術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與曹操戰於匡亭大敗術退保雍丘將其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而自領之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爲援授以左將軍封陽翟侯遣太傅馬日磾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不遣術在南陽戶口數十百萬奢淫肆欲徵歛無度百姓苦之又見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術字路皆塗也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遂拘堅妻奪之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於曹陽術大會羣下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

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何如主簿閻象曰昔周自后稷至於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孰如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至如殷紂之暴也術嘿然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揚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聞術將僭號策與書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天子播越宮廟焚毀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亂於南荊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玄德爭盟是以未獲從命櫜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

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使君五世相承爲漢宰輔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孰慮忠言逆耳駮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策遂絕之建安二年術僭號自稱仲家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遣使以竊號告呂布并爲子聘布女布執術使送許術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殺陳王寵曹操乃自征

三國亦與七國無大和遠但袁氏非其人耳鑑苟曹操

之術大懼走渡淮因張勳橋蕤於蘄陽以拒操操擊破斬蕤勳退走衆情離叛加天旱歲荒江淮間相食殆盡術徵米十萬斛沛相舒仲應悉散以給飢民術怒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爲之耳寧以一人之命救萬民於死術下車之曰足下欲獨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耶術天性驕肆及竊僞號淫侈滋甚媵妾數百無不兼羅紈厭粱肉司隸馮方女國色逃避亂揚州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妬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泣術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共絞殺之懸之廁梁術厚加殯斂焉士卒飢困莫之簡卹資實空

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灊山爲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爲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彊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人戶百萬以彊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劉備徼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因嘔血死

劉表

劉表字景升魯恭王之後也身長八尺餘姿貌溫偉與同郡

果無能爲

張儉等號爲八顧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詔以表爲荊州刺史時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蘇代領長沙太守各阻兵爲亂表不能至乃單馬入宜城請南郡人蒯良蒯越等與共謀謀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乎越曰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袁術驕而無謀宗賊率多貪暴蘇代武人不足慮越所善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施其才用威德既行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

郡可傳檄而定術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襲取其衆唯張虎陳生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說之乃降江南悉平袁術與孫堅合從襲表堅爲流箭所中死術引還李傕以表爲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於是表開拓土宇南接五嶺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荊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姦猾宿賊更爲效用萬里肅清關西兗豫學士歸者以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講求儒術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欲以觀天下之變

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今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從今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望夫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爲將軍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乃遣嵩詣操觀望虛實嵩曰嵩觀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不得復爲將軍死也惟

加重恩表强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之德表大怒以爲懷貳陳兵將斬之嵩不動徐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因陳臨行之言表猶怒表妻蔡氏曰韓嵩楚國之望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考從行者知無他意乃不誅而囚之表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劉備自袁紹奔荊州表厚待之而不能用曹操征柳城備說表使襲許表不從十三年八月表病卒在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後妻蔡氏之侄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表寵耽後妻每信受焉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睦於琮琦不自寧嘗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

頗似戰國策上語

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感悟因規出計會江夏太守黃祖爲孫權所殺琦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允等恐琦見表父子相感更以爲嗣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於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既死遂以琮爲嗣琮以侯印投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南征軍至新野琦走江南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降琮未決巽曰上下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荊楚而禦中國危也將軍自

料何與劉備琮曰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保楚不能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及操軍到襄陽琮舉州降備奔夏口操以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韓嵩爲大鴻臚蒯越爲光祿勳劉先爲尚書令先零陵人爲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操時賓客並會操問先劉牧郊天何也先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頫修表章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操曰群凶爲誰先曰舉目皆是操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綏寧海

內使萬邦歸德。而用兵安忍。曰莫已若。是蚩尤智伯。復見於今也。操默然。拜先武陵太守。先甥周不疑。字元直。幼有異才。聰明敏達。操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操愛子蒼舒。夙有才智。謂可與不疑為儔。及蒼舒卒。操心忌不疑。欲除之。子丕以為不可。操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時年十七。

史緯卷五十二終

史緯卷五十三

後漢書十七

列傳

循吏

初光武長於民間。達於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於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為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規諷殷勤。以長者為言也。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頴川四長。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輩前世趙張。又王渙任峻。為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禁止。然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吏也。

今綴集以爲循吏篇云。（范氏此論文好而繁亦高）

任延字長孫、南陽人、年十二、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聖童、更始元年、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先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避亂江南者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待以師友之禮、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吳人龍丘萇隱居太末、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埽灑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萇尋病卒、延自臨殯、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武初、延上書願歸、拜王庭、詔徵爲九眞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九眞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阯、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禮娉嫁娶、同時相配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夷慕義保塞、遂止罷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

（縣官理獄怨也）

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拜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時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子弟賓客爲人暴害、延收紺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羌種、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選武略士千人、令將雜種胡騎屯據要害、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傷敗、遂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爲置水官、修理溝渠、皆蒙其利、造立校官（學也）、自掾史子孫、皆令詣學受業、郡遂有儒雅之士、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徵會辟雍、轉河內太守卒、

王景字仲通、樂浪人、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浚儀渠、景用堨流法、水不復爲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光武即爲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擁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

北京東京之河渠書也

[illegible]山名

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
門故處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興他役不先
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
其利害應對明敏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
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
王吳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
勢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
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
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如
西京舊制景遷為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

其功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遷徐州刺史先是杜篤上
遷都賦欲令車駕西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景以
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遷廬江太
守百姓不知牛耕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景乃驅率吏民修
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卒於官
孟嘗字伯周上虞人嘗少修操行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
婦養姑至孝姑年終夫妹懷嫌忌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
訟之縣庭嘗知其枉狀言之太守太守不為理婦竟冤死嘗
哀泣外門因謝病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不獲後太守
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
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
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舉茂才拜
徐令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常通商販貿糴
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
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
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
明以病自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不得進乃載船夜遁去
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
帝時尚書楊喬上書薦嘗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
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之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

耽樂道德移風改政去珠復還且南海多珍產掌握之內價
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涕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
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
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竊感禽息亡身進賢嘗竟不見用于王
安所謂空伏報國之心也
劉寵字祖榮齊悼惠王之後也舉孝廉拜會稽太守寵簡除
煩苛郡中化之徵為將作大匠有五六老叟尨眉皓髮自若
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
山谷鄙生未常識郡他守時吏發求民間或狗吠竟夕民不
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去故自

扶拜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復爲廣漢太守、入爲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拜司空、遷司徒太尉、以日食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埽、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二子岱蘇、

仇覽字季智、考城人、年四十、補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朞年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其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子母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鳲梟哺所生、時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覽入太學、時諸生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

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與融齎刺就房謁之、因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爲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少子玄最知名、

童恢字漢宗、琅邪人、辟公府、除不其令、一境清靜、牢獄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祝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否者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歌頌之、遷丹陽太守卒、

酷吏

董宣字少平、陳留人、爲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遷北海相、大姓五官掾公孫丹新造居宅、卜工以爲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上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宣坐徵詣廷尉、及當出刑、官屬具饌相送、宣厲聲曰、董宣生平、未嘗食人之食、況死乎、升車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原宣刑、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宣具以狀對言、

水丘岑受臣意罪不由岑願殺臣活岑有詔放宣左轉懷令數岑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賊起以宣爲江夏太守宣到界移書賊首夏喜曰朝廷以太守能禽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策喜等懼即時降散坐事免後徵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遂格殺之主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

不肯俯主曰文叔爲布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勑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在縣五年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拜子並爲郎中

樊曄字仲華新野人少與光武游舊建武初拜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爲市吏餽餌一笥帝德之賜曄御食及乘輿衣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隗囂滅後隴右不安拜曄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爲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十五年卒官顯宗思其能詔賜錢百萬

李章字第公懷人也光武爲大司馬召章置東曹屬數從征伐光武即位拜陽平令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淸河大姓趙綱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爲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讌飲手劍斬綱伏兵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遷琅邪太

守安丘大姓夏長思等反囚北海太守處興據營陵城章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章按劍怒曰逆虜無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興歸郡以狀上帝悉以所得班勞吏士

黃昌字聖真餘姚人本出孤微仕郡爲決曹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悉收其家一時殺戮皆稱神明遷蜀郡太守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爲斷理莫不得所

寄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彊暴之人姓名居處分遣掩討
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他境初昌爲州書佐其婦歸寧
於家遇賊被獲流轉入蜀爲人妻後犯事詣昌自訟昌見其
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書佐黄昌妻也妾嘗歸
家爲賊所畧遂至於此昌呼前謂曰何以識黄昌耶對曰昌
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爲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相持悲
泣還爲夫婦後拜大司農卒論曰古者敦厖善惡易分至於
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叔世偷薄德義不足以洽下化導
不能以懲違遂乃嚴洲痛法從而繩之倚疾邪之公名濟忍
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吏者蓋有聞也皆以敢悍精敏乃附

文理風行霜烈威譽諠赫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
乎故嚴氏蚩黄霸之術寗人笑卓茂之政猛既窮矣而猶或
未勝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袁安未嘗鞫人臧罪而猾惡自
禁人不敢犯何哉夫威辟用而苟免之行興仁信孚故感被
之情著苟免者勢窮則姦起感被者人亾而恩存爲循爲酷
擇術不可不愼也

宦者

孫程涿郡人安帝時中常侍江京李閏及帝乳母王聖皇后
兄大鴻臚閻顯更相阿黨遂廢皇太子爲濟陰王帝崩立北
鄉侯爲天子十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
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共
斬江京閻顯大事可成渠等然之中黄門王康先爲太子府
史太子被廢常懷歎憤及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
簡爲帝嗣未及至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截單衣爲誓
十一月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
安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斬京安達以李閏權
埶積爲省內所服欲引爲主因舉刃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
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爲順
帝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
扞內外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爲小黄門樊登勸顯發

兵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崇屯朔平門
以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
戶侯顯以詩所將衆少使與登迎吏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
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
程召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臥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
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
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劒擊景墮車左右以戟
叉其胸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旦日令侍御史收顯等送
獄於是遂定下詔封程爲浮陽侯食邑萬戶康等皆爲列侯
凡爲十九侯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等爲司隸校

以長貴之古觀之則騰爲士恥也豈得爲功

尉虞詡訟罪恢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免程官因悉遣十九
侯就國徙封程宜城侯程到國怨恨恚懟封還印綬符策亡
歸京師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
三年帝念程等功勳悉徵還京師程卒贈車騎將軍時大長
秋良賀性儉退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
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
加士類昔衞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
榮伊辱固辭
曹騰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以騰
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即位遷中常侍桓

帝立騰以定策功封費亭侯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
闥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蜀
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斜谷關搜得其
書上奏太守并劾騰請下廷尉案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
過遂寢暠奏騰不以介意常稱暠爲能吏暠後爲司徒語人
曰身今爲公乃曹常侍力也騰卒養子嵩嗣（仲嵩小人）靈帝時輸西園
錢一億萬拜太尉子操起兵嵩不肯相隨與少子疾避亂琅
邪爲徐州刺史陶謙所殺范氏曰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
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元城人左悺平陰人唐衡潁

兩墮者言所爲不定也

川人桓帝初超璜瑗爲中常侍悺衡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
妹爲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威威振天
下冀自殺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埶忌恣多所
鴆毒帝逼畏日久及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
舍不相得者皆誰乎衡對曰單超左悺前河南尹不疑收其
兄弟送洛陽獄徐璜具瑗常忿疾外舍放橫於是帝呼超悺
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迫脅內外公卿以下從其
風旨今欲誅之何如超等對曰姦臣當誅日久但恐陛下復
中狐疑耳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遂與五人
定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

封超等五人爲列侯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趙忠等八人
爲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疾病帝遣使者就拜
車騎將軍明年卒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
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求故汝
南太守李嵩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
射殺之汝南黃浮爲東海相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吏
以下固諫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
卽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璜訴於帝帝大怒浮坐髡
鉗輸作五侯宗族賓客滋爲貪虐民不堪命起爲盜賊衡卒
贈車騎將軍璜卒賜冢塋地延熹八年司隸校尉韓演奏悺

罪惡、愔自殺、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貶都鄉侯、
卒、

曹節、新野人、桓帝時、爲中常侍、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等、矯詔以王甫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位、無有忠言者、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猛坐左轉、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使熲

以他事奏猛抵罪、節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渤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父兄子弟、皆爲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破石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節不行、遂自殺、甫養子沛相王吉、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球遷爲司隸校尉、時甫休沐里舍、熲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熲等罪惡、悉收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五毒備極、萌嘗爲司隸、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

幸念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死不塞責、乃欲論先後求假借耶、萌罵曰、爾前事我父子如奴、今日如此、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熲自殺、乃僵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牓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欲以次表曹節等、時順帝虞貴人塟、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抆淚曰、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入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好行姦作、不宜使在司隸、帝乃徙球爲衛尉、勑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球被召急、因求見帝曰、臣無淸高之行、枉蒙鷹犬之任、雖前糾誅王甫段熲、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

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耶、至於再三、乃受拜、球與司徒劉郃、議收案張讓曹節、節等知之、誣奏球郃等、俱收送洛陽獄、誅死、節遂領尙書令、光和四年死、

呂強、成皐人、爲中常侍、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固辭、因上疏曰、中常侍曹節等、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陛下不悟、妄授茅土、并及家人、重金兼紫、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益、所以冒死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耳、陛下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切言極對、毁刺貴臣、譏呵竪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致邕刑罪、室家遠徙、老

貢獻先輸中署若導引然

劾流離、羣臣皆以邕爲戒、不敢復盡忠言、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功烈獨昭、而爲司隷校尉陽球所誣、一身既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不能用、時帝作私藏、收天下珍寶、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廄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願陛下詳思臣言、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黄巾賊起、帝問強所

宜施行、強言宜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共搆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不悅、使中黄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至矣、丈夫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遂自殺、

張讓、潁川人、趙忠、安平人、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扶風人孟佗、貲産饒贍、與讓監奴朋結、傾竭饋問、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

尚但念自姓

路、遂共登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爲涼州刺史、讓等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黄巾盜作、州郡糜沸、郎中張鈞言、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鈞學黄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諝事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爲、帝乃止、明年、南宮災、

讓忠等說帝、令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不之官者、皆迫遣之、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藏寄小黄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侯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天子不宜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使掖庭令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又鑄四鍾、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又

渴烏曲筒以氣引水而上

鑄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爲民至此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謀泄讓忠等殺進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殺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唯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史緯卷五十三終

史緯卷五十四

後漢書十八

列傳

儒林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典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

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備具於列服方領矩步委它乎廟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而望雲物袒割備酳以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可謂盛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諸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而擢高第爲講郎

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也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爲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皆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旣誅其高人善士多

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三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難復棄其半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今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

劉昆字桓公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時教授弟子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旣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逃於江陵教授光武聞之卽除爲江陵令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降雨止風拜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子軼字君文傳父業永平中爲太子中庶子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少好學從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教授數百人爲人好酒不拘少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范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胸政猶不退哀泣陳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卽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

戴憑字次仲汝南人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故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敢就席帝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爲侍中數進見帝問以得失詔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訴遂致禁錮世以是爲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憑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免誠慚聖朝帝即勑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

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

孫期字仲彧濟陰人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尹敏字幼季堵陽人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紀令校圖讖敏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以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歎曰瘖聾之徒眞世之有道者也何爲察察而遇斯患乎遷諫議大夫卒

孔僖字仲和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曾祖子建遊

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勸子建仕荅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遂歸終於家僖與崔篆孫駰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事僖歎曰是所謂畫虎不成反爲狗也駰曰然昔武帝始爲天子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之爲善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儳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耶僖駰默然不對郁怒告駰僖誹謗先帝事下有司僖上書曰昔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有詔勿問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

魯至闕里以大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煇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以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彦季彦並十餘歲蒲阪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彦好章句學

季彦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延光元年河内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眚召季彦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舉孝廉不就終於家

包咸字子良曲阿人受業長安習魯詩論語王莽末歸鄉里爲赤眉所獲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建武初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入授皇太子論語爲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臨視卒年七十一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趙曄字長君山陰人少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耻於厮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曄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於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吳越春秋盛行而詩細知之者寡傳否閒有命也

鍾興字次文汝陽人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遷左中郎將詔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内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體讓如此可謂明經矣

張玄字君夏河陽人少習嚴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

列傳前見者不書官職延年獨云御史大夫者對下破羌將軍辛武賢言也

横作黌

時有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
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官舉
孝廉除爲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博士卒論曰光
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風尙世篤焉其服儒
衣稱先生遊庠序聚横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著名高
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以合一家之說
所謂澆澆之學各習其師也雖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
寡焉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故咸知君臣父子之綱共
識遵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替而權彊
息其奸謀妄從屈於正議者家誦先聖之說也人畏亂賊之

名也至如張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八州之域聲馳四海之表
俯仰顧盻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簡也）之命散
兵就逮而無悔心豈乎剛運之既極然後世德終其祚跡其
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儒學之效乎故褒勵學者之功篤矣
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人主其將有意乎

文苑

杜篤字季雅御史大夫延年曾孫也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
爲鄉人所禮居美陽數從美陽令請託不諧頗相恨令遂收
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卒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
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

論都無奇紋不錄

不宜改營洛邑上奏曰臣聞守國之勢同歸異術或棄去阻
阨務處平易或據山帶河并吞六國或富貴思歸不顧見襲
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即日車駕策由一卒或知而不從久
都墝埆臣不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楊雄作辭賦以諷主
上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篤後仕郡文
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闚京師篤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
賢以武略稱篤常嘆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爲吏辛氏
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内五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
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擊西羌請篤爲從事中郎戰
沒於射姑山所著雜文及明世論凡二十三篇

季雅淹博壯烈不遇命也非褒也

黃香字文彊江夏人九歲失母思慕哀毀鄉人稱其孝家貧
躬執苦勤盡心奉養博學經典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
江夏黃童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
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詔香侍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
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
尙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常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
帝聞善之遷尙書令和帝時增秩二千石甚見親重香祗勤
物務憂公如家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
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在位多所薦達延光元

年遷魏郡太守時被水年饑香分奉祿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禀貸荒民獲全子瓊字世英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永建中公卿多薦之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縣以禮慰遣瓊不得已而至李固素慕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渡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

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瓊至拜議郎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居職達練官曹廷議莫能抗奪遷尚書令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賫賞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不可朝廷從之冀以爲恨會地動乃策免瓊及梁冀誅太尉胡

加出字何如

廣等皆坐阿附免復拜瓊爲太尉封邟鄉侯瓊以疾固讓封邑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稱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七年疾篤上疏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強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處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搆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審

別並時顯封四方聞之莫不憤歎臣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薪萬分無恨三泉卒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諡曰忠侯孫琬字子琰少失父早慧瓊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深奇之即以其言應詔瓊爲司徒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允發書視畢戲琬曰江夏大邪而蠻多士少琬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遷五官中郎將陳蕃爲光祿勳深相敬待舊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

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爲之諺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遂爲權富郎所中傷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楊賜薦琬有撥亂之才徵拜議郎出爲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爲天下表董卓秉政徵爲司徒遷太尉卓議遷都長安琬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卓怒琬坐免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收琬下獄死年五十二

忍忍不忍也

崔琦字子瑋涿郡人少遊學京師以博通稱舉孝廉爲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以風冀見之謂琦曰君何激刺之過乎琦曰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形乎冀無以對除爲臨濟長琦不之職自免歸冀令客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亾矣琦脫走冀竟捕殺之子國武爲監

趙壹字元叔漢陽人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須眉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屢抵罪幾死友人救得免壹貽書謝曰昔原大夫贖桑下人絕氣傳稱其仁秦越人還虢太子結脈世著其神設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而糈脯出乎車軨鍼石運乎手爪今所賴者非直車軨之糈脯手爪之鍼石也乃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眞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顯言竊爲窮鳥賦一篇其辭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罼網加上機穽在下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羿子彀左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鳥也雖頑猶識厚恩內以書心外川告天天乎祚賢歸賢永年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

分坐不舉之嫌也

未開通名也

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異之令左右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又何怪哉逢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爲諸君分坐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強許通尚臥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皆驚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

竟不升之於側此卑遂陟分之矣

說規書謝謙下如此可見當時[illegible]倘所重

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
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嘆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
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
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釆及西還道經
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卽通壹遂去規聞壹名大驚
乃追書謝曰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爲日久矣側聞
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今旦外白有一尉兩計
吏不道屈尊門下更啓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
君明叡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責
儻可原察追修前好何福如之謹遣主傳奉書下筆氣結汗

懸遲懸心遲仰也

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
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寔望仁兄昭其懸
遲以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敷翫墳典下則抗論當世豈悟
君子自生怠倦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說而不
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今壹自譏而已豈
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
足愧也其嗟可去謝也可食壹誠頑薄寔識其趣但關節疾
動膝灸壞潰請俟它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貺永以自慰遂去
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家初袁逢使善
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十辟不就壹自不仕耳非相者之中也

馬融止是虛名原應如此謝之

高彪字義方無錫人常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遺
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
冀一見龍光以叙腹心之願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周公垂
接白屋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其宜也融省書慙追還
之彪逝而不顧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
奏賦頌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爲督軍御史使
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賦詩彪獨作
箴曰古之君子卽戎忘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天有太乙五[叶干]
將三門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茲三事
謀則咨詢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以威克

愛以義臧親忘富遺貴福祿乃存佩藏斯戒以厲終身邕等
甚美其文以爲莫尚也遷內黃令帝勅同僚臨送於上東門
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彪到官有德政上書薦縣人申屠
蟠等卒於官子岱亦知名

禰衡字正平平原人少有才辨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建
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刺字漫滅竟無所之
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
伯達乎衡曰吾焉[有要字]能從屠沽兒游[飲食少]邪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
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監廚請客唯善魯國孔融
及弘農楊修常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

衡素輕操文舉止乎知巳何爲爲之於操

妙

數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爲友上疏薦之曰竊見處士平原禰衡淑質貞亮英才卓礫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讐使衡立朝必有可觀又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輕操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傲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之服次至衡衡方爲漁陽參撾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蹀躧而前容態有異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乎衡曰諾於是解衣裸身而立徐取岑牟而著之畢復參撾而去顏色不

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爲衡所辱孔融退而數之曰正[illegible]雅固當爾邪因述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illegible]自謝操喜勑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疏巾手持三尺棁杖坐大營門以杖築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騎送之臨發衆人爲之祖道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當以不起折之及衡至衆人皆坐不起衡入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服其才名甚賓禮

稍似時文

之表嘗與諸文士共草章奏稱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大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兼美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表表耻之轉送江夏太守黃祖亦善待衡衡爲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爲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出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既還恨未得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射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酌酒而請曰願先生賦之以娛賓客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大會賓客而衡

言不遜祖慙而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加箠衡大罵祖恚甚遂令殺之射徒跣求救不及時年二十六其文多亾失

獨行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尙分流爲否異適矣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衆也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爲獨行篇焉

譙玄字君黃閬中人成帝永始二年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

者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爲微行立趙飛燕爲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子多橫夭折玄上書諫還太常丞平帝元始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玄爲繡衣使者持節與太僕任惲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玄廬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不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前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

軍資或不常充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許之玄遂隱藏田野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詣闕自陳光武美之詔本郡祠以中牢還玄家錢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爲北宮衛士令時犍爲費貽亦不肯仕述漆身爲厲陽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

李業字巨游梓潼人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以劫業業歎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試然乎哉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耻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象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嘉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誅皓家屬嘉聞而歎曰後之哉遂對使者伏劍而死時犍爲任永及梓潼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屢徵皆託青盲以避世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彭修字子陽毗陵人年十五與父俱出爲盜所劫修困迫拔佩刀而前曰父辱子死卿等何不顧死邪羣盜笑曰此義童也不宜逼之遂去後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量行太守事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量怒使收意據史莫敢諫修拜於庭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爲賢君主簿爲忠臣量遂原意而貰獄吏後賊張子林等作亂郡請修守吳令修與太守出討賊賊望見太守競射之飛矢雨集修障扞太守爲流矢所中死賊素聞修恩信即殺弩中修者餘悉降散太守得全皆曰我爲彭君故降不爲太守降也

又一死友

范式字巨卿山陽人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劭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其日式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劭寢疾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劭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而死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而誰邪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卒式忽夢見劭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長與子別矣式怳然覺悟悲歎泣

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到喪已發引旣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停柩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曰是必范巨卿也式旣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式因執紼引柩於是乃前後復往太學受業長沙陳平子同在太學與式未及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亾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式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拜哭以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長沙上計掾史上書表式行狀三府

並辟不應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爲新野縣街卒式行部到新野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嘆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貧者士之常豈爲鄙哉式敕縣代嵩嵩以先傭未竟不肯去後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李善字次孫淯陽人爲同縣李元蒼頭建武中疫疾元家相

繼死沒唯孤兒續纔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共計議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爲太子舍人善辟公府以能理劇遷日南太守道經淯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拜墓哭泣甚哀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泣曰君夫人善在此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卒續至河間相

王忳字少林新都人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

金彥名因以傳

而問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今被病命在須臾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忳未及問姓名而書生命絕忳因鬻一金以營殯葬其餘悉置棺下後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又有大風飄一繡被墮忳前言之於縣縣以歸忳忳後乘馬到雒縣馬截忳奔入它舍主人見馬大喜問忳所得馬之由忳具說馬及繡被事主人悵然良久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亾卿何陰德而致是乎忳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所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如是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時彥父爲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忳與俱迎彥喪餘金俱存忳由是顯名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斄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忳不聽夜深果聞有女子稱寃聲忳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女曰無衣不敢前忳投衣與之女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刼取財物殺妾家十餘口埋此樓下忳問亭長姓名女曰卽今門下游徼是也忳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白日不得自訴毎夜陳寃客輒不應不勝感恚故耳忳曰當爲汝理此寃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投地忽然不見明旦忳召游徼詰問具服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送其喪歸鄉里亭遂淸吉

陸續字智初會稽人續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與興之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勲及掾史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勲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京師獄事急無緣與續相聞但作食付門卒以饋之續雖見考辭色不變忽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使者嘉之於是言續行狀帝乃赦興等續長子稠廣陵太守有治名中子逢樂安太守少子褒力行好學連徵不就褒子康別有傳

戴封字平仲濟北人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鄮令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溫病卒封養視殯斂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更斂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追與之曰知諸君乏故幷相送賊大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詔求賢良方正直言有至行者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議郞遷西華令汝穎有蝗災

獨不入西華界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去蝗亦頓除一境
奇之還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
之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徵拜太常卒
范冉字史雲外黃人少受業於樊英又就馬融通經冉好違
時絕俗爲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爲人與漢中李
固河內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奐爲考城令境接
外黃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步齎
麥酒於道側設席以待之見奐車徒駱驛遂不自聞奐於路
識之卽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
前亭止宿以叙分隔冉曰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

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遂拂衣而去奐聯
逐弗及冉長逝不顧桓帝以冉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
議欲以爲侍御史因遁身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
遭黨人禁錮冉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
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有時絕粒閭里歌之
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中平二年卒年七十
四臨命敕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値乎淫侈之俗不能匡
世濟時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埋
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
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冉一名丹

綦奇董

陸虞至此急在州法之外上者豈得無罪而就獨能不死與錢伏也

戴就字景成上虞人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奏太守成公浮
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
掠五毒參至就慷慨辭色不變又燒鋘斧使就挾於肘腋就
語獄卒可熟燒斧肉焦毀墮地自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
乃更臥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
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復以大鍼刺指爪中使把土
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藉受
命考實君何故以骨月拒扞邪就據地言太守剖符大臣當
以奉國卿銜命宜申斷冤枉奈何誣忠良強相掠理令臣
謗其君子證其父就死之日當白之於天如蒙生全當手刃

相裂安深奇其壯節乃解械安慰之表其言辭事得解釋浮
免歸鄉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爲光祿主事病卒
就應作主事曰不能死之也
趙苞字威豪東武城人從兄忠爲中常侍苞深耻其門族有
宦官名勢絕不與通爲遼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到官
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道經柳城値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
苞母及妻子皆爲所刼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戰賊出
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
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母
遙謂苞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劒

以固陵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母妻皆爲所害苞自上歸葬靈帝遣策弔慰封鄃侯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苞母自可嘉但苞須委曲圖賊以全其母不宜即時進戰耳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者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之烈聞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此人懼吾聞之是有耻惡之心旣懷耻惡必能改善與之布以勸爲善也間年行路老父擔重有人代擔行數十里將至家置而去問其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恐後人得

之欲取而購募又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擘其袂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於路未有若子之仁請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烈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者也烈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時人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年七十八

史緯卷五十四終

史緯卷五十五

後漢書十九

列傳

方術

郭憲字子橫汝南人少事東海王仲子王莽爲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憲曰禮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今君賤道貴勢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之日晏乃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對莽奇之及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於東海之濱莽忿恚討逐不知所在光武即位徵憲拜博士遷光

祿勳從駕南郊憲忽面向東北含酒三潠詔問其故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議征之憲以爲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瞀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遂以病辭卒於家子橫忠直雖有潠酒之異豈可以方術目之

許楊字偉君汝南人王莽纂位楊變姓名爲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楊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

以此事敘入方術其實不宜

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楊曉水脉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饑困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誠願以死效力晨大悅因署楊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所在楊一無聽遂共譖楊受賂晨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卽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後病卒晨於都宮爲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既云靈感亦非方術

樊英字季齊魯陽人少受業三輔明五經兼善風角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潄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滅於是天下稱其藝術安帝徵爲博士建光元年復詔策書徵英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强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讐不肯立其朝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爲英設壇席勑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千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僉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以爲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

建徵兩年餘拜官僅數月英豈貪爵祿哉

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不答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荅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荅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於家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一也樊英楊厚楊厚史無傳初徵朝廷待若神明及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爲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是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

范氏此論明以英等爲名士矣而以方術立傳何也

用亦所以爲用矣夫煥乎文章時蜎或去本乎禮樂適末或跡及其陶鎔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其道邈遠出於常用之表不可以數跡求乎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至乃誚譔經術毀斥儒修以爲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耻也況有未濟者乎

董扶綿竹人發辭抗論益都少雙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與鄉人任安齊名諸葛亮問廣漢秦宓扶及安所長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任安爲長

郭玉廣漢人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徵之技陰陽隱側之術和帝時爲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厮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鍼卽差詔問其狀對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鍼石之間毫芒卽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不愈也帝稱善

逸民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穎陽之高武稱盡美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

至而已故蒙耻之賢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也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携持而去者不可勝數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錄

此所謂中和也

其絕塵不反者、[illegible]之此篇、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illegible]將軍鄧禹西征、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舉手西指曰、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郟鄏。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固辭去、

向長、字子平、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

薦之於莽、固辭而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子夏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知矣

逢萌、字子慶、北海人、之長安學、通春秋、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illegible]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也、今尚不知

光武與不可及所以能友子陵也

方面所在、安能[illegible]時乎、即駕歸、連徵不起、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君公儈牛自隱、時人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周黨、字伯況、廣武人、王莽竊位、託疾杜門、後賊暴、橫殘滅郡縣、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爲議郎、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詣闕、及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帝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伏而不謁、偃蹇驕悍、黨文不[illegible]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

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書奏、天子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鴈門殷謨君長、守節不仕、建武中徵、並不到、

王霸、字儒仲、廣武人、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其妻不知何氏女、亦美志行、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久臥不起、妻

問其故霸曰向見子伯之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見曹
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
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
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笑而起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嚴光字子陵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
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
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
反而後至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因
謂光曰聞先生至欲卽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
自屈語言光不荅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

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奏之帝笑曰
狂奴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
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
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
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
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差增於往因
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
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耕釣於富
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徵不至年
八十終於家

高獲字敬公汝南人尼首方面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素舊
師事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歙
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
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
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
之獲聞之卽去昱遣追請獲獲曰府君但爲主簿所欺不足
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昱自往問何
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
行縣輒軾其閭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人思之共爲
立[illegible]

井丹字大春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京師爲之
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矜高未嘗修刺候人建武末沛王
輔等五王好賓客更遣使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以外戚
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
得已而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
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輦
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令去
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梁鴻字伯鸞扶風人受業太學博覽無不通而不爲章句學
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誤失火延及它舍鴻尋訪燒者問所

去失悉以家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因爲執勤不懈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悉還其家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埶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年至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荅妻跪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妻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illegible]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

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世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鴻乃易姓運期名耀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愼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好老子尚抗不仕隱華陰山中及鴻東游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

高鳳字文通葉人也家以農畝爲業而鳳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之鳳乃覺遂爲名儒教授西唐山中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鬬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柰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

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得不仕

臺佟字孝威鄴人也隱於武安山鑿穴爲居采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朝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隱不見

韓康字伯休霸陵人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乃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備玄纁之禮以安車

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辭安車自乘柴車冐晨先
使者發至亭亭長以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
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律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
與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
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遁以壽終
矯慎字仲彥扶風人少學黄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
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
直見稱然皆推慎先之汝南吳蒼甚重慎遺以書曰仲彥足
下勤處隱約雖行止不同亦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黄老之
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方今明明

四海開闢巢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吾欲先生從其可
者慎不荅年七十餘竟不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
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或云神仙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汧山以
兔罝爲事所居俗化號馬牧先生
戴良字叔鸞汝南人少誕節母喜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母及
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
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
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良才既高而議論尚奇多駭
俗衆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不到州郡迫之乃遁入江夏山
中以壽終良五女疏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女能遵其訓

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眞字高卿郿人也父雄南郡太守眞好學而無常家博通
内外圖典爲關西大儒性恬靜寡欲不交人事太守請見之
眞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
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眞曰以明府見待有
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
太守懼然不敢復言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順帝虛心禮致
前後四徵眞終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難
得見逃名而名隨避名而名追可謂百世之師矣乃共刊石
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終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
姓莫不觀之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使人問之老父
不荅溫乃下車自與之言老父曰我野人也請問天下亂而
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
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
自縱逸遊無忌民無愧焉子又何故欲人觀之乎溫大慚問
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時黨錮事起守外黄令張
升去官歸至陳留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曰吾聞趙殺鳴犢
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

忠良將性命之不免矣、因相抱而泣、有老父趣而過之、太息
言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
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
龐公、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荊州刺史劉表數延
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
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
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
天下非所保也。表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受官祿、何以遺子
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
未爲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采藥
不反、

列女

鮑宣妻者、勃海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
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
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
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乃悉歸侍御服飾、
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
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爲魯
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
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姜詩妻者、廣漢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水去
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
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
日久、姑怪之、鄰母以告姑、姑感而慙、遂呼還、其子後因遠汲溺
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
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
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母膳、赤眉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
孝必觸鬼神、比落蒙其安全、賊遺以米肉、詩受而埋之、永平
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
皆拜郎中、詩應入孝行傳附見其妻乃當

扶風人云家言者大家以師傳特封[illegible]蕭同呂[illegible]不同

班昭字惠班、一名姬、彪之女也、爲扶風曹世叔妻、世叔早卒、
昭有節行、高才博學、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
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
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及鄧太后臨朝、以師傅之功、特封
昭子成爲關內侯、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
閣下、從昭受讀、永初中、太后兄弟大將軍鄧騭等以母憂上
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對曰、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
退、今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
再得。太后從之、於是騭等各還里第、昭作女誡曰、鄙人愚暗、
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訓典、年十有四、執箕帚

於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辱宗族間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勖勉之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齊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謙讓恭敬常若畏懼是謂下人晩寢早作不辭劇易是謂執勤正色端操淸靜自守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夫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

陽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二者其用一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但敎男而不敎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敬愼第三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彊爲貴女以弱爲美鄙諺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行己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服飾鮮潔沐浴以時是謂婦容專心紡績潔齊酒食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節然爲之不難唯在存心耳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

求者亦非佞媚苟親也在專心正色而已曲從第六夫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亦宜順命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臧否譽毀一由叔妹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雖謙與順足以和矣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壻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爲書以難之辭亦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讃

嘆者發不能全姑也

焉、
河南樂羊子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一年來歸、妻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七年不返、妻躬勤養姑、嘗有它舍雞入園中、姑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問其故、妻曰、自傷

居貧、使食有它肉、姑遂棄之、後盜欲犯之、乃先劫其姑、曰不從我則殺汝姑、妻仰天嘆、舉刀刎頸而死、（羨重於姑、）盜亦不殺其姑、太守捕殺賊盜、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陳文矩妻者、漢中李氏女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撫愛益隆、衣食資供、倍於所生、及前妻長子興疾困、穆姜親調藥膳、恩情篤至、興疾久而瘳、呼三弟謂之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性、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於是縣言之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四子後皆爲良士、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敕諸子薄葬焉、
曹娥、上虞人、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神、溺死、尸不得、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乃投瓜於江、祝曰、父尸所在、瓜當沉、旬有七日、隨流至一處、而瓜沉、娥遂投江而死、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爲立碑焉、尚弟子邯鄲淳弱冠有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淳至、因試使爲之、淳操筆立成、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而勒淳之文於碑、所謂黃絹幼婦外孫虀臼者也、
趙娥者、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弟三

人皆病故、壽大喜、會宗族相慶賀、云趙氏強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憂、娥聞壽言感憤、曰李壽莫喜、焉知娥不手刃汝邪、陰市名刀、比隣徐氏婦憂娥見害、每止之、娥曰、若以卿心況我、則李壽不可得而殺、論我之心、壽必爲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刃、扼腕切齒、家人鄉里咸笑之、娥常帷車以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光和二年二月、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迴馬欲走、娥奮刀斫之、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復就地斫之、中樹蘭折、所持刃、娥欲取壽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椓其喉。反覆盤旋。壽創痛遂倒。娥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縣

自首曰父讎已報請就刑戮祿福長壽陽尹嘉義之縱使去娥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典何敢貪生以枉官法後遇赦得免嫁酒泉龐子夏生子淯亦有氣節

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喪妻娶爲繼室善屬文能草書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甚美董卓娉以輧輜乘馬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于一婦人乎妻知不免起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扑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其像號曰禮宗云

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聰敏有才藝年十七適陰氏產一女而瑜卒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采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衛甚嚴女旣到郭氏乃僞爲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言談有禮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勑左右辦浴旣入室掩戶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成而自縊左右初不爲意比視之氣已絕矣

爽八龍之一何乃溺舐犢之愛欲逼其女以失行耶

盛道妻者犍爲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衆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君可速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未若媛姜便解桎梏子翔時五歲使道攜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度道已遠乃以實告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孝女叔先雄者犍爲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曹縣長遣泥和詣巴郡太守舡墮湍水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晝夜號泣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而自乘小舡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其夕弟賢夢雄告之曰卻後六日當與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爲雄立碑圖畫其像焉

史緯卷五十五終

史緯卷五十六

後漢書二十

列傳

西羌

西羌本出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緜地千里賜支禹貢析支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嫠嫂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

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他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羌無弋爰劍者不知何戎之別也秦厲公時被拘執以為奴隸後亡歸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與劓女遇於野遂成夫婦俱亡入三河間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為豪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河湟間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為事爰劍教之田畜虛落種人依之者日衆羌人謂奴為無弋

以爰劍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至曾孫忍時秦獻公兵臨渭首滅狄豲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衆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或為氂牛種越巂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並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強威服羌戎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卻衆狄築長城以界之衆羌不復南渡至漢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臨

可取

北羌入寇之始

洮氏道羌道縣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塞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漢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將兵十萬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至宣帝時先零諸羌寇金城遣趙充國將兵六萬人擊破平之元帝時研十三世孫燒當與彡姐等七種羌寇隴西遣右將軍馮奉世擊破降之從爰劍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是以

秦兵漢戍功何可沒

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
自彡姐羌降之後。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輔政。
欲耀威德。乃令譯諷旨諸羌。使獻西海之地。初開以為郡。築
五縣。邊海亭燧相望焉。滇良者。燒當之玄孫也。王莽敗。衆羌
還據西海為寇。更始赤眉之際。羌遂寇金城隴西。隗囂雖擁兵而
不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其衆與漢相拒。建武九年。隗囂死。
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
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
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
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

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其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動靜。
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
明威防。光武從之。以牛邯為護羌校尉。及邯卒而職省。十一
年。先零種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徙置天水隴西扶
風三郡。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零
卑湳。皆強富數侵害之。滇良素有恩信於種中。於是集會諸
雜種。掩擊先零卑湳。大破之。殺三千人。奪居大榆地。由是始
強。滇良死。子滇吾立。附落轉盛。諸羌每欲侵邊者。滇吾教以
方略。為渠帥。中元二年。滇吾與弟滇岸率步騎五千。寇隴西
塞。太守劉盱為羌所敗。殺五百餘人。於是守塞諸羌皆相率

為寇。遣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軍敗。鴻及隴西
長史田颯皆沒。永和元年。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
擊滇吾於西邯。大破之。滇吾遠引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
三輔。以謁者竇林領護羌校尉。林為諸羌所信。滇岸遂詣林
降。明年。滇吾降。於是復省校尉官。滇吾死。子東吾立。乃入居
塞內。謹愿自守。而諸弟迷吾等。數為寇盜。肅宗建初元年。安
夷縣吏略妻卑湳種羌婦。吏為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
出塞。種人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及吾良二種相結為寇。拜故
度遼將軍吳棠領護羌校尉。二年。迷吾與諸衆聚兵。欲叛出
塞。金城太守郝崇追之。戰於荔谷。崇兵大敗。死者二千餘人。

於是諸種及屬國盧水胡悉與相應。吳棠不能制。坐免。武威
太守傅育代為校尉。迷吾遂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
寇隴西漢陽。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討破
之。迷吾等悉降。元和三年。迷吾復與弟號吾諸雜種反叛。號
吾先入寇隴西界。郡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
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
太守張紆權宜放遣。羌即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
義城。傅育不欲失信伐之。乃募人鬭諸羌胡。羌胡不肯。遂叛
出塞。更依迷吾。章和元年。育請發隴西張掖酒泉各五千人。
諸郡太守將之。育自領漢陽金城五千人。合二萬兵。與諸郡

傅育壞事死不足惜

紆亦不必殺

赴問犛之令隴西兵據河南張掖酒泉兵遮其西未及會育
單獨進迷吾聞之徙廬落去育選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三
兜谷去虜數里須旦擊之不設備迷吾引兵三百人夜突育
營營中驚壞散走育下馬手戰殺十餘人而死死者八百八
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封育子毅為明進侯以隴西
太守張紆代為校尉屯臨羌迷吾既殺傅育狃忕邊利章和
元年復與諸種步騎七千人入金城塞張紆遣從事司馬防
將千餘騎及金城兵會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
紆納之遂設兵大會施毒酒中羌飲醉紆自擊伏兵起誅
殺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等五人頭以祭育冢復放兵擊在

獨

山谷間者斬首四百餘人得生口二千餘人迷吾子迷唐及
其種人向塞號哭與燒何當煎當闐等相結以子女及金銀
聘納諸種解仇交質將五千人寇隴西塞太守寇盱與戰於
白石迷吾不利引還復北招屬國諸胡會集附落種衆熾盛
張紆不能討坐徵永元元年以張掖太守鄧訓代為校尉稍
以賞賂離間之由是諸種少解號吾將其種人降鄧訓因遣
兵擊迷唐迷唐去大小榆谷徙居頗巖谷和帝永元四年訓
病卒蜀郡太守聶尚代為校尉尚見前人累征不克欲以文
德服之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既還遣
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至塞下為設祖道令田汜等護送至

迷唐貧窘不立放還此和帝大失策當時何無人言之

廬落迷唐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塞五
年尚坐免居延都尉貫友代為校尉友遣譯使構離諸種誘
以財貨由是解散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
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
橋欲渡河擊迷唐迷唐乃率部落遠依賜支河曲八年友病
卒明年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隴西殺數百人乘勝深入脅塞
內諸種羌共為寇盜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
遣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代將北軍五營及邊兵羌胡
三萬人討之尚屯狄道代屯枹罕尚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
四面並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尚等追至高山迷唐

窮迫率其精強大戰盱斬虜千餘人得牛馬羊萬餘頭迷唐
引兵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尚代坐免謁者王信
領尚營屯枹罕耿譚領代營屯白石譚設購賞諸種頗來內
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遣迷唐詣闕其餘種人
不滿二千饑窘不立入居金城和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
小榆谷迷唐以為漢作河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以
種人饑餓不肯遠出校尉吳祉等乃多（何不毀之乃養虎遺患）賜迷唐金帛令糴穀
市畜促使出塞種人猜驚遂皆背叛脅將湟中諸胡寇抄而
去吳祉坐徵迷唐復還賜支河曲怨累姐種附漢擊殺其酋
豪由是與諸種為讎黨援益疎其秋迷唐復將兵向塞校尉

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將諸郡兵屬國諸胡羌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與迷唐戰周鮪還營自守侯霸率兵陷陳斬首四百餘級羌衆折傷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遂弱其種衆不滿千人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周鮪坐徵侯霸代爲校尉時西海及大小榆谷無復羌寇隃麋相曹鳳言西戎爲害前世所患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爲非南得鍾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爲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強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餘勝

兵者不過數百逃亡棲竄遠依發羌臣以爲宜及此時復建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伺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永初中諸羌叛乃罷迷唐病死其子來降戶不滿數十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千騎征西域弘迫促發遣群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散叛諸

郡各發兵徼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同時奔潰先零別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爲寇掠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冬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副將兵五萬人屯漢陽明年春諸郡兵未及至鍾羌數千人擊敗騭軍於冀西殺千餘人其冬騭使任尚率諸郡兵與滇零數萬人戰於平襄尚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於是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寇掠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乃詔騭還

師留任尚屯漢陽爲諸軍節度三年春復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救三輔戰每不利乃詔任尚還屯長安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羌復攻殺漢中太守鄭勤於是徙金城郡居襄武五年任尚任仁俱坐無功免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南奔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羌衆轉盛而二千石令長並無戰守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旱蝗饑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復以任尚爲侍

鈞違節度無怒而不救之理

虞詡將才利不用之

御史擊朱羌於上鄢破之乃罷孟津屯其秋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王信等與羌通謀入上邽縣琦自稱將軍詔購募得琦首者封侯漢陽太守趙博遣刺客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侯侍御史唐喜領諸郡兵破斬王信等六百餘級杜季貢亡從滇零六年任尙免滇零死子零昌代立年尙幼少同種狼莫爲其計策以季貢爲將軍別居丁奚城七年騎都尉馬賢與侯霸掩擊零昌別部牢羌於安定首虜千人得驢騾駱駝馬牛羊二萬餘頭以畀得者元初元年侯霸卒漢陽太守龐參代爲校尉參以恩信招誘諸羌二年號多等率衆七千餘人詣參降參始還居令居通河西道而零昌種衆復寇益州

遣征西將軍司馬鈞督右扶風仲光等合八千餘人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北擊零昌參至勇士東爲季貢所敗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大克獲季貢率衆偽逃鈞令光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設伏要擊之鈞怒而不救光等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坐徵自殺參抵罪以馬賢代領校尉事遣任尙爲中郎將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屯三輔尙臨行懐令虞詡說尙曰夫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以萬騎之衆

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尙大喜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鈔擊季貢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羊數千頭明年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萬騎擊零昌於靈州斬首八百餘級任尙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又使假司馬募陷陳士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得牛馬羊二萬頭燒其廬落斬首七百餘級得僭號文書及所設諸將印綬四年尙遣當闐種羌榆鬼等刺殺杜季貢封榆鬼爲破羌侯益州刺史張喬招誘叛羌稍稍降散任尙復募効功種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爲羌王冬任尙將諸郡兵與馬賢進北地擊狼莫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得所掠男女

千餘人牛馬驢羊駱駝十餘萬頭狼莫逃走於是西河虔人種羌萬一千口詣鄧遵降五年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等刺殺狼莫賜雕何爲羌侯封遵武陽侯任尙坐受贓千萬以上檻車徵棄市零昌狼莫死後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賊儆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建光元年秋當煎種大豪忍良等以麻奴兄弟乃燒吾之孫本燒當世嫡而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共脅將諸種步騎三千人寇湟中賢將先零種赴擊之戰於牧苑兵敗死者四百餘人麻奴等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人緣山西寇武威賢

商既明白何故遣此二人

追到鸞鳥招引之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延光元年
賢追到湟中麻奴出塞渡河賢復追擊破之麻奴等孤弱饑
困將種衆三千餘戶詣漢陽太守耿种降三年隴西郡始還
狄道焉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
君上以安民爲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
之域厥田惟上沃野千里又有龜茲鹽池以爲民利水草豐
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阸據險因渠
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武帝及光武築朔
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
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

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
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
聖德考行所長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
縣繕城郭置候驛激河浚渠爲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
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儲穀粟令周數年復置隴
西南部都尉如舊制永和四年徵馬賢爲弘農太守以來機
爲幷州刺史劉秉爲京州刺史大將軍梁商謂機等曰戎狄
荒服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畧依
其俗今二君素性疾惡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
已甚亂也況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

不能從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且凍傅難種羌等遂叛與
西塞及湟中雜種諸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秉坐徵弃
馬賢爲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副之將左右羽林五校士
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且凍分遣種人寇武都燒隴關
掠苑馬六年馬賢將數千騎擊之到射姑山軍敗賢及二子
皆戰歿帝愍之封賢孫光爲舞陽亭侯於是東西羌遂大合
鞏唐種三千餘騎寇隴西又燒園陵掠關中殺傷長吏郃陽
令任頵追擊戰死武威太守趙冲進擊鞏唐羌斬首四百餘
級羌二千餘人降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爲節度罕種羌寇北
地冲擊之不利諸種八九千騎寇武威涼部震恐於是復徙

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建車騎將軍張喬將左右羽林五
校士屯三輔漢安元年以趙冲爲護羌校尉冲招懷叛羌罕
種率邑落五千餘戶詣冲降於是罷張喬軍屯三年趙冲與
漢陽太守張貢掩擊燒河種於參䜌北界斬首千五百級得
牛羊驢十八萬頭冬冲復擊諸種斬首四千餘級於是諸種
前後三萬餘戶詣涼州刺史降建康元年冲復追叛羌到建
威鸇陰河軍渡未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
追之遇羌伏兵與戰歿冲雖身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
衰耗永嘉元年封冲子愷義陽亭侯以漢陽太守張貢代爲
校尉貢與左馮翊梁並以恩信招誘之於是離湳狐奴等五

此見此一
致貢賦

萬餘戶詣並降隴右復平自永和羌叛至於是歲十餘年間
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
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士士卒死者白骨相望於野桓帝建
和二年白馬羌寇廣漢屬國殺長吏是時西羌及湟中胡復
畔爲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斬首招降二十萬人永
壽二年張貢卒以前南陽太守第五防代爲校尉甚有威惠
西垂無事延熹二年防卒以中郎將段熲代爲校尉時燒當
八種寇隴右熲擊大破之四年零吾復與先零及上郡沈氐
牢姐諸羌寇并涼及三輔會段熲坐事徵以濟南相胡閎代
爲校尉閎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

甫規擊破之五年滇那等五六千人復攻武威張掖酒泉隴
西太守孫羌擊破之胡閎疾復以段熲爲校尉永康二年東
羌岸尾等脅同種連寇三輔中郎將張奐追破斬之當煎羌
寇武威破羌將軍段熲復破滅之餘悉降散靈帝建寧三年
燒當羌奉使貢獻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種因黃巾大亂
乃與湟中羌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反寇隴右前將軍董卓右
將軍皇甫嵩共擊破之興平元年馮翊降羌反寇諸縣郭汜
樊稠擊破之斬首數千級自爰劒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
其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北不詳口數唯參狼
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爲附

蓋要知六
言不治

落戎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強勝兵十
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抄盜盛衰無常順
帝時勝兵合可二十萬人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氂牛
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紀知也論曰羌戎之患
自三代尚矣漢時方之匈奴頗爲衰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
大朝廷失綏御之和戎帥騫(騫同)然諾之信故永初之間羣種蜂
起遂解仇結盟招相嘯聚陸梁於三輔恣睢於北地東犯趙
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湟中斷隴右燒陵園剽城市傷敗
踵繼羽書日聞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
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遂徙

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諸將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
張奐之徒馳騁東西奔救首尾轉輸之費前後數十巨萬暴
露師徒連年無所勝段熲受事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態
情窮武盡銳以事之身當百死之陳經履千折之道始殄雜
種卒定邊寇蓋乃開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籍不可校計
其能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
不宜誅盡流血汙野傷和致災是何言之迂乎疽食浸淫莫
知所限若攻之不盡是養癰於心腹也惜哉寇敵略定矣而
漢祚亦衰焉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
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賦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

之意也

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還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埶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忽經世之遠略豈識微者之爲乎此辛有浩歎於伊川也

西域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哀平間自相分割爲五十五國王莽纂位■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與中國遂絕復役屬匈奴唯莎車王延不肯附屬元帝時延爲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參其典法常勅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年延死謚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思慕

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承制立康爲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九年康死謚宣成王弟賢代立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於是西域始通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爲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欸誠篤至■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騎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且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爲單于賢浸以驕橫重求賦稅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二十一年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

亦可條中國天子執失久升也

八國俱遣子入侍獻珍寶及朝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強欲并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懼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都護不■遂遺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畧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歸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

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會匈奴衰弱賢遂誅滅諸國賢死之後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戎盧且末爲鄯善所并渠勒皮山爲于窴所統郁立單桓孤湖烏貪訾離爲車師所滅後其國並復立永平中北虜脅諸國共寇■西郡縣城門晝閉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窴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置都護戊己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悉覆其衆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己校

上上請也

尉不復遣都護二年復罷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窴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因遣副都尉閻槃將二千餘騎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爲都護居龜兹復置戊己校尉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内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及孝和晏駕西域背畔安帝永初元年攻圍都護任尙段禧等朝廷以其險遠難相

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復收屬諸國共爲邊寇十餘歲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上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攻沒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璫上三策以爲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

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然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尙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命府庫單竭筭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

附日久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大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之北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愛郵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誡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帝納之乃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於

延光西域三絶三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疏勒于窴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已西遂絶六年帝以伊吾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和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為于窴所沒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雖有降首曾莫懲革自此浸以疎慢矣

南匈奴

南匈奴醢落尸逐鞮單于比者烏珠留若鞮單于之子也比季父單于輿時以比為右薁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建武初單

于立盧芳使入居五原六年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對使者辭語悖慢帝待之如初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無功匈奴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匈奴左部遂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修烽火匈奴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為功單于復恥言其計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復寇上谷中山殺略鈔掠甚衆北邊無復寧歲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以次當立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年單于輿死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立為單于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為單于比不得立既懷憤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人畜饑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二十三年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因白單于請誅比時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

之馳以告比比遂歛所主南邊八郡衆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至欲殺之骨都侯知其謀輕騎亡去以告單于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八部大人共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襲其號於是欵五原塞願永為蕃蔽扞禦北虜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許之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又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衆萬餘人馬七千匹牛羊萬頭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

延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骨都侯等皆泣下拜訖單于令譯詔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郴等反命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者上書獻駱駝文馬夏南部五骨都侯叛歸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綬安車駟馬寶劍弓箭黃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樂器鼓車棨戟甲兵飲食什器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使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綵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大官御食賜單于母及諸閼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繒綵合萬匹歲以爲常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內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爲樂冬前叛五骨都侯復將其衆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爲設官府從事掾吏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常及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羅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每至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爭欲歸義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

班彪一司徒掾屢建大議有用之文人也

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荅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宣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失其數則反爲輕侮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荅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荅之辭令必有適今立稾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

是

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
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
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
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欵塞歸命自以呼韓嫡
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以
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
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
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
今單于欲修和親欵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
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空耗貢

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一矢四發遣
遣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
劒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
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竽瑟之用不
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
以聞帝從彪議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荅
賜以綵繒不遣使者比立九年卒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中郎
將赴弔祭以酒米使者齎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遺冠幘絳單
衣佩刀緄帶又賜綵繒四千匹令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
後單于卒弔祭慰賜以此爲常莫立一年卒弟汗立汗立二

年卒單于比之子適立永平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寇雲
中南單于擊卻之適立四年卒單于莫之子蘇立數月卒單
于適之弟長立時北匈奴數寇邊朝廷以爲憂會遣使求和
親顯宗許之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北使報命而南部須卜
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怨欲畔密通北使令遣兵迎
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置大將
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
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
原曼柏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二
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

去復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畧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
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
遣左賢王信隨太僕祭彤出朔方高闕攻皐林溫禺犢王於
涿邪山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
陽太守廉范擊卻之建初元年皐林溫禺犢王復將衆還居
涿邪山南單于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
數百級降者三四千人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
等率三萬八千人馬二萬匹牛羊十萬餘萬欵五原塞降元
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
雲遣驛使慰納之北單于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驅牛馬萬

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南單于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
掠牛馬驅還入塞二年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
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
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長立二
十三年卒單于汗之子宣立其歲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
邪山卒與北虜溫禺犢王遇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孟雲上言
北虜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
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之
乃詔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
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南單于復令薁鞬日逐

王師子將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章和元年
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皮而還北
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
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宣立三年卒單于長之弟屯屠
何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饑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
庭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勝數孝
章皇帝聖恩遠慮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
首級破壞其國今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
庭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零鮮卑遯逃遠去依安侯河西
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爲單于其人

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
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令
漢家長無北念又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言北
虜諸部多欲內顧但恥自發遣故未有來者若出兵奔擊必
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一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
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
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効之地願發國中
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
訾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
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

以爲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
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
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
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勅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
河上唯陛下裁哀察省太后以示耿秉秉言今幸遭天授北
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
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以秉爲征西將軍率騎八千
與車騎將軍竇憲度遼將軍鄧鴻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
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二年春南單
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

光武所不立而憲立

之可乎

騎出雞鹿塞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留輜
重分爲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
右部從匈河水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
于單于大驚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于被創墮馬復上將輕
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
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剋獲納降衆黨最勝
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勝兵五萬三年北單于復爲右
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
爲單于將右溫禺鞬王骨都侯已下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
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書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朝廷從之四

年遣耿夔即授璽綬賜玉劍四具羽蓋一駟使中郎將任尙
持節衞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
誅五年於除鞬叛還北帝遣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尙共
追誘將還斬之破滅其衆屯屠何立六年卒宜弟安國立安
國初爲左賢王無稱譽左谷蠡王師子勇黠多知前單于宜
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數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
天子亦加殊異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由是疾師子欲
殺之其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時爲師子所驅掠多怨之安國
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師子以次轉爲左賢王覺單于與新降
者有謀乃別居五原界單于每龍會議事師子輒稱疾不往

度遼將軍皇甫稜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六年春皇甫
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
相平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而崇
與朱徽言南單于安國疏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
子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
定爲之儆備和帝下公卿議皆以爲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
大兵聚會必不敢動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
朱徽及西河太守觀其動靜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
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欲誅師子師子
先知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

遣吏曉譬之安國不聽而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
之急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爲等慮并誅乃格殺安國而
師子立爲單于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衞
護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
皆畔脅立屯屠何子薁鞬日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略吏人
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渡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
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
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兵烏桓校尉任尙將烏桓鮮卑合
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
餘騎圍之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乘水走滿夷谷南單于遣子

將萬騎、及杜崇鄧鴻等、追擊於大城塞、斬首三千餘級、得生
口及降者萬餘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餘級、
任尚率鮮卑大都護蘇拔廆烏桓大人勿柯等、要擊逢侯於
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
漢兵不能追、七年、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
烏桓羌胡兵、封蘇拔廆爲率衆王、鄧鴻坐逗遛下獄死、後帝
知朱徽杜崇失胡和、禁其上書、以致反叛、皆徵下獄死、以鴈
門太守龐奮行度遼將軍、逢侯於塞外分爲二部、自領右部、
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左部胡自
相疑畔、還入朔方塞、龐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小

萬餘口、分處北邊諸部、逢侯部衆饑窮、又爲鮮卑所擊、無所
歸、竄逃者駱驛不絕、師子立四年卒、單于長之子檀立、十六
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
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不荅其使、元興元年、重遣使
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時
鄧太后臨朝、亦不荅其使、但加賜而已、永初三年、漢人韓琮
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饑餓死盡、
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攻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遣行車
騎將軍何熙、副中郎將龐雄擊之、四年、檀遣千餘騎寇常山
中山、遣行度遼將軍梁慬、與遼東太守耿夔擊破之、單于見

諸軍並進、大恐怖、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
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雄慬等拜陳道死罪、於
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
奴中者、合萬餘人、四年、逢侯爲鮮卑所破、部衆分散、皆歸北
虜、五年、逢侯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塞降、度遼將軍鄧遵奏
徙於潁川郡、檀立二十七年卒、弟拔立、建元元年、鄧遵免、以
耿夔代爲度遼將軍、時鮮卑寇邊、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徽將
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令屯列衝要、徵發煩劇、新
降者皆怨恨、謀叛、大人阿族等遂反、脅呼尤徽、欲與俱去、呼
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衆欲殺之、或救之

得免、阿族等遂將妻子輜重亡去、中郎將馬翼遣兵與胡騎
追擊、破之、斬首及自投河死者殆盡、獲馬牛羊萬餘頭、朔方
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單于憂
恐、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增置
緣邊諸郡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拔立四年卒、弟休利立、永
和五年、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畔、率三千餘騎寇
西河、復招誘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
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緣邊兵、及
烏桓鮮卑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
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開以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

謀誅、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爲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自殺、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更狐疑、龜下獄死、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況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於續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遂行之、於是右賢王抑鞮等萬三千口、詣續降、秋、句龍吾斯等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遣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及兵器牛羊甚衆、車紐將諸豪帥骨都侯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馬續率鮮卑五千騎、到穀城擊

烏桓、斬首數百級、張耽性勇銳、善撫士卒、軍中皆用命、遂縛索相懸、上通天山、大破之、悉斬渠帥、獲其畜生財物、漢安二年、兜樓儲在京師、立爲單于、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駕駟、鼓車安車、駙馬騎、玉具刀劍、什物、給綵布二千匹、賜單于閼氏以下金錦錯雜具、軿車駟馬、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順帝幸胡桃宮臨觀之、冬、中郎將馬寔募剌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建康元年、進擊餘黨、斬首千二百級、烏桓七十餘萬口、皆詣寔降、車重牛羊不可勝數、兜樓儲立五年卒、居車兒立、（不記其派）永壽元年、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畔、寇鈔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破擊之、延熹元年、南單于諸部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爲北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請立左谷蠡王、桓帝詔曰、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居車兒立二十五年卒、子屠特若尸逐就立、六年卒、子呼徵立、光和二年、中郎將張修與單于不相能、修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爲單于、修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抵罪、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率鮮卑寇邊郡、靈帝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之、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單于發兵無已、右部醯落與休著各胡白

馬銅等十餘萬人反攻殺之羌渠立十年見殺子右賢王於扶羅立國人殺羌渠者共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須卜骨都侯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須卜骨都侯立一年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數爲鮮卑所鈔建安元年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從遷許然後歸國二十一年單于呼廚泉來朝曹操因留於鄴而遣去卑監其國焉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圍逮孝武亟興邊略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爲邊衛龍駕帝服鳴鐘傳鼓於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夸縱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很心復生乘間侵佚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猛夫悍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帝方厭兵間修文德未之許也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臣永爲外扞天子總攬羣策而納焉乃詔有司開北鄙擇

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加璽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讎釁既深互伺便隙雲屯烏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亦頗爲出師并兵窮討會竇憲耿夔之徒前後並進掩其窟穴躡北追奔三千餘里遂破龍祠焚罽幕銘功而還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埶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矜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規狠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並恩兩護以私己福棄蔑天功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不亦深可恨哉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爲疢毒胡可單言降及後世習爲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鳴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

烏丸鮮卑

書載蠻夷猾夏詩稱玁狁孔熾久矣其爲中國患也漢氏以來匈奴久爲邊害是以屢遣衛霍之將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廚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舊時然烏丸鮮卑稍更强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外

討故得抯漢南之地寇暴城邑殺略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
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
尚熙又逃於蹋頓蹋頓驍武邊人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
亡命以抗中國曹操潛師北伐一戰而定之夷狄懾服威振
朔方遂引烏丸之衆服從征討而邊民得用安息後鮮卑大
人軻比能復制御羣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
遼水皆爲鮮卑庭數犯塞寇邊幽并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圍
畢軌有陘北之敗青龍中魏明乃聽王雄遣劒客刺之然後
種落離散強者遠遁弱者請服由是邊鄙差安漢南少事雖
時頗鈔盜不能復相扇動矣烏丸鮮卑即古所謂東胡也今

志以備四夷之變云
烏桓本東胡也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
焉自爲冒頓所破常臣伏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
沒其妻子及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
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西五郡塞外爲漢偵察匈奴
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
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單于
冢墓以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擊破烏桓大將軍霍光遣度
遼將軍范明友將二萬騎出遼東邀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
乘烏桓新敗遂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其三王首而還由

是烏桓復寇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及王
莽篡位欲擊匈奴使東域將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
質其妻子於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求謁去莽
不肯遣遂皆亡畔還爲抄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匈
奴因誘其豪帥以爲吏餘皆羈縻屬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
連兵爲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
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
塞外白山者最爲強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
三千騎出五阮關掩擊之烏桓相率逃走追斬百級而還烏
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比入塞馬死者千餘匹二十

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漠南地
空帝乃以幣帛賂之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
率衆朝貢獻奴婢牛馬虎豹貂皮是時四夷朝賀駱驛而至
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烏桓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
渠帥爲王侯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
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司徒掾班
彪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盜若久放縱而無統領必復侵
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臣以爲宜復置烏桓校
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於是復置校尉於上谷
甯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

世皆保塞無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鴈門烏桓率衆王無何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高渠谷漢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慬等擊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朱廆為都尉順帝陽嘉四年烏桓寇雲中度遼將軍耿曄率二千餘人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斬首五百級烏桓遂圍曄於蘭池城於是發積射士二千人度遼營千人配上郡屯以討烏桓烏桓乃退後戎朱廆率王侯咄歸去延等從雜出塞擊鮮卑有功皆拜為率衆王賜束帛桓帝延熹九年

烏桓復與南匈奴鮮卑寇緣邊九郡張奐討之皆出塞去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難樓九千餘落遼西丘力居五千餘落皆自稱王遼東蘇僕延一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延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有計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為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劉虞為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郡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遣兵助擊瓚破之紹矯制皆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單于印綬後難樓蘇僕延奉樓班為單于蹋頓為王然蹋頓猶秉計策廣陽人閻柔少沒烏桓鮮卑中為其種人所歸信柔因鮮卑衆殺烏桓校尉邢舉而代之袁紹因寵慰之以安北邊及紹子尚敗奔蹋頓時幽冀吏人奔烏桓者十餘萬戶尚欲憑其兵力復圖故地會曹操平河北柔率鮮卑烏桓歸附操即以柔為校尉建安十二年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首虜二十餘萬人袁尚與樓班烏延等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並斬送之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帥其侯王大人種衆從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為天下名騎云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為號漢初亦為冒頓

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光武初匈奴強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略吏人無有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太守祭肜擊破之斬獲殆盡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驛使其後都護偏何等詣祭肜求自効因令擊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斬首二千餘級後偏何連歲出兵擊北虜還輒持首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滿頭等率衆人朝賀慕義內屬帝封於仇賁為王滿頭為侯時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賁等數寇上谷永平元年祭肜賂偏何擊志賁破斬之於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

二億七千萬爲常明章二世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據其地匈奴餘種尚十餘萬落皆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十三年遼東鮮卑寇右北平入漁陽太守擊破之延平元年鮮卑復寇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埶難量宜且結營令輕騎偵視之顯不聽遂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手殺數人而死顯及主簿衛福功曹徐咸俱殁鄧太后策書褒歎各除一子爲郎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以王印綬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甯城下通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鮮卑邑落

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畔與匈奴烏桓更相攻擊元初二年遼東鮮卑圍無慮縣州郡合兵固保清野鮮卑無所得四年遼西鮮卑連休等燒塞門寇百姓烏桓大人於秩居等與連休有怨共郡兵奔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口牛馬財物五年代郡鮮卑萬餘騎穿塞入寇分攻城邑燒官寺殺長吏而去乃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備之六年鮮卑入馬城塞殺長吏度遼將軍鄧遵發積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將馬續率南單于與遼西右北平兵馬會出塞追擊大破之獲生口及牛羊財物甚衆永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率衆詣鄧遵降詔封烏倫爲率衆王其

至鞬爲率衆侯建光元年其至鞬畔寇居庸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功曹楊穆以身捍嚴與俱殁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卒分爲兩道救之常夜得潛出與夔等并力並進攻賊圍解之鮮卑既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延光元年復寇鴈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百姓二年其至鞬自將萬餘騎入東領侯分爲數道攻南匈奴於曼柏薁鞬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三年復寇高柳擊破南匈奴殺漸將王順帝永建元年其至鞬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死明年中郎將張國遣從事將南單于兵步騎萬餘人出塞擊破之獲其資重二

千餘種時遼東鮮卑六千餘騎亦寇遼東玄菟烏桓校尉耿曅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衆王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大獲其生口牛馬什物鮮卑乃率種衆三萬人詣遼東乞降三年四年鮮卑頻寇漁陽朔方六年耿曅遣司馬將胡兵數千人出塞擊破之漁陽太守又遣烏桓兵擊之斬首八百級獲牛馬生口烏桓豪人扶漱官勇健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率衆君陽嘉元年耿曅遣烏桓親漢都尉戎朱廆及咄歸等出塞抄擊鮮卑大斬獲而還賜咄歸等爲率衆王侯長鮮卑寇遼東屬國暴務屯遼東無慮城拒之其至鞬死鮮卑抄盜差稀桓帝時鮮卑檀石槐其父投鹿侯從匈奴軍三年其

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欲殺之妻言嘗聞雷震仰天視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收養焉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永壽二年遂寇雲中延熹元年鮮卑寇北邊冬使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南單于出塞擊之斬首二百級二年

復入鴈門殺數百人大抄掠而去六年寇遼東屬國九年遂分入緣邊九郡殺掠吏人復遣張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朝廷積患之而不能制乃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受寇掠滋甚乃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靈帝立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寇抄熹平三年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追擊破之遷育為護烏桓校尉六年秋夏育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部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朝

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被原欲立功自效乃請中常侍王甫求為將甫因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曰書戒猾夏詩稱薄伐周有獫狁蠻荊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好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務戰勝窮武事

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眾強於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轉運無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

廉 北地縣名

今築長城涉起塞垣所以別内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内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蠬校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敢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爲庶人冬鮮卑寇遼西元和元年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種衆

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集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光和中檀石槐死子和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亦數爲寇抄性貪淫斷法不平衆畔者半後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射中和連死其子騫曼年少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衆稍衰弱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萬爲大人論曰四夷之暴其勢互彊匈奴熾於西漢西羌熾於東都而靈獻之間二虜迭盛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蹋頓凶桀公據遼西之土其陵跨國中結患生人者靡

世而寧焉然制御上略歷世無聞周漢之策僅得中下將天之運數以至於是乎

史緯卷五十六終

卷六十三三國志魏書四列傳

卷六十四三國志魏書五列傳

卷六十五三國志魏書六列傳

卷六十六三國志魏書七列傳

孫禮
卷六十七三國志魏書八列傳
辛毗 楊阜 趙昂
高堂隆 滿寵
田豫 牽招
郭淮 郝昭
徐邈 胡質
王昶 王基
卷六十八三國志魏書九列傳
王凌 單固 毌丘儉

諸葛誕 鄧艾 州泰 一
鍾會 方伎華佗 郤儉等
馬鈞 朱建平
周宣 管輅
鮮卑
卷六十九三國志吳書一本紀
孫堅 孫策
吳主孫權 孫亮
孫休 孫皓
卷七十三國志吳書二列傳

太史慈 士燮
宗室孫靜 皎 孫賁
孫松 孫秀
孫韶 孫昭 承 奮
顧雍 邵 譚 徽 悌 諸葛瑾 融
步騭 張紘
嚴畯 程秉
闞澤 薛綜 瑩 珝
周瑜 魯肅
呂蒙

卷七十一三國志吳書三列傳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 表
甘寧 凌統
徐盛 丁奉
呂範 據 虞翻 汜 聳 忠
陸績 一張溫
駱統 吾粲
朱據 孟仁
陸遜 抗 瑁 陸凱 胤 孫登

孫和　孫霸

孫奮

卷七十二　三國志吳書四列傳

賀齊　全琮

呂岱　鍾離牧

潘濬　李衡

陸凱　是儀

吳範　劉惇

趙達　諸葛恪

孫峻　綝　留贊

濮陽興　邵疇

賀邵　韋昭

華覈　張悌

裴松之注三國志實補撰也余删其重複者與志相連屬僅亦堪點足矣

史緯卷五十七

三國志蜀書一

晉　巴西　陳壽　撰
宋　聞喜　裴松之　補注
清　晉江　陳允錫　删修

帝紀

昭烈皇帝、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昭烈少孤貧、販履織席為業、與公孫瓚同師故九江太守盧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好結交豪俠、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昭烈從校尉鄒靖討賊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昭烈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棄官去、往依公孫瓚、瓚以為平原相、郡民劉平恥為之下、使客刺之、昭烈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曹操攻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昭烈救之、謙表昭烈為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玄德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昭烈、昭烈遂領徐州、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沴。禍臻鄙州。州將殂殞。生民無主。恐懼姦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以為宗主。永使百姓有所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執事。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

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建安元年、曹操表昭烈爲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袁術來攻、昭烈與術相持於盱眙、淮張飛守下邳、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豹使人迎呂布、布虜昭烈妻子、昭烈轉軍海西、楊奉韓暹來攻、昭烈擊斬之、使人求和於呂布、布令昭烈還、并勢擊袁術、歸其妻子昭烈遣關羽守下邳、自屯小沛、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攻昭烈、昭烈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至沛收散卒、擊呂布、布遣高順攻之、爲順所敗復虜昭烈妻子、曹操自東討、圍布於下邳、生禽布、昭烈復得妻子、從曹操還許、表昭烈爲左將軍、曹操從容謂昭烈曰、今

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昭烈方食、値雷震失匕箸、昭烈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操遣昭烈擊袁術、會術病死、昭烈遂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曹操爲昭烈、衆數萬人、遣孫乾與袁紹連和、曹操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曹操自攻昭烈、昭烈謂操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操自來、昭烈大驚、見操麾旌、便棄衆而走、操盡收其衆、虜昭烈妻子、并禽關羽以歸、昭烈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昭烈故茂才也、將步騎迎昭烈、昭烈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昭烈相見、曹操與袁紹拒於官渡、汝南

羽將備妻子歸應紹

劉辟叛曹操應紹、紹遣昭烈將兵與辟略許下、關羽亡歸昭烈、昭烈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紹遣昭烈將兵、復至汝南、與龔都合衆、殺操將蔡陽、曹操既破紹、自南擊昭烈、昭烈遣使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昭烈者日多、表心疑之、昭烈往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故、昭烈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操使夏侯惇攻昭烈於博望、昭烈設伏兵、燒屯偽遁、惇追之、爲伏兵所破、十二年、曹操北征烏丸、昭烈說表襲許、表不能用、曹操自

柳城還、表謂昭烈曰、不用君言、故失機會、昭烈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爲恨也。表病篤、託國於昭烈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昭烈曰、諸子自賢、君其憂病、曹操南征表、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請降、昭烈屯樊、不知曹操卒至、琮令宋忠詣備宣旨、是時曹操在宛、昭烈大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諸葛亮勸昭烈攻琮、取荊州、昭烈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昭烈、比到

琮以荊州降操次取之可也

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不過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舡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昭烈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操兵至何以拒之昭烈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曹操以江陵有軍實恐昭烈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昭烈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阪昭烈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操大獲其人衆輜重昭烈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昭烈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昭烈并力大破曹操於赤壁焚其舟舡

昭烈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北軍疾疫多死曹操引歸昭烈表琦爲荊州刺史南征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皆降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降琦病死羣下推昭烈爲荊州牧治公安權以妹妻昭烈昭烈至吳見權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爲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孫權欲與昭烈共取蜀遣使報昭烈曰米賊張魯王巴漢爲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或以爲宜許主簿殷觀曰若爲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吳所乘大事去矣今但可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

與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可以收吳蜀之利昭烈欲自圖蜀答權曰益州富實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僞未必盡忠於曹操今暴師蜀漢轉運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使周瑜率水軍住夏口昭烈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而自住孱陵

權知昭烈意乃召瑜還十六年曹操遣鍾繇向漢中討張魯益州牧劉璋內懷憂懼別駕張松說璋曰曹操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地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操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操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昭烈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昭烈留諸葛亮關羽據荊州得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昭烈及謀臣龐統便可於會所襲璋昭烈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昭烈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昭烈亦推璋持節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昭烈兵使擊張魯

隱武昭先士[illegible]豈璋之心

又令督白水軍昭烈并軍五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昭烈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曹操征孫權權請救於昭烈昭烈遣使告璋曰曹操征吳孫氏危急孤與孫氏相爲唇齒不可不救張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糧欲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張松書與昭烈及法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見璋發其謀璋收斬松嫌隙始構矣松放蕩不治節操然果達有才幹劉璋遣詣曹操不甚禮主簿楊修深器之以操所撰兵書示松松宴飲之間一看便闇誦修益奇之璋勅關戍諸將勿復關通昭烈昭烈大怒召

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昭烈引兵到涪據其城璋遣劉璝張任拒戰皆破敗退保緜竹璋復遣李嚴督緜竹諸軍嚴率衆降昭烈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昭烈進軍圍雒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十九年夏雒城破張任勒兵於雁橋戰敗禽任昭烈聞任忠勇欲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復事二主矣乃殺之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昭烈領益州牧以諸葛亮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爲賓客以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羕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

[illegible]此段[illegible]非漢者明

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二十年孫權以昭烈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昭烈言須得凉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昭烈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時曹操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昭烈乃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張魯降曹操曹操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昭烈大於陽平關與淵郃相拒二十四年春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作營淵將兵來爭昭烈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曹操自長安舉衆南攻昭烈策之曰曹操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操至昭烈斂衆拒

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曹操果引軍還昭烈遂有漢中羣下上昭烈爲漢中王還治成都拔魏延爲都督鎭漢中時關羽攻曹仁於樊孫權襲殺羽取荊州二十五年曹操死子丕稱帝國號魏改年曰黃初或傳漢帝見害昭烈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太傅許靖安漢將軍麋竺軍師將軍諸葛亮等八百餘人上言曹丕簒弒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大王宜卽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四月丙午卽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昔武都有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主娶以爲

太史公華憲

弔使豈可殺不過矣

要不習水土疾病欲歸蜀主留之無幾物故蜀主發卒之武都擔土於郡中葬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昭烈聞曹操死遣掾韓冉奉書弔并致賻賵之禮曹丕惡其因喪求好令荊州刺史斬冉絕使命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帝以下五月立皇后吳氏子禪爲皇太子永爲魯王理爲梁王車騎將軍張飛爲其左右所害帝忿孫權襲關羽秋七月帥諸軍伐吳孫權請和帝不許吳將李異屯巫將軍吳班馮習攻破之二年春正月帝軍次秭歸將軍吳班水軍屯夾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帝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猇亭駐營自佷山通武陵

遣侍中馬良安慰武谿蠻夷咸相率響應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夏六月吳將陸議大破王師於猇亭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帝還秭歸收散兵遂棄舡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冬十月孫權遣使請和帝許之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帝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爲副夏四月癸巳帝崩於永安宮在位三年壽六十三遺詔勑太子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與德可以服人吾亡之後汝兄弟

要不記即位日

父事丞相也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葬惠陵蜀人李意其得仙道云漢文帝時人帝欲伐吳遣人迎意其意其到帝問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紙筆畫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一一以手裂壞之又畫一大人掘地埋之便徑去帝大不喜及自出軍征吳大敗還發病死衆人乃知其意

後主禪昭烈太子也章武三年夏四月昭烈皇帝崩於永安宮五月後主襲位於成都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是歲魏黃初四年也建興元年夏牂牁大守朱褒反益州郡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越嶲夷王高定叛立皇后張氏遣尚書郎鄧芝通好於吳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

平之亮還成都四年曹丕死子叡嗣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退魏將王雙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克之冬築漢樂二城孫權稱帝國號吳八年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大雨道絕真等皆還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於陽谿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魏司馬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與亮交戰被箭死都護李平廢徙梓潼郡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秋八月亮卒於渭濱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舉兵

詡攻延敗走斬之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左將軍吳壹爲
車騎將軍督漢中以丞相長史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十
三年中軍司楊儀廢徙漢嘉郡延熙元年春正月立子璿爲
太子七年閏月魏大將軍曹爽向漢中大將軍費禕督諸軍
往救魏軍退八年秋八月皇太后崩九年冬十一月大司馬
將琬卒後主乃親國事十二年春魏誅大將軍曹爽等右將
軍夏侯霸來降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十三年
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十五年吳王孫權殂十六年春正
月大將軍費禕爲魏降人郭循所殺夏四月姜維率衆圍南
安不克而還十七年夏六月維率衆出隴西冬拔狄道河關

臨洮三縣民居於綿竹繁縣十八年春維率諸軍出狄道與
魏雍州刺史王經戰於洮西大破之十九年春進姜維大將
軍督戎馬與征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秋八月
維爲魏將鄧艾破於上邽維退軍還成都二十年魏大將軍
諸葛誕據壽春以叛姜維復率衆出駱谷至芒水景耀元年
宦人黃皓專政吳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立琅邪王休二年
夏六月立子諶爲北地王五年姜維率衆出侯和爲鄧艾所
破還住沓中六年夏魏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雍
州刺史諸葛緒數道並攻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
大將軍董厥等拒之改元炎興冬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於

帶甲僅十萬人欲以天下[illegible]此究所云不代[illegible]亦言也

禪若有志用此亦[illegible]復機亦可

綿竹用光祿大夫譙周策奉書降於艾北地王諶怒曰若理
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
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
妻子而後自殺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領戶二十八萬男
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米四十餘萬
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綵絹各二十萬疋餘物稱此艾至城
北後主與櫬自縛詣軍壘門艾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承制拜
後主爲車騎將軍諸圍守悉被後主勅然後降下艾使後主
止其故宮身往造焉資嚴未發明年春正月艾見收鍾會自
涪至成都作亂會既死蜀中軍衆鈔略死喪狼籍數日乃安

使閉目者如禪無淚也

後主舉家東遷既至洛陽封爲安樂縣公食邑萬戶封侯者
五十餘人司馬昭與禪宴作故蜀樂旁人皆爲之感愴而禪
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
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耶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
昭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郤正聞之謂禪曰
後若問宜泣對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
因閉其目會昭復問對如前昭曰何乃似郤正語耶禪驚視
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後主在位四十一年蜀漢先後二主
共四十四年

史緯卷五十七終

史纂卷五十八

三國志蜀書二

列傳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從父玄與荊州牧劉表有舊漢室擾亂亮隨玄往依之玄卒亮遂寓南陽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自比管仲樂毅與潁川徐庶石廣元汝南孟公威游三人讀書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大畧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笑而不答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之曰諸葛孔明臥龍

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訪世務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先主往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

荊州可戰益州可守跨有荊益霸業可成自權取荊已失一臂故僅能自保而已

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先主好結毦適有以髦牛尾進者因手自結之亮曰將軍當有遠志但結毦而已邪先主投毦而起曰我聊以忘憂耳亮曰將軍度劉

鎮南孰與曹操先主曰不如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如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先主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不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劉鎮南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劉表卒少子琮代立曹操來征琮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操追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曹操先主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

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以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事之亮曰田橫齊之壯士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帝室之冑英才蓋世衆士慕仰安能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

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幷力拒操曹操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建安十六年亮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先主外出亮常鎮守足兵食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進曰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耳先主於是即帝位以亮爲丞相亮刑法嚴峻法正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願緩刑弛禁以慰民望亮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來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初操遣刺客見先主閒論伐魏形勢計甚相合旣而亮入魏客失措急起如厠先主謂亮

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亮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姦形外漏必刺客也急追之已越牆去矣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領益州牧亮遣使聘吳結和親遂爲與國時南中渠率雍闓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闓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其桀慢如此三年諸郡遂反亮欲自征之

長史王連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己意欲親往而連言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亮遂出師所在戰捷有孟獲者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復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若祇如此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而無食一不易也加以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不留兵不運糧使綱紀粗定夷漢

粗安故耳于是悉收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南中既定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是歲魏文帝殂明帝立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

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

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復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

零不知所言遂行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唯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來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亮欲前赴延軍而相去遠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敕軍中臥旗息鼓大開四城門亮素持重懿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後知之深以為恨六年春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督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始魏以先主既殂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

宜大為郃所破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或勸亮更發兵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則此病不在兵少也今欲減兵損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破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有言公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毎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

關中虛弱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

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

必有以蜀中府小不宜出征者六未解總明不得已行師之故

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此難可逆料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視也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復攻武都陰平節復亮丞相是歲孫權稱尊

號議者以爲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瑕釁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便當移兵東討彼人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先帝優與吳盟亦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此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下當略民廣境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竊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往賀權九年

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魏使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張郃郭淮等以禦亮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救祁山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郭淮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兵依險軍不能交亮引還懿追亮至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求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今祁山知大軍在近人情自固亮懸軍食少亦行去矣可止屯於此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懿不從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諸將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逆戰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懿還保營亮屯

祁山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三十餘萬參佐以賊軍強盛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行師以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因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臨敵莫不拔刃爭死以一當十遂大勉之殺張郃亮以糧盡退軍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口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趍日交戰懿戒服從事使人視亮獨乘素輿葛巾羽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亮數挑戰懿亦表請戰魏使衛尉辛毗持節以

兆後亦非人所知也

豫知亮不久云何

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亮使至懿問其寢食起居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所啖食不至數升懿曰諸葛孔明其能久乎相持百餘日八月亮於武功病篤後主遣李福省侍因諮國家大計福往問疾旣別去數日却馳還見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一夕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於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年五十四楊儀等整軍

而退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乃退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口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懿懿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初亮表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謚曰忠武侯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推演兵法作八陣圖所至營壘井竈溷藩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其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蓋

德人誡子多言卜式侯獨言理字字格言當佩章書紳

瞻死于忠可謂得所

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也亮初亡所在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景耀六年詔爲亮立廟於沔陽黃承彥沔南名士謂亮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亮許諾卽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亮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初亮未有子求兄瑾次子喬爲嗣喬早卒子攀官翊武將軍諸葛恪見誅於吳子

孫皆盡而亮有子瞻故攀還復爲瑾後瞻字思遠亮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尚公主拜騎都尉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强識念蜀人追思亮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事雖非瞻所建皆相傳曰諸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入瞻督諸軍至涪亭前鋒破退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怒斬艾使戰敗死於陣時年三十七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馳赴魏軍而死次子京及攀子顯等移河東晉泰始二年太子中庶子文立上言故蜀諸葛亮蔣琬

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各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子瞻臨難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孫京隨才署吏以為郿令尚書僕射山濤啓事曰郿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盡心所事京治郿自復有稱臣以為宜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禮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陳壽曰自先主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科教詳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

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眾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也孟子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愚以為咎繇周公皆古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眾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云又曰亮之為相也撫百姓示儀軌開誠心布公道盡忠者雖讐必賞犯法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釋游辭巧飾者戮庶事精練循名責實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將畧非其所長歟吳大鴻臚張儼論亮與司馬懿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為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亦一國之賢佐也歷觀二相優劣可得而詳焉孔明起巴

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九分之一也而以交吳抗魏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以天下十倍之地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心務自保全使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則中國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孔明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未能進尺寸之地而使國內受其勞役司馬仲達量敵而進若孔明有以策之未見顯然之勳無以眾之

則非明哲之謂也答曰今蜀魏爲敵戰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時強弱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故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吳襲取南郡羽乃解軍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長驅強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奚憚於彼而不出哉夫兵以謀勝土地廣狹人馬多少非所論也余觀孔明治國之體既已肅整及其陳進取之圖忠義形於言表雖管樂何以加之乎

關羽

關羽字雲長解人也先主爲平原相以羽與張飛爲別部司馬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操東征先主奔袁紹羽爲操所執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及羽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遂解白馬之圍操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盡封操所賜拜書告辭而去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操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渡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操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趨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初先主在許與曹操共獵獵中衆散羽勸先主殺操先主不從及在夏口飄颻江渚羽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先主曰是時亦爲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爲福邪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曹操操引軍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拜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先主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

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骨當破臂刮骨去毒然後乃除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飲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羽攻曹仁於樊操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泛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悳梁郟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

懿蔣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芳士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士仁懷懼於是權陰誘芳士仁芳士仁使人迎權曹操遣徐晃救曹仁晃與羽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宣令得關羽頭賞金千斤羽驚謂曰大兄是何言也晃曰此國之事耳羽不能克乃引軍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斬羽及子平於臨沮諡曰壯繆侯子興嗣

張飛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奔江南曹操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操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不敢近遂得免先主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先主攻劉璋飛與諸葛亮泝流而上分定郡縣初璋巴郡太守嚴顏聞璋召先主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飛至江州顏率兵拒戰飛破之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敢拒戰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於成都益州既平以飛領巴西太守曹操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進軍宕渠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山道迮狹前後不得相救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去巴土遂安先主爲漢中王拜飛爲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封西鄉侯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順流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諡曰桓侯子苞苞子遵爲尚書與鄧艾戰死

趙雲

趙雲字子龍真定人將義從詣公孫瓚時袁紹稱冀州牧瓚憂州人從紹善雲來附嘲雲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迴心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訩訩未知孰是民有倒縣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公私將軍也時先主亦依瓚每接納雲雲深自結託以兄喪辭瓚歸先主捉手而別雲謝曰終不背德也先主就袁紹雲見於鄴及先主爲曹操所

帝從間然何等心事

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後主保護甘夫人皆得
免難先主之敗有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擿之曰子龍
不棄我也須之雲至從平江南以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
趙範範寡嫂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曰相與同姓卿兄
猶我兄固辭或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
不少遂不取範果逃走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
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
迎妹夫人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
成都既定以雲爲翊軍將軍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
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

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
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今安居復
業然後役調庶得其歡心先主從之曹操爭漢中運米北山
下黃忠引兵取之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出營覘之值操揚
兵大出雲卒與相遇遂前突其陣魏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
趨營將張著被創雲馳馬復還迎著魏軍追至營下張翼欲
閉門拒守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軍疑有伏兵引去
雲令擂鼓以勁弩射魏軍魏軍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
多明旦先主至雲營視其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孫權
襲荊州先主大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今先

此策甚高備不從以取敗天不祚漢也

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
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
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
征留雲督江州先主失利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軍已退
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封永昌亭侯諸葛亮出軍揚聲由斜
谷道曹眞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及
亮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而箕谷一軍初不相失亮問故
芝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
軍資餘絹亮使分賜衆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請悉入
府庫須十月爲冬衣亮大善之七年卒諡曰順平侯子統嗣

次子廣隨姜維沓中戰死

龐統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
德操爲水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
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沔祀先人墓
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
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羅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
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少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
龐公故世遂謂龐公德公子山民娶諸葛孔明姊統德公從
子也少未有識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採

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德操甚異之嘆曰君當爲南州士之冠冕德公誠知人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之統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卽聲名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先主領荊州統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先主見與談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爲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

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統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爲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統說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氏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兵馬完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逆取順守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

人利耳備遂行亮留鎭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於涪統進策曰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可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其國恩信未著不可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久矣先主

然其中計卽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坐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追賜統爵關內侯謚曰靖子宏嗣統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鎭北將軍黃權征吳值軍敗隨權入魏魏封列侯林婦同郡習禎妹曹操之破荊州與林分隔守養弱女十有餘年後林隨黃權降魏始復集聚丕

聞而賢之賜牀帳衣服以顯其節義

法正

法正字孝直郿人也建安初天下饑荒正入蜀依劉璋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松於荆州見曹操還勸璋絕曹操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舉正正既還爲松稱說先主有雄畧會璋聞曹操欲征張魯松遂說璋遣正迎先主使之討魯正既銜命而往陰獻策於先主先主泝江而西與璋會涪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說璋曰備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莫若盡驅巴西梓潼之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彼至請戰勿許不過百

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璋終不能用可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不用度計十九年進圍成都璋降初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既稽服先主薄靖不用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不禮之天下之人以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乃厚待靖以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正太縱横宜啓主公抑之亮曰主公之

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凜凜故亮云然二十二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既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摧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凉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天

以時與我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操西征聞之曰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爲人所教也先主立爲漢中王以正爲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年四十五先主爲之流涕者累日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耻羣臣屢諫不聽及大軍敗還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先主與曹軍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

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況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此亮所謂能制主上令不傾危也）

許靖

許靖字文休汝南人除尚書郎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毖爲吏部尚書與靖共典選舉卓誅毖靖走依豫州刺史孔伷伷卒會稽太守王朗與靖有舊故往保焉孫策東渡江靖走交州交阯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鉅鹿張翔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而不許靖與曹操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駑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闊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津塗四塞雖懸心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爲虜庭彼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饑殍薦臻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動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復裝北上會蒼梧諸縣夷越蜂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幷從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侍前到此郡計爲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懼卒顛仆永爲亡虜憂瘁慘慘

忘寢與食欲自護濟通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任交阯太守士威彥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張子雲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若荊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有爵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荊州出不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倘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沒不達則永銜罪責入於蒿土矣昔營丘翼周杖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爲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憂深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爲賞罰意之所存便爲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縣於執事自華及夷顒顒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興廢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審擇羣司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勳於金石願君勉之爲國自愛翔恨靖不自納盡援所寄

若此書遠於標目當人觀矣

書疏投之於水後劉璋使使招靖靖至蜀璋以靖爲蜀郡太守建安十七年立皇子熙爲濟陰王懿爲山陽王敦爲東海王靖聞之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孟德之謂乎先主卽尊號以靖爲司徒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章武二年卒

簡雍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先主至荊州雍與麋竺孫乾同爲從事中郎常爲談客往來使命先主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載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爲昭德將軍優游風議性簡傲跌宕適諸葛亮已下獨擅

一榻項枕臥語無所屈時天旱禁酒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其具先主大笑原有釀具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

伊籍

伊籍山陽人爲從事中郎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權甚異之遷昭文將軍

秦宓

秦宓字子勅緜竹人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嘗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論稱後生故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年而遺耆齒非中正之論也夫救危撫亂修己安人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何憂定亂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爲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衒玉以耀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荅書曰昔堯讓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尚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爲良輔當及時建蕭張之策僕得曝

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翺翔于林澤於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聞鶴鳴之遠嘆安身爲樂無憂爲福處虛白之室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宓荅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也接輿行且歌漁父詠滄浪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九苞豈以文采粉飾哉天性自然也以僕之愚恥革子成之誚也先主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

簿手頰也

臥在茅舍綦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廚膳即宓第宴談宓臥如故綦問朴曰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曰自先漢以來有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為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為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天下所共聞也綦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為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沃野千里淮濟四瀆江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昔堯遭洪水禹疏江決河東注於海為民除害生民以來功莫先者此其

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祗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此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綦逡巡無以答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吳宓陳天時必無利下獄俄貸出之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為別駕拜左中郎將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蜀中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曰君既知學請問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曰鶴鳴九皋聲聞于天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天子姓劉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荅問如響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卒

史緯卷五十八終

三國志蜀書三

列傳

劉巴

劉巴字子初零陵人郡署主簿先主欲遣甥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昔游荊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艷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啟明之哉曹操征荊州先主奔江南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操操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事不

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追謂巴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荊土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先主深以為恨巴復從交阯至蜀劉璋遣法正迎先主巴諫曰劉備雄人入必為害不可內也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夷三族及得巴甚喜辟為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武人敬慕足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先主聞之怒曰子初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子初才

子初非武侯恐亦難見

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初先主攻劉璋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競取貨物軍用不足先主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為官市先主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後為尚書躬履清儉退無私交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而先主銳意欲即真巴以為如此示天下不廣與主簿雍茂諫先主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章武二年卒吳張昭嘗對孫權論巴褊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浮沉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為高士乎

馬良

馬良字季常襄陽人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辟為左將軍掾遣使吳良謂諸葛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為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荊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良弟謖字幼常為越巂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猶不然以

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亮征南中謖送之亮問計謖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國勢內虛其叛必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又非仁者之情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復反建興六年亮出軍祁山以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為郃所破亮還漢中謖下獄死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

絳為戮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亮自臨祭撫其遺孤

董允

董允字休昭南郡人父和字幼宰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諸葛亮並署司馬府事和卒亮為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昔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告啓苟能慕幼宰之忠勤則亮可少過矣後主襲位允為黃門侍郎亮將北征慮後主富於春秋以允秉心公亮任以宮省之事遷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允晝匡救之選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為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執不聽後主嚴憚之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辟佞慧允數責之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而郎中董恢詣允因停駕恢年少官微逡巡求去允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其下士如此類延熙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九年卒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為四相陳祇代允為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追思允及鄧艾至蜀聞皓姦險將殺之皓厚賂艾左右得免董恢字休緒襄陽人以宜信中郎副費禕使吳

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禕不能答恢曰儀延不協起於私忿無難御之心方今掃除強賊功以才成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慮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諸葛亮聞之以為知言

劉封

劉封本羅侯寇氏子也先主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以為子及先主入蜀時封年二十餘善騎射氣力過人將兵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為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孟達將兵迎先主先主平蜀後命達攻房陵殺

太守蒯祺達進攻上庸先主恐達難獨任遣封統達軍上庸太守申耽舉衆降先主以耽領上庸太守耽弟儀西城太守遷封爲副軍將軍關羽圍樊城襄陽屢呼封達令發兵來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封又與達不和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曰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爲之士深覩歸趣臣委質以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咎犯謝罪辭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哉欲潔去就之分也

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也遂率所領降魏魏文帝以爲建武將軍封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父猶有忠臣蹈功以權禍孝子抱仁以陷難商鞅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愛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爲讎況非親乎故申生禦寇衛伋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爲太子以來有識之人相爲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爲太伯衛伋如其弟之謀不失齊卿也小白出奔入而爲霸重耳踰墻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知幾僕揆漢

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私怨彌深人情不免恐左右必有以間漢中王矣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爲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以違難背禍今足下棄其父母而爲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正論不從而疑之非義也以足下之才東來繼嗣以奉羅侯不爲違親也北面事君以立朝廷不爲背主也超然遠引以脫禍機不致亡身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侯爲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爲始封之君足下宜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

立言未嘗不是但出
終坐黨故宜取罪
立失長沙者何

勉之封不從達言中既中儀叛攻封封破走魏假耽懷集將軍儀魏與太守屯洵口封既至先主責封陵達致叛又不救關羽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除之於是賜封死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聞之爲流涕

廖立

廖立武陵人先主領益州牧擢爲長沙太守權遣呂蒙襲南三郡立脫身自歸先主不責也先主爲漢中王以立爲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下常懷怏怏謂丞相掾李郤蔣琬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而與吳人爭南三郡卒

以三郡與吳人既失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於巴幾喪一州後方得漢中使關侯身死上庸覆敗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而今作長史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而任用此三人甚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郤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在大位邪於是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經汶山往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語自若立遂終於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

李嚴南陽人先主定成都以嚴爲犍爲太守興業將軍建安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等合聚數萬人到資中縣嚴不更發兵但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首枝黨悉平拜尚書令先主病篤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封都鄉侯諸葛亮出軍漢中嚴留知後事移屯江州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

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荅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典嚴後事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督護署府事嚴改名爲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諭指呼亮來還亮退軍平聞軍退乃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表後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書疏違錯章灼平辭窮謝罪於是亮

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尚爲小惠、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鎭漢中、平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乃廢平爲民、徙梓潼郡、亮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督護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

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督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督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所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又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使吳、爲說李正方腹中有鱗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孝起陳震字、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劉琰

劉琰、魯國人、後主立、爲車騎將軍、然不與國政、隨丞相亮諷議而已、居食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撾之、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氏告之、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棄市過矣或有私怨故耳

魏延

魏延、義陽人、先主爲漢中王、遷治成都、拔延爲鎭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諸葛亮駐漢中、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於陽谿、延大破淮等、遷征西

大將軍、封南鄭侯、亮欲出祁山、魏夏侯楙爲安西將軍、鎭長安、延曰、聞夏侯楙魏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逃走、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可足兵食也、比東方合聚、當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可達長安、如此則一舉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故不用延計、延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常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又性矜高、當時皆下之、唯楊儀不肯假借延、延忿之有如水火、建興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其秋亮病困、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

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儀秘不發喪令禕往揣延意延曰丞相雖亡吾身見在府官親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大事耶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己連名告下諸將禕紿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悔追之不及儀遂使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延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王平禦延平叱延軍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爾上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遂夷三族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殺儀冀時論必當以代亮不便背叛也

楊儀

楊儀襄陽人丞相亮以爲參軍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亮卒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爲功勳至大當代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爲尚書令儀爲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儀怨憤形於聲色費禕往省之儀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表其言廢儀爲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遂下郡收儀儀自殺

張裔

張裔成都人益州郡殺太守正昂以裔爲益州太守裔至郡豪率雍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麄不足殺令縛送於吳會先主崩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

貴土風俗乃爾乎裔曰愚以爲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復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僥倖得全首領五十八以前父母之年也自此以後大王之賜也權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閤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追者不能及既至丞相亮以爲參軍亮嘗問吾爲治何如裔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也亮出駐漢中裔領留府長史其明年北詣亮諮事從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

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皆此類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於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流迸南海吾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建興八年卒

楊洪

楊洪字季休犍爲人爲蜀部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轉益州治中從事先主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黃元舉郡反洪即

啓太子遣將軍陳曶討元衆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嶲據南中洪曰元性凶暴無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敕曶但於南安峽口遮之即便得矣曶承洪言果生獲元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曰裔天資明察長於治劇然性不公平不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始洪爲李嚴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爲功曹祗爲廣漢太守時洪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建興六年卒祗字君肅少寒貧體甚壯大能飲食好聲色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爲郡從事諸葛亮聞祗遊戲放縱不勤所職嘗奄往録獄祗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亮晨往祗悉闇誦答對無所凝滯亮甚異之補成都令時郫令缺以祗兼之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姦穢祗常眠睡值其覺寤輒得姦詐衆咸畏其發摘或以爲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汶山夷不安以祗爲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夷復反叛言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

費詩

費詩字公舉南安人爲前部司馬先主爲漢中王欲以關羽爲前將軍黃忠爲後將軍諸葛亮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馬超）之倫今便令之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必不悅先主曰吾當解之乃遣詩就拜羽羽聞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升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夫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爲君侯不宜以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

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即受
拜。後群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
子。偪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
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
獲子嬰。猶懷推讓。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愚臣誠爲陛
下不取也。由是忤指。左轉部永昌從事。遷諫議大夫。卒。習鑿
齒曰。夫創業之君。俟大定而後正己。纂統之主。須速建以係
衆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
豈忘主徼利。社稷之故也。今主沒國喪宗廟不祀。苟非親賢。
孰能紹此嗣祖配天。杖正討逆。何推讓之有哉。

詩至既譏先主即位亦不爲過然詩之言自正

杜微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爲從事。以
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
領益州牧。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別駕。五梁爲功曹。微爲主簿。
微固辭。轝而致之。亮引見微。微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
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覯。王元泰。李
伯仁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
慘慘憂慮。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
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以隆季興之功。著勳名於竹帛
也。微以老病自乞歸。亮又與書曰。曹丕篡弒。自立爲帝。猶土
龍芻狗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
便欲求還山野。丕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其多務。且閉境
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
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欲求
去乎。其敬之如此。拜諫議大夫。以從其志。五梁字德山。犍爲
人。以學行稱。遷諫議大夫。

杜瓊

杜瓊字伯瑜。成都人。曉天文而不留意。譙周常問之。瓊曰。欲
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晝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

泄漏。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問曰。昔周徵君以爲當
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取類而言
耳。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
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卒。周緣瓊言。乃觸類
而長之曰。春秋傳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
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
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
曰史侯。董侯。既立爲帝。後皆免爲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
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言劉已具矣。當授與
人也。宦人黃皓弄權。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

復挾又反

先杜瓊所刪不如下者也

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曾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所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亡咸以周言爲驗周曰此雖己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蜀郡張裕亦曉占候先主忿其漏言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崩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

孟光

孟光字孝裕洛陽人後主踐祚拜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

有也衰敝窮極然後不得已行之耳今何故施非常之恩以長姦宄之路乎禕謝之秘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曰奉親虔恭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爲且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曰省君意似不甚好吾言今天下未定智略爲先但出於自然不可以力致也儲君讀書寧當傚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以光言爲然年九十餘卒光論亦是但以北地王之烈亦不過自殺於先主廟耳爲列禪太子智調亦無用處

吳陳叔寶類同爲後主敵多如是

譙周

譙周字允南西充人幼孤既長耽古篤學誦讀典籍欣然獨笑忘寢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亮卒周在家聞問便奔赴後主立太子以周爲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世祖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寇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發未知陛下還恐不時下車駕自臨潁川

賊必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爲帝者之欲善也如此今陛下宗廟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竊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敢暇逸先帝堂構未成誠非安樂之時願陛下省減聲樂停息遊觀不勝幸甚徙中散大夫時軍旅數出百姓凋瘁周作仇國論以諷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由長驅而前蜀本爲敵未便至不修守備百姓潰散後主使羣臣會議或議欲奔吳或欲奔南中周以爲自古已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之稱臣

說得透引譬皮不虎守邦义不能死國說奔南中於事必土誅周之論未可厚非周生不明官爵死不受卿禮葬責人國以自營者也

為小孰與為大再辱何與一辱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今大敵已近禍敗相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或難周曰艾若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勢不得不受既受不得不禮後主猶欲入南周上疏曰陛下欲適南中臣愚以為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億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令出官賦取以給兵困人愁怨不可依恃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及將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耗損諸夷反叛必速三也陛下南行蜀中之民誰肯捐父母棄妻子千里相從其亡叛可必四也願陛下早為之圖

可獲爵土若勢窮乃服其禍必淺易曰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曆數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況禍已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時司馬昭為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以疾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司馬也月酉者八月也至八月昭果死晉室踐祚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與疾詣洛泰始二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自

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不聽五年周語陳壽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揚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六年秋為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五萬周息熙上言周臨終屬曰久抱疾未曾朝見若國恩賜朝服衣物勿以加身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殯斂已畢上還所賜周三子熙賢同同性忠篤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皆不就熙子秀知天下將亂豫絕人事李雄據蜀安車徵秀不應桓溫平蜀表薦秀及蕭敬叛避難宕渠川中鄉人宗族馮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

門各有老弱當先營救吾氣力自足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於家

郤正

郤正字令先偃師人本名纂少孤母嫁單煢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為秘書令史遷郎至令性澹於榮利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嘗假文見意號曰釋譏景耀六年後主降於鄧艾明年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從者唯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

後主賴正相將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也賜爵
關內侯拜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

黃權

黃權閬中人劉璋召爲主簿將張松議迎先主使伐張魯權
諫曰左將軍有雄名今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
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不如閉境自守爲計之得也璋不
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爲廣漢長及先主取益州郡縣望風
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假權偏將軍先
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
爲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

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及先主敗績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
乃率將所領降於魏有司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
不負孤也魏文謂權曰君捨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曰臣
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敗軍之將免死
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魏文善之拜爲鎮南將軍封育陽侯
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魏文詔令發喪權
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傳聞未實請須後問後聞
無恙及先主崩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魏文察權有局
量欲試驚之遣左右召權未至之間催促相屬官屬侍從莫
不膽碎而權舉止自若及至魏文笑曰吾欲見公故相速耳

大將軍司馬懿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答
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懿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
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遷車騎將軍魏明問權天下鼎立
當以何地爲正權曰當以天文爲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帝
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明年卒權子崇留蜀爲尚書郎
隨諸葛亮拒鄧艾到涪縣崇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
平地瞻猶豫未進崇流涕固請會艾長驅而前崇帥厲軍士
赴戰死

李恢

李恢字德昂建寧人先主領益州牧以恢爲別駕從事章武

元年庲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夫明主
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
不自揆以爲可使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已在卿
矣遂以恢爲庲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封漢興亭侯建
興七年以交州屬吳更領建寧太守九年卒弟子球羽林右
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死於緜竹

王平

王平字子均巴西人爲裨將軍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
山舉措煩擾平諫謖不聽大敗於街亭衆皆潰散唯平所領
千人鳴鼓自衛魏將張郃疑爲伏兵不往偪平徐合諸營遺

散整軍而[illegible]亮卒魏延作亂平敗斬之進封安漢侯拜鎮北大將軍延熙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議退守漢樂二城平曰不然賊若得關便爲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自臨之比爾間救軍行至此計之上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既行涪及成都諸軍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動遵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有儒將之風焉

張嶷

張嶷南充人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畧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恐其鳥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率左右斬慕等五十餘級餘類悉淸後疾病困篤家素貧匱廣漢太守何祗名爲通厚嶷宿與疎濶乃自轝詣祗祗傾財醫療數年除愈拜爲牙門將十四年武都氐王符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爲念嶷策之曰符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聞健弟狡黠夷狄不能同功恐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降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越嶲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時欲復舊郡除嶷爲越嶲太守嶷誘以恩信蠻夷皆服唯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嶷往討生縛其帥魏狼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爲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嶷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逢已降復反嶷誅逢逢妻旄牛王女嶷原之逢弟渠逃入西徼渠剛猛諸種畏憚之渠遣所親二人詐降嶷嶷重賞之使爲反間二人隨殺渠斯都耆帥李求承手殺龔祿嶷募捕承數其惡而誅之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莋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

固食嶷欲復之遂身到定莋定莋率豪狼岑爲蠻夷所信任不來詣嶷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殺之持尸還種喻以狼岑罪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即滅矣種類咸面縛謝過嶷殺牛饗宴申明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旄牛夷率狼路欲爲冬逢報怨遣叔父離相度形勢嶷遣親近齎牛酒勞賜又令逢妻宣意古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詣嶷嶷厚加賞待遣還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道絕已百餘年更由安上道險遠嶷遣左右齎貨幣賜路重令逢妻喻意路率兄弟妻子詣嶷嶷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淸復古亭驛奏封路爲旄牛昫毗王遣使朝貢大將軍費禕性汎愛待

孔明之[illegible]稱爲郎君

信新附寏戍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爲警後褘果爲降人郭循所害吳太傅諸葛恪新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寏與恪書曰東主幼弱太傅無丞相之德而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夫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之忠亦有燕蓋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大王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也自非郎君威族將商誰復有盡言者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恪竟夷族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還徵拜盪寇將軍車騎將軍夏侯霸謂寏曰雖與足下

疏闊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寏答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延熙十七年寏夙疾寖篤扶杖然後能起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衆議狐疑而寏曰必然衛將軍姜維因簡之資以出隴西寏自乞肆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隕沒辜負榮遇天不違願使預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爲藩表守將若有未捷殺身以報後主爲之流涕既到狄道簡率城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寏臨陣隕身其所殺傷過當封子瑛西鄉侯南土民夷聞寏死無不悲泣爲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蔣琬

蔣琬字公琰湘鄉人弱冠與外弟劉敏俱知名爲廣都長先主嘗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其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焉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參軍統留府事亮數外出琬常足兵食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歸服朝野漸

安延熙元年詔琬總帥諸軍屯住漢中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以爲慢琬曰面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耶則又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不及前人或以白琬請推治之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請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不如人則憒憒矣復何問耶後敏坐事繫獄衆懼其必死而敏竟免琬至漢中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志且當分裂蠶食然吳期二三進不克果輒與費禕等議以涼

州刺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臣當帥軍經鎮維任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住涪九年卒謚曰恭劉敏官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議者謂但可守城不可拒戰敏以爲男女布野農穀棲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遂退敏封雲亭侯

費禕

費禕字文偉江夏人遊學入蜀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僚出迎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觀奉使於吳孫權每自酌好酒以飲禕視其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荅無所遺失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以手中所執寶刀贈之亮北住漢中請禕爲參軍轉司馬軍師魏延長史楊儀交惡每並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儀涕泣橫集禕常入其坐間勸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之力也亮卒禕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尚書令于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旨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事亦不

廢董允代禕爲尚書令欲敩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乃歎曰人之才力相懸若此非吾所能及也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因求共圍棊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不懈敏曰向聊觀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禕當國功名畧與琬比性謙素兒子皆布衣素食出入無車騎不異常人十一年出住漢中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爲循所害謚曰敬侯

姜維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父冏爲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維少孤事母孝建興六年爲天水參軍諸葛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部維及功曹梁緒從行太守聞蜀軍且至而諸縣響應夜亡保上邽維等追至城門門已閉不納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等乃俱詣諸葛亮維遂與母相失亮以維爲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又曰伯約涼州上士既有膽義深解兵意當遣詣宮覲見主上維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亮卒維爲右監

余遂冀有詩云當歸

書來得敵日不當歸遠志猶之可小草誠自非負來豈不善稱仕空閒為擁篆不成應販田有餘悲

軍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延熙十年遷衞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出隴西南安金城界敗魏大將軍郭淮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保國治民無為希冀徼倖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

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關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眾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十九年遷維為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魏將鄧艾破維於段谷隴西騷動維引負求自貶以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西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關中分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魏將司馬望鄧艾傍渭拒守維數挑戰望艾不應維聞誕破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實兵諸圍以禦外敵維以為錯守諸圍不若使

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而鎮守關口以捍之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諸軍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五年維率眾出漢侯和為鄧艾所破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黃皓弄權於內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以此危懼不敢還成都維惡黃皓恣擅啟後主請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自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勅皓詣維陳謝維因求住沓中種麥以避內逼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

取宜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啟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為維援左車騎張翼等詣陽安關口以助漢樂二城維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住待之月餘維為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漢城蔣舒出降樂城傅僉出戰死城猶不下而關口已破會長驅而前翼甫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合還保劍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君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陽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以

非孔明表後主之意

糧運縣遠將議還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綿竹後主請降艾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云後主欲固守成都或云欲東入吳或云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郪道欲赴成都尋被後主勅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流涕曰今爲速矣會甚奇之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轝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會陰有異圖維知之欲因其亂以圖克復乃說會曰君自淮南以來筭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何不

法陶朱公泛舟絶迹全功保身耶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維欲使會誅北來諸將已因殺會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殺諸將授維兵五萬人使爲前驅魏將士殺會及維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郤正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敝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意以爲如是足矣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咸以姜維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錄其善異乎春秋之義矣

鄧芝

鄧芝字伯苗新野人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先主崩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丞相諸葛亮慮權聞先主崩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但未得其人今始得之芝問爲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狐疑不時見芝芝表請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今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

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可見者也大王今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絶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於蜀蜀復令芝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周旋於中原恐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爾耶權與亮書曰丁厷掞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亮卒遷車騎將軍封陽武亭侯十一年涪陵人殺都尉叛芝率軍征

討梟其渠帥芝征涪陵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拔箭以木葉塞創芝歎息投弩水中十四年卒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衣食資仰於官不治私産死之日家無餘財

張翼

張翼字伯恭犍爲人建興九年爲庲降都督耆率劉胄作亂翼舉兵討之未破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爲宜馳騎即罪翼曰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遂破殄胄丞相亮善之延熙

元年爲征西大將軍都亭侯十八年衛將軍姜維議復出軍翼庭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衆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毀此成功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六年與維在劍閣共詣鍾會降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

宗預

宗預字德豔南陽人丞相亮以爲右中郎將及亮卒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甚愛之見敬亞於鄧芝延熙十年爲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爲不受耶預復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預臨別謂權曰蜀吳僻小東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輔車憑恃惟陛下重垂神慮臣年老多病恐不得復奉聖顏也遷鎮軍大將軍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

許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廖化字元儉襄陽人爲關羽主簿羽敗化思歸蜀乃詐死時人謂爲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爲宜都太守遷右車騎將軍封中鄉侯景耀五年姜維率衆出狄道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能立咸熙元年春化預俱內徙洛陽道病卒（略稱七十早卒）

霍弋

霍弋枝江人父峻率衆歸先主爲中郎將後主時弋爲建寧太守成都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弋降弋曰

今道路隔塞主上安危未知若主上見遇以禮降未晚也萬
一危辱吾當以死報之後得後主音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
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唯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
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二晉文王善之拜南中都
督委以本任封列侯

羅憲

羅憲符陽人為巴東太守時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後主拜
憲為副守永安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城
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後主降信至憲率所統
臨於都亭三日呉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
曰本朝傾覆呉為唇齒不恤我難而徼其利背盟違約且漢
已亡呉何得久寧能為呉降虜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莫不
用命呉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蜀東圉守兵不
得過使步協率衆而西憲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
急安東將軍陳騫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
陸抗帥衆三　圍之被攻凡六月而救援不到城中疾病
或說憲棄晉憲曰太守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
不為也吾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救
之抗等引退晉王拜憲陵江將軍封萬年亭侯

楊顒

楊顒字子昭襄陽人為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顒
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治
家之法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
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主人雍容高枕飲食而已
乃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
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勢有所不能也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
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問牛
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
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後為東曹屬典選舉顒死亮垂泣三日

程畿

程畿字季然閬中人劉璋時為漢昌長巴西太守龐羲以郡
宜有武衛頗招合部曲有讒於璋者璋疑之羲懼將謀自守
遣畿子郁索兵自助畿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為叛雖有交搆
要在盡誠若遂懷異志非畿之所聞也羲使人告畿曰爾子
在郡不從將夏禍畿曰昔樂羊為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
大義然也羲乃自白於璋事得已先主辟為從事祭酒隨先
主征呉大軍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追兵已至解船輕去
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嘗避敵況從天子而見危苟免哉追
人遂及畿船畿身執戟拒戰敵衆大至共擊之遂死

姚伷

姚伷字子緒閬中人丞相亮辟為掾伷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遷參軍歷尚書僕射卒

劉焉 焉序於昭烈之前舊之私也今列於蜀志之末云

劉焉字君郎魯恭王之後靈帝時為太常焉覩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清選重臣以為牧伯鎮安方夏而陰求為交阯牧欲避世難議未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

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斂煩擾而并州殺刺史張壹涼州殺刺史耿鄙焉出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扶亦求為蜀郡都尉時涼州倣馬相等於緜竹縣自號黃巾合聚疾疫之民得數千人殺緜竹令前破益州殺儉到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衆以萬數州從事賈龍領兵在犍為東界糾合吏民攻相破之乃遷吏卒迎焉焉徙治緜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而陰圖異計張魯母挾鬼道常往來焉家焉以魯為督義司馬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士民皆怨犍

為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焉擊殺岐龍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荊州牧劉表言焉僭擬乘輿器服焉四子範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唯別部司馬瑁隨焉獻帝使璋曉諭焉焉留璋不遣時征西將軍馬騰與範謀誅李傕謀泄範及誕皆見殺議郎河南龐羲與焉通家乃將焉諸孫入蜀焉既痛其子又被天火燒其城府車重蕩盡延及民家於是徙治成都疽發背卒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立為刺史詔書因以璋領益州牧以韙為征東中郎將屯兵胸䏰備劉表初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焉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寬柔無威畧東州人侵暴為

民患璋不能禁趙韙素得人心因民怨乃陰結州中大姓遂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應韙東州人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斬韙張魯以璋闇弱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以龐羲為巴西太守領兵攻魯不克曹操征荊州璋遣使致敬操加璋振威將軍璋遣別駕從事張松詣操操不相禮松懷恨而還勸璋絕曹氏而結好先主會曹操遣兵向漢中討張魯璋內懷恐懼松說璋迎先主以拒操璋即遣法正將兵迎先主璋主簿黃權諫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皆不納先主自江陵馳至涪城璋率步騎數萬來會張松勸先主於會襲璋先主不忍出屯葭萌松兄廣漢

太守靖以訟謀白璋、收松斬之、敕諸關戍勿復通、先主大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戰三載、膏血塗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先主遷璋於公安、歸其財寶、孫權取荊州、以璋爲益州牧、住秭歸、病卒、

史擇卷五十九終

史擇卷六十

三國志魏書一

帝紀

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字孟德、沛國譙人、參之後也、曾祖節、素以仁厚稱、隣人有亡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主人大慙、送所認豕、謝節、節笑而受之、祖騰、桓帝時、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嵩本姓夏侯氏、嵩生太祖、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國橋玄、南陽何顒異之、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

功曹奇人

君乎、又曰、若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問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靈帝末、爲典軍校尉、帝崩、太子卽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太祖聞而笑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至、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爲驍騎校尉、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鄕里、出關、過中牟、爲亭長所執、前縣功曹心知是太祖、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

渤海紹也
陳留邈也
袁將軍術也

雄儁因白令釋之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欲以誅卓冬十二月起兵於己吾陳留孝廉衞茲以家財資太祖有衆五千人是歲中平六年也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同時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爲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初韓馥問從事曰今當助袁氏耶助董卓耶治中從事劉子惠曰興兵爲國何謂袁董然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於他州不爲弱也馥然之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遂焚宮室卓留屯洛陽是時卓兵強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皐太祖到滎陽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太祖還酸棗諸將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陳留諸將守成皐據敖倉塞轘轅太谷以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

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君恥之紹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劉岱與橋瑁相惡岱遂殺瑁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曰吾等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二年夏四月卓還長安秋七月袁紹取冀州黑山賊于毒等十餘萬衆略東郡太祖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太祖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大破之夏四月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張濟等殺允攻布布敗東出武關傕等擅朝政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曰今賊衆百萬百姓震恐士卒無鬭志我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畧爲資不若畜士衆之力據險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勢必離散我選精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信乃迎太祖領兗州牧而自擊黃巾於壽春東信力戰死僅而破之衆購求信喪不得乃刻木如信形祭而哭焉太祖追黃巾至濟北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初

太祖父嵩去官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爲徐州牧陶謙所
害太祖志在復讐興平元年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太祖征
陶謙拔五城遂畧地至東海所過多殘戮張邈與陳宮叛迎
呂布郡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鄄城范東阿三縣太祖乃引軍
還布西屯濮陽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
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遂進軍
攻之冈濮陽濮陽大姓田氏爲反間太祖得入城及戰軍敗
布騎得太祖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黃馬走者
是也布騎乃釋太祖而追乘黃馬者將東門燒太祖哭火而
出與布相守百餘日各引去冬十月陶謙死劉備代之二年

春奠定陶布夜走東奔劉備張邈詣袁術請救爲其衆所殺
兗州平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建安元年秋七月天子東還太
祖將兵至洛陽衛京都天子假太祖節鉞錄尚書事董昭勸
太祖都許昌以太祖爲大將軍封武平侯太史令王立言於
天子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
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委任曹氏而已太祖聞之使人語立曰
天道深遠幸勿多言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司空自遭荒亂諸
軍並起率乏糧穀饑則寇畧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
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
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太祖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彊兵足

濟妻亦質也

郎幹倩背
永庫之意

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
也用棗祗韓浩之議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
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廪皆滿故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
滅羣賊克平天下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降程昱曰劉備
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太祖曰方今
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
陽濟死從子繡領其衆二年春正月太祖討張繡繡降既而
復反太祖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太
祖謂諸將曰吾降張繡失不便取其質以至於此遂還許秋
九月袁術侵陳太祖征之術聞太祖自來棄軍走太祖追擊

術將橋蕤等破斬之術走渡淮太祖還許三年春三月太祖
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將袁紹降卒云田豐
勸紹襲許挾天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太祖乃解繡
圍引還繡兵來追太祖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日行數里若
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太祖軍前後受
敵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以爲遁悉軍
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太祖至許荀彧問策賊必
破何也太祖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
九月太祖東征呂布屠彭城進至下邳布出戰大破之布還
固守攻之不下用荀攸郭嘉計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

紹失策甚矣

宋憲等舉城降生禽呂布陳宮皆殺之初太祖爲兗州以東平畢諶爲別駕張邈之叛也劫諶母弟妻子諶遂歸之及布破諶生得衆爲諶懼太祖曰夫人孝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四年袁紹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皆恐太祖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太祖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太祖遣劉備要之會術病死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

之不克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太祖將自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太祖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遂擊備破之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進攻之羽降太祖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太祖北救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太祖從之紹聞兵渡卽分兵應之太祖引軍兼行趣白馬良大驚來逆戰使關羽張遼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

天也

馬之圍遷輜重循河而西紹渡河來追軍至延津南太祖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太祖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何必還營太祖目攸而笑紹騎將文醜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太祖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趨輜重太祖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文醜良醜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大震太祖還軍官渡紹屯陽武許攸說紹曰公無與操相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從復進臨官渡孫策聞太祖與紹相持乃

謀襲許未發爲刺客所殺冬十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來奔太祖聞攸來跣足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旣入坐謂太祖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太祖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太祖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三日袁氏自敗也太祖大喜乃留曹洪守自將精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

有開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畧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以
爲然既至圍屯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將
軍淳于瓊割鼻未死公意欲不殺許攸曰明旦鑒於鏡此益
不忘人乃殺之紹聞太祖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
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
破遂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凡斬首七萬餘級輜
重財物巨億餘衆悉降收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
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而況衆人乎七年春太祖軍譙令曰
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畧盡國中終日行
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以來將士絕無後者求

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敎之立廟以祀
之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遣使以太牢祭橋玄自爲
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
靈幽體翳邈哉緬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鄙質見納君
子增榮益觀皆由奬勖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
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
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
乎懷舊惟顧念之悽愴進軍官渡紹軍破後吐血死以小子
尚爲後軍黎陽太祖征之譚尚夜遁八年四月進軍鄴五月
還許譚尚爭冀州譚爲尚所敗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譚使辛

毗乞降請救諸將請舍袁尚征劉表太祖曰我攻呂布表不
爲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虜也宜爲後圖譚尚狡猾
當乘其亂縱譚挾詐不終束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多
矣太祖乃軍黎陽爲子整與譚結婚尚聞太祖北乃釋平原
還鄴呂曠呂詳叛尚率其衆降譚鬪解陰以將軍印授假曠
曠受印送之太祖曰我知譚小計欲使我攻尚得以其間畧
民聚衆以乘我弊也尚破我盛何弊之乘乎九年春正月濟
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留審配守鄴太
祖至鄴作圍塹決漳水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還
攻鄴諸將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太祖曰尚從大

道來當避之若從西來者此成禽耳遣候者數部前後參之
皆曰定從西道已在邯鄲太祖大喜會諸將曰孤已得冀州
矣尚循西山來臨滏水爲營夜遣兵犯圍太祖逆擊破之尚
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
崩潰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城東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斬
之鄴定太祖祀紹墓哭之慰勞紹妻賜繒絮廩食之初紹與
太祖共起兵紹問太祖曰若事不輯吾南據河北據燕代兼
戎狄之衆南面以爭天下庶可濟乎太祖曰吾任天下之智
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令河北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彊
兼并之法百姓喜悅天子以太祖領冀州牧太祖之圍鄴也

先已改婚今休還也

譚畧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閒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幷其衆太祖遺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走保南皮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袁熙大將焦觸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縣降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獷平秋八月太祖征之烏丸奔走出塞初袁紹以甥高幹領幷州牧太祖拔鄴幹降遂以爲刺史幹聞太祖討烏丸乃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十一年春正月太祖征幹幹圍壺關拔之幹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斬之十二年太祖還鄴大封功臣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曰袁尚亡虜耳今

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太祖行夏五月至無終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導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尚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太祖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太祖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斬蹋頓及名王已下降者二十餘萬口尚熙奔遼東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破烏丸或說太祖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太祖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來不煩兵矣九月太祖引兵自柳城還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數

千匹以爲糧鑿地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皆懼太祖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康果斬尚熙等傳其首諸將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太祖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幷力緩之則自圖其勢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丸及上郡烏丸行單于來賀十三年春正月太祖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以太祖爲丞相秋七月太祖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九月太祖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太祖進軍江陵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始以劉表大將文聘爲江

夏太守使統本兵引用名士韓嵩鄧義等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十二月孫權爲備攻合肥太祖自江陵征備至赤壁與備戰不利軍大疫多死乃引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初太祖船艦爲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軍既得出太祖大喜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放火而無所及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之君曷甞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

似眞似假絕妙之文

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冬作銅爵臺十二月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名立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爲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

可笑

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彊敵爭倘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

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爲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觀世事據有當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植處云不

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嘗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

三侯不及
丕彰丕世
子彰想已
計

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前朝恩封三子為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為榮欲以為外援為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捨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強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王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

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報減戶五千分所讓三縣萬五千封三子植為平原侯據為范陽侯豹為饒陽侯食邑各五千戶天子命太祖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見襲馬超遂與韓遂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太祖敕諸將曰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秋七月太祖西征議者言關西兵強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以當太祖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耳與超等夾關而軍太祖急持之而潛遣

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太祖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太祖乃得渡初太祖欲西渡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過二十日河東穀盡彼必走矣遂曰可聽令渡蹙於河中顧不快耶超計不得施太祖聞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也既渡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太祖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為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太祖曰今天寒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太祖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超等數挑戰軍不出求割河以西地并送任

子請和太祖用賈詡計偽許之韓遂請與太祖相見太祖與遂父同歲孝廉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師舊故拊手歡笑賊將見太祖悉於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太祖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太祖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太祖復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太祖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縱虎騎夾擊大破之遂超走涼州關中平諸將問太祖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太祖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河西未可渡也吾故盛

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太祖輒喜破賊之後諸將問其故太祖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非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十七年冬十月太祖征孫權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還夏五月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策命太祖爲魏公加九錫始建魏社稷宗廟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太祖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使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於事興至官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太祖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十九年秋七月太祖征孫權參軍傅幹諫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相濟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

後書完已先卒與此不同

服可以德懷愚以爲宜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斷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節義公神武震於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舉十萬之衆頓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得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惟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以道制勝太祖不從軍遂無功冬十月太祖自合肥還十一月漢皇后伏氏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言太祖之罪辭甚醜惡發聞太祖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十二月太祖至孟津天子命太祖置旄頭宮殿設鍾虡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又曰夫刑百姓之命也今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理法者使持典刑於是以高柔爲理曹掾屬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太祖中女爲皇后三月太祖西征張魯至陽平魯將據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守備解散太祖密遣解慓等乘險夜襲大破之斬其將楊任魯潰奔巴中太祖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劉備襲劉璋取益州遂據巴中遣張郃擊之十二月太祖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二十一年春正月太祖還鄴夏五月天子進太祖爵爲王初尚書右丞

異作發冢
此乃詐也

肖爲防舉太祖爲北部都尉至是太祖召防到鄴與歡飲謂防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防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太祖大笑防字建公司馬懿之父也冬十月治兵遂征孫權二十二年春正月太祖軍居巢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太祖引軍還二十三年春正月京兆金禕覩漢祚將移遂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結謀殺丞相長史王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時關羽彊盛而太祖在鄴留必典兵督許中事本等率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禕遣人爲內應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爲誰以素與禕善夜走投禕禕家謂爲邈等逃問曰王長史已死乎必乃更

他路奔會天明必猶在本等衆散必斬之竟以創死太祖聞王必死盛怒召漢百官詣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衆人以爲救火者無罪多附左太祖以爲不救火者非助亂救火者實賊也皆殺之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爲兆域使足相容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二十四年春太祖自長安出斜谷遂至陽平備因險自守夏五月引軍還長安太軍未反相國西曹掾魏諷滑結徒黨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鄴未及期

禕懼告之太子誅諷坐死數十人冬十月孫權襲斬關羽傳其首上書稱臣稱說天命太祖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侍中陳羣尚書桓階陳說天命夏侯惇以爲宜先滅蜀蜀亡則吳服二方既定然後遵舜禹之軌太祖然之曰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矣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太祖崩於洛陽年六十六先是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夏秋冬日有不諱隨時以斂謚曰武王葬高陵太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羣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爲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與敵對陣意思安閑

如不欲戰至於決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知人善察難眩以爲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爲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爲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剏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登高賦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嘗於南皮射雉一日獲六十三頭及造作宮室繕制器械爲之法則皆盡其意漢世桓瑗瑗子寔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山子道王九真善圍棊太祖皆與埒能又好養生法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左慈華佗甘始郗儉無不畢至少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多飲鴆酒爲人佻

不情

易無威重、好音樂、歌舞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按中、肴膳沾汙巾幘、其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己者、隨以法誅之、及舊惡宿怨、皆所無餘、其欲刑殺、輒對之垂涕、終無所活、初袁忠爲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相侵、太祖殺讓、族其家、忠邵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太祖曰、拜可解死耶、遂殺之、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傷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太祖馬忽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罪、主簿言春秋

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拔劍割髮投之地、又有幸姬、嘗從晝寢枕之臥、曰須臾覺我、姬見太祖臥安、未即覺、及寤捧殺之、嘗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奈何、主者曰、可以小斛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頭以厭衆、乃斬之軍門、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其酷虐變詐、皆此類也、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建安十五年、爲司徒趙溫所辟、太祖表溫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實、免溫官、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二十五年、正月、

何沈

太祖崩、嗣位、爲丞相、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夏六月、治兵於東郊、遂南征、度支中郎將霍性上疏諫、王怒殺之、秋七月、令曰、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勛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於下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搢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孫權遣使奉獻、蜀將孟達率衆降、武都氐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軍次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於邑東、設伎樂百戲、多十一月、行至曲蠡、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乃爲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即位、改延康爲黃初、大赦、黃初元年、十一月、以河

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爲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京都有事於太廟、致胙、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十二月、初營洛陽宮、遂幸洛陽、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帝大怒、陵減死罪一等、二年、春正月、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立九品官人之法、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

說得是但恐徒能言耳未必有益於實政也

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事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德報功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夏六月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命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爲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帝欲以楊彪爲太尉彪固辭詔拜光祿大夫朝見

隗囂灌洛陽不見于史

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門施行馬置吏卒以優崇之十一月鎮西將軍曹眞討破胡治元多盧水封賞等斬首五萬餘級獲生口十萬河西平帝初聞胡決水灌顯美謂左右曰昔隗囂灌洛陽光武因其疲弊進兵滅之今胡決水灌顯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旬日破胡檄到帝大悅十二月築陵雲臺三年春正月詔曰今之考計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閏月孫權破劉備於夷

明帝即位封后父毛嘉爲列侯又遷五官子孫未必守也

陵初帝聞備兵東下與權交戰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者此兵之大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十日破備書到秋八月蜀大將黃權率衆降九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已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不得輔政及橫受茅土之封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初漢氏承秦諸陵皆有園寢及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孝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制冬十月表首陽山東爲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爲椑存

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

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釋之之言鑒華元明帝之戒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鏤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已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

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是月孫權復叛帝自許昌南征諸軍並進權臨江拒守十一月行幸宛是歲穿靈芝池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讎者皆族之築南巡臺於宛三月行自宛還洛陽宮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於京都五年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秋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揚州界遂至廣陵改易諸將守冬十月行還許昌宮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也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

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是歲穿天淵池六年春二月詔以尚書令陳羣為鎮軍大將軍尚書僕射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車駕親征則撫軍當留許昌督後諸軍錄後臺文書事鎮軍隨車駕當董督眾軍錄行尚書事皆假節鼓吹給中軍兵騎六百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行還洛陽宮時制度未備宗廟主祏皆在鄴都太常卿韓暨請迎鄴四廟神主建立洛陽廟四時蒸嘗親奉粢盛三月築九華臺夏五月帝

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嗣王遣後宮淑媛昭儀已下歸其家丁巳帝崩在位七年壽四十葬首陽陵明帝將送葬曹真陳羣等以暑熱固諫乃止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常嘉漢文帝之為君寬仁

小品之佳者

玄默務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諸儒或以為孝文雖賢其於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尉陀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乃弘愷悌之化使曩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資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以孫權不服班太宗論於天下明示不願征伐也他日又從容言曰顧我亦有所不取於漢文帝者三殺薄昭幸鄧通集尚書裴為帳帷以為儉而無法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殺矣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

張昭論典帝自敘曰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於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於滎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會黃巾盛于海岱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時余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嘗從建安初上南征荊

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脩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之生於中平之季長於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於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終日手獲獐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

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彧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游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芋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腳鄛正截其顙坐中驚視

引梁袁遺字

稱漢帝二女自比娥英

余遐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藍歎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云孫

盛曰魏王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卹以誣先聖之典天心喪矣將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十世之期促其餘可無論也李賁曰按卞太后往問不疾見左右皆昔年侍者因問何時過對云正伏魄時過太后遂不入而罵曰狗鼠不食汝餘死固應耳至山陵亦竟不臨然則丕之喪心久矣

史緯卷六十

史緯卷六十一

三國志魏書二

帝紀

明皇帝諱叡文帝太子也皇初三年為平原王以其母誅故未建為嗣帝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矢以此深奇之而樹立之意定七年夏五月帝病篤乃立為皇太子丁巳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諸臣封爵各有差追諡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改葬朝陽陵八月孫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兵

救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幾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持夫攻守勢倍終不可久也先時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權退走太和元年太史令許芝奏日應蝕請與太尉於靈臺祈禳帝曰蓋聞人主政有不德則天懼之以災異所以譴告使自修也朕即位以來不能光明先帝聖德故日月薄蝕上天有以寤之也宜敕政自修以報於神明今欲遣上公與太史令禳之於義未聞也群公士大夫其各勉修厥職有可以補朕不逮者各封上之冬十一月立皇后毛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十二月封后父

毛嘉爲列侯、新城太守孟達反、詔驃騎將軍司馬懿討之、達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文帝時初即王位、既宿知有達、聞其來甚悅、令貴臣有識察者往觀之、還曰將帥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帝益欽達、逆與達書致情款、達既至、進見閑雅、才辯過人、衆莫不屬目、帝近出乘小輦、執達手撫其背戲之曰、卿得無劉備刺客邪、遂與同載、拜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任以西南之任、達既爲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崩、時階尚皆卒、達自以羈旅久在疆埸、心自不安、諸葛亮聞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也、司馬懿遣

參軍梁幾察之、又勸其入朝、達懼遂反、二年春正月、懿攻破新城、斬達、傳其首、蜀大將諸葛亮寇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應亮、是時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爲固、今者自來、既合兵書致人之術、且亮貪三郡、知進而不知退、今因此時破亮必也、遣大將軍曹眞都督關右、右將軍張郃擊亮於街亭、亮敗走、三郡平、行幸長安、夏四月、還洛陽宮、是時譌言、云帝已崩、及帝還汴、卞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將何所推、十二月、諸葛亮圍陳倉、將軍郝昭拒守、曹眞遣將軍費曜拨之、亮退、三年秋七月、詔曰、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

庶乚乃刪帝高祖之父與親盡尚在三昭三穆之內何得遽遷且高曾共一廟已缺自居烈祖百世不祧生而議廟不爲祖而爲已魏明無禮如此

宜繼嗣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僭差無度、人神弗祐、罪師丹忠正之諫、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於令典、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十一月、洛京廟成、使太常韓曁迎高帝太帝武帝文帝神主於鄴、奉安於廟、以親盡遷高祖之

父處士主、置園邑、高祖高帝、曾祖太帝、神主共一廟、祖太祖武帝、特一廟、百世不毀、文帝一廟、所祠止親廟四室、景初元年、有司奏定七廟之制、曰大魏三聖相承、以成帝業、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總名大均之樂、於太祖廟北爲二祧、其左爲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帝、號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廟祧之禮、周禮不如是詔可、四年春二月、以大將軍曹眞爲大司馬、驃騎將軍司馬懿爲大將軍、六月、太皇太后崩、五年春三月、大司馬曹眞卒、諸葛亮寇天水、詔大將軍

司馬懿拒之亮退走初亮出議者以爲亮軍無輜重糧必不
繼不擊自破無爲勞兵或欲自芟上邽左右生麥以奪賊食
帝皆不從遣兵增軍又敕使護麥懿與亮相持賴得此麥以
爲軍糧鮮卑附義王軻比能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
馬復置護匈奴中郎將八月詔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
親親協和萬國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
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
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護
軍蔣濟言夫帝王大禮巡狩爲先昭祖揚禰封禪爲首是以
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

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順所繇於
前謹遺教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
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刊梁山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示兆庶
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親而
生譽他人之父今大魏承百王之弊亂拯流遁之艱厄接千
載之衰緒繼百代之廢業自武文至於聖躬所以參成天地
之道綱維神人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無所取
踰至於歷世迄今未廢大禮雖志在掃盡殘盜蕩滌餘穢未
遑斯事若爾三苗崛强於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
梁於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且去歲破吳虜於江漢今茲

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內潰在不復淹無累於封禪之事也
此誠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撰其禮卜年考時昭告
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詔曰聞蔣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
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耳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
功有不洽是以中間廣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闕
不可得記吾何德之修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
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榮矣非助
我者也公卿尚書省之而已勿有所議帝雖距濟議而實使
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會隆卒不復行
六年春二月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詩

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彊或弱俱失厥中
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爲後法
也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爲國九月行幸摩陂治許昌宮起
景福承光殿十一月陳王植薨十二月行還許昌宮青龍元
年春正月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二月幸摩陂觀龍於是改
元改摩陂爲龍陂夏五月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
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庭閏月保塞鮮卑大人步度根
與叛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
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以爲比能所誘有自
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爲一何所威鎮乎促敕軌已

出軍者、愼勿越塞邀何注也、比詔書到、軌已進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二將沒、步度根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軍秦朗討之、虜乃走漠北、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降、卑軌送漢故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二年春二月、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三月、山陽公薨、帝素服發哀、遣使持節典護喪事、諡爲孝獻皇帝、葬以漢禮、陵曰禪陵、葬之日、帝制錫衰弁經哭之慟、適孫康嗣爲山陽公、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懿率諸軍拒之、詔懿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

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五月、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六月、征東將軍滿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曰、昔漢光武遣兵懸據略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之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帝親御龍舟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穎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權遁走、羣臣以大將軍方與諸葛亮相持、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矣、以大將軍制之、吾何憂、遂進幸壽春、大饗六軍、八月、行還許昌宮、司馬懿與亮相

甄后任城王郭后辛持書日故也

持、亮數挑戰、懿堅壘不應、會亮卒、軍還、三年春正月、丁巳、皇太后崩、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又於芳林園中爲陂池、楫櫂越歌、於列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貴人夫人以上、轉南附焉、其秩石擬百官之數、帝常游宴在內、選女子知書者六人、以爲女尚書、使典省中奏事、處當畫可、自貴人以下至尚保、及給掖庭灑掃習伎歌者、各有千數、帝盛興宮室、賦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旣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太子舍人張茂上書諫曰、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

殊貴賤也、吏屬君子、士爲小人、今奪彼以與此、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貰、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爲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則必憂、在彼在此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歡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爲海、封土爲山、賴是時天下爲一、莫敢與爭耳、自喪亂以來、四

五十載馬不拾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創痍號痛
之聲於今未已彊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兢兢業業念崇
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
炫燿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讐
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之侈事也願陛下沛
然下詔萬機之事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無益之費厚
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饑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
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輿櫬不待誅而
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今羣公皆結舌而臣不敢不
獻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騎奏臣書以聽諫篇為善詔曰是

也擢臣為太子舍人且臣作書譏為人臣不能諫諍今有可
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為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
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身冒昧以聞書通上顧左右
曰張茂恃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茂字彥林沛人秋七
月崇華殿災八月行還洛陽宮命有司復崇華改名九龍殿
是歲張掖郡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廣
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寸立於川西有石馬
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玦玉
璜麒麟在東鳳鳥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
面皆蒼色有白字其文曰大討曹魏晉代興之符也帝惡其

文章亦通

討使鑿去為計以蒼石窒之宿昔而白石滿焉四年六月詔
曰有虞氏畫象而弗犯周人刑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
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
衆而姦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
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
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為之陷穽乎有司其議獄緩死
務從寬簡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
及手殺人有乞恩者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景
初元年春正月山茌縣言黃龍見帝詔三公曰昔在庖犧繼
天而王始據木德為羣代首自茲以降服物氏號開元著統

者既膺受命歷數之期握皇靈遷興之運承天改物序其綱
紀雖炎黃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襲同氣共祖猶
昭顯所受之運明天人去就之符無不革易制度更定禮樂
延羣后班瑞信使之煥炳可述於後也至於正朔之事當明
示變改以彰異代曷疑其不然哉文皇帝踐阼之初庶事草
創遂襲漢正不革其統朕在東宮及臻在位每覽書籍之林
總公卿之議夫言三統相變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者無其
言也歷志曰天統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統之正在丑物化
而白人統之正在寅物成而黑俱含生氣以微成著故太極
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

即改地正亦不過取之為徵而已何益于治

是兼用二正矣不亦頗哉

始言天地與人所以相通也仲尼以大聖之才祖述堯舜範章文武制作春秋論究人事以貫百王之則故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為首夫祖述堯舜以論三正則其明義豈使近在殷周而已乎朕以眇身繼承洪緒不能紹上聖之遺風揚先帝之休德使王教之弛者不張帝典之闕者未補亦惡可已乎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為正考之群藝厥義彰矣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尚白戎事乘黑首之白馬建大赤之旗朝會建大白之旗春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祀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宜時令中氣晚

早敬授民事諸若此者皆以正歲斗建為節此曆數之序乃上與先聖合符同契重規疊矩者也庶可以顯祖考大造之基崇有魏維新之命於戲王公羣后百辟卿士靖康厥職帥意無怠以承天休司徒露布咸使聞知稱朕意焉案服色尚黃據土行也犧牲旂旗一用殷禮行殷之時故也周禮巾車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則周以正色之旗朝以先代之旗即戎魏用殷禮變周之制故建大白朝大赤即戎也秋七月孫權遣將朱然等二萬人圍江夏郡荊州刺史胡質擊退之權遣使浮海與高句驪通欲襲遼東遣幽州刺史毌丘儉率諸軍屯遼東南界璽書徵公孫淵淵發兵反儉進軍討

之連雨遼水大漲詔儉引軍還淵遂自立為燕王冬十月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圜丘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畤神祇兆位多不見經是以制度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祀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廟京都是歲徙長安諸鐘簴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銅

人泣又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臣僚皆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司徒軍議掾董尋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三倍於殿舍三公九

郎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旣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災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爲陛下盡言者乎又誰當千萬乘以死爲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旣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帝曰董尋不畏死耶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懿帥衆討遼東散騎常侍何

曾表曰臣聞先王制法必於全愼故建官授任則置假輔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則參御右蓋以藎謀思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傾則才足相代其爲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懿奉辭誅罪步騎數萬道路廻阻四千餘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散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邊諸將皆爲僚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卒有變急不相鎭攝存不忘亡聖達所戒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盛其禮秩遣詣懿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

有萬一不虞之災軍士有儲則無患矣時以毌丘儉爲懿副五月詔曰昔漢高祖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頹童兒牧豎踐蹈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不得使民耕牧樵採九月蜀陰平太守廖惇反攻守善羌侯宕蕈營雍州刺史郭淮遣廣魏太守王贇南安太守游奕將兵討惇淮上書贊奕等分兵夾山東西圍落賊破在旦久帝曰兵勢惡離詔淮敕贇奕諸別營非要處者還令據便地詔敕未到奕軍爲惇所破贇中流矢死司馬懿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傳淵首於京都海東諸郡平初帝議遣懿討淵發卒四萬人議臣皆以爲四萬兵多役費難

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遂以四萬人行及懿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羣臣或以爲淵未可卒破宜詔懿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擒淵可計日待也卒如所策十二月帝寢疾以燕王宇爲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輔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久專權寵爲朗等所不善懼有後害因圖間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有言帝氣微宇下殿與曹肇有所議未還而帝少間唯曹爽在放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之有乃突然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帝曰卿不聞用燕王耶放曰陛下

亡姐根本

人之死生豈飲水可愈

忌先帝詔敕、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爽等、便
與才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即豎刁
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強暴之寇、內有勞怨
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宗之業、付二三凡
士、外內壅隔、社稷危殆、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大怒曰、誰可
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白宜詔司馬懿、使相參、帝從之、放
資出、曹肇入、涕泣固諫、帝使肇敕停、肇出戶、放資趨而入、復
說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
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
停省中、於是宇、肇、獻、朗相與泣而歸、第初壽春農人妻自言

為天神所下命、為登女、當營衛帝室、蠲邪納福、飲人以水、及
以洗瘡、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宮、甚見優寵、及帝疾、飲水無
驗、於是殺焉、太尉懿還至河內、帝驛馬召到、先是燕王以爲
關中事重、詔便道遣懿從河內西還、事以施行、懿得前詔、斯
須復得後手筆、疑京師有變、乃馳到入見、時太子芳年八歲、
秦王詢九歲、在於御側、帝執懿手、目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
忍死待君、君其與爽輔此、更指齊王謂懿曰、此是也、君諦視
之勿誤、又教齊王令前抱宣王頸、懿頓首流涕曰、陛下不見
先帝屬臣以陛下乎、三年春正月丁亥朔、帝崩、在位十四年、
壽三十六、葬高平陵、帝容止可觀、望之儼然、自在東宮、不交

叡改朔不滿三年何益

朝臣、不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即位之後、褒禮大臣、料簡
功能、務絕譖毀之端、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
之大略、性強識、雖左右小臣、性行名跡、及其父兄子弟、一經
耳目、終不遺忘、容受直言、吏民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
雖省究竟、意無厭倦、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
垂風、以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孫盛曰、
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沒、然後著焉、所以原始要終、
以示百世也、未有當年而逆制宗祖、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
樂以厚斂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矣、
齊王芳、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祕、莫知其所由來

者、青龍三年、立為齊王、景初二年正月丁亥朔、帝病甚、乃立
為皇太子、帝崩、太子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大將軍曹爽、太
尉司馬懿、輔政、十二月、尚書盧毓奏、烈祖明皇帝以今年正
月棄離萬國、禮忌日不樂、甲乙之謂也、明皇帝棄天下、臣妾
之情、於此正日、有甚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朝、四方會羣臣、不
合於禮、太尉屬朱誕議、今因宜改之際、還修舊則、元首建寅、
於制為便、大將軍屬劉肇議、宜過正一日、乃朝會、詔曰、先帝
以正日棄天下、每與皇太后念此日、至心如割、裂不可以此
日朝羣辟受慶賀、月二日會、又非故事、當還夏正、以建寅之
月為歲首、正始二年、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圍樊城、諸葛瑾

寇柤中踪已破走而樊圍急太傅司馬懿曰柤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六月懿督諸軍南征以南方暑溼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出乃令諸軍休息洗沐簡精銳申號令示必攻之勢然等聞之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殺獲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四月立皇后甄氏五年秋八月秦王詢薨七年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癃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爲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縣振給之袁淮言於曹爽曰吳楚之民脆弱寡能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世以來常爲中

國患者蓋以江漢爲池舟楫爲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十數年以來大佃江北數出盜竊敵進其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兵者貴以飽待饑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彊今宜捐淮漢以南退却避之若賊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施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使我國富兵彊政修民一以臨其國爲不難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而不通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於國亡之不足爲辱自江夏已東淮南諸郡三后以來其所亡幾何非以近賊彊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徙之

淮北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鳴吠之驚乎後渡沔者遂不徙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太傅司馬懿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尚書丁謐鄧颺何晏司徒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謀夷三族三年四月太尉王凌謀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懿征凌凌自殺彪賜死秋七月皇后甄氏崩太傅司馬懿薨以衛將軍司馬師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於太祖廟者更以官爲次太傅司馬懿功高爵尊最在上四年春正月以司馬師爲大將軍二月

立皇后張氏初孫權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壞不復修是歲諸葛恪率軍於隄左右結山挾築兩城使全端留守之引軍而還諸葛誕言於司馬師曰致人而不致於人者此之謂也今因其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選精卒攻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師從之五年夏五月吳諸葛恪圍合肥新城詔太尉司馬孚拒之將姜維亦出圍狄道司馬師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或似彊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

曰、走諸將之不復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敕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秋七月、恪退還、時張特守新城、有衆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彼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已來、已九十餘日矣、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還爲相語之、明日當降、且持印

綬以爲信、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特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鬭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六年春二月、鎭東將軍毋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新城、城中遣劉整出圍傳消息、爲賊所得、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曰、此何言也、我必死爲魏國鬼、不求苟活、欲殺我者便速殺之、又遣鄭像出城傳消息、恪得像、使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其口、遂殺之、整像爲兵、能守義執節、宜有差異、詔賜爵關中侯、各使子襲爵、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爲大將軍、

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誅、廢皇后張氏、秋九月、姜維寇隴右、安東將軍司馬昭鎭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謀、因昭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昭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昭引兵入城、師因是謀廢帝、甲戌、師承皇太后令、詔公卿大臣會議、羣臣失色、師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諸君其若王室何、咸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二代行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亦唯公命、師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於是與羣臣共爲奏永寧宮曰、守尚

書令太尉長社侯臣孚、大將軍武陽侯臣師、司徒萬歲亭侯臣柔、司空文陽亭侯臣沖等、稽首言、臣等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生、永安萬國、三祖勳烈、光被六合、皇帝纂繼洪業、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女色、廢捐講學、棄辱儒士、日延小優郭懷袁信等於芙蓉殿前、祼袒游戲、使與保林女尚等爲亂、親將後宮瞻觀、又於廣望觀上、使懷信等於下作遼東妖婦、嬉褻過度、道路掩目、帝於觀上以爲讌笑、於臨雲臺曲中施帷、見九親婦女、帝臨宣曲觀、呼懷信使入帷共飲酒、懷信等更行酒、婦女皆醉、戲侮無別、使保林李華劉勳等與懷信等戲、清商令令狐景呵華勳曰、諸女上左右人、各有官職、何以得

時帝喜以彈彈人、以此恚景、彈之不避首目、景曰、先帝持門戶急、今陛下日將妃后游戲無度、至乃共觀倡優裸袒爲亂、不可令皇太后聞、景不愛死、爲陛下計耳、帝言我作天子、不得自在耶、太后何與我事、使人燒鐵灼景身體皆爛、甄后崩後、帝欲立王貴人爲皇后、太后更欲外求、帝恚曰、魏家前後立皇后皆從所愛耳、太后必違我意、知我當往不也、後卒待張皇后疏薄、太后遭合陽君喪、帝日在後園、倡優音樂自若、不數往安省、淸商丞龐熙諫曰、皇太后至孝、今遭重憂、水漿不入口、陛下當數往寬慰、不可但在此作樂、帝言我自爾、誰能奈我何、皇太后殺張美人及禺婉、帝恚望、曰太后横殺我

所寵愛、此無復子母恩、數往至故處啼哭、私使暴室厚殯斂、每見九親婦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淸商、帝至後園竹間戲、或與從官攜手共行、熙白、從官不宜與至尊相提挈、帝怒、復以彈彈熙、日游後園、每有外文書入、帝不省、左右曰出、帝亦不索視、太后令帝常在式乾殿上講學、帝徑去、太后來問、輒詐令黃門答言在耳、帝肆行昏淫、敗人倫之敍、亂男女之節、恭孝彌頹、凶德浸盛、臣等憂懼傾覆天下、危墜社稷、雖殺身斃命、不足以塞責、今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漢昌邑王故事、收帝璽綬、帝本以齊王踐祚、宜歸藩於齊、使司徒臣柔、以太牢告宗廟、臣謹昧死以聞、奏可、是日廢芳、遷居別宮、在位六

年、年二十三、使者持節送衛、營齊王宮於河内、晉受禪、封爲邵陵公、泰始十年薨、謚曰厲、初師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於外、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耶、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師甚歡、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與太后別、垂泣、載王車、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王出後、師使使者請璽綬、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

皇帝當絕嗣乎、吾以爲高貴鄉公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師復與羣臣奏曰、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東海定王子高貴鄉公、文皇帝之孫、宜承正統、以嗣明皇帝後、臣請徵公詣洛陽宮、奏可、使中護軍望兼太常、河南尹肅持節、奉法駕迎公於元城、是時太常迎據已發二日、待璽綬於溫、及迎髦事定、又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欲以璽綬手授之、丁丑、令曰、東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子、與國至親、高貴鄉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爲明皇帝嗣、

高貴鄉公髦、文帝孫也、少好學、齊王廢、公卿議迎立公、十月、

公至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於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將答拜、儐者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爲、遂步至太極殿東堂、見太后、其日、卽皇帝位於太極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公神明爽儁、德音宣朗、罷朝、師私問所親曰、上何如主也、鍾會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師曰、如卿言、社稷之福也、詔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正元元年冬十月、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勞民士、察寃枉失職者、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鉞入

朝不趨、奏事不名、劒履上殿、黃龍見於鄴井中、二年春正月、鎭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大將軍司馬師征之、破欽於樂嘉、欽奔吳、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司馬師薨於許昌、二月、以衛將軍司馬昭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吳大將孫峻衆號十萬至壽春、鎭東大將軍諸葛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留贊、獻捷於京都、三月朔、太史奏日食而不蝕、大將軍司馬昭推史官不驗之負、史官曰、合朔之時、或有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則蔽障日體、使光景有虧、故謂之日蝕、月掩月則日於月上過、謂之陰不侵陽、雖交無變、日月相掩必食之理、交而不變、無術以知、是以胥神郊社、日蝕則接祭、是亦

何爲今古日陰皆驗必無不食若此强說耳

前代史官不能審蝕也、自漢故事、日蝕必當於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故甲寅詔有備蝕之制、無考負之法、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由本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乃止、八月、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敗、還保狄道城、遣安西將軍鄧艾與征西將軍陳泰幷力拒維、姜維退還、甘露元年秋七月、安西將軍鄧艾大破姜維於上邽、八月、命大將軍司馬昭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二年春、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司空、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綝、大將軍司馬昭討之、挾帝與太后俱行、三年春二月、陷壽春城、斬

諸葛誕、初、建安二十三年、宛將侯音扇動山民、保城以叛、功曹應余與太守東里衮迸竄得出、音遣騎追逐、飛矢射衮、余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音造爲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何爲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若身死君全、隕沒無恨、因仰天號哭、血淚俱下、賊見其義烈、釋衮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六月、詔曰、昔南陽郡山賊擾攘、欲殺太守東里衮、功曹應余殺身濟君、其旌余孫倫吏、八月、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傳史、然後六合乘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

五更以爲死可歎君子進退以禮士人如何爲何不去使有見密疏之錄

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帝乞言于祥祥對曰昔者明王禮樂既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於言行夫大人者言行動乎天地天且弗違況於人乎後小同詣司馬昭昭有密疏未屏如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曰否昭猶疑而鴆之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咸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乃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五年夏四月詔進大將軍司馬昭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名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

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耶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爲之備帝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屯騎校尉司馬伷人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逆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

即前刺帝刃出於背遂殂時五月己丑也昭聞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太傅孚大將軍昭請以王禮葬之太后從之葬於洛陽西北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旐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在位七年年二十尚書王經不附昭昭收經及家屬使使持節行中護軍司馬炎迎常道鄉公璜嗣削帝後大將軍昭上言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即敕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陣傷公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

濟因戾悖逆干國亂紀輒敕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成濟兄弟不即伏罪袒而升屋醜言悖慢自下射之方殪初石苞鬻鐵於長安司馬懿見而奇之擢爲尚書郎歷鎮東將軍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中盡日昭遣人要令過邑曰帝非常人也數日而難作

陳留王奐初名璜武帝孫燕王宇子也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之六月甲寅入於洛陽見皇太后即皇帝位於太極殿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爲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依禮典處當務盡其宜有司奏

禮莫崇於尊祖制莫大於正典陛下紹大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服躬秉虔肅以先萬國聖朝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以爲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問遺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於制書國之正典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上遵王典俯順聖敬二者不愆禮實宜之三年冬十月蜀大將姜維寇洮陽鎮西將軍鄧艾拒之破維於侯和維遁走四年夏五月詔曰蜀蕞爾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虐用其衆曾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不致於人兵家之上略蜀所恃賴惟維而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爲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松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首尾蹴討若擒維便當東西並進掃滅巴蜀也又命征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鄧艾鍾會所至輒克十一月蜀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五年以鄧艾爲太尉鍾會爲司徒皇太后崩咸熙元年春正月檻車徵鄧艾行幸長安鍾會反於蜀爲衆所誅鄧艾亦見殺三月進晉公爵爲王封十郡并前二十封劉禪爲安樂公吳寇逼永安遣荊豫諸軍赴救賊遁八月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十二月詔曰昔聖帝明王靜亂濟世文武殊塗勳烈同歸是故或舞干戚以訓不

庭或陳師旅以威暴慢至於愛民全國康惠庶類必先修文教示之軌儀不得已然後用兵此盛德之所同也往者季漢分崩九土顛覆劉備孫權乘間作禍三祖綏寧中夏日不暇給遂使遺寇僭逆歷世幸賴宗廟威靈宰輔忠武爰發四方拓定庸蜀役不浹時一征而克自頃江表衰弊政刑荒闇巴漢平定孤危無援交荊揚越靡然向風今交阯僞將呂興已帥三郡萬里歸命武陵邑侯相嚴等糾合五縣請爲臣妾豫章廬陵山民舉衆叛吳以助北將軍爲號又孫休病死主帥改易國內乖違人各有心衆叛親離莫有固志若六軍震曜南臨江漢吳會之域扶老攜幼以迎王師必然之理也然興動大衆猶有勞費宜告喻威德開示仁信使知順附之利相國參軍事徐紹水曹掾孫彧昔在壽春並見虜獲紹本魏南陵督才質開壯彧孫權支屬忠良見事其遣紹南還以彧爲副宜揚國命告喻吳人若其覺悟不勞征討蓋廟勝長算自古之道也紹封都亭侯彧賜爵關內侯紹等所賜妾及男女家人悉聽自隨不必使還開廣大信以明國恩是歲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爲太守都尉皆爲令長二年夏四月吳遣使紀陟請和秋八月晉王昭薨太子炎襲位總攝百揆備物典冊一皆如前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柱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十

二月詔羣公卿士具儀設壇於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册禪位於晉王如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於金墉城而終館於鄴在位七年時年二十晉封帝爲陳留王太安元年崩謚曰元皇帝魏氏五帝共四十一年評曰古者天下爲公唯賢是與後代帝位世及爲禮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宰輔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於晉焉謚誅夷師廢帝鄙弒君炎篡位極矣

史緯卷六十二

三國志魏書三

列傳

后妃

武宣卞皇后琅邪人文帝母也本倡家年二十太祖納爲妾隨太祖至洛董卓爲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亦辞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爲繼室太祖始娶丁夫人又得劉夫人生子脩劉早卒丁養脩脩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太祖到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卻行立於戶外復云得無尚可耶不應太祖曰眞訣矣遂與絕初丁夫人既爲嫡加有子脩視后母子不足后爲繼室不念舊惡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上坐而已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耶其後丁亡后請太祖殯葬許之及太祖病困歎曰我前後行事於心未曾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脩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太祖

常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故。對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僞。故取其中者。文帝爲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爲太子。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爲嗣。我以得免無教導之過爲幸耳。亦何爲當重賜遣乎。太祖聞之曰。恐不變容。喜不失節。是最爲難。二十四年。拜爲王后。文帝踐阼。尊后曰皇太后。稱永壽宮。太后每見高年白首。輙住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外舍當怪吾遇之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爲奢。莫望恩貸也。帝

爲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厨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黄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曰。案典籍。后父無分土命爵之制。秦漢行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乃止。太和四年崩。合葬高陵。秉自以功封開陽侯。卒。子蘭嗣。少有才學。明帝時。蘭見外有異才。而帝留意於宮室。數切諫。後蘭苦消渴。時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帝變色。蘭終不服。卒。子豐嗣。

文昭甄皇后。無極人。明帝母也。后少時。每寢寐。家中髣髴見有人持玉衣覆其上。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問之。后曰。此豈女人之所觀耶。年九歲。喜書。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汝當作女博士耶。后言。古者賢女未有不以前世成敗爲已誡。不學何由知之。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謂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寶爲罪。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舉家稱善。建安中。袁紹爲子熙納之。熙出爲幽州。后留養姑。及太祖下鄴。文帝入袁尚府。有婦人被髮垢面。流涕立紹妻劉氏後。文帝問之。劉氏答是熙妻。顧擥髮髻。以巾拭面。姿貌絶倫。遂見納。有寵。生明帝。文帝

（吾學所得）

踐阼。山陽公奉二女以嬪於魏。郭后李陰二貴人並愛幸。后失意。有怨言。帝大怒。黄初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於鄴。明帝即位。追諡曰文昭皇后。別立寢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改葬朝陽陵。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諡淑平原懿公主。爲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黄與合葬。追封黄烈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悳爲之後。承甄氏姓。封悳平原侯。襲公主爵。（幽婚假子。大禮極矣。）

（眞僞不可辨）

文德郭皇后。廣宗人。父永。南郡太守。后少時。永奇之曰。此乃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爲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鞮侯家。太祖爲魏公時。入文帝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

寵必后讒之

定爲嗣后有謀焉及踐阼爲貴嬪黄初三年文帝欲立爲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黄英娥降嬀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妹喜紂以炮烙怡悅妲己是以聖哲愼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命於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遂立爲皇后后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柴貴

人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爲帝言其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爲之頓首請罪是以六宮無怨曹洪家富而性吝嗇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卞太后謂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廢汝矣后於是涕泣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爲婚后聞之敕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當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求小妻后止之遂敕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爲妾也宜各自愼無爲罰首常敕戒外家曰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愼乎五年帝東

父殺母子不可讐也因他人以殺其母則

因母之讐也母之所讐子亦讐之可也

此語卞氏亦在其中

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可乎六年帝東征吳至廣陵后留譙宮宿衛欲遏水取魚后曰水當通漕運今所不足者豈魚乎明帝即位尊后爲皇太后稱永安宮孟武母卒欲厚葬太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爲法青龍三年春后崩初甄后之誅由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遂立后使養明帝帝既立心常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后曰先帝自殺之何以責問我且汝爲人子可追讐死父爲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

怒遂逼殺之敕殯者使如甄后故事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明帝爲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同輿輦及即帝位立爲皇后初明帝爲王納河內虞氏爲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卞太后慰勉之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夫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絀還鄴宮以后父嘉爲奉車都尉嘉本廣東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容止舉動甚蚩駭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帝之幸郭后也后愛寵日弛景初元年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郭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許乃禁左右不

虞氏之言驗矣

得使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謚葬愍陵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明帝甚見愛幸帝疾困立爲皇后齊王卽位尊后爲皇太后稱永寧宮值三主幼弱宰輔統政與奪大事皆先咨啓太后而後施行毋丘儉鍾會作亂咸假其命以爲辭焉景元四年崩

公孫度

公孫度襄平人度父延爲玄菟郡吏玄菟太守公孫琙子豹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琙子同年琙親愛之遣就師爲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同郡徐榮爲董卓中郎將薦度爲遼東

太守度起玄菟小吏爲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召度子康爲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之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宜曰漢祚將絕當與卿圖王耳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爲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爲輔也度大喜故河內太守李敏恐爲所害乃將家屬入於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設壇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太祖表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恭爲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拜恭爲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恭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明帝卽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國家知淵兩端恐遼東吏民爲淵所誤公文下遼東因赦之曰告遼東玄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自擅江表恃江湖之險阻王誅未加比

年以來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貿遷有無既不疑拒齎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好陷君於惡春秋所誅也遼東玄菟奉事國朝紆青拖紫以千百數曾無匡正納善之言乃阿順邪謀脅從奸惑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芝艾俱焚安能白別乎且又此事顯然易見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怵惕之患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厥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忽背叛之名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之日覆衆成山舒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逼迫乃至

於此今忠臣烈將咸忿遼東反覆攜貳皆欲乘桴浮海期於肆意朕為天下父母念天下新定既不欲勞動干戈費役如彼又悼邊陲遺民迷誤如此故遣郎中衛慎等且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臣能輔時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福莫大焉儻為逆惡所染汙不敢倡言其諸與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權遣使張彌許晏等將數十人齎金玉珍寶立淵為燕王欲因市馬時明淵受權燕王之號欲留淵討吏遣兵討之散騎常侍劉劭以為昔淵父康斬袁尚兄弟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illegible]見貸使有以自新淵亦恐權遠不可恃

且貪貨物誘致[illegible]之送彌晏等首明帝於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眾如故中領軍夏侯獻表曰公孫淵敢違王命廢絕計貢者實挾兩端既恃阻險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衛親見賊權軍眾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恐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驪濊貊與淵為仇並為寇鈔今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䂮弘武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弘

何不使往而速[illegible]

性果烈乃心於國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辯而不俗加仕本郡習其國風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為可使弘行為說利害辯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事才足以行之辭足以見信雖酈生之降齊王陸賈之說尉佗無以過也欲進遼路不宜釋騏驥將已篤疾不宜廢扁鵲願察愚言也明帝遣傅容孫變往淵討吏從洛陽還語淵曰使者皆擇勇力者非凡人也淵由是疑怖容變至住學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景初元年遣幽州刺史毋丘儉齎璽書徵淵淵發兵逆於遼隧儉不利而還淵遂自立為燕王[illegible]百官遣使者假鮮卑單于璽誘呼鮮卑

侵擾北方二年[illegible]太尉司馬懿征淵六月軍至遼東淵闕[illegible]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戮其使羊道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覇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報雪曩事矣權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也淵遣將軍卑衍楊祚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懿軍至令衍逆戰懿遣將軍胡遵擊破之懿令軍穿圍引軍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衍等還救襄平懿進軍首山衍等

逆軍殊死戰、復斬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爲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至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修櫓、爲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衆潰、與其子修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illegible]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淵兄晃

爲恭任子在洛[illegible]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保、數自表闕、欲令國家討淵、帝以淵已秉權、故因而撫之、及淵叛、上欲活之、有司謂不可、遂殺之、

張魯

張魯、豐人、祖陵、漢順帝時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將兵擊漢中、魯遂據之、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名鬼卒、已號祭酒、各領部衆、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懸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鬼道輒病之、病者令自首過、犯法者、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以魯領漢寧太守、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漢寧王、功曹閻圃曰、漢川之民、戶過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方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遽稱王號、必爲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將還、西曹掾郭諶曰、魯已降、衛雖不留、偏攜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破衛、斬之、遂入蜀、魯聞陽平已[illegible]將稽顙、閻圃曰、今以迫往、其功必輕、

不如依南山入巴[illegible]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寶貨倉庫、國家之有也、遂封藏而去、太祖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勞之、魯盡將家屬以出、太祖逆拜魯鎭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封魯五子及閻圃皆爲列侯、

曹仁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濦彊諸縣、多下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爲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固宜、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

遂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盡復收諸縣而還、河北既定、從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封都亭侯、從平荆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吳將周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金衆少、爲所圍、左右在城上、望見金垂沒、皆失色、仁被甲上馬、將其麾下數十騎出城、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還突之、拔出金兵、賊衆乃退、長史陳

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眞天人也、假節鎭荆州、屯樊、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羽、仁將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士無二心、徐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爲將嚴整、奉法令、鄂陵侯彰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宮、爲書戒彰曰、爲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卽位、拜仁大將軍、遷大司馬、黃初四年卒、諡曰忠侯、弟純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大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斬譚首、及北征三郡、純部騎獲單于蹋頓、以功封高陵亭侯、建安十五年卒、諡曰威侯、虎豹騎皆天下驍銳、純以選爲督、撫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選代、太祖曰、純之比、何可復得、遂不選、

曹爽

曹爽、大司馬眞之子也、爲武衞將軍、明帝寢疾、引爽入臥內、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懿並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卽位、加爽侍中、丁謐畫策、使爽白天子、轉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

先來由己、得制其[illegible]也、爽弟羲爲中領軍、訓武衞將軍、彥散騎常侍、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敘、任爲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宣王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爽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數百里、賊因山爲固、兵不得進、爽參軍楊偉、爲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颺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司馬懿謂夏侯玄曰、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

平路勢至險、蜀巴先敗、若進不獲、戰退見徼、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及軍退、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所發牛馬運轉者、死失略盡、羌胡怨歎、關右虛耗、初爽以懿年德並高、恒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用、共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謐為尚書、晏典選舉、軌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懿、懿遂稱疾避爽、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取州縣、有司望風莫敢忤旨、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illegible]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女子以為

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倢伃教習為伎、擅取大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羲深以為憂、著書陳驕淫盈溢之禍、辭旨甚切、爽見之不悅、羲數諫不納、涕泣而起、懿密為之備、九年冬、李勝出為荊州刺史、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先是爽兄弟數出游、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耶、懿部勒兵馬、從闕下趣武庫、當爽門、人逼車住、爽妻劉氏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懿

遂得過、出屯洛水浮橋、奏爽罪惡、令罷吏兵、以侯就第、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為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為衛、懿語弟孚、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帳幔大官食具詣行在所、大司農桓範聞兵起、不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劍戟、略將門候、南奔爽、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猶豫未決、範復謂羲曰、當今日、卿兄弟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者、羲不能從、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自歸罪、爽於是遣允泰詣懿歸罪請死、乃通懿奏事、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勅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

爽第、四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還廳事上、與兄弟共議、未知懿意深淺、作書與懿曰、賤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於今未反、數日乏匱、當煩見餉、以繼旦夕、懿得書大驚、即答書曰、初不知乏糧、甚懷踧踖、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尋送、爽兄弟即便喜歡、自謂不死、初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收當治罪、當陳爽與晏等陰謀反逆、並習兵、須三月中欲發、於是收晏等下獄、會公卿朝臣廷議、以為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爽以支屬、世蒙殊寵、親受先帝遺詔、託以天下、而包藏禍心、蔑

乘顛命乃與晏颺當等圖謀神器範黨同罪人皆大逆不道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丁謐父斐爲典軍校尉從太祖征吳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奪官後太祖問斐印綬所在斐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顧左右曰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桓範沛國人明帝時爲征虜將軍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爲岐所奏坐免後轉冀州牧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北將呂昭才實仕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氏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爲呂昭屈也其妻曰君前在東欲擅斬

徐州刺史衆人爲君難爲作下今復羞爲呂屈是復難爲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稱疾不赴冀州正始中拜大司農及宣王舉兵範突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舉手中版以示蕃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求見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故吏耶何敢爾乃開之範出城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範見爽勸以天子詣許昌徵四方兵以自輔爽疑範復謂羲曰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耶今日卿等門戶倒矣羲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不從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謂從駕羣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己也遂進謂帝曰陛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令範曰今茲坐卿兄弟族矣爽還官令範從到洛水浮橋懿呼範曰桓大夫何爲爾耶有詔範還復位會司蕃詣鴻臚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所言懿忿然曰誣人以反於法何應主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乃收範時持範甚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晏何進孫也太祖納晏母尹氏并收養晏其時秦宜祿兒阿朗亦隨母在公家並見寵如公子朗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文帝憎之晏尚主又好

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晏母生沛王及女金鄉公主晏尚之公主賢謂其姑曰晏爲惡日甚將何以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妒耶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懿使人錄之晏母藏沛王宮中向使者搏頰乞白活之使者以白懿懿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爲沛王故特原不殺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師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自況也懿使晏典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疏丁鄧等七姓懿曰未也凡有八族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懿曰是也乃收

(與令女也)

晏爽從弟文叔妻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己乃斷髮以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復以刀截兩耳及爽被誅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絶婚強迎令女歸微使人諷之令女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床席擧家驚惶視者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嘉之聽使養子爲曹氏後

夏侯玄

夏侯玄字太初征南大將軍尚之子也正始初曹爽輔政玄以外兄弟爲征西將軍都督涼州諸軍事爽誅徙太常玄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光祿卿張緝同郡傾巧人也緝以東莞太守召爲光祿大夫不得意豐自以身處機密子韜以列侯給事中尚齊長公主有內外之重心不自安謂韜曰玄海內重人年時方壯而永見廢又曹爽外弟於大將軍(司馬師)有嫌緝有才用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皆不得意汝以密計告之緝嘗病創臥豐遣韜省病屏人語緝曰韜尚公主父子在機近大將軍秉事常恐不見明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韜家同慮者也韜父欲與君侯謀之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所逃此事大不捷即禍及宗族豐又語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賢等皆曰惟君侯計豐陰令弟兗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并力而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謂鑠等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便共迫脅將羣寮人兵就誅大將軍卿等當密白此意鑠等曰陛下儻不從奈何豐曰事有權宜臨時若不聽信便當劫將去耳鑠等許諾緝遣子邈與豐同謀起事韜以謀告玄玄曰宜詳之耳而不以

(此事已道會所爲)

告也司馬師聞豐謀問之舍人王羕羕請以命召豐豐若無備勢迫必來若不來羕一人足以制之豐若知謀泄率黨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陵雲臺臺上有三千人仗鳴鼓會衆如此則難圖也師即遣羕以車迎之豐見劫迫隨羕而至司馬師責之豐知禍及正色曰卿父子懷奸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師怒使勇士以刀環築殺之豐字安國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曰聞有李安國時豐爲黃門侍郎明帝曰豐名乃被吳越耶轉給事中以名過其實不大用嘉平四年中書令缺大將軍師問朝臣誰可補者或指豐豐雖知非顯選而自以連姻國家思附至尊遂不辭豐

(明帝亦知人)

說得是

在中書帝每獨召與語師恐其議已請豐豐不以實告師俶之豐歷事二朝不以家計為意仰俸廩而已緝雖尚公主豐常約敕不得有所侵取得賜錢帛輒以施親族及死後家無餘積夜送豐屍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師勑之乃受帝怒將問豐死故太后呼帝入乃止弟翼妻散騎常侍荀廙姊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共赴水火者誰翼思未荅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吾從坐身死二兒必免子斌後為管河南尹旣收玄緝等送廷尉玄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玄曰吾當何辭卿便為吾作辭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毓涕以示玄玄視頷之而已毓弟會玄不與交玄在囹圄會欲狎而友玄玄正色曰鍾君何相偪如此也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議咸以為毓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原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玄等皆夷三族豐子韜以尚主賜死獄中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時年四十六初夏侯霸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卒許允謂玄曰吾等無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兄弟不吾容也玄之執

儼亦雖得必豐罪皆爲

也司馬昭流涕請之師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趙儼卒師昭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後至衆賓客咸越席而迎師由是惡之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許允高陽人與豐玄親善明帝時允為尚書選曹郎與陳國袁侃坐職事皆收送獄允謂侃曰卿功臣之子法應八議不憂死侃乃為受重允復定後為中領軍有何人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投書燒之不以開呈大將軍師及鬬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褲豐等已收況師聞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為忿忿乎是時朝臣驚遽者多不獨允也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督河北諸軍事已受節傳出止待命師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此所謂著繡晝行也允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子素頗聞衆人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耳何用是為允曰卿俗士不解我以榮國耳帝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帝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為侍中顧當與帝別涕泣歔欷會訖罷出詔促允令去有司奏允前擅以官廚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遂收送廷尉考竟減死徙邊道卒初允為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

年限緩日限迫

夏侯玄許允妻王經母意入列女以三國志無列女傳故附見各傳

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
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取視之乃
遣出望其衣敗曰淸吏也賜之允之出爲鎭北也喜謂其妻
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將拜以印
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初成然已被辱問送印
者果墜於廁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
妻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旣而
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妻促裾留之允曰婦有四德卿有
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允曰皆備婦
曰士有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

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生二子奇猛允死門生走入告其婦
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
諸兒事後移居墓所師遣鍾會看之若才德及父當收兒以
語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
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具以狀對卒
免禍奇爲晉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淸河王經字彥緯與允
俱稱冀州名士爲江夏太守太將軍曹爽附絹二千匹令交
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其母問歸狀經以對母以經典兵
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不復罪母因謂經曰汝田家
子仕至二千石今可以止矣物太過不祥經不能從後爲尙

舜亦不能用

書坐高貴鄉公事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謂經曰人誰不死
往得其死所以此幷命何恨之有晉武帝太始元年賜經孫
郎中評曰夏侯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繼
絲榮位如斯曾未闚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
乎

陳登

登傳原附呂布之後今另列云

陳登字元龍下邳人爲廣陵太守威信宣布海賊薛州等萬
有餘戶束手歸命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爲軍先驅時登諸
弟在下邳城中呂布質執之欲求和登進圍日急布刺姦張
弘疫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旣伏誅登以功加伏波將軍甚得

江淮歡心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羣下以
賊衆十倍於郡兵可引軍避之與以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
處必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鎭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
任南平百越吾旣不能遏除凶慝何寇盜之逃耶閉門自守
示弱不與戰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登宿整兵器昧爽開南
門引騎指賊營分兵鈔其後賊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軍
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棄船迸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
數賊復大興兵向郡登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密去賊十
里治軍營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從橫成行令夜俱
起火火然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望見驚潰登勒兵追奔斬

首萬級遷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而隨之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物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耶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備因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王儁

王儁字子文汝南人少為范滂岑晊所善太祖為布衣特愛儁儁亦稱太祖有治世之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太祖會之會者三萬人太祖竊語儁曰天下將亂為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必先誅此二子儁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笑儁為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到避地居武陵歸者百餘家帝之都許徵為尚書又不就劉表見紹彊陰與紹通儁謂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漠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儁以壽終太祖平荊州自臨江迎喪改葬於江陵

荀彧

荀彧字文若緄之子也彧年少時南陽何顒異之曰王佐才也董卓之亂彧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宜亟去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會冀州牧韓馥遣騎迎彧乃將宗族從馥留者後多為李傕所殺略彧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度紹終不能成事時太祖在東郡彧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為司馬時年二十九興平元年太祖領兗州牧親征陶謙使彧守甄城任以留事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使人告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速供軍食彧知邈有變即勒兵

設備豫州刺史郭貢帥兵數萬奄至城下求見彧彧將往夏侯惇等曰何知貢不與布同謀君一州鎮不宜輕往彧曰貢與邈等分非數結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懷嫌疑彼必怒而成謀貢見彧無懼意遂引去彧使程昱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

篡語未知
猝心

不可以不先定宜急分討陳宮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閒大收
熟麥一舉而布可破也今舍布而東多留兵則力不勝敵少
留兵則後不自固布乘虛寇暴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
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公前討徐州威
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堅壁清野以拒將
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
矣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
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
初太祖征陶謙破彭城傅陽謙退保郯太祖攻之不能克乃
還過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自三輔遭董卓之亂百姓流
移東出多依彭城間至是殲爲朽殺男女數十萬人泗水爲
之不流五縣無復行迹故彧云然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
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建安元年漢獻帝自河東
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衆以爲不可彧勸太祖曰昔晉文
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
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然猶
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
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
舊之念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
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

爲累明矣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悔之亦無及矣太祖
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太祖大將軍進彧爲侍中
守尚書令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
天下畏其彊太祖東憂呂布南拒張繡繡敗太祖軍於宛紹
益驕與太祖書言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衆人
見太祖以紹書示彧彧曰古之成事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
劉項之興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耳紹外寬
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
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
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
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
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行己謹儉推心待人與有
功者無所恡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
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雖彊其何能爲太
祖悅彧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
者恐紹侵擾關中北引羌胡南誘蜀漢則是我以兗豫抗天
下六分之五也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
超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
連和雖不能久比公安定山東亦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
事操乃表繇節督關中諸軍二年太祖既破張繡東擒呂布

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爲之謀審配逢紀任其事顏良文醜統其兵殆難克也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法必不能縱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匹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五年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盡與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皐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紹能聚人而不能用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巳半年矣情見勢屈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堅壁持之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彧所策六年太祖欲因紹新破以其間討劉表彧曰今紹破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太祖復次於河上紹病死太祖渡河擊紹子譚尚八年太祖表封彧爲萬歲亭侯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彧彧謂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

(又一折角巾)

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彧勞軍於譙因輒留彧叅丞相軍事太祖軍至濡須彧疾留壽春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於是飲藥而卒時年五十謚曰敬侯明年太祖遂爲魏公彧常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稷契皐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於戎旅之間世祖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今公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干戈戢睢大道流行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旣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於當時揚名稱於後世豈不盛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稽治化於事未敝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眞以敦教化則王道清矣太祖嘉納之司馬懿常稱吾自耳目聞見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徐衆曰荀彧巾幗以行觸樹枝成岐謂之爲善因而弗改今幍本末有岐自彧始也(本字疑衍)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爲報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爲之備彧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且吾以微功見錄位爲宰相豈復賴女寵乎彧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嘗

與爻昔言辭悖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陽
驚曰昔已嘗爲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彧又驚
曰誠未語公耶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憂故
不言耳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彧無對謝闕而已太祖
以此恨彧而外含容之至董昭建魏公之議彧意不同欲言
於太祖及齎璽書犒軍飲饗禮畢彧留請間太祖知彧意揖
而遣之彧遂不得言彧子粲字奉倩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秕粲
兄俁難之曰易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
胡爲不可得而聞哉粲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

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以盡言此非達乎
言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當時不
能屈也又論父彧不如從兄攸彧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
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諸見怒而不能廻也太和初到
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時有格而
不相得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騎驛夏侯玄亦與粲善粲
常謂嘏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粲以
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
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
殯傅嘏往喭粲粲不哭而神傷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

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
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嘗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
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
時俊傑至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動
路人范曄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天下之命倒懸矣荀君
乃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崇明王略以急國艱豈云因亂假
義以就違正之謀乎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爲中賢
以下道無求備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彼非薄於仁
而欲之盖有全必有喪也方時運之遜迍非雄才無以濟其
溺功高埶彊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並也盖取其歸

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殺身亦非彧所願不得已耳

荀攸

荀攸字公達彧從子也祖曇廣陵太守曇卒故吏張權求守
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
姦衢推問果殺人亡命者爲黃門侍郎董卓徙長安攸與議
郎何顒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
然後據殽函輔王室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
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
太祖迎天子都許荀彧爲攸徵爲尚書建安三年從征張繡
攸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

也其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若急之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故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自宛征呂布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還襲呂布不可攸以爲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可破也太祖曰善進至下邳布戰敗退而固守攻之不拔太祖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城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太祖援白馬還遣

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卒與太祖遇諸將請輜重還營攸曰此正所以禽敵也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兵擊大破之斬其將文醜太祖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太祖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可破也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七年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明年太祖欲征劉表而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彊宜先平之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紹據四州之地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

戎首

讎怨勢不兩全及其亂而取之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復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陵樹亭侯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也又曰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病世子問疾獨拜牀下其見尊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從征孫權道卒太祖言之則流涕

賈詡

賈詡字文和姑臧人少時漢陽閻忠異之曰良平之才也察孝廉爲郎以疾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十數人皆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久爲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氐氐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董卓入洛陽詡爲討虜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死衆恐懼李傕郭汜等欲解散閒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若不濟走未後也傕乃西攻長安入之傕等欲封詡詡曰

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因辭不受又以爲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乃拜詡尚書典選舉傕汜鬬長安中和出天子祐護大臣詡有力焉是時將軍段煨屯華陰與詡同郡遂去傕託煨詡素知名爲煨軍所望煨內恐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或謂詡曰煨待君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我去必喜又望吾結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俱全矣詡遂往繡執禮甚恭煨果善視其家詡說繡與劉表連和太祖比征繡一朝引軍退繡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繡不從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追之更戰必勝繡曰不用公言故敗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遂追戰果得勝而還繡問其故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新退曹公必自斷後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幷與詡書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曰何至是若此當何歸詡曰當歸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與曹爲讐歸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

似廣武君說韓信

宜歸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宜從三也繡遂率衆歸太祖太祖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爲金吾將軍封都亭侯袁紹圍太祖於官渡太祖糧方盡以問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幷兵出圍擊紹別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以詡爲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江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太祖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請割地以和幷求任子詡以爲可僞許之復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太祖曰解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時文帝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而已文帝從之太祖嘗屛左右問詡詡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卽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太祖大笑太子遂定詡自以非

詡謙抑

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疑闔門自守無私交男女嫁

娶不結高門。文帝即位、以詡爲太尉、帝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者、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詡年七十七卒、

張範

張範、字公儀、修武人、祖歆、爲漢司徒、父延、爲太尉、太傅袁隗、

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恬靜樂道、淡於榮利、徵命皆不就、弟承、字公先、亦知名、爲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衆、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爲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今欲誅卓、衆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遣承與相見、術問曰、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彊、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而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時太祖將征冀州、術復問曰、今曹操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衆、可謂不量力矣、子以爲何如、承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承去之、太祖遣使迎範、範以疾留彭城、遣承詣太祖、太祖以爲諫議大夫、範子陵及承子戩爲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以兒相還、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之、悉以還範、太祖自荊州還、範見於陳、以爲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文帝、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弟禮、範救恤窮乏、家無餘財、建安十七年卒、承爲趙郡太守、政

化大行、太祖將西征、徵承參軍事、病卒、

涼茂

涼茂、字伯方、山陽人、爲樂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茂終不爲屈、度謂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今吾欲以步卒三萬、騎萬匹、直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又謂茂曰、於君意何如、茂曰、比者海內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成敗、爲人臣者、固若是邪、曹公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毒、率義兵爲天下誅殘賊、功高而德廣、以海內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耳、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亡之效、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諸將皆震動、良

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徙遷為魏郡太守遷太子太傅卒

國淵

國淵字子尼太祖辟為司空掾屬每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征關中以淵為長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彼賊文書傳以一為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太祖悅遷魏郡太守郡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引二京賦淵勑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

師功曹差三人淵引見語以所學未博可求能讀二京博物之書者從受之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親舊以恭儉自守卒官

田疇

田疇字子泰無終人好讀書擊劍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身備宗室遺老欲奉使展効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眾議咸推疇虞遂署為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為眾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願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疇因說虞曰公孫瓚阻兵安忍不早圖之必有後悔虞不應疇乃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徑而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固辭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謂疇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今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行事如此則燕趙之士豈復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乃縱遣之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埽地而盟曰

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中山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眾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其長而賢者以為之主皆曰善僉共推疇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又制嫁娶之禮興講授之業眾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遣譯使致貢遺袁紹遣使招命又即授將軍印疇皆不納紹死其子尚又辟之疇終不行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烏丸未至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致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來

而君若恐不及何也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拜爲蓨令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不得進未免解弛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進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

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爲君難率衆遁逃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固讓不受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遼東斬送袁尚首疇以嘗爲尚所辟乃往弔祭太祖亦不問從征荊州還太祖追念疇功乃復封以前爵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有勑疇宜免官加刑乃下大臣博議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旨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必不得已請效死自刎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告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年四十六卒

王脩

王脩字叔治營陵人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爲之罷社北海孔融舉脩孝廉以亂不行郡中反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

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袁譚在青州辟脩爲治中從事譚敗劉詢起兵漯陰諸城皆應譚歎息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來後果棄其妻子來赴譚譚以統爲樂安太守譚欲攻尚脩諫曰兄弟相攻擊敗亡之道也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手足曰我必勝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鬬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斬佞人睦兄弟以禦外侮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太祖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命脩督軍糧譚之破諸

號皆服唯管統以衆安不從命太祖旣獲管統命脩斬其首脩以統亡國之忠臣解其縛與謝太祖太祖悅而赦之遷爲奉常嚴才反與其徒屬攻掖門脩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曰舊制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

邴原別傳甚佳志皆不錄太失之簡

三國志魏書四

列傳

邴原

邴原字根矩北海人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若不就黃巾起原將家屬客遼東同郡劉政有勇略遼東太守公孫度忌之收捕其家政得脫往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耶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旣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爲己害今政已去君之害除矣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有志略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教授之聲不絕後歸太祖辟爲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非禮也原之所以見容於明公者以能守禮也若聽明公之命而放棄典禮焉以原爲哉太祖乃止徙爲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太祖征吳原從行卒原別傳曰原家貧早孤隣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學者皆其有父兄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故涕零也師哀之爲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當相教不求資也於

文舉任性乃爾

是進就書一冬之間通孝經論語及長金玉其行欲遠游學
安丘孫崧謂曰若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曰然崧曰鄭君博
聞彊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是以
鄭爲東家丘也原曰先生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
不同故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
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
君以僕爲西家愚夫耶崧謝之因曰兗豫之士吾多所識未
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達其意持書而別原以爲求師
啓學志高者進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乃藏書於家而行原
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同口單步負笈至陳留
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
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
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燕於
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崧解不致書之意時孔
融在郡教曰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爲計掾彭璆爲
計吏原爲計佐融有所愛當盛嗟嘆之後恚望欲殺之朝吏
皆請其人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爲請融謂原曰衆
皆請君何獨不原曰明府於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
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受恩未有在某前者矣而今乃欲殺
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之則推之欲殺其身原愚

文舉好善之誠附自書及

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成就拔
擢之今辜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
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
薄何常之有原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
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
彼已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
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大笑曰吾乃戲耳原曰
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爲戲者哉
融無以答是時漢朝凌遲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
道融書喩原曰修性保貞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
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儁乂國之將隕嫠不恤緯
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爲己
任授手援溺振民于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
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原遂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
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
取而繫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己而成淫
祀乃辨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後原欲歸鄉里止
於三山孔融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
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故遣五
官掾奉問升楷之勞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棊奕

舉人舍言之太息原在遼東十餘年及遁還南行已數日而度言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矣又曰吾自遣之勿復求也時鄭玄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儒雅之士集焉原以高遠清白頤志淡泊英偉之士尚焉故青州有邴鄭之學太祖爲司空辟原署東閤祭酒太祖北伐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旦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而原至門下通謁太祖驚喜攬履而起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及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太祖曰此君名重乃傾

士大夫心荀彧曰此一世異人公宜盡禮以待之太祖曰固孤之宿心也常以疾病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河南張範欲效之太祖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貴之者貧也魏太子爲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而原自非公事不妄造太祖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於是轉五官長史令曰子弱不才貪欲相屈以匡勵之太子燕會衆賓客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耶父耶衆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坐獨無所言太子諮之於原原勃然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原卒後永寧太僕東郡張閣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閣曰張子臺視之若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爲好敦然似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好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張範欲效原而見譏張閣未嘗學原而見稱善學不在蹟迹也

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年十六喪父賻賵悉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鬚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俱游學于異國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遂與邴原王烈等至遼東公孫度虛館以候之寧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

時彼難者多居於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還意衆多來就之而居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太祖爲司空辟寧度絕命不宣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招禍之道也密令西還度子康代居郡學禮之欲官寧以自輔而終不敢言寧所居屯落會井而汲男女雜錯每爭汲鬭鬩寧患之乃買器分置井傍汲水以待之來者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爲乃各相責不復鬭訟鄰人有牛暴寧田寧爲牽牛著涼處自飲食之過於牛主牛主得牛自愧若犯嚴刑是以禮讓移於海表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

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司徒華歆薦寧文帝徵寧時康死
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康孽子淵有儁才寧曰廢嫡立
庶下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乃將家屬乘海受徵恭送之南
郊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資遺皆受而不辭既西渡盡封
還之寧在遼東積三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
家而南連吳僭號稱王明帝使司馬懿征滅之死者萬計寧
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所乘船無恙時晦夜船人
惶惑望見火光輒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同舟咸異以爲神佑
乃詔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
讓寧遂下詔以寧爲光祿勳勅青州刺史命別駕從事郡丞

掾奉詔以禮發遣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厨食上
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固辭自黃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
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疾尩頓邪喜上
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隣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
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
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
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
特加觴泫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灑
手足闚於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耆
艾智衰是以栖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

也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
上當膝處皆穿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
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伏見太中大夫管寧韜古今
於胸懷包道德之機要羇旅遼東三十餘年潛化傍流暢於
殊俗黃初四年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行遇屯厄
遭罹疾病文皇帝即拜太中大夫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爲光
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
倦偃息窮巷餬口而食吟咏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
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厥始終殆
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

龜以卜良佐況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棲遲未時引致
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宜繼二
祖賓禮儁逸以廣緝熙寧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前世玉
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
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
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群生彝倫攸敘
必有嘉猷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跡洪崖參
蹤巢許斯亦聖朝合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雖出處殊
塗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
聘焉會寧卒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初寧妻卒知故勸更娶

揚歷揚明歷聘也

篡曰符省管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
時鉅鹿張琰字子明袁紹前後辟命皆不應移居上黨并州
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遁居任縣太祖為丞相辟之復不
至青龍四年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象靈
龜宛然磐峙倉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
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
命東序之世寶詔班天下任令于綽齎以問琰琰曰夫神以
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氏久亡。魏已得
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正
始元年戴鵀之鳥巢琰門陰琰告門人曰夫戴鵀陽鳥而巢

門陰此凶兆也乃援琴歌咏作詩二篇旬日卒年一百五歲
潁川胡昭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太祖為丞相頻加禮辟
昭往應命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
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
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司馬懿為布衣時與
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懿昭聞步涉險阻邀生於崤澠之
間止生生不肯昭哭泣生感其義乃止昭因斫棗樹共盟而
別昭雖隱有德於懿口終不言信行著於鄉黨建安十六年
馬超叛百姓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饑乏漸相劫略昭解之所
居部落三百里中無相侵暴者三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
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憚遠役民孫狼等因與兵為亂殺主
簿胡率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遺民狼等遂南附關羽羽授印
給兵還為賊寇到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不得犯胡居士
部落一川咸賴昭見人無不愛雖僕隸必加禮外全乎俗內
秉純絜心非其好雖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焉
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子纂郎中又有焦先〔先一作光〕字
孝然河東人中平末白波賊起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
相隨東客揚州建安中西還武陽詣太陽占戶先獨窟於河
渚間太陽長謂為亡士欲遣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痴人耳遂
注其籍給廩日五升童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

其把拾不取大穗饑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為裳科頭徒
跣每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埽其中營
木為牀作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構火以自炙呻吟獨語飢則
為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遇逅與人相遇輒下道藏匿
嘗持一杖南渡水輒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先見漢
室衰乃絕口不言魏嘉平中太守賈穆過其廬先見穆再拜
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為卿作君我
食卿卿不肯食我與卿語卿不應我如是我不中為卿作君
當去耳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年大發卒伐吳有竊
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應而歌曰祝衂祝衂非魚非肉更相

任人隱者
仙人無所
不可

追逐本殺羝羊更殺羖攊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乃推其意疑羝羊謂吳羖攊謂魏於是人僉謂之隱者也司馬師使嶽郎董經齎往視之乃昔其白鬚爲如與之有舊者經曰阿先潤乎念共避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知其受武陽恩復曰念武陽不邪先乃曰已報之矣經復挑與語遂不應經以爲大賢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冬雪大至先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年百歲餘乃卒故梁州刺史耿黼以先爲仙人也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考之於表可略而言矣夫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所不可絕者親

戚也今焦先釋衣服離室宅絕親戚閉口說曠然與造物游合至道之先出羣形之表一世之人不足以挫其意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顧眄羣言之所能紛常心之所測度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恐其神遭驚急不以迫其慮離親愛不以累其心舍足於不損之地居身於獨立之處行近巢許謗越願期雖上識不能尚也自羲皇已來一人而已矣又有寒貧子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關中亂南入漢中漢中破隨衆還長安遂癡惡不復識人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居窮巷小屋富貴人與之衣食不受行乞以自給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不答因號之曰寒貧子或素與相知者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癡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言淮因與脯糒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朐糒一升而止

崔琰

崔琰字季珪清河人大將軍袁紹以爲騎都尉紹治兵黎陽琰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於官渡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爲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

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太祖征并州留琰傅文帝於鄴世子出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曰夏后殷鑒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爲忌言近事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強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况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深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騖而臨險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爲重斯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謝焉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

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密訪於外琰板
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
統琰以死守之植琰兄之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遷
中尉琰有威重眉目疏朗鬚長四尺太祖敬憚焉嘗薦鉅鹿
楊訓太祖即辟之及太祖爲魏王訓稱贊功德時人或笑訓
希世浮僞謂琰爲失舉琰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
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
理也有白琰此書者太祖以爲琰腹誹心謗收付獄髡刑輸
徒白琰者復云琰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太祖遂欲殺之
乃使大吏往經營琰敕吏曰三日期消息琰不悟後數日吏

白琰平安公忿曰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鋸乎吏以告琰琰謝
曰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殺琰與司馬朗善朗弟
懿方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斷英特殆非子之所及也琰從
弟林少無名望琰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必致遠涿郡
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名之曰孫剛簡能斷盧清諫明理皆
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鼎輔明帝時林常與司空陳羣論冀
州人上稱琰爲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爲有邂
逅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何夔

何夔陳郡人爲長廣太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縣人管承徒
衆三千餘家爲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
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
彼恐夷滅必并力戰鬭攻之既未易拔勝之必傷吏民不如
喻以恩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爲陳
成敗承等皆請服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
絹夔以郡初立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
以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以明罰勑
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
法禁恐或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非觀民設教之意也先王
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爲此郡

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制宜上不背
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
則無不治矣太祖從其言入爲丞相東曹掾夔言於太祖曰
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夔聞以賢制爵則民
愼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爲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
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
分別矣又可修保舉不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
與選曹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
羣下以率萬民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既建拜尚書僕射
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夔不合尚書傅巽謂夔宜少下之

夔曰、儀所爲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奸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儀果以凶僞敗、文帝爲太子、以涼茂爲太傅、夔爲少傅、及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餞、夔無往意、乃以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文帝踐祚、封成陽亭侯、卒、

鮑勛

鮑勛、泰山人、太祖始起兵於巳吾、勛父信以兵應太祖、太祖表信行破虜將軍、時袁紹衆最盛、豪傑多向之、信謂太祖曰、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啟、太祖甚親之、紹奪韓馥冀州、信謂太祖

曰、奸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嚮應者、義也、今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生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太祖喜之、太祖爲東郡太守、表信爲濟北相、會黃巾大衆入州界、劉岱欲與戰、信止之、岱不從、遂敗、太祖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挾之於壽張、與信出行戰地、後軍未至、卒與賊遇、遂接戰、信殊死鬭、以救太祖、太祖僅得潰圍出、信遂沒、太祖追錄信功、表封信長子邵新都亭侯、辟勛丞相掾、出爲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爲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太子數爲之請、勛具列上、太子恚望甚、文帝受禪、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文帝將出游獵、

勛諫曰、陛下以孝治天下、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帝手毀其表、出爲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懿、擧勛爲宮正、宮正、卽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僚嚴憚、罔不肅然、六年、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脣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太守孫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

止不擧、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絀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收付廷尉、廷尉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太尉鍾繇・司徒華歆等、奏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廷尉高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勛、乃遣柔還寺、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文帝亦崩、莫不爲勛歎恨、

司馬芝

司馬芝、溫人也、太祖平荊州、以芝爲菅長、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爲盜賊、入亂吏治、芝差節客王同等爲

兵所藏匿不遣芝馳檄濟南具陳節罪請以節代同行太守
郝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同青州詔芝以郡主簿爲兵云遷
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厠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
刑罪之失在於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
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其宥所疑黃初中爲河南尹
箴教與羣下曰蓋君能設教不能使吏不犯也吏能犯教而
不能使君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失也犯教而聞吏之禍
也君失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
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符曹
執爲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

馬尋山名

其覆勿問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
公主侍者共事無澗神繫獄卞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
通輒勅洛陽獄考竟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制
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既定黃門吳
達詣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上聞聖聽若不
得已以垂宿留事不早斷由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勅縣
考竟擅行刑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
書以權行事何謝之有後爲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
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
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爲急方今

芝既寬平復能執正可謂不吐不茹矣

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
之官專以農桑爲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
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
也夫王者以海內爲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
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
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
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
畢治廩運輸除道理梁墐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爲農事
也不宜復以商賈雜亂明帝從之卒於官子岐嗣爲陳留相
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屬縣縣請豫

治牢具岐曰今囚既多雖有巧詐理難符合且已倦楚毒其
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得其情一朝決
竟遂超爲廷尉是時大將軍爽專權尚書何晏鄧颺等爲之
輔翼南陽圭泰嘗以言迕旨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重刑岐
數颺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既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
乃欲肆其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離心解體乎颺慙而退岐
恐久獲罪以疾去官卒

鍾繇

鍾繇字元常穎川人獻帝都許拜尚書僕射時關中諸將馬
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爭太祖方有事山東乃表繇持節督

關中諸軍匈奴寇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畏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輕渡汾濟水未半擊破之初援道使與馬騰韓遂連和騰等許之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兵雖彊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罰罪將軍將爲誅首矣騰懼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與繇會擊援大破之斬援降單于魏國初建遷相國太子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言密使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曰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繇報曰在昔和氏殷勤忠篤今幸紆意是懷悅懌文帝踐阼遷太尉明帝即位封定陵侯遷太傅繇有膝疾司徒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舁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議者以爲非悅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詔曰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

此謂罪輕於死而可刖者耳

公卿當善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太和中繇上疏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漢文革法不合古道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爲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謂斬趾可以禁惡而大辟不可復生令羣臣共議書云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今若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雖刖其足猶任生育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若誠行之斯民永濟詔公卿羣僚平議司徒王朗議繇欲減大辟之條益以刖刑之數此即起偃爲豎化屍爲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所欲重之髡刖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德外無以刖易釱駭耳之聲議者多與朗同帝以吳蜀未平遂寢太和四年繇卒謚曰成子毓嗣爲散騎侍郎毓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毓言策貴廟勝功尚帷幄故

不下殿堂而決勝千里之外陛下宜鎭守中土以爲四方之援遷都督荊州諸軍事卒袁宏曰夫民心本全而不能常全蓋利用之物懸於外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有進取貪競之行希求放肆之事進取不已則苟且徼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則奸僞忿怒之所出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故先德化以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囿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者也荀卿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

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傷害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明其善惡所以滑移其情消之於未殺也示之恥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刑也故下之過微而上之刑輕其終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能移也雖殘其一支刑其一體是除天下之害夫何傷哉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德公卿大夫相與恥言人過文帝登朝加以玄默張武受賂賜金錢以愧其心吳王不朝錫几杖以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流篤厚斷獄四百幾致刑措豈非德刑兼用已然之效哉今大辟之罪與古同制免死已下不過

五歲既釋鉗鎖復得齒於人倫是以民無恥惡數爲奸盜故刑徒多而天下亂也苟教之所去罰當其罪一離刀鋸沒身不齒鄰鄉且猶恥之犯法庶乎寡矣今不忍刻截之慘而安物絕之刑此有國所宜改者也井田封建肉刑法非不善後世遽不能行亦存其論而已

華歆華歆破壁執后傑不足觀作而不斷所以龍之也

華歆字子魚高唐人歆與邴原管寧相善時人號三人爲一龍歆爲龍頭原爲龍腹寧爲龍尾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曰今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已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

王朗轉戰敗而降華歆并不戰矣

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日磾辟歆爲掾東至徐州詔拜歆豫章太守孫策略地江東先遣虞翻說歆歆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策既下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閤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策前便向歆拜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待以上賓之禮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衆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爲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孫策死太祖表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始交好曹

眞和盤托
出矣

公。分義未因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物也權乃遣歆賓客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賓客曰本無相拒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諸君為之計眾乃各留所贈歆至參司空軍事轉尚書令文帝嗣王位拜相國及受禪三公已下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徒而不進爵久之文帝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喜形於色而相國及公獨不怡者何也羣起長跪曰臣與相國曾事漢朝心雖喜悅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帝大悅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

擔石之儲太和五年卒

有愧儒雅

王朗

王朗字景興東海人為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為不能拒不如避之朗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自稱禽虜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太祖表徵朗策遣之太祖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儁才大志張昭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瑜江淮之傑攘臂而為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為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遷大理及孫權稱臣太祖遣人告朗朗答曰孫權前

儀白詭躬討虜以補前愆後疏稱臣以明無二牙獸偪膝言鳥告獻明珠南金遐珍時至情見乎辭效著于功三江五湖為沼於魏西吳東越化為國民鄢郢既拔荊門自開扇巴蜀形勢以成重休累慶雜沓相隨承旨之日撫掌擊節情之畜者辭不能宣文帝踐阼為司空朗奏門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十其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醲酎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廐則騑騄騁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

三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車輦千乘太官賜宮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為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禮威儀繁富隆於三代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奢者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既違簡素慤誠之本掃地簡易之宥又失替質而損文避泰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盛明之時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祀郡國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屢改於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

皆增而埒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
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祿所以祈休祥舊時皆在國
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
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
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衞士幷合雖且萬人或商賈游戲子弟
或農野謹鈍之人既不簡練又希更戰名實不副難以備急
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
不修器械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
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
而弢甲放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豐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

大兼勤稼穡止則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
暴繇贍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
死今之謂矣糧畜於食勇畜於勢坐驗威烈而衆未動畫外
之蠻必稽顙救用不戰而定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
功成遠矣若奸冈不革迷逆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
吾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之衆臨彼倒戟折矢
之卒伐腐摧枯未足以為喩也建安初孫權遣使稱藩而與
劉備交兵詔議當與師與不劭曰天子之軍重於華岱誠宜
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孫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持
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其執然後選持重之將承

寇隙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
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帝納其計孫權欲遣子登入
侍不至帝欲舉軍東征劭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
為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都護奏議以為宜遣侍子以黜
無禮且吳濞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
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謂
國家慍於登之逋留是以為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為
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小猶未足為慶設其傲很殊無入志
殆損威望為累不細臣以為宜勅諸將明奉禁令外曜威烈
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執不可測時帝

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乃詔三公曰連年水
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
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迷而知反失道不遠今將休息棲
備高山沉權深淵割除擯棄投之畫外明帝即位進封蘭陵
侯劭議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猶然或易世而改其後
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
也述春秋之事曰隱公元年則簡而易知載漢之事曰建元
元光元年則繁而難志宜若古稱元而已帝不從詔曰先帝
即位之元則有延康之號受禪之初亦有黃初之稱今名年
可也於是尚書奏宜為太和元年時方營修宮室劭上疏曰

如何一意
爾式有所
上與
文王何有
斯男一云
十子者六
二五生升
爲言之也

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鄉遠者略近
事外者餘內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榮華之後足用序內
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閶闔便足列朝貢修城
池使足成國險其餘一切罷之以勤耕農育戎備爲事民充
兵強而寇戎不賓未之有也轉爲司徒是時歷失皇子而後
宮就館者少明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
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
此二王者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
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
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於掖庭

之衆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六
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
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甚鮮明則
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在於務廣也老臣慺慺顧國家
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
常苦被褥泰溫柔脆弱體難以防德若常令少小之縕袍不
至於甚厚則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漢魏之禮公主
居第尚公主者來第成婚明以爲不可其後乃革太和二年
卒子肅嗣肅字子雍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太司馬曹真征
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士不

宴會可窮
日或可卜
夜大祀癸
朝而退安
徒編舞
四夷之樂
患奏於外

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
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
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眞發已踰月而行裁
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
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
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水
雨艱劇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矣於是遂罷又上疏曰除無事之官損不給之祿使官必有
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
宜也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

反走之周昌武帝遂可奔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
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
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以光宣聖緒又上議曰
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天地之性貴質者謂其器之不文
耳不謂庶物當減之也禮天子宮縣舞八佾今祀圜丘方澤
宜以天子制設宮縣之樂八佾之舞奏可肅又曰說者以爲
周家祀天唯舞雲門祭地唯舞咸池宗廟唯舞大武似失其
義周禮賓客皆作備樂左傳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六
代之樂也天地宗廟事之大者賓客燕會比之爲細可以燕
樂而踰天地宗廟之樂乎又周官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

如歌者在
上匏竹不
妨並奏耳

其屬而舞之韎東夷之樂也又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
歌祭祀則𤉷而歌之燕亦如之四夷之樂乃入宗廟先代之
典獨不得用夫作先王樂者貴能包而用之納四夷之樂者
美德廣之所及也太祖高祖宜兼用先代之舞奏可遷秘書
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有稽限者帝
親詰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
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以安靜遐邇之時也今宮室未
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見在作者三四萬人九龍
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近又將畢惟泰極
以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臣願陛下發德音下明

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
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朞而更之咸知息代有
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
亦不為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
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夫信之於
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前車駕當
幸洛陽發民為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
以時遣徒營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以為自今已後儻
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後有事寧復更發無或失信
凡陛下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

相傳史記
存於班固
之後與肅
言不同

為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是死也無使汙於宮
掖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
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漢
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
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
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手足臣以為大失其
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夫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失平而
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于為己而輕於為君不忠之
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
不可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也帝嘗曰漢桓

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乎雲何得
不死肅曰雲為言雖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欲盡心補國且
帝王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容受直
言可以廣德宇於天下臣以為殺之未必是也帝又曰司馬
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
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
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與己本紀覽之
大怒削而投之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為隱切在孝武
而不在於史遷史記此兩紀有錄無書今武帝紀後人所作
也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

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徒復稱說邪夾問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愼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徙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於武庫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遷河南尹嘉平六年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師問其故肅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正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鎭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師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

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甘露元年卒肅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時大司農董遇亦著經傳傳於世遇字季直弘農人太祖西征過弘農王冢疑欲謁問左右莫對遇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卽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爲君弘農王卽阼既淺又爲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太祖乃過遇善左氏傳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云當先讀百徧言讀書百徧其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何謂三餘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晴之餘也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魏略以遇及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等七人爲儒宗其序曰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常區區貴乎數公者處荒亂之際而守志彌敦也洪新豐人馬超反劫洪將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爲作之司隷鍾繇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夏天水人天水舊有姜閻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爲單家不爲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東詣京師太祖

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使因引夏關移潁川收捕繫獄時太祖在冀州聞之撫掌曰夏無罪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文帝黃初中爲祕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薛君而不名夏居甚貧帝顧其衣薄解所御袍賜之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啟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謂休曰此君祕書丞天水薛宜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祕書署耳謂夏爲不得儀推之夏報曰蘭臺爲外臺祕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後數歲病亡敕其子無還天水禧京兆人常仰贍天文歎息謂魚豢

日天下兵戈猶未息如之何粲從問左氏傳禮曰欲知幽微
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
直相斷書耳不足精意也粲因從問詩禮說齊韓魯毛四家
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焉粲曰學之資於人也其猶藍之染
於素乎故雖仲尼猶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况凡品哉且世人
所以不貴學者必見夫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四方故也是
則下科耳不覩中冊以上材質適等而加之以文乎今此數
賢者略余之所識撿其能事誠不多也但以守學不輟乃爲
國家名儒非由學乎由是觀之學其胡可以已哉評曰劉寔
以爲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

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殺二反 郊好

三國志魏書五

列傳

程昱

程昱字仲德東阿人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吏民負老幼
東奔渠丘山度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
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得城郭而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
欲虜掠財物耳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若
共堅守度可破也房等以爲然而吏民不肯從昱曰愚民不
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東山上令房等大呼曰賊至矣便

下山趣城吏民奔走相隨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攻城不
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得全初平
中兖州刺史劉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
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
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勑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可
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不能決別駕王彧稱昱有謀
能斷大事岱乃召見昱昱曰夫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
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且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敗
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爲紹所
破岱表昱爲騎都尉昱辭以疾岱爲黃巾所殺太祖臨兖州

旨待不小

豫

辟昱將行其鄉人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說之以征徐州使昱與荀彧守鄄城張邈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鄄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將兵取東阿又使氾嶷取范吏民皆恐彧謂昱宜往說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方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夫布粗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乃天所授君若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時氾嶷已在縣允乃刺殺之勒兵自守

昱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太祖太祖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乃表昱爲東平相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不利蝗蟲起各引去於是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家居鄴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因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乎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彧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袁紹在黎陽將

妙人

南渡時昱守鄄城有兵七百太祖欲以兵二千益之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不來攻若益以兵必攻攻則必克徒自損耳紹聞昱兵少果不攻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袁氏平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太祖征荆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昱曰孫權新立未爲海內所憚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荆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執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矣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昱歸過兗州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闔門不出太祖征馬

超文帝留守使昱參軍事河間田銀蘇伯等反遣別將賈信討之賊千餘人請降議者以爲宜如舊法不許昱曰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欲盡誅之非前日之意宜先啟聞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文帝起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耶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命懸吾手故不願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善以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卒年八十孫曉嘉平中爲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

如明末廠衛之類

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横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實吏無兼統之執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為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致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官屬以謹慎為粗疏以謥詷為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為聲勢内則聚群姦以為腹心大臣恥與相爭含忍而不言

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董公於目下肆其奸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非周禮設官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内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何益若復高選國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既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烹弘羊天乃雨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衛覬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姦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卒

郭嘉

郭嘉字奉孝潁川人初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將軍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難矣遂去之先是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表為司空軍祭酒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衆青并從之地

廣兵彊數為不遜吾欲討之而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雖強終為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為也今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不先取袁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征呂布三戰破之遂禽布劉備來奔以為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以窮歸我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是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孫策轉鬭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

與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衆皆懼、嘉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豪傑、將帥能得人死力者也、然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獨行。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太祖欲攻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太祖以問嘉、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安危之機、不可失也。太祖遂東征、備敗奔紹、紹果不出、從破袁紹、紹死、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鬭其間。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遂還、定鄴、封嘉洧陽亭侯、太祖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將恐劉表使劉備襲許、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我耳。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恐青冀非我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趣利。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

單于庭、虜卒聞之、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算畧、太祖曰、唯奉孝爲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及卒、太祖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唯奉孝最少、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子奕嗣、

董昭

董昭、字公仁、定陶人、袁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右姓皆欲屬瓚、紹使昭領鉅鹿、時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爲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僞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侯張吉辭、當攻鉅鹿、賊孫伉等爲應、檄到、收伉等、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後紹受讒、將致罪於昭、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張楊留之、表爲騎都尉、時太祖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分、楊於是通太祖上事、并表薦焉、昭爲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建安元年、太祖定黃巾於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將軍拔

操一至郎表楊曩深分何在

昭長於作僞書傲

萬乘於叛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方今羣凶猾夏
四海未寧神氣至重事在維輔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
支實相恃賴今將軍為內主吾為外援吾有糧將軍有兵有
無相通足以相濟矣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
在許下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賴也遂共表太祖為鎮東將
軍襲費亭侯昭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
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
翼輔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
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
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

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楊奉
近在梁聞其兵精得無為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委質於公
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
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近許以便轉運可無縣乏之憂奉
為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事已定矣太祖曰善即
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三年昭遷河南尹太祖令劉備拒袁
術昭曰備有大志關羽張飛為之羽翼恐不為人下也太祖
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冑反太祖自征備
徙昭為徐州牧袁尚依烏丸蹋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
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

操下奸臣
昭尤[illegible]

轉司空軍祭酒昭建議宜建封五等太祖曰建封五等者聖
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
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
公恥有慙德而未盡善此至德之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
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
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本基為萬世計
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壯
節穎露天威在顏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是過耳
昭不敢不陳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及關羽
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致辭欲遣兵西上掩取江陵公安羽

失二城必自奔走樊城之圍不救自解伏乞不漏令羽有備
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
必還自護圍當速解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倘有他意為難
不小太祖曰善即勅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
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引退樊圍以解文帝踐阼徙昭為
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銳卒
虎步江南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為念帝恐休便渡江急
詔止之昭進曰竊見陛下有憂色非以休濟江意乎夫濟江
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諸將既富且貴皆欲終其
天年保守祿位何肯自投死地以求徼倖諸將不進休意自

沮臣恐陛下雖有勅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會暴風
吹賊船到北岸休等頗有斬獲賊迸散詔勅諸軍促渡軍不
時進賊救船遂至休竟不渡征南大將軍夏侯尚攻江陵未
拔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以爲
賊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甚不敢
輕大兵有進退不得如意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欲深入還
道宜利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
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
禦就不破賊當思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爲懼乎帝從昭言軍
退何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事何其審也明帝即位進爵樂

平侯太和四年拜司徒卒年八十一

劉曄

劉曄字子揚漢阜陵王延後也曄母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
歲而母病臨終戒渙曄曰爾父侍人素讒害我汝長能除之
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行矣渙曰那
可爾曄即入室殺侍者徑出祭墓還拜謝其父曰亡母顧命
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曾心異之曄家淮南揚士多輕俠
狡桀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欲驅略百姓
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強逼曄使唱導此謀曄心憂之
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使者爲論事

執要與俱歸駐止數日寶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曄令家僮
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令健兒因行
觴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取佩刀
斫殺寶斬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
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曄即乘寶馬將家僮數
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衆悅服皆叩頭開門內曄
推曄爲主曄睹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乃以部曲與
廬江太守劉勳時勳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厚幣以
書說勳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久矣擊之路不便願大
國伐之上繚甚盛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勳信之曄

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旬日不舉則兵疲於外而
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將軍進屈於敵而退無所歸矣勳
不從興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勳窮蹙遂奔太祖太祖徵曄
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皆講論國邑先
賢及禦賊戰爭之術而曄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問之曄曰
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
揚州先賢賊之形埶四人爭對再見如此而曄終無一言四
人笑之後入見太祖不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
知曄便止其旨趣謂宜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衆坐說也坐
罷以四人爲令而授曄以腹心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一

夜數十至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衆數萬人守
險所遣偏將皆不能克太祖問羣下可伐不咸云山峻谿深
守易攻難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相依爲彊非有爵命威
信相伏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夾故策敢據險以守今
天下略定後伏者誅夫設死趣賞愚智所同故廣武君爲韓
信畫策言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隣國況以明公之德
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啟而虜自潰
矣果如曄所度太祖倚曄爲司空倉曹掾及征張魯轉曄爲
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
何能爲有無吾軍食少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曄策
曰可克如糧道不繼雖退軍亦不能自全馳白太祖遂進兵
攻之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
卒五千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推
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
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
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
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
太祖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雖斬之而
不能定太祖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太祖遂還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衆降文帝使達爲新城太

守曄以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故必爲國患文帝竟不納
後達果叛黃初元年吳遣使稱藩朝臣皆賀曄曰權無故求
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
之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乘其釁而征之故委地求
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
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依山阻水有急
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
江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
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降
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
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
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
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拜權爲吳
王曄又曰不可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不可
即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
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民之義也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
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
後必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而內爲無禮以怒
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
中國不愛珍貨重寶如此今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

人民子女以爲僮隷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不從權將陸遜大敗劉備權外禮愈卑而內不順果如曄言五年文帝興師伐吳幸廣陵泗口命荊揚州諸軍並進帝問羣臣權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必舉國以應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車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帝乃旋師明帝即位進爵東亭侯詔曰我魏室之承天序迹基於高皇太皇帝而功隆於武皇帝文皇帝至於高皇之父處士君潛修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先靈所從來也而精神

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會議號謚曄議曰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然親疎之數遠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制斷私情克成公義爲萬世法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始下論漢氏則追謚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以義權恩所以愼於禮制也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尚書衛臻與曄議同事遂寢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曄以爲遼東絕遠難制公孫氏世權日久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爲

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而定也後淵竟反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曰魏室即作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爲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明帝將伐蜀朝臣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曰可伐出與朝臣言曰不可伐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後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何也召曄問之曄終不言後獨見曄進曰伐國大謀臣常恐眯夢漏泄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

敵國已聞之矣帝謝之曄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獨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曄於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若每問皆同曄之情必無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曄出爲大鴻臚以憂卒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曄少子陶曹爽以爲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爲伊呂當此之時意陵青雲謂傅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於天下譬愚如弄一九於掌上而仲尼不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

復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之窮矣爽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大將軍師用之毋丘儉叛以問啗啗答依違大將軍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出爲平原太守追殺之畔父于不善用知之過故曰其愚不可及也

蔣濟

蔣濟字子通平阿人仕州別駕建安十三年孫權率衆圍合肥時大軍征荆州遣將軍張喜僅將千騎以解圍濟乃密白刺史僞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與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賊所得權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

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得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曰是時兵弱賊强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取荆州威鎮天下民無他志百姓懷土重遷徙必不安太祖不從遂徙之江淮間十餘萬衆皆走歸吳拜濟爲揚州別駕有告濟謀反者太祖曰蔣濟寧有此事必奸民妄引之耳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死地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車駕幸廣陵濟言水道難通帝不從後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留屯田濟以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濟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帝還洛陽謂濟曰吾自分半燒船於山陽卿於後致之乃與吾前後俱至譙又每得所陳質同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可思論之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大司馬曹休帥兵向皖濟以爲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并力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吳欲塞夾口遇救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沒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

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中外皆云中書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倘因疲倦之間有所推移衆臣因時而向之私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陛下所當早聞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并攻遼東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爲賊故曰虎狼當道不治狐狸

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不乏職貢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儻不如意是爲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等竟無功而還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年穀飢儉怨曠者多濟上疏曰陛下方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所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疲弊弊勑之民倘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爲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興大事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强齊羸

越滅勁吳今二敵攻之不滅縱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患也以陛下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又歡娛之耽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簡賢淑足以充斯外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君吾弗聞斯言也齊王即位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爲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爲舜本姓嬀其苗曰陳非曹之先著文以駁之又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濟難之曰夫虬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虬龍也麒麟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麟虎也如玄之說有虞已上豺獺之不若耶是時曹爽專政

資才優於放然皆小人耳

丁謐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群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愼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國家法制綱維明備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隨太傅司馬懿誅曹爽進封都鄉侯濟上疏曰夫封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固辭不許初濟隨懿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懿旨唯免官

而已爽遂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

劉放孫資

劉放漢陽順王後也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爲秘書郎黃初初改秘書爲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明帝即位尤見寵任諸葛亮出南鄭議者以爲當大發兵就討之帝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武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旣險阻計用精兵

又轉運鎮守、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更有所發、與天下擾動、費力廣大、夫守戰之勢、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足以震懾強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弊、帝乃止、吳人彭綺舉義江南、議者以爲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以問資、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衆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萬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未能爲權腹心大疾也、綺果敗亡、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爲不可、唯資決行策、果大破之、烏丸校尉田豫、帥西部鮮卑泄歸尼等、出塞討軻比能、破之、還至馬邑、比能帥三萬騎圍豫、帝問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省以問監令孫資、資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弟也、爲比能素所歸信、馳詔使說比能、可不勞師而自解矣、帝從之、比能果釋豫而還、資在邦邑、名出同類之右、田豫妒害之、資終無恨意、豫慙服、求釋宿憾、結爲婚姻、資曰、吾無憾焉、不知所釋、此爲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爲長子宏取其女、景初二年、封放方城侯、資中都侯、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爲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獻、屯騎校尉曹肇等共輔政、放資久典機任、

獻肇心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放資也、放資懼、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爲、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因力言宜速召太尉司馬懿、以綱維皇室、帝納之、卽以黃紙授放作詔、放資旣出、帝復詔止懿、勿使來、尋更謂放資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乃更作手詔、授放資、令給使辟邪召懿、懿在汲、先被詔令於軹關西還長安、辟邪又至、懿疑有變、具問辟邪、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帝問放資、誰可與太尉對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曹肇弟纂爲大將軍司馬、肇出纂見肇驚曰、上不安、云何悉出、宜速還、會暮、放資宜詔宮門不得復內肇等、罷燕王、肇旦至門、不得入、遂免、帝謂獻曰、吾已差便出、獻流涕而出、亦免、太尉懿入、登牀受詔、然後帝崩、齊王卽位、放轉驃騎、資衞將軍、領監令如故、嘉平二年、放卒、三年、資卒、放資召懿欲與宇等爭權耳誰知至於亡魏小人患失果無所不至也

劉靖

劉靖、沛國人、父馥、揚州刺史、有善政、靖爲廬江太守、有父風、遷大司農、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太學者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

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世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此致治之本也、遷鎮北將軍、卒、

司馬朗

司馬朗、字伯達、溫人也、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問之、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匪年以求名、非吾志也、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以近

山險、欲徙居溫、朗謂邵曰、脣齒之喻、豈唯虞虢、溫與野王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爲避朝而之暮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摇百姓之心、而開奸宄之原也、邵不從、邊山之民果亂、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朗父防爲治書御史、當西徙、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有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吾甚憐之、今日何相負、朗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功業日隆、而禍難日起、州郡鼎沸、民不安業、捐棄居產、流亡藏竄、雖設重禁、加刑戮、猶不能絕。此朗所以生首丘之念也。願明公少加三思、卓曰、吾亦念之、朗恐見留、乃遣卓用事者、求歸鄉里、既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爲天下所讐、義兵必起、郡與京都接壤、洛東有成皐、北界大河、天下起兵者、若未得進、其勢必停於此、此乃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東到黎陽、鄉舊趙威孫爲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爲主、以觀時變、未爲晚也、父老莫有從者、唯同縣趙咨、將家屬與朗俱往焉、後數月、關東州郡兵起、衆數十萬、皆集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太祖除朗堂陽長、治務寬惠、而民不犯、縣調發當作船、民有徙都內者、恐其不辦、乃相率還助之、其得人如此、後爲丞相主簿、朗以爲天下土崩、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復、可令州郡置兵、又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議也、遷兗州刺史、卒、趙咨官至太常、

梁習

梁習、陳郡人、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雄張、吏民亡叛、更相扇動、作爲寇害、習到官、誘喻招納、禮召豪右、稍稍爲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爲義從、大軍出征、因分以爲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稽顙、部曲供職、同於編戶、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

王思以梁習代行故刺州本注文[illegible]尚[illegible]及高陽之劉類縣民[illegible]其[illegible]也

於世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鮮卑大人育延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恐到州下爲剽畧乃許會空城中交市習將州兵及治中以下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爲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爲西曹令史思直日白事失指太祖怒召主者將加重辟思近出習代往對被收思馳還自陳已罪應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職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並擢爲

刺史思領豫州然苛碎無大體又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時有高陽劉類苛慝尤甚爲弘農太守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死人使來見我爲曹俗民訪官長者有三不肯罷遝兒與死也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聞之猶不能自改

張既

張既高陵人世單家富爲郡門下小吏自惟家寒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爲太祖以既爲議郎太祖將征荊州而馬騰等分據關中遣既說騰等令釋部曲求還騰已許之而更猶豫既乃移諸縣促儲偫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乃發太祖表騰爲衛尉既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既假三郡人爲將吏者休課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問既既曰可令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賞氐羌貪利必慕之太祖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涼州盧水胡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文帝曰非既莫能安涼州詔以便宜

從事追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於鸇陰口既揚聲軍從鸇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既入武威曜乃至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窮兵還則寇鈔是不戢而自敗也遂前軍顯美胡騎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遇夜既伏精兵三千人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英陽退胡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西平麴光等殺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

非史使相持著此為虎傅翼也光等恃羌胡為援今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界之外阻其埶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諸羌為光等所詿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安堵如故黃初四年卒子緝東莞太守女為皇后拜光祿大夫嘗與大將軍司馬師論諸葛恪緝言恪雖得勝於邊土見誅不久師問其故緝云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死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緝後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成公英金城人韓遂在湟中其將閻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下遂歎息曰丈夫危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衆轉少當從羌中西南

詣蜀耳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夏侯爾夏侯之衆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綏會羌胡猶可以有為也遂從其計將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有恩於羌羌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閻行留後英合羌胡數萬將攻行會遂死英降太祖太祖見英甚喜封列侯從出獵有三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三發皆應弦而倒公抵掌因曰卿非韓文約可謂盡節而况孤乎英下馬跪曰英不敢欺明公假使英主人在實不來在此也遂流涕哽噎公甚嘉之遣英佐張既平隴右病卒

賈逵

賈逵字梁道襄陵人為絳邑長郭援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得害逵絳既下援聞逵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者乎援怒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逵大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多為請乃囚於壺關閉著土窖中蓋以車輪使吏人固守之逵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間豈無健兒而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者聞其言乃夜往引出逵去不語其名姓郭援破後逵乃知前出己者為祝公道公道河南人逵後舉茂才除澠池令高幹之反張琰將舉兵應之逵不知

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琰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澠池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逵從琰求兵修城逵既還盡誅諸為亂者遂修城拒琰琰敗太祖以為丞相主簿太祖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祖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逵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逵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逵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逵主簿不即著械逵謂獄吏促械我尊者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將遣人來察我逵著械適訖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逵既而教曰逵無惡意原復其職逵前在弘農與

與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發憤遂生瘿後所病稍大自啟願
令醫割之太祖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瘿九人死逵猶行其
意而瘿愈大太祖崩於洛陽逵典喪事青州軍擅擊鼓相引
去衆人以爲宜討之逵曰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因而撫
之乃作長檄告所在給其廩食時鄢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
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
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文帝即位以
逵爲豫州刺史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
出兵爲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江沔是時
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

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逵言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
方無救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太和
二年帝使逵督前將軍滿寵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
從皖司馬懿從江陵逵至五將山休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
應之詔懿與休合進逵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
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
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
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得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
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
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

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賊見逵軍遂退逵據夾石以
兵糧給休休軍乃振休怨逵進遲使主者劾豫州刺史往拾
棄仗逵謂休曰本爲國家作豫史刺史不來相爲拾棄仗也
乃引軍還逵卒豫州吏民追思之爲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
征乘輦入逵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
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逵存有忠勳沒而見思可謂
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子充嗣魏畧列傳以
逵及李孚楊沛三人爲一卷孚鉅鹿人建安中袁尚領冀州
以孚爲主簿後尚與兄譚爭鬬尚出軍平原留別駕審配守
鄴城孚隨尚行會太祖圍鄴尚還欲救鄴行未到尚欲令配

知外動止與孚議所遣孚言今使小人往不足以知內外且
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從孚曰聞鄴圍甚堅
多人則覺以爲直當將三騎足矣孚乃自選溫信者三人不
語所之敕使具脯糒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尚來南所
在止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斫問事杖三十枚繫著馬邊自
著平上幘將三騎投募詣鄴下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芻
牧者多故孚因此夜到以鼓一中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
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罰
遂歷太祖營前徑南過從南圍角西折當章門復責怒守圍
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

入配等見、乎悲哀、鼓譟稱萬歲、守闉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得出、乎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可復冒、乃謂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為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配從之、乃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人持火、乎將本所從作降人服、隨輩夜出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照曜、但觀火、不復視圍、乎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得去、及明、太祖聞乎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所言也、乎見尚、尚甚喜、會尚破走中山、袁譚又進擊尚、尚走、乎與尚相失、遂詣譚、復為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攻譚、譚戰死、乎還城、城中雖必降、尚擾亂未安、乎權宜欲得見太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太祖見之、孚叩頭謝、太祖問其所白、孚言今城中強弱相陵、心皆不定。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公謂孚曰、卿便還、宣之。孚跪請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孚還入城、宣教各安故業、不得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還報命、公以孚為良足用、授解長、遷司隸校尉、楊沛萬年人、為護羌都尉、馬超反、太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先渡、吏不與、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耶、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耶、遂使人捽其頭、欲捶之、逸去、衣幘皆裂壞、自訴於太祖、太祖曰、汝不死為幸矣、以沛領京兆尹、身退之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妻子凍餓、及病亡、親友故吏民共殯葬之、

任峻

任峻、字伯達、中牟人、漢末擾亂、中牟令楊原、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而未有先發者、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為之奈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為主簿、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中牟界、衆不知所從、峻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峻為騎都尉、妻以從妹、是時歲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為一部、十道方行、為複陳、以營衞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封都亭侯、建安九年卒、

蘇則

蘇則、字文師、武功人、與平中、三輔亂、則避難安定、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曰、天下會安、當不久耳、必還為此郡守、折庸奴輩也、及為安定太守、師亮等欲逃走、則使人以禮

前照賞佐人宜則絶之

報之從爲金城太守西平麴演叛則勒兵討之演降後演復
結旁郡爲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拒太守辛機
皆自稱太守以應演武威三種胡並寇鈔武威太守毋丘興
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將軍郝昭屯
守金城受詔不得西渡則會郡中大吏與昭謀曰今賊雖盛
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
我我增而彼損既獲益衆之實且有倍氣之執率以進討破
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
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昭從之乃發兵救
武威降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

辭曰助軍實欲爲變則與相見因斬之以徇軍其黨皆散走
遂與張掖破之斬進華懼乞降河西平徵拜侍中與董昭同
寮昭常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
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爲崩也乃發喪臨菑侯植自傷失
先帝意亦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後帝出游顧謂左
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從臣知帝此
言有爲而發也則以爲爲已欲下馬謝侍中傅巽目之乃悟
後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
可復求市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
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

大怒踞胡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聖王不以
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虞之化而以遊獵多殺羣吏愚臣
以爲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黃初四年卒

杜畿

杜畿字伯侯杜陵人避亂客荊州還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
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遣人謂紀曰有國
士而不進何也既見畿如舊相識者遂進畿於朝領西平太
守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郡人衛固范先外
以請邑爲名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彧曰河東當今天下
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賢太守以鎮之彧曰杜畿其人也於是

追拜畿爲河東太守固等使兵絕陜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
夏侯惇討之未至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三萬戶非
皆欲爲亂也今迫之急爲善者無主必懼於固固等執大計
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
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
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多謀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
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郖津渡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
畿去就曰既欲爲虎而惡食人肉失所以爲虎矣於門下斬
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
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范先曰二君河東之望

也吾仰成而已然既爲太守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
爲都督行丞事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
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謂固曰夫欲爲非常
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
爲然召募數十日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畿復喩固等曰
人情顧家諸將掾吏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
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陰爲畿用惡人散還其家會高幹入
濩澤固等欲應之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將數十騎出
赴張辟拒守募兵得四千餘人吏民多舉城助畿固等與幹
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高幹敗固等伏誅黨

與皆赦之畿爲治崇寬惠民有相訟者畿爲陳大義遣歸令
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父老責之曰有君如此柰
何不從其敎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家
家豐實畿曰民富矣不可不敎也於冬月修戎講武開學宮
親自執經敎授郡中化之韓遂馬超叛太祖西征至蒲阪軍
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增畿秩中二千石文
帝卽位徵爲尚書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他郡或有已相配
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
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曰臣前
所錄皆亡者妻今儼所送生人婦也左右皆失色遷僕射帝

幸許昌畿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初畿嘗
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爲君
求相代者君其愼勿言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
其日卒年六十二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故尚書僕射杜
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可追贈太僕子恕嗣太和中爲散
騎黃門侍郎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爲古之刺史奉宣
六條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鎭北將軍呂
昭領冀州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聚人聚人之術莫急
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
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共忽恤民

之術修將率之事不務農畝競尋干戈不可謂務本帑藏空
虛賦役煩與不可謂節用今大魏雖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
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以
所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爲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
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
不能使十州中擁兵至二十郡也今荊揚青徐幽并雍涼緣
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夷狄者唯兗豫司
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牧
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
多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

恕此言獨知大體不然未見考課之不爲私也

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今朝廷既乏人兼才不宜獨多以此知國家爲人擇官非爲官擇人也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損其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二賊游魂千里勞軌武士勁卒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身也心腹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兗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貫願四州牧守獨修根本之業以避支體之重然孤論難持衆怨易積此古今之常事也時大議考課之制恕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

猶烏獲之舉千鈞伯樂之選驥足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治人而無治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議考功者陳周漢之制行京房之法可謂明盡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師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今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遷補郡守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爲課州郡之法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大臣亦當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六卿大臣納言補闕天

痛切

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人所能偏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肱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夫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但聲名之譽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厠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職之不修而患心之不盡此誠人主使之然也今大臣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自明主之所察也若尸祿拱默皆官苟免亦明主之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退放之辜而托孤寄命之公忠之節正義不修阿私成俗雖使仲尼課之猶不能盡

其才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議者師商韓而上法術兼儒家以爲迂闊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所宜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群臣之智力誠使朝廷職任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

淡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
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
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古人之明驗矣
今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
備嚴之不充征役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史之私
穀輿朝稱明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私
樂人孟思所為不[illegible]而其罪[illegible]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
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
姦宄使朝廷肅然者也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
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謂賢

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
一者委任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
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
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今者朝
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智以陛下
為不問也陛下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
詔問所陳必達則群臣之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
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
功不成今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耶吾當自憂耳
近又詔曰憂公忘私者必不能但先公後私即自辨也伏讀

明詔知聖思究盡下情然獨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
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其任
選舉非其人未必有罪也舉朝共容其非乃為可怪耳陛下
知其不盡心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盡力也而教之治其
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堯舜復起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
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讀伊尹作迎客
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守門之令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
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奏劾近
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
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夫糾適陰私忠公事

也然而世俗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
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眾為奉公生事為盡節通人達
士豈不能為此耶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
利人主將何樂焉若昭等者胡可不絕其萌乎出為幽州刺
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
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國讓於青州
足下今俱仗節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為意嘉
平元年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從
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劾奏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
水死免為庶人徙章武郡初陳留阮武謂恕曰觀子才性可

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閒暇可潛思成一家言恕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卒於徙所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詔封恕子預爲豐樂亭侯詳黄初中爲博士五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已詳無慍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擅名於遐邇自太祖迄於咸熙沛郡太守河南鄭渾敦煌太守淮南倉慈京兆太守濟北顔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乂與畿咸爲民守渾爲沛郡躬率吏民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慈爲敦煌民夷翕然稱其德

惠數年卒官吏民如喪親戚西域諸胡共會聚於戊己校尉發哀或有以刀畫面者爲立祠畫像共祀之斐爲京兆司馬懿在長安立軍市軍中吏士多侮侵縣民斐以白懿懿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爲斐宜謝私推築斐斐不謝良久乃曰斐觀明公受分陝之任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斐若謝是不得明公意也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邵初爲虎賁中郎將族子愚常有高志衆人謂愚必榮令狐氏邵獨曰愚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愚史歷仕進有名稱見邵從容言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愚今竟云何耶邵熟視不答私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當坐之不耶將逮汝曹耳邵沒之後愚爲兗州刺史與王凌謀廢立家屬誅滅邵子華爲弘農郡丞以屬疏得不坐乂孔子之後官大鴻臚漢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像於壁乂曾祖疇爲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畫孔子像於老子廟想以孔子問禮於老聃也）

史緯卷六十四終

三國志魏書六

列傳

張遼

張遼字文遠馬邑人呂布署爲魯相太祖破呂布遼將其衆來降拜中郎將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

家拜見妻子豨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而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封都亭侯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遼擊虜大破之斬單于蹋頓時荊州未定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有頃定得首謀者斬之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以遼督張郃等討蘭成僞降禁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灊山灊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

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以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太祖論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太祖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士平旦遼被甲

持戟先登陷陣與繼之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已名衝壘而入至權麾下權大驚權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衆心乃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徙屯居巢卒謚曰剛侯文帝追念遼與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

古未有也使賊至今奔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邀與邑各
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于禁

于禁泰山人爲平虜校尉張繡叛太祖與戰不利將軍亂禁
將所部還道見十餘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爲青州兵所劫
青州兵黃巾降卒也禁令其衆曰青州兵乃還爲賊乎將擊
之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
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乘
勝追襲不先爲備何以待敵褁壍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
太祖悅以功封益壽亭侯遷左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太祖使

曹仁討關羽於樊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禁
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
禁等禁遂降惟龐悳不屈死太祖聞之歎曰吾知禁三十年
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及龐悳耶孫權禽羽禁復在吳文帝踐
阼權刑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頓首
帝慰之曰樊城之役水災暴至非戰之咎也拜安遠將軍令
詣鄴謁高陵帝先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悳憤怒于禁降服
之狀禁見之慙恚發病卒臾五得好

徐晃

徐晃字公明河東人拜偏將軍太祖圍鄴易陽令韓範拒守
太祖遣晃攻之晃飛矢城中爲陳成敗範請降晃言於太祖
曰二袁未破諸城傾耳而聽今滅易陽後皆以死守恐河北
無定時也願公許之降以示諸城莫不望風矣太祖從之韓
遂馬超反關右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以問晃晃曰公盛兵
於此而賊不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
以截其裏賊可禽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
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
渡遂破超等關羽圍曹仁於樊又圍呂常於襄陽太祖遣晃
救之羽屯偃城晃到詭道示欲截其後羽燒屯走晃得偃城
兩面連營稍前去敵圍三丈所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

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將敗自將步騎五千
出戰晃擊之退走遂陷圍入破之太祖令曰羽圍壍鹿角十
重將軍全勝遂陷敵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
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樊襄陽之困過於
莒即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矣晃振旅還太祖迎晃置酒
大會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
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
矣文帝即位以晃爲右將軍封逯郡侯晃儉約畏慎將軍常
遠斥候先爲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
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私譽爲終不廣

交攘、太和元年卒、諡曰壯侯、初清河朱靈爲袁紹將、太祖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眞明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太祖旣平冀州、遣靈守許南、戒之曰、冀州新兵、數承寬緩、暫見齊整、意常怏怏、卿善以道馭之、不然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果反、卽斬昂、以聞、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爲危險者、外對敵國、內防姦謀、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將軍不必引咎也、靈名亞於晃、封高唐亭侯、

韓浩

韓浩、河內人、東郡太守夏侯惇聞其名、請與相見、大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惇守濮陽、拒呂布、有降卒共執持惇、責以寶貨、軍中震恐、浩乃勒兵屯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耶、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此國法也、促召兵擊持質者、賊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皆斬之、惇旣免、太祖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自今以後有持質者、皆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爲中護軍、封列侯、從討張魯、魯降、議者謂浩智略足以綏邊、可留鎭漢中、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與俱還、其親任如此、

李典

李典、字曼成、鉅野人、爲裨將軍、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以船運軍糧、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太祖勑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急擊之、昱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遂追之、典留守、惇果遇賊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

見救至、乃散退、從圍鄴、鄴定、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耶、典謝曰、典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當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出戰、與典有隙、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吾其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卒年三十六、

文聘

文聘、南陽人、爲劉表大將、表死、其子琮立、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太祖到、聘

乃詣太祖太祖曰來何遲邪聘曰聘受劉荊州厚恩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孤弱死無愧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欷歔流涕太祖愴然曰仲業眞忠臣也厚禮待之以爲江夏太守封延壽亭侯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卒謚曰壯侯

許褚

許褚字仲康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衆少不敵兵竭矢盡褚乃令壁中男女聚石置四隅褚

飛石擲之所値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僞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率衆來歸太祖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卽日拜都尉令宿衛從討袁紹於官渡常從士徐他等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卽還侍他等不知也入帳見褚驚愕色變褚覺之卽擊殺他等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號曰虎癡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矢下如雨褚乃扶太祖

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擧馬鞍蔽太祖船工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太祖與遂超單馬會語惟褚從超負其力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褚謹愼奉法曹仁自荊州來朝太祖未出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還退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之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何爲入室私語乎太祖愈親待之遷中堅將軍文帝踐阼封萬歲亭侯卒謚曰壯侯

龐悳

龐悳狟道人從馬騰擊羌氐數有功騰徵爲衛尉悳留屬超太祖破超悳隨超奔漢中太祖定漢中悳隨衆降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與曹仁討關羽於樊諸將以悳兄在漢中頗疑之悳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不殺羽羽當殺我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屯中水五六丈悳與將士避水上隄羽乘船攻之四面射隄上悳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等欲降悳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昳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悳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

也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悳與麾下將一人五伯二人彎弓傅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爲羽所得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爲將何不早降悳罵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耶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遂爲羽所殺謚曰壯侯

閻溫

閻溫天水人馬超奔上邽郡人任養舉衆迎之超遂圍冀城州遣溫告急於夏侯淵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超解其縛使反謂城中言東方無救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矣勉之城中泣稱萬歲超怒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燉煌太守馬艾卒官郡人推功曹張恭行長史事恭遣子就詣太祖請太守就至酒泉爲張華所拘就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顧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卽出兵攻酒泉別遣鐵騎二百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河迎太守尹奉華前後受敵遂奔金城就竟平安詔賜恭爵關內侯就後爲金城太守就子斅晉武帝時爲廣漢太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虎符斅收濬從事帝召斅還責以何不密

華必易族八

啟而便收從事斅曰蜀地絕遠劉備嘗據之收其從事臣猶以爲輕帝善之

楊豐

楊豐初名阿若酒泉人少游俠常以復仇報怨爲事故時人爲之語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建安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强族黃氏時黃昂得脫在外募得千餘人以攻揖揖城守主簿龐淯棄妻子夜踰城告急於燉煌太守初未肯發兵淯欲伏劍太守感其義爲興兵軍未至而郡城已陷揖死淯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昂攻郡時豐在外乃捐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亦反殺太守昂既陷酒泉二郡合勢恚豐不與已同乃重募購豐令張掖以麻繫其頭生致之豐遂逃走單騎入南羌中合衆得千餘騎從樂涫南山中出趨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郡人望見東方塵起以爲大兵到遂破散昂獨出走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欲生繫我頸今反爲我所繫云何遂殺之時黃華在東還據郡豐復走燉煌至黃初中河西平定黃華降豐乃還郡詔拜騎馬都尉

鮑出

鮑出新豐人興平中三輔亂兄弟五人以飢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爲

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
略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不敢追逐出從後到知母
爲賊所略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不可追出怒曰有母而使
賊略之用活何爲乃攘臂結衽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
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
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出母被賊驅前去後賊既不勝乃
走與前輩合出追擊之見其母與比舍嫗同貫相連出復奮
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
還其母比舍嫗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
何爲不止出指求哀嫗曰此我嫂也賊復解與之出得母還

遂相扶持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北歸而其母不能
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乘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爲安乃以
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士大夫嘉其孝薦之郡郡辟之
出曰田氏不堪冠帶固辭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年七
十餘行喪如禮至今年八九十才如五六十者

太祖諸王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
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耶植曰出言爲論下筆成章顧
當面試何謂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將諸子登臺使各
爲賦植援筆立成太祖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

學漢梁孝王事

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太祖征孫權使
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
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而丁儀
丁廙楊修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植任性
而行而不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說故遂以丕爲嗣植
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
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太祖曰始者謂植諸兒中最可定大
事自植私出開司馬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太祖既慮終始
之變於是以罪誅楊修植益內不自安建安二十四年曹仁
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

植將行太子飲而醉之太祖召植植不能受命太祖怒而罷
之文帝即位誅丁儀丁廙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
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
太后故貶爵安鄉侯三年立爲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
徙封雍丘其年朝京都植將到關自念有過當謝乃留其從
官者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謝關
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太后以爲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
頭負鈇鑕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
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涕泣太后不樂詔乃聽復王服
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彰暴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

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敘隔濶之思而監國使者
不聽植發憤告離作詩七章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
增戶五百明帝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
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
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
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
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
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
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
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
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
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
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
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其之譏是以
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
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安枕者
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
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
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
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鉤射

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
君父故車右伏劒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
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曰
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
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
乎車右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
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
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越人曰齊王有臣鈞如雍
門狄將使越社稷不血食遂
歸齊王葬狄以上卿之禮）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
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
必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
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
闕此二臣豈好為誇主而燿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
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
家為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
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克為念也伏見先
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
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
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
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
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
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
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

蓋馬援公事奈趙同

性澹上奈嘗設日渤勉未以上里鴻伸其所長言言亦足不朽也必立功哉

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illegible]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名著於鼎鐘聲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撫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

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illegible]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

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三年徙封東阿五年上疏求存問親戚因[illegible]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詩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戚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

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修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illegible]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合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

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illegible]錐刀之用，及覩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下念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為懷懷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illegible]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閒

固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illegible]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今，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勑有司如王所訴。植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也。昔伊尹之為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為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埸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眾，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illegible]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謌，偃武

士息兵要子也

行交之美而數年已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皆淵加以水[illegible]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蛉浮翔於淮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撫餐臨觴而掩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於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騖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掛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力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

司馬氏之禍子建先見之矣

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輔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公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答報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

以識因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已之所以役命雖有搆會之徒怡然不以爲懼者益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之猶詶少年曰吾爲汝唱汝爲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於東土以

屏翰皇家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嘆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耄耋罷曳乎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鼷鼠飲海於朝爲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唯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以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牀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

敝於悔尚可 幸與試用 亦不必矣 始言之可耳

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聵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賊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使耘鉏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并復見送飇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爲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爲置卿士屋名爲宮冢名爲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柏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

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羇絆於世繩維繫於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遂遲之冬詔諸王朝明年正月六年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爲陳王邑二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論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

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遺令薄葬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己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

魚豢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信不虛矣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何緣有覬望乎乃令楊修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悲夫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鄧哀王沖太祖第七子也字倉舒聰穎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時孫權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數訪之羣下咸莫得其理沖曰置象於船上刻其水痕所至載物而稱之則較可知矣太祖大悅太祖馬鞍在庫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乞命於沖沖曰待三日後以聞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怪問之沖曰世俗言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衣見齧是以憂也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遂無所問沖每見當刑者輒探其冤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吏以過誤觸罪者常為太祖陳說多獲寬宥明察仁愛與性俱生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疾病太祖親為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之幸也為聘甄氏亡女與合葬文帝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無天下太和五年加號曰鄧哀王

中山恭王袞太祖第十一子也初封平鄉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官屬皆賀袞曰夫生深宮之中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遊宴袞獨單思經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累非益我者也三年為北海王六年改封中山青龍三

年薨

趙王幹一名良太祖第十五子也母曰陳氏良生而母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年五歲太祖疾困遺命太子曰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常呼文帝為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耳文帝愍其如是每為流涕黃初三年封河間王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為嗣幹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為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覩治亂之源遠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

中山非袞其嗣王也京平王名徽

馬援之遺誡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與犯妖惡同罪夫豈薄骨肉哉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先帝踐阼祇慎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每誦詩感棠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毆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遂禁防朕惟王幼小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叔父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累增

邑并前五千戶

楚王彪太祖第十七子也初封弋陽王太和六年改封楚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凌謀迎彪都許昌遣傳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讎用戮不避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於外不能祗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於姦邪乃與太尉王凌兗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邪謀圖危社稷有悖逆之心無忠孝之意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其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有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於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爲庶人徙平原彪世子嘉爲眞定王

樂陵王茂太祖第二十五子也黃初三年封乘氏公茂性傲佷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三年封聊城王詔曰昔象之爲弟傲而大舜猶侯之於有鼻近漢之淮南阜陵皆自陷法禁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王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氏行之於前代斯皆敦敘親親之厚義也乘氏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爲古之立諸侯也皆

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爲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欲修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今封茂爲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正始三年王兄東平靈王薨茂稱嗌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邑與封建侯王皆使寄地而無其實老兵百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於匹夫京師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遊獵不過三十里又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皆思爲布衣而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宗室曹冏上書曰臣聞古之王

論亦通

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
親暱近尊賢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
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
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
其然也故博求親疏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益遠則
有仁賢輔弼之功盛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法安則
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
稷歷紀長久本支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
備詩不云乎鶺鴒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
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鬩牆之忿不忘禦侮之事

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
埸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胸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
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聞敘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
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
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
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
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
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
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苞茅不貢齊師伐
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桓文

之後挾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
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
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亡於越晉
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於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
存然皆小弱西迫強秦南畏大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
赧王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
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
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懲周之弊
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

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
以自毘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
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
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
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分
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有四海而子弟為匹夫卒有
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
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議身死之日無所寄付
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令趙
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

改制易法能任兄弟而乃師法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分裂州國建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所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是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東牟

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重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

悉曹氏亦在內

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於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爲田常之詐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自主耳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

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曾不監秦之失策不因周之舊制乃踵習弊秦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太祖武皇帝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京師定都潁邑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於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寄王於空虛。不治其邦之民。宗室自同於鄉遂。不聞上國之政。權均匹夫

冏與足以言哉

勢弊凡庶內無深根之固外無磐石之勢非所以奠安宗社爲百世之謀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千里之土兼軍民之任或親故比國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厠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僅置百人之上使夫高賢之士畢志於但棘之內勇略之人屈首於卒伍之間非所以勸進才能優異宗盟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根蔭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

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叛離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冏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弱冏冀感悟曹爽爽不能用孫盛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重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由積德風澤既微宇宙未一而彫翦枝榦委摧與族勢同瘣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六代興亡曹冏論之詳矣

史緯卷六十六

三國志魏書七

列傳

王粲

王粲、字仲宣、山陽人、祖暢、漢司空、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年幼、形貌短小、旣入、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除黃門侍郎、以京師擾亂、不

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不甚重也、粲屬旅無聊、作登樓賦、以見志、表卒、粲說表子琮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倉卒之際、強弱未分、人各有心、當此之時、家家欲爲帝王、人人欲爲公侯、觀古今之成敗、能先見事機者、則恒受其福、今將軍自度何如曹公耶、琮不能對、粲復曰、如粲所聞、曹公故人傑也、雄略冠時、智謀出世、摧袁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逐劉備於隴右、破烏丸於白登、其餘梟夷蕩定者、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能聽粲計、捲甲倒戈、應天奉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保己全宗、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琮納其言、琮旣降、太祖辟粲爲丞相掾、賜爵關

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袁紹起河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儁、而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及平江漢、引其賢儁、置之列位、海內迴心、望風願治、此三王之舉也、遷軍謀祭酒、魏國旣建、拜侍中、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棊、局壞、粲爲覆之、奕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覆他局、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如此、善屬文、舉筆便成、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

道病卒、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徐幹偉長、陳琳孔璋、阮瑀元瑜、應瑒德璉、劉楨公幹、並見友善、幹清玄體道、六行修備、除上艾長、以疾不行、琳爲何進主簿、進欲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使引兵向京師、欲以脅太后、琳諫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進不納、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檄、袁氏

敗歸太祖太祖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
惡止其身何得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
少受學於蔡邕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屈太祖雅聞
瑀名辟之不應連見偪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
送至太祖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
鼓琴遂撫弦而歌音曲殊妙太祖大悅以琳瑀爲司空軍謀
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皆琳瑀所作也琳作諸書及檄草成
呈太祖太祖苦頭風臥讀琳所作翕然起曰此愈我病太祖
常使瑀作書與韓遂書成呈之太祖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
能增損瑒楨各被辟爲丞相掾屬世子嘗賜楨廓落帶其後

師死欲借取以爲像因嘲楨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
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荅曰楨聞荊
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
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
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初皆未能自接於
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
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
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妙如是特
爲諸公子所親愛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
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以楨不敬減死輸作刑竟

署吏瑀以十七年卒幹琳楨二十二年卒文帝典論曰今之
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
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
以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
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巵圓
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
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
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
揚班之儔也潁川邯鄲淳字子叔博學有才善蒼雅蟲篆許
氏字指初平時客荊州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

遣淳詣植植得淳甚喜延入坐未與談時天暑植呼常從取
水自澡訖傅粉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俳優小說
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
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
名臣烈士之優劣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所宜又論
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
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焉黃初初以淳
爲博士給事中繁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得名於汝潁長於
書記爲丞相主簿陳留路粹字文蔚建安初以高才爲軍謀
祭酒太祖使粹爲奏致孔融罪人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

轉祕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進禁賤請驢伏法魚豢曰尋省
往者脅遣鄴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儁
也今覽王繁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余竊怪
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韋仲將仲將曰仲宣傷於肥戇休
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頗忿鷙
如是彼為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
子不責備於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為光澤亦壯觀也
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
七人之例儀字正禮父沖與太祖親善時隨乘輿見國家未
定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太祖

得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沖為司隸校尉後數來過
諸將飲酒美不能止醉爛腸死太祖以沖前見開導常德之
聞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
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也不如與伏波子楙
太祖從之尋辟儀為掾與議論嘉其才曰丁掾好士即使其
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吾兒誤我儀亦恨不得尚公
主而與植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儀等又
共贊之及太子立欲儀自裁而儀不能決對中領軍夏侯尚
叩頭求哀尚為涕泣而不能救收付獄殺之廙字敬禮儀之
弟也博學洽聞建安中為黃門侍郎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

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睿智文章絕倫當今天下賢
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為之死實天所以鍾福於
大魏而永受無窮之祚也欲以動太祖太祖曰植吾愛之安
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為嗣何如廙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
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君
知子莫若父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
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而況我公加之
聰明哲令發特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
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太祖深納之文帝即位誅
儀廙并其男口緯字公高少喜文學位至越騎校尉瑒弟璩

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中貞參相國軍事又有吳質
字季重濟陰人以才學通博為五官將及臨菑侯所禮愛質
[illegible]善處其兄弟之間五官將為世子質與劉楨等並在坐席
楨坐譴質出為朝歌長遷元城令太子與質書曰歲月易得
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
支書疏往反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
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耶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
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
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其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
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

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才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若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

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爲昔日游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菑侯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悅世子悵然自失質耳之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

肥瘦言性妙

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始質爲單家少游遨貴戚間不與鄉里相沉浮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文帝立徵質與車駕會洛陽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節督幽并諸軍事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黄初五年質朝京師詔上將軍以下皆會質所大官給供具酒酣時上將軍曹眞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眞負貴耻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耶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卿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爲瘦眞愈怒拔劍瞋目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案劍曰曹子丹汝敢恃勢

驕耶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耶質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恚拔劍斬地遂便罷太和四年入爲侍中時司空陳羣錄尚書事帝初親萬機質以輔弼大臣安危之本對帝盛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公忠社稷之臣也陳羣從容之士處重任而不親事非承相才也帝甚然之明日有詔督責羣而天下以司空無如長文者質言非實也其年卒

盛憲

盛憲字孝章爲吳郡太守孫策平吳會以憲有高名深忌之憲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與曹公書曰歲月不居時節

文士英雄用各有時文舉孝章當孟德仲謀之時宜其剛也

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譚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縶命不期於旦夕是仲尼不當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

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由是徵為騎都尉制命未至為權所殺子匡奔魏權既殺憲而憲故所舉孝廉媯覽戴員亦殺權弟丹陽守翊匡為魏征東司馬

衛覬

衛覬字伯儒安邑人太祖征袁紹而劉表援之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覬以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強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制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供給貧民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太祖太祖從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

關中服從乃召覬還遷尚書時關西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太祖問覬覬以西方諸將皆豎夫屈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志願已足非有大故不憂為變也若以兵入關中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彼必生疑一相驚動地險眾強殆難為慮太祖以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兵進關右大叛太祖親征僅乃平之死者萬計乃悔不從覬議文帝踐阼為尚書明帝即位封閿鄉侯覬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

命。而選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
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
變情厲性、強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
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
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旨
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
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
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
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敵於貍鼠、臣
以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強大、賈誼累息、以爲至危、況今

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不言舍
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異也、當今千里
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
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
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世、後
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
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
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爲出、深思滋民之術、猶恐
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加增廣、工役不輟、帑藏日竭、
昔漢武信神仙、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
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猶尚見非、陛下無
求於露、而空設之、無益於事、糜費工夫、誠聖慮所宜裁制也、
受詔典著作、又爲魏官儀、好古文鳥篆隷草、無所不善、卒謚
曰敬侯、子瓘嗣、

劉廙

劉廙、南陽人、年十歲、戲於講堂上、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
孺子黃中通理、廙兄望之有名於世、劉表辟爲從事、而其友
二人皆以讒毀爲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歸、廙謂
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同光於
內、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待斃、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

見害、廙奔揚州、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黃門侍郎、太祖欲親
征蜀、廙上疏曰、聖人不以智輕俗、君子不以人廢言、故獨斷
者必博采於衆謀、夫葦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
才智闇淺、願自比於葦弦、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
以輕兵定即墨、何也、蓋能自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強
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彊無不服、今
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
吳蜀之民。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
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能自計者。
與欲自潰者勢異耳。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

此宜得也苟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
四方之險擇要害而守之選天下之卒隨方面而鎮爲廣務
農桑事從節約修之歲年國富民安吳蜀可不勞而定也廙
弟偉與魏諷善廙戒之曰夫交友之美在於得賢而世之交
者不思擇人務合黨衆非厚己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修
德行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攪世沽名卿勿復與通偉不
從及諷反偉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特原廙不問徙
署丞相倉曹屬廙上疏謝曰臣罪應覆族殿下起煙於寒灰
生華於枯木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
難以筆陳廙表論治道曰亂弊之後人才匱乏股肱大職邊

方重任雖脩其官未得其人也況於羣職小任乎其計莫如
督之以法長吏數易送迎之費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
巧而爲政者亦以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己而苟
且之可免於患皆不盡心於卹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爲政
之本也今之所以爲黜陟者在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
非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爲作者恭恣也
愛公也卹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有所不安
而長吏守之不變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美舍而從人於治
雖失計其聲譽必集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
去本而就末哉宜使久任足以自展黜陟之課皆當以事不

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多少及盜賊發興民戶亡
叛者爲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之
人無名無損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太祖甚善
之文帝即位爲侍中卒

傅嘏

傅嘏字蘭石北地人弱冠知名時何晏鄧颺夏侯玄求交於
嘏嘏不納荀粲謂嘏曰泰初諸公一時之傑虛心交子而子
不納怨咎至矣嘏曰泰初志過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平
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玄茂有爲而無終多言而妬前
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司空陳群辟

爲掾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嘏難劭曰蓋聞帝制宏深聖
道奧遠苟非其才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
虧頹曠載罔綴微言既沒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
莫騁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
闕亡禮之存者唯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
齊六職土有恒貢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
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廢所
修采自建安以來肇基皇祚埽除凶逆日不暇給及經邦治
戎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
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

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
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細目是急制作
不立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
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
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於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
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
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
當任薄伐則德行未必敘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
上度數貸因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遷黃門侍郎
時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尚書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

內銛好利而不務本吾恐必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
矣晏遂免嘏官復拜滎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懿請為從事
中郎曹爽誅為河南尹河南天下都會利之所聚而奸之所
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劉靜總其目而太密李勝毀
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
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
皆枝其本國人無用異邦者嘏各舉其良而用之官曹分職
而考校之其治以德教為本然持法有恒循而不可犯事皆
隱其端跡若不由己出吏民久而安之遷尚書嘏以秦始罷
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魏因循以至於今然儒生學

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教弘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
實未附其不至於治者蓋由是也時議欲親伐吳三征獻策
各不同詔以訪嘏嘏對曰昔夫差陵齊勝晉威行中國不免
姑蘇之禍齊閔兼士拓境闢地千里不救莒城之敗有始不
必善終古之明驗也孫權自破關羽并荊州之後罪戮忠良
誅及嗣胤志盈欲滿凶暴以極是以宣文侯深建大舉之策
今孫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
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慼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全猶足
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而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
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觀釁而動三者皆

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
之為寇幾六十年君臣偽立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
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惟進軍大
佃最差完牢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一也坐食積穀不煩運士
二也乘釁討襲無勞遠費三也凡此三者軍之急務也昔樊
噲願以十萬之眾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長江涉
虜庭亦向時之噲也未若明法練士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
策以禦之冠虜崩潰斯必然之數也不從詔征南大將軍王
昶等征吳諸葛恪拒戰大破眾軍於東關恪乘勝揚聲欲向
青徐朝廷將為之備嘏以為淮海非賊輕行之路恪不過遣

偏將小將督水軍者乘海泝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向
淮南耳後恪果圍新城不克而歸正元二年毋丘儉文欽作
亂或謂可進太尉孚征惟報固勸大將軍師行師未從報重
請曰淮楚兵勁儉等負力遠鬭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
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聞報言輒
然而起曰我請輿疾而東以報守尚書僕射俱行儉欽破及
師薨報與司馬昭從還洛陽昭遂輔政進封陽鄉侯卒

桓階

桓階字伯緒臨湘人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
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後

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守張羨
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
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紹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
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
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仗義而起奉王命以討有罪孰敢
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附之不亦可乎羨曰善乃舉長
沙及傍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紹與太祖連
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自匿久之劉表辟
爲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不受因辭疾
告退太祖定荊州辟爲丞相掾主簿遷尚書曹仁爲關羽所
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階曰今仁等居萬
死之地必有死之心內懷堅守外有彊援太王案六軍以示
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
文帝踐阼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卒

陳羣

陳羣字長文紀之子也孔融才高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
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爲別
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袁術尚彊今東
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
不聽遂東袁術來戰布果襲下邳術大破備軍備恨不聽羣

言太祖辟羣爲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
者太祖辟之羣封還教以爲模逵穢德必敗太祖不聽後模
逵皆坐姦宄誅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後矯爲名臣吳人
叛乾死其難世以羣爲知人魏國既建遷御史中丞太祖議
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
鴻臚以爲死刑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
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與仁惻
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
民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
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

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議者多以爲未可行太祖深善群言而顧衆議故且寢文帝即位徙爲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明帝即位封穎陰侯爲司空錄尚書事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群上疏曰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荅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若漢高祖是也群曰昔漢祖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必欲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群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群言之

太祖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群群曰夫議刑爲國非爲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龍四年卒諡曰靖侯群前後數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群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群臣上書以爲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諫事皆歎息焉袁子曰故司空陳群議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群於是乎長者矣子泰字玄伯嘉平初爲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衆依麴山築二城使將句安李歆守之聚羌胡質任寇逼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可圍而取之維欲趣救山道險阻非行兵之地也淮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來救出自牛頭山泰曰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勅質等堅壘勿與戰泰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遂降淮卒泰代爲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雍州刺史王經與姜維戰於洮水大敗還保狄道城維遂圍之泰晨夜進兵鄧艾等以王經新敗不如守險觀釁然後進救泰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收降卒招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

泰此一節則勝其父

欲後來何以破賊來伏后

郡此我之所惡也而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攻守勢殊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遂進軍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乃詭從南道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踴躍維始謂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已至乃緣山突出泰與交戰維退還時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泰獨之故希簡白大將軍司馬昭語荀顗曰玄伯沈勇能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大將不當爾耶徵爲尚書右僕射高貴鄉公之殺太傅司馬孚與泰號哭盡哀司馬昭入泰見之悲慟昭亦泣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

可以謝天下耳昭曰卿更思其次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卒贈司空子恂嗣陳氏太丘長寔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群群子泰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爲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

陳矯

陳矯字季弼廣陵人太守陳登請爲功曹使矯詣許謂矯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郡爲孫權所圍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爲外藩則吳人挫謀徐方永安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祖奇矯欲留之矯辭曰本國倒縣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義乎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既退登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矯爲司空掾屬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矯以爲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入爲尚書太祖薨于洛陽羣臣拘常制以爲太子即位

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愛子在側一旦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頃刻皆辦明旦以皇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文帝受禪遷矯尚書令明帝即位封東鄉侯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請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遷司徒景初元年卒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於本族魏郡太守徐宣廷議其闕太祖惜矯才不問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

衛者心乃止

衛臻

衛臻字公振陳留人父茲字子許弱冠與同郡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茲買物隨價酬直文生訾訶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二人相去幷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垂名明帝即位臻爲右僕射典選舉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荅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喩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律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時帝隆意於殿舍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群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耳諸葛亮出斜谷孫權進攻合肥帝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爲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帝到尋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毌丘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陳乃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蜀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修戰備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軍果不利臻遷爲司空徙司徒曹爽輔政固乞遜位卒贈太尉

盧毓

盧毓字子家植之子也爲冀州主簿時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氏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禮未廟見之婦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氏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氏已受禮聘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爲丞相法曹議令史明帝立以毓爲吏部尚書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臣愚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眞僞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毓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正元三年遷司空卒謚曰成侯

和洽

和洽、字陽士、汝南人、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以冀州四戰之地、獨南依荊州、劉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讒慝易生、久必阽危、遂南度武陵、太祖定荊州、辟為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不可一槩。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弊其衣冠。匿其輿馬、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矯枉過正而不近人情。恐激詭行。則隱偽滋矣。魏國既建、為侍中、有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太祖不聽、洽固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洽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罪亦宜之、二者不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耶、明帝即位、封西陵鄉侯、轉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帝聞之、加賜穀帛、卒、謚曰簡侯、

常林

常林、字伯槐、河內人、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對子字父、何拜之、有林性好學、帶經耕鉏、其妻饁餉之、相敬如賓、為幽州刺史、文帝為五官將、林為功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動、文帝欲親討之、林曰、昔忝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智小謀大、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彊敵、將軍天下之鎮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文帝踐阼、遷少府、林性既澹、自當官又殿、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為鴻臚、性溫達、數數聞林撾吏、聲不以為然、後林夜撾吏、不勝痛、叫呼徹曙、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嘲林曰、聞卿為廷尉爾耶、林曰、不也、崔曰、不為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大慙、明帝即位、封高陽鄉侯、徙太常、林少與司馬京兆善、太傅懿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叙、為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祿大夫、年八十三卒、謚曰貞侯、

沐並

沐並、字德信、河間人、吳使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伐材、牂牁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共食、來後熟者答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播異域、如此、為濟陰太守、還拜議郎、年六十餘、作終制、誡其子、嘉平中、病困、

適醉不能見猶可啻恚不許見如何

數孫揖埒侯氣絕令二人舉屍出滑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賓去米肉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時苗

時苗字德胄鉅鹿人爲壽春令時蔣濟爲治中苗初至往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苗乘薄(音蒲)軬車黃牸牛至縣後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也僚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蔣濟仕至太尉濟不以苗毀己爲嫌苗亦不以濟尊貴屑意

楊俊

楊俊字季才獲嘉人司馬懿年十七與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之人也本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使牧羊而[illegible]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贖象著家爲聘妻置屋魏國建俊爲中尉臨菑侯與俊善太祖適嗣未定密訪群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菑才分所長然稱臨菑猶美文帝常恨之及卽位出爲南陽太守黃初二年車駕南巡未到宛有詔百官不得干豫郡縣及車駕到而宛令閉市門帝聞之忿然曰吾是寇耶乃收宛令及南陽太守俊詔問尚書漢明帝殺幾二千石時王象爲常侍見詔文知俊必不免乃與尚書僕射司馬懿常帝前叩頭

是

不足

萬人來攻以五十人守城何足濟事襲遁矣

流血竟面請帝減死帝不荅欲入禁中象引帝衣帝顧謂象曰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今聽卿是無我也卿寧無俊耶無我耶象以帝言切乃縮手帝遂入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殺象冤痛之象自恨不能濟俊發病死(魏文禍彼如此觀殺鮑勛與俊其無人君之度矣)

杜襲

杜襲字子緒根之子也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鳳翔。待時而動。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欽曰敬受命襲遂南適長沙建安初太祖以爲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斂民保城郭不得農

業野荒民困襲乃遣老弱各就田業留丁強備守吏民歡悅劉表以步騎萬人來攻襲悉召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出者聽之身執矢石吏民感恩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襲衆死者三十二人其餘十八人皆被創賊入城襲帥傷痍決圍得出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者如歸南陽功曹柏孝長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三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鬬語襲曰勇可習也魏國既建與王粲和洽並用彊識多聞拜侍中襲嘗獨見至於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曰

天下事豈有盡邪卿豈侍可矣時將軍許攸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欲伐之群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也。太祖曰許攸慢吾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也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唯賢知賢唯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撫攸攸即歸服明帝即位封平陽鄉侯卒諡曰定侯

趙儼

趙儼字伯然陽翟人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同計合爲一家太祖始迎獻帝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太祖以儼爲朗陵長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唯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若綿絹不調送恐謂我觀望有所須待儼曰誠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可小緩調當爲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

陽安郡當送綿絹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有善必賞則爲義者勸善爲國者藏之於民以爲國家宜垂撫慰所斂綿絹皆俾還之彧報曰輒白曹公綿絹悉以還民郡內遂安遷司空掾屬主簿時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不協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以儼爲關中護軍時被書差新兵千二百往助漢中守使平難將軍殷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別皆愁苦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慰勞之署軍前行四十里果叛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與叛者同部曲各被甲持兵不自安儼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料簡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即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請舊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儼謂諸將曰今舊兵既少東兵未到諸營其爲邪謀若或成變爲難不測因其狐疑當早決之遂宜言當差留新兵之良善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因使所留千人分布之日中盡遣上道東兵尋至乃并從千人令相及其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關羽圍曹仁於樊

儼以平寇將軍與徐晃俱前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責晃促救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適所以弊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遣諜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之到不過十日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諸將然之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并勢大戰羽軍旣退舟船猶據沔水而孫權襲取羽輜重羽走南還仁會諸將議曰今因羽危懼可追禽也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其後恐羽還救而我承其敝故順辭求效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追北權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太祖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救仁如儼所策封都鄉侯還征西將軍都督雍凉正始四年老疾求還徵爲驃騎將軍遷四征有官廚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又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爲邪遂却之還司空卒謚曰穆侯儼與同郡辛毗陳群杜襲並知名號曰辛陳杜趙云

裴潛

裴潛字文行聞喜人爲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兵以討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則不見憚宜以計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略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爲表裏者郝溫郭端等十餘人北邊震服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太祖問潛郡事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計者必以潛爲治過嚴而事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旣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爭所由生也以執料之代必復叛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單于反問至乃遣鄢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征之明帝即位封清陽亭侯遷尚書令卒謚曰貞侯潛性清恪務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藜芘以自供父在京師出入薄軬車群弟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履檢校度自魏興少能及者子秀嗣

嚴幹

嚴幹字公仲馮翊人司隸辟不至郡舉孝廉黃初中爲五官中郎將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太官公羊爲賣餅家數與幹辯折長短繇機捷善持論而幹訥口常屈繇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爲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爲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遷永安太僕卒

王弼

王弼字輔嗣山陽人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徽徽奇之問弼曰夫無者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言也老子是有者也無其所不足者故恒言之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孔子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正始中以弼爲臺郎時曹爽專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儁不治不得在門下弼與鍾會善會議論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述之弼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發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注周易老子年二十四卒

韓宣

韓宣字景然渤海人建安中丞相召署軍謀掾督出鄴宮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泥濘宣欲避之閡濘不得去乃於道邊以扇自障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爲禮乃駐車使常從問宣何官宣曰丞相軍謀掾也植曰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爲下士諸侯禮也植又曰即如所言爲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宣曰於禮臣子一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枝柱難窮

國家用人當養廉恥豈可如此

乃釋去爲太子言之以爲辯黃初中爲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杖未行文帝輦過問爲誰左右曰尚書郎韓宣也帝追念臨菑侯所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耶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以當受杖豫脫袴纏褌面縛及解縛褌腰不下乃趨而出帝目而送之笑曰此有瞻諦之士也出爲東郡太守明帝時爲大鴻臚卒南陽韓暨以宿德前爲大鴻臚及宣在後亦稱職故都中爲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

崔林

崔林字德儒清河人除鄔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文帝踐阼爲幽州刺史遷大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其遠至褒賞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連屬林言恐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爲夷狄所笑請移書敦煌喻指并錄前世待遇諸國故事使有恒常轉司隸校尉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論制下百僚林議曰按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遲此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易亂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梓以遺來今不在法古也以爲今之制度不爲疏闊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景初元年拜司空封安陽亭侯三公封列侯自林始卒謚曰孝侯

高柔

高柔字文惠陳留人太祖以爲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奸吏皆自引去柔教曰昔邴吉爲政吏嘗有非猶尚容之況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遂皆自勵高幹既降頃以并州叛柔自歸太祖太祖欲因事誅之以爲刺奸令史柔處法平允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

哀之徐解裘覆之而去自是辟爲丞相倉曹屬太祖欲遣鍾繇討張魯柔言今遣大兵韓遂馬超謂爲已舉將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反轉丞相理曹掾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患猶不息更重其刑柔啟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宜貸其妻子一使賊中不信二可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望而復重之恐自今在軍之家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文帝踐阼遷廷尉明帝時殺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兎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

京名送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怒曰吾送龜廷尉便當考竟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帝乃下京名遂訊各當其罪公孫淵兄晃爲叔父恭任內侍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柔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竊聞晃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爲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羊舌肸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爲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

齎金屑飲晃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群鹿犯暴殘食生苗所傷不貲榮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柔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爲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爲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多得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五百頭狐萬頭使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爲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爲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爲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

賜弱所害、臣置不討、以此推之、終無從、多得不如早取之、爲便也、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息爲官奴婢、妻盈詣廷尉稱冤、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泣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輕狡不顧家室者也、柔曰、汝夫與人有怨讐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有與人交錢財乎、曰、嘗出錢與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文稱無有、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耶、子文怪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殺禮、便宜早服、子文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遣吏卒

往掘禮得其屍、詔書復盈子母爲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爲戒、在官二十三年、遷司空、太傅司馬懿奏免曹爽、皇太后詔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柔曰、君爲周勃矣、爽誅、封萬歲鄉侯、卒年九十、

孫禮

孫禮、字德達、容城人、明帝時、爲尚書、帝方修宮室、有傷農務、禮固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經至作所、稱詔罷民、帝嘉其意不責也、明帝臨崩、以曹爽爲大將軍、思得良佐、於牀下拜禮大將軍長史、禮亮直不撓、爽弗便之、以爲揚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

辨解者也

馬懿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西伯而了、宜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爲驗、聽者以先老爲正、而老者不可以加榎楚、又墟墓或遷徙、如今所聞、雖皐陶猶難之、若片言折獄、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懿曰、是也、禮到、按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爲限、而鄃以馬丹候爲驗、詐以鳴犢河爲界、虛假訟訴、疑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浮石沈木、三人

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擿校也、平原在兩河東、其間有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爲長歎息者也、按解與圖奏、而鄃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輒駕車待放、爽大怒、劾禮怨望、免官、衆人多以爲言、乃以爲并州刺史、將往見太傅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懽也、禮曰、何明公所言之小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耶、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與忍不

可忍爽誅後遷司空封大利亭侯嘉平二年卒

史緯卷六十七

三國志魏書八

列傳

辛毗

辛毗字佐治陽翟人隨兄評從袁紹太祖爲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及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太祖將征荆州次於西平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荆州使譚尚自相弊他日置酒太祖謂毗曰譚能信尚必克不毗曰明公無問信與不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他人能與其間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

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鬩國分爲二連年征伐戰士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困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土崩瓦解此天亡尚之時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名公之威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天以袁尚與明公明公舍之而伐荆州荆州豐樂國未有釁方今二袁朝不謀夕而不取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修厥德未可動也夫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而天下震矣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次於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爲議郎文帝踐祚遷侍中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

禪受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
左氏傳曰夏數爲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從之帝徙冀州
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饑群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
盛毗與朝臣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待之皆莫敢言毗曰
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臣以
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厠之
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耶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帝
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奮衣而入良久乃出曰佐治
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
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群

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
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服道洿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
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道
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夫廟
筭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今廟筭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未
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
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修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
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彊壯未老童齔
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
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耶毗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唯知

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明帝即位封
穎鄉侯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大臣莫不交好而
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
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焉有欲爲公而毀其節
者耶冗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忠亮不如辛毗毗
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効力不
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
出爲衛尉帝方修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
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虞
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帷陛下爲社

稷計帝報曰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
是蕭何爲漢規摹之略也今卿爲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
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
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
九河盈溢洪水爲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諸葛
亮圍祁山不克引退張郃追之爲流矢所中死帝臨朝而歎
曰蜀未平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群曰郃誠良將國所依
也毗以爲郃雖可惜然已死不當弱主意乃曰陳公是何言
歟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無武帝也及委國祚而文皇
受命黃初之世亦謂不可無文帝也及委棄天下而陛下龍

軍師仗節 止兵出戰 將可羞矣

與今國內所少豈張郃乎。青龍二年、諸葛亮率衆出渭南、大將軍司馬懿數請與亮戰、明帝終不聽、恐不能禁、乃以毗爲大軍師、使持節止之、亮沒、還爲衞尉、卒、謚曰肅侯、裴松之曰、楚人必於其倫、辛毗欲弘廣王意、當舉若張遼之疇、安有於一將之死而可以祖宗爲比哉 亦是

楊阜

楊阜、冀人也、以州從事爲牧韋端使詣許、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彊、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用人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韋康爲刺史、辟阜參軍事、馬

超戰敗渭南、走保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蘇伯反於河間、將引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大軍一還、恐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太祖不從、超果率衆擊隴上郡縣、皆應之、唯冀城固守、超攻城、阜率士大夫及宗族勝兵者千餘人、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州遣別駕閻溫循水潛出求救、爲超所殺、刺史有降超之意、阜流涕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奈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刺史卒遣人請和、開城門迎超、超入殺刺史、拘阜弟岳於冀、阜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葬假、阜外兄姜敘屯歷城、阜

往見敘母及敘、涕泣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弑君也、超彊而無義、多釁易圖耳、敘母慨然、謂敘曰、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汝無顧我、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敘從阜計、與鄉人姜隱趙昂武都人李俊王靈結謀、使從弟謨至冀、語岳、并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等、約誓旣明、九月、與敘起兵於鹵城、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衢寬等解岳、閉冀城門、殺超妻子、超襲歷城、得敘母、敘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超怒殺之、阜與超戰、

身被五創、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太祖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內侯、阜曰、阜君存無扞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効、於法當誅、不宜荷爵祿、太祖不許、爲武都太守、文帝問侍中劉曄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崩、拜城門校尉、阜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褎、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遷少府、大司馬曹眞伐蜀、遇雨不進、阜上疏曰、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荅天譴、聞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閡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以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

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果退又不得非王軍之道也武王還師殷卒以亡知天期也帝即召諸軍還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以為致治在於任賢富國在於務農舍置賢才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以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帝聞愈敬憚阜帝愛女淑未期而夭帝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將自臨送阜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

抱之赤子而送葬也哉帝不從帝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獘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王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誡高高在上實鑒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而乃自暇自逸唯宮室是侈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

其戶閴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為家言豐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社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民有饑色陛下不以為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若使國亡臣安得以獨存故不敢不言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於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天子感其忠手筆詔荅阜數諫爭不聽乃固乞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趙昂為羌道令妻異姓王氏留西城會同郡梁雙反攻破西城害異兩男與女英年六歲

英與異在城中異恐為雙所侵引刀欲自刎顧英而歎曰身死爾當誰恃哉吾聞西施蒙不潔之服則人掩鼻況我貌非西施乎乃以溷糞涅麻而被之尠食瘠形雙與州郡和異竟以是免難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謂英曰今吾遭亂不能死將何以復見諸姑所以偷生唯憐汝耳今官舍已近吾去汝死矣遂飲毒而絕時適有解毒藥撅口灌之良久乃蘇建安中昂轉參軍事徙居冀會馬超攻冀異躬著布韝佐昂守備悉脫佩環以賞戰士及超攻急城中饑困刺史韋康欲與超和昂諫不聽歸以語異異曰當勉府君致死不可從也比昂還康與超和超遂背約害康又劫昂質其長子月於南鄭

起妻楊氏問異節行請與議謀異欲信昂於超以濟其謀乃推奉之楊氏以為忠於已遂與異重相結昂所以得爭爾者異之力也及昂與楊阜等結謀討超告異曰吾謀如是當奈月何異厲聲曰忠義立於身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況一子哉昂遂閉門逐超超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異復與昂保祁山為超所圍三十日救兵到乃解超卒殺月

高堂隆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人高堂生後也泰山太守薛悌命為督郵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劍曰昔定公見侮仲尼歷階趙王彈筝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黃初中為平原王傅王即尊位是為明帝以隆關內侯遷侍中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隆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今上天降鑒譴告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雊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前代之明鑒也按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誡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謂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已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

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曰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越巫之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之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覩災責躬退而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萐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帝不聽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改曰九龍殿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陵霄闕而鵲巢之

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夏桀商受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覩災竦懼祗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增崇德政除普天之所惡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轉禍為福而已哉於是帝改容動色是歲有星孛於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今郊丘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費略齊民不堪命四海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

妙

明畏自我民明威言天之賞罰隨民心也大禾榛平宮虞夏之所以乖皇風也瑤臺瓊室夏商之所以犯人怨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彗章灼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皇天仁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於尊位以相覺寤陛下宜體慈父懇切之訓崇孝子祇敬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又請改正朔易服色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尚白從地正也遷光祿勳帝愈崇宮殿彫飾觀閣鑿太山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皇奇偉之獸造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

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於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而已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輕省租稅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矣昔秦始皇不

樸舜止三云六就也

徃後宮耳

築道德之基而作阿房之宮不憂蕭墻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聖賢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以爲天下倒縣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強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既絕廩賜不應輸者又皆出

半今此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是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賦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於司會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職在無諱宜見節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

不誠對何肯甘之奏臣可謂忠矣

亦滅族是以史遷譏之以為世誡帝詔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改往事之謬興來事之善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星布棊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氏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將移祚遷鼎由此觀之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還里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詔曰生廉侔伯夷直過史魚執心堅白謇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陰德疾除而延壽貢禹以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強飯專精以自持隆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子琛嗣

滿寵

滿寵字伯寧山陽人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為郡督郵貪穢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收之詰責所犯即日考竟遂棄官歸太祖以為許令曹洪有賓客在界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寵乃速殺之太祖喜曰當事不當爾耶故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太祖惡之欲坐以圖廢立收彪付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不報考訊如法數日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太祖即日赦出彪初彧融聞寵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免乃更善寵關羽圍襄陽寵助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將軍于禁等軍以水長為羽所沒羽急攻樊城城多崩壞或謂仁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寵曰山水疾速不久當退今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仁曰善寵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羽遂退文帝即位拜伏波將軍大軍南征到精湖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對敕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屯宜為之備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之封南鄉侯太和三年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傍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彊口宜深為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賊果從無彊口斷夾石要休還路休戰不利退走會朱靈等從後來救賊退休軍乃得還休卒寵以前將軍代督揚州諸軍事四年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賊尋退還被詔罷兵寵言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

兵後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其明年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降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淩請兵馬迎之寵以爲詐不與兵而爲淩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當密圖速發臨時節度其宜淩索兵不得乃單遣督將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死傷過半淩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召寵還朝寵至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帝慰勞遣還靑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救之甚難其西三十里地險

可依宜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爲便詔報聽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聞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自來旣無功必當上岸耀兵以示衆乃潛遣步騎六千伏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多赴水死者明年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數十人折松爲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子孫泰賊遂引退三年春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史督三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

詔美之景初二年以寵年老徵還遷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正始三年卒諡曰景侯

田豫

田豫字國讓漁陽人劉備之奔公孫瓚也豫自託於備備甚奇之備爲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歸備涕泣與別曰恨不與君共成大事也公孫瓚以豫爲東州令瓚將王門叛歸袁紹將萬餘人來攻城豫登城謂門曰卿舍公孫而去意有所不得已也今還作賊乃知卿亂人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吾旣受之矣何不急攻乎門慙而退瓚敗太守鮮于輔以豫爲

長史時雄傑並起輔莫知所從豫曰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宜速歸命輔從之太祖以豫爲丞相軍謀掾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爲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衆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結圜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遷南陽太守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中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見諸繫囚慰喻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卽相告語羣賊一朝解散郡內淸靜太祖善之文帝初北狄彊盛侵擾邊塞使豫持節護烏丸鮮卑校尉自高柳以東濊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

利等共要誓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
利乃搆離之使爲讐敵互相攻伐素利出馬千匹與官爲比
能所攻求救於豫豫將銳卒深入赴之胡人衆多鈔軍前後
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取牛馬糞然之
從他道引去行數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使
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趣南門豫將
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進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走追
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素利等數來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
送官胡以爲前所與豫物顯露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
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

爲家資豫張袖受之胡去之後悉付外以狀聞詔褒之曰昔
魏絳開懷納戎妤今卿舉袖受狄金仍送公用朕甚嘉焉可
賜絹五百匹後胡復來豫以絹與之烏丸王骨進桀黠不恭
豫因出塞按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迎拜遂使左右
斬進顯其罪惡以令衆衆皆怖慴不敢動便以進弟代進自
是威震沙漠轉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太和末公孫淵以遼
東叛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往討之會吳賊與淵相結帝
以賊衆多詔豫罷軍豫度賊船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當
赴成山輒循海按行地勢及諸山島徼截險地列兵屯守自
入成山登漢武觀賊還果遇風船皆漂蕩著岸無所逃竄盡

虜其衆諸將皆笑於空地待賊及賊破乃服初豫以太守督
青州青州刺史程喜內懷不服喜知帝寶愛明珠乃密上豫
得珠金甚多皆不納官由是功不見列拜衛尉屢乞遜位太
傅司馬懿以豫克壯書喻未聽豫荅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
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年八十二
卒

牽招

牽招字子經觀津人袁紹辟爲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
舍人犯令招先斬乃白紹奇其意不罪也紹卒事紹子尚建
安九年太祖圍鄴尚遣招至上黨督軍糧未還尚破走中山

時尚外兄高幹爲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
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阻彊胡勸幹迎尚并力觀變幹不聽
陰欲害招招閒行而去道隔追尚不及遂東詣太祖太祖辟
爲從事太祖將討袁譚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祖以招
嘗領烏丸遣詣柳城招到峭王嚴騎五千欲遣詣譚又遼東
太守公孫康遣使韓忠齎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羣
長忠亦在坐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爲單于
今曹公復言當白天子授我眞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
誰當爲正招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後天子命曹公代
之當白天子更授眞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拜假忠曰

我遐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忠
執彊者爲右背操獨何得爲是也招呵忠曰昔公允恭明哲
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遠東恃險遠背違王命欲
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毀大人便捉忠頭頓築
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爲忠請命招乃還坐爲峭
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敕教辭遼東
使罷所屬騎太祖還鄴遼東送袁尚首縣於馬市招悲泣設
祭頭下太祖義之文帝踐阼遷鴈門太守郡在邊鄙寇鈔不
斷招教民戰陣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
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又間離虜黨使相猜疑鮮

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萬餘家
詣郡附塞敕令還擊比能殺其弟苴羅侯等大結怨讎招復
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大破之降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
萬家繕治陘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莫不歸心
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
興郡治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返七里招準望地
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帝立賜爵
關內侯軻比能圍校尉田豫於馬邑移招求救招整勒兵馬
赴救並馳檄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討比能檄到
豫軍踊躍虜聞恐怖潰走諸葛亮出祁山比能至北地石城

與相首尾帝命招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
曰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
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新興鴈門二衙門出屯陘
北外以鎮撫內足資糧乘釁征討計必全克會病卒

郭淮

郭淮字伯濟陽曲人太祖征漢中還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
劉備以淮爲淵司馬淵與備戰死軍中擾亂淮收散卒推蕩
寇將軍張郃爲軍主諸營乃定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
議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
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陣引而致之半濟然後擊可破也既陣

備疑不渡淮遂堅守太祖假郃節復以淮爲司馬黃初元年
奉使賀帝踐阼道疾稽留及羣臣會帝責之曰昔禹會諸
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
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
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悅擢雍州刺
史太和五年蜀出鹵城時隴右無穀議欲轉運關中淮撫循
有素使羌胡家出穀平其輸調軍食以足青龍二年諸葛亮
出斜谷時司馬懿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
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
也懿然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

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蜀將姜維出隴西淮進軍追至彊中維退遂討羌迷當等按撫柔氐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來附淮請居安定之高平爲民保障因置西川都尉拜前將軍姜維出石營從彊川西迎涼州名胡治無戴爾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斂破羌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西接彊胡而化據險今分軍兩持兵勢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兵而西及胡戎未集絶其內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賊不意維

必狼顧比維之來足以定化且使維疲於奔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遣夏侯霸追維於沓中淮自率諸軍攻化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進封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淮妻王凌之妹凌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乃命左右追妻數日而還淮以書白司馬懿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覲展在近書至懿宥之正元二年卒謚曰貞侯

郝昭

郝昭太原人築陳倉城會亮至圍昭不能拔使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遥說之昭於樓上應詳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兵衆不敵無爲空自破滅昭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燃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

攀城昭於內築重墻亮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詔嘉昭善守賜爵列侯帝引見慰勞欲大用之會病亡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爲將知將不可爲也吾數發塚取其木以爲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耳死復何在耶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徐邈

徐邈字景山薊人也魏國初建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甚怒渡遼將軍鮮于輔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

爲賢人邈性修愼偶醉言耳得免刑後領隴西太守文帝踐阼歷穎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臣不能自懲時復中之帝大笑明帝以邈爲涼州刺史河右少雨常若乏穀邈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易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進善黜惡風化大行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封都亭侯加建威將軍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狗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遷司隸校尉百寮敬憚之拜司空邈歎曰三

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年七十八卒用公禮葬謚曰穆侯[illegible]盧欽曰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胡質

胡質字文德壽春人爲州治中將軍張遼與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溫恢請質質辭以疾遼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爲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黃初中爲東莞太守郡卒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窮詰情狀若遂首服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吳大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以爲不可質曰樊城兵少當進軍爲之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征東將軍都督青徐諸軍事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嚴設守備游邊無事嘉平二年卒家貧無餘財唯有賜衣書篋而已追封陽陵亭侯諡曰貞子威嗣質之爲荊州也

威自京都省之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以絹一疋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旅進道往還如是質帳下都督先其將歸請假還家陰資裝前路要威爲伴每事佐助經營之又稍進飲食行數百里威疑之密誘問乃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賜絹答謝而遣之後因他信具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名

王昶

王昶字文舒晉陽人爲兗州刺史昶雖在外任心在朝廷以

為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
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畧依古制而合於時務
者二十餘篇奏之其爲兒子及子作名字兒子默字處靜沈
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吾欲使汝曹
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爲名欲
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誡俯仰
察焉用無過行况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
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冬不衰是以大
雅君子惡速成務求益也人或毁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
有可毁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毁之行則彼言妄矣當

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報焉夫虛僞之人言不根
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别而世人惑焉由不檢之以
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挾持好慝驅動後生雖刑於
鈇鉞大爲炯戒然所汙染固已衆矣可不愼與若夫山林之
士甘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緜山雖可以激貪厲俗然聖人
不爲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敬愼爲
務孝於閨門問學於師友吾與世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
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得其人重之如
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親之愛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
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

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
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義然性行不均少所
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
先淳粹履道内敏外恕處不避洿仕不謀身吾友之善之願
兒子遵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庶幾舉一隅耳伯益名爽
郭嘉之子昭先名嘏夙智早成鄉人爲之語曰蔣氏翁任氏
童父旌以至行稱黃巾賊到博昌相謂曰宿聞任子旗天下
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耶遂相率而去嘏爲人淳粹
豈弟比居者擅耕嘏地數十畝人以語嘏嘏曰我自借之耳
耕者聞之慙謝還地邑中爭訟皆詣嘏質之然後意厭其子

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耶文帝
時爲黃門侍郎自在禁省歸書不封遷河東太守正始中昶
遷征南將軍都督荆豫諸軍事昶以爲國有常衆戰無常勝
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
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廣農
墾殖倉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懿旣誅曹爽使撰百官考
課事昶以爲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
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
主明於任賢畧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
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三年昶奏孫權流放良臣適

處分爭可承釁而制吳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絙為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昶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獲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昶封京陵侯遷司空甘露四年卒諡曰穆侯

王基

王基字伯輿東萊人青州刺史王凌表基為別駕召為秘書郎凌復請還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於公輔公臣之良則入於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秘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權中書侍郎出為安豐太守吳常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以訪基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權竟不出徵拜尚書出為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

吳蜀以相交為勝算可見六國利在合從而秦所不能關者秦六國分而議論不一不知吳蜀識輔車之勢也然蜀亡吳亦不能救有國者自毀滅已

征南王昶擊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百口於是移降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內侯時朝議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

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也於是遂止司馬師統政基遺書戒之曰天下至廣萬機至重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衆在心許允傅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師納其言毌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為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司馬師曰君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脅之耳大兵一臨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縣於軍門矣師善乃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慓悍難與爭鋒基以

為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車高壘以示畏懦使爲儉等所迫脅者從逆日久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奸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宜速進軍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乃進據濦水基復曰兵聞拙速未覩巧遲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淺深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以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師欲須諸軍集

乃進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進兵偪項儉衆遂敗封安樂鄉侯諸葛誕反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啓求進討會吳遣朱異救誕於安城詔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兵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使得放縱非計也遂守便宜上疏曰切問對敵當不動如山今諸軍據深溝高壘衆心已定若更遷移人心搖動於勢大損許之大將軍司馬昭進屯丘

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東南二十六軍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擊破之壽春既拔昭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昭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滅吳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大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日之盛者

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昭乃止進東武侯轉征南將軍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賊鄧由等同謀十八屯欲來歸化遣將張吳鄧生送質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接詔基部分諸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荊州義陽軍南屯宜城承書夙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誘致官兵馳驛說由等可疑之狀不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當出箭溪口乃趣平土皆山林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弓弩既弱水潦方降廢農畝之時徼難必之利此事之至危者也嘉平以來累有

內難，當今之宜，當鎭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得之未足爲多，失之傷損甚重。昭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情理，誠感忠愛，輒敬依來指。乃勅諸軍已上道者，且停住所在，須後節度。由等竟不降。是歲卒，贈司空，謚曰景侯。

史籍卷六十七終

史籍卷六十八

三国志魏書九

列傳

王淩

王淩，允兄子也。正始初，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時淩外甥令狐愚爲兗州刺史，甥舅並典兵。太傅司馬懿誅曹爽，進淩爲太尉。淩、愚密計，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時淩子廣爲尚書，淩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丁畢何鄧雖有宿望，皆專競於世。故孰傾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而百姓莫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己，修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惡者，彼莫不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淩不從。其十一月，愚病死。二年，熒惑守南斗，淩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三年春，吳賊塞涂水，淩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不聽。淩陰謀滋甚，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淩，先下赦赦淩罪，將廣隨軍，使爲書諭淩，大軍掩至百尺逼之。淩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懿，遣掾王彧謝罪，送印綬節鉞。軍到丘

愚死淩謀亦可已矣

頭淩面縛水次懿承詔遣主簿解縛反服淩既蒙赦加恃舊
好不復自疑徑乘小舟自趣懿懿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
去十餘丈淩知見外乃遙謂懿曰卿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
至而乃引軍來乎懿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淩曰卿負
我懿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使人送來西淩自知罪重試
索棺釘以觀懿意懿給之淩行到項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
八十身名並滅遂自殺懿至壽春虔賜死諸相連者悉夷三
族乃發淩愚冢剖棺暴尸於市三日親土埋之兗州武吏東
平馬隆託為愚家客私財殯葬行服三年種植松栢一州之
士愧之淩少子明山善書多技藝走太原追軍及之時有飛

鳥集桑樹隨枝低卬舉弓射之即死追人乃止明山投親家
食親家告吏執之初淩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淩呼曰賈梁
道王淩固忠於魏之社稷者惟爾有神知之其年八月懿有
疾夢淩逵為厲甚惡之遂薨初令狐愚與山陽單伯龍善辟
其子固為別駕固辭以疾愚禮意愈厚固母夏后氏謂固曰
使君與汝父素善故命汝不止汝亦當仕進自可往耳固不
獲已遂往與治中從事楊康並為愚腹心後愚與王淩通謀
康固知其計會愚病康應司徒召詣洛陽因亦以疾辭祿東
在京師露其事懿乃東取王淩到壽春固見懿懿問曰卿知
其事耶固對不知懿曰且置是問卿令狐愚反乎固曰無遂

收固及家屬繫廷尉考實固堅云無有懿錄楊康與固相詰
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耶辭
定事上須報廷尉聽得與其母妻相見固見其母不仰視母
知其愁也字之曰恭夏汝本不欲應州郡我強故耳汝為人
吏自當爾此自門戶衰我無恨也汝本意與我語固終不視
不語以至於死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以辭語參錯
并斬臨刑俱出獄固復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
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

毋丘儉

毋丘儉聞喜人明帝即位為洛陽典農時取農民治宮室儉

上疏曰臣以為天下所急除者吳蜀所急務者衣食誠使吳
蜀不滅士民饑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遷左將軍監豫州
諸軍事諸葛誕戰於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為鎮南將
軍都督豫州儉為鎮東將軍都督揚州初儉與夏侯玄李豐
等厚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邑人也驍果粗猛數有
戰功好增虜獲以徼賞多見抑欽恚恨儉以計厚待欽情好
歡洽欽感戴投心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
起於吳楚之分儉欽以為己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
馬師移諸郡國舉兵反迫脅淮南將守為壇於城西歃血盟
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

器希使欽忍而不反者故欽不悟

昔王儀必不附

外爲游兵、師統中外軍討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
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於譙宋之間、絕
其歸路、師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
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儉欽進不得戰、鬬退恐壽春見襲、不
得歸、計無所出、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喪、降者相屬、師
遣兗州刺史鄧艾督軍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師尋自
洙至、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至、乃引還、殿中
尹大目少事曹氏、師將俱行、大目知師一目已突出、啟云文
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耳、大目昔爲文欽所信、乞得
追語之、令還歸公、師聽遣之、大目單身馳往、追及欽、遙與語、

大目實欲安曹氏、言君侯何若若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欽不
悟其旨、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
馬師作逆、天不祐汝、張弓傅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
敗矣、善自努力也、師縱驍騎追擊、大破之、欽遁走、儉聞欽敗、
夜走、衆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
孫重藏水邊草中、安豐民張屬射殺儉、傳首京都、屬封侯、秀
重走入吳、將士悉降、夷儉三族、儉初起兵、遣子宗等四人入
吳、太康中、吳平、兄弟皆還中國、宗官至零陵太守、欽亡入吳、
吳以欽爲鎮北大將軍譙侯、

諸葛誕

誕當時何不應儉欽

諸葛誕、琅邪人、爲尚書郎、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
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於岸、絕而後蘇、轉吏部
郎、人有所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
自是羣僚不敢私、有所屬、王凌之陰謀也、司馬懿東討王凌、
以誕爲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將軍、諸葛恪興東關、遣誕督
諸軍討之、與戰不利、還、徙爲鎮南將軍、毋丘儉文欽反、遣
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大將軍司馬師東征、使誕
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壽春中十餘萬
口恐誅、悉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久在淮南、
乃復以爲鎮東大將軍、都督揚州、吳大將孫峻呂據等帥衆

襲壽春、會誕軍至、乃走、誕追擊之、斬贊傳首、誕既與玄疇至
親、又王凌毋丘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衆
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數千人爲死士、有犯死罪者、虧制
以活之、甘露元年、吳賊欲向徐塲、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復
請十萬衆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寇、欲保有淮南、朝廷
知誕有自疑心、二年、徵爲司空、誕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
今便爲司空、不遣使者、而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綝
所爲、乃請諸牙門置酒飲宴、呼從兵皆賜酒令醉、謂衆人曰、
前作千人鎧仗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洛、不復用、欲暫出嬉
戲、須臾便還、乃嚴鼓將士七百人出、揚州刺史樂綝聞之閉

州門誕歷南門宣言曰當還洛邑暫出游戲何爲閉門前至東門門復閉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走誕放火焚其府庫遂殺綝欽淮南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及揚州新附者勝兵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請救吳人大喜遣將全懌全端唐咨等率三萬衆與文欽俱來應虜鎮南將軍王基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將其衆突入城六月車駕東征至項大將軍司馬昭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衆討之軍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又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等簡銳卒爲游軍備外寇欽等數出犯圍

逆擊走之吳將朱異再以大衆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泰等逆戰每摧其鋒孫綝以異不進殺之城中食少外救不至將軍蔣班焦彝謂誕曰朱異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內實坐須成敗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猶可有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況公舉十餘萬之衆內附欽與全端等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勢力已困變故將起以往準今可計日而望也班彝固爭之誕怒欲殺班彝二人知誕必敗乃踰城降昭使反間說全懌

等懌等率其衆數千人開門出降城中震懼不知所爲文欽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全端全懌又率衆降敵必無備可以出戰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悉衆出攻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傷蔽地復還入城城內食轉竭降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忿爭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誕遂殺欽欽子鴦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之衆不爲用鴦虎單走踰城出降軍吏請誅之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戮然鴦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鴦虎以爲將軍使將兵數百騎馳

巡城呼語城內云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城中喜且擾又日饑困誕咨智力既窮昭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將其麾下突小城門出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不降命斬之每斬一人輒募降竟不變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不取也乃免冑冒陳而死唐咨及諸裨將皆面縛降吳兵萬衆器仗軍實山積誕以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竟不煩攻而克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故昭之合圍也

誕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閏成九旱瞻川城既陷是
日大雨圍壘皆毀唐咨利城人黃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
箕推咨爲主文帝遣軍討破之咨亡入吳官至左將軍封侯
誕欽屠戮咨亦生禽三叛既獲天下快焉其淮南將吏士民
爲誕所脅畧者皆赦之聽鴦虎收斂欽喪給車牛致葬舊墓
誕子靚吳平還晉

鄧艾

鄧艾字士載棘陽人年十二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文
言文爲世範行爲世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
者故改焉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每見高山

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後爲典農綱紀太尉司馬懿奇
之辟爲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
已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以
引水澆溉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
破黃巾因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
南每大軍征進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
省許昌左右諸陂塢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
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
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
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懿善
之正始二年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而下達於江
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
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
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
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
吾軍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動維必
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
徑到洮城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遷城陽太守
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爲一部艾上言曰匈奴強盛中國之
重患也漢末單于不能制服其衆遂誘致去卑使來入侍由

是羌夷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
之威寖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離
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得立宜加其
位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此御邊長計也又羌胡與民同處
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塞姦宄之路遷兗州刺史上言曰
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強兵強則戰勝然則農者勝
之本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畜積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
於積粟富民則浮華之原塞矣從司馬師破文欽封方城侯
遷安西將軍艾破姜維於段谷又破維於侯和維却保沓中
景元四年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昭指授節度使艾與維

艾欺蜀無人故敢爾

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直攻維營、遣金城太守楊欣詣甘松、維聞鍾會軍已入漢中、引還、欣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從橋頭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維行三十餘里、聞緒軍還、却尋從橋頭過、緒趣截維不及、維遂東還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

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出其右、司馬師纂出其左、忠纂戰不利、還、艾怒曰、存亡在此一舉、叱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劉禪請降、艾至成都、禪率羣臣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櫬、受而禮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畧、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之、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艾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與某相值、故窮耳、識

者笑之、詔以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艾表司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計、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為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則吳人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

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事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也、鍾會師纂等白艾所作悖逆、變釁已結、詔檻車徵艾、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遂作亂、及會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成都、瓘遣田續討艾、遇於綿竹、斬之、艾與子忠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於西域、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

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晉武帝時義陽樊建爲給
事中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
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
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
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有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
欲明之卿言起吾意議郎段灼亦上疏理艾詔以艾孫朗爲
丹水令艾在西時修治障塞築起城塢泰始中羌虜大叛頻
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保城塢多得安全西戎牙門樊震爲
官見辭武帝問震所由進震言曾爲鄧艾帳下將帝因問艾

在蜀時事震流涕具申艾之忠由是還朗爲定陵令艾州里
時輩南陽州泰亦書用兵荊州刺史裴潛以泰爲從事司馬
懿鎮宛潛遣詣懿由此爲懿所知及征孟達泰爲導軍懿遂
辟泰泰頻居考妣祖喪懿留缺待之月餘擢爲新城太守懿
爲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
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
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獮猴騎土牛又何遲也衆大笑泰官至
征虜將軍都督江南諸軍事封侯

鍾會

鍾會字士季繇小子也正始中爲中書侍郎大將軍司馬師
令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更定松思竭經時不
能改憂形顏色會問之松以告會取視爲定數字松悅服以
呈師師曰不當爾耶誰所定也松曰鍾會正欲啟之不敢會
其能師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大將軍所能松曰博
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至乙夜
乃出出後師獨歎曰此王佐才也毌丘儉作亂師東征會從典
知密事衛將軍司馬昭爲大軍後繼師薨於許昌昭總統諸
軍會謀謨帷幄時中詔勅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昭屯
許昌爲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
衛將軍昭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昭爲大將軍

輔政會遷黃門侍郎封東武侯諸葛誕反昭至壽春會從行
吳大將全琮孫權親重臣也琮子懌等將兵救誕懌兄子輝
儀留建業與其家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渡江降會謀爲輝儀
作書使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
欲盡誅其家故逃來歸命懌等恐懼遂將所領開門出降城
中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還以中郎督大將軍府
記室事爲腹心之任遷司隷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時
與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意也昭以姜維每擾邊欲
以蜀國小民疲欲大舉圖之惟會亦以爲蜀可取景元三年
以會爲鎮西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昭敕靑徐兗豫荊揚諸

州並作船外爲將伐吳者四年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
三萬人艾趣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絕維歸路會統十萬衆
分從斜谷駱谷入會命牙門將許儀治道會行而橋穿馬足
陷於是斬儀儀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莫不震
悚蜀軍退還漢樂二城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含
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
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城輔圍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遣
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烈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
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
趣白水與張翼廖化等合守劍閣拒會鄧艾追姜維到陰平

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儋道詣緜竹趣成都遂諸
葛緒共行緒以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進軍白水與
會合會遣將軍田章從劍閣西徑出江由未至百里章破蜀
兵艾使章先登遂驅而前會與諸軍向劍閣會欲專軍勢密
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進攻劍閣不克引退艾
遂至緜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於巴
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追維艾進軍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
勑維等令降於會維至郪縣令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
便詣會降會禁檢士衆不得鈔略虛己誘納以接蜀之羣司
與維情好歡甚初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政

心願不小

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
季者其人雖少終爲西蜀之憂也詔以會爲司徒增邑萬戶
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
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辭指悖傲又毀報書手作
以疑之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昭懼艾或不從命勑會進
軍成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昭手筆令宣喻艾軍艾軍皆
釋仗遂收艾會所憚惟艾艾既禽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
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遂謀反欲使姜維將蜀兵爲前
驅出斜谷會自將兵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
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士會於洛陽天

下一旦可定也未發會得昭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
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
安相見在近會驚謂所親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辦之今
師大軍來有疑我心更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
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
我欲持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成都明日悉召
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爲太后發喪於蜀朝堂稱遺詔使
會起兵廢司馬昭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
親信代領諸軍所召羣官悉閉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
兵圍守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烈薦之昭會請以自隨愛

任之建懸烈敵會使聽納一親兵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
一人烈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淵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
坑白棓數千欲悉呼外兵棓殺內坑中一夜傳告皆徧或謂
會可盡殺牙門騎督會猶豫未決十八日中淵率其父兵出
門諸軍鼓譟爭先赴城時會方給姜維鎧仗白外有洶洶聲
似失火有頃白兵趨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
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
舉机以柱門兵斫門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
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
維率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既格斬維遂殺會及兄子邕會

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會所養兄子峻迪等下獄當伏
誅司馬昭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繇佐命立勳饗食廟庭
父毓歷職內外幹事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鬭氏之祀
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氏之後以會邕之罪而絕繇毓之類
吾心憫然峻迪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或曰毓會密啟司
馬昭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昭嘉其忠笑答曰若如卿言
必不以及宗矣故宥峻等云初昭欲遣會伐蜀西曹屬邵悌
曰今遣鍾會率十萬衆伐蜀會雖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昭笑
曰我寧當不知此耶蜀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
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怯則智勇並竭

姜維不死未可知也

觀此昭之才豈已易及耶

智勇竭而強使之適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
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當何所成耶凡敗軍之將
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已破故也蜀之
遺民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
祗自族滅耳及會白鄧艾不軌昭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
六倍於鄧艾但敕會取艾不足自行昭曰卿忘前時所言耶
而更云可不須行乎我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
豈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如今
遣卿行寧可復疑卿耶賈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
矣軍至長安會已死會為其母傳曰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

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貴妾孫氏有智巧攝嫡專家忌
害其賢數譖毀然竟不能傷也及妊娠更懷嫉妒乃置藥食
中夫人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假
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
事由彼發顧不快邪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
得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闇於
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
問夫人何以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賢之及生會恩寵愈
隆會年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謂會曰學猥則傜傜則
意怠吾懼汝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涉歷衆書特

會魏其母

言其不能也

好易老子每讀易槩辭嗚鶴在陰勞謙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獨說此者以謙恭愼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辱所由故也順斯術以往足爲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爲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敘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時大將軍曹爽專政日縱酒沈醉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也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爲中書郎從行太傅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表侍郎衛瓘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

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爲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且大將軍輕出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會歷機密十餘年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爲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爲乘僞作詐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遠吾常愛其爲人汝居心能正吾知免矣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亦其次也雖接鄙賤必以忠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則所失多矣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卒議者以爲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於是稱成侯命婦云魏氏春秋曰會母見寵於繇繇爲之出其夫人卞太后以爲言文帝詔繇復之繇恚憤將引鴆弗獲餐椒致噤帝乃止

方伎

華佗字元化譙人也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有壯容時人以爲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鍼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令先服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刳破腹背斷截湔洗腸胃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矣佗本士人恥以醫見業

又去家思歸乃執太祖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太祖累書呼之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太祖大怒使人廉之知其虛詐乃收付獄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含宥之太祖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不敢受佗亦不強索火燒之佗死後太祖風氣復起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吾不殺此子亦終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初廣陵吳普從佗學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能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

漢末宦官娶妻亦可受房中術矣

譏非之於覩也

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引導、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文帝典論曰、潁川郤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隕命、後甘始來、衆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閹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

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唯一人哉、陳思王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托姧宄以欺衆。行妖隱以惑民。豈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美飛龍哉。自家王太子及余咸以為調笑、不信之矣、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

海島難得而遊。六紱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常試郤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左慈善修房內之術、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若濟泰始皇、漢武帝、則復為徐市、欒大之徒也、

馬鈞扶風人、傅玄序曰、馬鈞天下之名巧也、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傳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鈞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也、

鈞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鈞曰、古有之、未之思耳、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模不模哉、均曰虛爭空言、不如見之實效也、於是二子以白明帝、詔鈞作之、而指南車成、鈞居京都、城內有地可以為園、而患無水、乃作翻車、令童兒轉水灌之、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汲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詔鈞作之、鈞以大木彫構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又為木人、女樂舞象、擊鼓吹簫、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鬭雞、變巧百端、鈞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

矣术蓋善也作之可令加五倍又以發石車敵人於樓邊縣
濕牛皮中之則墮且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
十以機鼓輪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
瓴甓數十飛數百步鈞之巧雖古公輸墨翟漢世張平子不
能過也公輸墨翟皆見用於世平子雖爲侍中鈞雖給事省
中俱不典工官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
可惜也

朱建平沛國人善相術文帝爲五官將會客三十餘人文帝
問巳及諸人年壽建平曰將軍壽八十至四十時有小厄願
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而有厄若得過可

至七十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當有厄先此一年當
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
厄於兵宜善防之初荀攸與鍾繇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
家而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
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騖
耳何意戲言遂驗乎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
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逝矣遂崩夏侯威爲兗州刺
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至下旬轉差垂平便三十日
日仄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鷄鳴年便五十
建平之戒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

一爲侍中直省內欻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
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二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淩
通謀賜死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
曰此馬今日死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即
殺之

周宣樂安人善占夢文帝時爲中郎屬人或問宣曰吾昨夜
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曰當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
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欲墮車折脚宜戒
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
君家當失火當善護之俄而火起謂宣曰前後皆不夢聊試

卿耳何以皆驗耶宣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
又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
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爲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
折脚也車轢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論夢
凡此類也世以比建平之相云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
擇非類故人愛之而不敬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夜不
肯寐自言家雞野鵠猶尚知時況於人乎及成人明周易風
角占相之道體性寬大常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
廉介謙遜士之浮飾不足爲務吾索能跡江漢之流爲激

之清乎且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也父爲琅邪郎
丘長輅時十五來官舍讀書太守單子春聞輅名欲見輅父
遣輅造之子春大會賓客欲以觀其議論輅謂子春曰府君
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年少膽氣未堅欲相論難懼失精神
請先飲三升清酒何如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飲之輅問
子春今欲與輅爲對者府君四坐之士耶子春曰吾欲自與
卿旗鼓相當輅遂唱大論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
發天然子春及衆士辨難鋒起而輅人人對答言皆有餘子
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盛材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犬子游獵賦
何其磊落雄壯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輅

漕民郭恩善周易能仰觀輅就恩讀易學仰觀三十日中通
夜不臥謂恩曰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
當出吾天分未一年恩反從輅問易及天文恩每聽輅語輒
慷慨曰聞君至論忘我篤疾恩自說兄弟三人俱得躄疾試
爲作一卦輅作卦會日夕因留宿語恩曰卦中有君墓墓中
有女鬼君伯叔母也昔饑荒之世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
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恩涕
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言禮也兄
弟躄來三十餘載腳如棘子不可復治但願不及子孫耳輅
曰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輅往安平太守王基令作

卦輅曰當有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而死牀上有大
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而去又烏來室中與燕共鬭燕死烏
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此官舍久遠魑魅魍魎
爲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
蛇銜筆老書佐耳烏與燕鬭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
凶自無所憂也或問書佐爲蛇鈴下爲烏此本皆人何化之
微賤乎輅曰夫萬物之化本無常形或大爲小或小爲大是
以夏鯀天子之父如意帝王之子而鯀爲黃熊如意爲蒼狗
處尊貴之位而爲黔喙之類也況蛇者協辰巳之位烏者棲
太陽之精書佐鈴下以微軀化爲蛇烏亦何異乎清河王經

去官還家謂輅曰近有一怪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爲
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爵入居懷中殷殷有
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
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頃之經爲江夏太守輅至郭恩家
有飛鳩來止梁頭鳴甚悲輅曰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
酒一壺主人歡迎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射雞
作食箭從樹間激中女子手流血恩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
君雖好道天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爲師輅爲說八風之
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爲衆鳥之音六甲爲時日之端反覆狀
曲出入無窮恩沉思數日卒無所得乃止安德令渤海劉長

仁有辯才問輅能聽鳥鳴每難之輅曰夫天有象而不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隱見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鷁退飛伯姬將焚鳥鳴其災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考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商之將興玄燕遺卵文王受命丹鳥銜書此乃聖人之祥何賤之有衆更有鳴鵲來閣上有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離婁候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殺之晨仁乃服輅至冽人與農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已復起良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當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亡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爲文學掾冀州刺史裴徽辟爲治中別駕正始九年舉秀才吏部尚書何晏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去有何故輅曰夫飛鴞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茲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

謙壯承上
天山言

毓 赤 通

此中天之山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卦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時鄧颺在晏坐言君會易而語初不及易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讚之曰可謂要言不煩矣輅出而言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鬼躁者爲風所收鬼幽者爲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蔽也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使輅筮其生日如言

無差毓愕然曰聖人運神通化連屬事物何明啓乃爾輅曰幽明同化死生一道悠悠太極終而復始文王損命不以爲憂仲尼曳杖不以爲懼并可知君死日毓曰君可畏也夫生者好事死者惡事哀樂之分吾所不能齊且以付天不以付君也石苞爲鄴典農問輅曰聞君鄉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陰陽蔽匿之數苟得之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况以七尺之形混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何足爲難也苞曰願聞其妙輅曰夫物不精不爲神數不妙不爲巧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巧之所遇遇合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手離朱不能說其目非

言之難也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之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照及其入地光不如燭三五盈月清耀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晝明不如鏡今逃日月者陰陽之數也陰陽之數通於萬類而况於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死亦不徵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立形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幽亦能顯此物之精氣化之游魂人鬼相感數使之然也萏曰夫見陰陽之理莫過於君君何以不隱輅曰夫變虚之烏愛其清高不顧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濕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僕

自欲本天以明道直已以親義見數不以爲異知術不以爲奇夙夜研幾孳孳温故未暇斯務也清河令徐季龍善謂輅曰夫能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至竊以爲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感化非龍虎之所能致也輅曰夫論難當先求其理理失則機謬若以參星爲虎則谷風更爲寒霜之風非東風也夫龍者陽精以潛爲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故能運風若磁石之取鐵有微應以相感也况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爲疑季龍曰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長嘯不過百步之中形[illegible]

儉先墓也　輅說風水在郭璞之先

淺弱所通者近何能飃景雲而馳谷風輅曰君不見陰陽燧乎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水嘘吸之間烟泉以集苟精氣相感則縣象應乎二燧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無有遠近也輅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倪不之信輅曰夫造化之神不疾而速十六日壬子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至日向暮

了無雲起衆並嗤笑輅曰樹上有少女微風樹間有陰鳥和鳴待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艮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黄昏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謂輅誤中耳輅曰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也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主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

以輅術之精而不能傳其弟天分固不可強也

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畧無錯也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辰欲從輅學卜及仰觀輅言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覩其道孝經詩論足爲三公無用知之也於是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敘曰夫晉魏之士見公明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爲有隱書辰每觀公明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也昔京房目見讒佞之黨耳聽青蠅之聲面諫不從而猶道路紛紜公明處魏晉之際藏智以朴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遺可謂知幾相邈世人多以公明儕之京房辰不敢許也國續補遺史

人有失妻者輅爲卜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鬭豚逸走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輅嘗候遠鄰主人患數失火輅卜使明日於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此能消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爲圖己主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間側立假寐欻有一小物如獸來過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正斷腰視之乃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輅卜亦不悉中十得七八或問其故輅云理無差錯來卜者或言不足以宣事實故爾不能悉中亦天地之數也

鮮卑

建安中武帝定幽州鮮卑大人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桓校尉閻柔貢獻代郡烏丸能臣氏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氏等議以爲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克濟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殺扶羅韓其子泄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比能善遇之文帝踐阼田豫爲烏丸校尉并護鮮卑步度根遣使獻馬詔拜爲王後數與比能相攻擊步度根稍寡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使人招泄歸泥曰汝父爲比能所殺不念執仇反屬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肉至親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

弗及黃初五年步度根詣闕貢獻厚加賞賜是後不爲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彊盛明帝即位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覊縻兩部而已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結和步度根將泄歸泥及部衆悉歸比能遂寇鈔并州殺畧吏民詔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衆降拜歸義王居并州步度根爲比能所殺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旗以鼓節爲進退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武帝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閒比能將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

後代郡烏丸反比能復助爲寇害武帝以鄢陵侯彰爲驍騎
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康初比能遣
使獻馬文帝封爲附義王黃初二年比能出魏人在鮮卑者
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及代郡烏丸修武盧
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
五年比能擊東部鮮卑大人素利田豫帥輕騎掎之比能使
小帥瑣奴拒豫豫破走之由是懷貳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
曰我與素利爲讐急攻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步度根素鈔盜
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
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草況我有人心耶將軍當保明於

天子輔以聞文帝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衆遂盛控弦十餘
萬騎每鈔畧得財物均平分散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
大人皆敬憚之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壻鬱築鞬
爲鞬所殺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討鬱築鞬大破之還
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
也素爲鮮卑所信往解喻乃解去後幽州刺史王雄并領校
尉撫以恩信比能款塞奉貢獻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叛
於并州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陘北并州刺史畢軌遣將軍
蘇尚擊之比能遣子將騎與尚戰於樓煩殺尚三年王雄遣
勇士韓龍刺殺比能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人在遼

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不爲邊患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
通市武帝皆表以爲王厥機死立其子沙末汗爲親漢王延
康初各遣使獻馬文帝立素利彌加爲歸義王太和二年素
利死子小以弟成律歸爲王代攝其衆

史緯卷六十八終

許參軍

史緯卷六十九

三國志吳書一

本紀

孫堅字文臺富春人年十七與父至錢塘會海賊掠取賈人財物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也遂操刀上岸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即委財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漢遣中郎將朱儁討之儁表堅爲司馬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踣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數日創少愈

復出戰大破之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堅參軍事屯長安溫承詔召卓卓良久乃至溫讓卓卓應對不遜卓出堅曰卓不懼罪而鴟張名不時至請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卓受任無功一罪也應名稽留二罪也輕上無禮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寬假董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能從章遂聞大兵至皆乞降軍還拜堅議郎遷長沙太守封烏程侯獻帝崩卓擅朝政諸州

郡興義兵欲討卓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素輕堅堅過殺之北至南陽衆數萬人移檄太守張咨請軍糧咨以問綱紀綱紀曰堅鄰郡二千石不應調發咨遂不與堅至咨以牛酒詣堅酒酣堅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案軍法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袁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堅治兵於魯陽遣長史公仇稱還州督促軍糧堅親祖道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到城下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入城謂左

右曰向所以不即起者恐兵士相蹈藉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乃引還堅移屯梁東爲卓軍所圍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堅從閒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閒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或閒堅於術術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畫地而言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爲國家討賊下爲將軍報讐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將軍乃受譖潤之言還相嫌疑乎術大愧乃調發軍糧卓既憚堅遣將軍李傕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不答進軍大谷拒雒

九十里卓徙都西入關焚燒洛邑堅前至雒修諸陵平塞卓
所發掘初黃門張讓等刼天子出奔掌璽者以璽投井中及
堅軍城南甄官井上有五色氣舉軍驚怪堅令人入井探得
漢傳國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方圜四寸上紐交五龍
有一角缺堅引軍還會陽時關東州郡自相兼并袁紹遣周
喁為刺史來襲豫州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
而各若此吾當誰與勠力乎喁屢戰失利引去初平三年術
使堅征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破之追渡漢水遂
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時年三十七堅四子
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謚堅曰武烈皇帝墓曰高陵

策字伯符堅為朱儁司馬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
名士周瑜與策同年自舒來造勸策徙居舒策從之堅卒策
詣張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俊傑各
擁眾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
業未遂卒為黃祖所害策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
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報讎雪恥東據吳會為朝廷外
藩君以為何如紘曰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
收兵吳會則荊揚可一讎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
匡輔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
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乃載母就舅丹陽太守吳景因緣召

術及身而亡不在子也

募得數百人遂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而言曰亡父昔從長沙
入討董卓與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
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使君垂察其誠術甚異之以
堅部曲還策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先是劉繇
為揚州刺史州治壽春術據壽春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
在丹陽繇逐之景退舍歷陽繇遣張英屯當利口以拒術術
以景為督軍中郎將將兵擊英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
平定江東術表策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
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眾五六千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
欲駐軍更求徐琨之母策之姑也時在軍中謂策曰恐州家

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耶宜伐蘆葦以為泭
佐船渡軍策即行之眾悉濟既渡攻牛渚轉擊湖孰江乘所
向皆破策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善於用人策年少時呼為
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策軍
令整肅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劉繇
棄軍遁逃策入曲阿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兵二萬餘人馬
千餘匹威震江東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自領會稽太守以
吳景為丹陽太守從兄賁為豫章太守分豫章為廬陵郡以
賁弟輔為廬陵太守朱治為吳郡太守張昭張紘為謀主遣
奉正都尉劉由奉章詣許拜獻方物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

而絕之曹操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使與呂布及吳郡太守陳瑀同討術瑀圖襲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持印三十餘紐與丹陽宣城吳郡諸大帥祖郎焦已嚴白虎等使爲內應伺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遣呂範攻瑀於海西大破之瑀單騎走冀州會術死術從弟胤女壻黃猗棄壽春舁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就劉勳於皖城勳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偕告糴於豫章太守華歆歆郡亦少穀遣吏將偕就海昏上繚使諸宗帥共出三萬斛米與偕偕往歷月纔得數千斛偕密報勳使來襲取之勳潛軍到海昏宗帥皆空壁逃匿勳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勳請海昏遣從兄賁

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勳自與周瑜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獲術勳妻子并百工鼓吹部曲三萬餘人以李術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徙所得人東詣吳賁於彭澤破勳勳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聞策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守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就攻大破之勳北歸曹操射遁走策收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前進夏口攻黃祖劉表遣從子虎將長矛五千來爲黃祖前鋒策與戰大破之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曹操聞之曰猘兒難與爭鋒也乃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爲子章取賁女時有高岱者隱於餘姚策使會稽丞陸昭逆之岱善左傳策欲與論講

自取死

或譖之曰高岱以將軍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云不知則某言信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爲人惡勝已者若每問當言不知如與辨義比必危殆岱以爲然及與論傳常答不知策怒以爲輕已囚之時人皆露坐爲請策登樓望見營外填滿惡其收衆心遂殺之岱吳郡人太守盛憲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而求救於陶謙謙未卽救岱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許爲出軍以書與貢岱之行貢囚其母及還衆爲之危悚岱通書自白貢與相見登時出其母岱友人張允沈暨預具船岱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須臾貢遣人追之與岱錯道遂免又有道士瑯邪于吉往來吳會立精

舍作符水治病策嘗於郡樓上集會吉盛服杖小函漆畫之名爲仙人鏵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下樓迎拜策令收之諸將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于先生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幻惑衆心使諸將不復顧君臣之禮盡下樓拜之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陳乞策曰昔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嘗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道書云以助化卒爲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未悟耳諸將固請時天旱策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總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爲吉必見原並往慶

慰策怒遂殺之諸事之者尚不謂其死云尸解去復祭祀求
藹建安五年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欲襲許迎漢帝密
治兵部署諸將未發先是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
間欲爲貢報仇策性好獵所乘馬精駿從騎不能及卒遇貢
客三人射策中頰策創甚謂張昭等曰中原方亂以吳越之
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曰
擧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擧賢
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卒年二十六權稱尊號
追謚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爲吳侯評曰孫氏割據江東策之
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孫盛曰夫正名

定本使貴賤殊塗然後杜覬覦之心於情雖違於事雖儉至
於殺乃永圖可謂治之於未亂者也
吳主權字仲謀策薨權哭未息長史張昭曰此寧哭時耶乃
易權服扶上馬使出巡軍是時雖有會稽吳郡豫章廬陵然
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賓旅之士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
之分獨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委心服事焉曹操
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權待張昭以師傅之禮周瑜
程普呂範等爲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爲
賓客分部諸將鎭撫山越討不從命建安七年權母吳氏卒
九年權弟丹陽大守翊爲左右所害權大會官寮沈友有所

三妙足以殺身小有才耳

是非令人扶出謂曰人言卿欲反友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
心者可謂非反乎遂殺之友吳郡人時稱其筆之妙舌之妙
刀之妙故忌者譖之十三年春權征黃祖屠其城祖挺身走
追斬之是歲荆州牧劉表死曹操征荆州表子琮擧衆以降
劉備進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操新得表衆形勢甚盛與權
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
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羣臣莫不失色多勸權
迎之惟周瑜魯肅議拒操意與權同權命瑜與程普爲左右
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操軍操燒其餘船
引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瑜追至南郡操遂北還留曹仁

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瑜仁相守歲餘殺傷甚衆仁委城走
權以瑜爲南郡太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
荆州牧屯公安分長沙爲漢昌郡以魯肅爲太守屯陸口十
六年權徙治秣陵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作濡須塢十八年
正月曹操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操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
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操堅
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諸將皆以爲挑戰者
操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權行五
六里廻還作鼓吹操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
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豚犬耳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

操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權因廻船復以一面受箭
箭均船平乃還權爲牋與曹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
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也乃班
師操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
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
皖城十九年五月權攻皖城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參軍董
和男女數萬口是歲備定蜀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
求荊州諸郡備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耳
權曰此假而不反欲以虛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
逐之權大怒乃遣呂蒙督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使

魯肅率萬人屯巴丘以禦羽權住陸口爲諸軍節度蒙到三
郡皆服備到公安使關羽將三萬兵至益陽蒙既得三郡因
與魯肅并軍並進拒羽於益陽未戰會曹操入漢中備懼失
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遂分荊州長沙江
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備歸而曹操已
還權返自陸口遂攻合肥不下徹軍還兵皆就路權在津北
爲魏將張遼所襲遼問吳降人向紫髯將軍是誰曰是孫會
稽遼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乘單騎恨權乘駿
馬走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板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
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權既免拜利都亭侯二十

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閏月權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傅
士仁蒙到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陸遜
別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以備蜀關羽還
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僞降立幡旗爲象人於城上因
遁走兵皆解散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
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督趙累等於章鄉遂定荊州曹操表
權爲驃騎將軍領荊州牧封南昌侯二十五年春正月曹操
薨太子丕代爲魏王冬丕稱尊號改元爲黃初二年四月劉
備稱帝於蜀權聞曹丕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已
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無以威衆欲先

卑而後倨之爲卑則可假寵後倨則必取討致討然後可以
怒衆衆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絕蜀而專事魏權都鄂改名
武昌遣使稱藩於魏遂于禁等還魏封權爲吳王大將軍領
荊州牧事加九錫權羣臣以爲不應受魏封權曰昔沛公亦
受項羽拜爲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劉備帥軍
來伐至秭歸誘武陵蠻夷及五谿民皆反爲蜀權以陸遜爲
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
何等主也咨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
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
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

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魏帝曰、吳王頗知學乎、咨
曰、吳王浮江萬艘、雄據百城、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
博覽書史、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曰、大
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
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如臣
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權拜咨騎都尉、咨曰、觀北方終不
能守盟、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
以應天順民、魏欲封權子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遣西曹
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魏帝問珩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
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珩還

言曰、臣密聞侍中劉曄數爲賊設奸計、終不久和、夫不恃敵
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當省息他役、唯務農桑、以廣軍
資、修繕舟車、增作戰具、撫養兵民、使各得其所、攬延英俊、獎
勵將士、則天下可圖矣、魏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
犀角、瑇瑁、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雞、羣臣曰、荊揚二州、貢有常
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昔惠施尊齊爲王、
客難之、惠子曰、有人於此、欲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
子頭所重、而石所輕也、以輕代重、何爲不可乎、方有事於西北、
江表元元、非我愛子耶、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又何惜焉、彼
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與之、立子登爲

極知無情者不得蓋其辭然難制敵本贖之赤可發噗得趣

王太子、黃武元年春正月、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陸
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陣所斬、及投
降者數萬人、劉備奔走、僅以身免、權外託事魏、而心不誠、魏
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楷、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
秋七月、魏命曹休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眞圍南郡、權遣呂
範督五軍、以舟師拒休、諸葛瑾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
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權卑辭上書、求自改悔、若罪在不赦、
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前都尉
浩周勸君遣子、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隗囂
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終始之

本、無所據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
慨然、即日下詔、勅諸軍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
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浩周上黨人、領護
于禁軍、軍沒爲關羽所得、權襲羽、并得周及文帝嗣王位、權
遣周爲牋魏王曰、權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軍之
緒、得爲先王所見獎飾、遂因國恩、撫綏東土、而中間寡慮、庶
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戾、先王恩仁、不忍遐棄、既釋其宿
罪、且開明信、雖致命虜庭、梟獲關羽、功效淺薄、未報萬一、事
業未究、先王即世、殿下踐阼、威仁流邁、私懷情願、未蒙昭察、
梁寓來到、具知殿下不遂疏遠、必欲撫錄、追本先緒、權之得

此欣然踊躍心開目明不勝其慶權世受寵遇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永執一心惟察慺慺重垂含覆又曰先王以權推誠已驗軍當引還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權長驅不復後顧近得守將全琮等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篤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為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得此問情用恐懼權實在遠不豫聞知約敕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釁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牽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為國討除賊備重聞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

分開示坦然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言周等所當傳也初東里袞為于禁司馬與周俱沒及還到名見周等周以為權必臣服袞謂其不可必服王悅周言是冬魏王受漢禪遣使以權為吳王使周與使者俱往周既致詔命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之權曰浩孔異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耶遂流涕霑襟及與周別又指天為誓周還之後權不遣子而設辭帝乃留其使權上書謝又與周書曰自道路開通不忘修意既新奉國命加知起居假歸河北故使情問不獲果至望想之勞曷云其已孤以空闇分信不昭中間招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

敍宥喜乎與君克卒本圖傳注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昔君之來欲令遣子入侍于時傾心歡以承命徙以登年幼欲假年歲之間耳而赤情未蒙昭信遂見討責常用慙怖自頃國恩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尋竟本誓前以有表具說遣子之意想君假還已知之也又曰今子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為可上繫宗室若夏侯氏雖中間自棄常奉戢在心當垂宿念為之先後使獲攀龍附驥永自固定其為分惠豈有量哉如是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又曰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為之緬然父子恩情豈有已耶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

之孤性無餘凡所欲為今盡宣露惟恐赤心不先暢達是以具為君說之宜明所以帝既信權甘言且謂周為得其真而權但華偽竟無遣子意於是詔曰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為外臣又前後辭旨首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今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為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也帝既彰權罪周亦見疎終身不用權遂改年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範等兵溺死者數千軍還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殺略數千人將軍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權

權發此言
亦是欲稱
帝之意

詔群臣曰近得劉玄德書已深引咎求復舊好前所以名西
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已廢自可名為漢中王也因
使大中大夫鄭泉聘劉備於白帝始復通也泉字文淵陳郡
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閒居每曰願得美酒千五百斛
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
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權嘗言卿好於衆中面諫或失
禮敬寧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値朝廷上下無諱
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讌權乃怖之使提之付有司促治
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
乎對曰實恃恩寵知無死憂至當出閤感惟威靈不能不顧

耳使蜀劉備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
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維
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為海內率先而急於自名不合天下之
議是以寡君未便復書耳備甚慙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
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
矣二年夏四月權群臣勸即尊號權不許因謂將佐曰往年
孤以玄德方向西鄙閒北部分欲助孤孤內嫌其挾詐若不
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
孤為劇故自抑按就其王封低屈之趣諸君似未之盡今故
以此相晚耳劉備殂於白帝權遣立信都尉馮熙聘於蜀弔

備喪也熙字子柔潁川人使蜀還為中大夫後使於魏文帝
問曰吳王若欲修宿好當厲兵江關縣於巴蜀而聞復遣修
好必有變故熙曰西使報聞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
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曰吳王體
量聰明善於任使帶甲百萬穀帛如山所謂金城湯池強富
之國也帝不悅送至摩陂欲困苦之後召還熙懼見迫乃引
刀自刺從者救之不得死權聞之垂涕曰熙節與蘇武何異
竟卒於魏九月魏文帝出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為疑城自
石頭至於江乘車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敵
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魏文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權令

趙達算之曰曹丕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權曰幾何達屈指
計之曰五十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暇及遠此子孫事也四
年冬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耀軍兵十餘萬旌旗彌數百里權
嚴設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魏帝見波濤洶湧歎曰嗟
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率敢死士五百
人於徑路夜要之魏帝大驚壽獲副車羽蓋以還五年春陸
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
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等
其勞也秋七月權聞魏文帝殂攻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遜
復陳便宜勸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

魏與總之并正魏書既有紀故吳書亦如之而志吳不書帝今仍其舊

權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諮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七年陸遜督諸將大破魏將曹休於石亭黃龍元年公卿有司勸權正尊號夏四月丙申即皇帝位遷都建業以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嘉禾元年冬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稱藩并獻貂馬權大悅二年春三月遣舒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為燕王大臣皆諫以為淵不可信而寵待太厚權不聽淵果斬彌等送其首於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為鼠子所毀令人氣涌如山不自截其頭以擲於海無顏復臨天下

就令顛沛不以為恨欲自征淵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初張彌許晏等到襄平官屬從者四百許人淵欲圖彌晏先分其人眾置遼東諸縣以中使秦旦張羣杜德黃彊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在遼東北二百里太守王贊領戶二百兼重可三四百人旦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旦謂彊等議曰吾人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亡何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恥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彊等然之約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為部中張松所告贊會士眾閉城門旦等踰城走時羣病疽創著膝不及輩旅德常扶接

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能復前臥草中相與悲泣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推旦彊使前德獨留守羣捕菜果食之旦彊別數日得達句驪因宣詔於句驪王宮言有賜為遼東所攻奪宮使人隨旦迎羣德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鶡雞皮十具旦等見權悲喜不能自勝權皆拜校尉遣使者謝宏拜宮為單于賜衣服珍寶宏到安平口遣校尉陳奉前見宮而宮受魏幽州刺史諷旨令以吳使自效奉聞之倒還宮遣主簿笮咨出平安與宏相見宏縛三十餘人

質之宮謝罪上馬數百匹宏乃遣咨等奉詔書賜物與宮時宏船小載馬八十匹而還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寬諸逋勿復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向廣陵淮陽權率大眾圍合肥新城是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明帝不能遠出而帝遣兵助司馬懿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權還遜等亦罷四年秋七月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瑇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不聽其交易六年春正月詔長吏遇喪當須交代而後奔喪違犯者殺赤烏元年步夫人卒追贈皇后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

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詔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衆之所積也夫能以駁致純不惟積乎故能用衆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衆智則無畏於聖人矣四年五月太子登卒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爲太子權命前將軍朱桓督五萬人屯中洲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捋陛下鬚死無所恨權憑几前席桓進前捋鬚曰臣今日眞可謂捋虎鬚也權大笑赤烏六年司馬懿率軍入舒七年步騭朱然上疏云自蜀還者咸云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掎角之反委漢

中還成都宜爲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寧可復以此疑蜀耶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修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耶人言苦不可信朕爲諸君保之蜀竟無他謀令自今督將亡叛勿罪其妻子十年春三月詔曰建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皆以腐朽常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更伐致權曰大禹以卑宮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致妨損

國亡聽於神權將死之兆也

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十三年八月廢太子和賜魯王霸死冬十一月立子亮爲太子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以炬置孤山頭爲烽火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令其舉火於西陵鼓三竟達吳郡南沙是歲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有一婢名紡績授書告權改年立后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遣中書郎中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遂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立第舍數使近臣齎酒食往表說

水旱小事往往有驗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高陵松栢斯拔郡城南門飛落冬十一月權祭南郊還寢疾二年春二月改元爲神鳳皇后潘氏薨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表亡去夏四月權薨年七十一諡曰大皇帝葬蔣陵

史稱改元而不記年

亮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不自安因倚權意欲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爲亮納之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立亮爲太子以全氏爲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爲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爲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爲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即位改元是歲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恪爲

太傅、胤爲衛將軍、領尚書事、魏使將軍諸葛誕、步騎七萬圍東興、王昶攻南郡、毌丘儉向武昌、恪以大兵赴東興、交戰、大破魏軍、殺將軍韓綜等、王昶等皆退、軍還、二年、三月、恪率軍伐魏、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恪引軍還、冬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以峻爲丞相、五鳳元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二年、魏前將軍文欽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奔、太平元年、九月、峻卒、以從弟偏將軍綝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綝殺大司馬滕胤、驃騎將軍呂據、以綝爲大將軍、封永康侯、二年、夏四月、亮臨正殿、始親政事、綝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三千

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爲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亮數出中書、視權舊事、問左右侍臣、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但令我書可耶、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衆保壽春、上疏稱臣、遣子靚爲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綝自率衆次於鑊里、使朱異爲前部督、將介士五萬解圍、異以軍士乏食引還、綝怒殺異、還建鄴、十一月、全禕全儀以其母奔魏、全端等自壽春城降司馬昭、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昭克壽春、誕戰死、將吏以下皆降、秋、亮以綝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綝、九月戊午、綝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於

蒼龍門外、黜亮爲會稽王、時年十六、

休、權第六子也、封瑯耶王、亮廢、孫綝迎立之、是歲、魏甘露三年也、永安元年、冬十月、詔以大將軍綝爲丞相、荊州牧、武衛將軍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威遠將軍授爲右將軍、偏將軍幹爲雜號將軍、長水校尉張布爲輔義將軍、群臣奏立皇后太子、詔曰、朕奉承洪業、莅事日淺、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不敢有違、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綝有逆謀、休陰與左將軍張布圖之、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綝、即日伏誅、以張布爲中軍督、詔置學官、立五經博士、二年、春

二月、詔曰、自頃年以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本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羸、務令優均、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法禁、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稱朕意焉、三年、春三月、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爲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黜爲候官侯、道自盡、或云休鴆殺之、四年、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五年、秋八月、立子𩅦爲太子、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長爲作字、敬其名也、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古者一字、今人競作

覽可畢乎 發矣

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轉字伯明者也孤常嗜之
令爲四男作名字大者名𩅦音灣次子名𩃙音覥次子名柜
音莽次子名𠅞音褒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蓋鈔舊文會合
作之夫書有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但一字庶易
相避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爲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
宗爲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布有舊恩布典
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性好射雉
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祭酒韋昭博士
盛冲講論道藝昭冲素切直布懼入侍發其陰失因飾說以
拒遏之休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

奸臣賊子古今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昭等入但欲與論講
耳不爲從昭等始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恐昭等
道臣下奸宄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
不須昭等然後乃解也布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
曰書籍講論忠人不好政務學業不相妨也不圖君行此於
孤布叩頭休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
所知往者相惑所以有今日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其
終之初休爲王時布爲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踐阼厚加寵
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懼昭冲言之故尤患忌休
解此旨心雖不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不使昭等入是歲

休亦無用 矣

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先是交阯太守孫諝科手工千
餘人送建業及察戰至郡中恐復見取郡吏呂興等因此扇
動兵民招誘諸夷遂殺諝降魏六年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
告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壽春將軍留平如南郡丁封如
沔中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七年秋七月休寢疾
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䨻拜之休把興臂
指䨻以託之癸未休薨年三十謚曰景皇帝裴松之曰傳稱
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則
易則生亂夫欲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况之字制不典
之音違訓詁於前修垂譏議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身沒之

後諸子不昌師服之言於是乎徵矣

晧或作皓

晧和之子也孫休封爲烏程侯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阯攜
叛國內震懼欲立長君左典軍萬彧昔爲烏程令與晧相善
稱晧才識明斷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
左將軍張布興布說休妃朱氏以晧爲嗣朱氏曰我寡婦人
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晧
時年二十三是歲魏咸熙元年也元興元年九月貶太后爲
景皇后追謚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氏爲太后封休太子䨻
爲豫章王晧既得志粗暴驕盈好酒色多忌諱大小失望興
布竊悔之或以譖晧十一月誅興布晧以布女爲美人有寵

休諸子必非朱氏生

晧問曰汝父所在答曰賊以殺之晧大怒棒殺之後思其顔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側問左右曰布復有女否答曰布大女適馮純即奪純妻入宮大有寵拜為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宴不聽朝政使尚方作金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為空左夫人死晧哀愍思念葬於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內冢中為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稱計已葬之後晧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其奢麗皆謂晧已死晧舅子何都顏狀似晧云都代立臨海太守奚熙信訛言舉兵欲誅都都叔父信為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訛言

晧殺晉使乃不以為言何也

乃息魏相國司馬昭遣吳降將徐紹孫彧齎書陳事勢利害以中喻晧書曰聖人在上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勦民之命以爭強於天下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唯華夏乖殊方隅圯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夥用悼心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于時猛將謀夫咸以奉天時之宜藉不敵之勢宜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師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中軍整旅二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哀悼蜀民懼其殄害戰於緜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尸蔽地流血丹野一之於前猶所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效去危即順屈已寧邦仁者之所處也履險偷安殺身絕後中人所不為也今遣徐紹孫彧獻書喻懷若回慮革算結歡弭兵共為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獲已也甘露元年三月晧遣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璆隨紹彧報書行至濡須有白紹稱美中國者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建安陟丹陽人孫峻使詣南陽王和令其引分陟密

使正辭自理峻怒陟閉門不出孫休時陟父亮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璆曲阿人吳使既至魏主使儐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曰來時皇帝臨軒聖體無恙若王發之百寮畢會使儐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主失土為君王所禮位同三恪莫不感義匈奴邊裔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問吳之戍兵幾何曰自西陵至於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既遠恐難堅固對曰疆界雖遠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八尺之軀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為之禮松之曰不若云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秋七月晧

逼殺景后朱氏送休四子於吳小城尋殺䨱及寔九月從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鎭建業晉王昭薨十二月晉受禪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晉文王儼吳人晉車騎將軍賈充等欲傲儼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尙書僕射羊祜等並結縞帶之好道病死忠說皓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皓訪羣臣鎭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自三國鼎立以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魏新幷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强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衞將軍滕牧留鎭武昌二年夏六

月起昭明宮在太初之東太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宮方五百丈皓營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破壞諸營大開園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工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固諫不從初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曆數事玄詐增其文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乎又得降人言壽春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皓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建衡三年皓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靑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杖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皓乃還遣監軍虞汜蒼梧太守陶璜由荊

皓爲權之孫亦如亡秦者胡亥

州破交阯禽殺晉守將九眞日南皆還屬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據城降晉遣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闡衆悉降闡及同謀數十人皆夷三族二年皓愛妾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繩之以法妾以愬皓皓大怒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至是開通長老相傳湖塞天下亂湖開天下平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靑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作皇帝字於是改元大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天紀元年合浦軍士郭馬殺廣州督虞授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先是有讖曰亡吳者

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位至於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於廣州及聞馬反大懼八月鎭南將軍滕循率萬人從東道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買菜生工人吳平家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以耇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靑綬晉命鎭東大將軍司馬伷向涂中安東大將軍王渾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鎭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浮江東下太尉賈充爲大都督來伐陶濬聞北軍大出駐武昌皓舫宴羣臣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奏其闕失迕視之咎失言之愆

吏三萬二千不已多年

大者加刑、小者問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激水入宮、宮人
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
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庶患苦、積惡已極、不復堪命、四
年春、濬彬所至、皆土崩瓦解、靡有禦者、三月、殿中親近數百
人叩頭請晧殺岑昏、晧惶憒從之、俄遣人追止、衆已屠之、胸
濬從武昌還、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
乘大戰船、自足擊之、於是合衆、投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
悉逃走、軍師將軍張悌戰死、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伷王渾皆
臨近境、晧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計、分遣使奉書於濬
伷渾、壬申、王濬先到、受晧降、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濬收其圖
籍、領州四、郡四十二、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
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
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伷以晧致印綬於巳、遣使
送晧、晧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五月、集於京邑、四月、詔曰、孫
晧窮廹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晧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
爲歸命侯、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
絹五百匹、緜五百斤、晧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爲王者、拜郎中、
吳以草創之國、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
同類嬉遊者、日有十數、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
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問曰、爾誰家小兒、今

日忽來、荅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爚爚
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曰、爾畏我乎、我非人、乃熒惑星
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鉏、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
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竦身而躍、卽以化矣、仰而視之、若
引匹練以登天、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
後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王濬治
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柹以呈晧、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
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晧弗從、陸抗之克步闡、晧意張
大、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
洛陽、故晧恒有窺上國之志、晧降之歲、實在庚子、吳平、後晉

侍中庾峻問晧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人面、刖人足、有諸乎、
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謂此
也、若信有之、亦不足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
爲酷虐、晧爲一國之主、秉生殺之柄、罪人犯法、加之以懲、亦
有何失、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
也、又曰、吳主惡人視之、皆鑿其目、有諸乎、曰、亦無此事、傳之
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袷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大夫衡
視、士視五步、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
高下不可不愼、況人君乎、視人君相迕、是禮所謂傲慢、傲慢
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何足多罪、

峻善之五年皓死於洛陽年四十二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弦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皓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過厚之澤也哉

史緯卷七十

三國志吳書二

列傳

太史慈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人為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慈曰章題署得無誤耶取來視之吏殊不知東萊人也因為取章慈便截敗之吏踊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閒處語之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禍福等耳吾不獨受罪豈若默然出去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州章既為君所敗恐復通郡章奈何慈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實無章也更然慈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更遣吏通章有司先得郡章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為州所疾乃避地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問遺其母後融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孔北海贍恤殷勤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單步至都昌時圍尚未密慈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及圍日偪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慈請行融許之慈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

外門下左右人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
的各射之射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植
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
圍中馳出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賊不
敢追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
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
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
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
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斂容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
耶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事畢還白其
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
慈與相見會孫策至繇使慈偵視時獨與一騎出卒遇策於
神亭策從騎十三慈便前鬬策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
兜鍪會兩家兵騎各來赴於是解散繇奔豫章慈自稱丹陽
太守屯涇縣爲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執策解縛握其
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
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因問進取之術慈曰州軍新
破若倘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安集恐不合尊意策曰誠本心
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子義青州名士以
信義爲先終不欺我明日大請諸將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

而慈至策大悅常與參論軍事策平定江東袁術陰遣間使
齎印綬與丹陽宗帥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合衆攻策策率將
士討郎生獲之謂郎曰爾昔襲擊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
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汝莫恐怖郎叩頭謝罪即
破械賜衣服署門下賊曹及軍還郎與慈俱在前導拜慈折
衝中郎將後劉繇亡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謂慈
曰劉牧往責吾爲袁氏攻廬江其理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
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
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
爲行其後不遵臣節作邪僭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
故不得不離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今繇喪亡恨不及
其生時與共論辯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
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州人昔又從事可往視其兒子宣孤意
於其部曲幷觀察子魚牧禦方規何似卿手下兵宜將多少
自由意慈曰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左右皆曰
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別
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慈見策曰華子
魚良德也然無他才略方規自守而已丹陽僮芝自稱廬陵
詐言被詔書爲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
魚所遣長吏子魚不但不能諧二郡近自海昏上繚五六千

家相結聚作宗伍惟榆租布於郡邘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覩之而巳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慈猿臂善射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年四十一卒

士燮

士燮蒼梧人父賜桓帝時爲日南太守燮舉茂才除巫令遷交阯太守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弟壹領合浦太守次弟䵋領九眞太守次弟武領海南太守燮謙虛下士往依避難者以百數陳國袁徽與尚令荀彧書曰

交阯士府君學問優博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闋輒玩習書傳問京師之學是非分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備威儀鳴鐘磬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香者常數十妻妾乘輜軿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能踰也燮嘗病死巳三日仙人侯官董奉字君異以一丸藥與水含之捧其頭搖消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能語遂復常武先病沒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爲交州刺史津後爲其將

區景所殺荊州牧劉表遣賴恭代津蒼梧太守史璜死表遣吳巨代之漢聞張津死以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燮遣吏奉貢詣京都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巨舉兵逐恭恭走還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燮爲左將軍燮遣子廞入質權以爲武昌太守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誘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東附權益嘉之遷衞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琉璃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

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爲書厚加寵賜以答慰之燮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十卒權以交阯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爲廣州呂岱爲刺史交阯以南爲交州戴良爲刺史又遣陳時代燮爲交阯太守良與時俱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阯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燮舉吏桓鄰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子發合宗兵擊徽徽閉城自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約和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誅徽自廣州將兵馳入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移書交阯告喻禍福遣匡見徽說令服罪保無他變岱尋匡後至徽兄祗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

呂岱失信不武

迎岱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旦施帳幔請徽兄弟賓客滿坐岱起撫佈讀部書數徽罪過左右因反縛以出皆伏誅壹蕭匡厥皆免爲庶人評曰士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險使之然也

宗室

孫靜堅弟也策破劉繇進攻會稽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去此數十里道之要徑也宜出不意往據之吾自帥衆爲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令其髡缶數百口至夜四維然火誑朗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周昕帥兵前戰策破斬之

遂定會稽表靜爲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因留鎮守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子皎爲征虜將軍督夏口兵候獲親邊界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權以書讓皎曰吾與北方爲敵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獨威於北境非徒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寧飲因酒侵陵寧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粗豪其較畧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疏恪之卿所爲每與吾違豈可久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外則遠方聽望

說伏皎曲

所屬內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以喜怒加人耶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思前愆深自咎責故煩諸葛子瑜重宜吾意皎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後將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曰若至尊以征虜爲能宜用之以蒙爲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不相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乃以蒙爲大督命皎爲後繼禽關羽定荆州皎有力焉

孫賁父羌堅兄也堅舉義兵賁從征伐堅卒賁帥衆扶柩還孫策定豫章上賁領太守將丹陽僮芝自署廬陵太守策留賁弟輔領兵往南昌謂賁曰兄今據豫章是扼僮芝咽喉而

守其門戶矣但當伺其形便因令國儀仗兵而進使公瑾爲勢援一舉可定也後賁聞芝病即如策計周瑜到巴丘輔遂進據廬陵賁封都亭侯卒子鄰嗣爲繞帳督潘濬掌荆州事重安長舒燮有罪濬以舊憾欲寘之於法鄰諫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爲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若天下一統中州士人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之於事何如濬意解燮用得濟仲膺名邵初伯膺親友爲人所殺仲膺爲報怨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鄰遷威遠將軍卒子震無難督與晉軍與張悌俱死

孫松權弟翊子也善與人交爲射聲校尉鎮巴丘數咨陸遜

以得失常有過遜而責松松意色不平遜待其少釋謂曰君過聽不以其鄙數見訪及是以承意進言便變色何也松笑曰屬亦自忿行事如此豈有望耶黃龍三年卒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與弟器物感之流涕其悼松如此

孫秀權弟匡之孫其父泰曹氏之甥也秀為前將軍夏口督提兵在外皓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為驃騎將軍封會稽公及孫皓降群臣畢賀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

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從此丘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

孫韶伯父河本姓俞氏孫策愛之賜姓孫氏為將軍屯京城權殺故吳郡太守盛憲[illegible]亷嬀覽戴員亡匿山中權弟翊為丹陽太守以覽為大都督員為郡丞與親近邊洪等數為翊所困常欲叛逆時諸縣令長見翊翊欲宴諸長吏妻徐氏曉卜試卜之謂翊曰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久宜速遣乃大請賓客翊出入常持刀時已醉空手送客為洪所殺逆走入山徐氏購募追捕覽員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員所為而力不能討河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疏遠而責我乃爾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覽遂入居府中悉取翊嬪妾欲復取徐氏徐氏乃紿之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之徐氏潜使所親信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說覽已虜略婢妾今又欲見偪所以外許之者欲安其意耳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言受府君恩遇所以不即死難者以死無益欲思惟事計今[illegible]之事實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侍養者二十餘人以徐氏意語之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大小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氏呼高嬰與諸婢

羅住戶內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即吉惟府君命覽盛意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氏大呼二君可起高嬰共出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絰以覽員首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為神異吳主續至[illegible]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河既被害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修器備以禦敵權既定丹陽夜至京城下營命詐攻以試之兵皆乘城傳令備警讙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諭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拜丞烈校尉統河部曲遷鎮北將軍韶為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埸遠斥候為務先知動靜而為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徹兵

策大通門此有伯王之量

遠徙地不居者數百里自權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權還建業韶入朝見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權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赤烏四年卒

張昭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昭昭欲宣之則恐非宜嘿而不宜則恐有私乃卒上之策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

權託昭昭率群僚立而輔之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曰夫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勳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羣盗滿山何得寢伏哀戚守匹夫之情哉乃[illegible]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衆心知有所歸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爲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苦諫乃作射虎車爲方目不置蓋一人爲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輒復犯車權每手擊以爲樂魏黃初二年遣使者邢貞拜權爲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乎貞遽下車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

詞氣崩仞不以折節屬小耶

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而出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樂耳公何爲怒乎昭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有慚色遂罷酒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丞相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僚復舉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既稱尊號會百官歸功[illegible]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傳解及論語注昭每朝會辭氣壯厲義形於色以直言逆旨不得

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誇大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illegible]臣節以報厚恩使死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愚臣事君志在忠益若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謝焉公孫淵稱藩權遣張彌許晏拜淵爲燕王昭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相與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怒而案刀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

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太
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而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
崩呼老臣於牀下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於
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
以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
昭固不起權因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
昭不動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
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嘗
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發衆邦憚之年八十一卒謚曰文侯
與名曰余與劉荆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

正平嗤之言如是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
乎如正平言以爲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藹藹典雅不可
謂之無筆迹也加聞吳中謂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
幹恨其不與嵩岳等資而乃播殖於會稽也長子承已自封
侯少子休襲爵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騭嚴
畯相友善爲奮威將軍封都鄉侯甄識人物勤於長進拔彭
城蔡款南陽謝景於童幼後並爲國士諸葛恪年少時衆人
奇其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年六十七卒謚曰定侯
初承喪妻昭欲爲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權聞而
勸焉遂爲壻生女權爲子和納之休拜揚威將軍爲中書令

孫弘所譖賜死昭弟子奮年二十能造大攻車步騭薦之昭
曰汝年尚少何爲自委於軍旅乎奮曰昔汪錡衛國子奇治
阿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爲少也遂領兵爲將軍有功封樂鄉
亭侯

顧雍

顧雍字元歎吳郡人蔡邕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專一清
靜敏而易教邕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
伯喈同名字元歎言爲伯喈之所歎賞也權爲吳王歷大理
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權常親
拜其母雍爲人不飲酒寡言語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

中又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爲丞相平尚書事權常令中書
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卽與相反覆究論爲設酒食如
不合意雍卽正色改容默然不言還以告權權曰顧公歡悅
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敬信如
此江邊諸將多陳便宜欲有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
戒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爲其身謀非爲國也苟不足以
曜威損敵陛下所不宜聽也軍國得失行事可不自非面見
口未嘗言之呂壹爲中書典校毀短大臣雍等皆見舉白後
壹奸罪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
辭狀臨出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尚書郎

懐敘面晉辱壹雍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權嫁從女女顧氏甥請雍父子及孫譚譚時為選曹尙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責之曰君上以含垢為德臣下以恭敬為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毎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耶但階門戸之資遂見寵任乃舞不復知止雖為酒後亦由恃恩忘敬損吾家者必爾也因向壁臥譚立還一時乃見遣雍為相十九年年七十六卒初疾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雍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在見濟拜也謚曰肅侯長子邵字孝則錢唐丁諝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吾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為立聲譽除豫章太守發在都亭時送者百數適秉疾病不能來別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不獲來別暫還與決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皆此類也諝至典軍中郎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粲太子少傅世以邵為知人在郡五年卒子譚赤烏中為左節度毎省簿書未嘗下籌指屈心計盡發疑謬下吏畏之代祖父雍平尙書事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絶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

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坐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長公主壻衛將軍全琮亦恨譚共搆之譚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也卒於交阯雍弟徽字子歎為輔義都尉或傳曹操欲東權謂徽曰卿孤腹心今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為吾行到北與曹操相見操其問境內消息徽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為善義出作兵操笑曰孤與孫將軍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家君何為道此徽曰正以明公與主將誼同休戚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操厚待遣還權問定云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探察然徽潛采聽方與袁譚交爭未有他意拜巴東太守卒雍族人悌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為偏將軍夜入晨出妻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就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相對趣令妻還悌毎得父書整衣服灑埽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毎句應諾畢後再拜若有疾耗則臨書垂涕父卒悌水漿不入口五日服未闋卒

諸葛瑾

得乾幽

諸葛瑾字子瑜琅邪人爲權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往蜀通好與其弟亮公會相見退無私面瑜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徵見風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有嫌於治而難詰讓忿忿不解瑾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爲書泛論情理因以己心忖度之權覽之笑曰孤意解矣權怪校尉殷模羣下多爲之言權怒益甚惟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遭本州傾覆棄墳墓攜老幼來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報答萬一至令模孤恩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何敢有言

權愴然曰特爲君赦之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劉備伐吳吳王求和備不許瑾與備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爲陛下論其輕重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如反掌瑾在南郡人有讒瑾者陸遜明其無他權報曰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之子瑜答孤言弟亮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前得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之孤與子瑜可謂

至曹爽司馬懿時其言乃驗

知子莫若父

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爲之說權別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爲曹丕已死子叡選用忠良寬刑薄賦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爲不然操之所行惟殺伐過差至於御將自古少有丕之於操萬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猶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強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耳寧是興隆之漸耶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然也又長文之徒所以能守

善者因操威嚴故竭力盡意不敢爲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必當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姦讒並起轉成嫌貳其爲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彊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權稱尊號拜大將軍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之瑾常憂戚謂非保家之子赤烏四年卒恪已自封侯次子融襲爵攝兵駐公安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

詨遊對或有博弈或有樗蒱投壺弓彈部分類別於是甘果
繼進淸酒徐行周遊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身無采飾
而融錦繡文繡獨爲奢綺恪誅遵無難皆施寬取融先是公
安有議恆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融果刮金印龜服之而
死

步騭

步騭字子山淮陰人避難江東與廣陵衛旌俱以種瓜自給
晝勤耕耘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騭與旌求食其
地懼爲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旌欲
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強也而今舍去欲以爲高祇

結怨耳良久征羌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
牖外旌恥之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
小盤飯與騭旌唯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致飽乃辭出旌怒
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
何所恥旌後官至尚書孫權爲討虜將軍召騭爲主記建安
十五年拜交州刺史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騭
誘請相見因斬徇之遷右將軍封臨湘侯權稱尊號拜驃騎
將軍都督西陵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騭上疏曰伏
聞諸典校摘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
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蹐地誰不戰慄昔之

獄官惟賢是任故皐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寃枉
休泰之祚實由此與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
命歸咎於上爲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爲虧明德愼罰哲
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宜諮陸遜平心
專意務在得情不宜舍哲士任匪人也權遂誅呂壹騭表曰
降人丁潛等說魏相部伍圖東向多作布囊欲盛沙塞江大
向荊州夫備不豫設難以應卒宜爲之防呂範諸葛恪每讀
騭奏輒失笑云此江與開闢俱生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赤
烏九年爲丞相十一年卒子協嗣協弟闡爲西陵督鳳凰二
年召爲繞帳督闡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

讒禍於是據城降晉孫皓使陸抗西討斬闡穎川周昭稱步
騭及嚴畯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
其由非一也然總其常患四者而已好論議一也爭名勢二
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好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
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當
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異未若
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爲美也此五君
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趨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
也昔丁諝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
之列是以士無幽滯稱知人焉使君丞相衛尉昔以布衣相

友善論者敘其優劣先衛尉次丞相而後使君也其後並事
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不同先後之名亦異而三君分好
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昔魯橫江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
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橫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
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
以自曜祿不足以自奉萬步二君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衛
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其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
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有斯風矣至於脩威亦三君之次也
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詘之求循理而勤辭氣齊簡叔嗣雖
親貴心憂其敗文至雖疎賤談稱其美女配太子受禮若弔

慷慨之趣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之
士也若乃經國家治軍旅當馳騖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君
者未爲過人至其純粹履道不求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
邈然絕俗實有可稱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周昭字恭
遠與韋昭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爲中書郎坐事下獄覈表
救之孫休不聽遂死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忠謇方直而以嚴
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
已以此明權之不如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
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
虛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

張紘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爲正
議校尉呂布襲徐州不欲令紘與策從事舉茂才移書發遣
紘策欲以紘自輔答記曰海產明珠所在爲寶楚雖有才晉
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從討丹陽策身臨
行陣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謨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
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以副四海之望建安
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宮留爲侍御史曹操聞策死欲因喪
伐吳紘諫以爲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
如因而厚之曹操從其言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

操欲令紘輔權內附出紘爲會稽都尉權以紘爲長史從征
合肥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
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強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
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裨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
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之明年將復出軍紘諫曰夫兵時動
則威今既數出無功宜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
寬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紘建計宜都
秣陵權令還吳迎家道病臨困留牋曰夫人情畏難而趨易
惡異而好同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無假取於人而
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賤於小

忠溺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
君覺悟求賢如饑渴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
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以成大業卒年六十權省書流涕紘
見柟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
張子綱所作也紘見陳琳武庫賦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
自僕在河北東西阻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
受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
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紘好文學善楷篆書孔融遺紘書曰
前勞手筆名篆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覩其人也

嚴畯

嚴畯字曼才彭城人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隲齊名權以爲
從事中郎橫江將軍魯肅卒權以畯代肅督兵萬人鎮陸口
畯固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
至於流涕權乃聽焉遷衛尉廣陵劉穎與畯有舊穎精學家
巷權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略爲零陵太守卒官穎往赴喪權
急驛收錄畯馳語穎使還謝權權怒廢畯而穎得免罪久之
以畯爲尚書令卒

程秉

程秉字德樞汝南人拜太子太傅權爲太子登聘周瑜女秉
守太常迎妃於吳從容謂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故
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詩美關雎以爲稱首願
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
於下矣登謝之卒官

闞澤

闞澤字德潤山陰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
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究覽羣籍兼通曆數由
禾中爲中書令兼太子太傅澤斟酌諸家刊定禮儀以授二
宮川之呂壹奸罪發聞有司奏以大辟或以爲宜加焚裂用
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有此刑權從之諸官
司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以爲宜依禮律赤烏六年卒

薛綜

薛綜字敬文沛郡人避地交州士燮死權以綜爲交阯太守
與刺史呂岱率師討伐事平遷綜守謁者僕射呂岱亦從交
州召還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
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郡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
番禺懷服百越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
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遼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
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
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
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阯任延爲九眞太守乃

教其耕犂使之冠履為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
義由此而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始至之時珠崖縣嫁
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為夫妻
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以
此為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倮體不以為羞由
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靦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
以為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田戶租賦裁取供辦遠致珍奇
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充備寶
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
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叛珠崖之廢起於長吏

覩其好髮髠以為髲及臣所見昔䓁為日南太守下車以供
設不豐撾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為妻父周京作
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
迫强之萌杖殺歆歆弟苗帥衆攻府毒矢射萌遂至物故交
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朱符多以鄉人
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强賦於民黃魚一枚取稻一斛百姓怨
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張津與荊
州牧劉表為隙兵弱敵强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
小檢攝遂至殺沒後得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吳
巨為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相降服遂出賴恭更求步騭

綜有自性之意

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
出呂岱既至有士氏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
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
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
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郡界未綏依作寇
盜專為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選用刺史宜得方略智
計能檢攝八郡剖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以成效
庶幾有補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以臨殊域恐寇
逆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
書侯以赤烏五年為太子少傅六年卒子珝孫休時為五官

中郎將遣至蜀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
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有菜色臣
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怡然不知禍
之將及其是之謂乎珝弟瑩為秘府中書郎孫皓時坐事徙
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
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
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大史令丁孚郎
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
帝時更命韋昭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
立備有本末周昭梁廣既先喪亡韋昭貶罪而瑩復以過徙

眞非無才自相引歟會也

吾遂委滯迄今未撰臣愚淺才劣適可爲[illegible]等記注而已若使撰著必襲予峻之跡懼墜大帝之元勳損當世之盛美蓋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稱爲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曜者少是以慺慺爲國惜之使卒垂成之功編之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塡溝壑無所復恨皓召曜還爲左國史皓既降晉至洛陽爲散騎常侍武帝從容問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曜對曰歸命侯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將相大臣無所親信人人憂恐不能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太康三年卒

周瑜

周瑜字公瑾舒人也從祖景景子忠皆漢太尉景爲牧守稱歲舉孝廉延入後堂與家人宴會數四贈遺既備又選用其子弟常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司徒韓縯初爲太守在公無私所舉一辭而已曰我舉若可矣不令恩偏一家也論者兩議焉孫堅興義兵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東渡瑜將丹陽兵迎策從攻橫江當利拔之乃渡江擊秣陵破笮融薛禮下湖孰江乘入曲阿劉繇奔走策衆已數萬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卿可還鎭丹陽瑜還袁術遣從弟胤代尚爲太守術欲以瑜爲將瑜觀

瑜此計亞於孔明傳

術終無成乃求爲居巢長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授瑜建威中郎將從攻皖拔之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策得橋公兩女皆國色自納大橋瑜納小橋復攻尋陽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爲中護軍建安七年曹操下書責權質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楊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汎舟舉帆朝發夕至境內富饒士卒勁勇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

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事之未晚也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我視之如子汝可兄事之遂不送質十三年曹操入荆州劉琮舉衆降曹操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羣下問計咸曰曹操挾天子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劉表水軍蒙衝鬪艦操悉有之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衆寡不敵不如迎之瑜曰操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

足之勢成矣

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
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今北土未平加馬超韓
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
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閒
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
軍禽操宜在今日瑜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
久矣獨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
與老賊勢不兩立因拔刀斫案曰諸將吏敢復言迎操者與
此案同遂罷會至夜瑜請見曰諸人獨見操書言水步八十
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

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
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人數雖多不足畏也願得精兵
五萬自足制之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甚合孤心子布文表
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
二人贊孤也五萬人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
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
時劉備爲曹操所破欲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
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與備幷力逆曹
操遇於赤壁時曹操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操軍敗退引
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

脩威周泰也

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鬭艦
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
曹操欺以欲降又備走舸繫大船後遂引俱前曹操軍吏士
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延燒
岸上營落烟炎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保南郡
備與瑜等共追曹操操留曹仁守江陵竟自北歸瑜普進南
郡與仁相對劉備從夏水入截仁後仁遂退走權拜瑜偏將
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爲奉邑屯據江陵劉
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
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

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美女玩好以娛其耳
目分此三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
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
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攬英雄又恐備難卒制
故不納時劉璋爲益州牧張魯寇侵之瑜詣京見權曰今曹
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
俱進取蜀得蜀而幷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
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
陵爲行裝卒於巴丘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動左右權
爲將軍時諸將賓客爲禮尙簡而瑜獨先盡敬執臣節瑜性

恢郭程普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之謂人曰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不覺自醉初曹操聞瑜年少有美才遣九江蔣幹往說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耶幹笑瑜延幹入爲設酒食畢遣出就館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陸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可間劉備之自京還也權與張昭等

肅等送之大宴會敘別昭等先出權獨與備留語因言次歎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爲人臣耳曹操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操劉備咸疑譖之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魯肅

魯肅字子敬東城人家富於財將天下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摽賣田地以賑窮給士爲務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遂指一囷與瑜瑜益知其奇也袁術就署東城長肅知術無成乃攜老弱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瑜東渡因與同行將孫策已死權尚在吳瑜薦肅才宜佐時權見肅與語甚悅之因密問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曰昔高祖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名號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俄而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

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沃野千里士民殷富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加劉備梟雄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用也若備與彼協心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拒曹操備必喜而從命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操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勸備與權併力備遂到夏口遣諸葛亮使權會權得曹操欲東之問諸將皆勸權迎之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至宇下權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

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
今肅迎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
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時周瑜受
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
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因謂曰子敬
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
不愕然就坐徐舉手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
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劉備
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肅勸權借之共拒曹操曹操聞權以
土地與備方作書筆落於地周瑜病困與權牋曰方今曹操

史緯　卷之七十

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
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瑜與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
代瑜儻或見採瑜死不朽矣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先是周
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不可後備西圖璋權曰猾
虜敢挾詐乃爾備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又不聽權遂
呂蒙率衆取之備還公安遣關羽爭三郡肅住益陽邀羽相
見各駐兵馬請單刀相會諸將恐有變肅曰今日之事宜相
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干命乃趨就羽羽曰
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
無一塊壤而來欲收地耶肅曰不然始與豫州遇於長

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
矜愍豫州身無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
懷私飾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荊州之
土肅聞貪而棄義必爲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
分以義輔主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爲老將何以獲濟
乎羽無以答備乃割湘水爲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卒權
爲舉哀諸葛亮亦爲發哀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
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

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人少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兵討山越

史緯　卷之七十

蒙年十五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之不能止歸以告
蒙母母恚扎蒙曰貧賤難久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
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遣之校尉袁雄薦之孫策策召見奇
之引置左右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遷橫野中
郎將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周瑜請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
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之瑜使甘寧
據夷陵曹仁攻之蒙往救請瑜分遣三百人以柴斷險道賊
走可得其馬蒙軍到夷陵大破之敵夜遁去遇柴塞道騎皆
舍馬步走獲馬三百匹乃渡江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
州還拜偏將軍權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

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耶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耶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與蒙言議常欲受屈乃曰吾謂卿但有武畧耳今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君何見之晚也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飲酒酣蒙問肅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君當重任將何計畧以備

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可也蒙曰君今代公瑾既難為繼蒙聞關羽長而好學讀左傳畧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為對當有單複以待之不可徙爾也因為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撫其背曰子明吾不知大弟才畧所及遂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也從權拒曹操於濡須勸權夾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遂作之曹操竟不能下曹操遣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

肥美若一收孰彼衆必增如是數歲為吾大害宜早除之於是權親征皖諸將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曰攻具土山非一日可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攻引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必可拔也備從之蒙薦甘寧為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聞城已拔乃退權嘉其功即拜廬江太守時劉備令關羽鎮守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住陸口使魯肅屯益陽拒

羽飛書召蒙使舍零陵急還助肅蒙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畧云晨當攻城有鄧玄之者郝普之舊也蒙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彼方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至尊遣兵相繼乃欲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城破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

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慚恚根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割湘水、以零陵還之、魯肅卒、蒙代肅西屯陸口、初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備、謂曹公尚存、宜相協輔、與之同仇、蒙陳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所在應敵、蒙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宜及時圖之、蒙既代肅、與關羽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倍修恩厚、與羽結好、及羽討樊、留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疾、乞以治病為名、并分士衆

還建業、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疾篤、權露檄召蒙還、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伏其精兵䑸䑶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公安、將軍傅士仁拒守、蒙令虞翻說之、仁出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城守、初郡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懼、蒙以仁示之、遂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

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廢法、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數使人與蒙相聞、蒙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還、士卒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軍士無鬬心、會權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荊州遂定、以蒙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會蒙疾發、權在公安、迎置內殿、欲數見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竟卒於內殿、年四十二、甘寧粗暴、嘗違權令、蒙陳請天下未定、鬬將如寧

難得、宜容忍之、權赦寧、卒得其用、後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要子敬來東、孤與宴語、便及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極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

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爲大言耳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道路不拾遺其法亦美也